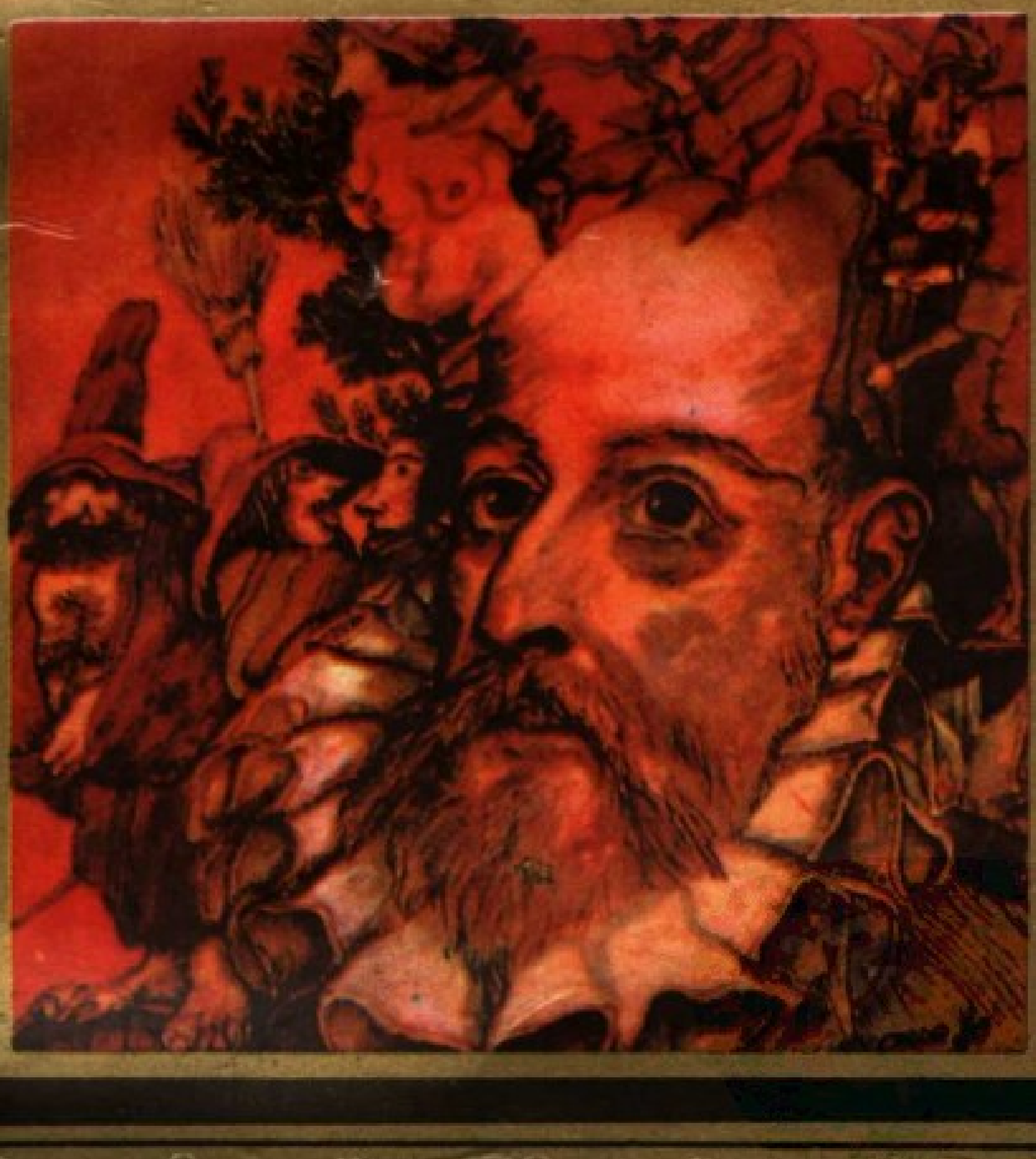
Miguel de Cervantes

# Novelas ejemplares

# 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陈凯先　屠孟超　等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庆出版社

Miguel de Cervantes

# Noveles ejemplares

# 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

〔西班牙〕塞万提斯　著　陈凯先　屠孟超　等译

中华人民共和国　　重庆出版社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
书籍与图书馆总局资助译出

# 内 容 提 要

这个小说集是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的重要作品，其地位仅次于他驰名世界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

《训诫小说集》包括12个短篇小说，大致分为三类：以发端于西班牙后风行于欧洲的流浪汉小说手法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品，哲理性的对话小说和仿意大利小说特点写作的情节性小说。这些作品多侧面反映了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描绘了意大利、英格兰的生活情景，展现了一幅那个时代色彩斑斓的阔幅画图。作品非常强烈地闪耀着时代精神的人文主义思想，在描写社会生活的尖锐性方面，它并不逊于《堂吉诃德》。

这个小说集充分显示了塞万提斯的创作才华。作品的故事生动、富于幽默感，情节活泼、跌宕，人物形象鲜明。吉卜赛美女、西班牙姑娘和青年生动而富于魅力。这个小说集对欧洲的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它是继薄卡丘的《十日谈》之后对欧洲文坛产生深广影响的小说集。

# 中译本序

被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等作家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米盖尔·德·塞万提斯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而他的巨著《堂吉诃德》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那一高一矮、一瘦一胖的主仆二人诙谐生动的形象已深深地印在了中国读者的心中。然而，塞万提斯在文学上的成就绝非《堂吉诃德》一部，他的作品还有：歌颂西班牙人民爱国主义的诗剧《努曼西亚》，反映爱情与风俗的《尚未演出的八出喜剧和八出幕间短剧》，带有忧郁韵味的田园小说《迦拉泰》，言情小说《贝尔西雷斯和塞希斯蒙达的故事》和长诗《巴拿索山神瞻礼记》。而仅次于《堂吉诃德》、并受到现当代文坛重视与高度评价的是他的《训诫小说集》。

《训诫小说集》(Novelas ejemplares)发表于1613年。这部短篇小说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极具个性，它既没有像西班牙第一位小说家堂胡安·曼努埃尔的小说《鲁卡诺尔伯爵》那样，以流传在民间的传说故事为题材，也没有完全模仿当时流行的意大利的短篇小说模式。这些作品是作者的丰

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延伸，具有鲜明的塞万提斯风格。如果说《堂吉诃德》开创了欧洲现代长篇小说的先河，那么，《训诫小说集》是继薄卡丘的《十日谈》之后给予西方文坛影响最深的短篇小说集。特别是到了现当代，人们从这部小说集中发现了新的超越时空的魅力，给予它更高的评价。

《训诫小说集》在1949年前便介绍到了中国，当时的书名是《惩恶扬善故事集》(仅仅包括训诫小说中12篇中的6篇)，后来，有人将此书译为《模范故事》或《训诫小说集》。书的原文名是Novelas ejemplares，novelas即小说，ejemplares可译为范例的，或典型的，或儆戒的。作者本人对书名的解释颇耐人寻味。他在这个集子的自序中，一方面认为："无论从哪一篇小说中你都能抽出一些有用的鉴戒范例；"而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说："我写这些小说就像在我们社会的广场上摆上一张桌球台，每一个玩球的人都可以从中得到乐趣，而不会受到伤害，我指的是心灵与肉体都不会受到伤害，因为诚实而愉快的游戏会使你得到益处而不受到损伤。"他还说："人们不会总待在神殿里，不会总在祈祷，不会总在从事专门的工作，人需要娱乐，使紧张的心情得以休息。"显而易见，塞万提斯与那个时代大多数具有文艺复兴思想的作家一样，既注重他们的作品的美学价值，又注意其思想寓意，即寓教于乐。这可能就是这书名蕴含的深意。

《训诫小说集》共有12篇小说，按照其风格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理想主义的作品（也可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共7篇，与当时流行的意大利小说风格相近。这些作品以当时脍炙人口的王公贵族、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为题材，注重情节的描述，内容轻松活泼，情调高雅。它们是：历经千难万险、有情人终成眷属的《英格兰的西班牙姑娘》，一见钟情的痴情郎终于如愿以偿的《尊贵的洗碗女工》，情节曲折、

犹如一出袍剑喜剧的《科尔纳莉娅小姐》，丧失了名节的女子如何维护名誉的《血统的力量》，女扮男装、悬念跌宕的《两个少女》，闪烁着人文主义思想光辉的《慷慨的情人》和重情义、重诗文、清新幽默的《吉卜赛姑娘》。这类作品在发表时便深受读者的喜爱，获得了成功。第二类为现实主义的作品，一般以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现实为题材，语言快捷辛辣，含义深邃，富有寓意。这类作品对欧洲现当代的小说的影响颇大，更具生命力。它们是：揭示流浪汉生活的《林科内达和科达迪略》，描写失去理智的人头脑更聪明、见解更深邃的《玻璃人》，叙述老夫少妻、命途多舛的《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反映骗人者反被人骗的《骗婚记》和荒诞不经、却充满寓意的《狗的对话》。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类小说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充分展现出塞万提斯短篇小说创作的广度与深度，反映了作者的美好理想与严峻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吉卜赛姑娘憧憬的美好理想和权贵们横行霸道、穷奢极恶的社会现实，才子佳人的美好姻缘与粗俗狡黠的流浪汉的凄苦生活，英俊倜傥的贵族青年与摈弃在社会之外的玻璃学士，心地善良、行为高尚的基督徒与心胸狭窄、为人狡诈的土耳其人……这一幅幅对比强烈的画面正是西班牙巴罗克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也是塞万提斯的小说至今仍不断放射出光辉的巨大生命力之所在。

塞万提斯所处的时代是西班牙历史上发生巨大变化、正从它的鼎盛走向衰败的时代。西班牙自15世纪末成为欧洲大陆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后，不断向海外扩张，征服了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疯狂地掠夺金银。1516年卡洛斯一世继承了西班牙王位，1519年他又从他祖父那里继承了德国王位，改称卡洛斯五世，西班牙依仗它庞大的军队和无敌舰队，称霸

于欧美两大洲，成为一个"日不落"帝国。在文化上，自1492年西班牙的第一部语法书出版后，以卡斯提亚语为国语的语言日臻完善，出现了蒙特玛约尔田园小说，流浪汉小说，骑士小说和鲁埃达的戏剧，文学艺术趋于繁荣。到了16世纪后期，特别是1588年无敌舰队被信仰新教的英国打败后，西班牙的政治经济开始衰退，1598年费利佩三世继位后这种衰败景象更加显著，贫困笼罩着整个西班牙。即使在西班牙的鼎盛时期，由于中世纪传统势力的顽劣和天主教势力的根深蒂固，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西班牙姗姗来迟，而且其特点也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有所不同。西班牙文学一方面接受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新思想，另一方面却保留了中世纪的传统，这种新旧特点共存一体的两重性风格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便形成了。到了16世纪后期、17世纪上半叶，具有强烈西班牙精神的巴罗克风格日趋成熟完善，辉煌与衰败的强烈反差既是西班牙巴罗克艺术产生的客观环境，也是巴罗克风格着力表现的内容。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荒诞与真实，虚伪与真诚，理智与疯癫，高尚与卑贱，善良与邪恶，美与丑……这些巴罗克艺术表现出的事物的两重性在《训诫小说集》中充分地展示了出来。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存在于社会之中，存在于人身上的具有深刻含义的一对对冲突，揭示出蕴含在历史背后的人类社会中本质性的事物，以及超越时空的人的本性。《训诫小说集》的这一特点在塞万提斯的那个时代并未受到重视，但到了现当代，这些作品蕴含的深意更加明显。

纵观这12篇内容迥异、叙述方式不尽相同的小说，我们不难发现，塞万提斯是一位善于编撰故事的小说家。他遵循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关于叙述方法的主张，将小说从一开始便置于已经展开的情节中，让读者在作者构

建的充满悬念和寓意的结构中得到享受和教益.《骗婚记》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这个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作者精心编筑了一个错综复杂的"骗"的结构，将不同层次的骗局编织在一起，使"骗"的含义更加深刻。主人公坎布萨诺少尉为了骗得一位他认为是贵妇人的女子的爱，对她作出种种承诺，而这女子尽管承认自己不光彩的身世，却把自己说成是一幢房子的女主人（而这房子是她的女友外出时托她照看的）。他们结婚后，真正的女主人回到家中，而这位新婚妻子则告诉丈夫，那女子是想冒充这房子的主人，去骗得与她同来的那个男爵的爱情的。少尉信以为真。这种骗人者用第三者来隐喻自己布下的骗局的手法，为这复杂的结构增添了几分情趣，也增加了几分讥刺。最后，少尉得知自己受骗以后十分恼火，但对那女子逃离时带走了他的箱子连同许多项链和钻石戒指这件事，却不以为然。原来，少尉的那些首饰全是赝品，是用来骗那女子的。正如少尉最后说的那样，"她若是挂了羊头，在卖狗肉，那么，我是挂了猪头，在卖驴肉。"这样，在这多层次的骗局中包含的深意是不言而喻的了。

塞万提斯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还常常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对文学的看法，对时弊的针贬，对腐败的鞭挞，对自由的崇尚等因素都揉进了故事中，使这些小说像一个光怪陆离、五光十色的万花筒，通过它折射出作者的人文主义思想的光辉，以及他对社会和现实进行思索时迸溅出的火花。作者借《英格兰的西班牙姑娘》中的主人公里卡雷多在海上的光辉业绩和《慷慨的情人》中里卡尔多与莱昂尼莎被人劫持后经历种种不幸，既抒发了他本人在雷邦托海战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又不无遗憾地揭示了他在失去自由、被人奴役压迫时所感受到的忧郁苦闷的心情，以及在逆境中

仍不停地抗争、追求美好的未来的精神状态。我们知道，塞万提斯在青年时代周游意大利，受到文艺复兴思想的熏陶。他后来当了兵，参加了著名的雷邦托海战，表现得十分英勇，还受了伤。这是他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经历。然而，他以后的生活道路却荆棘丛生：在从意大利回国途中遭土耳其海盗劫持，被掳到阿尔及尔，当了5年奴隶；被赎回国后，为了糊口，当过粮油征收员和税吏；他还因无妄之灾数次被捕入狱；尽管他的《堂吉诃德》获得了成功，但他的生活依然贫困潦倒，直至去世。可以说，塞万提斯的生活反映了他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而他的小说则是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学的杰出代表。

《训诫小说集》的又一特点是塞万提斯对西班牙文学宝库中的精品的发掘与弘扬。流浪汉小说是16世纪中叶在西班牙出现的一种小说。在这些主要以自传体写成的小说中，出身贫寒、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或服侍于某个绅士、教士，或侍候某个与他们的命运相仿、却更加刁钻凶狠的"主人"，他们一般都富于冒险精神，不断更换主人，在生活的煎熬中变得狡黠世故。这类小说，一反欧洲文学的传统，从描写、赞颂英雄人物、达官贵人，到刻画社会底层的仆人、乞丐、破落绅士，揭露出社会的黑暗与弊端，展示出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灵。塞万提斯在《林科内达和科达迪略》中，以两个流浪汉行窃诓骗的冒险与他们在偷儿们的"教友会"的经历，辛辣地讽刺身处社会下层的小偷们貌似虔诚有礼，实则粗俗可笑的双重特性。在《尊贵的洗碗女工》中，作者以流浪汉小说的描写方式开场，叙述的却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爱情故事。在《狗的对话》中，名叫贝冈札的狗具有流浪汉小说中主人公的所有特征：自传经历，不断更换主人。它先后为牧人、富商、警察、士兵、吉卜赛人、摩尔人和教士效力。这样，一幅幅广阔的

社会画面便展现在读者眼前。塞万提斯吸取流浪汉小说的特点进行创作，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在，《训诫小说集》首次在我国全部译成中文出版，这对我国读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塞万提斯的创作是有益处的。

陈凯先

1992年4月于南京大学

# 目录


中译本序……1

吉卜赛姑娘……1

慷慨的情人……81

林科内达和科达迪略……130

英格兰的西班牙姑娘……174

玻璃人……215

血统的力量……246

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267

尊贵的洗碗女工……306

两个少女……369

科尔纳莉娅小姐……410

骗婚记……451

狗的对话……467

# 吉卜赛姑娘

吉卜赛人似乎是为了成为小偷才降生人世的。父母是小偷，子女又与窃贼们一起长大，学会了偷窃的本领，最终成为名副其实的小偷。偷窃构成了他们至死也不可更改的秉性。这里说的是一位吉卜赛老妇人，她对卡拉斯①的那一套技艺已学到了家。她将一位姑娘当作孙女收养膝下，取名为普雷西奥莎，教会了她吉卜赛人的所有本领，包括他们的欺诈与盗窃之术。然而，这个普雷西奥莎却成了吉卜赛人中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舞蹈家。她的美貌和稳重不仅在吉卜赛人中名列首位，就是在全世界所有美貌稳重的女子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吉卜赛人比其他任何人种都更加与阳光、空气和其他的自然现象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风吹日晒，还是老天爷的其他淫威，既没有使普雷西奥莎的面颊失去光泽，也没有使她的双手变得粗糙；恰恰相反，这粗犷的生活环境反而造就了这个吉卜赛女郎一表人材。而且，她特别懂礼貌讲道理。然而，也正因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

---

① 火神伍尔卡努斯之子，口中喷火的巨人，以偷、抢、杀著称。

多少有些自由散漫，但远未达到胡作非为的地步。由于她活泼、诚实、正派，无论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吉卜赛女人都不敢当着她的面唱淫秽的歌曲，说不干不净的话。后来，老妇人明白了孙女具有的价值。于是，这只雌老鹰便决定将她的雏鹰放出去任其自由翱翔，教会她自食其力。

普雷西奥莎能歌善舞，她吟唱维扬西科小曲和民歌，跳塞基迪亚舞和萨拉班达舞。她特别善于吟唱民谣，她的歌声优雅动听。当那位狡黠的祖母发现她那年轻漂亮的孙女会吟唱诗文和歌谣时，便认为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具有吸引力，一定能不断地为她增加财富，因此她就尽一切可能去请人写诗文、谱歌谣。确实也总有一些诗人为她们提供诗歌，还有些诗人会迎合吉卜赛人的需要，将自己的诗作卖给她们，就像那些为盲人写诗的诗人一样，说是为了创造奇迹，实则是为了谋取钱财。世上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饥饿往往会把人的聪明才智使用到不适当的地方。

普雷西奥莎是在卡斯蒂利亚的几个地区长大的。当她15岁的时候，那位收养她的祖母把她带回了首都，带到她们曾生活过的棚屋里，那是吉卜赛人常住的地方，就在圣塔巴巴拉郊区。他们可以去首都兜售他们的东西。因为在那里一切都可以买卖。普雷西奥莎第一次进马德里，正是守护神圣安娜的节日。她跳着舞进了城，这是由一位著名的男舞星领舞，8位吉卜赛女人(4老4少)跟随其后的一支舞蹈队。尽管所有的吉卜赛女人的衣着都整洁漂亮，但普雷西奥莎的打扮更为突出；她那妩媚的眼神吸引了所有的观众。在手鼓和响板的击打声和舞蹈的乐曲声中还传来了人们对这位吉卜赛女郎的美貌与舞姿的赞扬声。小伙子们跑上前去看她的芳容，而年纪稍大的男子则在远处望着她。这是一个伴着歌唱的舞蹈。当人们听到她的歌声时完全被镇住了！从此，她便获得

了吉卜赛女郎的美誉，所有参加狂欢的人都一致称赞她跳舞跳得好，并为她颁奖。他们来到圣塔玛丽娅教堂前面，又跳起了这个舞蹈。在所有的女舞蹈家都跳了一遍后，普雷西奥莎在圣安娜像前摇起了串铃。在铃声的伴奏下　她轻盈地长时间地转着圈子，并唱起了这样的歌谣：

奇珍无比的果树，
迟迟未结出硕果，
悄悄流逝的岁月，
使它变得憔悴。
但是，情人的欲念，
却更加真挚纯洁。
它对自己的未来，
尚无充足的信心。
在延缓结果的过程中，
烦恼忧愁油然而生，
最端庄正派的男子，
也从圣殿中走出：
贫瘠的土地，
神圣的土地，
终于结出了硕果累累，
足以让世人裹腹。
制币工场里，
铸造出的圣像
赋予上帝
人的形象。
造物主依据
自己的愿望，

在一个女孩的母亲身上，
造就了人类的伟大。
安娜啊，你为了自己也为了她，
无时不在护卫我们，
即使我们命途多舛，
也会得到你的宽慰。
我丝毫也不怀疑，
你仁慈正义的美德，
将在一定程度上，
造福于子孙万代。
众多的亲人，
将和你携手并进，
像你一样，成为
极乐天宫中的一员。
女儿啊，孙子啊，
女婿啊！你们
要为正义的事业
高唱凯歌。
你一介书生，
出身贫困，
你的女儿
学业也极艰辛。
现在，万能的上帝，
就在她的身边，
你定能享有
我无法预料的荣耀。

普雷西奥莎的歌声使听众们倾倒。一些人说："愿上帝

保佑你，小姑娘。”另外一些人则说：“可惜这姑娘是个吉卜赛人，她理应是位绅士的千金。”还有几个粗野的人说：“让这小娘儿们长大点儿，就可以让她为所欲为，去勾引男人。”还有个更加粗俗无聊的人见她的舞姿如此轻盈便对她说：“跳吧，孩子，跳吧，卖弄你的风骚，将泥土踩得粉碎！”她继续跳着，应唱道：“我是要将泥土踩得粉碎。”

圣安娜节的狂欢结束了，普雷西奥莎颇感劳累，但心里仍十分高兴，因为人们称赞她美貌、聪颖、稳重、舞姿翩翩，而且全城都在谈论着她。15天后，她和另外3个姑娘又一次来到马德里，她带来了新的谣曲和舞蹈。这些歌舞中的民歌和谣曲内容健康、欢快，毫无淫秽之意。普雷西奥莎不允许和她一起跳舞的姑娘表演内容乌七八糟的节目，她自己更以身作则。许多人对她的这种美德赞不绝口。那位吉卜赛老妪就像阿耳戈斯① 一样对她寸步不离，担心人们会把姑娘从她手中抢走。她称普雷西奥莎为孙女，普雷西奥莎则把她看作自己的祖母。她们来到托莱多大街的阴凉处，跳起舞来。尾随而来的人们纷纷围拢来，围成了一个大圆圈。姑娘们翩翩起舞时，老妇人便向观众乞求施舍，欧恰博② 和夸尔托③ 像雨点一般落下，可见美貌也可唤醒人们的慈善怜悯之心。

舞蹈结束时，普雷西奥莎说：

“只要你们给我4枚夸尔托，我便为你们唱一支十分动听的民歌，歌中唱的是我们的玛尔加丽塔女王去巴利阿多里德做产后弥撒和她去圣罗伦特的故事。这是一曲很有名的歌谣，为一位久负盛名的诗人所作。”

---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人物。他被朱诺变成了火鸡，尾部长着100只眼睛。喻有很高的警觉性。

②③ 西班牙古铜币。

她的话音刚落，几乎所有在场的观众都异口同声地大声说道：

“唱吧，普雷西奥莎；请收下我的4个夸尔托。”

于是，夸尔托铜币似冰雹般的朝她扔去，弄得老妇人手忙脚乱，应接不暇。普雷西奥莎拿到几枚铜币后，就击响了串铃，以柔和的嗓音满怀激情地唱起了歌谣：

欧洲最有名望的女王，
身穿节日盛装，
头戴名贵珠宝，
出宫做产后弥撒。
观望女王出宫的人，
一个个都目不转睛，
他们满怀敬佩之情，
赞叹她的一片虔诚，
赞扬仪仗队的豪华。
为了向人们表明，
女王是苍天的一个部分，
在她的一边是奥地利的太阳神，
另一边是慈祥的曙光女神。
在女王的身后，
紧跟着启明星，
在天地哭泣之夜，
它出来得不合时宜。
天上布满群星，
形成光彩夺目的星座，
那迅速移动的星体，
又组成了无垠的星空。

这是年迈苍苍的土星，
留了胡子反显年轻，
行动虽迟缓却轻盈，
原因是心情兴奋。
饶舌的神灵，
说着甜言蜜语，
丘比特的衣衫上，
镶满了宝石和珍珠。
这一边来了怒气冲冲的火星，
其外形犹如颇有风度的青年，
一见到其阴影，
人们便会大吃一惊。
在太阳之家的一边，
宙斯走了过来，
办事只要谨慎，
没有事会办不成。
月光映照在，
某一仙女的面颊上，
纯贞的金星的光亮，
照耀在美丽的天使们的身上。
天上的一颗颗小行星，
穿梭般地运行于空中，
在这奇妙的苍穹，
形成一条星星的彩带。
只有慷慨大方，
甚至挥霍无度，
才能让人敬佩，
才能让人震惊。

米兰人身穿华丽衣衫，
引来了惊奇的目光，
印度人戴着钻石，
阿拉伯人香气扑鼻。
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常常怀有嫉妒之情，
忠诚的西班牙人，
心怀一片同情心。
万民的欢愉，
驱散了悲情，
欢歌充满了街道和广场，
全城一片欢腾。
面对千百次无声的祈祷，
有人开口说话，打破沉寂。
孩子们重复着
大人们说的话语。
有人说，茂密的葡萄藤，
成长吧，越长越高，
与榆树紧紧拥抱，
千百世纪替人遮阴。
这是你本人的光荣，
也是西班牙的荣誉，
令教廷惊奇，
让穆罕默德吃惊。
又有人声称，
白鸽儿，快快长大，
你应该给我们生下
两个脑袋的雏鹰。

让老鹰从空中
赶走那些猛禽，
用它们的双翅
遮住可怖的物类。
另一个更加稳重聪明、
更加严肃的人，
眼中露出欢悦之情，
张口说出下面的言辞：
“你给我们的珍珠，
是奥地利的一枚珍珠母，
形状奇特，独一无二，
它无坚不摧，
能够识破任何阴谋，
它能给我们以希望，
也能消除我们的奢望，
它能增加人们的恐惧，
使胎儿早产。”
此时女王来到了教堂，
它的名字叫“神圣的凤凰”，
当年在罗马它遭火焚，
但其名声和光荣仍活在人们心中。
对着人生的形象，
面对在天的圣母的灵光，
对着民众，脚踩星辰，
对着母亲和圣母，
对着上帝的妻子和女儿，
双膝跪地，
马尔加丽塔说出下面的话：

"惊慌大方的人，
你给予我的一切我将奉还，
凡缺乏你恩泽的地方，
贫困必将蔓延滋生。
美丽的圣母，
我将最先成熟的果实，
供献给你，
就如你见到的那样，
愿你收下，
愿你保存，
愿你让它们变得更加美好。
我将你托付给你的父亲，
他是凡间的顶梁柱，
经历了这么多个王朝，
他已被压得弯了腰。
我心里明白，
国王的心就在上帝手中；
我心里清楚，
你从上帝那儿
能得到全部的仁慈。"
此人说完了这番言词，
另一人又唱起了赞歌，
歌词表明，
光荣就在凡尘。
女王做完了弥撒，
结束了王家的仪式，
回到了她在天庭上
那原来的位置。

普雷西奥莎的歌谣刚刚唱完，围观的人群中，无论是高雅之士还是粗野之徒皆众口一辞地喊道：

“再来一个，普雷西奥莎！我们有的是钱！”

观看吉卜赛女郎们表演的有二百多人。正当人们都在兴头上的时候，市政当局的镇长路过那里。他见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便询问是怎么一回事，当人们告诉他，他们正在聆听一位漂亮的吉卜赛女郎表演时，他十分好奇地凑上前去听了一会儿。为了不失身份，他没有把歌谣听完，但他被这个吉卜赛姑娘迷住了，便令他手下的侍从让那吉卜赛老妇人当天晚上带上那些吉卜赛女郎去他家为他的妻子堂娜·克拉拉表演。侍从如此这般对那老婆子说了，老妇人答应说她们一定去。

吉卜赛女郎们跳完舞唱完歌后便准备到别处去。正在这时，一个衣冠整齐的书童走到普雷西奥莎身旁，将一张折叠着的纸递给她，说道：

“普雷西奥希卡①，请您演唱纸上写的这首民谣，这是一支非常有趣的曲子，以后我还会不断地为您送来谣曲，您一定会因此而成为世上最优秀的歌手。”

“我很乐意学唱您拿来的曲子，”普雷西奥莎说，“先生，请您照您说的那样不断给我提供新的谣曲，但有一个条件，这些谣曲的内容必须是健康纯正的。您若要我付钱给您，那我们讲定，每唱12首歌付一次款，唱12支歌付12支的钱，要想我预先付钱是不可能的。”

“只要您普雷西奥希卡小姐愿意收下这些诗句，只给我一点纸钱我也感到不胜荣幸了。如果哪一首谣曲您不喜欢，或者觉得它内容不正，您尽可将它不算在帐内。”

---

①普雷西奥莎的昵称。

“那么就让我来挑选吧。”普雷西奥莎说道。

这时，她们来到前面一条街上，几位绅士在一道栅栏内向这些吉卜赛女郎招手。普雷西奥莎从那道矮栅栏伸进头去，只见在一间宽敞明亮富丽堂皇的大厅里聚集着许多绅士，有些人在来回踱步，另一些人则在进行各种赌博。

“您们能给我一份头钱么，诸位先生？”普雷西奥莎以吉卜赛人特有的方式，将“S”念作“Z”，他们这样发音与其说是出于习惯，还不如说是有意地这样矫柔造作。

听到普雷西奥莎的声音，又见到她的容貌，赌博的人都停止了赌博，来回走动的人也停下了脚步。他们都走到栅栏窗边去看她，因为他们早已听说过她的芳名。他们说道：

“快请进来，吉卜赛姑娘们，我们会给你们头钱的。”

“倘若您们想讨我们的便宜，那您们可是打错了算盘。”普雷西奥莎警告说。

“我们以绅士的名誉担保绝不会那样，”一位绅士回答道，“你可放心地进来，姑娘，谁也不会对你动手动脚，绝对不会，我以我胸口上的骑士勋章向你保证。”

说完，他把手放到卡拉特拉瓦的骑士标记上。

“如果你想进去，普雷西奥莎，”同她在一起的三位吉卜赛姑娘中的一位说，“你就快进去吧，我不想到有那么多男人的地方去。”

“你听我说，克里斯蒂娜，”普雷西奥莎对她说，“你若遇到一个男人，或单独与他待在一起，你倒要防备着点。但你若与这么多聚在一起的男人在一起，倒不用害怕了，你也不必担心会受到伤害。克里斯蒂尼卡①，你要明白，倘若一个女人决心洁身自爱，那么一个军团的士兵也伤害不了她。问

①克里斯蒂娜的昵称。

题是要善于回避与男人的单独相处，而不用惧怕公开场合的交往。”

“那我们就进去吧，普雷西奥莎。”克里斯蒂娜说，“你真有学问呢。”

那个吉卜赛老妇人也鼓动她们进去，于是，她们都走了进去。普雷西奥莎刚刚进去，那位别着骑士标记的绅士看见普雷西奥莎胸罩内的那张纸片，便走上前去取那张纸。普雷西奥莎说：

“请您别取走它，先生，这是一个人刚刚给我的一首谣曲，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它呢！”

“你认识字吗，姑娘？”有人问道。

“认识，她还会写字呢，”老妇人答道，“是我把我的孙女养育大的，她就像是个读书人的女儿一样，可有学问呢。”

那位绅士打开那张纸，只见里面有一枚埃斯库多① 金币，便说：

“普雷西奥莎，这封信里还夹带了邮资，请你拿上这枚和谣曲一起寄来的金币。”

“算了吧，”普雷西奥莎说，“那诗人一定把我当穷光蛋了。一个诗人居然给我一枚埃斯库多金币，这真不可思议。如果他的每首谣曲都以这种方式给我，那可太好了，那我就让他把《谣曲总集》中的所有的谣曲一首一首地全寄给我，我照收不误。如果他还寄来杜罗② 我也会很乐意接受的。”

听了这位吉卜赛姑娘的话，在场的人都十分敬佩她，尤其对她风趣的言词和优雅的风度赞叹不已。

“请您念一念这首谣曲，先生，”她说，“请大声点，让我们来看看这位诗人的才华是不是和他的慷慨大方相匹配。”

---

①②古西班牙钱币名。

那位绅士便开始诵读起来：

吉卜赛姑娘啊，
你那天姿国色，
实令人们庆贺。
因你洁如美玉，
才叫你普雷西奥莎①。
你生得如此娇美，
使我一直认为，
你的美貌和孤高，
实在很难分开。
你的身价提得越高
越显得高雅。
从你出身之时，
便已赢得了名声。
你犹如一个蛇怪，
见一眼便令人胆战心惊；
你也像一位国君，
表面虽很温和，
却令我们惊恐。
那些吉卜赛贫民，
怎会生养出如此绝代佳人？
在荒芜的苹果园里，
又怎能结出这一佳果奇珍？
珍贵的普雷西奥莎，
你与金色的塔河齐名，

①普雷西奥莎在西班牙语里是珍贵之物。

你比流水滔滔的恒河，
还具更大的名声。
你说自己并没有
获得好的命运，
你的愿望和你的美貌
并未走同一条道。
谁要见你一眼，
便有巨大的危险，
你的美貌会致人死命，
虽说你并无此意。
人们说所有吉卜赛女人，
都善于使用巫术，
你身上的巫术，
具有更大的魅力。
姑娘啊，
谁看上了你一眼，
便会被你的眼神，
勾去自己的灵魂。
你具有与众不同的力量，
你的翩翩舞姿令人赞扬，
你若瞧人一眼，
会使人丧魂落魄，
你若唱起歌来，
会使我们着魔中邪，
无论你使用了何种魔法——
言谈还是沉默，
歌唱还是观看，
走近还是离开，

都会燃起情爱之火。
就连最不恋女人的男子，
也会被你迷住，
我的情况便是明证，
我愿对你唯命是从。
普雷西奥莎，
爱情的珍宝，
写这首蹩脚诗的人，
他愿为你而死，
有了你他才能活命，
他是个贫困而低贱的情人。

“‘贫困’一词出现在最后一行诗中”普雷西奥莎说道，“是个不祥的征兆，因为从来也没有任何恋人承认自己是个穷人，因为在我看来，贫困是与爱情水火不相容的。”

“你怎么会知道这个道理的，姑娘？”有人问道。

“您问我怎么知道这个道理？”普雷西奥莎回答道，“难道我就没有自己的心灵？难道我白活了15年？我既不傻，也不痴，更没有得精神病。我们吉卜赛女人的聪明才智与别人不一样，它远远超过她们的实际年龄。世上没有笨拙的吉卜赛男子，也没有愚蠢的吉卜赛女人。他们为了维持生计，必须有锐利的目光，还要遇事机敏，能欺则欺，能骗则骗，决不能使自己成为笨头笨脑的人，更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怠惰与懒散。您们看看和我在一起的这几个姑娘吧，她们虽沉默不语，但她们都很傻么？我劝您们把手伸进她们的嘴里，触摸一下她们的智齿，那时您们就会明了一切。任何一个年方12岁的吉卜赛姑娘懂得的事都不比一个25岁的人少，因为她们以实践为师，她们的老师会在一个小时内教会她们人们在一年里才

学得会的本领。”

吉卜赛女郎的这一番话使听她说话的人目瞪口呆，不但赌博的人纷纷赏赐她份子钱，就是不参加赌博的那些人也给了她赏钱。吉卜赛老妇人将30个雷阿尔装进了钱袋里。她比在复活节时得到的钱还多，还兴奋。她带着这群“小羊羔们”走了，行前她答应那些慷慨大方的绅士老爷们改日再带着她的这批姑娘们来此地给他们消遣解闷。这样，她便带着姑娘们去镇长大人家了。

镇长大人的妻子堂娜·克拉拉听说吉卜赛姑娘要到她家，便像久旱之后盼雨露一样等待她们的到来，她和她的侍女、伴媪，以及邻居太太都聚集在那里想一睹普雷西奥莎的风采。吉卜赛姑娘们刚一进门，人们便见到普雷西奥莎像一柄耀眼的火炬那样光芒四射，使其他的微小火光黯然失色。这时，女人们都朝她跑去，有的人拥抱她，有的人在一旁看着她，一些人为她祝福，另一些人则在赞美她。堂娜·克拉拉说道：

“她的头发才称得上是金发，她的眸子才是一双碧玉呢。”

那位邻居老太太非常挑剔地打量着普雷西奥莎，细细地察看着她的五官和四肢，对她大加称赞，甚至对她下巴上的一个小小的疤点也赞赏地说：

“啊，这个小疤多好看！不知有多少双男人的眼睛会被它迷住呢。”

站在那儿的堂娜·克拉拉夫人的一个长着长胡须的老仆人听了这话说道：

“您说这是个疤点，尊敬的夫人？对疤点我没有进行过研究，我只认为这不叫疤点，这是埋葬淫荡之徒的坟墓。我的上帝，这吉卜赛姑娘多美啊！即使是金雕银铸的也不可

能造出比她再美的人来。你会算命吗，姑娘？”

“我对算命略知一二。”普雷西奥莎答道。

“你还会算命？”堂娜·克拉拉说，“看在我丈夫镇长先生的面上，请你给我算一算命吧。你这个金子般的姑娘，银子般的姑娘，珍珠般的姑娘，宝石般的姑娘，你就是天上的仙女，这是我对你最高的评价。”

“请你们摊开手心给我的孙女看，再给一枚钱币让她在掌心划十字，”吉卜赛老妇人说道，“她便会对你们说出吉凶祸福，看起病来，比精于医道的医学博士还要灵呢。”

镇长夫人伸手摸了摸裙子下的口袋，发现她连一枚勃兰卡①都没有了。于是，她想向她的女佣人借一个夸尔托，但谁也没有带钱，就连那女邻居也身无分文。普雷西奥莎见此情景便说：

“用任何钱币划出来的十字都是好的，不过，用金币或银币划的十字效果更佳。您们要明白，拿铜币在手掌上划十字有亵渎神灵之嫌，至少我是这么看的。因此，我喜欢用一枚埃斯库多金币来划十字，或者用值8雷阿尔的银币，至少也要用值4雷阿尔的银币来划十字。我和教堂司事一样，笨品愈好心里愈高兴。”

“姑娘，你说得很有道理。”隔壁的那位太太说道。

她转向男仆，对他说：

“孔特雷拉斯先生，你身上带有值4个雷阿尔的银币吗？请你借我一用，等我作医生的丈夫回来我就还给你。”

“我有倒是有，”孔特雷拉斯回答说，“但我昨天晚上吃晚饭时我拿那枚银币抵22个马拉维迪② 的纸钱用了，您若答

---

① 西班牙古币名。

② 西班牙古钱币名。

应给我22个马拉维迪，我就立即去换回那个雷阿尔给您。”

“我们这儿谁也没带钱，”堂娜·克拉拉说，“你还要我们拿22个马拉维迪给你？别胡搅蛮缠了，孔特雷拉斯，你总爱蛮不讲理。”

在场的一位侍女见谁都不愿把钱拿出来，便对普雷西奥莎说：

“姑娘，能用银顶针划十字吗？”

“以前，世上算得最好的卦都是用银顶针来划十字的，”普雷西奥莎回答说，“因为那时的银顶针很多。”

“我这儿有一枚银顶针，”那位侍女接着说，“如果您认为合适就给您，但您也得给我算一卦。”

“用一枚顶针就能算那么多卦？”吉卜赛老妇人说道，“孩子，天就要黑了，你快点给她们算命吧。”

普雷西奥莎拿了银顶针，又捧起镇长夫人的手心，说道：

美丽的夫人，美丽的夫人，
纤纤玉手似银，
你丈夫深深地爱着你，
胜过爱阿尔布哈拉斯① 的国君。
你是甜蜜的鸽子，
有时却非常凶狠，
犹如奥兰的母狮，
或如奥卡涅的猛虎。
然而，你心中的怒气，
霎那间便消声匿迹。

---

① 西班牙一地区名。

又变成了一个柔弱女性，
变成了温顺的羔羊。
你喜爱争吵，
吃得却很少，
你心怀嫉妒，
镇长常捉弄你，
还爱玩弄权柄。
在你还是少女之际，
有一漂亮男儿爱上了你。
那些第三者们
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年你若当了修女，
今天你就是修道院院长，
因为你的掌心
共有4百多条纹。
有件事我不想对你点明，
可不说又不行：
你将失夫孀居，
还将再次丧夫，
如此还要重复两次，
然后才有稳定婚姻，
我的夫人，切莫流泪，
我们这些吉卜赛女人，
说出的话并非全是"福音"。
切莫流泪，夫人，
请你自珍。
你若先于镇长先生归阴，
你就不用作未亡人。

你将会迅速得到
丈夫的遗产；
你还将拥有当牧师的儿子。
属何教堂，没有明示，
在托莱多地区并无可能。
你还有一个女孩，
洁白的皮肤一头金发，
她若当了修女，
也将成为院长。
你夫君若不去世，
在四周的时间里，
他可能成为法院院长，
或在布尔戈斯，
或在萨拉曼卡。
你有一颗黑痣，
多么美丽！
啊，上帝，
它是一轮明月，
它是一个太阳，
照亮了对面黑暗的山谷！
有两三个盲人想见他，
愿意拿出四五个勃兰卡，
现在有人在讥笑……
这实在太叫人高兴。
请你务必当心，
不要仰面摔跤，
这是危险的事情，
对贵妇们更是如此。

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
你若在星期五见到我，便知
有些事令人高兴，
有些事实属不幸。

普雷西奥莎为镇长夫人算好了命。这时，所有在场的女人都想了解自己的命运，便都请普雷西奥莎为她们算上一卦。她答应星期五再来，并要她们给她准备好用来划十字的雷阿尔银币。

这时，镇长大人回来了。人们向他叙说了吉卜赛姑娘的神奇本领。于是，他让她们为自己跳了一会儿舞，发现人们对普雷西奥莎的赞誉毫不过分。这时，他把手伸进布袋里想掏一点钱给她。他在钱袋里掏了又掏，结果一无所获。他叹道：

“我的上帝，我连一个勃兰卡都没有了，堂娜·克拉拉，你快拿一个雷阿尔赏给普雷西奥希卡，我以后再还给你。”

“瞧你说的多好听，老爷，仿佛我一伸手就能取到雷阿尔似的。我们刚才连用来划十字的一个夸尔托都没有，哪里还有什么雷阿尔？”

“那就给她一点值钱的东西就是了。等下次普雷西奥莎再来，我们再给她厚赐。”

堂娜·克拉拉说：

“反正普雷西奥莎还要来，这次我就什么东西都不给她了。”

“如果您们什么也不给我，”普雷西奥莎说，“那我就再也不来了。不过，我也许还会来为这些高贵的先生们效劳。即使来，我也明白，您们不会赐予我什么，我也不再自讨没

趣在此久等，您还是留点钱去行贿吧，镇长先生。行起贿来您就有钱了，别的地方您是舍不得花钱的，否则，就像是要饿死似的了。您听我说，夫人，我曾听说(尽管我年纪不大，但我清楚这些话并不中听)，人们常利用自己的职权谋取钱财，再用这些钱财获得对他们工作的好评，并以此谋取更高的职位。”

“只有没有良心的人才会这么说，才会这么做的，”镇长辩解道，“而获得好评的官员并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因为只有能胜任工作的人才会被委以重任。”

“您说得倒像个圣人，镇长先生，”普雷西奥莎回敬他道，“您倘若真是这么圣洁，我们会剪下您的衣服当作圣物供奉起来。”

“你果真能说会道，普雷西奥莎，”镇长说，“但请你别再说了，我将禀请国王陛下召见你，因为你会插科打浑，逗他乐一乐。”

“您们想让我当小丑，”普雷西奥莎说道，“我可不愿当小丑，当了小丑一切都完了。如果人们希望我诙谐幽默，那我将尽力而为。然而，在某些王宫贵族府第里小丑要比聪明人更受青睐。我是个贫穷的吉卜赛人，我为此感到自豪。遵循上帝的旨意便会交上好运。”

“唉，孩子，”吉卜赛老妇人说，“你别再说了，你已经说得够多的了，你知道的事已比我教给你的多得多。你就别在夸夸其谈地显露你的才能了，说些与你年龄相称的话吧，切忌妄自尊大目空一切，那样的人没有不栽跟斗的。

“这些吉卜赛女人真是满腹经纶、深不可测啊！”镇长感叹道。

吉卜赛女人们向主人告辞。这时，那位拿出了银顶针的侍女说道：

“普雷西奥莎，请给我算一卦，否则就把我的 顶针 还给我。要不我干活就没有顶针了。”

“侍女小姐，”普雷西奥莎回答道，“您知道我已经为夫人算了一卦了。您自己再设法弄一枚顶针吧。要么到星期五我来时再给您算命，我还要给您讲述很多骑士的故事。”

吉卜赛姑娘们走了。她们和许多农家姑娘一起，在夜幕降临时离开马德里回到自己的村庄。她们每次来马德里，总和一些农村姑娘结伴同行，这样她们的安全就 有了保 障(因为吉卜赛老妇人始终担心有人会抢走普雷西奥莎)。

一天早晨，她们和其他的吉卜赛姑娘一起去马德里进行偷盗。在离城只有一里路的一个小镇上她们看见路上有一位衣着讲究风度潇洒的青年，他佩戴着镶金的长剑和短刀，头戴一顶缀着华丽的饰带、插着五颜六色羽毛的帽子。吉卜赛姑娘们都停下来看他。她们长时间地望着他，见到这么一个英俊少年居然会在此时此刻独自一人站在这个地方，颇感惊奇。

少年走到她们身旁，对吉卜赛老妇人说道：

“对不起，朋友，我想和您和普雷西奥莎单独说两句话，您一定会很乐意的，这对您有好处。”

“只要我们不耽搁太久，不远离这儿，我很 愿意听 你说话。”

老妇人叫普雷西奥莎过来，一起走到离那儿20米远的地方。他们站定后，那个青年对她们说道：

“我早就听说普雷西奥莎的才智与 美貌，并为 之倾倒。我竭力克制自己，不想来此地，但实在难以办到。见到她后，我对她更加敬佩，更加难以左右自己了。夫人，小姐(只要苍天赐福于我，我将永远这么称呼您们)，我是个骑士，这身衣服便足以证明这一点。”说完，他敞开短斗篷，展露出胸前的

那枚西班牙最有声誉的骑士勋章。“我是某某人的儿子(为了尊重他起见，我暂且隐去家父的姓名)。我在他的养育与庇护之下长大，是他的独生儿子和家产的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我父亲现在正在首都谋取官爵，他正等待着国王的御封，并很可能如愿以偿。由于我出身高贵(我已对您们说过这一点，以后我还会不断向您们证实这一点)，我愿将普雷西奥莎从地位卑微的女子变为尊贵的夫人，成为和我一样的贵人，成为我的妻子。我说这一切绝无嘲弄她之意，我也不愿我对她的爱引起他人的冷嘲热讽，我只想以她喜欢的方式为她效劳，听从她的吩咐。与她在一起我将会变得像猫一样温顺，而我对她的爱将铭刻在大理石上(而不是刻在蜡上)，它定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永不改变。如果您们相信我说的一切，那我的希望便不会落空；倘若您们不相信我的话，那么您们的怀疑将使我无地自容。我的名字就是……(他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们)我父亲的名字我已对您们进行了说明。他就住在那条街上；门口有特定的标记。您们可以从邻居那里了解他的为人，甚至住在王公贵族府第的人们都知道我们的情况。现在我给您们100枚埃斯库多金币略表心意，请您们务必不要拒绝，我这是出于一片真诚。”

骑士说以上这番话的时候，普雷西奥莎一直全神贯注地听着，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毫无疑问，她对他的仪表、举止和他的谈吐印象不坏。她对她祖母说：

“请您原谅，奶奶，我想对这位钟情于我的先生说几句话。”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孩子。”老妇人说道，“我知道你已能慎重对待这些事情。”

普雷西奥莎说道：

“骑士先生，尽管我是个贫穷的吉卜赛女人，出身低微，

但我内心仍保留着美好的希望，想从事一番伟大的事业。不论是许诺还是金钱都不能使我动心，俯首贴耳打动不了我，缠绵情语也难使我忘乎所以。虽然我只有15岁(据我祖母说，到米盖尔节我才满15周岁)，但我考虑问题已很成熟，我知道的事比我这个年龄的人应该知道的事要多得多，我是凭着我的直觉和天赋，而不是凭我的经验来作出判断的。然而，不论是直觉还是经验都告诉我，初恋者的爱均是一时的冲动，爱情常常会使他们失去理智，他们会受欲望的驱使干出不理智的事情，他们想得到爱的欢愉，最后却只是陷入痛苦的深渊。有的初恋者一旦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原来的欲望便会随着欲求之物的获得而渐消退，这时他们便会清醒过来，憎恶起曾经钦慕过的东西。我正是害怕这一点，平时才小心行事，任何甜言蜜语我都不信，许多事情我都表示怀疑。我只有一件珍宝，把它看得比我的生命还重要，这就是我的尊严和我的贞操。我不会轻信许诺，也不会为了金钱出卖它，因为它若能够买卖，会变得一钱不值。谁也别想用甜言蜜语骗取我的珍宝；我宁可将它带进坟墓(也许能带入天堂)，也不愿让邪念去亵渎它，使它遭到危险。贞操是朵鲜花，不能让它受到伤害，哪怕是意念上的损害。玫瑰花从枝叶上摘下后很快就会枯萎。鲜花摘下后，这个人碰一下，那个人闻一闻，第三个人又会摘下它的花瓣，它最终会被粗暴地毁坏。先生，如果您此次就是为我而来的话，那么您只有通过明媒正娶才能将我带走，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神圣的结合，我才能献出童贞。有了婚姻的保障，贞操不但不会被损害，反而会结出丰硕的果实。如果您想当我的丈夫，那我也愿意成为您的妻子。但是，在这之前必须作一番调查了解，还要履行许多先决条件。首先，我必须知道您是不是您刚才说的那样的人，如果您说的是事实，那您也必须离开您的家，住到我们的棚

屋里来，还得穿上吉卜赛人的服装，在我们的‘学校’里就读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俩可以相互了解，如果两年后您对我表示满意，而我也满意您，那我就会成为您的妻室。在这之前我们必须以兄妹相称，我愿作为妹妹为您效劳。您将会发现，在一起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您可能会看清楚您现在看不清，或是没法看清的东西，届时您可能还会觉察到，最好还是远离您现在如此炽烈地追求的一切。那时，您便可重新获得失去的自由，因为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您若愿意接受这些条件，愿成为我们吉卜赛人中的一员，那我就是您的了，否则，只要缺少某个条件，您就别想碰我一根毫毛。”

小伙子听了普雷西奥莎的话语，没有答话，他低下头似乎在考虑如何回答。普雷西奥莎见此情景便接着说道：

“这不是短时间内便能决定的事情，您不可能也不应该现在就作出决定。请您先回家去，先生，您可以仔细地予以考虑，怎么做才合适。在节日期间我每天都要进出马德里，您只要愿意，都可以到这儿来找我。”

这位有教养的绅士回答道：

“自从上天让我爱你以来，我的普雷西奥莎，我就决定唯你的意志是从，照你的吩咐行事，尽管对你刚才提出的要求我从未想过。既然我已决定顺从你的志趣，那就请你把我当作吉卜赛人，让我经受你提出的一切考验吧。你一定会发现我是始终如一的。请你告诉我，我该在什么时候换上衣装，不过，我希望再过一段时间，这样我可以对我父母谎称我要去佛兰德斯①，从他们那儿要点钱来。我估计我最多再过8天就能返回，我会找个借口与我同去佛兰德斯的人分手，来到这儿，因为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我想请你（倘若我能冒昧

① 欧洲中世纪伯爵领地，包括现比利时和法国的部分地区。这里指的是佛兰德斯战事。

地向你提出某个请求的话)答应我,如果你今天不愿听我介绍我父母和我的为人，那么请你不要再去马德里，因为那儿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情况，我不愿让人破坏我这么不容易得到的好运气。”

“多情的先生，这可不行，”普雷西奥莎回答道,“您要知道，我永远需要自由，需要无拘无束，我不允许任何忌妒之意束缚或限制我的自由。同时您也要明白，我并不会肆意妄为，也不会放荡不羁，失去自己的名节。我对您的第一个希望就是请您信任我。您知道那些怀有嫉意的情人不是头脑简单，就是过分轻信。”

“孩子，你脑子里的怪念头真不少。“吉卜赛老妇人这时插言说,“你看，你说的这些话简直像是出自一个萨拉曼卡大学生之口。你懂得爱情，懂得嫉妒，懂得相互信任。你知道的事怎么这么多？把我都弄糊涂了。我听你说话就像听一个着了魔的人说话一样，像是说着我听不懂的拉丁文。”

“您听我说，奶奶，”普雷西奥莎说道，“您要知道,您刚才听我说的这些事我都是随便说说的，是说着玩玩的。不过，许多事情已经刻在了我的脑子里了。”

普雷西奥莎说的这番话和她表现出的稳重使这位热恋中的绅士胸中燃烧的情火更加炽烈。最后，他们约定 8 天之后仍在原地见面，届时他将把事情的结果告诉她们，而她们则有充分的时间证实他所说的一切是否真实。小伙子取出一个锦缎钱包，掏出他曾说过的那100枚埃斯库多金币,递给了老妇人。可是，普雷西奥莎死活不让其祖母收下。她祖母说：

“这事你就别管了，孩子，这位先生真心 实意爱 你的最好表示就是拿出他的钱财，在任何情况下都愿解囊才显得出一个人的慷慨大度。你不要忘了这句谚语：不仅要祈求上帝恩赐，自己也要努力争取。你 还 应 知 道，我不愿让这么多

世纪以来吉卜赛女人一直拥有的精明贪婪的名声在我手里消失殆尽。普雷西奥莎，难道你想让我 拒收这用 纯金制的100个埃斯库多么？你要知道，若把它们缝在连两个雷阿尔都不值的裙子的褡裢里，我就俨然是个占有埃斯特雷马杜拉草原的大阔佬了。万一我们家族中的子孙或亲戚吃了官司，用这些埃斯库多塞进法官和书记官的腰包，不就能帮我们个大忙？我曾犯了三次不同的罪，三次都被判处捆在驴背上遭受鞭笞，但三次都被我逃脱了。第一次用了一罐银子，第二次用了一串珍珠，最后一次用了40枚雷阿尔金币，那是我用了许多夸尔托；外加20个雷阿尔换来的。孩子，你要知道，我们干的营生充满了矛盾与危险，只有伟大的费利波① 的战无不胜的武器才能有效地保护我们，我们不能离开他的保护。只要见到一枚双头像的多乌隆金币②，任何愁眉苦脸的检查官和所有的死神都会眉开眼笑。他们是一群榨取我们这些可怜的吉卜赛女人的贪婪的鹰，他们总想从我们身上捞取油水，反倒不愿在那些拦路抢劫犯身上打主意。即使看见我们衣衫褴褛、穷困潦倒，也不会认为我们身无分文。他们会说我们就像身着紧身衣的贝尔蒙特的法国佬一样：衣衫破烂、污迹斑斑，身上却藏满了多乌隆金币。”

“看在上帝的份上，奶奶，您就别再说了。为了收下这些金币，瞧您引了这么多的‘经’，举了这么多的‘典’，都快把王法全都引遍了。好吧，您就把钱收下吧，愿它给您带来好运。愿上帝将这些金币永远埋在什么地方，免得它们重见天日，也不要让任何人看见它。您必须分给我的这些姐妹们一点钱，她们等得很久了，可能已经不耐烦了。”

---

① 马其顿国王(公元前382——338)。

② 指铸有西班牙天主教国王和王后两人的头像的金币。

“她们一定已经看到了这些金币，是得给她们一点儿。”老妇人说，“这位好心的先生，请您看看身上是否还带有银币或夸尔托，给那几位姑娘几个钱吧。多少给一点儿她们就会高兴的。”

“我这儿还有钱。”那位潇洒的青年说。

他从褡裢里又取出3枚雷阿尔金币分给了那3个姑娘，她们喜不自胜，像剧作家在他的剧作演出获得成功，人们在街口向他欢呼时一样高兴。

正像前面讲的那样，他们约定8天后来到这里会面。她们决定在他成为吉卜赛人后叫他安德雷斯·卡巴列罗，因为在吉卜赛人中有这样的姓氏。

安德雷斯(我们从今往后就这么称呼他)不敢拥抱普雷西奥莎，只是满怀深情地看了她一眼，便离开了她们，进入马德里。她们也非常高兴地走了。普雷西奥莎对风度翩翩的安德雷斯颇有好感，但这还不是爱情，她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像他自我介绍时说的那样的一个人。她来到马德里，穿过几条街道便遇上了赠送她那首歌谣和一枚埃斯库多的会写诗的书童。书童一见她，便走到她身边，对她说道：

“你来的正是时候，普雷西奥莎，你可能已经看了那天我给您的谣曲了吧？”

普雷西奥莎回答道：

“要让我回答您的问题，您首先必须对我讲实话，而且要以您最珍爱的东西的名义发誓。”

“我一定讲真话，”书童说道，“即使要冒着生命危险我也会讲实话。”

“我希望您老老实实地对我说，”普雷西奥莎说，“您到底是不是诗人。”

“说实话，”书童说道，“我或许还能勉勉强强地称得上是

个诗人。但是你要知道，普雷西奥莎，只有少数的人才真正配得上诗人这个称号，因此，我不能自称为诗人，我只是个诗歌爱好者。不过，我从不去抄袭别人的诗句，我给你的那首诗是我亲手写的，我现在要给你的诗也是我自己写的。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算不上诗人，连上帝也不愿我成为诗人。”

“当诗人就那么坏？”普雷西奥莎迷惑不解地问道。

“当诗人并不坏，”书童说，“但写诗只给自己看 我觉得没多大意思。诗歌犹如一块无比珍贵的宝石，它的主人不应把它携带在身边，随时随地向所有的人显示，而应当选一合适的场合将它展示出来。诗歌就像一位纯洁无瑕、聪颖善思、目光敏锐、含蓄温柔的美丽的姑娘。她具有极其高雅的气质，是孤寂者的伴侣。泉水会使她欢乐愉快，草原能使她怡然自得，树木能使她平心静气，鲜花能使她兴高采烈，而她又能使所有与之交往的人得到教益与欢乐。”

“尽管如此，”普雷西奥莎说道，“我还听说诗人贫困得像一个乞丐呢。”

“以前的情况可完全不一样，”书童说，“当时没有一个诗人不富有，他们对他们的境况都很满意，但真有哲学头脑的诗人则非常少。普雷西奥莎，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是，”普雷西奥莎回答道，“我以为所有的(或大多数)诗人都很贫穷，当我看了你包在那些诗稿中给我的那枚埃斯库多金币时感到十分吃惊。不过，现在我已知道你并不是诗人，只是个诗歌爱好者。你可能是个有钱的人，尽管我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我想你既然创作了谣曲，就一定耗费了许多家财。人们说，诗人都不善于理财，也不会挣钱。”

“我不是这样的人。”书童解释道，“虽说我也写点诗，但

我既不富有也不贫穷，我不会像热那亚人那样大摆筵席，挥霍无度，但我却完全可以给我喜欢的人一两枚埃斯库多。请你，尊贵的小姐，接受我这第二首诗，以及包在里面的第二枚埃斯库多，望你不要再去想我是不是诗人，我只请你相信，给予你这一切的人是个愿将弥达斯①的财富全都献给你的人。”

说到这儿，书童递给普雷西奥莎一张纸。她接过它摸了摸，发现里面有一枚埃斯库多，便说道：

“这张纸一定能永远地保存下去，因为它既有埃斯库多的活力又有诗歌的魅力。再说，诗歌充满了心灵的呼唤。然而，尊敬的先生，我并不喜欢那么多活力和魅力，两者并存反而会令人烦恼。我喜欢您是因为您是诗人，而不是因为您的慷慨大方。我想只有这样我们的友谊才会天长地久。金钱固然重要，但它比谣曲更容易消失。”

“这样说来，普雷西奥莎，”书童说道，“你既然把我看作穷人，不想接受我的馈赠，那请你别拒绝我在这张纸上献给你的这颗心。请你把那枚埃斯库多还给我吧。你已用手触摸过它了，我将把它作为信物永远加以珍藏，直至我生命的终结。”

普雷西奥莎从纸里取出埃斯库多，交还给了书童。接着，她收起了诗稿，因为她不愿在大街上朗读它。书童告别了她，乐不可支地走了，他以为普雷西奥莎一定被他征服了，因为她刚才那么亲切地同他说了话。

她为了寻找安德雷斯的家，不愿随时随地停下来跳舞。这样，她便很快来到她非常熟悉的那条街。她走到这条路的中间，抬头望了望那些有镀金栅杆的阳台，这就是安德雷斯曾告诉过她他家的标记。她看见一位50岁光景的绅士站在那

---

① 古希腊传说中戈耳狄俄斯和女神库柏勒之子，佛律癸亚之王，以富有出名。

里，他的上衣上缀有骑士团的红十字胸章，他神态凝重，雍容大度。当他看见吉卜赛姑娘时便说道：

“姑娘们，请上楼来，我给你们赏钱。”

这时，又有三位绅士遁着这声音来到阳台上，其中就有多情的安德雷斯。他一见普雷西奥莎，脸色都变了，差点昏了过去，这次会面太突然了。吉卜赛姑娘们都上了楼，只有那老妇人留在楼下向仆人们打听安德雷斯的情况。

吉卜赛姑娘们一走进大厅，那年长的绅士便向其他几位绅士介绍说：

“这一位肯定就是人们常说的名闻马德里 的美 丽的吉卜赛女郎了。”

“毫无疑问，”安德雷斯说道，“她是人们见 到 的最美的姑娘了。”

“尽管人们都这么说，”普雷西奥莎在进门时 就 听到人们的谈论，便说道，“但事实上，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我长得漂亮，这是不假，但像您们说的那么美却是言过其实，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我以我儿子堂胡安尼科①的 名誉 起 誓，”老绅士说道，“你比人们说的还要美，你这个可爱的吉卜赛女郎。”

“谁是您的儿子堂胡安尼科？”普雷西奥莎问道。

“就是你身旁的那位英俊少年。”那位绅士答道。

“我还以为您在为一个两岁的孩子发誓 呢。您 瞧，堂胡安尼科多么潇洒俊俏！ 在我看来，他可能已经结过婚了，而且从他额头上的肤纹来看，即使他尚未婚娶，过不了三年他便会结婚。如果今后他不三心二意见异思迁，他的婚姻一定会很合他的心意。”

---

① 堂胡安的昵称。

“请你别说了，”在场的一位绅士说道，“吉卜赛姑娘能知道什么肤纹？”

这时，和普雷西奥莎一起进来的3个吉卜赛姑娘走到大厅的一个角落里。她们聚在一起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不让别人听见她们的谈话。克里斯蒂娜说道：

“姑娘们，那一位就是今天早晨给我们3个雷阿尔金币的绅士。”

“一点儿也不错，”其他几位说道，“只要他不向我们提起这件事，我们也不必说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想隐瞒此事。”

当3位姑娘在一旁议论的时候，普雷西奥莎就肤纹的问题说道：

“我看手指指纹便能猜到未来。我见堂胡安尼科先生纹路不清便知他心里已有所爱，爱得还很强烈。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他也喜欢作出承诺，但愿他不是个爱说谎的人，因为这是最令人厌恶的事了。不久，他要去离这儿很远的地方。常言道，万事由无定，有些事想得很好，却往往事与愿违，你想去奥涅斯，结果却去了甘波阿。”

听了这话堂胡安说道：

“老实说，吉卜赛姑娘，你猜中了我的许多心事。但你说我在说谎，却有失偏颇，与事实不符。我想你以后会了解事情的真相的。你说我将要作长途旅行，这话不假，因为我要遵照上帝的旨意，在四五天后动身去佛兰德斯。尽管你说我会改变我的旅行路线，但我却不愿在路上碰到什么意外的事而耽误我的行程。”

“请你别再说了，少爷。”普雷西奥莎打断他说道，“是非曲直还是由上帝来裁定吧，是真是假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要知道，我对我说的情况其实一无所知。由于我善于联想又

爱猜测，有时猜中一两件事也不稀奇。我刚才这样说只是想让你不要离家外出，要你在家静养其心，与你的父母在一起，让他们安享晚年。再说我也不喜欢你这样年纪轻轻的就去参加佛兰德斯的战事。你应再过几年，让自己再成熟一点才能参战。这比你在家中的'战事'要艰难得多，眼下你那爱情的欲火正在你的胸膛里燃烧，你要镇静，再镇静，你要考虑好你结婚时首先要做的事情。为了上帝，也为了你自己，请给我们一点儿施舍。我已经知道你出身高贵，如果你为人真诚，而且还是一个真正的人，我就会对我的许诺感到庆幸。”

“我还想对你说一遍，姑娘，”那个以后将改名为安德雷斯·卡巴莱罗的堂胡安对她说，“你对我的推测都言之有理，但你说我不够真诚则完全错了。我将会在城里，在任何地方履行我在乡村时作出的允诺，而无须任何人提醒。染上说谎恶习的人是不能称为绅士的。我父亲将以上帝和我本人的名义给你们酬金的。眼下我已身无分文，因为今天早晨我把自己身上带的钱都给了一些既讨人喜欢又楚楚动人的女士了，其中有一位长得特别出众。”

克里斯蒂娜听他这么一说，便以不久前她们3个人在一起议论时的那种口气对其他几位吉卜赛姑娘说：

“唉，姑娘们，我敢打赌，他肯定是指今天上午他给我们三个雷阿尔金币的事。”

“他并没有说起这件事，”另外两个吉卜赛姑娘中的一个说，“他刚才说的是女士，而我们并不是女士。他是那么诚实，我想他是不会说假话的。”

“他这么说并不是在说假话，”克里斯蒂娜说道，“他是为了不伤害任何人，而对他自己却有利。不管怎么说，我看他们不会请我们跳舞了，也不会给我们任何赏赐了。”

这时，吉卜赛老妇人走了上来。她说道：

“孩子，我们该走了，时间已经不早，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我有很多的话要说呢。”

“您了解了什么情况，奶奶？”普雷西奥莎问，“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是个男孩，非常漂亮的男孩，”老妇人答道，“你过来，普雷西奥莎，都是些非常好的消息。”

“愿上帝保佑，这孩子不要一生下来就死去。”普雷西奥莎说道。

“一切都会很顺利的，”老妇人说，“直到现在一切都很正常，王子美得就像是个金娃娃。”

“是有位太太生孩子了？”安德雷斯·卡巴莱罗的父亲问道。

“是的，先生，”老妇人答道，“但这次分娩是保密的，只有普雷西奥莎和我，还有另一位先生才知道，因此我们不能告诉您她是谁。”

“我们这儿也没人想知道她是谁。”在场的一位绅士说，“那个女人真可悲，居然把她的秘密告诉了你们，把她的名誉寄托在你们身上。”

“并不是所有的吉卜赛女人都很坏，”普雷西奥莎说，“或许我们这几个女人当中也有人和这个大厅里最高傲的男子一样真诚，一样能严守机密。奶奶，我们走吧，在这儿他们看不起我们。说真的，我们又不是小偷，我们也不需要乞求任何人！”

“请你别生气，普雷西奥莎，”父亲说道，“我想你是不会干什么坏事的，你那善良的面孔使我相信，你的行为端正，是可以信赖的。普雷西奥莎，请你和你的女伴们就跳个舞吧，我这儿有一枚双肖像的多乌隆金币，上面铸的虽是国王和王后的肖像，但他们没有一个人的脸庞比得上你。”

老妇人听见这话便说道：

“嗳，姑娘们，撩起丝带，跳起舞来，让这些先生们高兴高兴吧。”

普雷西奥莎摇起了串铃，姑娘们转起了圈子，她们不断变换着舞姿，跳得那么优雅洒脱，所有观看她们跳舞的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们的舞步，特别是安德雷斯，他的双眼随着普雷西奥莎的舞步移动着，仿佛那儿凝聚了他的幸福。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使普雷西奥莎十分尴尬的事情。事情是这样的：当她正跳得起劲的时候，那个书童给她的那张纸片掉了下来，纸片刚落地，那个对吉卜赛女郎没有好感的人便将它捡起，打开一看，说道：

“好啊，这里有一首14行诗！请你们别跳舞了，都来听我念念这首诗，从第一句诗来看，这诗还不算太坏。”

尽管普雷西奥莎并不知道诗里究竟写了些什么，但她仍频为难堪，她请求那位先生不要念这诗，并把它还给她。但她这么着急的样子反倒更加激起了安德雷斯要听听这首诗的欲望。最后，那位绅士大声朗诵起来。下面就是这首诗：

普雷西奥莎敲起手鼓，
舒展她那甜润的歌喉，
声声似玑珠般珍贵，
字字如鲜花般娇美。
令听者消魂落魄，
让观众目瞪口呆，
随着她那清新悦耳的歌声，
四海传遍了她的美名。
无数颗爱恋她的心灵，
悬挂在她的发梢上，

拜倒在她的脚跟。
她像一轮美丽的红日，
照亮了她爱情的王国，
使她显得更加伟大。

“上帝啊，”朗读诗歌的人赞叹道，“写这首诗的这个诗人还真够潇洒的呢。”

“他不是诗人，先生，他是一个英俊洒脱的书童。”普雷西奥莎说。

（普雷西奥莎，瞧您刚才说了些什么，您要注意您要说的话，您刚才说的这些话不是在夸奖书童，而是刺痛了听着这番话的安德雷斯的心。您不想看看他的表情吗，姑娘？您回过头来，便可看见他已晕倒在椅子上，脸上冒着虚汗。姑娘，您不要以为，那个如此诚心诚意爱您的安德雷斯不会因您的疏忽——即使是最小的疏忽——而不受到伤害和惊吓。您快走到他身旁，对着他的耳朵说上几句能直接到达他的心灵并使他恢复知觉的话语。其实也不必如此，您应该每天带一首赞美您的14行诗来，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

情况正像上面说的那样，当安德雷斯听完那首14行诗后，妒意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只是他并没有晕倒，但是他的脸色变得煞白。他父亲看见他这个模样便问他道：

“你怎么啦？堂胡安，看你的脸色都变了，好像就要晕倒了。”

“请您们等一等，”普雷西奥莎说，“请允许我在他耳边说几句话，他就不会再晕倒了。”

她靠近他，连嘴唇几乎都没有动地对他说道：

“你应该鼓起吉卜赛人应有的勇气，安德雷斯！你听了几句诗都会晕倒，将来如何能经受得住当吉卜赛人可能会受

到的巾刑① 的折磨？”

她在他胸口划了6个十字 后 便离开了他。这时，安德雷斯喘了一口粗气，表示他听到了普雷西奥莎对他说的话后，很有启迪。

最后，那枚多乌隆金币终于给了普雷西奥莎，她对她的女伴们说，她将把这枚多乌隆金币换成零钱，和她们平分。安德雷斯的父亲对她说，让她把她刚才对堂胡安说的几句话写下来，他想永远记住它。她说她很乐意这样做，并让他们明白，这虽是一首打油诗，却能去掉心中的邪念，让头脑清醒一些。这首打油诗是这样的：

脑瓜儿啊，脑瓜儿，
应该自信，切莫胡思，
应有耐心，切莫急躁。
要想得到美人，
应该对她寄予信任，
千万不要有任何邪念。
你将会看到
种种奇迹将出现。
上帝在前指路，
还有巨人圣克里斯托瓦尔。

“对头脑发昏的人只要念上这么几句诗，再在他胸口划6次十字，”普雷西奥莎说道，“他就会头脑清醒，安然无恙。”

这番言词连吉卜赛老妇人听了也惊愕不已，安德雷斯听

---

① 西班牙古时的一种用刑方法：用毛巾遮住脸，堵住口鼻，然后往上面浇水，使受刑人产生窒息感。

了更是目瞪口呆，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神奇的发明。人们收起了那首14行诗(由于普雷西奥莎不愿再 让安德 雷斯伤心，就没有要回那首诗)。尽管没有任何人教她，她却已经知道如何去吓唬对她一片痴情的恋人，如何引发他们的醋意了。

吉卜赛姑娘们告辞 了。普雷 西奥莎 在离开 时对堂胡安说：

“先生，你听我说，你在这个星 期中的 任何一天离开家都是吉利的，没有不祥的兆头。但你应尽快动身，舒适、自由、无忧无虑的生活在等待着你，如果你愿意得到它的话。”

“在我看来，士兵的生活并不自由，”堂 胡安 答道，“士兵没有自由，只有服从。但是，无论如何我将照你说的去做。”

“往后你会知道更多的你想知道的事情。”普雷西奥莎说，“上帝会赐予你美好的前程，你是受之无愧的。”

安德雷斯听了这话十分高兴，吉卜赛姑娘们也高高兴兴地走了。

她们把那枚多乌隆金币换成零钱，平均分配了，只有吉卜赛老妇人依照惯例拿了一份半，这不仅因为她年长，而且因为她在她们跳舞、卖艺和行骗活动过程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

约会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安德雷斯·卡巴莱罗一早就骑着一头租来的骡子来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他没有带仆人。他见普雷西奥莎和她的 祖母已 等在 那里。她 们认出了他，很高兴地向他打招呼。他请她们在太阳出来以前带他到她们的营帐里去，因为天一亮人们就会根据他带的胸章认出他来。她们就像预先约定的那样只来了祖孙两人。他们绕了一个圈子后，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她们的营地。

安德雷斯走进其中的一间茅屋，这是营地中最大的一间房子。不一会儿，进来了10余个吉卜赛男人前来看他。他们

都是堂堂正正的小伙子，长得很帅。那位吉卜赛老妇人已将他们的新伙伴到来的消息事先告诉了他们(没有必要对他们保守秘密)。他们以极锐利的目光打量着他，然后又把目光转向那头骡子。其中一人说道：

“这头骡子可以在星期四牵到托莱多去卖。”

“这可不行，”安德雷斯说道，“这骡子是租来的，来往于西班牙各地的骡贩子会认出来的。”

“别这么说了，安德雷斯先生！”其中的一个吉卜赛人说道，“即使这头骡子有再多的标记，只要我们将它进行一番改头换面，就连它的亲娘和它的主人都认不出来。”

“尽管如此也不行，”安德雷斯说道，“你们这次就照我说的去做吧：把这头骡子给宰了，然后把它埋在无人知晓的地方。”

“这可是莫大的罪过！”另一个吉卜赛人说道，“怎么能把一头好端端的骡子给杀掉呢？安德雷斯，请您别出这样的主意了，还是照我们说的去做：现在先请您仔细地看一看这头骡子，将它的所有特征都记下来，然后让我把它带走。两个小时以后如果您还能把它认出来，您就把我当逃跑的黑奴一样用滚油浇烫。”

“我绝对不能让骡子活下去，”安德雷斯说道，“尽管你们答应将它改头换面。如果不把它埋在土里，我仍担心我将因此会被人发现。如果你们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一笔钱，那么，我并不是双手空空来这里的。我带来交付入营费的钱比4头骡子的钱还要多。”

“既然安德雷斯·卡巴莱罗先生有这样的愿望，”另一个吉卜赛人说道，”那就把那头无辜的骡子杀了算了。不过，上帝知道我心里很难过，因为这还是头幼骡，连牙也还未出齐呢，这种骡子在出租的骡子中不常见。也许它善于奔跑，

胁下没有硬茧，也没有被马刺刺伤的伤痕。”

直到深夜那头骡子才被宰杀。傍晚，举行了安德雷斯成为吉卜赛人的入营仪式：他们腾出营地里最好的一间棚屋，里面装饰了树枝和高莎草，让安德雷斯坐在一棵圣栎树树桩上，人们把一柄锤子和几把钳子放在他手里。两名吉卜赛人弹奏着吉他，在乐声中，人们让他蹦跳了两下，然后，脱下他的一只衣袖，裸露着一条胳膊，用一条崭新的丝带捆扎的一根棍棒轻轻地在他的胳膊上拍打了两下。

普雷西奥莎和其他许多年老的和年轻的吉卜赛女人目睹了这整个场面，有些人脸露惊色，另一些人则充满了爱心。安德雷斯的身材长得如此匀称，连吉卜赛男子们见了都赞叹不已。

有关的仪式进行完毕，一个年老的吉卜赛人牵着普雷西奥莎的手，来到安德雷斯面前，说道：

“这女孩子是我们已知的居住在西班牙的吉卜赛女子中最美丽的姑娘。我们把她交给你，或作为你的妻子，或作为你的朋友，这完全由你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因为我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习惯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请你仔细地看看她吧，看她是否中你的意。若发现她身上有你不喜欢的东西，你可以在这些姑娘中另选一个你中意的人。你选中了谁，我们将会把她交給你。但是，你必须清楚，一旦选中一个姑娘，便不能随意更换，也不能与已婚的女人或未婚的姑娘卖弄风骚。我们严格地维护友谊的法则，任何人不得占有他人之妻。我们这儿完全不存在令人厌恶的嫉妒和吃醋。在我们中间尽管存在着不少乱伦的现象，但没有任何通奸行为。如果我们的妻子与人私通，或我们的女友胡作非为，我们毋需诉诸法庭，我们自己就是审判我们的妻子和女友的法官和刽子手，我们会像对付害人的野兽一样将她

们轻而易举地杀死，并埋葬在荒山野岭中。没有任何亲友会为她们报仇，更没有父母亲会因女儿的被杀而责怪我们。正由于她们害怕被处死，便努力恪守贞操。因而，正如我刚刚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男人便不用操这方面的心了。我们男人的情况都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一点是各人根据自己的命运选中了与他匹配的一个女人或女友。因此我们这儿只有死亡和衰老才能结束婚姻，只有当妻子已经年老，而我们男人还很年轻时，我们才能选择另一个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女人为妻子。正因为有了这样那样的法规，我们才能繁衍生息，幸福相处。我们一般生活在乡村、山区和森林里，以耕种渔猎为生，是泉水、河流的主人。山林为我们免费提供木柴，果树为我们生产水果，葡萄藤上结满了葡萄，菜园里盛产蔬菜。平时我们饮用泉水，在河里捕鱼，去禁猎区打猎，用岩石遮阴，在山谷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以山洞为我们的家。我们早已适应了严酷的大自然，把冰雪视作冷藏库，用雨水沐浴，视雷鸣为音乐，将闪电作刀斧。对于我们来说，坚硬的土地犹如铺着柔软羽毛的床垫，我们久经风吹日晒的皮肤就像刀枪不入的盔甲保护我们免遭伤害，我们灵巧、敏捷，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翻墙入室易如反掌。我们的意志坚不可摧，无论是绳刑还是负重悬梁，还是用毛巾掩面灌水，还是椅刑，都不能使我们屈服。凡是我们认为合适的事，我们就要坚决去做。我们宁可杀身成仁也不愿泄露秘密。我们在田野上牧放牲畜，在城里割破腰包，盗取钱财。没有任何山鹰、猛禽会像我们捕捉'猎物'时那样果断迅速，一有机会，我们便会扑过去。总之，我们具有许多能使我们幸福的本领，我们身陷囹圄时便唱起歌来，身受酷刑时便沉默不语，我们在白天干活，夜晚偷窃，用文明的话来说，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对自己的财物疏忽大意。我们既不怕失去面子，也不奢想增加名望，既不结成

帮派，也不订立婚约；我们既不与高官显贵为伍，也不会乞求怜悯。我们把这些茅屋和可随意移动的棚屋看作是金壁辉煌的豪华宫殿。在我们眼里，大自然赋予我们的那些处于陡峭悬崖和白雪皑皑的高山之巅的广阔牧场和随处可见的茂密的森林与佛兰德斯的如画美景毫无两样。我们都是一些土星象，家因为我们常常睡在露天，每时每刻都能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我们目睹晨曦如何驱散天上的星星，曙光如何来到人间。曙光的出现使空气变得清新活泼，使朝露变得十分寒冷，使大地变得异常湿润。之后，阳光四射，照得山峦布满金黄色(正像一位诗人描写的那样)。当太阳下山时，我们不会因为没有阳光而害怕身体冻僵；当阳光直射到我们身上时，我们也不害怕被它灼伤。我们的肌肤既能忍受灼热的阳光，又能抵御严寒的侵袭，我们既能忍饥耐饿，又会享受荣华富贵。总之，我们是随遇而安的人，与古代谚语说的情形完全不同：或进教堂，或入大海，或进王宫①。知足者常乐，我们已对眼下的日子感到满意。我之所以对你说这些话，出身高贵的青年，是因为你必须了解你未来的生活和为人处世的准则。以上我仅向你作了简略的介绍，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还会发现许许多多比你刚才听到的更为重要的事情。”

善于言辞的老吉卜赛人说到这里便沉默下来。这位新来乍到的人说，他听了上述值得称道的生活法规的介绍感到很高兴，他准备遵照这些合情合理的法规行事，此外，他因没有能更早地了解这么欢乐的生活而感到遗憾。他决定从这一时刻起放弃他的绅士生涯，脱离他的高贵的血统，准备让自己的一切言行受到某种约束，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把他的一切言行置于吉卜赛人的生活法规之下。对他来说，即使付

① 即指当教士，去海外和进王宫作官进爵是当时人们最热衷的三种生活道路。

出这么高的代价，他也愿意，他愿意将自己的一切献给完美无缺的普雷西奥莎，甘愿抛弃荣华富贵，一心一意为她效力。

听了他的话，普雷西奥莎说道：

“既然这几位管法规的先生已经根据他们制定的法规决定把我许配给你，成为你的人，我本应表示同意，不过，我也要根据我的意志(这是所有吉卜赛女中最坚强的意志)告诉你，只有实现了你来这里之前我们俩谈好的那些条件，我才能成为你的妻子。你必须在我们这儿生活两年，在这之前你不能占有我。这样，你就不至于因轻率而后悔，我也不会因过于草率而受骗。我提出的这些条件高于法规，你已明白这些条件。如果你准备履行这些条件，那么我就会成为你的妻子，你自然也就属于我了。倘若你不准备这么做，那么，现在你的骡子尚未被宰杀，你的衣服还保存在这里，你的钱也一文也没有花，再说，你离开家还不到一天，剩余的时间足够你去你认为更为合适的地方。这几位先生能够交给你的只是我的身躯，而不是我的心，我的心是自由的，打从我出生时起便是自由的，而且只要我愿意，它永远是自由的。如果你留下来，我会尊重你；如果你离开这儿，我也不会看不起你，因为在我看来，初恋时，感情容易冲动，常会忘乎所以，但到后来便会理智一些，有时也会发现自己做错了事，我不愿你像猎人对待猎物一样对待我。猎人追上了一只兔子，猎取它以后，便又去追另一只兔子了。人的目光往往不可靠，乍一看，铜箔很像黄金，过了一会儿再仔细瞧瞧，才会辨出真伪。你说我长得漂亮，把我看得比太阳还要美，比金子还要珍贵，但是，我怎么能知道你和我生活在一起后，会不会又把我看作暗淡无光、毫无用处的废物呢？最终你会不会大失所望呢？我给你两年时间就是让你掂量一下，权衡一番，以作出取舍的决定。心上人一旦选中那就谁也不能将

她抛弃，直至死亡。好在现在有足够的时间，你可以掂量再掂量，权衡又权衡，看清你的心上人有什么缺点和美德。我不赞成我的这些亲友横蛮无礼、随心所欲地抛弃或惩罚他们的妻子。由于我不希望因自己做错了而遭人惩罚，我不愿选会随心所欲地抛弃我的男人作为终身伴侣。”

“你说得很有道理，普雷西奥莎！”安德雷斯说道，“为了消除你的担心，打消你的疑虑，我可以向你起誓，我将听从你对我提出的任何要求，决不越雷池一步。请你告诉我，我应当发什么样的誓，或者应当给你作出什么样的保证，才能使你满意。反正我已准备听从你的任何吩咐。”

“被俘的人为了获得自由而发出的誓言或作出的保证是很少能够兑现的。”普雷西奥莎说道，“我想，情郎的誓言和保证也属这种情况。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会用墨丘利①的翅膀和朱庇特②的雷电来发誓(正如当初一个诗人向我起的誓那样)，还会以埃斯底希亚湖③的名义起誓。我不喜欢听人发誓，安德雷斯先生，我也不愿别人作出保证，我只想把该说的话向你这位初来这儿的人说清楚，让你去考虑。我只保留在我受到你的欺辱时进行自卫的权利。”

“那我就照你说的去做吧，”安德雷斯回答道，“我只对这些先生和我的同伴们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至少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不要强迫我去偷窃。我想，如果我不多加练习，我是当不了小偷的。”

“别这么说，孩子，”那位老吉卜赛人说道，“我们会教会你的，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窃贼。一旦学会了偷窃，你就要喜欢它，那怕空手而回，也不后悔。现在早上空手而

---

① 罗马神话中的贸易神和使者神。
② 罗马神话中的最高天神。
③ 地狱之湖。

去，晚上满载而归的情况已不多见了。”

“我看见一些人不但空手而归，还挨了打。”安德雷斯说道。

“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老人辩解说，“干什么事都得冒风险，行窃犹如服划船苦役，前者常遭鞭笞，后者会遭水淹。然而，世上不会因为一只船遭到风暴的袭击，或者被风暴沉没，其他的船只就不再航行了。也不会因为战争死了这么多人马而不再会有人当兵了。再说，我们的人若遭衙役鞭打，在背上会留下印记。这可是光荣的标记，比在胸口上挂一枚勋章还光荣得多。最要紧的是不能让我们在青春年华时就惨遭杀害，也不能在刚开始干时就被正法了。除了这一点，无论是背上遭鞭笞还是在大帆船上服苦役，我们都不在乎。安德雷斯，你就在家里待着，我们来保护你，好好歇着，到时候我们会让你去独自展翅飞翔，攫取猎物的。还是已经说过的那句话：每偷盗一次，你就会尝到一次的甜头。”

“为了弥补我在这段时间里不去偷窃的损失，”安德雷斯说道，“我愿把这200枚埃斯库多金币分给营地里所有的人。”

他的话音刚落，许多吉卜赛人便朝他拥去，用手臂将他抬起，举在他们肩上，向他欢呼：“万岁，万岁，伟大的安德雷斯！”接着又欢呼道：“万岁，万岁，普雷西奥莎，他心爱的女人！”

吉卜赛女人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普雷西奥莎。目睹了这一切，克里斯蒂娜和其他几个吉卜赛姑娘都十分嫉妒。但妒忌之心人皆有之，不足为奇。具体地说，不论是在野蛮人聚居的村落中，还是牧人的茅屋里，还是在王孙公主住的宫殿里，都存在着这种情感，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不如自己的邻居发了财，心里总不是个滋味。

仪式结束后，吉卜赛人大吃大喝了一顿。他们把安德雷

斯给的那笔钱公平合理地瓜分了，在不断地赞美安德雷斯的同时，也对普雷西奥莎的容貌倍加赞扬。

夜幕降临了。那头骡子遭屠宰后，被掩埋了。这样，安德雷斯就不会因为这头骡子而被人发现了。同时埋掉的还有他的褡裢、骡鞍、嚼套和骡肚，这与印第安人的习俗一样，把装点牲口的最珍贵的物品与它们同时埋葬掉。

安德雷斯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对吉卜赛人的机敏十分钦佩，与此同时，他打算既要达到他的目的，又不和吉卜赛人同流合污，他想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避免做那些不应做的事情。他准备在他们让他去干不合理的事情时用金钱买通他们，这样可不必听从他们的差遣了。

翌日，安德雷斯请他们离开马德里，换个地方，因为他担心在那儿他会被人认出来。他们告诉他，他们已决定去托莱多山区了，到了那儿，他们便可以在附近的地区进行偷盗。

于是，他们便拔营上路，行前他们给了安德雷斯一头母驴，让他骑上，但他不愿骑驴，宁愿步行，这样可以侍候骑在另一头驴上的普雷西奥莎。见到这位潇洒的“侍从”如此殷勤地侍候自己，普雷西奥莎高兴极了。而安德雷斯看到自己的心上人就在身边也非常高兴。

啊，既甜蜜又痛苦的神灵啊(我们闲来无事，姑且给起这个名称吧)，你具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你时而让我们心悦诚服，时而又无礼地对待我们！安德雷斯就是卡巴莱罗①，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伙子，他在首都长大，得到他富有的父母的抚爱。但从昨天起他已经判若两人。他欺骗了他的仆人和

---

① 安德雷斯·卡巴莱罗是他的全名。卡巴莱罗在西语中意为骑士。这里为双关语，既为人名，又有骑士的含义。

朋友，辜负了他父母对他寄予的希望，放弃了去佛兰德斯的机会，在那里他本可以显示他的人生价值，并增加家族的荣誉。现在他却拜倒在一个姑娘的脚下，成了她的仆人。这个姑娘虽然美貌绝伦，但毕竟是个吉卜赛人。这就是美色的威力，它能强使放荡不羁的人屈从自己，任凭自己摆布。

4天之后他们来到距托莱多二西班牙里① 路的一个村庄。他们在那里安下营地，先给了当地的村长一些银器，并保证他们不在这个村子及其辖区进行偷窃。之后，所有年老的吉卜赛女人和一些吉卜赛姑娘，以及男人们都分散到周围各地，或至少离他们的营地四五西班牙里的地方。安德雷斯也跟随他们走了，并开始向他们学习偷窃的本领，尽管初次出门他们教了他好几招偷法，但他一招也没有学会。由于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每当他看到他的师傅们行窃时，他总紧张得心都要跳出来。有一次，他被失主的眼泪打动了，把自己的钱给了被他的伙伴们偷了的那个人。吉卜赛人对此十分失望，他们对他说这样做是违反他们的法规的，因为他们的章程规定他们不得有任何怜悯之心，一旦有了怜悯心就不会成为小偷了。他这样做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允许的。

安德雷斯看到这种情况便表示他想独个儿去偷，无须任何人作伴，因为他行动敏捷，能迅速摆脱险境，他若遭到进攻，也有胆量进行回击。这样，无论是奖是罚他都愿意一人承担。

吉卜赛人都试图说服他放弃这个想法。他们告诉他，他可能会遇到非常需要有人作伴的时候，不管是去偷还是为了自卫，都孤掌难鸣，而且单独一人也捕获不了大“猎物”。然而，不论他们怎么说服他，他仍一门心思只想当一个独来独

---

① 一西班牙里约合5.5公里。

往的小偷，其用心是在离开他的同伴后，可以用他自己的钱买上一件东西，谎称是他偷来的。这样他就会尽量少地受到良心的谴责。

于是，他就这样干了起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他为吉卜赛人“偷”来了4个最精明能干的小偷才能窃来的财物。普雷西奥莎见到她那温情脉脉的情人竟成了这么机灵这么能干的小偷也感到高兴。不过，她也担心会发生什么意外。她虽感激安德雷斯满腔热情地向她送礼物，但她不希望他出什么事，即使得到了威尼斯的所有财富她也不愿他遭到不幸。

一个多月后，他们来到托莱多的边界地区。他们在那里稍作休息，等待“收获季节”① 的到来。从那儿出发，他们又去了埃斯特雷马杜拉。那是个富庶而炎热的地方。安德雷斯和普雷西奥莎进行了亲切坦诚的谈话，她渐渐地喜欢上了她情人的机敏和人品，而他也是这样。随着他们之间感情的发展，他更觉得普雷西奥莎是那么的纯洁、聪颖和美丽。不论到什么地方，安德雷斯都参加赌博，每赌必赢，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他。他精于玩球和木桩游戏，他投掷铁棒既用力又特别准。终于在很短的时间里他的美名便传遍了整个埃斯特雷马杜拉。人们无处不在谈论吉卜赛人安德雷斯·卡巴莱罗，说他具有杰出的才能和非同寻常的本领。与此同时，人们也在到处传颂那位容貌秀丽的吉卜赛姑娘。因此，不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只要有庆典或其他的聚会，人们都会请他们去助兴。这样，这个吉卜赛群体便兴旺发达起来，生活中充满了欢乐，而这一对恋人只要相互看上一眼便感到无比幸福。

一天，这个吉卜赛群体在几棵圣栎树下扎下营寨，那儿

---

① 作者在这里用的是一句西班牙农谚，“8月成熟，9月收获”。

离国道不远。一天晚上，几乎已到半夜，人们听见狗异乎寻常地狂吠起来，几个吉卜赛人(安德雷斯也在其中)走出去看个究竟。他们看见一个身着白色衣服的男人在进行自卫，两只狗咬住了他的一条腿。他们走过去，解救了那个人，对他说道：

“老兄，您见了什么鬼了，在这个时 候来 到这个远离大路的地方？您是来偷东西的么？您倒找到好地方了。”

“我不是来行窃的，”那个被狗咬的人说道，“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否已离开了大路，尽管我肯定我已走错了路。请您们告诉我，先生们，这儿有旅店么？或者有什么地方能够让我在这儿过夜么？我被您们的狗咬伤了，需要治疗。”

“这儿既没有客店，也没有可以收留您的地方，”安德雷斯回答道，“但是，今天晚上我们可以留您在我们的营地治伤、休息，您会感到舒适的。请您跟我们来。我们虽然是吉卜赛人，但并不因此就没有了怜悯之心。”

“愿上帝赐予您们怜悯之心，”那个人说道，“那就请带我去休息吧，这条腿上的伤口痛得厉害，我都快支撑不住了。”

安德雷斯和另一位善良的吉卜赛人(常言道，魔鬼有善恶之分，坏人中也常夹杂着好人)走上前去，把那个人带走了。

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借助月光，他们看出那是一个眉清目秀、身材匀称的小伙子，他穿着一身洁白的麻布衣衫，里面一件衫衣(或麻布背心)紧束在胸前。衣衫的背部已被狗咬破。他们来到安德雷斯住的茅屋里，小心翼翼地点亮了灯。不一会儿，普雷西奥莎的祖母获悉这一情况后，过来为被狗咬伤的人治了伤。她拿来了几根狗毛，浸在油里，先用酒洗净了左腿上的两处伤口，然 后 将 狗 毛和油敷在伤口上，再在上面敷上一点咀嚼过的绿色迷迭香。最后，她用干净的布将伤口包扎好，并对着伤口祈祷了一番。她对他说道：

“睡吧，朋友，有上帝的帮助是不会有事的。”

就在祖母为受伤的人治疗的时候，普雷西奥莎一直站在那儿，出神地望着那伤者，而他也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安德雷斯注意到那个小伙子望着普雷西奥莎的神情，但他把这一切都归因于普雷西奥莎的美貌。替那小伙子治完伤后，人们让他独自躺在干草铺上，没有人去询问他的情况，诸如他将到哪儿去，也不向他打听其他方面的事情。

人们刚离开，普雷西奥莎便把安德雷斯叫到一旁，对他说道：

“你还记得，安德雷斯，我和我的姐妹们在你家里跳舞时从我身上掉下的那张纸片吗？此事当时使你难过了好一会儿呢。”

“当然记得，”安德雷斯回答道，“那是一首赞美你的14行诗，写得相当不错。”

“安德雷斯，你要知道，”普雷西奥莎说道，“写那首14行诗的人正是我们让他待在棚屋里那个被狗咬伤了的青年。我肯定没有认错人，因为他在马德里曾跟我说过两三次话，而且还给过我一首很好的谣曲。那时他好像是个书童，可不是一般的书童，是个受王公贵族宠爱的书童。说实话，安德雷斯，这小伙子很聪明，也很懂道理，而且忠厚老实。但我想象不出他怎么会穿着这身衣服来到这儿的。”

“你还能作什么别的解释呢，普雷西奥莎？”安德雷斯说道，“就像驱使我成为吉卜赛人一样，驱使他打扮成磨坊主前来找你的动力只有一个：啊，普雷西奥莎，我的普雷西奥莎！你对又有人拜倒在你脚下一定感到自豪吧。倘若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你就干脆先把我干掉，然后再把他杀掉，不要由于受了你的欺骗而让我们俩一起活受罪了，更不要让我们看到你美丽的脸蛋了。”

“我的天哪！”普雷西奥莎回答道，“安德雷斯，你是多么脆弱啊！你怎么会把你的希望和对我的信任拴在了这么纤细的一根头发上？嫌妒的利刃怎么那么容易就刺进了你的心灵！请你告诉我，安德雷斯，如果这里确有虚情假意或欺骗行为，那我为什么不保持沉默，为什么不掩饰这小伙子的真实身份？难道我就那么傻，有意让你来怀疑我的诚意和决心？请你别再说了，安德雷斯，明天你就去问问那个人，以消除你的疑虑。问他到哪儿去，又为什么会来到这儿。你的猜疑很可能是毫无根据的，正像我也不敢肯定我说的是否完全属实。为了使你放心(我已决心让你放心)，无论这小伙子来这儿怀有什么目的，你都可以打发他走，让他离开这里，因为我们这里的人现在都听从你的吩咐，谁也不敢违抗你的意志而把他收留在他们的棚屋里。只要他不走，我就向你保证我决不迈出我的棚屋，既不让他看见我，也不让所有那些你不愿意他们看见我的人看见我。安德雷斯，瞧你醋意十足的样子我倒不感到难过，我只是对你办事不稳健感到不安。”

“只要你没有看见我发疯，”安德雷斯说道，“那么，我作出的任何反应都难以说明这嫉妒之情已经到达何等地步，它又是如何痛苦地折磨着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定照你的吩咐行事，如有可能，我一定要弄清这位写诗的书童先生究竟想来干什么，他准备到哪儿去，或者他要找什么人，或许我会从他不小心流露出的片言只语中猜出他会使我担心、使我苦恼的意图来。”

“不过，我以为，”普雷西奥莎说道，“一个人有了醋意，永远也不可能清醒地看出事物的本来面目。爱吃醋的人总是带着放大镜观察一切，把小事看成大事，把侏儒看成巨人，把猜疑变为现实。为了你和我今后的生活，安德雷斯，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和在一切与我们俩的共同生活有关的事情上

都能采取明智谨慎的态度。倘若你真的这样做了，我便知道你把我看作纯洁正派、在任何时候都可靠的女人了。”

普雷西奥莎说完这番话便告辞了安德雷斯。而他则怀着忐忑不安、充满矛盾的心情等待天明去向那位被狗咬伤的人了解真情。他仍然认为那个书童是慕普雷西奥莎的美貌而来的，因为在小偷的眼里，人人都是扒手。另一方面，普雷西奥莎给他的答复却是那么坚定不移，这使他终于放下心来，对他的幸福不再胡乱猜疑了。

天一亮，他就去看望那个受伤的人，先问他感觉如何，伤口还疼不疼。紧接着便问他叫什么名字，到哪儿去，为什么那么晚了还离开大路。那个青年回答说他的伤已经好多了，伤口一点儿都不疼了，已经可以上路了。在说到他的名字和到哪里去的时候，他只说他叫阿隆索·乌尔塔多，到法兰西山圣母镇做买卖。为了能尽快赶到那里，他连夜兼程，但前一天夜里他迷了路，偶然来到了这个村落。结果，被狗咬伤了。

安德雷斯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觉得那个人的解释是胡乱编就的。于是，他的疑心病又发作了。他对对方说道：

“兄弟，倘使我是法官，而您在我的辖区内犯了法。要弄清案情，您要回答我刚才给您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而您的回答又迫使我继续追问您。我并不想知道您是谁，也不想知道您叫什么名字，或到哪里去。然而我要警告您，倘若您想要为您这次旅行编造谎言，那您也要能自圆其说。您说您去法兰西山，可您却从右边绕过了它。法兰西山在我们这儿的后面，足有30西班牙里路。您说您走夜路是为了尽快地到达目的地，事实上您却下了大路，走进几乎没有小道的森林和圣栎树林中。朋友，您还是站起来好好地学一学撒谎术吧。

现在请您赶快离开这里。不过，为了回报我对您的忠告，您难道不愿给我讲一句真话？(您是会讲真话的，瞧您谎话说得那么糟糕）请告诉我，您或许就是我在首都曾经见过许多次的又像书童又像绅士的那个享有诗人美誉的人吧？您难道就是曾经作了一首谣曲和一首14行诗送给了前些日子在马德里的那位美貌无比的吉卜赛姑娘的那个人？请您把一切都告诉我，我以吉卜赛绅士的名誉担保，我将为您保守秘密，只要您认为需要这样做。您很清楚，拒绝说出实情、说您不是我说的那个人，那是没有出路的，我现在见到的这张脸我在马德里时就见过。毫无疑问，您才气横溢，这使我好多次注意到您，把您当作不可多得的人材。就这样，您的形象便刻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尽管您现在的衣著和我过去见到您时不同，但我仍然认出了您。您不必心慌意乱，请打起精神来，您不要以为来到了一个贼窝，这里是个能保护您不受任何侵害的收容所。听着，我已设想到您来此地的目的。倘若果真如我所料，您在碰到我的时候也真交了好运，我想，您一定爱着那位美丽的吉卜赛姑娘，就是您曾为她写诗的普雷西奥莎，您来这儿为的是找她。您这样做，我不会因此而看不起您，恰恰相反，我会更加看重您。尽管我是吉卜赛人，但我的经历告诉我，爱情的力量有多么强大，它会使被它控制的那些人作出多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这一切是真的话（我相信事实肯定如此），那么，我告诉您，那个吉卜赛姑娘就在这儿。”

“是的，她在这里，昨天晚上我见到了她。”那个被狗咬伤的人说道。安德雷斯霎时脸色苍白像具死尸，在他看来，他的猜测终于得到了证实。“昨天晚上我见到了她，”那小伙子又说了一遍，“然而，我不敢告诉她我是谁，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不妥当。”

“这么说来，”安德雷斯说道，”您就是我说的那位诗人了。”

“是的，”那青年说道，“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否认这一点。如果说森林里的人真诚，山里的人好客，那么，在我以为迷了路的地方真正遇到了好人。”

“毫无疑问是这样的，”安德雷斯说道，“在我们吉卜赛人中间世界上最大的秘密也不会对您隐瞒。您既然信任我们，先生，那就请您向我敞开您的心扉。同样，我也会对您真诚相见。您将会看到，我心怀坦荡。这个吉卜赛姑娘是我的亲戚，她听从我对她作的安排。如果您愿意娶她为妻，我和她的所有的亲人都会感到高兴。如果您想把她当作朋友，只要您有钱，我们也不会反对，因为贪婪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棚屋。”

“钱我带来了，”小伙子说道，“在这件贴身衬衣的袖子里我带着400枚埃斯库多金币。”

安德雷斯又大大地吃了一惊，见他带了这么多钱，认为他肯定是要征服或收买他心爱的人。他说话时舌头都不灵了：

“好大一笔钱。一切都很清楚了，您快动手吧，那姑娘一点儿也不傻，她知道当您的妻子有多好。”

“啊，朋友！”小伙子解释道，“我想让您知道，促使我乔装打扮的不是您所说的爱情，也不是为了普雷西奥莎这个漂亮的吉卜赛姑娘，她和马德里的美女一样，善于攫取男人的心。尽管我承认，您的那个亲戚比我见到过的所有女子都要漂亮，但我穿这身衣服，步行来到这里，并遭狗咬，这并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因为我遭到了不幸。”

听着年轻人讲述的这些话，安德雷斯渐渐地从颓丧中振作起来，他认识到那个人的情况和他想象的完全不同。为了

尽快地弄清事情真相，他又让那年轻人进一步说明情况，于是，那年轻人便接着说道：

“我在马德里时住在一个有爵位的人的家里，他不是我的老爷，而是我的亲戚。此人有一个儿子，是他唯一的继承人。由于亲缘的关系，加上我们年龄差不多，性格相投，他儿子待我很好，把我看作他的好朋友。后来，这位年轻绅士爱上了一位姑娘。如果他不是一个唯父母之命是从的孝子，他一定会很高兴地娶那姑娘为妻，但他父母希望他娶一个更加高贵的女子。尽管如此，他仍眷恋着她，在他的眼神里、言谈中都流露出他的这个心思，只有我才了解他的内心。一天晚上，也就是我现在要给您讲述的这件不幸的事注定要发生的那天晚上，我们俩从这位小姐住的那条街和她家门口走过，看见两个看起来衣冠楚楚的男人偎依在那位小姐身边。我的亲戚想看看他们是什么人，便朝他们走去。这时，他们十分敏捷地拔出宝剑，举起两副盾牌，朝我们逼来，我们迎上去，用相同的武器和他们厮杀起来。这场争斗很快就结束了，我的亲戚酣意十足地朝他们砍了两剑，在我的帮助下，那两个对手很快就被杀死了。他们这么快地送了命，这真是件很少见的怪事，我们并不期望取得这样的胜利。我们回家后，立即悄悄地拿了我们能拿得到的所有的银钱，躲进了圣赫洛尼莫修道院，等待天明事情被发现后警方追缉杀人犯的消息。我们知道我们当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那些好心的教士劝我们回家去，不要因我们不在家而引起人们对我们的怀疑。我们决定听从他们的劝告，回到家里时，人们告诉我们，城里的警官先生们已经把那位少女和她的父母抓了起来。被抓的仆人中有一位侍候姑娘的女仆招供说，我的那个亲戚日夜都在她小姐的屋外徘徊。根据这个线索，警方便派人去抓我们。他们没有见到我们，但发现了我们逃跑的蛛丝马

迹。于是，在整个京城人们都认为我们是杀死那两位绅士的主要凶犯。最后，根据我那亲戚伯爵和教士们的意见，在我们躲进修道院15天之后，我的同伴穿着教士服和另一位教士一起回到了阿拉 真①，准备从那儿绕道意大利，到佛兰德斯去，以观事情最后的结局。那时，我决定和他分手，离开他，因为我不愿我们两人同时遭到失败的命运。于是，我走上了一条和他不同的道路，我穿着教士的便装，和一位教士一起徒步离开了那里。那教士把我带到塔拉维拉便走了。从那儿我便独自一人离开大路，一直到昨天晚上我来到这片圣栎树林。以后发生的事您都看见了。刚才我向您谈到去法兰西山的事，只是为了应付一下您向我提的问题。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法兰西山在什么地方，我只知道它在萨拉曼卡的北面。”

“正是这样，”安德雷斯说道，“它在您的右边，离这儿几乎有20西班牙里②。如果您要到那里去，可以笔直地朝那儿走去。”

“我要去的地方，”小伙子说道，“其实是塞维利亚，在那儿我认识一个热那亚绅士，他是我那亲戚伯爵的至交，他经常把大量的银子运往热那亚。我准备混杂在运送银子的那些人当中，扮作他们中的一员。用这个办法肯定能到达卡塔赫纳，从那儿再去意大利，近日就有两只船准备从那儿将银子运往意大利。我的朋友，这就是我的经历。您看，我来此地是不是如我对您说的那样是出于某种不幸，而不是出于爱情。如果这儿的吉卜赛人愿意把我带到塞维利亚（如果你们准备去那儿的话），我会很好地酬谢您们的，因为我知道，有您们作伴我会安全得多，不必再担惊受怕了。”

---

① 西班牙中北部一地区。

② 原文即为20里。

“好的，一定会有人带您去的，”安德雷斯说道，“即使我们不带您去(因为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我们去不去安达卢西亚①)，您也可以和另外一些吉卜赛人同去，我想，在两天之内我们就会遇见他们，您只要把您带的钱分给他们一点，便会得到意想不到的好处。”

安德雷斯离开了那个年轻人，他把对方对自己叙述的一切告诉了其他的吉卜赛人，他对他们说，这个人希望他们陪他去塞维利亚，并答应付给他们一大笔钱作酬金。听了这话所有的人都同意让他留下来，只有普雷西奥莎表示反对。那老妇人则说她不能去塞维利亚，也不能去它的郊区，因为几年前她曾在那个城市里嘲弄了一个名叫特利吉约斯的在城里颇有名气的制帽人。她曾让他相信在他家某个地方的地下埋着一件宝贝，让他赤身露体地钻到一只大瓮里，瓮里的水一直没到他的脖子，她还让他头上戴上用柏树枝扎的树冠。她让他在半夜时分从瓮里钻出来，去挖掘并取出埋在地下的宝贝。她说，当那位老实巴交的制帽人听见半夜的打更声时，为了不错过机会便火急火燎地从瓮中爬出，一不小心打翻了瓮，他自己也摔倒在地上，跌得鼻青眼肿，水也打翻了一地。他被淹在水里，大声嚷嚷地说，他要淹死了。

他的妻子和邻居打着灯笼跑来了。见他在水里挣扎着，满地乱滚，还使劲地摆动双臂，蹬踢着双腿，口中大声嚷道，“救命啊！先生们，我要淹死了！”他是那么恐惧，好像他真的就要淹死了一样。人们把他抱住，使他脱离了危险，他清醒过来以后，便将吉卜赛女人戏弄他的事述说了一番。尽管所有在场的人都告诉他，说这是吉卜赛女人搞的鬼，他还是在吉卜赛女人指定的地方挖了几个深洞。他的一个邻居不让

---

① 塞维利亚是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城市。

他挖下去，说他已挖到了他家房子的地基下了，还说他若继续挖下去，一定会将房子挖倒，他自己也会被压死，他这才停止挖掘。这件事传遍了全城，连小孩都对他指指点点，说他太轻信吉卜赛女人的谎言了。

吉卜赛老妇人讲述了这个故事，目的是为她不去塞维利亚制造借口。那些吉卜赛男子已从安德雷斯·卡巴莱罗那里听说那青年带来了很多金钱，便欢迎他留下来，还答应在他需要时保护他。他们决定带那年轻人从左边抄小路过去，进入曼却地区，来到穆尔西亚王国。

他们把那个新来的小伙子叫到身边，告诉他他们准备帮助他。他向他们表示感谢，给了他们100个埃斯库多金币让他们平分。得到了这笔酬金后，他们心里甜滋滋的像喝了蜜糖水一样。只有普雷西奥莎对堂桑丘留下来一事很不高兴，堂桑丘就是那个青年的名字，是他自己说出来的。吉卜赛人给他改了个名，叫他克莱门特，此后他们就这么称呼他了。安德雷斯有点郁郁不乐，对克莱门特留下来一事颇为不满，因为他觉得克莱门特没有理由改变他原来的计划。克莱门特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对他解释说，他乐意去穆尔西亚王国是因为那儿离卡塔赫纳很近，如果有船的话（他想船是肯定有的），他就很容易去意大利了。安德雷斯为了能及时地注意他的动向，摸透他的心思，便把克莱门特看成自己的挚友，后者对安德雷斯如此看重他十分感激。从此，他们俩便形影不离。他们大把大把地化钱，跳舞、赌博、投掷铁棒，样样都会，而且比任何吉卜赛人都玩得好。他们很受吉卜赛姑娘们的青睐，也受吉卜赛男子们的尊敬。

他们离开了埃斯特雷马杜拉，进入了曼却地区，并徒步走向穆尔西亚王国。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击球、击剑、跑跳、投掷铁棒和其他斗智斗力斗灵巧的竞赛。每次比赛安

德雷斯和克莱门特总是独占鳌头。在这一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里，克莱门特没有机会(他也没有作过努力)和普雷西奥莎说话，直到有一天安德雷斯和普雷西奥莎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参加了他们的谈话，因为他们把他叫了过去，普雷西奥莎对他说道：

“从你来到我们这个部落村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出了你，克莱门特。我当时想起了你在马德里给我的那首诗，但我那时不知你来到我们这儿的目的，所以没有和你说话。我获悉了你的不幸后，心里很难过。后来我想，就像世界上那些名叫堂胡安的人可以改名为安德雷斯一样，有些名叫堂桑丘的人也可以改成别的名字，于是，我那惊恐不安的心才平静下来。我之所以这么对你说，是因为安德雷斯曾对我说，他已告诉了你他本来的身份，以及他成为吉卜赛人 的 原因(安德雷斯让你知道他的经历是为了能与你沟通思想)。你不要以为让人们了解你是件坏事。亏了我对这儿的人说起你的情况，他们才了解你、欢迎你、接受你加入我们这个集体。我们都祈祷上帝，愿上帝保佑你。我希望你会感激我们为你做的一切。作为报答，请你不要鄙视安德雷斯的所作所为，也不要由于他执着地干他想干的事而瞧不起他。我知道他对我的感情非常深，现在只要看到他表示出某种最轻微的后悔之意我都会感到不安。”

听到这儿，克莱门特说道：

“你不要以为，举世无双的普雷西奥莎，堂胡 安 轻而易举地便认出了我。首先是我认出了他，是他的眼神告诉了我他内心的忧虑。我告诉了他我是谁，并猜到了他的心思。他对我表示了信任，我们相互诉说了自己的衷肠，我称赞了他的决心和他选择的道路。啊，普雷西奥莎，我 并 非 愚 钝之徒，我不会不明白美色的力量有多大。你无与伦比的美貌足

以使男人们大动刀枪(如果为了争夺一个美女而采用的那种激烈的方式可以称为大动刀枪的话)。小姐，我很感激你对我的信任。我想，报答你的最好方式是希望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具体地说，你能得到你钟情的安德雷斯，而他则在他父母的同意下得到他的心上人普雷西奥莎。你们这一对美男靓女是我们看到的大自然造就的最美好的结合。我衷心地希望你普雷西奥莎和你的安德雷斯能美好地结合，我绝对不会对安德雷斯本来就很好的想法采取嘲弄的态度。”

克莱门特满怀深情地讲了以上这番话，安德雷斯听了，却又顿生疑窦，他不知克莱门特讲上面这番话是由于他爱上了普雷西奥莎，还是仅仅出于礼貌。他这该死的嫉妒极易发作，只要遇上合适的气候便会旧病复萌。凡是爱吃醋的人，一谈到他所爱的人便会受到嫉意的折磨，便会气急败坏。不过，此时他的嫉意尚未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他相信普雷西奥莎胜于相信自己。一般说，恋人们在尚未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那种爱情时总会感到不顺心。总之，尽管出现了上面的情况，安德雷斯和克莱门特还是成了亲密的朋友，这要归因于克莱门特心地善良，为人稳健，也要归因于普雷西奥莎端庄正派，她从来没有做过使安德雷斯吃醋的事情。

克莱门特颇有诗人的才华，这点他在给普雷西奥莎的诗中已显露出来。安德雷斯对诗歌也颇有兴趣。他们俩还都喜爱音乐，所以，他们在距穆尔西亚 4 西班牙里路的山谷中安营后的一天夜里，为了消遣，安德雷斯和克莱门特各自坐在一棵栓皮栎和圣栎树下，一人抱着一把吉他，在寂静的夜晚，一唱一和地唱了起来。

安德雷斯唱道：

你瞧，克莱门特，

寒夜满天星斗，
光亮胜似白昼，
无比美丽的光点
布满了天穹。
你丰富的想象力得到了发挥，
你将那张无比美丽的脸庞，
比作那耀眼的阳光。

克莱门特和道：

在无比美丽的地方，
有一个普雷西奥莎，
她真诚善良，
她的俊美无与伦比，
她的仁慈人间少有，
除非是神灵，
凡人中找不到
如此高大、庄严、秀丽的人。

安德雷斯又唱道：

啊，吉卜赛姑娘，
你的名字甜蜜异常，
它庄严、响亮，
以罕有的方式
响彻云霄。
你的名字引起震惊，
它奇妙无比，

但愿你的美名
远传九霄。

克莱门特唱道：

但愿你的美名，
远传九霄。
你端庄、正直的名声，
令苍天感到高兴。
人世间传诵着你的名字，
四处响起了甜蜜的回声，
它犹如悦耳的歌声，
使心灵宁静，使感官愉悦。

安德雷斯唱道：

使心灵宁静，使感官愉悦。
当她施展歌喉之时，
声音悦耳得像美人鱼，
令人陶醉，使人钦佩。
这就是我的普雷西奥莎。
她是那样甜蜜、秀丽，
那样端庄大方，
是苍天赐予我的馈赠。

克莱门特唱道：

你是那样秀丽、端庄。

你这个吉卜赛姑娘，
你犹如朝露，
宛若炎夏的清风，
你是闪电
以你的情爱照亮了茫茫黑夜。
从你的胸膛里散发出温馨，
化去了冰雪，送来了温暖。

此时要不是在他俩的身后响起了普雷西奥莎那银铃般的声音，这两个似醉若痴的年轻人显然还不想停止歌唱。他们听到她的歌声，便不再唱下去。他们一动也不动地怀着钦佩的心情听她唱了起来，她仿佛是为了回答他们的歌吟，以极其甜润的歌喉唱出了下面这首不知是即兴之作还是早已准备好了的诗歌：

说起爱情的事情，
我首先以诚取胜，
其次才是我的美貌，
赢得人们的深情。
一株卑微的小草，
若能不停地朝上生长，
依靠大自然的力量，
很快就会直冲云霄。
我像一枚面值低的铜币，
诚实就是它的光彩。
我有的是良好的愿望，
缺少的是金钱财物。
若有人对我不喜爱，

我也不感到伤悲，
自己的命运和幸福，
应该由自己来创造。
我已作出种种努力，
力图使自己成为好人。
苍天作出何种决定，
那是次要的事情。
我想看一看
美色的威力，
它是否能使我变得崇高，
跻身于上层社会。
倘若人的心灵都是一样，
一个低微的农夫
与显赫的帝王
都将有同样的尊严。
说起我的灵魂，
我感到它已上升，
庄严与爱情
原本不是一回事情。

普雷西奥莎唱到这儿停了下来，安德雷斯和克莱门特站起身去迎接她，他们3人一起进行了亲切的交谈。普雷西奥莎从谈话中发现了他们的稳健、诚实和机敏的品德，她还发现克莱门特已谅解了安德雷斯的所作所为，因为在此之前他对安德雷斯的大胆行为并不理解，他只把它看作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而不是理智的选择。

那天早晨这个吉卜赛部落拔营起寨，来到距穆尔西亚城3西班牙里的穆尔西亚辖区。在这儿安德雷斯遇上了一件不

幸的事情，差点儿丢了性命。事情是这样的：在交付了一些银器作为抵押品后，普雷西奥莎和她祖母、克里斯蒂娜和另外两个吉卜赛姑娘，以及克莱门特和安德雷斯住进了一位有钱的寡妇开的旅店。那个寡妇有个年方十七八岁的女儿，颇有姿色，但为人轻佻，似乎名叫胡安娜·卡尔杜恰。她看吉卜赛人跳舞看得着了迷，发疯似的爱上了安德雷斯，决定向他表露心迹，表示只要他愿意，她便嫁给他，即使她的亲属不同意这门婚事，她也要这么干。于是她便寻找机会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安德雷斯。当安德雷斯去畜栏看那两头小毛驴时，她看时机已到，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他身边，对他说道：

“安德雷斯(她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我是个很有钱的姑娘，我母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孩子，这客店将来就是你的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个葡萄园和两幢房子。我很喜欢你，如果你愿意娶我为妻，那我就是你的了。请你立即答复我，你要是个聪明人就留下来，你会知道我们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的。”

安德雷斯听了卡尔杜恰的这番话惊呆了。他应她的要求，立即作了答复：

“小姐，我已经订过婚了，我们吉卜赛人只能和吉卜赛姑娘结婚。您如此抬举我，愿上帝保佑您，但我是配不上您的。”

听到安德雷斯的回答，她几乎昏死过去。倘若这时不是几个吉卜赛姑娘走进畜栏，她一定会狠狠地骂他一顿。她匆忙地跑了出去，决心想尽一切办法对他进行报复。聪明的安德雷斯决定立即离开那儿，离开那个倒霉的地方，因为他从卡尔杜恰的眼神里领会到，她若不能与他婚配，将要不顾一切地加害于他，看她的气势，大有不共戴天之意。因此，他便请

求所有的吉卜赛人当天夜里便离开那个地方。他们一向都对他言听计从，便行动起来，那天下午就赎回了他们的抵押品，离开了那儿。

卡尔杜恰看到安德雷斯要走，便心神不定起来，她觉得再好言相劝也无济于事，便决定强迫他留下。于是，她用心险恶地将一串珍贵的珊瑚串珠、两个银餐碟和她的一些小饰物悄悄地放进了安德雷斯的贵重物品之中(她认识这是他的东西)。当他们刚刚离开客店，她便嚷嚷起来，说那些吉卜赛人偷了她的首饰。听见喊声，法警和全村的人都跑来了。

吉卜赛人都停了下来。所有的人都发誓说他们没有偷窃任何东西，对方若不信，他们可以把整个部落的所有箱笼和行装都打开，让对方搜查。吉卜赛老妇人对此深为不安，因为她不愿把她细心保管的普雷西奥莎的首饰和安德雷斯的衣服拿出来示众。这时，卡尔杜恰倒反给她解了围，因为刚检查到第二个人的时候，她便让搜查的人询问那个跳舞跳得最好的吉卜赛人有没有拿她的东西，因为她看见此人曾两次进到她的房间，很可能是他偷了她的首饰。安德雷斯明白了这是在说他，便笑着保证道：

“小姐，这是我的包袱，这是我的褡裢，如果您能在这里找到您丢失的东西，我除了愿受法律对小偷的制裁外，还愿赔您7倍的钱物。”

法警们走过去夺下褡裢，一搜查便发现了赃物。安德雷斯惊得目瞪口呆，像尊石雕一样无言以对。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吧？”这时候卡尔杜恰说道，“你们瞧，长着一张这么漂亮的脸蛋的人，竟还是一个可恶的小偷！”

亲临现场的村长大骂安德雷斯和所有的吉卜赛人，骂他们是不知廉耻的窃贼和拦路抢劫犯。安德雷斯对这一切保持

沉默，他在思考着原因，他不愿落入卡尔杜恰的圈套里。这时，村长的侄子——一个神气十足的士兵走近安德雷斯，说道：

“你们看见了吧，吉卜赛兔崽子哪个不是天生的贼？我敢打赌，即使当场捉住了他，他也会装腔作势、矢口否认的。应该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抓去服划船苦役。你们瞧，让这个狗崽子去服划船苦役为国王陛下效力要比让他走街串巷跳舞和四处行窃要强得多。我是一个士兵，我一巴掌便能将他打倒在我脚下。”他一边说着，一边便举起手用力抽打了安德雷斯一记耳光。这一打倒使他清醒过来，记起了他不是安德雷斯·卡巴莱罗，而是堂胡安，是个绅士。他怒火中烧，立即朝那士兵扑去，从对方剑鞘中拔出佩剑，刺进了他的胸口。那士兵立即倒地身亡。

霎时间，村子里乱腾开了。村长大叔大发雷霆，普雷西奥莎见状晕倒在地。安德雷斯见她晕倒，便不知所措。在场的人都拿起了武器，要捕捉杀人犯。人们乱成一团，叫喊声愈来愈大。安德雷斯顾不上自卫，急忙朝普雷西奥莎奔去。这时，克莱门特没有看到这可怕的场面，因为他已跟着骡马车辆离开了村子。最后，人们朝安德雷斯围拢，将他捉住，并用两根非常粗大的铁链将他拴住。当时村长如有权处置的话，他会下令把安德雷斯给立即绞死的。但他必须将安德雷斯送到穆尔西亚发落，因为这儿是穆尔西亚的辖区。他们第二天才把安德雷斯送走，在这期间，安德雷斯受尽了那个怒气冲冲的村长、那里的警察和所有村民对他的污辱和虐待。村长尽可能地抓了一批吉卜赛男女，但多数人却逃走了，其中有克莱门特，他怕被人发现了会把他抓起来，早已溜之大吉。

第二天，村长和他的幕僚们拿着诉讼状，带着武装人员，押着那群吉卜赛人来到穆尔西亚。在这群吉卜赛人中有

普雷西奥莎和可怜的安德雷斯，后者带着手铐脖镣，捆绑在一头骡子上。穆尔西亚市民们都出来看犯人，因为他们听说他杀死了一名士兵。普雷西奥莎在那一天显得特别漂亮，凡是看见她的人都称赞她，并为她祝福。她的美貌传到了法官妻子耳里。为了一睹她的容貌，她让她那当法官的丈夫命令手下人，不要将那个吉卜赛姑娘投进监狱，只是把其他人关起来。安德雷斯被关进一间狭窄的牢房里。他眼前一片漆黑，又看不到普雷西奥莎，深感绝望，心想倒不如就这样死在牢里算了。这时，人们把普雷西奥莎和她祖母带去见法官夫人。当她见到普雷西奥莎时，说道：

“果然名不虚传！”

她让姑娘走到她身边，便亲切地拥抱了她，不停地看着她，并问她祖母，这姑娘有多大了。

“她15岁了，”吉卜赛老妇人回答道，“15周岁只差大约2个月吧。”

“我可怜的科斯坦莎要是活到今天也该这么大了。啊，我的朋友，这姑娘让我想起了我的不幸！”法官夫人叹息道。

这时，普雷西奥莎拿起法官夫人的双手亲吻了许多次，眼泪沾满了她的双手。姑娘说道：

“尊敬的夫人，被抓的那个吉卜赛人是无辜的，他是遭人污辱才还手的：他们骂他是小偷，而他根本没有偷东西，那个人还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而从他脸上一看便可知他是个善良的人。看在上帝和夫人您的面子上，请为他主持公道吧，请法官大人不要立即对他施以法律的制裁。倘若我的美貌能给您带来某种快意，请您宽恕那个犯人吧，因为我的生命全维系在他身上。他将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贯恪守贞操，保持诚实的美德，至今尚未举行婚礼。如果通过金钱能够使他得到宽恕，那么我们会把整个村落的财物都换成现金，加

倍偿还他们的损失。尊敬的夫人，您懂得什么是爱情，因为您曾经有过它，而您现在还有您的丈夫，可怜可怜我吧，我是那么真诚地爱着我的丈夫。”

在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她一刻也没有松开夫人的双手，双眼紧紧地盯着夫人，痛苦悲伤的眼泪像泉水一般流淌下来。法官夫人也一直握住她的双手，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眼睛里也流下了不少眼泪。正在这个时候，法官走了进来，当他看见他的妻子和普雷西奥莎紧握着双手，泪流满面时，不禁愣住了，他还被姑娘的美貌吸引住了。他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普雷西奥莎立即松开夫人的双手，跪在法官的脚下，恳求道：

“大人，请您发发慈悲吧！如果我的丈夫要死，我也不活了。他是无辜的，如果他有罪，那就请您惩罚我吧。如果不能这样办，就请您高抬贵手，暂不宣判，想想救他的办法，上帝会原谅无辜的人的。”

法官静静地听着吉卜赛姑娘合情合理的陈述，若不是为了显露出自己的软弱，连他都要和她一起哭了起来。这时，站在一旁的吉卜赛老妪考虑了许多事情，在一段沉默之后，她说道：

“请您们等一下，大人、夫人，我有办法让您们化悲为喜，破涕为笑，尽管这样做会使我身败名裂。”

说罢，她迈着轻盈的脚步走了出去。人们听了她说的话莫明其妙。她回来时，普雷西奥莎仍在那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恳求法官延迟对他丈夫的起诉，以便将这件事通知安德雷斯的父亲。这时，那个吉卜赛老妇人胳膊下夹着一个小盒子回来了，她让法官和他的妻子跟她到另一间房间里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要秘密地对他们说。法官以为她要向他揭发吉卜赛人的一些偷窃行为，为了能更有把握地处理那个案子，他

立即和他的妻子跟着她来到他自己的房间。这时，吉卜赛老妇人双膝跪在他们俩面前，对他们说道，

“如果我要告诉您们的这些情况难以赦免我犯下的大罪的话，大人，夫人，那我就准备接受您们给我的一切惩罚。但是，在我向您们坦白之前，我想请您们告诉我，您们是否认识这些首饰。”

她拿出一个装着普雷西奥莎的首饰的盒子，把它放在法官的手上。他把盒子打开，看见一些小孩穿戴的首饰，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法官夫人看了看，也是莫明其妙，只是说：

“这是小孩的首饰。”

“您说得很对，”吉卜赛老妇人说道，“在这张折叠起来的纸上写着这是谁家孩子的东西。”

法官迅速打开那张纸，念了起来：

“此女孩名叫科斯坦莎·德阿塞维多·依德梅内塞斯，其母是堂娜·吉奥马尔·德梅内塞斯，其父是堂费尔南多·德阿塞维多，系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骑士。她在1千5百95年基督升天节那天上午8时失踪。姑娘当时戴的首饰全保存在此盒内。”

法官夫人还未听完上面写的这段话便认出了那些首饰，立即捧到嘴边，不停地亲吻起来，接着就晕了过去。法官还没来得及向那个吉卜赛女人打听他女儿的情况，便来到妻子身边。她苏醒过来后，问道：

“好心的女人，您真是个天使。眼下首饰的主人在哪里，我是说戴这些首饰的那个女孩子现在在哪里？”

“您问她现在在哪里，夫人？”吉卜赛老妇人答道，“她就在您的家里，那个使您们流泪的吉卜赛姑娘就是首饰的主人。毫无疑问，她就是您们的女儿，我是在纸上写的那一天从马

德里您们家里将她拐走的。”

夫人听到这里，立即甩掉了软木厚底鞋，急忙跑进普雷西奥莎待着的那个房间，看见那姑娘被她的侍女和女仆围着，仍在哭泣。她来到姑娘身旁，一句话也没说便迅速地解开姑娘的胸衣，看看在她的左乳头下方是否有一个像白痣一样的小小的斑记，那是她出生时便有的。她发现那个斑记已经大了，那是随着时间一起长大的。然后，她以同样的速度脱下姑娘的鞋袜，只见一只雪白如玉的脚，像是用车床加工制成的。她又发现了她想寻找的东西：那是在右脚最后两个脚趾的中间有一点肉连着，当姑娘小时，为了不给她带来痛苦，他们从没有想把它剪开过。左胸的斑记、脚趾上的那一小块肉和那些首饰，还有被拐的日期和那吉卜赛老妇人的自白，还有父母初见她时的狂与喜，这一切都使法官夫人在心底里确认普雷西奥莎就是她的女儿。于是，她搂抱着她，把她带到她丈夫和那个吉卜赛女人待的地方。

普雷西奥莎被弄得莫明其妙，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待她那么亲热，特别是当她被法官夫人搂抱着，并亲热地吻了她一下的时候。她依偎在堂娜·吉奥马尔温暖的身躯上来到了法官面前，夫人把她送到她丈夫的怀抱里，说道：

“老爷，欢迎你的女儿科斯坦莎吧，她就是你的女儿，你不必有丝毫的怀疑。她那连在一起的脚趾和胸上的斑记我都看过了，而且从我看见她的那一刻起，我的直觉便告诉我，她就是我们的亲生女儿。”

“我丝毫也不怀疑，”法官把普雷西奥莎搂在怀里，“我也有和你同样的感觉，再说，这么多事情不谋而合地同时发生，难道还不是奇迹吗？”

家里的仆人们都惊奇万分，他们互相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没有人能回答得上来。有谁能想象得到那个吉卜

赛姑娘就是他们家主人的女儿呢？

法官让他的妻子、女儿和吉卜赛老妇人对这件事保守秘密，直到公开宣布时为止。他还对吉卜赛老妇人说，他原谅了她的罪过，尽管她曾经拐走了他们的心肝宝贝。现在她又把她还给了他们，总算补偿了她的过失。令法官不安的是，她既然知道普雷西奥莎的身份，为什么还要让她和一个吉卜赛人结婚，而且这个人还是小偷、杀人犯。

“啊，我的父亲！”普雷西奥莎说道，“尽管他杀了人，但他既不是吉卜赛人，也不是小偷。他杀了那个侮辱了他的人，他别无他法，只有杀了那个人，才能表明自己本来的身份。”

“你说他不是吉卜赛人，我的女儿？”堂娜·吉奥马尔问道。

这时，吉卜赛老妇人简单地讲述了安德雷斯·卡巴莱罗的经历，说他是圣地亚哥骑士团骑士堂弗朗西斯科·德卡尔卡莫的儿子，原来的名字是堂胡安·德卡尔卡莫，他也是该骑士团的骑士，他在成为吉卜赛人时换下来的制服她还保留着。她还讲述了普雷西奥莎和堂胡安之间如何达成观察两年，再决定结婚还是分手的协议，赞扬了他俩的真诚和诚实，也称颂了堂胡安儒雅正派的人品。

法官夫妇对堂胡安的身世和他们女儿的失而复得感到无比高兴，他遂让吉卜赛老妇人去取堂胡安的制服。她照他说的去做了，不久，就和另一吉卜赛人拿着衣服回来了。

就在她去取衣服的时候，父母俩问了普雷西奥莎上百个问题，她回答得那么敏捷得体，即使他们没有把她当作女儿，也会非常喜欢她的。当他们问她是否喜欢堂胡安的时候，她回答说，只要看到他为了她甘愿屈就当吉卜赛人这一点就不能不让她感激他，爱他了。但如果她的父母不同意，那么她除了感激他外，不会有任何越轨的行为。

“好吧，我的孩子，”她父亲说道，“我想，为了纪念你的丢失和你的归来，你还是把你的名字普雷西奥莎保留下来吧。我作为你的父亲，一定要让你各方面都称心如意。”

这时，普雷西奥莎深深地叹了口气。她母亲很敏感地觉察到女儿的叹息是因为她爱着堂胡安，于是便对丈夫说道：

“老爷，既然堂胡安·德卡尔卡莫人品如此出众，而且又那么爱我们的女儿，我们就把她许配给他吧。”

他回答道：

“我们今天才得到她你就想让我们又失去她？我们要把她留在身边一段时间，她一旦结了婚就是她丈夫的人了，不属于我们的了。”

“你说的有道理，老爷，”她表示同意，“但是，你要下令把堂胡安放出来，他可能被关在某个牢房里。”

“他肯定被关在牢房里，”普雷西奥莎说道，“对一个小偷、杀人犯，特别还是个吉卜赛人，还能给他什么更好的待遇？”

“我要亲自去见他，不过，我要装作让他坦白交待的样子，”法官说道，“我还要再嘱咐你一句，太太，在我作出决定之前不要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的底细。”

他拥抱了普雷西奥莎之后便朝监狱走去。他独自一人走进关着堂胡安的牢房，不让任何人跟着。他见堂胡安双脚戴着脚镣，双手锁着手铐，甚至拴在脖子上的铁链也未松开。那是一间漆黑的牢房，但他已下令从屋顶上开了个天窗，让微弱的光线照射进来。看到他后，法官说道：

“这间牢房舒服吗？倘若我能像尼禄① 那样一下子便烧

---

①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出名。曾杀死母亲、妻子及老师塞涅卡。公元64年罗马城遭大火，传说是尼禄下令所为。

掉罗马城，就会把西班牙境内的吉卜赛人在一天之内一网打尽，那该有多好！告诉你，你这爱面子的小偷，我就是这个城市的法官，我来这儿是想要知道，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个吉卜赛姑娘是不是你的妻子？”

一听此言，安德雷斯以为这法官一定看上了普雷西奥莎，忌妒的情感又似涓涓细流在他身体内流淌。尽管如此，他还是回答道：

“如果她说我是她的丈夫，那就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她说我不是她的丈夫，那也是真的，因为普雷西奥莎是不可能说谎的。”

“她就那么诚实？”法官反问道，“作为吉卜赛女人，她这么诚实是很难得的。好了，年轻人，她说她是你的妻子，但是还从来没有答应嫁给你。她知道，根据你的罪行，你是会被判处死刑的。她求我在你死之前让她和你结婚，因为她为能做像你这样了不起的小偷的未忘人而感到自豪。”

“既然她这么说，那就劳驾您成全我吧。法官大人，要是和她结了婚，我作为她的丈夫会很高兴地去另一个世界的。”

“你一定非常爱她吧。”法官说道。

“是的，非常爱她，”犯人回答道，“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法官大人，我的罪已经定了，我杀了那个辱没我名誉的人。我爱那个吉卜赛姑娘，只要她爱我，我会很高兴地死去的。我知道上帝会赐福于我们，因为我们是那么真诚地履行着我们的诺言。”

“那么今天晚上我将派人来找你，”法官说道，“你就在我家里和普雷西奥希卡结婚，明天中午就送你上绞架，这样我就完成了法律要我做的事，也成全了你们俩。”

安德雷斯对他表示了感谢。法官回到家里，将他与堂胡安见面的情况告诉了妻子，还对她说了他准备做的其他几件

事。

在她父亲出去的那段时间里，普雷西奥莎向她母亲讲述了她的整个生活经历，说她一直以为自己是吉卜赛人，是那个老妇人的孙女。但是她一直把自己看成不是一般的吉卜赛女人，她能自己尊重自己。

她母亲让她说真心话，是否真的爱堂胡安·德卡尔卡莫。她眼睛注视着地面，羞答答地对母亲说，她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是吉卜赛人，和像堂胡安·德卡尔卡莫这样出类拔萃的骑士团骑士结婚，能提高自己的地位，而且亲眼看到他出众的人品和真诚的态度，她非常爱他。但是，正像她已经说过的那样，她完全听从父母的吩咐。

到了晚上，近10点钟光景，人们把安德雷斯从监狱里提了出来，给他去掉了脚镣和手铐，却仍用一根铁链从脚捆绑到他的全身。除了押送他的人外，他没有被任何人看见便来到了法官的家里，他们把他悄悄地带进了一个房间，让他单独待在那儿。不久，进来一个神父，让他进行忏悔，因为他第二天就要被处死了。安德雷斯从容地说道：

“我将心甘情愿地去死。但是为什么不让我先结婚？如果要让我结婚的话，那么，拿这个房间作新房就太糟了。”

堂娜·吉奥马尔知道丈夫的意图，她劝他不要过分地吓唬堂胡安，否则会把他吓疯的。法官觉得妻子的劝告有道理，便走进那个房间，叫出那个听堂胡安忏悔的神父，对他说他们要先让那个吉卜赛人和那个叫普雷西奥莎的吉卜赛姑娘结婚，然后再让他忏悔。他请神父祈求上帝保佑他们，因为仁慈的上帝常常会在干旱之时及时地降下甘露的。

这样，安德雷斯便来到一间只有堂娜·吉奥马尔、法官、普雷西奥莎和其他两个仆人在场的房间里。当普雷西奥莎看见堂胡安被用这么粗的铁链捆住身子的时候，吓得脸色苍白，

眼睛红肿，心脏剧烈地跳动，整个身子依偎在站在她身旁的母亲的胳膊上。母亲立即抱住了她：

“别惊慌，孩子，你即将看到的这一切将会令你满意的。”

她对父母要做的事一无所知，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吉卜赛老妇人也给弄糊涂了，而其他在场的人则在等着看事情的结局。

法官说道：

“神父先生，请您为这个吉卜赛人和这个吉卜赛姑娘主持婚礼吧。”

“如果不具备举行婚礼的必要手续，我是不敢从命的，教堂的结婚公告在哪里？我的主教让我主持婚礼的公文又在哪里？”

“恕我考虑不周，”法官说道，“我会让主教批准这桩婚事的。”

“那就等我得到通知后再来主持这桩婚事吧，”神父说道，“请您原谅，大人。”

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他不再说什么便拂袖而去，弄得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

“神父言之有理，”法官说道，“或许这是天意，让安德雷斯多经受一点折磨吧，不过，他肯定是要与普雷西奥莎结婚的，而这必须先得到教会的恩准，这就需要我们耐心地等待，时间会给痛苦的等待以良好的结果的。教会需要时间去了解安德雷斯的身世，了解他与普雷西奥莎是否般配，还要知道他是愿让自己成为安德雷斯·卡巴莱罗呢，还是想让自己重又成为堂胡安·德卡尔卡莫。”

安德雷斯听他说出自己的真名，便说道：

“原来普雷西奥莎不愿保持沉默，说出了我原来的身份。这或许是个好消息，但即使让我成为主宰世界的君王，我仍

是那么爱她。我别无他求，只求你们送我上天国。”

“既然你的品德如此高尚，堂胡安·德卡尔卡莫先生，我将让普雷西奥莎成为你合法的妻子。现在我把她交给你，把我家最珍贵的宝贝交给你，她就是我的生命，我的心肝。你要照你说的那样尊重她，因为我交给你的是堂娜·科斯坦莎·德梅内塞斯，是我的独生女儿，她不仅和你爱她那样爱你，而且她的出身丝毫也不比你逊色。”

安德雷斯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时，堂娜·吉奥马尔简单地讲述了她的女儿失而复得的经过，特别详细地谈到那个吉卜赛老妇人拐去的女儿身上的那些确凿的特征。听了堂娜·吉奥马尔的叙述后，堂胡安在惊叹之余，对这一喜讯感到十分高兴，他上前拥抱他的岳父母，称他们为父母亲。他还吻了普雷西奥莎的双手，她也流着眼泪请他伸出手来让她吻。

这个神秘的消息由在场的仆人很快地传了出去，那个村长——死者的叔叔知道他的复仇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法律是不会对法官的女婿进行制裁的。

堂胡安重又穿上那个吉卜赛老妇人替他保留的那旧衣服，他不但出了狱，获得了自由，而且铁链也换成了金项链。那些被抓的吉卜赛人也都被释放出狱。人们一片喜气洋洋。为了让死者的叔叔忘记怨仇，宽恕堂胡安，法官给了他2000杜卡多。堂胡安没有忘记他的挚友克莱门特，派人四处寻找，开始时音信全无，4天后打听到有关他的确切消息：他已登上了停泊在卡塔赫纳港口的两艘船中的一艘，已经启锚远航了。

法官告诉堂胡安，他确切地获悉他的父亲堂弗朗西斯科·德卡尔卡莫已被提名为他所在的那个城市的法官，他和普雷西奥莎最好在他的许可和祝福下举行婚礼。堂胡安说他将遵

照岳父大人的吩咐行事，同时，他再次表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和普雷西奥莎结婚。

主教准允了他们的婚事。由于法官颇得人心，在订婚的那天，城里张灯结彩，用斗牛、饮酒来加以庆祝。吉卜赛老妇人留了下来，因为她不愿离开她的孙女普雷西奥莎。

这些事情和吉卜赛姑娘就要结婚的消息传到了首都，堂弗朗西斯科·德卡尔卡莫知道了那个吉卜赛人就是他的儿子，而那个他曾见过的吉卜赛女郎就是普雷西奥莎。早先他得知儿子没去佛兰德斯时以为他失踪了，现在他原谅了儿子的轻率的做法，这不仅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美貌的妻子，更为重要的是他看到儿子将与像堂费尔南多·德阿塞维多这样一个既富有又显赫的绅士的千金小姐结婚，觉得非常体面。于是，他立即打点行装，赶赴穆尔西亚，以便尽快地看到他的儿子和儿媳。20天后，他来到了穆尔西亚。大家都异常兴奋，互诉别后之情。接着，举行了婚礼。城里有几位很不错的诗人即兴作诗庆贺这美好的姻缘和吉卜赛女郎非同凡响的美貌。颇有名望的波索大学士也挥毫作诗，留下了歌颂普雷西奥莎美貌的千古不朽的诗篇。

我还忘了叙说一件事：那个客店的痴情姑娘向警方承认，吉卜赛人安德雷斯的那桩偷窃案完全是诬告，同时，她还坦率地承认，由于她爱安德雷斯，她才这么做的，她承认那是她的过错，他是完全无罪的。还说，她为他们的结合而感到高兴。看来她的报复心被仁慈之情替代了。

（陈凯先译）

# 慷慨的情人

“啊，不幸的尼科西亚！你那可怖的废墟上还沾染着勇敢而不幸的守城勇士们的鲜血！你虽然无知无觉，但在这万籁俱寂之时我们尚能一起哀叹我们的不幸，也许我们在痛苦中作伴会感到某种安慰。断壁残垣啊，你可能还怀着这样的希望，期盼着有朝一日还能修复重建，尽管已不可能像在保卫城市的战斗中那样趾高气扬，傲然挺立了。但是，我却是多么的不幸！关在这肮脏狭窄的牢房里，我还有什么希望可言，即使回到我以前的境况中去，又能怎样呢？这就是我的不幸所在：自由时没有幸福，身陷囹圄时更无幸福，也不敢指望得到幸福了。”

说这番话的是一个丧魂落魄的基督教徒，他站在一个斜坡上，望着失陷的尼科西亚那倒塌的城垣发出了阵阵哀叹，他像是和它们说话，他将自己的痛苦与废墟的不幸作比较，似乎它们也能理解他。有些愁苦郁闷的人在神思恍惚之中常常会做出一些完全丧失了理智的事情，也会说出一些毫无意义的言辞。

这时候，从一个亭子（或帐篷，因为那

儿有 4 个帐篷)里走出来一个仪表堂 堂温 文尔雅的土耳其青年，他走到基督徒身旁对他说道：

“我敢肯定，里卡尔多朋 友，你一定是心 烦意乱才上这个地方来的。”

“的确如此，”里卡尔多(这就是那个基督徒的名字)说道，“不论我到何方，我的思绪都不 得安宁，看 了这儿的废墟更使我思绪万千。”

“你指的是尼科西亚的废墟?”土耳其人问道。

“你以为我还会指别的什么地方的 废墟呢?”里 卡尔多有些不耐烦了，“难道在我们眼前还有别的废墟不成?”

“如果你仔细看看这一切，”土耳其人继续说道，“你真会掉下泪来，因为两年前来到这个美丽富饶的塞浦路斯岛的人们还看到它处在安宁祥和的气氛中，居民们享受着海岛能够给予他们的一切人间幸福。而现在，岛上的居民们，一些人被驱逐流放，另一些人虽在岛上却身遭监禁，还有些人处境维艰，谁还能对他们遭到的灾难和不幸不感到痛心？我们还是不去说这些事情吧，因为说了也无济于事。我们来谈谈你的事吧，我想看看你的问题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好吧，现在，对我的好意你应该作出回答，看在我们俩是同胞，又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份上，我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如此悲伤。在一般情况下，遭到监禁就足以使世界上最乐观的人愁苦不堪，但我想你的不幸会更加深沉，因为像你这样豁达大度的人是不会被一般的不幸弄得垂头丧气的，恰恰相反，你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勇气。我知道，你不至于穷到拿不出将自己赎出来的赎金，而且你也不是被关在黑海的塔楼内的或许永远也得不到自由的重要的犯人。虽然你有希望得到自由，但你却仍然这么愁眉不展。从你悲痛欲绝的模样，不难想象出你的痛苦来自失去自由以外的某个原因。请你告诉我，我会

尽一切力量帮助你，也许我穿着这身我厌恶的服装来这儿帮助你，这正是上帝的旨意呢。你已经知道，里卡尔多，我的主人是本城的卡迪①，地位相当于本城的主教，你很清楚他有多大的权势，也很明白我在他身边能干出多大的事来。同时，你也不会不知道我是多么不愿意在干这个差使的时候死去，但在我不能再忍受下去的时候，我一定会大声地宣称自己笃信基督，尽管在我年岁很小尚不明事理时我已离开了基督教。我知道我的这番表白甚至会断送我的性命，但为了保持灵魂的纯洁，我宁可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我说的这一切都是想让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友谊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为了找到办法减轻你的痛苦，你必须把你的不幸告诉我，就像医生要求病人说出病因那样。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严守秘密。”

里卡尔多一直默默地听着他说话。这时他觉得他不得不作些解释了：

“事情果真被你言中了，我的朋友马哈穆德(这就是那位土耳其人的名字)!你猜到了我的不幸之所在，你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你应明白，我的自由已经完全丧失，我已不能改变我的不幸。我知道，人们都清楚我的痛苦的根源，但谁也不能找到解救办法，甚至也无法减轻我的痛苦。为了让你了解真情，我将尽量简单地将我的情况告诉你。但是，在你进入我的不幸这个令人困惑的迷宫之前，我想请你告诉我我的主人哈桑·巴哈在进尼科西亚以前在这原野上建造这些营帐、亭台楼阁的原因。他是作为总督，或称巴哈，来到尼科西亚的，土耳其人把总督称为巴哈。”

“这件事我现在就简单地告诉你，”马哈穆德说道，“你要知道，土耳其人有这么一个习惯：被任命为某个省份总督的

---

①阿拉伯语法官的意思。

人只有当他的前任离开了他居住的那个城市、并让他可以自由履行其职责时才能进城。新的巴哈上任后，前任总督得在营帐里等待新总督对他的政绩作出鉴定，进行鉴定时，前任总督不得拉关系，也不能行贿。鉴定写在羊皮纸上，用火漆封好后交给卸任的总督，由他呈递给苏丹庄严门①。鉴定由总理大臣和其他四位职位稍低的提督过目，就像我们这儿由皇家议会议长和法官来审议一样。根据鉴定的内容，作出惩奖的决定。若定他有罪，可以用金钱赎罪，以免去对他的惩罚。倘若总督既没有罪也没有受到奖励(这是最常见的情况)，那么他可以通过馈赠和送礼得到他渴求的更高职位，因为那时授官封爵不看一个人的能力，只看他的金钱。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卖。那些卖官鬻爵的人对买官的人大肆敲榨勒索，买官者将买来的职位随即卖出，即可赚到一笔钱款，然后，再买下能够得到更多好处的另一个职位。这个帝国的一切，正如我说的那样，是乱糟糟的，因此是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不过，我认为(我想这是事实)，我们犯的罪过也都算在这个帝国的帐上了，我是说那些和我一样肆无忌惮地亵渎上帝的人所犯的罪过都记在帝国的帐上了。上帝忘不了我，因为我造了孽。你的主人哈桑·巴哈，由于我刚刚对你说的那个原因，在城外住了四天帐篷。尼科西亚总督没有按时出来是因为他身体不适。不过，他现在身体好多了，今天或明天肯定就能出来，他将下榻在你还没有看见过的这个斜坡后面的那些营帐里，那时你的主人就能进城。以上就是对你向我打听的那件事情的回答。”

“好吧，现在你听我说，”里卡尔多说道，“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实现刚刚对你的允诺——简明扼要地把我的不幸讲给

---

①即土耳其苏丹统治时期的政府。

你听，因为我命途多舛，一言难尽。尽管如此，我将尽力在时间允许的范围里把一切都告诉你。在此之前我想问你是否认识我们家乡特拉帕纳的一位姑娘。她是全西西里最美的女人，名闻遐迩。饶舌的人都说她是空前绝后的绝世佳人，少数有见识的人也点头称是。诗人们写诗赞美她，讴歌她金黄色的头发、炯炯有神的眸子、玫瑰色的脸颊、珍珠般洁白的牙齿，还有红宝石似的嘴唇和洁白无瑕的脖子。她身体的各个部分和整个身躯都非常般配，显得十分匀称、十分和谐。她身上还洋溢出一种大自然的灵气和色调，那色彩看起来是那么自然、完美，即使是忌妒她的人也不可能在她身上找到任何瑕疵。啊，马哈穆德，我说到这儿你还不能告诉我她是谁，叫什么名字吗？我想你肯定知道她的名字，不然的话，你要么没有在听我 说话，要么 你在特拉帕 纳的时 候与世隔绝。”

“说实话，里卡尔多，”马哈穆德回答 道，“如 果你刚才用那么美妙的词藻描绘的姑娘不是罗多尔福·弗洛伦西奥的女儿莱奥尼莎的话，我就不知道她是谁了，因为只有她才享有你说的那种声誉。”

“正是她，马哈穆德！”里卡尔多说道，“我的朋友，我的幸福和痛苦都是她引起的。我的眼泪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都是为她而不是为我那失去的自由而无止尽地流淌的，我为她发出的叹息能震天动地，我赞美她的言辞使苍天都听腻了。就是因为她，你才以为我是个疯疯颠颠的人，或至少是个意志薄弱毫无用处的人。莱奥尼莎①对我来说是只母狮，对别的男人则是头温顺的羔羊。正是她使我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你要明白，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或至少从我懂

---

①莱奥尼莎在西班牙语中与“母狮”谐音。

事时起，我不仅爱上了她，还十分虔诚地崇拜她，为她效劳，好像天地之间除了她我没有别的神灵可以崇拜一样。她的亲戚和父母都了解我对她的感情，他们认为我俩若结合，定是桩美好的婚姻，所以从未有不安的表示，恰恰相反，据我所知，他们还多次劝莱奥尼莎嫁给我。然而她却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认识的阿斯卡尼奥·罗图洛的儿子科尔内利奥身上。他是一个衣冠楚楚、爱献殷勤的小伙子。他有一头卷曲的头发和一双柔软洁白的手，说起话来细声细气、忸怩作态。总之，他是个白皮嫩肉、满身绫罗绸缎的阔少。莱奥尼莎看不中我的相貌，因为科尔内利奥长得比我俊俏。她对我不断向她献的殷勤不仅不表示感谢，反而看不起我、讨厌我。尽管如此，我依然痴恋着她，我甚至想，只要她不把对科尔内利奥的偏爱流露出来(尽管这爱是真诚的)，即使蔑视我，看不起我，我心里也能忍受。当时，忌妒使我怒火中烧，她那鄙夷和厌恶的眼神更使我痛苦，这两种烦恼就像致命的瘟疫一样折磨着我。莱奥尼莎的父母没有对我表露他们的女儿对科尔内利奥的爱慕之情。他们以为(他们完全有理由这么以为)科尔内利奥一定会被她那无与伦比的花容月貌迷住，会娶她为妻，那样一来，他们就招了个比我更有钱的女婿，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将会发现他的人品不如我好，他的情感不如我真挚，他的品德不如我高尚。一天，就在我这么痴心妄想的时候，我获悉五月的一天，也就是比去年的今天还要早三天零五小时的时候，莱奥尼莎、科尔内利奥和他们的父母，以及他们的所有亲戚和仆人打算在阿斯卡尼奥家的花园里聚会。那花园濒临大海，位于通往拉斯萨利纳斯的大道旁。”

“我熟悉那个地方，”马哈穆德说道，“请你继续讲下去，里卡尔多，我曾在那儿住了 4 天，感谢上帝，那是美好的 4

天。”

“这点我早已知道。”里卡尔多说道，“我一听到那个消息，又气又恼，忌妒得难以自制，我终于丧失了理智，干了我将要告诉你的那件事。我跑到人们告诉我他们所在的那个花园。进去后，我见大多数人都在休息，科尔内利奥和莱奥尼莎则坐在离人们稍远一点的一株胡桃树下。他们怎么看到了我，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一看到他们的眼神，便两眼发直，像一尊雕像，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不一会儿，一股怒气从我胸中喷发出来，我全身热血沸腾，嫉火中烧，我的手在发抖，舌头发僵。人一生气就会打人骂人，然而，看见我面前那张秀丽的面庞，我的手举不起来，但我的舌头却因暴怒而说出了这样的话：‘啊，你这个无情地折磨着我的仇敌！现在你居然这么悠然自得，却让我沉浸在无休无止的痛苦之中。你这无情的女人，你就像常春藤一样去缠绕你所追求的那棵无用的树木吧，你快去梳你那个伽倪墨得斯①的头发吧，他正在温柔地向你求爱呢，你快投进你眼前的这个乳臭未干的少年的怀抱！我得到你的希望已完全破灭，让我那没有意义的生命赶快完结。高傲自负的小姐，难道你以为世上郎才女貌的准则会对你不适用？这个毛头小伙子自以为家境富有而目空无人，自以为英武洒脱而趾高气扬，自以为出身高贵而狂妄自大，但他年少无知，难道你以为他能够对爱情坚贞不渝？难道他会不知晓什么是无价之宝？他能懂得只有饱经沧桑的人才能懂的事情吗？你千万别这么去想（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就糟了），因为世上的好事莫过于办事始终如一，你若这样幼稚无知，就会受骗上当。须知年少者难贯

---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年少貌美，后被神祇取至天上为宙斯奉酒。

彻始终，有钱者易骄傲浮狂，高傲者啖名，貌美者骄矜，若以上几点兼而有之则愚笨狂妄，这正是万恶之源。而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你这么容易便得到了这个无价之宝，这宝物本应该属于心地善良的我，而不属于游手好闲的你。你为什么不从你躺着的花坛上站起来，挖去我这颗那么憎恨你的心？你不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你不想要我的命，而是因为你不懂得如何珍视命运赐予你的幸福。显而易见，你并不珍视你的幸福，你为了不弄脏你那身考究的衣服甚至都不愿站起来捍卫你的幸福，如果阿喀琉斯①也像你这样窝囊无能的话，奥德修斯②肯定不会劝说成功，③即使给他展示出精美的武器和锋利的大刀。你走吧，快走吧，去和你母亲身边的那些侍女们寻欢作乐吧。只有同她们作乐你才可以不弄乱你的头发，不损伤那双只适合戴柔软的丝线手套，却不会操利剑的双手。'

"科尔内利奥对我的这番言论无动于衷。他没有从他坐着的地方站起来，相反，他只是一声不吭，一动也不动地待在那儿，两眼直勾勾地像着了魔一般地望着我。由于我对他大声嚷嚷(就像你听见的一样)，在花园里散步的人们围拢过来，听见了我继续对科尔内利奥的训斥。他见人多势众也壮了壮胆(因为所有的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是他的亲戚和仆

① 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

② 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英雄之一。

③ 在阿喀琉斯9岁时，希腊的预言者卡尔卡斯就预见到特洛亚战争，而且知道没有阿喀琉斯参加就不能攻下特洛亚城。他母亲不愿让他参加，因为她知道阿喀琉斯在这次战争中虽能赢得不朽的名声，但却要在战争中牺牲，她把阿喀琉斯男扮女装藏在斯库罗斯岛上。后来奥德修斯等人知道他藏身的地方就扮作商人找来，他们把一些妇女用品摆在妇女们(其中有装扮成女人的阿喀琉斯)面前，把长枪和盾牌放在一边。突然响起一声战斗的呐喊，妇女们都惊慌而逃，而阿喀琉斯却操起武器去迎击敌人，这样就暴露了身份，只好答应请求，参加了特洛伊远征军。

人），准备站起身来。我在他尚未站起来之时便伸手拔出宝剑，向他和所有站在那儿的人刺去。但是莱奥尼莎一见到我那柄闪闪发光的剑便昏了过去，见到这一情景我感到更加愤怒，更加恼火，我不知道如何向你叙述当时的情景，他们人多势众，像对付一个疯子一样对待我，不过，他们仅仅在进行自卫。或许是我当时的运气好，剑术高超，也或许是老天爷想让我活下来，经受以后更大的磨难，因为我一个人竟然刺伤了我身边的七、八个人。科尔内利奥也亏得他动作敏捷，才从我手里溜了出去，这时，那些受到我攻击的人开始寻机反击，我被他们包围着，情势十分危急，这时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救了我的命，但是这比死了更糟糕，因为在意想不到的道路上，我不知还要经受多少次生死的磨难，事情是这样的，比塞尔塔①的两艘海盗船上的大批土耳其人突然出现在花园里，他们没有被海军炮塔上或掩蔽体内的哨兵发觉，便在附近的小海湾登陆。向我发起进攻的那些人一看见这些土耳其人，便立即扔下我四处躲了起来。土耳其人在花园里只抓住了三个人，而莱奥尼莎当时还处于昏迷状态。他们抓住我时，我已身负四处重伤，那是我杀死了4个土耳其海盗后，另外四个土耳其人把我打伤的，这种袭击方式是土耳其海盗的惯用伎俩，他们对这次抢劫的结果并不满意，他们上了船，朝大海驶去，很快就抵达伐比亚纳②。他们集合在一起清点人数，发现死去的4个人是被他们称之为'海鬼'的人，是他们中最受敬重的人，于是，他们便决定拿我来进行报复，海盗首领下令放下帆桁将我绞死。

"这一切都被已经恢复知觉的莱奥尼莎看见了，她见自己落在了海盗手里，一串串泪珠扑簌簌地落了下来，她弯曲

---

① 突尼斯北部港口。

② 爱琴海上最大的一个岛屿。

着双手，一句话也不说，聚精会神地听土耳其人说话，想弄懂他们说的是什么。这时一个划船的基督徒用意大利语对她说，海盗首领下令绞死那个基督徒(他用手指了指我)，因为他在自卫时杀死了 4 名最能干的海盗。莱奥尼莎听懂了他说的话，她有生以来第一次对我表示同情。她让那个苦役犯去劝土耳其人不要把我绞死，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得不到一大笔赎金了。她还请他们回特拉帕纳，因为他们在那儿可得到我的赎金。这是莱奥尼莎对我帮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忙，其实帮的是倒忙，其结果却反给我带来了更大的不幸。土耳其人听了那个意大利苦役犯的话，信以为真，他们不再恨我，反对我发生了兴趣。第二天早晨他们的船挂上白旗①，朝特拉帕纳驶去。那天晚上我经受的痛苦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倒不是由于我的伤口疼痛，主要还是出于对我那个残忍的'女仇人'落在那些野蛮人手中感到的担忧。

“正如我说的那样，我们抵达了港口，第一只海盗船进了港，另一只则泊在港外。不一会儿，港口便热闹起来，岸边挤满了基督徒。美男子科尔内利奥从远处望着船上发生的一切。不久，我家的管家来船上办理赎我的手续。我对他说，千万别考虑赎我的问题，应先去赎莱奥尼莎，那怕让我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此外，我还让他回到陆地上，去告诉莱奥尼莎的父母，由他出面办理赎他们的女儿的事，请他们不必插手。这时，海盗首领，一个名叫依苏福的希腊人要莱奥尼莎交付6千埃斯库多的赎金，要我交付 4 千埃斯库多的赎金。他说只有同时交了两个人的赎金他才会放人。我后来才知道，他要了这么大价钱是因为他看上了莱奥尼莎。他并不真心想让人将她赎走，只是想把我作为 5 千埃斯库多金币送

① 表示友好。

给平时要与他平分所得财物的另一只海盗船的首领，而他自己则以另外的5千埃斯库多将莱奥尼莎留下。这才是要索取1万埃斯库多赎金的原因。莱奥尼莎的父母亲因我管家已向他们作出由我支付赎金的承诺，没有拿出一分钱，科尔内利奥则连安慰她的话都没有说一句。这样，经过多次讨价还价，我的管家同意为莱奥尼莎支付5千赎金，为我支付3千埃斯库多。

“依苏福在他的同伙和他手下人的说服下同意了这笔交易，但是我的管家一时难以筹齐这笔巨款，他请求他们给他三天期限，让他变卖我的家产，以凑足赎金。依苏福闻听此言暗暗高兴，因为他想在这段时间里一定会有机会让这一笔交易成为泡影。于是他便回到伐比亚纳岛，说三天以后他再回去取钱。这时，恶运又一次降临到我头上，一个在岛的最高处值勤的土耳其哨兵发现在海上有6艘罗马人的帆船，他立即明白，它们不是马尔他的舰队便是西西里的舰队，他立即跑下去发出警报。在陆地上的土耳其人，此时有的在埋锅烧饭，有的在洗衣服，闻讯后都立即上船，启锚，以罕见的速度划船张帆，朝贝尔贝利亚驶去。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些船只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夜色笼罩下人人都感到十分恐惧。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马哈穆德，我的朋友，我在那次如此不心甘情愿的旅行中，是多么颓丧啊！第二天，当两只船在中午时分到达潘塔纳雷阿岛的时候，土耳其人上岸去‘补充给养’，就像他们常说的那样。当我看到首领们上岸去抢劫，并协商如何瓜分他们掠夺到的所有财物时，心里感到死亡离我愈来愈近。他们来到我的身边，商讨怎样瓜分我和莱奥尼莎了。依苏福把6个基督徒给了费塔拉（这是另一艘海盗船的首领的名字），其中4个人是划船苦役犯，两个人是漂亮的科西嘉小伙子。他把我也分给了费塔拉，而他

自己则留下了莱奥尼莎。费塔拉对此十分满意。我尽管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但是我一点也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我只知道他们在讨价还价，却不明白到底是怎样瓜分的。这时，费塔拉来到我身边，用意大利语对我说了几句，我这才恍然大悟。费塔拉说：'基督徒，你已经属于我了。他们把你当作2千埃斯库多金币给了我，如果你想获得自由，你就必须拿出4千，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我问他那个女基督徒是否也属于他，他回答说她不属于他，而属于依苏福，因为依苏福想让她成为摩尔人，并娶她为妻。他说的全是实话，因为一个划船苦役犯告诉我说，他懂土耳其语，他听见了依苏福和费塔拉的对话。我对我的主人说，请他把那个女基督徒要过来，我可以给他1万埃斯库多金币作为她一个人的赎金。他回答说那是不可能的，但他愿意让依苏福知道他愿出那一笔钱把那个女基督徒买下。或许是被金钱所打动，依苏福改变了主意，同意我拿钱来赎她。这样说定后，费塔拉便让他手下的所有船员立即上船，因为他想回到他的故乡贝尔贝利亚的的黎波里，而依苏福则决定去比塞尔塔。这样，他们就像发现了惧怕他们的大帆船或他们可以抢劫的船只一样，迅速地上了船。他们同时还觉察到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便更加迅速地行动起来。这时候莱奥尼莎还在岸上，我一直没有看见她，只有当我们上船的时候我才看到她。她的主人，也是她最新的情人用手搀着她，当她走上从岸上架到船上的软梯时，回过头来看了看我。这时，我正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痛苦。不知为什么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见了，接着我就昏倒在地上。后来人们告诉我，莱奥尼莎那时也昏了过去。人们见她从软梯上跌到了海里，依苏福跟着便跳了下去。将她从水中抱了出来。这是我在我的主人的船上时人们告诉我的。我失去知觉时他们把我抬上

了船，我苏醒过来后，发现莱奥尼莎不在这只船上，而另一只船正向另一个方向驶去，离我们愈来愈远。它带去了我的半个心灵，确切地说，是把我整个的心都带走了。我又一次绝望了，我诅咒我的命运，绝望地呼号着，我的精神都要崩溃了。我主人听见我在嚎叫，便大发雷霆。他拿起一根粗棍子威胁我说，如果我再不住嘴他就要揍我了。我只好强忍悲痛，停止了哭泣，心里想这样勉强压制自己心头的悲伤，很可能会使自己精神失常。然而命运之神将把我弄到这步田地还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它要毁掉我尚存的一线希望，甚至要让我彻底毁灭。就在这时候，令人恐惧的大风暴降临了，南风呼啸而来，吹打着船头，风势愈来愈大，我们无可奈何地将船掉过头去，让风对着船尾吹，听任船只随风飘荡，这样，船上人的生命已处于极度危险中。

“那海盗船船长准备绕到小岛的北侧，在那里避风。然而事与愿违，风刮得实在太大，虽然我们已经航行了两天，但狂风却在14个多小时里又把我们刮回到离我们出发的那个岛只有六七海哩的地方。我们无可奈何地向它靠拢，但我们的前面不是海滩，而是异常险峻的悬崖峭壁，船若撞到上面便会撞个粉碎。这时我看见另一只船就在我们旁边，莱奥尼莎就在那上面，为了不让船撞到岩石上去，船上所有的土耳其人和苦役犯人都在使劲划桨。我们船上的人也都拚命地划，而且划得更加起劲。那只船上的人由于劳累过度，已无力与风暴抗争，只好放下船桨，让船随风飘荡。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它向岩石撞去。撞到岩石上时船体发出一阵巨响，整条船撞成了碎片。夜幕开始降临，落水者的呼救声和我们船上的人因害怕落水而发出的惊叫声使船长发出的任何命令都无法听清，也无法执行。他们只知道不停地划着桨，还尽力让船头对着风头，另外他们还往海里抛下两个铁锚，用这个方法延

迟必将降临的死亡。虽然船上所有的人都怕死，但我却恰恰相反，因为我以为在另一个世界上我能看到不久之前才从这个世界离去的她。所以，这只船迟迟地不去撞击岩石，沉没海底，对我来说，反而像经历最痛苦的死亡那样漫长。海浪铺天盖地地朝船上袭来，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但我还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海浪，企望能从中发现莱奥尼莎的尸体。

“啊！马哈穆德，我一开始便答应你要把话说得简洁一些，我现在就不再向你详细叙述那个漫长而又痛苦的夜晚我遭受的惊吓与悲伤了。我只须告诉你，我那时是那么颓丧，那么精疲力尽，以致此时若死神来临，便会轻而易举地要了我的命的。

“天亮了，种种迹象表明更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临。这时，我们发现我们的那只船改变了航向，远离了那些礁石，来到小岛的一端。眼看船就要绕过小岛，土耳其人和基督徒都有了新的希望，获得了新的力量。6个小时以后我们绕过了小岛，遇到一处稍许平静的海面，这样我们便能更好地使用我们的船桨，将船划到岸边。小岛挡住了狂风，土耳其人准备上岸，他们要去看看前一天晚上撞上礁石的那只船是否还有部分碎片留在了岛上，我多么想见到莱奥尼莎的(哪怕已被撞碎的)尸体，并将它抱在我的怀里好好地看上一眼。命运既然不让我和她在一起，也应让我和她的尸体在一起，以安慰一下我痛苦的心灵。然而，就是这么小小的一个要求老天爷也不满足我，于是我请一个准备上岸的异教徒去查看一下，看看海浪是否将她的尸体抛到了岸边。但是，正如我刚刚对你说的那样，老天爷对我是那么无情，就在那个时候狂风又刮起来了。海岛也无法为船提供庇护了，费塔拉看到这种情况，他不愿违抗难以摆脱的厄运，便下令把前桅帆系在桅杆上，

扯起部分风帆，将船首对着大海，让大风吹着船尾，他亲自掌舵，让船在浩瀚的大海里随风漂泊，他知道这样船行不会受阻，船舷两侧的一支支桨一齐划动，所有的人都各就各位，分坐在划船板上和弓弩台上，只有那个监工把自己牢牢地系在靠近船尾的桅杆上，监视着那些苦役犯。船轻盈地向前急驶，在3天3夜的时间里它通过了特拉帕纳、梅拉索和帕莱尔莫，抵达了米西纳灯塔的附近。船里的人欣喜万分，岸上的人看见他们到来也都感到又惊又喜。

“我不想再向你唠唠叨叨地描述延续了那么长时间的暴风雨，我只想说，我们几乎穿过了西西里群岛，又饿又乏地来到了贝尔贝利亚的的黎波里。到了那里，我的主人还没来得及和他的海盗们瓜分抢夺来的财物，交给他们应得的一份，并上交给国王一份(这是他们的习惯)，他突然感到肋部一阵剧痛。结果，没过三天，他便进了地狱。不久，的黎波里总督占有了他的全部财产，但是土耳其皇帝派驻在那里负责处理死者善后的长官也是死者财物的继承人。于是，他们两个人分享了我的主人费塔拉的全部财产，而我便归了那时的的黎波里总督。15天以后，他被任命为塞浦路斯总督，我便随他来到这儿，丝毫没有打算让自己获得自由。他曾多次让我赎身，因为他手下的人曾告诉他我是个重要人物。但我从未作过这方面的努力，我曾告诉他，人们讲的有关我是个重要人物的话不是真的。马哈穆德，如果你想让我把事情的经过全都告诉你，那你必须知道，我不想再谈能引起我伤感的那些事情。我希望在莱奥尼莎死后使我难以安宁的那些想法和我的囚犯生活都一去不复返。如果说痛苦终有尽头，或痛苦会使受苦人死去，那么我的痛苦也会有尽头，因为我非常希望在短短的几天内让痛苦来结束我那早已不想延续下去的生命。

“啊，马哈穆德，我的兄弟，这就是我的不幸，也是我叹息、流泪的原因。请你想一想，这痛苦是不是发自我的内心深处，是不是会让我感到撕心裂肺般疼痛。莱奥尼莎死了，我的希望也破灭了，尽管我还没有失望，我还有一丝希望……还有……”

他说到“还有”一词时，舌头不听他使唤地停住了。他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就像人们常说的像断线般地往下流，流得地上都湿了。马哈穆德也跟着哭了起来。但在听了里卡尔多的不幸的遭遇而一时激动流了泪以后，他又开始竭力安慰他。可是里卡多尔打断了他：

“朋友，请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才能使我的主人和所有与我有来往的人都讨厌我，虐待我。他们若能这样对待我，再加上我内心的痛苦，我便能尽快地照我希望的那样结束我的生命。”

“我现在终于明白，”马哈穆德说，“人们常说的感觉到的事一定能表达出来，这是千真万确的，尽管有时候人们的感情难以言表。但是，里卡尔多，无论是你的痛苦如你刚才说的那样强烈，还是有些言过其实，我都希望你把我看作能够帮助你或能够安慰你的真正的朋友。我知道我年纪尚轻，又穿了这身并不讨人喜欢的衣服，我说的话很难让你信服，不过我也没有期待你能完全信任我。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不要因我年轻而瞧不起我，也不要因我感到自卑而不听我相劝。尽管你不愿别人帮助你，安慰你，但我并不会因此而放弃做有益于你的事情，就像医生对待病人那样：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人比我的主人——法官大人更富有、更有权势了（即使你的主人——即将上任的总督也远不如他）。既然如此，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和他一样是城里最有权势的人，因为我能借助他的势力办成我想

办的任何事情。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事，是因为我想让你成为他手下的人，能与我作伴。时间将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时间也将使你得到安慰，如果你愿意并能够得到安慰的话。往后我会离开这儿，去寻求更好的生活，或者到一个生活得更加安全的地方去。”

“马哈穆德，”里卡尔多说道，“我很感激你对我的友好相助，尽管我敢肯定你对我做任何事都不会对我有什么好处，眼下我们暂不去谈这些吧，我们到帐篷里去吧，因为我看到有许多人正从城里出来。毫无疑问，前任总督已来此地宿营，好让我主人进城上任。”

“正是如此，”马哈穆德说道，“请你到那边去，里卡尔多，你将看到欢迎仪式，我想你一定会感兴趣的。”

“那我们就去吧，”里卡尔多说道，“也许我还需要你帮一下忙，因为万一我主人那个看管囚犯的看守发现我不在，他会对我不客气的。他是投靠土耳其人的科西嘉人，对人冷酷无情。”

说到这儿，他们便停止了谈话，正好在前任总督到达时他们也来到了帐篷旁。新任总督走到营帐门口迎接他的前任。

阿里·巴哈（这就是刚刚卸任的总督的名字）在卫队的簇拥下走了过去。卫队有近5百人；他们在土耳其人占领了尼科西亚后担负守卫要塞的使命，他们排列成两行，一行手持火枪，另一行手握大刀。他们来到新任总督哈桑的门前，站在门的四周。阿里·巴哈躬身向哈桑致意，哈桑只稍许欠了一下身子以示回礼。然后阿里走进哈桑的营寨。土耳其人将哈桑扶上一匹披红戴绿的高头大马，把他带到帐篷旁。聚集在那块空旷的平地上的人们用他们的语言大声喊道：“苏里曼① 苏丹万岁，万万岁！哈桑·巴哈千岁！”他们不停地呼喊

① 指苏利曼二世（1494—1566）。

着，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然后，他们把哈桑送回阿里·巴哈去的那座帐篷。阿里·巴哈法官和哈桑单独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

马哈穆德告诉里卡多尔，他们单独在一起是在谈论如何处理阿里在城里执政时遗留下来的问题。过了不久，法官走到帐篷门口，大声地用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和希腊语宣布，凡是要求伸张正义，甚至状告阿里·巴哈的人都可以随意进帐，因为土耳其皇帝任命的塞浦路斯总督哈桑·巴哈将为他们伸张正义、主持公道。听到法官的宣告，卫兵们立即从帐篷门口散开，让想告状的人进去。马哈穆德示意里卡尔多跟他进去，由于里卡尔多是哈桑的奴隶，卫士们没有阻挡他。

这时，希腊的基督徒和一些土耳其人都走进去请求为他们主持公道，他们的事情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法官大人没有将状子转呈总督便自己加以处理了(既未经过辩证也无任何审理记录)。所有的案子，只要不涉及婚姻方面的事，法官都自作主张地凭着他的良心而不根据任何法律便立即予以裁断了。在这些野蛮人中间(在这些事情上他们确是野蛮人)，卡迪是位杰出的法官，他当机立断判案迅速。对他的判决一般不去上一级法庭上诉。

一个差役(也就是法警)进帐通报，说在帐外有一个犹太人携带一个非常漂亮的信基督教的女子来卖，卡迪令他们进来。差役出去将他们领了进来，那是一个模样儿体面的犹太人，一手拉着一位穿着柏柏尔族人① 服装的女子走了进来。她穿着得体，打扮入时，即使最有钱的菲斯 ②和摩洛哥的摩尔姑娘也不可能与之相比，她显得那么娇艳，任何一个非洲

---

① 非洲的土著居民。

② 摩洛哥古代的首都。

女子，即使是珠光宝气的阿尔及尔姑娘在她面前也会黯然失色。一块胭脂红的塔夫绸遮盖着她的脸，在她的脚脖子上，戴着两只脚镯子(在阿拉伯语里称为戴在脚上的手镯)，看起来是纯金的。她上身穿着一件薄绸衬衣，腕上戴着镶嵌着许多珍珠的金镯子。总之，她的服饰显得又高雅又华贵。

卡迪和总督一见到她便惊叹不已，他们二话不说便让犹太人揭去那位基督女子的面纱，犹太人顺从地做了，露出一张使所有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使他们无比喜悦的脸，它就像才从厚厚的云层中钻出的太阳，放射出耀眼的光芒，照亮了那些长时间在黑暗中盼望光明的人的眼睛。那位被囚禁的女基督徒的品貌就有这么俊美，她的风度就有那么潇洒高雅。然而，被这突然出现的绝色美人弄得摸不着头脑的还是那个可怜的里卡尔多，因为他发现这女子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冷酷无情的莱奥尼莎。他以为她已经死了，不知为她掉了多少次眼泪。阿里突然看见如此美貌的女基督徒心里一惊，早被迷恋住了。哈桑也同样被迷住了，就连卡迪也无法摆脱邪念的诱惑，他甚至比其他人更加神魂颠倒。他双眼直勾勾地盯着莱奥尼莎的那双漂亮的眸子。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三个人都动起了得到她占有她的念头。人们只要看到此时他们心中燃起的强烈欲念，便可知道爱的强大力量。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她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如何落到犹太人手里的，只是向犹太人询问她的身价。

贪婪的犹太人说她值4千多乌隆金币，也就是两千埃斯库多金币。他刚把价钱说出来，阿里·巴哈便说他决定将她买下，并让犹太人去他的帐篷取钱。这时，哈桑·巴哈也不愿放弃她，他决定即使要冒生命危险也要得到她。

“我也愿意出犹太人索要的4千多乌隆金币将她买下。如果不是阿里本人迫使我这么做，我是不会与他作对、拿出钱

去买她的。其实，这个楚楚动人的女奴隶将不属于我们中的任何人，而仅仅属于皇帝陛下。有鉴于此，我宣布：我以皇上的名义将她买下，我看现在还有谁敢从我手里将她夺走。”

“我就敢，”阿里不甘示弱，“因为我买她也是为了供奉给皇上，让我将她奉献给皇上最合适，因为我可将她很方便地送往君士坦丁堡，以博得皇上的欢心。如你所知，哈桑，我现在已无任何官职，（我一定在3年之内争取得到爵位）我有足够的时间办好这件事。而你有3年任期，今天刚刚开始你对这个富饶的塞浦路斯王国的治理。鉴于这个原因，又由于我首先提出买下这女奴，所以，尊敬的哈桑，你应该把她让给我。”

“把她献给我们的皇上，这是我当仁不让的职责，我做的一切都没有二心，说到如何将她妥善地送去的问题，我可以派我的官船将她送去，我的船员和奴隶会照顾好她的。”

阿里听了这番话，生起气来，他站起身来，手握着大刀说道：

“噢，哈桑！我定要将这个基督教女子献给我的皇上，是我先将她买下，无论如何你必须把她让给我。倘若你不同意，那么我将用这把刀来维护我的权利，惩罚你这个胆大妄为的人。”

卡迪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一切。此时他胸中的欲火和其他两位燃烧得一样强烈，他担心会失去这个基督教女子，便考虑如何才能使他们两个人平静下来，而他则不露声色地将那个女奴搞到手。这时，他站起身，走到两个人中间，说道：

“哈桑，请你不要着急，而你，阿里，也心平气和一些。我在这里听了你们的谈话后，我有个办法能使你们言归于好，并且还能使你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正像你们期望的那样，我们的皇上能得到供奉，还将对您们两位表示感激。”

他们都听从了卡迪的劝告，即使卡迪让他们去做更困难的事他们也不会推辞，因为他们那个阶层的人是非常尊重白发苍苍的老人的。于是，卡迪接着说道：

“你刚刚说，阿里，你想把这个基督教女子奉献给我们的皇帝陛下，哈桑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阿里，你还说你首先将她买下，因此她应该归你，而哈桑对此表示反对。尽管他没有说出反对的理由，但我以为他和你一样有自己的理由。毫无疑问，他与你同时产生了买下那女子的念头，而且你们都是为了同样的目的，你只是比他先说出了你的想法，但这并不应成为使他的良好愿望完全落空的理由，我想用以下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最为妥当：让这女子同时属于你们俩，当然，你们都得把她献给我们的皇上享用，由他来进行支配。购买女奴的办法是，你，哈桑，交付两千多乌隆金币，你，阿里也付两千。这女奴由我以你们两个人的名义送往君士坦丁堡。我在这里为你们调解，理应享有这份荣幸。这样，我将体面地、负责任地将她送去，向我们的皇上禀报这里发生的一切和你们两位效忠他的决心。”

这两个对那女奴一片痴情的土耳其人不知道也不能够对卡迪的那番话表示任何异议。尽管他们知道这样一来他们的愿望便会付诸东流，但也不得不照卡迪说的去办。他们俩此时还都怀着让卡迪满足他们的欲望的希望，尽管他们并没有这个把握。已经成了塞浦路斯总督的哈桑想送厚礼给卡迪，让他把女奴让给自己。阿里也筹划着怎样才能使他的目的得逞的办法。他们各自都觉得自己的计划能够得逞，便很痛快地同意了卡迪的主意。那个女奴便交给了卡迪，而他们每人各付给犹太人两千多乌隆金币。犹太人又说他卖的仅仅是女奴，不包括她身上穿的衣服，因为那身衣服还值两千多乌隆金币。他的话一点不假，因为那女子披在身背后和扎成辫子坠

在前额的头发上都缀着一串串珍珠。她的脚镯和手镯也镶嵌着大颗大颗的珍珠。她穿的是一件绿色的缎子长袍，上面用金线密密麻麻地绣着各种图案，所有的人都认为犹太人为衣服开的价并不高。卡迪为了表示出他和那两位总督一样慷慨，便说由他来支付这两千多乌隆，因为他希望这位女子穿着这身衣服去觐见皇上。那两位巴哈都认为这样做很好，因为他们俩都以为这女子和这些珠宝最终都会落到自己手里。

现在应该讲讲里卡尔多看见他心爱的人被卖时的心情和他随之而来的想法，以及当他看到他的心上人被人夺去时的恐惧。他不知这一切是梦还是现实，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觉得他眼前看到的这一切都不可思议，是不可能发生在她身上的。他这样想着想着，靠近了他的朋友马哈穆德：

“你不认识她吗，朋友？”

“我不认识她。”马哈穆德回答道。

“那么我告诉你，”里卡尔多说道，“她就是莱奥尼莎。”

“你说什么，里卡尔多？”马哈穆德问道。

“就是你听见的那样。”里卡尔多说道。

“那么请你不要作声，不要说出她是谁。”马哈穆德说道，“该你交好运了，这次她落到了我主人的手里。”

“我站出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你看这样做好吗？”

“不行，”马哈穆德说道，“你不要弄得她惊慌失措，你自己也不要心慌意乱。你既不要让人看出你认识她，也不要让人看出你已看见她，那样会坏了我的计划。”

“我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里卡尔多说道。

于是，他尽量避开莱奥尼莎的目光，而这时她正低着头呜咽着，堪与东方明珠相比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到地上。卡迪走到她身旁，拉着她的手，把她交给了马哈穆德，并让他将她带到城里，交给他的夫人哈利玛，关照她要将这姑娘看作

皇帝的女奴。马哈穆德奉命而去，让里卡尔多一个人留在那里。他盯着他的心上人，注视着这颗明星，直至这明星消失在尼科西亚城墙上的云彩里。他走到犹太人身边，问他那个信基督教的女囚徒是如何落到他的手里的，或者说他是从什么地方将她买下的。犹太人告诉他，他是在潘塔纳莱阿岛上从几个海上遇难的土耳其人手里将她买来的。正当犹太人想继续往下说的时候，两位总督派人来叫他了，原来总督们也想了解里卡尔多想知道的那些情况。于是，犹太人告别了里卡尔多，走了。

在从营帐到城里的路上，马哈穆德有机会用意大利语问莱奥尼莎是什么地方人。莱奥尼莎告诉他她是特拉帕纳人。于是，马哈穆德便问她是否认识那个城市的一个名叫里卡尔多的高雅富有的青年绅士，莱奥尼莎听他这么一问，长叹了口气，说道：

“是的，我认识他，我对不起他。”

“你怎么对不起他？”马哈穆德问道。

“因为他为我遭到了不幸，他也看到了我的不幸。”莱奥尼莎回答道。

“请问，”马哈穆德又问道，“您还认识不认识这个城市里的另一位温文尔雅的名叫科尔内利奥的绅士？他的父母非常有钱，他本人也很勇敢、慷慨、聪明。”

“我也认识他，”莱奥尼莎回答道，“我愿多说说我的过错，不想再去说里卡尔多。然而，先生，你是谁？你怎么会认识他们，又怎么会向我问起他们？毫无疑问，苍天可怜我，在我遭到了这么多磨难后，让您来安慰我。”

“我是帕莱尔莫人，”马哈穆德说道，“由于偶然的原因我才穿上这身与我过去穿的完全不同的衣服。我认识他们是因为几天前他们俩都落在了我的手中，贝尔贝利亚的黎波里的

以一些摩尔人抓住了科尔内利奥，把他卖给了一个土耳其人，后这个土耳其人又把他带到这个岛上，土耳其人是送一批货物来这儿的，因为他是罗达斯的商人。他很信任科尔内利奥，把所有的财产都托付给了他。”

“他一定会妥为保管的，”莱奥尼莎说道，“因为他原本就理财有方。但是，请您告诉我，先生，里卡尔多是如何来这儿的，他是和谁一起来到这个岛上的？”

“他是和一个把他从特拉帕纳海岸花园里俘获的海盗一起来的，”马哈穆德回答道，“他告诉我他们还抓了一个姑娘，但他从不肯说出她的名字，他在这儿和他的主人待了几天，他的主人要去阿尔梅狄纳城进谒穆罕默德的陵墓。在他们出发那天，里卡尔多病倒了。他的病很重，浑身无力，由于我们俩是同胞，他的主人就让他留在我这里，让我照料他，一直等他主人回来，如果他主人不回到这儿，就送他去君士坦丁堡，他主人到那儿后会及时通知我的。然而，老天爷对里卡尔多太不公平，他不幸的命运没有任何改变，在短短的几天里，他便一命呜呼了。他在弥留之际不断地喊着一个叫莱奥尼莎的名字，她就是他对我说过的比他自己的生命更加珍贵的姑娘。他还对我说，莱奥尼莎在她乘坐的帆船在潘塔纳莱阿岛遇难时淹死了。他对她的死十分悲伤，最后他是伤感而死的，我早看出他不是身体有病，他得的是心病。”

“请您告诉我，先生，”莱奥尼莎恳切地说道，“您说的这个小伙子是您的同胞，您们一定谈过许多次话，他提到了那个莱奥尼莎了吗？他谈到他和她是怎么被人抓走的吗？”

“提到过，他还问过我，”马哈穆德回答道，“在这个岛上是否见到过一个叫这个名字的基督教女教徒，他还告诉我她的特征，并对我说，如果她的主人知道她不像他想象的那么有钱，或者他已经把她玩腻了，想将她卖了，他倒很乐意将

她赎出来。只要赎金不超过三四百埃斯库多金币，他就很愿意这么做，因为他曾爱过她。”

“然而她不值得他爱，”莱奥尼莎说道，“赎金也不过是4百埃斯库多，里卡尔多为人很勇敢，很慷慨大方，也很谦恭有礼。愿上帝原谅那个促使他不幸去世的人，那个人就是我，我就是那个他以为已经死去并为之哭泣的不幸的女人。上帝有知，我多么希望他还活着，这样，我可以拿他对我的同样情感报答他。先生，正如我刚刚对你说过的，我就是那个被科尔内利奥的虚情假意蒙骗，并受到里卡尔多深深爱恋的女人，我经受多方磨难落到现在这悲惨的境地。尽管我的处境很难，但我得到上帝的保护，始终保持着我的贞操。所以，我即使穷困潦倒，也不悲伤。现在我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也不知我的主人是谁，更不清楚我的厄运究竟会把我带向何方。因此，我恳求您，先生，看在我们都是基督叛的份上，多给我一些帮助，告诉我如何才能对付这么多与我作对的人。”

马哈穆德告诉她，他一定会尽力帮助她，他将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帮助她。他还对她说，两位总督由于她的原因相互产生了不和，后来决定由他的主人卡迪负责将她带到君士坦丁堡去见土耳其皇帝塞林姆①。但是在这件事实现以前她应祈求上帝保佑（尽管他不是一个虔诚的基徒徒，但他仍相信上帝），上帝会为她安排好一切。他劝她要讨得他主人卡迪的妻子哈利玛的欢心，因为她在被送到君士坦丁堡以前都要待在她那儿，他还向她介绍了哈利玛的习性和其他对她有用的情况。接着，他将莱奥尼莎带到主人家，向哈利玛转

---

① 指塞林姆二世（1524—1574），在他父亲索利曼死后开始征服塞浦路斯（1571）。

达了他主人的口信之后，便让莱奥尼莎留在了那里。

这位摩尔妇女见姑娘如此端庄秀丽，便待她很好。马哈穆德回到营寨，向里卡尔多详细叙述了他和莱奥尼莎在一起时发生的一切，当他讲到莱奥尼莎听他说到里卡尔多已经死了的时候所流露出的感情时，里卡尔多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热泪。马哈穆德还告诉里卡尔多，为了试探一下莱奥尼莎对他的感情，他还编造了科尔内利奥被捕的故事。马哈穆德说，她听到这个故事时无动于衷，甚至对科尔内利奥感到恼火。听了这一切，原来无比惆怅的里卡尔多心头舒展了，他对马哈穆德说道：

“马哈穆德朋友，我还记得我父亲给我讲述的一个故事，你会发现它是多么离奇。你一定知道卡洛斯五世皇帝陛下曾给过他许多荣誉，而他则在战争中为他效尽犬马之劳。他告诉我，皇帝陛下御驾亲征，来到突尼斯海域，让海军占领了它。一天，当皇帝在营帐里的时候，有人给他送来了一个无比美貌的摩尔女子，就在那姑娘出现在皇上面前的时候，几缕阳光照进了营帐，使摩尔姑娘的头发变成了金黄色。头发散发的熠熠光辉能与金色的阳光相媲美，摩尔女子都是满头黑发，此事实属罕见。父亲说那时在营帐里有许多人，其中有两位绅士，一个是安达卢西亚人，另一个是卡塔卢尼亚人，他们俩都极富智慧，又都是诗人。那个安达卢西亚人一看到那姑娘便开始吟诗赞美她，他即兴念出了他称之为谣曲的诗句，这几句诗的韵脚颇为严格很难押韵，他念了五句便停了下来，没有将一首诗完整地吟出来，他想不出适当的韵脚将这首诗作完。站在他身边的另一位绅士听他吟了几句诗后突然停止，就好像怕对方剽窃了他的诗一般，便接着往下吟，以同样的韵脚将诗作完，这使皇帝非常愉快。当我看到无比美貌的莱奥尼莎走进巴哈的营帐时，我立即想到了那个故事。

阳光一旦照在了她身上，不仅它本身会显得黯然失色，而且整个天空的日月星辰仿佛也都失去了光泽。”

“你别再说下去了，”马哈穆德说道，“里卡尔多朋友，请你等一下，我担心你这样一个劲儿地赞颂莱奥尼莎的美貌，会出格的。仿佛你已不是个基督徒，而是个花花公子了。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把那些诗句（或者你所说的那些谣曲）念给我听，然后我们再谈点别的趣闻或有意义的事情。”

“那好，”里卡尔多说道，“我刚才说到第一个诗人作了五行诗，第二个诗人续了后五句，这都是即兴诗作，我现在就念给你听听：

太阳从小山上，
冉冉升起，
以其耀眼的光辉，
突然间照亮了我们，
使我们头晕目眩。
你的脸像一块
洁白无瑕的美玉，
你犹如穆罕默德
坚硬的长矛，
刺穿了我的五脏。

“这首诗听起来倒很悦耳，”马哈穆德说道，“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首诗了，我想你这人很会朗诵诗，里卡尔多，因为好的诗若朗诵不好，就缺乏激情。”

“不论是念挽歌”，里卡尔多说道，“还是唱赞歌，同样都是吟诗。好吧，现在我们暂且不谈这件事吧，现在请你告诉我，我们该干些什么，我尚弄不明白那两位总督在你送莱奥

尼莎去的时候他们在营帐里谈的事情，我主人的一个差役（也就是那个威尼斯人）告诉了我他们说的话，因为他当时在场，并且懂土耳其语。现在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想方设法不让莱奥尼莎落到土耳其皇帝手里。”

“这方面要做的第一件事，”马哈穆德建议道，“就是要想办法让你转到我主人手下，这样我们以后就能商量出适当的办法来。”

这时候，掌管哈桑的基督教囚徒的看守走了进来，带走了里卡尔多。卡迪和哈桑一起回到城里。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他们便写好了对阿里施政情况的奏本，将它用火漆封好，以便送交君士坦丁堡。不久，阿里走了，他拜托卡迪尽快将女奴送走，并写信禀告皇帝陛下，这样升官晋爵的打算便能实现了。卡迪虚情假义地答应了他，实际上完全不准备照他说的去做，因为他已经被那女奴迷住了。阿里满怀着可能实现的希望走了，而哈桑也并不感到完全失望。马哈穆德想办法将里卡尔多转到他主人手下。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对莱奥尼莎的朝思暮想使里卡尔多心中得不到一分钟的平静，他为了在见到莱奥尼莎以前不让她知道自己还活着，便改名为马里奥，但要见到她绝非易事，因为摩尔人的妒忌心很强，他们把女人的脸都用面纱遮盖起来，不让其他男子看到。但是他们并不忌讳让基督教男子看到她们的脸，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把这些基督徒看作是囚犯，不是真正的男人。

一天，哈利玛太太看见她的奴隶马里奥长得英俊潇洒，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是由于她丈夫已年老体弱，毫无激情，她很自然地便起了邪念。由于莱奥尼莎性格豪爽、举止稳重，很快就博得了哈利玛太太的青睐，又由于她将得宠于皇帝陛下，太太也很尊重她，喜欢把自己的心里话对莱奥尼莎讲。她告诉莱奥尼莎，卡迪带回了一个气质高雅

的基督囚徒，她一生中还未曾见过这么帅的美男子，据说他还是个“奇利比”①，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绅士，是和他的侍从马哈穆德来自同一个国家，她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才能让那个基督徒明白她对他的感情，却又不至于让他看不起自己。莱奥尼莎问她那个基督囚徒叫什么名字，哈利玛告诉她，他叫马里奥。莱奥尼莎听后，说道：

“如果他是位绅士，又来自他们说的那个地方，那我一定认识他。让我同他谈一谈，然后，我会告诉您他是谁，他是否能满足您的要求。”

“你说得有道理。”哈利玛说道，“星期五卡迪要去清真寺做礼拜，那时我就把他带到这里，你可以和他单独谈谈。如果你要把我的意思告诉他，请你用最巧妙的方式说出来。”

哈利玛对莱奥尼莎说了这番话以后没过两个小时，卡迪就把马哈穆德和马里奥叫到身边。就像哈利玛向莱奥尼莎倾吐内心的秘密一样，这个痴情的老头把自己的心思直截了当地告诉了他的两个奴隶，想请他们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他既能占有那个基督教女子又不得罪皇帝陛下。他还对他们说，他宁可自己死上一千次也不愿把她交给皇帝陛下。这个信教的摩尔人向他的两个奴隶倾诉了他内心的激情，但这两个奴隶内心却另有打算。最后，他们三个人商定，尽管马里奥不认识那女子，但他毕竟与她来自同一个国家，所以由他先去向她转达法官对她的爱慕之情，如果以这种方式不能达到目的，那么就强迫她就范，因为她已在他的手中。他若达到了目的，就说她已经死了，这样就可不必将她送到君士坦丁堡。

卡迪对他这两个奴隶出的主意十分满意，立即答应给

---

① 原意是摩尔人穿的带风帽的外衣。

马哈穆德自由，让他在自己死后继承他的一半财产。他还向马里奥作出许诺，如果他能办好这件事，他也会让马里奥获得自由，并赐予他钱财，让他回到自己的祖国，成为一个体面的有钱的人。如果说法官在作出许诺方面很慷慨大方，那么，两个奴隶更不甘示弱，他们甚至表示愿为他从天上摘下月亮，更不用说为他把莱奥尼莎弄到手了。不过，他们希望法官给马里奥提供与那姑娘说话的方便。

“马里奥需要提供什么方便就给他 提 供什么方便。”卡迪吩咐道，“我将设法让哈利玛回 娘家去 住几天，她的父母是信基督教的希腊人。等她一离开，我便让看门人放马里奥进她的房间，他什么时候想去都可以，我还要告诉莱奥尼莎，只要她愿意随时可以和她家乡的人谈谈。”

从这时起里卡尔多时来运转，吉星高悬了，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的主人为什么会这样做。法官首先对哈利玛采取行动，因为她作为一个女人，头脑简单，容易满足要求。那一天，卡迪对哈利玛说她随时都可以回娘家去休息些日子，住多长时间都可以。但是，由于她盼着莱奥尼莎会给她带来好消息，心中一直满怀着希望，因而她不仅不想回娘家，即使让她去穆罕默德的天堂她也不愿去。于是，她回答说她不想回去，等她想回去的时候会告诉他的，就是回去也要把那个基督教女奴带回去。

“这可不行，”卡迪不同意地说道，“皇帝陛下的贵人是不能给外人看见的，更不能让她和基督徒 说 话 了，你应当知道，将她送到皇帝陛下手中之前，应将她关在闺房里，不管她愿意不愿意，都要让她成为土耳其化了的女人。”

“但她会一直和我在一起的，”哈利玛辩解道，“她去我的娘家是不会有问题的。和我父母交谈交谈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长，不仍然是个循规蹈矩的土耳其

女人么。再说我回家最多也只待四五天，因为我会很想你，不会长时间离开你的。”

卡迪不再向她解释什么，因为他不愿引起她对他的猜疑。

星期五那天终于来到了。卡迪去了清真寺，他必须在那儿待上几乎四小时。哈利玛一见他迈出家门便叫来了马里奥。但是，看守院子大门的一个科西嘉基督徒不让他进去，只有当哈利玛向他大声呵斥的时候，他才放马里奥进去。马里奥心惊胆战地走了进去，好像要去同一大队敌人作战一样。

莱奥尼莎仍穿着她走进巴哈营帐时穿的那身衣服。她坐在通向楼上走廊的一个大理石扶梯的底部，脑袋靠在右手的手掌上，胳膊放在膝盖上，眼睛注视着与马里奥进来的那扇门的方向正好相反的地方。这样，当马里奥走进去的时候，她没有看见他。而马里奥则用目光扫视了一下整个房间，他发现房间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莱奥尼莎身上。一霎时，万千思绪涌上这个痴情的里卡尔多的心头，他又惊又喜，却又不知说什么好，他离她虽只有20步或稍远一点的距离，却又感到幸福离他还十分遥远。他既感到他是奴隶没有自由，但又对在这里能见到她而感到庆幸。他怀着这些相互矛盾的想法缓缓移动着。他既激动又害怕，既高兴又担忧，既胆怯又坚定，当他慢慢地走到房子中央(那里就是他的欢乐，他的幸福所在)的时候，莱奥尼莎回过头来，注视着他的眼睛，而他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他们俩的目光相遇时都流露出各自心灵里感受到的情感。里卡尔多站住了，他已无力再朝前迈一步，而莱奥尼莎从马哈穆德的叙述中，原以为里卡尔多已经死了。当她见他出乎意料地活着时，满怀恐惧地待在那儿，既不敢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也不敢转过身去。她向后退了四五级楼梯，从怀里取出一个

小十字架，对着它亲吻了好几次，并不停地用手划着十字，好像有某个幽灵或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怪物在看着她一样。

里卡尔多从痴迷中清醒过来，他明白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莱奥尼莎，她的所作所为是他惊恐不安的真正原因。他对她说道：

“啊，美丽的莱奥尼莎！马哈穆德告诉了你我的死讯，这不是真的，我对此深表歉意。我当初是怕你还会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地对待我，因为只有那样做才能使我消除疑虑。请你不要激动，小姐，请你走下来吧，如果你有勇气就走到我这儿来吧，你会明白我不是幽灵，我是里卡尔多呀，莱奥尼莎，就是你让他有多幸福他便会有多幸福的里卡尔多。”

这时，莱奥尼莎将手指放在嘴前，里卡尔多立即明白，这是让他不要说话或让他小点声说话的手势。他鼓了鼓勇气，走到她身旁，听见她这么对他说道：

“你说慢点，马里奥，我想你现在叫这个名字吧。你不要说我们不该说的事情，你要知道，我们的谈话要是被别人听见，我们就永远也不能再见面了。我想，我们的女主人哈利玛在听我们谈话，她对我说，她很喜欢你，让我为她牵线，以满足她的欲望。倘若你真的愿意这么做，那么你在肉体上可以比在心灵上得到更大的满足。如果你不愿意，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也得应付她一下，免得辜负她已向你坦露的心愿。”

听到这里，里卡尔多说道：

“我从来没有想过，也不可能想像得到，美丽的莱奥尼莎，你会让我去做这样不可能做的事情，你让我做这件事，真令我失望。一个诚实、真诚的男子难道就会作出如此轻浮的举止？不过，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事情应该去做，或者能够去做，那么我就照你吩咐的那样去做，因为你是我意志的主

宰。然而我知道你这样说，也是出于不明真情，因为你并不了解这位太太，你并不知道你究竟在为她做些什么。但是，为了不让你说我第一次为你办事便不听从你的意愿，我只好违心地去做我不该做的事情，我就照你说的那样，去满足你和哈利玛的愿望。但这只是为了应付应付她，因为我这样做了才能再次见到你。这样，你可按照你的意愿去对她作出答复。这样一来，你就有了见我的理由，也会知道我对这位太太仅仅是逢场作戏而已。即使我像以往许多次那样将我的心都掏给你，我也很难表达我对你的一片心意。现在，我请你简单扼要地告诉我，你是如何从海盗手里逃出来，又怎样落到将你卖掉的那个犹太人手中的。”

“要讲述我的不幸，”莱奥尼莎答道，“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还是简单地告诉你。你知道，我们分开一天后，依苏福的船被一阵飓风吹回到潘塔纳莱阿岛，在那儿，我们看到了你们的那只船。我们的船失去了控制，撞到了岩礁上。我的主人眼看他的末日就要到来，立即将两只水桶里的水倒掉，用盖子盖严，并用绳子将两只桶捆在了一起，他将我放在两只桶中间，他自己则脱光了衣服，抱起了另一只桶，并把自己用绳子捆在了桶上，还用这根绳子套在我的两只桶上。接着，他鼓着勇气跳进海里，他想把我也拉下海去，但我却没有勇气往海里跳。这时，一个土耳其人把我推了一下，我也就随依苏福掉进了大海。我当时失去了知觉。当我苏醒过来时，发现我已在岸上，两个土耳其人用胳膊抱着我，让我嘴朝下躺着，吐出灌进肚里的大量海水。我惊恐万状地睁开了眼睛，只见依苏福在我身边，他的头已血肉模糊了。后来我才知道，当他到达岸边的时候，脑袋撞在礁石上，当场就送了命。那几个土耳其人告诉我，他们拽着那根捆住两只木桶的绳子，才把我拉上了岸。那时我都要淹死了。那条遭难的船

只只有八个人幸免于死。

“我们在岛上待了8天，那些土耳其人很尊重我，把我当作他们的妹妹，甚至比对妹妹还要好。我们躲在一个山洞里，土耳其人不敢出去，因为担心被在岛上的一支基督教军队俘获。他们用被海浪冲上岸的已被海水浸泡过的饼干充饥，晚上他们还去废船上搞些吃的东西。那支基督教军队没有队长，他在几天前死了，他们总共只有20人。这个消息是我后来从一个被土耳其人抓住的小伙子那里知道的，他是去岸边捡贝壳时被土耳其人抓住的。8天以后，一艘被摩尔人称作商船的三桅船驶向海岸，那些土耳其人看见了，便都从他们躲藏的地方跑出来，向那艘船打信号。那船愈驶愈近，船上的人已能辨认出向他们呼救的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向摩尔人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摩尔人便把他们接到自己的船上，那只船上有一个腰缠万贯的犹太商人，那艘船上的货物(甚至还有更多的货物)都是他的，都是从贝尔贝利亚运往莱万特的布料、桌布和其他的商品。那些土耳其人要去的黎波里，在路上他们把我以两千多乌隆金币卖给了犹太人，若不是犹太人看上了我，他是不会出那么大价钱的。

“土耳其人在的黎波里下了船，船又继续航行。那个犹太人开始死乞白赖地缠着我，向我求欢，但遭到我的痛斥。眼见他的目的不能得逞，他便决定只要有可能就把我卖掉。他本打算去奇奥岛卖他的货物，但当他得知阿里和哈桑两位总督在这个岛上的时候，他就准备在这里把货物卖掉，同时也准备把我卖给他们当中的一个。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才把我打扮成那个样子好引起他们的兴趣，让他们将我买下。我知道卡迪将我买下是要把我献给土耳其皇帝，对此我很害怕。在这里我还听到了关于你的死讯。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相信的话)，那时我心里很难过。当时，与其说我对你的

死讯感到遗憾，还不如说我对你感到羡慕。说这话并不是盼你死，也不是因为我对你太薄情，太不会知恩报德，我是羡慕你能这样以死来了结你那悲惨的遭遇。”

“你说的不错，小姐，”里卡尔多说道，“‘死亡’没有阻止我再见到你，现在我更加珍视我能见到你的这一幸福时刻。对我来说，这一幸福的时刻比起以往任何能满足我的愿望的时刻更为珍贵，我来到我的主人卡迪这儿所费的周折并不比你经受的折磨少，他从你这儿要得到的东西和哈利玛想从我这儿得到的完全一样。他让我来转达他对你的感情。我答应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讨好他，而是想和你好好地谈一谈，想和你，莱奥尼莎，讨论一下我们的不幸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现在你迫不得已充当牵线人，而我也得做那件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做我最不愿做的撮合人。为了不失去你，我愿付出自己的生命，而现在我特别珍视我能见到你的这个幸运的机会。”

“我不知该对你说什么才好，里卡尔多，”莱奥尼莎说道，“也不知道如何才能走出你所说的迷宫，因为我们这幸运的相遇已使我们置身于这迷宫之中了。我只想说我们必须做我们从来也不愿做的事情：逢场作戏，弄虚作假。也就是说，我要对哈利玛编造点你的谎言，既要让她听了高兴，又不能使她失望。你也要在卡迪面前说说我的态度，话要说得既能保证我的名誉不受侵犯，又要让他信以为真。现在我把我的名誉交到你的手上，你完全应该相信我的为人，因为我经历的那么多坎坷和苦难都没能使我屈服。我们以后见面很方便，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你一定再也不要对我提起你的那项‘使命’，只要你再提一句，我便立即不再见你，因为我不愿你把我看得那么轻浮，以为我为了自由会和那法官干出那种事来。在上帝的保佑下，真金不怕火炼，我会更加纯洁无瑕，

请你相信我对你说的话。你不要再用鄙夷的目光看我，因为我要告诉你，里卡尔多，我以前一直以为你骄矜自持，孤芳自赏，甚至还觉得你目中无人。坦白地说，我误解了你，眼前的事实使我恍然大悟，使我了解了真情。我应真诚地对待你，愿你和上帝同在。你走吧，我担心哈利玛在偷听我们的谈话，她懂点西班牙语，至少她会猜得出一些常用词汇的含意。”

“你说得对，小姐，”里卡尔多说道，“我十分感谢你对我的启示，我也感谢你让我能见到你。正如你说的那样(事实或许 也 会让你明白)，我的为人十分坦荡豁达，对你的爱是那么真诚，那么自惭形秽。毋庸置疑，我对你做的一切都是真心实意的，你不可能设想还有比我对你的爱更真挚的爱了。至于如何让卡迪感到高兴的事，你就放心吧，我相信你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让哈利玛感到高兴的。小姐，你要知道，我见到你后，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希望，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获得我们渴望的自由。我就说到这儿，愿上帝与你同在，我以后再告诉你我离开你(或者说是他们迫使我从你身边离开)以后如何落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坎坷经历。”

他们说完这些话便分手了。莱奥尼莎对里卡尔多办事干练、干脆的作风感到满意，里卡尔多听了莱奥尼莎亲切的言语也感到十分高兴。

哈利玛关在自己的房间里，祈求真主保佑莱奥尼莎顺利完成她交给她的使命；卡迪则在清真寺里像他妻子那样向真主祈祷着，他等着去和莱奥尼莎谈话的奴隶带来回音，而为了让马里奥能见到莱奥尼莎，即使哈利玛在家，他也要让马哈穆德为里卡尔多提供方便。莱奥尼莎给哈利玛回话，说马里奥将会尽力满足她的要求，这使她充满了希望，更加企盼得到不光彩的爱情。但是，莱奥尼莎又说马里奥希望在他非常想

做的这件事情实现之前，请她等两夜，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想向上帝祈祷，求上帝赐予他自由。哈利玛很理解她亲爱的马里奥提出的请求，答应在他说的这段时间内将按照他的意志给予他自由。于是，她请莱奥尼莎转告马里奥，请他尽可能缩短等待的时间，她会为他支付卡迪需要的赎金。

里卡尔多在向他的主人通报消息以前，先去找马哈穆德商量该如何向卡迪禀报。他们俩商定，既不要使卡迪绝望，又要劝他尽快将莱奥尼莎送往君士坦丁堡。他们认为，应告诉卡迪，他可以在路上或以好言相劝，或以暴力威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对皇帝陛下许下的诺言，最好能再买一个女奴，让莱奥尼莎在旅途上装病，在一个夜晚将买来的女奴推到海里，谎称献给皇帝陛下的女奴莱奥尼莎死了。他们对卡迪说，这样做是完全行得通的，而且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他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而且还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之后，为了继续满足自己的欲望，他还可以采取更有效更合适的办法。这个年老可怜的卡迪实在太昏庸了。只要能满足他的欲望，即使再对他编造上千句谎言他也会信以为真，他还真以为他们对他说的这些话会给他带来好运道呢。此时，哪怕这两位顾问想乘他上船之机要把他处死，他都不会怀疑。他们又向卡迪列举了届时会产生的困难，就是说他的妻子哈利玛会不让他去君士坦丁堡，如果他不带她去的话。但是，对这个问题他很快就找到解决的办法：他可以带妻子去，这样，他们可以不用再买替莱奥尼莎落海的女奴，就让哈利玛去替她死好了。这样法官便可以摆脱这个比死亡还要可怕的女人了。

卡迪很快想出了这个主意后，马哈穆德和里卡尔多立即同意了，他们决定照此办理。就在那同一天，卡迪告诉哈利玛，他想去君士坦丁堡，把那个基督教女子送给皇帝陛下，

他希望皇上能开恩赐封他为开罗或君士坦丁堡的大法官。哈利玛对他说，她觉得他的想法很好，但请他将里卡尔多留在家里。但是，当卡迪向她表示，他将把里卡尔多和马哈穆德同时带走时，她便改变了主意，收回了她不久前说的话。最后，她说，如果他不带她一起去，她就绝对不让他走。见她愿意一同去，卡迪很高兴，因为他想这样他便很快可以甩掉套在他脖子上的这副沉重的枷锁了。

这时候，哈桑·巴哈不停地给卡迪送礼，要求卡迪把女奴交给他，还许以重金相酬，他还答应用两千埃斯库多赎回他已经送给了卡迪的里卡尔多。此外，他还向卡迪透露，他打算用同样的办法在把女奴送往皇帝陛下的途中造成她不幸身亡的假象来欺骗皇上。见到哈桑·巴哈又是送礼，又是许诺，卡迪决定将他的行期提前。他看到哈利玛不断从中作梗，哈桑又来纠缠不休，便让人在20天时间里准备好了一只15排划桨的双桅帆船，并配上一大批精明的水手，其中有摩尔人和一些信基督教的希腊人。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都装上了船，哈利玛也没有再把她的值钱的东西留在家里。她还请她丈夫准许她带她的父母同行，让他们去君士坦丁堡看看。哈利玛的目的和马哈穆德的打算不谋而合，她想在旅途中和马哈穆德、里卡尔多一起谋反。她打算上了船以后才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们，这就是说，她打算到信仰基督教的国度里去，重新成为基督徒，并和里卡尔多结婚。她以为，里卡尔多见她带了那么多财产，又成了基督徒，是不会不娶她为妻的。

在这段时间里，里卡尔多又一次见到了莱奥尼莎，他把整个计划都告诉了她，她也把哈利玛和她见面时谈的打算告诉了他。他们互诉了衷肠，一起祈求上帝的保佑，并等待出发的那一天。出发的那一天，哈桑带着他所有的士兵把他们送上了船，他一直等他们扬帆起航，注视着他们完全离去。

这个痴情的摩尔人的一声声叹息似乎有力地鼓起了风帆，让船只渐渐远去，带走了他的心。很长时间以来，他对那姑娘的相思之情使他不得安宁，他想他一定要采取行动，才能避免自己被胸中燃烧的欲火吞噬掉。现在他要把他长时间以来制定的计划付诸实施了。他在另一个港口准备了一只16排桨的船，船上安置了50名士兵，都是他的朋友和熟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和赏赐。他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命令他们出海拦截卡迪的那艘船，夺取船上的财物，并把除了那个女奴莱奥尼莎以外的人全部杀掉。他只要把她留下就行，因为她胜过双桅帆船上的所有财产。他还命令他的士兵将她藏起来，不要让任何人察觉她的失踪。对财物的贪心使士兵们脚下仿佛添上了翅膀，心理增添了勇气。他们清楚地知道，那条双桅帆船几乎没有任何防御力量，船上的人也没有携带武器，他们丝毫也不会想到会遇上这种情况。

双桅帆船在海上航行了两天，但对卡迪来说，似乎已过了两个世纪，因为在第一天他就想实现他的愿望，但是他的两个奴隶劝他最好还是等莱奥尼莎“生了病”再说，等她生了病以后他们就有根据说她死了。但卡迪恨不得她突然“死”掉，让这一切赶快都结束掉，还把他的老婆也“打发”走，这样，才好平息在他的五脏六腑内燃烧的欲火。然而，他最后仍不得不照他的两个奴隶的意思去做。

在船上，哈利玛向马哈穆德和里卡尔多坦述了他的计划。他们准备过了亚历山大海口① 或者在进纳托利亚的城堡时将计划付诸实施。但是，由于卡迪心急如焚地想满足自己的欲望，他们决定一旦时机合适便提前采取行动。一天，在航行了6天以后，卡迪认为莱奥尼莎“生病”的时间已足够了，便

---

① 指特洛亚角。

命令他的奴隶于第二天把他老婆干掉，并把尸体装殓好后扔进海里，就说那就是献给皇帝陛下的女奴。

天亮了，按照马哈穆德和里卡尔多的计划，这一天要么是他们成功的日子，要么是他们的末日。他们发现有一艘船正荡桨扬帆朝他们驶来。他们担心船上的人是信基督教的海盗，这对他们(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摩尔人)都不是件好事情。倘若是海盗，摩尔人将会成为囚徒，基督徒尽管会获得自由，却会被洗劫一空。但马哈穆德和里卡尔多只要莱奥尼莎和他们自己能获得自由，便感到满足了。然而，他们又担心海盗们的肆意妄为，因为从事这种勾当的人，不管他们来自哪个民族，不管受何种行为准则的制约，他们从来都不会改变他们凶残和贪婪的本性。于是他们决定进行自卫，他们继续划着桨，并拿起一切可以自卫的武器。不一会儿，那艘船就横冲直撞地驶来，在不到两小时的时间里，朝他们开了几炮。他们见此情景便放下船帆丢了船桨，拿起武器，严阵以待。尽管卡迪让他们不要害怕，说那只船也是土耳其人的，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伤害。他下令在船尾的桅杆上挂上一面求和的白旗，让那些向这艘毫无自卫能力的双桅帆船进攻的穷凶极恶、利欲熏心的人能发发慈悲。这时，马哈穆德回过头去，又看见一只大帆船从西边驶来，他觉得这是一艘20排桨座的帆船。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卡迪，几个坐在桨位上的基督徒说那只船是基督徒的。这一情况的发生更令他们迷惑不解，使他们更加恐惧。他们都楞住了，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惊恐万状地等待着命运的安排。

我以为卡迪那时十分狼狈，真后悔自己离开了尼科西亚。然而那第一艘船的进攻很快使他清醒过来，因为那只船丝毫也不理会那面白旗，也不尊重他们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向他们发起了攻击。那只船来势汹汹，几乎把卡迪撞下海

底。这时，卡迪看清了进攻他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尼科西亚的士兵，他猜到了他们的目的，顿时觉得自己全完了，一定必死无疑了。若不是那些士兵准备实行先抢劫财物后开杀戒的办法，船上的人肯定都活不成了。正当他们准备动手抢劫的时候，一个土耳其人大声喊道：

“快开火，士兵们，一艘基督徒的船向我们发起进攻了。”

情况的确如此，因为卡迪的双桅帆船上的人发现那只带着基督教徒的标记和旗帜的船开了过来，他们猛烈地向哈桑的那只船发起了攻击。在他们尚未遭遇时，站在船头的一个人用土耳其语问对方是谁的船，对方回答说是塞浦路斯总督哈桑·巴哈的船。

“你们身为穆斯林，”土耳其人指责说，“竟敢攻击、抢掠这只官船？尼科西亚法官卡迪就在船上。”

对方回答说他们只知道执行让他们拦截该船的命令，因为作为士兵和下级他们的职责就是服从命令。

那第二只装扮成基督教徒乘坐的船的船长对对方的回答很满意，他不再去进攻哈桑的那只船，转而向卡迪的船驶去。刚一交火便杀死了卡迪船上的10名土耳其人，于是，他们的士气大振，动作更加迅猛。但是当他们刚刚登上那只船，卡迪立即认出了进攻他的人并不是什么基督徒，而是爱上了莱奥尼莎的阿里·巴哈。他为了得到她，和哈桑一样怀着鬼胎等待着他的到来。为了掩饰其真实身份，他让他的士兵穿上基督徒的服装，这样他的行动就显得更加诡秘。卡迪熟知这两个情人和背信弃义之徒的伎俩，开始大声地斥责他们的可耻行径：

“你到底想干什么，阿里·巴哈？你这个背信弃义之徒，你身为穆斯林（也就是土耳其人）怎么竟敢扮作基督教徒来谋害我？你们，哈桑的背信弃义的士兵们，究竟是谁让你们来

干这无耻的勾当？难道为了满足你们的淫欲竟敢反对皇帝陛下？”

听了卡迪的这些话，所有的人都停止了攻击，他们对视了一阵，发觉他们都相互认识，因为他们本都隶属于一个司令部，在同一面旗帜下效力。他们听了卡迪的话后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迷惑不解，他们已完全丧失了斗志，把刀插进了刀鞘。只有阿里不顾一切地扑向卡迪，朝他头上砍了一刀，要不是卡迪头上缠着厚厚的头巾，肯定会被劈成两半。即使这样，他仍被打翻在地。卡迪倒在地上后，骂道：

“啊，多么残忍的叛徒，你这个背叛真主的孽种！难道真的没有人来惩罚你的残忍和你的倒行逆施？你这胆大妄为的家伙，竟敢对你们的法官动起手来，居然要杀害穆罕默德的使臣？”

哈桑的士兵们听到卡迪对阿里的声声严词质问，担心阿里的士兵会从他们手里把已经属于他们的猎物夺回去，便决定孤注一掷，采取行动。他们中的一个人领了头，其余的人跟着向阿里的士兵冲杀过去。他们的行动是那么迅速果断，充满了仇恨，在很短的时间里消灭了多名敌人，尽管对方的人比他们要多。剩下的那些人清醒过来后，决心为他们的同伴报仇，进行了反扑。最后，哈桑手下的人只剩下了4个，而且还都受了重伤。

躲在船尾的里卡尔多和马哈穆德不时地从船舱口探出头来看看眼前发生的这一场内讧，他们想要知道这场厮杀究竟何时才能结束。他们发现土耳其人几乎都死了，活着的也都受了伤。现在他们可以很容易把他们都干掉。里卡尔多，马哈穆德还有哈利玛的两个表弟(哈利玛叫他们上船来帮忙的，一同上船的还有她的父母亲)从死者手中夺过刀剑，跳到甲板中部的通道上，喊着“自由 万岁，自由 万岁！”的口号冲了

过去。他们在船工和希腊基督徒的帮助下，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便轻而易举地将所有来迎战的人都杀了个一干二净。接着他们又冲上阿里那艘毫无戒备的大帆船，将船上所有的东西都据为己有。在混战中，阿里·巴哈先被杀死，一个土耳其人为了替卡迪报仇，用刀将他砍死的。

之后，船上的人按照里卡尔多的建议，将这艘船和哈桑那只船上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运到阿里的那条船上，因为那只船又宽又大适于运送货物和用来载客。那些划船工都是基督徒，他们获得了自由，又得到了里卡尔多分给他们的许多东西，十分兴奋，纷纷表示愿把他送到特拉帕纳或送到他愿去的任何地方。马哈穆德和里卡尔多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感到由衷的高兴，他们找到摩尔女人哈利玛，对她说，如果她愿意回塞浦路斯，他们可以派最好的水手，用她的那条船送她回去，还可将装上船的一半财产交给她。但是，她尽管遭受到这么大的波折，并没有失去对里卡尔多的感情，她表示她愿和他们一起去基督教的国度，她的父母也非常乐意这样做。

卡迪恢复了知觉。人们早为他包扎了伤口，并让他从两条出路中选择一条：是跟着他们去基督教的国度，还是乘他自己的船回尼科西亚。他回答说，既然命运已使他落到这个地步，他只有感谢他们的宽宏大量，他想去君士坦丁堡，向皇帝陛下控告哈桑和阿里对他的残害，当他得知哈利玛要离他而去重新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几乎要昏过去了。最后，人们为卡迪准备好了他的那条船，装好了旅途必需的物品，还给了他几枚属于他的塞基① 金币。于是，他向所有的人告别，决心回尼科西亚去，但在扬帆启航之前他希望莱奥尼莎能拥抱他一下，因为这个恩典足以使他忘掉他的不幸。所有的人

① 阿拉伯人在西班牙使用的金币名。

都劝莱奥尼莎满足一下那个那么爱她的人的愿望，因为她那么做并不会有损于她的名誉和贞洁。莱奥尼莎照大家的请求做了。卡迪请她把双手放在他的脑袋上，祝福他头上的伤早日痊愈，莱奥尼莎满足了他的这些要求。接着，他们凿洞沉没了哈桑的那条船。这时，一阵清凉的东风吹来，鼓起了风帆，大帆船便急驶而去，在很短的几个小时里便看不见卡迪的那只船了。而卡迪独自在那条船上，眼睛里含着泪花，看着劲吹的东风如何带走了他的财产，他的愿望，他的妻子和他心爱的女人。

里卡尔多和马哈穆德在船上的心情与卡迪截然不同，他们不愿在陆地靠岸，只是眺望了一下亚历山大港，并未作任何停留，他们没有收起风帆，便一路顺风无需划桨地到达了科尔弗岛。在那儿他们补足了淡水，没有耽搁片刻便绕过了险象万千、礁石众多的阿喀罗塞乌诺斯山① 翌日，他们便看到了无比富饶的梯纳克里亚的帕奇诺岬②。接着，小船犹如一叶幸运的轻舟，又从美丽的马耳他岛旁飞驰而过。

从马耳他岛旁驶过4天后，他们看到了兰佩杜萨岛，接着他们从另一座岛旁经过。开始时并没有认出这是个什么岛，但仔细看后，不由得吓了一跳，原来这是他们曾遭受危难的那个岛。又过了一天，他们看见他们日思夜想的亲爱的祖国出现在眼前，心中重新充满了喜悦，精神也为之一振，经过长时间监禁后安然无恙地回到了祖国。这是他们一生中所能感受到的最大欢乐了。只有战胜了敌人后的兴奋与喜悦才能与这种欢乐相比。

他们在双桅船上发现了一只装满了小彩旗和三角旗的箱

---

①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前65—前8)曾称此山为邪恶的山。

② 西西里岛上一岬。

子，里卡尔多用这些旗子将帆船装扮起来。天亮后不久，他们离城市已不到1海哩了。他们用单边划桨的方法向岸边驶去，口中不时地发出欢呼。船离岸越来越近了。顷刻间，港口上挤满了人，他们是来看这只巨大的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双桅船靠岸的，城里的人几乎都来到岸边观看。

这时，里卡尔多请莱奥尼莎穿上她进巴哈营帐时穿的衣服并戴上那些首饰，因为他想给她的父母开个玩笑，使他们大吃一惊。她照他说的做了。她戴上一件又一件首饰、珍珠，显得愈发活泼美丽，她的这身打扮又一次引起人们的惊叹。与此同时，里卡尔多穿上了土耳其人的服装，马哈穆德和所有划船的基督徒都穿上了土耳其人的服装，因为死去的土耳其人留下的衣服足够让所有的人都能穿上。

他们抵达港口的时间大约是早上8点钟。清晨是那么宁静明亮，似乎在凝视着那一群欢乐的人们的回归。在双桅船进港前，里卡尔多下令船上的火炮(一尊重炮和两门小口径长炮)齐鸣，这时，港口的岸炮也回鸣致意。

人们都好奇地等待着这只打扮得五颜六色的双桅船的到达。但是，当船驶近的时候，他们看见船上的人缠着摩尔人的白色裹头布，都以为这是土耳其人的船。于是，他们害怕起来，怀疑其中可能有诈，便都拿起了武器，城里所有的民兵都赶到了港口，骑兵布满了整个海岸。慢慢驶进港口的那只船上的人见到这一切都感到特别有趣。他们让船靠岸，抛了锚，放下了桥板，同时扔掉了手中的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上了岸，眼里噙满了喜悦的泪花，一次又一次地亲吻着土地。显而易见，从那只船上下来的人是基督教徒。跟在众人后面的是哈利玛的父母和她的两个外甥。所有的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都是土耳其人打扮。走在最后的是美貌的莱奥尼莎，她用胭脂红的塔夫绸遮着脸，走在里卡尔多和

马哈穆德中间。那黑压压的人群的目光都转向了他们。

他们一上岸便和其他人一样跪在地上吻着大地。这时，城里的市长兼军事长官朝他们走来，因为他一眼便认出他们是这一群人中的领头人。当他走近他们时认出了里卡尔多。于是，他张开双臂朝他跑去，喜不自胜地紧紧地拥抱了他。科尔内利奥和他父亲随市长一起来了，莱奥尼莎的父母和他们所有的亲人，还有里卡尔多的父母亲友也都来了，他们都是城里颇有地位的人。里卡尔多拥抱了市长，对他的祝福表示谢意。接着他拉起了科尔内利奥的手，科尔内利奥也认出了他，见他拉住自己的手，脸色都变了，开始害怕得颤抖起来。这时，里卡尔多又拉住莱奥尼莎的手，说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敬请你们允许我在我们进城以前，在向我们的上帝在我们遭到不幸时所赐予的巨大恩惠表示必要的感谢之前，向你们说几句我的心里话。”

市长对他的请求表示赞同，请他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他们都将饶有兴致地听他说话，这时全城最显赫的人物都围了上来，里卡尔多提高了嗓音，这样说道：

“诸位一定都还记得，女士们、先生们，几个月前在萨利纳斯花园里我和莱奥尼莎遭到的不幸。你们一定也都没有忘记我为使她获得自由而作的努力。当时我毫不考虑自己的安危，把我的全部家产拿来换取她的自由，尽管我这样做看起来十分慷慨大度，但却不能也不应该对我大加赞扬，因为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拯救我的心灵。说到我们俩以后的遭遇，非三言两语才能说清，需另找场合和时间，再向你们畅叙。我现在只想告诉你们，经过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件，在上千次试图摆脱逆境的希望破灭后，大慈大悲的上帝竟让我们满载着财物兴高采烈地回到了我们向往已久的祖国，尽管我们接受这样的恩赐受之有愧。我现在这么快乐，并不是因

为我有了财产，也不是因为我获得了自由，而是因为那个曾经与我作过对的姑娘，经过了这么多的磨练，终于获得了自由。她是那么纯净，看到了她的脸就仿佛见到了她的心灵。而且与我共过患难的伙伴们如此兴奋。我也感到高兴。尽管不幸和痛苦往往会改变人的性格，改变一个人高尚的情操，然而它却没能使我的美好的希望破灭，因为一个人既然以自己的勇气和胆识消除灾难，摆脱不幸，也能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前程，不幸的遭遇能够改变人的命运，却不能改变人的秉性，我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为了营救这个姑娘，我献出了我的财产，我也心甘情愿地将我的心灵献给了她。我为了使她获得自由，竭尽全力，甚至不顾自己的生命，我做的这一切，在另外一些施恩图报的人看来一定认为另有所图，而我却不希望这样，我只希望做到这一点，即把她交还给你。”

他说到这儿，伸出手来，小心翼翼地揭去莱奥尼莎脸上的面巾，就好像驱散了遮挡住太阳光辉的乌云。他接着又说道：

“你瞧，科尔内利奥，我把你最珍贵的宝物交还给你，她比任何东西更加贵重。而你，美丽的莱奥尼莎，我把你一直思念着的人也交还给你。我这么做完全是极端慷慨之举，因为与此相比，献出财产、生命和荣誉都算不了什么。你快去拥抱她吧，幸运的年青人，欢迎她吧，如果你真的认识到她是那么珍贵，那你就要把自己看作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此外，我还要把上帝赐予我们的那笔财产中属于我的那一份送给你，我想大约一共超过了3万埃斯库多金币，你尽可随意地享用这一切，愿上帝赐予你永久的幸福。我已无幸福可言，因为没有莱奥尼莎，我要钱还有什么用？缺少莱奥尼莎，生命对我来说也是多余的了。”

他说到这儿便说不下去了，仿佛舌头已不听使唤了。等

了一会儿，趁在场的人还没有人说话之前，他接着又说道：

“啊，愿上帝保佑我，我已被如此纷繁的事情弄昏了头。先生们，我是一心一意想做件好事，却不知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其实，任何人都不能擅自替别人作主，我有什么权利将莱奥尼莎交给另外一个男人？我又怎么能将远非属于我的人奉献给别人？莱奥尼莎是属于她自己的，完完全全地是她自己的，除了她父母外，任何人都无权对她说三道四。如果说我对她曾不恰当地指手划脚过，那么我愿意收回我刚才说的话，就算我什么也没说，我对我刚才说的那些话表示歉意。我就不给科尔内利奥任何东西了，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利，我只能将我的财产奉献给莱奥尼莎，而我对她没有任何要求，只是请她知道，我的感情是完全纯洁真挚的。除了对她的贞洁、她的美德和美貌表示爱慕之外没有任何别的邪念。”

里卡尔多缄默不语了。莱奥尼莎接下去说道：

“啊，里卡尔多，如果你以为我当初爱过科尔内利奥（那时你爱着我并充满了妒意）那么，你要知道这仅是唯我父母的旨意是从的行为。他们竭力要让他娶我，成为我的丈夫。如果你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的话，那么你也会谅解我那时对你表示的冷淡和与你接触时表现出的顾忌了。我说这些话是想让你明白，里卡尔多，我除了遵从父母之命外，缺乏自己的意志，然而，现在我完全有理由请求他们准许我自由地作出决定，以回报你对我作出的那么慷慨大度的牺牲。”

她的父母立即同意了她的请求，因为他们相信她会很慎重地作出自己的选择，再说这样做也有利于她的荣誉。

“既然他们亦已同意，”机敏的莱奥尼莎继续说道，“我想我还是不要让人把我看作是个寡廉鲜耻的人或至少不让人认为我是个知恩不报的女人。我想说的是，啊，勇敢的里卡尔多，直到今天我仍保持着贞操。一向犹豫不决的我决定选择

你作为我的伴侣，让男人们知道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忘恩负义的，我就是知恩善报的人。我是属于你的，里卡尔多，我永远属于你，忠贞之心至死不渝，如果你没有别的想法，不想拒绝我请你成为我的丈夫的话。”

里卡尔多听了这番话后不禁喜出望外，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立即跪在她面前，亲吻着她的双手，一个劲地握住它们，激动的泪花湿润了她的双手。科尔内利奥羞愧地流着泪，莱奥尼莎的父母也高兴得流了泪。所有在场的人都兴奋地哭了。该城的主教(或称大主教)为他们俩祝福，并将他们带到教堂，立即为他们祈祷，宣布他们俩结为夫妻。全城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整个夜晚都灯火辉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里卡尔多和莱奥尼莎的亲友举行的庆祝活动持续了好几天。哈利玛发现自己已不可能成为里卡尔多的妻子，在教会的同意下，成了马哈穆德的妻子。里卡尔多对哈利玛的父母和她的外甥表现得十分慷慨，把他得到的财产给了他们，这些财物足让他们生活得十分幸福。总之，所有的人都感到心满意足，里卡尔多这个“慷慨的情人”的美名越过西西里的边界，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和其他许多地方。直到今天，他和莱奥尼莎的许多子女仍然保留着这个美称，这一对夫妇堪称稳健、真诚、持重和美丽的典范。

（陈凯先译）

# 林科内达和科达迪略

在著名的阿尔科迪亚大草原边缘，在一条由卡斯蒂利亚通向安达卢西亚的道上，座落着摩里尼罗小客栈。盛夏里的一天，两个小伙子碰巧在这里相遇了。他们大约14、5岁左右，总之，不会超过16岁，尽管他们都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能看出他们相貌不差。他们没有披肩，裤子是麻布织的，袜子嘛，权当是"肉袜"好了。据实说来，他们的确是穿了鞋的，不过其中一个小伙子的那一双布鞋，且不说是"一顺风"，却也几乎快报销了；另一双鞋呢，到处"开窗"，鞋小得与其比作别的什么东西还不如说像脚镣。这两个小伙子一个戴了一顶绿色的猎帽，一个则顶着一顶没沿儿的宽边鸭舌帽，戴鸭舌帽的小伙子还裹着一件羚羊皮颜色的像涂了蜜腊的衬衫，蔽着肩头，缠住胸背；两只袖管，有一只捅进了一只胳膊，另一只就那么空吊着。

第一个小伙子轻装前行，没有任何行李，一眼看去，他的胸前仿佛长了一个巨大的包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当时流行的百折皱领的一种，上面揩满了油腻，并恰如其份地装

饰着使这皱领除了是乱线一堆外什么都不是。裹在这“礼服”里的是一副椭圆形的扑克牌；由于长时间使用，牌的边缘已糟坏了，为了使其能维持得更久一些，它们便被修剪成了如今这副椭圆形的样子。两个小伙子都被太阳晒得黝黑，指甲又长又宽又黑，手掌也不甚干净。其中一个带着一把短剑，另一个则带着一把通常被称为牛刀的带黄色手柄的刀子。

在炎热的正午，两人走到小客栈前方的门廊或叫作披屋的下面，相向而坐，然后打开了话匣。

“尊敬的绅士，”稍年长的那个小伙子对较小的那个小伙子说，“您从何处来，又准备去何方？”

“尊敬的阁下，”被问及的这个小伙子答道，“我不知道我家乡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我要去哪儿。”

“算了吧，”年长的小伙子说道，“坦率地说，你不像是来自天堂的圣人，况且这里也绝对不是你长住的地方，你肯定还得继续往前走。”

“是的，”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回答他说，“然而，我告诉你的都是真话，因为我的家乡不能算是我的家乡。瞧瞧吧，在那里，我所有的一切就是一个不把我当儿子看待的父亲，和一个像继母对待养子那样对待我的后娘。我要走，直到命运也许会引导我找到某个人，他将供给我脱离我这悲惨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阁下，您可会什么手艺吗？”年长的小伙子问道。

“什么都不会，”年轻的小伙子说，“除了像兔子一样地奔跑、鹿子一样地跳跃和干净利落地操弄一把剪子。”

“这一切，”另外一个向他保证说，“都好极了，是极有用处的，是极大的优势。阁下您一定能找到某个教堂的司事，倘若你能为他们在升天节在祭坛上建成的坟墓剪一些纸花的话，他准会看在即将升天的死者的份上给你一些礼物的。”

“这不是我会的那种裁剪，”年轻的小伙子说道，“我父亲，由于上帝的恩惠，是一名裁缝和绑腿裤的制造商，他教会我如何裁剪绑腿，也就是阁下非常熟悉的那种带松紧的半截腿裤，正规的叫法是皮绑腿。事实上，我能够极好地裁剪它们，完全可以通过作为一名手艺人所需要通过的考试。可就是我的运气不佳，使我的才能不能被人发现。”

“有才能的人都会遇到这些以及更糟的事情，”年长的小伙子说，“我常听人说，最难得的天赋也就是最不为人赏识的那种才能。不过阁下好在还年轻，你仍有时来运转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同时我的眼睛没有欺骗我的话，你准还有其它的绝活儿，你想保密。”

“是的，”年轻的小伙子承认说，“但它们可不是能公之于众的，正如阁下您上面精辟论述的一样。”

“既然这样，”另外那个小伙子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是这里方圆几里内你可以找到的口风最紧的年轻人之一。为了使阁下您能够感到可以毫无顾虑地一吐为快，并且信任我，我先给你说说有关我自己生活的一些事儿吧，因为我认为命运把我们凑在一起并非偶然，同时我还相信从现在起直到死我们都将是忠诚的朋友。”

“我，尊敬的先生，”他接着往下说，“土生土长在佛恩弗雷达，那是一个路人皆知的村庄，络绎不绝的过往贵客们使之变得格外驰名。我的名字叫皮罗·德·林科①，我父亲是个有身份的人，是献身宗教运动的一名事务，官也即是传布教皇的训谕或赦免令，是一名传令官，人们通常是这么称呼的。我过去时不时地跟他去办事，因此我把这行学到了家，每逢传布训谕时，我绝对不会逊色于任何人，无论他对此行多么

① 林科原意为避难所或角落——译注。

地精通或擅长。然而有一天，我开始爱上了从训谕中得来的钱，远远胜过了对训谕本身的感情，并且揣了一袋走，我去了马德里，在那座城市一贯都能提供的便利条件下，我很快地掏空了那袋钱，离开时只剩下一身比新郎的手绢还多的皱折。

“负责管钱的那个人后来逮住了我，把我押了起来。他们对我毫不留情，尽管那些绅士老爷们看见我是多么地年幼，他们还是把我扭送到笞刑房，狠狠地把我鞭打了一顿才心满意足。从此以后，我被禁止进入首都，时限4年。不过，我很有耐心，我只是耸了耸肩，忍下了鞭笞和毒打。于是，我就在匆匆忙忙之中开始了我的带罪流放，甚至没来得及找一头驮东西的骡子。我尽可能地收拾起我的宝贝们——那些我认为我最有可能需要的东西，包括这些扑克牌。”（说着，他把我们刚才提到过的那叠扑克牌从他的百折皱领下掏出来。）“有了它们，我就可以过活了，我从这里到马德里之间所有的客栈和酒店里玩‘21’①。正如你看到的，它们既破烂又脏，但谁要是了解了如何把玩它们，那么他就会知道它们有多么地了不起，因为，事实上，无论你如何切牌，你都准会拿到一张同样花色中最大的一张。

“如果阁下您对此游戏十分精通的话，你该懂得要是玩牌者肯定他切的第一张牌是同花色牌中最大的一张，他会占多大的便宜，因为这张不是点1就是11，再加上赌注下在点21上，于是他的财运准是保本赢利。另外，我还在一个大使家的一个厨师那儿学会了如何在玩‘沙弥斗罗汉’②的牌戏中耍一系列的小把戏。所以说，如果阁下您能够通过裁剪绑腿

---

① 西班牙当时盛行的一种玩牌游戏，可作赌下注。

② 源出德国的一种牌戏，庄家与闲家各分一牌比大小。

的资格考试，那我也算是维尔汉① 这门科学的发明大师了。由此，我肯定不会被饿死，因为在我所到之处，总有人愿意玩点小游戏来排遣时间，不信，待会儿我们就会找到。让我们利益均分吧，同时也让我们瞧瞧在这家小客栈的骡夫中有没有自投罗网的鸟儿——我的意思是，我们俩先装出十分热衷的样子玩'21'，然后再看看是否有人想加入，要有的话，那人将是第一个留下他钱的人。”

“正合我意，”另外那个小伙子说，“非常感谢阁下您告诉我您的生涯，我感到我必须马上告诉你我的故事。简而言之，我出生在界于萨拉曼卡和麦迪拉·德·坎普之间的一个信神的村庄里，我父亲是名裁缝，他把他的手艺传授给了我，由于我的才能，我逐渐地从裁裤管发展到剪钱包。我开始对小城镇里禁闭式的生活感到厌倦，再加上继母对我毫无爱心可言，于是我出走去了托莱多，在那里发展我的手艺。我在那里创造了奇迹，没有任何一只悬挂在钩子上的圣骨盒或是钱包能躲得过我的手指或我的剪刀，哪怕就是有阿格斯② 守候也不例外。

“在托莱多的 4 个月中，我不曾有一次在 谁家 中被逮住或被当场发现，或被警察追赶或被谁告密。绝不骗你，有一周，我们中出了个奸细，他既同我们一块儿干同时又与法律有关的长官们勾结，他向司法大人报告了我的精明，谁知这位大人对我的良好素质喜爱不已，坚持要见我。不管怎么说，我是如此的低贱，我不喜欢与重要的人士打交道，为了避免见他，我离开了托莱多。由于走得太匆忙，我也没来得及给我自己备一头骡子或是零钱，或者驿站马或者甚至是一辆马车。”

---

① 维尔汉或彼尔汉：传说中发明牌戏的人。

② 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别为这个犯愁，”林科说，“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相互了解了，也就没有必要摆这些穷架子。让我们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吧，就让我们承认目前我们之间一无所有，哪怕是一双鞋。”

“对，”科达(这是年纪稍小的那个小伙子的姓名)说道，“既然我们的友谊，正如你所说的，林科先生，将持续到死，那么让我们用一个不朽的仪式作为开始吧。”

说着，科达起身，然后与林科内达相互热烈地拥抱，接着便开始用以上提到的扑克牌玩起“21点”牌戏来。他们掸去牌上的尘埃与粘着的草屑(却掸不去附着在牌上的油脂与狡诈)。几次易手后，科达迪略已能够颇熟练地如他老师一样切出同花色中最大的一张牌来。正在这时，一个骡夫走出门廊来透气，并问他是否可以加入，他俩乐意地答应了；不到半小时，他们赢了20瑞尔和22马拉维迪。对于这位骡夫来说，则好比万箭穿心，伴而随之的是成千上万的哀叹。想一想，他俩毕竟还是孩子，他们无法与这个骡夫抗衡，于是骡夫要把钱夺回来；其中一个小伙子抽出了他的短剑，另一个也亮出了黄色手柄的牛刀；多亏骡夫的同伴们及时跑了出来，否则，事情毫无疑问地会于他不利。

在这关头，一行骑马的旅客碰巧顺路而来，他们是到半里外的阿尔卡德小客栈去午休的。看见骡夫与这两个小伙子之间即将发生争斗，他们停了下来把双方劝解开，并告诉小伙子们说，要是他们也要去塞维利亚的话，他俩可以入伙。

“这正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林科说，“我们一定会服侍好尊贵的先生们并且遵从您们的每一个吩咐。”

林科与科达迪略二人毫不犹豫，一跃而起，绕过前方的骡子，上了路，扬长而去，只留下他们的受害者口袋空空、恼羞成怒地站在那里。而小客栈的老板娘却对这两个小无赖

的骗术颇为赞叹，因为她一直在偷听着他们的谈话。当她告诉骡夫她听到他们说牌中有诈时，骡夫嚎啕大哭起来，并想追赶他们到那个客栈去把钱要回来，因为，按他的说法，这真是奇耻大辱，事关名誉问题，两个男孩竟然欺骗了像他这样的成年人。不过，他的同伴们劝阻了他，告诫他不应该再去张扬他的蠢笨与易于上当。最终的结果是，尽管他们没能成功地安慰他，但到底还是说服他在原地没动。

与此同时，林科和科达正在努力证明他们的确是殷勤的侍者，旅行者们一路上都不断地送给他俩礼物，因此虽然他们有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去洗劫他们暂时的主人，但出于太不情愿放弃这次去渴望已久的塞维利亚的良机，他们没有那样去干。然而，当他们进了城——他们在晚祷时分到达，科达实在忍不住还是捅开了一个同行的法国人背在身后的鼓囊囊的背包或者说旅行袋。他用刀划了一条又深又宽的口子，使里面的东西清晰可见，随后他巧妙地取出了几件上好的衬衫，一个日晷和一个小的备忘录本子。

两个年轻人看见这些东西并不太高兴，他们肯定既然这法国人如此随身携带这只背包，里面定有比他们拿到的更值钱的东西；但考虑到时至此刻主人应该已转移并存放好所有剩下的东西，他们只得放弃了再翻找值钱东西的企图。接着，在这次偷盗被人发现之前，他们离开了这群一直提供他俩食宿的人。第二天，他们到旧货市场上去卖掉了那几件衬衫，总共得了20瑞尔。

干完了这一切，他们开始在这座城镇转悠。他俩赞叹教堂的雄伟壮丽，同时又诧异于河畔的人流如梭；大概是正值为海军供应物资的季节，码头有6名士兵来来回回巡视着。看到这里，两个小伙子不由得重重地叹了口气，惴惴不安地想到也许有一天他们的不端行为会把他们带到那些船边的坐

凳上，以服军役了其余生。他们还注意到有许多带着篮子的侍者来回地走上走下，他们向其中一位询问，问他是否喜爱他的工作，这份工作累不累以及能赚多少钱。被问的是一名年轻的阿斯图里亚斯人，他说，就总体而言，这是一份极好的工作，不需缴纳任何税，并补充说他有时还能赚到5、6个瑞尔，有了这些钱，他可以又吃又喝，过一个帝王般的好日子，他爱为谁干就为谁干，用不着肩负任何责任，而且只要他乐意，他还可以随时进餐，因为哪怕最吝啬的肉饭馆也都是全日供应饭菜。

这对朋友认为这份工作听起来还不是那样坏，而且工作本身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令人扫兴的。其实，这工作对他俩实践其各自的行道再合适不过了。既有挡箭牌又安全保险，因为作为侍者，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进入各处的私宅。想着并不需要通过什么考试，他们决定购买这份行业必需的一些工具。他们问这位阿斯图里亚斯人应购买些什么东西，他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买几个新的或者不管怎样看上去干净的袋子，用来装面包；他们各自还需配备两大一小的棕榈编织篮子，用来装鱼肉和水果。

接着，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又带他俩到买这些物品的地方去。他俩用卖法国人的衬衫得来的钱买了所有必须的东西。不到几个小时，他们对新行业就颇为娴熟了，你可以从他们摆弄篮子和拿袋子的样子上看出来。见此情景，他们的导师又进一步指导他们应该在哪些场合下出现：每天清晨在肉市和圣萨尔瓦多广场；鱼日在鱼市；每天下午在河边；每星期四在集市。

他们一字一句牢记心中，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已站到了广场。刚站稳脚，他们就被干同行的其他小伙子围了起来。那些年青人看见他们袋子以及篮子是崭新的，便断定他

们是新来的。

他俩不能不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且答得极其小心翼翼。正在这时，一个青年学生和一个士兵走过来，两人注意到新来的人手中篮子干净，于是前者召去了科达迪略，后者要了林科内达。

“上帝保佑！来啰——”两人同时叫道。

“先生，”林科道，“从阁下您这里开始我的第一次活儿，真不赖。”

“我的活儿，”士兵说，“不会差的。我刚赚了些钱，而我正在恋爱，今天我妥设宴款待我情人的一些女友。”

“那太棒了，尊敬的阁下，咱们走吧，您爱买多少就买多少，我愿意，也有的是力气，把整个市场搬走都行，若需要的话，我还乐意为您烹调它们。”

士兵被这男孩彬彬有礼的态度逗得眉开眼笑，他问他是否愿意成为一名家庭侍从，并表示他乐意把他从这个低贱的职业中解救出来。对此提议，林科回答说，由于这才是他的第一天开张，他想看看这行道到底是好是坏，并说万一他对其不满意的话，他一定在削发为僧之前去为士兵服务。士兵大笑起来，同时在市场上大买了一通，然后他把他情人居住的房屋指给林科看，以便林科从此后能够单独领差去跑腿，而用不着每次都要人陪。小伙子允诺一定老老实实、举止有礼，士兵这才给了3枚夸尔托。一眨眼的工夫，林科又回到了广场，他不愿错过任何一个可能找到的差事，因为阿斯图里亚斯人曾告诫过他一定要小心留神，还劝他说，每逢他运送诸如沙丁鱼、鳗鱼、鲦鱼时，他最好拿去一些，自己吃掉，以便能节省一些当天的花费；不过，他又提醒说，干这事时千万要格外谨慎以保证不会丧失良好的信誉，信誉在于这行来说至关重要。

虽说林科尽快地赶了回来，他发现科达已经回到他的位置上了。见他回来，他的伙伴赶紧过来询问他的情况如何。林科摊开手，亮出3枚夸尔托，科达则从他怀中掏出一个显得鼓鼓囊囊的钱包来，钱包看来是琥珀色的皮子制成的。

“这个，连同几枚夸尔托是学生阁下给我的报酬，”他说，“你拿着，林科内达，以防万一。”

他刚把钱包脱手，学生就大汗淋漓地赶来了，吓得要死。看见科达，他问他是否碰巧看见他的钱包了，免不了又如此如此地描绘了一番，里面装着15枚金币，3张面值为2瑞尔的票子以及一些夸尔托等，合起来至少也有好几个马拉维迪。他郑重地要求知道男孩是否在他购物时拿走了他的钱。

科达极其机敏地回答着，不显出任何一点恼怒之色。“对于您的钱包，我只能说，”他说，“除非您自己不小心搁在哪儿去了，否则是绝对不会丢的。”

“我真该死！”学生叫道，“我一定是没留神，眼睁睁地让人家从我身上偷走了。”

“我也这么说，”科达赞同道，“但世上任何事情都有补救之道，除了死亡，而阁下您需要的第一味药，也是最关键的药，就是耐心。上帝创造了我们所有的人，又创造了一天又一天，事情就是这么有来有去。随着时间的轮转，那个拿走钱包的人也许会后悔，又甜言蜜语地把它给送回来。”

“甜言蜜语，见鬼去吧，”学生道。

“再者，”科达又继续说，“既有被革除教会或被停止教权之人，也有勤勉之人，而后者才是财富之母。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愿钱包出现在我身上，因为要是您阁下怀有什么圣谕的话，我会觉得我就像犯了乱伦或亵读神灵的大罪似的。”

“的确是亵读神灵！”伤心欲碎的学生叫道，“尽管我不是牧师，我只是几个僧侣的教堂司事，但是钱包里的钱可是一

位教士三分之一的财产哪。我的一个牧师朋友让我去取的，你说这钱该是不是神圣的！”

“且让偷钱的恶棍拿去买他的面包吧，”林科这时插话说，“我不相信他能拿得安稳。总有一天，一切都会水落石出，他会得应有的惩罚。那时我们就会看到谁是那恶棍，竟敢拿走，不，是偷走一个教士收入的三分之一。教堂司事阁下，恕我冒昧，告诉我，按这种收入一年总共会有多少？”

“收入！我真是个龟孙子！”司事气极败坏地说，“我是来这里站着与你们讨论收入问题的吗？伙计们，你们要是知道点什么，就告诉我，有没有钱包，没有，就走你们的路吧，我必须赶紧去叫人把这件事到处通告一下。”

“一个不坏的主意，”科达说，“可阁下您一定要拿准关于钱包的样子以及其中究竟装了多少钱，不然，要是您弄错了哪怕是一便士，您一辈子都甭想再找回来了，有道是‘不听人言，吃亏眼前。’”①

“这一点，您不用担心，”教堂司事回答说，“我记得一清二楚，甚至比我天天敲钟的声音还要熟悉它。我一分一厘都不会弄错的。”

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镶有花边图案的手绢，来拭擦顺着他脸颊直往下落的淋漓大汗。科达迪略刚一瞧见，就立即喜欢上了，而且认为非他莫属。等教堂司事走开了，科达一直尾随其后，并在教堂的楼梯上赶上了他。他把司事叫到一边，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有关钱包被盗以及有无找回的希望的问题，满嘴鬼话，一派胡言弄得这位可怜的学生越听越犯糊涂，不明白眼前这个小伙子究竟要说什么，司事只好让他三番五次地重复道来。他们站在那里，大眼瞪小眼，

---

① 吉普赛人算命的惯用结束用语。

司事努力地琢磨小青年的每一个字而大惑不解之时，科达总算等到了机会，他巧妙地把手绢从它主人的口袋中抽了出来。于是他道了声再见，还说下午回见。他说：他看到一个和他身高相仿的男孩，他怀疑是那人偷了钱包；他会在一两天内努力地查出真相，就像对待他自己的事情一样。

这位教堂司事或多或少有些宽慰，并走开了。这时这男孩立刻与林科会合，后者一直在不远处观望着事态的发展。然而，从头到尾所发生的一切都被另外一个拎篮子的侍者看见了，他就呆在不远处，还看见了科达把手绢交给林科。此刻，他向他们走来。

“告诉我，勇敢的先生们，”他说，“你们是否失宠了？”

“尊敬的绅士，”林科答到，“我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你的意思是，你们不是‘这个’①吗？”

“我们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科达说，“如果你还想知道别的什么的话，说出来吧，否则，走你的路吧，上帝与你同在。”

“那么说，你们真的不懂啰，”年青人说，“那好吧，我来告诉你。我想问的是，先生们，你们是否是贼，尽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问这个，既然我可以看出来你们显然就是。不过，告诉我，你们怎么还没有去过墨尼波迪②先生的口岸？”

“怎么了，尊敬的先生，”林科说，“在这城里，难道小偷还要缴税吗？”

“如果他们不缴，”那青年回答，“他们至少得去墨尼波迪先生那里去登个记。墨尼波迪先生，是他们的父亲、导师、保护者；同时我也劝告你们跟我来，去服从他的领导，你们

---

① 意思是“窃贼”，黑话。

② 墨尼波迪，黑话，原意为“匪徒”。

倘若不干，胆敢没得到他的允许就去偷盗的话，你们将付出巨大的代价。”

“我原以为，”科达评论说，“小偷是份儿免税的行道，何况如果你为之纳税的话，那简直是把脖子的安全不当回事儿。可既然事已至此，况且各地有各地的习俗，就让我们入乡随俗吧。不过，好吧，请阁下告诉我们你提到的那位先生上哪儿去找，从我听到的看来，我猜他一定是个极有影响的人物，胸襟宽阔，而且十分精明能干。”

“他的确富有影响力，精明，有能力！”那个青年附合说，“他是那样地不同凡响，4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领袖和父亲，这么几年，我们中间只有不到4人挨过棍棒之苦，只有30左右的人尝过皮鞭的味道，而且仅仅才62人做过苦役。”

“先生，”林科说，“事实是，我们越听你说越觉云里雾里。”

“我们边走边说吧，我会慢慢把一些术语解释给你们听，你们要熟悉它们就好比熟悉面包的味道一样。”于是，他开始向他们讲解各种各样的表达术语，你管这些词句叫“黑话”也行，说是小偷的“行话”也可以。他的这堂课可不算短，因为他们要走一长段路。

“尊敬的先生碰巧也是小偷吗？”林科探询他们的向导。

“是的，”他回答说，“我是，为上帝和一切好人服务。我虽称不上是第一流的，可瞧一瞧，我不过是才干不到一年的学徒。”

“真新鲜，”科达说，“听听，这世界居然还有为上帝和好人们服务的小偷。”

“先生，”那青年应道，“我不是要亵渎神灵，我只知道我们这行的每一个人都得颂扬上帝，特别是看在墨尼波迪的命令上，他这样要求他所有的养子们。”

“毫无疑问。”林科评价说，“如果他能让小偷们侍奉上帝，他的统治一定是非常好的，神圣的。”

“的确是优秀而神圣的，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有什么改进的余地，当然是就我们的行业而言。他命令我们，不论我们偷了什么，我们都必须拿出点什么作为施舍，如像为立在城市里极受人仰慕的塑像前方的灯买些油等。我一定要说这种虔诚的行为，其作用是巨大的，就在前不久，我们有一个‘牛偷’在盗两头驴子时被毒打了3遍，当时他正在患疟疾，发着高烧，十分虚弱，可他居然一声未哼地挺住了，仿佛没事儿一样。我们这行中所有的人都把这归功于他平时的虔诚，因为若只靠他本身的力量还不足以经受行刑者的第一鞭。

“我的讲叙中有许多行话你们不太清楚吧，我会在你们提出问题之前讲给你们听的。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个例子只是为了举个佐证，我们做的远不止这些：我们根据一周的不同天日念不同的祷文，还有，我们中的许多人不在星期五这天行窃，或在星期六这天不与任何叫玛丽娅的人说话。”

“这一切听来对我太奇妙了，”科达说，“不过，告诉我，阁下，你们还有别的什么补偿或赎罪方式吗？”

“至于补偿嘛，”那青年解释说，“那是不用说的，因为任何窃物都是要分成许多份额的，人人有其该得的份儿。再说，行盗的人是不会做赔本生意的，也不会有人要我们去干那事儿。我们从不会去忏悔，即是有针对我们颁布的革除教会的文书，我们也是充耳不闻的，因为当他们颁布时，我们根本就不在教堂里，除非那天正好是什么宗教节日，而那时我们的注意力早就集中在如何在人群中捞上一把的念头上去了。”

“仅仅凭这个，”科达问，“您先生就认为你们的生活是非常好的神圣的吗？”

“怎么啦，有什么不对吗？”那年青人反诘道，“异教徒或叛教者，弑父杀母或鸡奸者不是更糟吗？”

“阁下说的鸡奸者，”林科说。

“这是我说的，”那青年说。

“那更是糟不可言，”科达说，“既然命运就将把我们带进这个兄弟般的集体中，就请阁下您继续领路向前吧。听了这么多关于墨尼波迪先生绝妙的事情，真恨不得马上见到他。”

“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得到满足，”那青年说，“瞧，那就是他的屋子，你们二位先生在门口等一下，我进去看看他是否有空，这该是他通常接待客人的时间。”

“太棒了，”林科说。

他们又往前走了走，然后那年青人进了一家屋子的大门，屋子看上去不是太好，事实上是颇不怎么样的。剩下的两人就等在门口。很快那年青人就出来了，唤他们进去。二人进了大门，他们的向导又让他们再在青砖铺成的小院子里稍候些时候。庭院干净而且地面铺得极好，显然是用的最好的洋红色材料。院子的一边有一只三条腿的木凳，另一边是跌破了嘴口的大水罐，上面的盖子也差不多同样的糟糕、难看。第三边墙边有一块棕垫，中央是一个花盆，或者，按塞维利亚的叫法，是“罗勒坛”①。

两个小伙子一边等着墨尼波迪先生的露面，一边专注地观察屋子里的家俱和摆设。待到先生姗姗出现时，林科已经冒然地到天井边的一间侧屋中去逛了一圈。屋里有两枚剑击用的钝头剑，一对软木盾牌用四颗钉子悬挂在墙上，一口大箱子既没有盖也没有任何形式的遮盖物，三块棕垫撒在地面

---

① 罗勒：一种植物。

上。正对着他的墙上是一幅廉价的圣母玛丽亚画像，画像的下方垂挂着一个棕榈编制的篮子，旁边是一口白色的水壶，它搁在嵌在墙里的一个小壁柜里；林科猜测这篮子是用作施舍篮的，而水壶肯定是用来盛圣水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猜测没错。

这时，两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走了进来。从他们的着装看，好像是学生；不一会，两个侍从和一个盲人又接踵而至。这帮人全都一言不发，只是在院子里不断地走上走下，没多久，又有两个老人走进来，他们穿着华贵，手中捻着的祈祷念珠铮铮作响；这一切赋予二人一种威严和高贵的外表。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一位穿长裙的老妇人，她同其他人一样沉默不语；她走进侧屋，取了些圣水，尔后虔诚地跪在画像前。她就这么待了一会儿，接着，先亲吻一下地面，然后双眼朝上向上天伸出双手，这样重复3遍之后，她站起身来，又在施舍篮中扔了几枚硬币，这才走到天井中加入到那些人中。

简而言之，在不多的时间里，天井里陆续到来了14个人，他们穿着各异，来自各行各业。在最后到达的一批人中有两个年龄不大的恶棍，摆着架子；他俩满面络腮，戴着宽边的大沿帽，身着时髦的百折衣领、彩色的袜子和宽而醒目的吊袜带。他们佩挂的短剑远远超过了法律允许的长度，腰带上都悬着两支火枪代替本来该挂的盾牌等物。一进门，他们就从眼角边瞥见了林科和科达，好像对有陌生人在此十分吃惊，接着就走到他们面前，询问是否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林科回答说是，并表示愿为他们效劳。

墨尼波迪先生总算是露面了，在场这些令人尊敬的一帮人看见他都十分高兴。他看上去约摸45、6岁，高个子，面色黝黑，高眉骨，一脸浓密的络腮须，两眼深凹。他穿着一件

衬衫，没有马甲，在衣领喉部的开口处可以看见他那像森林般毛茸茸的胸膛。他披着一件齐足的厚呢披风，两脚插在一双由旧鞋改作的拖鞋里。他的腿被马裤掩至脚踝。他头上的帽子，钟形的帽顶下是宽宽的帽沿，其实也就是到处闲逛的痞子戴的那种。在肩带的一边垂着一把宽剑，它斜横在胸前，有着“小狗①”商标。他的手掌短毛丛生，手指粗短，指甲短钝。虽然他的腿被遮住了，但却肯定他的足是畸形的，因为它们不仅向外撇不说，还有拇趾囊炎肿。简言之，他是世界上最粗野、最让人恶心的野蛮人。他由带来林科和科达的那人陪着。他们的向导此刻抓着林科与科达走到墨尼波迪先生面前。

“墨尼波迪先生”，他说，“这两位就是我给您说的那两个好孩子，请您检验检验，看看是否值得让他们成为我们的兄弟。”

“我十分高兴能那样，”墨尼波迪回答说。

要补充一点的是，当墨尼波迪先生进来时，所有在那儿等候他的人们都立即向他深鞠一躬以示敬意，只是除了那两个年龄不大的恶棍；他俩仅仅抬了抬各自的帽子，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又开始在墨尼波迪来回走动的对面一侧边溜来溜去。墨尼波迪转身对着新入伙的人，询问他们的职业、从哪里来以及他们的父母。林科接过问话：

“既然我们在阁下您的这里，职业自然不言自明。我们来自何方在我看来微不足道，我们的父母也是一样，因为这对是否能被纳入一个高贵的团体似乎不是一个必须了解的事实问题。”

---

① 15世纪一名铸剑匠朱利安·德·瑞尔的商标，他是一名皈依国王的摩尔人，受到国王的庇护。

“你说得很对，我的孩子，”墨尼波迪道。“隐瞒你刚提到的事实是个不坏的主意，倘若运气不是想象的那样结果，那么在法庭官员的封卷里就会省去这样的记载：‘某某，某某的儿子，原籍哪儿哪儿哪儿，在某年某日，被鞭笞’或类似的什么文字，这将意味着尽量不让那些不中听的言语传进虔诚信奉上帝的乡亲耳里。因此，我再说一遍，隐瞒你们的原籍和父母亲，甚至改变你们的姓名，这些都是大有好处的，虽然在我们自己人这里不用有什么保密。现在，把你们的名字告诉我就行了。”

林科和科达于是给了他所需要的情况。

“从现在起，”墨尼波迪接着说，“按照我的意愿，林科，应该叫机灵鬼林科内达；你，科达，该叫鬼精灵科达迪略，这些名字才极其符合你们的年龄以及我们的管理条例。为了与那些规定相符，不管怎样，我们还有必要了解一下你们父母的姓名，因为我们有个规矩，每年都要为亡故亲人的灵魂以及我们的有恩之人做某种形式的弥撒。我们把钱物的一部分拿出来去支付司仪神父的费用；据说这些弥撒，该唱的唱了，该付的付了，请人代祷看来对那些可怜的灵魂是很有好处的。

“在我们恩主的行列里，我们还纳入了在法庭上与我们有恩的人，不与我们计较的警官，同情我们的执行官，另外还有这样的一种人，当我们的人在街上飞奔逃窜时，后面还有一大群人高声叫喊着：‘小偷！截住他！截住他，小偷！’这时，他阻止住尾随的人群，说：‘让那可怜的年轻人去吧，他已经够倒霉的了，让他走，就让他的罪恶去惩罚他！’接下来，还有一些女恩主，她们不惜血汗帮助我们在监狱里和做苦工的兄弟们；还有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父母亲们；法庭的职员也得算上，因为倘若事发，他们会去关照一下以便

能无罪释放或从轻发落，总之不至于罪有应得。为此，我们的兄弟姊妹们每年都例行公事，尽我们的所能把每次的请人代祷都办得盛大而庄重空前。”

“当然，当然。”机灵鬼林科内达应道(他如今已以此名自居了)，“我们今天从您这儿听到的一席话，一字一句都配得上最崇高的赞美，没有高深的天才是说不出来的①，墨尼波迪先生。我们的父母虽还活在人间，但倘若他们去世了，我们会立即把这一消息报告给这个最受庇护、防范良好的慈善团体，以便为他们请人代祷也许能按通常的严肃与盛大进行，除非阁下您认为应该按阁下刚提到的庄重与辉煌来举行更好些。”

“正该如此。”墨尼波迪先生高声说，“否则，我就没戏了。”接着，他叫过那向导，“到这儿来，小钩子。卫兵都安置好了吗?”

“是的，”向导答道(原来他的名字叫小钩子)。“派了3个当哨，我们不必担心会有任何意外。”

“那么，让我们再回到咱们刚才的话题上吧”，墨尼波迪继续说道，“我很愿意知道，我的孩子们，你们都能干些什么，以便我能给予你们所喜爱的工作，并且与你们的能力相符合。”

“我，”机灵鬼林科内达答道，“对玩牌这把戏颇知一二；我能够搞诡计或者说暗地里捣鬼；我有顶尖的眼神能够辨出带记号的牌或某张被故意弄脏的牌；两人的，4人的，或8人的，我是玩牌的好手；说到洗牌或者说是捣腾牌，我绝不会比谁逊色，轮到说比一比谁拿东西手快，我可在行了，骗

---

① 书里有多处故意的文理不通，塞万提斯以此反映这群下层人物故作高深、文雅之态。

局这玩艺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能与我相提并论，我可以同其中最强者一决高低。”

“作为一个开头，很好，”墨尼波迪说，“不过这些都是任何初始者都知道的老一套了，而且只有在你一大早就撞见某个大傻瓜时才真有用。不过，时间将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可以看到的。有了这一基础以及许多教训，我凭上帝的名义相信，我将能够使你成为一名著名的工匠和更有可能的，甚至一名匠师。”

“只要能为阁下和组织中的其他绅士们效劳，我们什么都愿意干，”机灵鬼林科内达说道。

“还有你，鬼精灵科达迪略，你有什么本事？”墨尼波迪先生又问。

“我，”鬼精灵科达迪略道，“知道所谓‘三只手’的伎俩，我能干净、利落地取出一个钱包来。”

“还有别的本事吗？”墨尼波迪想知道。

“没有了，”鬼精灵科达迪略回答说，“我非常抱歉，可的确没有了。”

“别让这事让你犯愁了，我的孩子，”墨尼波迪说，“因为你已经来到了一个安全的港湾，你不会再落水，你到了一所你可以学习的学校。在离开之前，你们将学到一切最需要知晓的东西。但是，小伙子们，不知道你们的神经脆弱吗？”

“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机灵鬼林科内达说，“虽达不到登峰造极，可也有足够的镇定神经来对付我们行业的需要。”

“那样就好，”墨尼波迪说，“而我想知道的是，倘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毒打你，不给你吃的，甚至把你饿得要死能顶得住吗？”

“我们知道，墨尼波迪先生，”鬼精灵科达迪略告诉他，

“我们对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有准备，因为我们还不至于无知到不知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道理。我们知道上帝对勇敢的人会显示出格外的怜惜，当生死就系于他所说的一切时，他表示出好像除了‘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一样。”

“行了，”墨尼波迪这时说，“你们不用再说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这场对话使我相信，让我心服，让我不能不从现在起就给予你们高级成员的头衔，同时取消按惯例应有的一学年学徒期。”

“我同意，”一个恶棍高声附和，同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同意这一决定，因为他们也都听见了所进行的谈话。现在他们又要求墨尼波迪先生允诺这两个小伙子享受团体成员所能享用的所有优待。他们认为两青年给人的良好印象以及他们的说话方式表明他们完全配得上这种荣誉。墨尼波迪回答说，他就从即刻起授予他俩前面提到的特权，同时他也提醒机灵鬼林科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应该非常珍惜这一切，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在这一年之中将不必上交每次窃物的一半作为通常税金，以及也不用干任何苦力；他们不必为在监狱里或在妓院里的高层弟兄们传书代信，他们可以随时随地爱喝酒就喝，想吃就吃，而不用征得头儿的同意；并且他们还可以像已出茅胥的成员一样分享年长者们带回的任何东西。

两个小伙子把这一切以及其它所给予他们的优惠都敬为破例的青睐，他俩极其有礼地表达了他们对墨尼波迪先生的感谢。

正在此时，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管理流浪汉的司法官，”他大声宣告说，“冲这所房子来了，不过他没有带随身的侍从来。”

“不要慌乱，”墨尼波迪下令说，“他是位朋友，从来没有对我们做过什么不利的事，镇定下来。我出去看看，同他谈

谈。”

听了这番话，本来已经有些骚乱的人们顿时安静了下来。与此同时，墨尼波迪走到门外，在那里站着与那个司法官谈了一会儿，然后回身问道：“今天谁在圣萨尔瓦多广场站岗的？”

“是我，”充当向导的那人应道。

“那好吧，”墨尼波迪命令说，“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没听你报告，在那里的附近有人偷走了一个鼓囊囊的钱包，里面有15个金币，4个瑞尔，以及数个小钱币？”

“这不假，”向导承认说，“今天是有那么一个钱包给掉了，不过我没有拿，而且我也不知道是谁干的。”

“别给我耍花招，”墨尼波迪警告说，“这个钱包必须得交出来，来询问的司法官是我们的一个朋友，每年都为我们干了数不清的好事。”

年轻人发誓他对此一无所知；墨尼波迪先生则怒火更旺，两眼几乎溅出火花来。

“任何人，”他说，“都甭想开玩笑，破坏任何一点我们定下的规矩。谁这样干了，那将让他付出生命的代价。那钱包必须得交出来。倘若藏起来只是为了不交税，那这笔钱就只好让我掏腰包来付了，因为无论如何，一定得让司法官满意。”

小钩子又发誓又诅咒，肯定他既没拿钱包也没有看见过。然而这一切却只是火上浇油，墨尼波迪更加恼怒，同时还激起了在场所有人的激愤情绪，他们不能容忍他们的法令和受到珍爱的条例因此遭到破坏。目睹着眼前的纷争和骚乱，机灵鬼林科内达想到让这群人平静下来又能讨得他正在火冒三丈的头儿的欢心不失为件好事，他与朋友鬼精灵科达迪略商量过后，取得了后者的同意，于是，拿出了那个教堂司事

的钱包。

“先生们，让我们对这件事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吧，”他说，“钱包在此，其中你会找到司法官所称的所有东西。我朋友鬼精灵科达迪略今天取了它，同时还在这同一个人身上取走了一条手绢。”

鬼精灵科达迪略接着拿出手绢来，抖开给众人看。见此，墨尼波迪说道：“鬼精灵科达迪略，好孩子，这才是配得上你的姓名与称号，你可以留下这张手绢，把它算在我的名下吧。至于钱包，必须交还给司法官，他是那教堂司仪的亲戚。我们一定要遵守老话——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位可敬的官员在一天之内为我们所做的好事胜于我们一百天中为他的效劳。”

在场的所有人都一致赞赏新入伙的朋友这种绅士行为以及头儿的决定。于是墨尼波迪先生走出门外把钱包还给司法官，而鬼精灵科达迪略则又多了一个新的名字“好孩子”，就像堂阿罗索·彼雷兹·德·古兹曼①——那个从塔雷发墙上掷剑投降，然而仍未能避免他唯一骨肉被杀害的“好人”。

墨尼波迪回来时，由两个女孩伴着；她们脸苍白，嘴唇绯红，胸脯擦得雪白。她俩身着披风，行为举止十分随便，也没有什么羞耻感，机灵鬼林科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立即认识到准是妓院来的，后来的事情证明了这一猜测无误。她们一进门，就荡开胳膊，一人冲向契科纳克，一人奔往曼尼

---

①堂·阿罗索·彼雷兹·德·古兹曼·埃尔·比罗：塔雷发城市的统治者。公元1293年，卡斯特尔城王子围攻此城时，堂胡安与其兄弟倒戈，堂阿雷索还是婴儿的儿子落入了敌人之手，他面临着是投降还是眼睁睁地看着他儿子被屠戮的抉择，他于是从腰间的甲带上解下刀剑，从墙上扔下去以示投降，却谁知他的孩子仍然在他眼底下被杀害了。塞万提斯在此处把这个孩子认为是阿罗索的唯一孩子是不正确的。

非罗；契科纳克与曼尼非罗正是那两个恶棍的名字，曼尼非罗有一只手是铁做的假肢，那是作为对他所犯下的罪孽的惩罚给砍下来的。他们愉悦地拥抱着女孩，询问她们可曾带来什么“润喉咙”的没有。

“怎么能够让您们失望呢，我的剑客？”其中一个叫佳丽兹莎①的答道，“你跑腿儿的西巴蒂罗②马上就会带着一大洗衣篮的东西来，那都是上帝乐意给予我们的。”

此话不假，话音未落，一个小伙子提着一只大篮子进来了，篮子上还用东西盖着。看见西巴托，大伙儿都非常高兴，墨尼波迪马上下令手下的人把侧屋里的棕垫都拿出来，在天井里摆开，然后他又命令所有的人都环形坐下以便在吃便餐的同时他们能够谈谈行道方面的事情。这时，那个一直在圣像前祷告的老妇人说话了。

“墨尼波迪，我的孩子，”她开始说，“我今天一点也没有吃东西的情绪，这些天以来我一直头晕目眩，都快把我给弄疯了。再者，我还得在中午之前完成我的祷告，把我的圣烛在我们的海神和圣十字架前摆好，这些是我无论落刀子下雪我都得必须干的事情。我要说的是昨天晚下，雷奈卡德和森特彼特把一只比这只还要大一些的洗衣篮拿到我家来，里面装满了亚麻。我向上帝和我的灵魂起誓，这些衣料都还是湿淋淋的，还带着肥皂沫，大概是可怜的小伙子还未来得及把它们弄掉。两个人被这只篮子的重量弄得汗流夹背，汗水像水一般地从他们的脸上流下来，哎，真可怜，不过脸色倒还红扑扑的，似天使的脸蛋。

“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一直在跟踪一个牛贩子，那人刚在屠

---

①名字的意思是胜利者或获取者。

②名字的意思是小哨子，是西巴托的昵称。

宰场卖掉了一群绵羊，他俩企图能寻得机会把手伸进那人随身携带的盛满瑞尔的猫皮包里。他们没有把亚麻捣腾出来清点，而是完全信任我诚实的心，让上帝满足我高尚的愿望，让我们摆脱法规的约束。我连这篮子碰也不曾碰过，你会原封不动地找到其中的每一样东西。”

“我相信你所说的每一个字，妈妈，”墨尼 波迪说，“且让它搁那儿吧，我会在夜幕降临之时来，把其中的东西都记录下来，然后再像我通常做的那样，把每件东西分给该得到它的人。”

“就照你的指示办吧，我的孩子，”老 妇 人说，“瞧，天越来越晚了。给我点酒吧，如果有的话，润一润我已觉干瘪的胃。”

“你的确应该喝一杯，妈妈！”佳丽兹莎的伙伴埃斯卡兰塔①一边说一边打开篮子，取出一个皮制长颈瓶，里面 大约盛有两个阿罗巴斯②的白酒，还取出一只软木作的 容器，它盛一阿育布是不成问题的。埃斯卡兰塔斟满那软木容器，递给那虔诚的老妇人，后者双手接过。

“你给我倒多了，埃斯卡兰塔，好姑娘”老妇人一边吹开酒面泛着的泡沫，一边说，“上帝将给予我力量去 干 任何事情。”说着她把唇对准容器的边缘，一饮而尽，不曾 有 一下喘息。“这是桃大荻仑③”她评论道，“有一点 点石 膏似 的味道。让上帝保佑你吧，我的女儿，你的行为给了我莫大的安慰。我唯一担心的是这样可能会对我有害，我因我空着肚子

---

①名字的意思是向上爬或秘密地进入。

②西班牙重量单位(用于墨西哥及南美某些国家，合25.36磅)，两个阿罗巴斯相当于8.5加仑，一个阿育布比半加仑稍多一点。

③桃大荻仑是一种白酒，也有一种红酒叫此名，是16世纪的葡萄 酒中 最著名的酒之一。

什么也没有吃。”

“不会伤害你的，妈妈，”墨尼波迪说，“这酒已经超过3年以上了。”

“凭着圣母的名义，我希望你说得不错，”老妇人应声并继续说，“瞧，我的姑娘们，看看你们是否恰巧能省给我一个夸尔托去买我祷告时要用的蜡烛。都是为了赶快把亚麻篮子的消息向大伙儿报告，我才匆匆忙忙，把钱包挪在家里了。”

“对了，我有些东西要给你，彼波塔夫人，①”佳丽兹莎回答(彼波塔是老妇人的名字)，“这儿有两枚夸尔托给你，我希望你能够用其中一枚去买一支蜡烛，替我供在圣迈克尔像前；如果有足够的钱买两支的话，把那支摆在圣布拉斯像前吧，他俩是我的守护神。我还想你在圣露西夫人②像前也能奉供一支蜡烛，为了眼睛的缘故，我信奉她。可我手中再没有零钱了，看来这一切只好等改日我再向他们表示我的敬意。”

“你若这样做，真太明智了，姑娘，在意的还不是表明你慷慨大方，更重要的在于你亲自去奉供，而不是等死后让你的后代或执行者代你去做。”

“彼波塔妈妈说得太对了，”埃斯卡兰塔说，一边把手伸进她的钱包里。她又给了老妇人一枚夸尔托，指示她再去买两根供在神像前的蜡烛来，至于供在谁的像前，就全凭老妇人作主，只要她看着谁最合适、最有帮助就行。

“好好玩吧，孩子们，”彼波塔边说边准备离开，“趁今朝尽兴玩吧，免得老来像我一样只能为在年青时代失去的时

---

①名字的意思是木桶或大罐，暗示这老妇人的酒量。

②圣露西是把眼睛烧坏了的圣烈女，尤其受到有眼疾人的尊敬。

光流泪，你们祷告时可别忘了我。我将为我和你们大家去祷告，祈求上帝把我们从我们这行道的危险中解救出来，保护我们不受法律的惩罚。”

说完这番话她走了。在她离开后，所有的人都围坐下来，佳丽兹莎把盖篮子的布单抖开权作桌布。她从篮子里取出的第一件东西是一捆特粗的红萝卜，将近有两打的桔子和柠檬，然后是一罐盛满了烤鳕鱼的东方瓷器，此外，还有半块荷兰奶酪，一壶上乘的橄榄油，一大盘虾，好多蟹肉和刺激食欲的辣椒淹渍的刺山柑，以及三条特白的桃道面包①。

就餐的约有14人，他们都有一把黄柄的小刀，只是除了机灵鬼林科内达，他只得使用他的短剑。穿台面呢的那两个老人和把两男孩带来的向导用软木容器开怀痛饮。就在他们刚要开始向桔子进攻时，一阵重重的敲门声使他们都惊呆了。墨尼波迪一边下令不要慌乱，一边走进一间侧屋中取下一只盾牌，尔后抽出他的短剑，来到门边，用唬人且色厉内荏的声音叫道：“是谁？”

“是我”，门外传来回答，“是我，塔格雷特②，墨尼波迪先生，不是别人。今天上午是我站哨，我来是为了告诉你胖脸蛋朱利娜正朝这边来，她的头发全散下来了，还大声哭泣着好像是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

正说着，人已到了，嚎哭着。墨尼波迪听见的确是她，便打开了门；同时命令塔格雷特回到他自己的岗位上，警告他下次来报告时不许再这样大喊大叫的。塔格雷特答应一定照办。“胖脸蛋”已经进了门，她与前面的两个女孩是同一类型，职业也一样。她的头发湿漉漉的，脸上青紫，一进天

---

①桃道面包，16—17世纪国家中有名的面包，名字来源于它的产地，是离塞维利亚城市不远的一个村庄。

②塔格雷特：原是塞维利亚的护城河，据说此河中的水有臭恶味儿。

井她就虚弱地瘫倒在地上。佳丽兹莎和埃斯卡兰塔跑过去搀住她，解开胸脯，才发现雪白的肉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就跟遭了拳打脚踢一样。她们赶快往她身上浇水，让她清醒过来。

“正义的上帝和国王啊，”她喊道，“惩罚惩罚这个无耻的小偷，胆小无能的小偷，那个肮脏的恶棍吧！我无数次地把他从大狱里救出来，比他身上的汗毛还多。可怜的我呀！就看看我这如花般的青春吧，就这样浪费在像他一样的可恶的骗子和不可改悔的恶棍身上！”

“别急，胖脸蛋，”墨尼波迪说，“有我在这儿呢，我将保证对你公正。告诉我们，你是怎么被冤枉了，我会替你报仇的。是不是与你的守护人闹翻了？要是果真如此，你想要报仇，那么你不必开口我们也会为你雪耻的。”

“什么守护人！”朱利娜说，“我宁愿下地狱，也不愿受到羊群里的狼的保护，男人堆里的羊哟。你以为我还会跟他同桌吃饭或同床睡觉吗？我宁愿让狼把我吃了也不愿那样干了，请看看他对我干的一切吧！”说着，她撩起裙子，露出双腿来，在双膝上面或许应是更高的部位，上面布满了皮带抽打的痕迹。“这就是我从瑞波利①那里得到的，忘恩负义的东西。他欠我的比欠生他的妈的还多。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干吗？是因为我干了什么事吗？当然不是。他赌钱赌输了，他派他跑腿儿的卡布雷拉来找我要30瑞尔，可我只给他送去24瑞尔——为了赚这点钱，上帝因为我的罪恶给了我多少苦头和麻烦！我的一片好意却换来一顿毒打，他以为我有钱没给他，今天早晨他把我拉扯到皇家花园后面，把我一把拽进树林子里，就在那些橄榄树之间狠

---

①原义为“拉皮条”的委婉语。

狠地毒打我，甚至没有取下皮带上的铁扣，直到打得我半死，你们看见的。这些伤痕将证明我所说的丝毫无假。”

她又开始哭叫，要求公正；墨尼波迪以及在场的年轻小伙子们也再一次表示一定得让她得到它。佳丽兹莎握着她的手安慰她，还说要是她自己的男人那么对待她，她一定会乐意献出她最宝贵的任何财产。

“因为我必须告诉你，胖脸蛋妹妹，”她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惩罚是一种爱的表示。当那些粗人打我们，踢我们时，那时是他们最爱咱们的时候。来吧，坦白地告诉我：在你的瑞波利像那样虐待你之后，他没有爱抚你吗？”

“他有没有爱抚我？”流着泪的女孩说，“他给我成百上千次的爱抚，只要我愿意跟他回他的地儿，就是把他的手指剁下来他也干。在他像那样抽打之后，我甚至认为我能够看到他两眼都快掉下泪来了。”

“你不应该怀疑，”佳丽兹莎言道：“看着他对你干下的一切，他会痛苦得流泪！像这种男人，在这样的情景下，他们刚犯下错误就立刻后悔了。好妹妹，你会看到：在我们离开这里以前他就会找来的，并为所发生的一切向你请求饶恕。他会柔顺得像一只绵羊。”

“事实是，”墨尼波迪说，“在那个懦夫恶棍完全赎清他的罪孽之前最好别进这个门。好大的胆子，居然能对这女孩的脸蛋和身上下手！真是的，若论整齐端正和收入，她可以同这儿的佳丽兹莎媲美，这样的赞誉难道还不够！”

“噢，”此刻朱利娜叫了起来，“别再说那可怜小伙儿的不是了，墨尼波迪先生，无论怎样，他再坏，我还是全心全意地爱他。刚才我朋友佳丽兹莎为他说的一番话对我来说就好比空气对于生命。事实上，我想现在就去找他。”

“你没听我的话儿该多好，”佳丽兹莎劝说道，“因为这样

只会让他越发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于是他还会像剑客对待剑靶一样对付你。安静下来，好妹妹，不一会儿，就会如我所言，你将看到他俯俯贴贴地到这里来，要是他没有来，我们再来编一些有关他的顺口溜去激怒他。”

“会的，”胖脸蛋说，“我要说给他听的可太多了。”

“必要的话，我来起草，”墨尼波迪说，“虽然我无论如何也不是个诗人，但一个男人若要绞尽脑汁，出来几千句对联还是不用什么功夫的；如果它们不妥的话，我还有一个朋友，是理发师，一个伟大的诗人，每时每刻都在琢磨着诗句。现在，让我们善始善终，先把这些吃的解决了，以后的事情就会好办了。”

朱利娜很乐意按头儿的意思照办，于是大伙儿又都回到“餐桌”上，不一会儿，篮子见底，酒瓶也滴酒不剩。老人们敞开了喝，年轻的男人们快乐地喝过量，女士们则按惯例不得喝过9盅。然后，两个长者请求离开，墨尼波迪允了他们，同时嘱咐他们一定注意随时把组织应该知道的任何事情向他报告。老者应下就离开了。

机灵鬼林科内达有些好奇。首先，他请求墨尼波迪多担待一点若他有什么失礼之处，然后便开询问那两个如此老态、带着让人敬重的花白胡子的长者对这个兄弟团体能有什么作用。墨尼波迪告诉他，这两人按强盗的行话来说是“大黄蜂”，他们的任务就是白天在城里来回地溜达，侦察好了哪所房子值得夜里去盗。他们还尾随那些从印度银行或国库里取钱的人们，以便了解清楚钱被拿到哪里去并且干什么用了。一旦弄明了，他们就去测出那所房子的墙有多厚，同时标出盗贼们应在哪儿钻孔，以便弄出一条通道来。总之，墨尼波迪接着说，他们同这个兄弟般团体中任何的成员一样都是极有用处的，况且在借助他们的努力而偷来的财物中，他们只取五

分之一，反正要多也多不到这个数目的哪儿去。原来墨尼波迪本人也是在到手的每一笔财物中分其中五分之一。进一步说，像老者那样的人物都是极其忠诚和正直的，信奉上帝，有良知；他们过着模范的生活，而且享有良好的声誉。

“其中一些人，”墨尼波迪进一步解释说，“尤其是刚才到这里来的那两人，是那样容易满足他们所得到的东西，哪怕远远少于我们的规定所允许的。我们还有一对，是行李搬运工，他们不时地充当家俱搬运工，于是他们对城里所有房宅的进出情况了如指掌，对哪家值得或不值得我们下手也清清楚楚”。

“要我说，这真是太棒了，”机灵鬼林科内达说，“我但愿我能对这一极好的组织有点作用。”

“上帝，”墨尼波迪说，“总是满足这些崇高的愿望。”正说着，门上又传来敲门声，墨尼波迪走过去想看看又是谁在那儿。

“打开门，墨尼波迪先生，”外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是我，瑞波利。”

“别让他进来，先生！”胖脸蛋一听见就叫了起来，“别给那个塔比安的商贩开门，那个奥坎那① 的虎狼！”

墨尼波迪没理她，胖脸蛋一见瑞波利被让进了门，她立即跑进一间有盾牌的侧屋中，狠狠地关上身后的门。

“别让我看见那个丑陋的东西！”她在里屋叫道，“我可不愿看见那个欺侮无辜的凶犯、吓唬柔顺女人的强盗！”

曼尼非罗和契科纳克一起把瑞波利拦住，因为他死命般要冲进胖脸蛋在的那间屋。看见他们不让他去，于是他便冲她喊道：“得了吧，小泼妇！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要是还想结

---

① 地名，离马德里不远的地方。

婚的话就别闹了！”

“结婚，和你这个流氓！”胖脸蛋对答道，“大伙儿听听他在嚷些什么！我要依了你，你当然高兴啦，可我宁愿嫁给一具僵尸。”

“够了，你这个小傻瓜，”瑞波利说，“天也不早了。你不转过头来看看我是多么顺从和老实地来找你。凭永恒的上帝起誓，我的怒火中烧，一旦再爆发出来，只怕比上次有过之无不及，让我们都借坡下驴吧，可别让魔鬼正中下怀。”

“我偏让魔鬼正中下怀，”胖脸蛋说，“只要我能永不再见你。”

“你难道没长耳朵吗？”瑞波利气势汹汹地问，“上帝在上，妓女太太，我的脾气是有限度的，否则我可不管后果啦。”

“有我在这儿，不许喧闹。”墨尼波迪发话了，“胖脸蛋会出来的，可不是在威胁之下，而是因为她对我的敬爱，一切都会过去的，没什么好不了的。恋人们吵架言归于好，那种更大的乐趣不是吵架前能体会到的。出来吧，朱利娜，我的孩子，出来吧。可怜的胖脸蛋，看在我的份上，我将保证瑞波利双膝跪下请求你的宽恕。”

“就这么办，”埃斯卡兰塔插嘴道，“我们才会站在他一边，坚持让朱利娜出来。”

“如果你们是指望我自丢脸面，”瑞波利说，“哪怕是瑞士全国的军队也不能迫使我那样做。但如果是为了讨得胖脸蛋的欢心，我可以说我不仅可以双膝跪下，就是让我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只要能为她服务。”

契科纳克和曼尼非罗听见这番表白不由大笑起来，瑞波利以为他们是在嘲笑他，变得十分冒火。“谁要是动动念头，”他说道，“想嘲笑胖脸蛋说我的什么或我说她的什么，只要他敢这么干，那么我就要叫他龟孙子。”

契科纳克和曼尼非罗听了便交换了一个如此阴沉的眼光，以致墨尼波迪看到，便明白他要是再听任事态发展那可就麻烦了。

“不要再说了，先生们，”他警告他们，“我们不要再在这些侮辱人的话上无休无止了，行吗？只要没到动枪的地步就各自忍了吧，谁也不想事情更糟。”

“我们可以肯定，”契科纳克答道，“这些脏话不是冲我们来的，因为我们要是认为如此，手中的玩艺儿可不是吃醋的，它们该知道怎么办。”

“我们也有玩艺儿，契科纳克先生，”瑞波利针锋相对，“如果必要的话，我们也是能够取胜的。我已经说了，谁要是想在这里找笑料，就是龟孙子；要是有谁认为不是的话，且让他跟我去吧，我将用不到手掌长的短剑证明给他看，我说到做到。”

他边说边抬脚就要出门去。胖脸蛋一直都在门边听着，当她听出他有多么恼怒时，她奔出了房门。“止住他！”她大叫，“别让他去，他又要玩他的老一套！难道你们没有看见他有多么冒火吗？你们不知道他一旦脾气发作就跟马加比① 一样吗？回这儿来，你这大傻个儿！回来，我的宝贝！”她伸手抓过瑞波利的披衣不放。墨尼波迪也过来帮助她，在他俩的合力拉扯下，才算把瑞波利拦住了。契科纳克和曼尼非罗一下子不知道是否要做出被冒犯了的姿态，因此没动作，只是等着看瑞波利究竟要如何。瑞波利终于屈服于胖脸蛋和墨尼波迪的恳求，转身回来了。“朋友们，”她说道，“不应该挑衅生事或彼此开过火的玩笑，尤其是他们明知要被理解为恶意时。”

---

① 马加比：人名，本名犹大，是耶路撒冷城西北摩属茵城祭司玛他提亚的第三个儿子，绰号马加比，本意是“锤子”。

“这里没有任何人，”曼尼非罗应道，“想挑起事态或嘲弄朋友，况且既然我们全都是朋友，让我们握手言好吧。”

“这才像忠实朋友之间的谈话，”墨尼波迪高声宣称，“所以，握握手，让过去到此为止。”

几个人立即听话地照办了。埃斯卡兰塔脱下她的木屐，开始敲打，宛若那是一只手鼓；佳丽兹莎抓过一把碰巧就在手边的新棕叶扫帚，使棕叶相互磨擦发出一种声音，虽说刺耳和不中听，却与木屐的声音彼此应和很好①；墨尼波迪则把一个盘子碎成两片，夹在手指间，然后极有技巧地让它们互相拍打，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与前两者相对应。机灵鬼林科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对如此使用扫帚诧异不已，因为这乃是其前所未见的新鲜事。

“这让你吃惊了吧？”曼尼非罗道，“应该如此，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件乐器能与它的发明相比，它不仅方便而且唾手可得，外加便宜之极。事实上，有一天我曾听到过一个学生对此发表评论，他说，哪怕就是把阿兹② 从地狱里救出来的尼格弗诺，或是骑着海豚跟没事儿一样，从海里升出来的马里隆③，还是建造一个城市，使之有无数通道和出入口的大师门，都不曾在创造性上有超过这一发明的地方，你可以在任何时候轻易地找到它，而它又是那样方便易学，因为它既无键，更没有什么弦，你不必费事去为之正音。人们都说这是此城中一个豪侠的主意，在有关音乐方面，他为自己俨然是名大师而自豪。”

“我完全相信这一点，”机灵鬼林科内达附合着，“让我们

---

① 许多西班牙作家都提到过使用扫帚作为乐器。

② 阿兹应是欧雷的斯；尼格弗诺应是奥弗诺（奥菲斯）。

③ 马里隆应是阿里翁。作者是为了表现出曼尼非罗自以为旁征博引，知识渊博。

听听我们自己的音乐大师们的表演吧，我看见佳丽兹莎刚往地上啐了口水，这表示她已经准备好高歌了。”

此话不假。瞧，墨尼波迪正让她唱几段流行小调① 呢。不过，开头的却是埃斯卡兰塔，她用小而颤抖的声音唱道：

“说起红头发的小伙子，
他呀，来自古老的塞维利亚，
我的心已不能自持。“

接着是佳丽兹莎往下唱：

“我所知道的小伙子，
棕色的皮肤，好标致，
每个姑娘为了他，愿丢好名字。”

墨尼波迪激动地用碎盘片敲击着，同时也唱道：

“恋人们要吵嘴，
和好又亲嘴，
爱情于是翻了倍。”

此刻胖脸蛋再也抑制不住她的快乐，脱下她脚下的木屐，开始伴着其他几位的歌声跳起舞来。

“停下来吧，

---

① 所唱的小调是西班牙歌词形式的一种，包括7个小节，结构复杂，通常押韵。歌词一般是通俗的，也可作伴舞的曲调。

愤怒的拳头，
却原来打了自己的心头肉。”

“够了！”瑞波利高叫。“嚷嚷过去有什么意思，换个话题，让过去的过去吧。”

要不是因为门上传来的急促敲门声，刚刚拉开序幕的唱歌可能还要继续一些时候。墨尼波迪出门去看谁在那儿。原来是通风报信的哨兵，他看见街尽头走来本城的法官，并说正朝这个方向而来，开道的是两个“中立”的司法官① 格雷日列和霍克。院里的大家伙儿一听全都吓坏了。胖脸蛋和埃斯卡兰塔慌慌张张地穿上各自的木屐，佳丽兹莎放下手中的扫帚，墨尼波迪也搁下临时的乐器。音乐声止，受惊的人群一片寂静。契科纳克不吭声，瑞波利呆住了，曼尼非罗忧心忡忡。只见所有的人都迅速地消失在视野之中，有的往同一个方向窜，有的背道而逃，上房的上房，去阳台的去阳台，都为了朝另一条街上逃身。

就像火绳枪突然射出了子弹或是陡地一个晴天霹雳，给心不在焉的鸽子群造成了莫大的恐惧一样，对这群“好人”造成惊恐的莫过于法律官员不期而至了。机灵鬼林科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于是他们就呆在原地未动，拭目以待这场闹剧的结果。但不一会儿，哨兵回来报告说法官已经走过去了，对他们的房子不曾起丝毫的疑心。

报告未完，一个年轻的绅士已到了大门口，他的穿戴，按通常的说法，是一身城市打扮。墨尼波迪把来人带进庭院，同时命令契科纳克、曼尼非罗、瑞波利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下来。由于机灵鬼林科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在天井里

---

① 所谓中立即哪方都不得罪，对这一“兄弟组织”并不干涉。

没动，因此听见了来人与主子之间的对话。年轻的绅士正在问墨尼波迪为什么没有把他吩咐下来的事情做好。墨尼波迪说他不知道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不过好在执行此任务的人正在这儿，他会自己说明清楚的。恰好契科纳克下来了，他的头儿于是要求他说明他是否去完成了如今正在发生争议的任务——事关用刀子砍下一条需缝14针的伤口。

“是哪件事？”契科纳克问，“是那个十字路口的商人吗？”

“正是他，”来的绅士说。

“哦，”契科纳克说，“我来给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吧。那天晚上，我一直候在他的门边，在离祷告的时间没多久时他回家了。我迎着他走上去，好好地打量了一下他的脸，看见他的脸是那样地狭小，要划一条14针的伤口真是不可能；于是既不能够遵守我的诺言并按您的指导——”

“指示，您先生是想说这个，而不是指导吧，”绅士纠正契科纳克的语病。

“我正是想说它，”契科纳克道，“后来，看了他的脸太狭小，不够划一条长度需要缝14针的伤口，可又不想白跑一趟，一无所获，我把这条伤疤给了他的仆人，你可以完全肯定那真称得上是一流水平的伤口。”

“我宁愿，”绅士答道，“你给那主人7针的伤疤，也不想仆人摊个14针的疤痕。简而言之，你没有完成我们之间的协议，不过没关系，我先前留下的30杜卡多的定金对我也不算巨大的损失，那我就走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取下帽子就要转身走开。墨尼波迪一把抓住了他杂色布料做的大氅，把他拉回来。

“等一等，”他说道，“我们忠实并很好地完成了我们的许诺，你也务必一样。你欠我们20杜卡多，在你交出钱或给我们足够的财物之前你是走不掉的。”

“这就是阁下所谓的没有食言吗，”绅士大声问道，“把口子切在了什么人身上，而不是主人？”

“你理解得很对！”契科纳克叫着说，“你不像是忘记了俗话说‘爱屋及乌’吧。”

“这两者有何关系？”绅士问。

“怎么没有，”契科纳克继续说，“那么‘恨屋及乌’不是同一件事吗？屋子是那商贩，你恨他，他的仆人是那乌鸦，你复仇了仆人，也等于复仇了主子，仇债便了清了，所以说我们这方面是兑现了的。因此现在除了清帐没什么可说的。”

“在这一点上，我也同意他的观点，”墨尼波迪补充说，“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契科纳克朋友。至于你，侠士先生，不同你的朋友和仆人们费舌了吧，听从我的劝告，把完成这项任务该付的都付了。如果你想要我们不计那个主子脸的大小也给他来一条口子，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很快就会都有的。”

“如果是这样，”那位侠士说，“我将很乐意为此支付全部的费用。”

“这不成问题，”墨尼波迪让他一定放心，“你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相信我吧，契科纳克准在你要求的人脸上留下一条无可挑剔的伤疤，人们将会认为这小子是生来就有的。”

“看在你担保和允诺的份儿上，”绅士说，“把这条金链拿去，权作我欠你们20杜卡多的抵押，另外的40杜卡多等下一条伤疤完成了我再付。这条链的价值值一千瑞尔哩，你们可留在手中，因为我估计在不是太久的将来我还会需要另一条14针的刀疤。”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脖子上取下一条链子来，是由众多的小扣连环组成的，他随手交给墨尼波迪；后者接在手中，掂了

据份量，确信并非炼金术下的膺品。于是这帮人的头儿很乐意地接受这份儿礼物，并极其有礼节地收下来——他接受过相当良好的教育。接着任务交给契科纳克，由他晚上去完成。绅士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墨尼波迪把躲在屋檐上的人全都叫下来，自己站在人群的中央。他从披氅的兜帽中取出一本备忘录，交给机灵鬼林科内达，其实是因为他自己不知道该怎样认字。打开第一页，机灵鬼林科内达发现如下文字：

“本周的‘砍伤’备忘录”

“第一，十字路口的商贩，价值50克朗，预付30，执行人：契科纳克。”

“行了，孩子，”墨尼波迪说，“我想还是翻到‘鞭子抽打备忘录’吧。”

机灵鬼林科内达翻过此页，在下一页他找到了。上面写着：“阿尔发发广场的啤酒老板，一记重鞭一枚克朗；已收8克朗，时间限制：6天。执行者：曼尼非罗。”

“你最好把这条划去了吧，”曼尼非罗说，“这个今晚完事。”

“还有别的什么吗，孩子？”墨尼波迪问道。

“是的，”机灵鬼林科内达答道，“还有一条写着：给被称为芬奇的驼背裁缝6记重打，此乃应一名女士的要求，她把项链丢在他那儿了。执行人：没耳朵① 。”

“我真奇怪，”墨尼波迪费解道，“这事儿怎么还没有了结，‘没耳朵’肯定是病了，时间都已经拖延出了两天，可还没有执行。”

“我昨天见着他了，”曼尼非罗说，“他告诉我说驼背裁缝

---

① 他的耳朵可能被割掉了，刑罚的一种。

病了，因此事情还未了。”

“我十分相信这一点，”墨尼波迪接着说，“‘没耳朵’可是把好手，要不是有类似的原因，他一定早就了结了。还有吗，我的小伙子？”

“还有，先生，”机灵鬼林科内达答道。

“那往下翻吧，”墨尼波迪示意他，“翻到‘一般性报复备忘录。’”

机灵鬼林科内达往下翻，直到看见了如下的文字：

“一般性报复备忘录，即：扔玻璃瓶子；涂抹松柏油；破坏衣服或捉奸；当众奚落的对象名单；制造假慌乱和骚动；假装刺杀；传播谣言① ”。

“下面说什么？”墨尼波迪又问。

“下面是，”机灵鬼林科内达继续念，“用松柏油去污秽屋子，位于——”

“别念那幢屋了，”墨尼波迪打断他，“我知道是哪儿的。这区区小事就由你们的头儿，我去执行吧，总共8克朗，已付了4克朗。”

“对，”机灵鬼林科内达说，“这里写的正是这些，下面是，‘捉奸’——”

“那也别念了，”墨尼波迪再次警告他，“房子和地址都不重要。这事去执行便是，用不着当众宣读，因为对良心来说，这是一宗极大的负担。只要有人付我钱，我宁愿上百次地干这种差事，但就不愿意提起这些事，哪怕仅仅是一次，哪怕是面对生我的母亲。”

“这件事的执行者，”机灵鬼林科内达提醒他，“是‘投鼻

---

① 玻璃瓶当然是装有害人的或杀伤性的液体；用油脂、臭恶的松柏油进行污秽仍被安达卢西亚的农民作为一种报复的方式破坏衣服，这里是指走向断头台时妓女们穿的那种火红颜色的袍子，或忏悔时穿的或犹太人穿的。

子'。"①

"那事已经完了，钱也付了。"墨尼波迪说，"再看看还有别的什么事，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还应该有一次'闹慌乱'，20克朔已付了一半作为定金，执行者是我们全体；时间只要在本月之内就行，这事只许胜不许败——这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咱们这座城里发生过的最大事件之一。把本子给我，小伙子，我知道其它不再有什么了。如今生意有些不景气，然而时运会改变的，也许我们会有应接不暇的时候。成事在天啊，我们不可能强迫人们相互报复，尤其现在，人人都那么勇敢，不再愿意出钱雇人去做他自己凭两只手也能完成的事。"

"一点不假，"机灵鬼林科内达附合说，"可，瞧，墨尼波迪先生，请让我们清楚我们各自的指令，现在天也快黑了，白天的暖和很快就会过去。"

"现在要做的是，"墨尼波迪说，"你们全部回到你们各自的岗位上，直到星期天，那时我们将在同一时间和这地点碰头，同时分配落入我们手中的一切东西，不对任何人有所欺瞒，机灵鬼林科内达，好孩子② 以及鬼精灵科达迪略在本周之前将守在金塔和波士特之间的郊区。他们在那里可以毫无顾忌地玩他们的本事，我看见以前那些远不及他们聪明能干的人每天从那里回来时都能带回比20瑞尔还多的小零钱，更不用说银币了，而这一切只需一副少4张牌的扑克就足够了。"他接着还往下说，"冈契罗将带你们去那块地，尽管任何人部无权侵越他人的领地，可你们还是可以走到圣·桑巴斯坦和圣·坦蒙，不会有什么麻烦。"

---

① 很可能被罚割除了鼻子。

② 墨尼波迪记错了，好孩子本来说的是科达迪略。

这对男孩上前吻手以示对他所给予的关照表示感谢，并许诺要忠实而圆满地完成他们的任务，始终全心全意并谨慎小心。尔后，墨尼波迪又从他披衣的兜帽里取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列着成员名单，他让机灵鬼林科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把各自的名字也登在上面。可由于当时没有墨水，他让他们暂时把这张纸带在身上，以便在他们遇见的第一家药店把这事解决了。这一页将写上："机灵鬼 林科 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完全合格的成员；徒弟期：无；机灵鬼林科内达：牌技师；鬼精灵科达迪略：精明的盗窃手。"他们还将记下当天的日期、月份和年数，但对其父母亲或故乡却绝口不提。

正在此时，被称作"黄蜂"的其中一个老者来到这里。"我来这儿，"他说，"是为了告诉阁下我刚在教堂门前的石梯上碰见了年青的华尔夫①，他 请我告诉你们他的生意与日见好，只要有副扑克，他能从撒旦② 那里把钱拿走。他没能回来汇报并像往常一样向你们请安，只是因为他离城太远了，可他下星期天一定来这儿，决不食言。"

"我总是非常相信，"墨尼波迪说，"华尔夫会在他的行业中干得出类拔萃，因为他 有着一双 人 人都 羡慕的最好的巧手。要把这行干好，你不仅得有良好的实践工具，还务必得有颖悟的大脑。"

"我，"老者又说，"还碰见了朱厄尔，他在 被 称为钢多雷的住宅处。他穿得像名教士，他说他之所以去那里是因为他听说有一对秘鲁人住在那里，他想去试试，看是否能同他们游戏一场，哪怕开始只是一小笔，可也许最后就不止这么多

---

① 原义为狼，在黑话中意为小偷。

② 魔鬼的名字，别名彼列，意思是匪徒。

了。他还说星期天他一定来碰头，同时自己解释清楚。”

“那个朱厄尔，”墨尼波迪言道，“是又一个好手，极其聪明的小伙子，不过有好些天没看见他了，这可不太好。我发誓，倘若他不小心点，我将废了他。那个贼不比土耳其人更有善良的心思，他知道的拉丁文还没我妈多。还有什么新的吗？”

“没有了，”老者回答，“至少我不知道了。”

“那好极了，”墨尼波迪说，“下面还有些东西要分给你们大家。”说着他把40瑞尔分配给了大伙儿。“每个人星期天都必须到这儿来，同时每人也将得到给他的东西。”

所有的人对他的仁慈表示了感谢，年轻的情人们再次拥抱：瑞波利和胖脸蛋，埃斯卡兰塔和曼尼非罗，佳丽兹莎和契科纳克。他们约定当天晚上在各自手中的活儿都干完后在彼波塔的屋子里会面；墨尼波迪宣称他也要去那里，以便把洗衣篮里装的东西列出个清单来，不过他眼下还只得去关照有关用松柏油污秽屋子的事情。他拥抱了机灵鬼林科内达和鬼精灵科达迪略，然后用祝福把他们打发走，一边警告他们切勿有任何长期的宿营地或歇脚处——这乃是一切中最关紧要的。冈契罗伴着这两男孩一起走，把他们的岗位指给他们看，并且郑重其事地再次提醒他们星期天可一定要来，因为他坚信届时墨尼波迪将对于他们的行业应该做些什么事做番大论。然后，他自个儿走了，留下两个对其所见的一切颇感诧异的男孩子。

虽然还只是一个小男孩，但机灵鬼林科内达天生具有一聪颖的头脑，况且在伴随其传令官的父亲传递训喻时，他或多或少也知道一些如何合理地使用语言的技巧。当他一想起墨尼波迪以及手下那一群笨蛋使用的言语，他就不能不大笑不止。让他尤其感到逗人的是胖脸蛋竟然希望上帝把她用劳

动挣来的24瑞尔记在她罪孽的帐上。

然而，他最诧异的还是这帮人坚定不移的信念，他们全部感到只要他们作了祷告他们就一定能进入天堂，而所有的这些偷盗、杀人以及在上帝眼皮下犯下的罪恶都算不上什么。每当想起那个老妇人彼波塔，机灵鬼林科内达也不能不大笑——把偷来的篮子搁家里，一边却又去买蜡烛供奉神像；由于她坚信不移，她准会全身衣着整齐，穿着鞋去见上帝的。他同样还吃惊于他们大家对那个既粗暴又不择手段的蛮人墨尼波迪所表现出的顺从与亲敬。他回想起他在备忘录中所读到的所有勾当，最后，他开始惊诧于这座著名的塞维利亚城市中的法律，竟然以如此不经心的方式在施行着，像这帮邪恶的、有着非正常天赋的人简直就是在公开地行动着，追逐他们想要得到的一切。

机灵鬼林科内达决心要劝说他的同伴，他们可不能长久地继续这种可怕而罪恶的生活方式，没有约束，不稳定，是口大染缸。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毕竟还年轻和幼稚，仍然在这个帮伙中生活了不少月份，其中所发生的冒险经历，在这里就不一而足了。那么，让我们等以后有机会再来听听有关他的生活故事以及所遇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吧。至于他的导师墨尼波迪，以及这个臭名昭著的团体中的成员们，他们的故事应该是极其发人深省的，对于读过这故事的人们来说，还是权当警戒为好。

（文平译）

# 英格兰的西班牙姑娘

在英国人对加的斯① 城进行了一番洗劫后，英军舰队司令官克洛塔尔多先生将一位约摸7周岁的女孩带到了伦敦。克洛塔尔多的这种做法遭到勒斯特伯爵的反对，他千方百计地派人寻找这个小姑娘，以便让她回到父母的身边，因为他们曾向伯爵诉说了失去女儿的不幸，请求他只带走那些抢劫去的财产，而让抢去的人得到自由，请伯爵不要让已经失去财产的人再因失去女儿而更加不幸，因为那女孩子是他们的命根子，是全城最美丽的姑娘。

伯爵下令在他的舰队里寻找这小姑娘，无论谁藏了她都必须把她交出来，否则将处以极刑，然而无论什么刑罚和威胁都不足以使克洛塔尔多从命，他把姑娘藏在自己的船上，因为他非常喜爱伊莎贝尔(这是那个姑娘的名字)这个无比俊美的女孩子。孩子的父母未能找到女儿，整日忧心如焚。而克洛塔尔多满心欢喜地回到伦敦，将那个美丽的小姑娘作为最珍贵的战利品交给了他的妻子。

---

① 西班牙南部一城市。

说来也巧，克洛塔尔多家里所有的人都暗暗地信仰天主教，尽管在公开场合他们都遵循女王的信仰①。克洛塔尔多有一个12岁的儿子，名叫里卡雷多，在父母的熏陶下，他对上帝既热爱又惧怕，他完全相信天主教的教义。克洛塔尔多的妻子卡塔利娜是位高贵稳重的天主教徒，她非常爱伊莎贝尔，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进行抚养、教育，加以疼爱。小姑娘性情温和，天资聪颖，很容易地学会了人们教给她的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又由于生活的舒适，她渐渐地忘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对她的恩泽，但她并没有把他们完全遗忘掉，常常因思念他们而暗自叹息。虽然她学会了英语，但她仍没忘记西班牙语，因为克洛塔尔多有意识地将西班牙人悄悄带到家里来和她交谈。这样，她既没有忘记母语，而且讲起英语就像是在伦敦出生的英国人。

在她学会了一个出身高贵的姑娘能做的一切事情之后，人们又教她读书写字，然而她最突出的才能是弹奏适合女子弹奏的乐器。她极有音乐天赋，还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唱起歌来特别迷人。

拥有这些美德和天赋的她逐渐激起里卡雷多胸中爱的涟漪，而她仍把他当作自己的保护人的儿子那样对待他，敬爱他。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对伊莎贝尔的无与伦比的美貌感到爱慕，并赞叹她的美德与超群的天赋，那时他爱她还只是出自兄妹之情，并无任何非份之想。然而，随着伊莎贝尔逐渐长大，当她长到12岁时，里卡雷多最初那种喜欢多看她一眼，多和她在一起的感情变成了希望得到她，占有她的强烈欲望。这种占有欲只能通过成为她的丈夫才能实现，因为伊莎贝拉②(他们这么称呼她)为人非常正派，她不会允许别人

---

① 英国官方信仰新教(又译作基督教)，西班牙官方信仰天主教，即旧教。

② 从此她以这个名字出现。原文如此。

做出不体面的事来，即使他想以别的方式占有她也不可能。伊莎贝拉高贵的血统和她的自尊心都不允许任何邪念在她的心灵里滋生。里卡雷多不知多少次想向父母表示自己的心愿，但他却总是下不了决心，因为他知道他父母已决定为他娶一个非常富有的苏格兰姑娘为妻，那姑娘和他们家人一样是秘而不宣的天主教徒。他想，他们肯定不会改变主意，解除和那位小姐订下的婚约，让他去娶一个女奴(如果能这么称呼伊莎贝拉的话)。这样，里卡雷多变得沉默寡言，郁郁寡欢，心里不知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他日渐憔悴，一病不起。他觉得若不采取某种办法来减轻内心的痛苦，让自己这样死去，未免太懦弱无能了。于是，他鼓起勇气，决定向伊莎贝拉表白自己的心迹。

里卡雷多病倒后，家中所有的人都感到震惊，感到不安，因为大家都很爱他，特别是他的父母，因为他们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再说他为人正直，聪明能干。医生诊断不出他患的是什么病，而他自己又没有胆量讲出来。终于有一天，他决定克服能够想象得到的困难，当伊莎贝拉进去为他端茶送水时，他见只有她一个人，便细声细气吞吞吐吐地对她说：

“美丽的伊莎贝拉，是你的美德和美貌才使我成了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你不愿看到我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请你答应我的请求，让我把你当作我的妻子，但请不要让我父母亲知道，因为我担心他们不会像我这样看到你的美德，因而会拒绝我的请求，而这对我却是至关重要的。倘若你愿意答应我的请求，我当然会像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那样也属于你，即使我不能占有你，即使只有得到教会和我父母的祝福我才会拥有你，但是，只要我能在心里把你当作我的妻子，我便会恢复健康，高高兴兴地等待着我所期待的美好

时光的到来。”

里卡雷多说以上这番话的时候，伊莎贝拉低垂着脑袋听他说着，显得既真诚又美丽，既端庄又稳重。当她看到里卡雷多沉默不语的时候，庄重严肃地回答道：

“里卡雷多先生，我不知上帝是出于严厉还是出于仁慈（我不知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动机中归因于哪一个）将我从我父母身边夺走，送到您父母身边，我要感谢他们对我做的那么多好事，我决心永远也不违抗他们的意志，因此如果他们不点头同意，我就不能接受您对我表示的那么宝贵的爱，而只能把它看作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倘若他们认为我配得上您，那么从现在起我就会把我奉献给您。在这之前我想请您放心，我真诚地、一心一意地祝福您，愿上帝赐予您幸福。”

伊莎贝拉这一番真诚的话说到这儿便停了下来。从此，里卡雷多的身体很快地康复了。当初，在他久病不起时显得心灰意懒的父母，此时又开始获得了希望。

他们俩彬彬有礼地告别：里卡雷多眼里噙着泪水，而伊莎贝拉见到里卡雷多对她如此一往情深，也非常动情。里卡雷多从病榻上爬了起来，这对他父母来说简直是个奇迹。他决定不再向他们隐瞒自己的想法。有一天，他在与母亲长谈之后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他说如果不让他和伊莎贝拉结婚，无异于让他去死。里卡雷多对伊莎贝拉的美德赞不绝口，他母亲甚至都觉得自己的儿子配不上伊莎贝拉了。她让儿子放心，她会让他父亲很高兴地作出她认为合适的决定。事情果然如此，她把儿子对她说的话都告诉了她丈夫，轻而易举地说服了他，让他满足儿子的愿望，他们还造出一些借口以解除和那位苏格兰小姐定下的婚约。

当时，伊莎贝拉仅14岁，里卡雷多20岁，他们年龄虽小，但天资聪颖，沉着稳重，办起事来还相当老练持重。离

婚期还有 4 天，里卡雷多的父母都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通过神圣的婚约结合在一起，他们都为能把他们当年的那个女俘当作自己的女儿而感到高兴，觉得她身上的美德比起那位苏格兰姑娘陪嫁的丰厚的嫁妆还要珍贵得多。结婚庆典已准备就绪，亲戚朋友也都邀请停当，只需将婚事禀报圣明的女王，望其恩准，便可举行婚礼。当时名门显贵家中的婚事必须得到女王陛下的恩准方可举行，但他们对女王批准一事丝毫也不曾介意，因而也就没有及时禀告。我已经说了，一切都已准备停当，只有 4 天就要举行婚礼了。一天下午，女王的一名使臣的到来打破了宁静祥和的欢快气氛，他给克洛塔尔多传来女王陛下的口信，让他第二天早晨把他俘获的那个西班牙加的斯姑娘带到王宫，克洛塔尔多回答说他很乐意遵照女王陛下的旨意去做。使臣离去后，所有的人都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害怕发生意外。

“唉，”卡塔利娜夫人说道，“倘若女王陛下知道我用天主教教义去教育这孩子，并以此推测我们全家都信仰天主教，那该怎么办！如果女王问姑娘，这8年来她学的是什么东西，即使她再机敏谨慎，也会说出一些对我们不利的话来。”

听到夫人的话，伊莎贝拉对她说：

“您别担心，我的夫人，您也不用害怕，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告诉我那时该说些什么，我的话不仅不会于您们有害，反而会给您们带来好处。”

里卡雷多吓得直打哆嗦，他似乎已经感到不幸的事情即将发生。克洛塔尔多也很担心，不知如何是好，他一个劲地祈求上帝保佑，希望依靠伊莎贝拉的聪明才智，摆脱困境。他反复告诫伊莎贝拉，让她想尽一切办法避免说出他们是天主教徒，并告诉女王他们即将结婚，里卡雷多大病初愈，经不起精神上的折磨。伊莎贝拉一次又一次地请他们放心，说

她一定不会让他们担心的事情发生，因为她虽然还不清楚她该如何回答人们向她提出的问题，但她却有充分的信心，相信自己会应答自如，正如她已向他们表示过的那样，她的回答将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那天晚上，他们谈论了许多事情，特别作了这样的推测：可能女王真的只是想见见伊莎贝拉，因为她那无与伦比的容貌和美德已经传遍了全城，传到了女王那里。倘若不让她去见女王，那么他们便都成了罪人，所以最好还是告诉女王他们把她收留下来就是要把她许配给他们的儿子里卡雷多，然而即使他们这样说也是有罪的，因为这件婚事没有得到女王的批准。不过，在他们看来，这个罪名不会招致严厉的惩罚。

他们想到这儿心里平静了一些，决定让伊莎贝拉穿戴得像个新娘而不是个卑贱的奴隶去见女王，因为她将是他们的儿子这样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人的妻子。他们这样决定了以后，第二天便将伊莎贝拉按西班牙的习俗打扮起来。他们让她穿上一件绿色绸缎的外衣，里面是金黄色的衬里，不但在衣服的开衩处镶嵌上珍珠，而且整件衣服都缀满了极其精致的珠宝。她脖子上戴着项链，腰围钻石腰带，手里像西班牙贵妇人那样拿着一把扇子。她那头浓密的金黄色长发上也佩戴着钻石和珍珠。她乘上一辆漂亮的马车，克洛塔尔多和他妻子以及里卡雷多都陪她坐在车里，他们许多有名望的亲戚则骑马随后。伊莎贝拉那满身的珠光宝气，那高雅的举止和如花似月的容貌引起伦敦街头人们的注意。克洛塔尔多给予他俘获的这个姑娘如此高的待遇正是想让女王把她看作他儿子的妻子。

他们来到了王宫，来到女王待的大厅。伊莎贝拉走了进去。人们几乎都想象不出她那俊美的样子。那是一间宽敞的

大厅，陪同她的人在离她两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伊莎贝拉又向前走了几步，她像一颗星星一样在平静的夜空中穿过，或者像清晨的阳光那样从两座山峦间射出，或者说她既像星星又像阳光，她还像慧星一样让在场的人激情满怀。她像太阳，用她美丽的光辉烧灼着每个人的心灵。伊莎贝拉温顺有礼地在女王面前跪下，用英语说道：

“女王陛下万福，奴婢承蒙陛下召见深感荣幸，从今往后愿侍奉陛下。”

女王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据她后来对侍女说，那时她仿佛看见伊莎贝拉的珍珠宝石就像天上的星星衬映着她美丽的脸庞，她的眼睛就像太阳和月亮，她整个人简直就是美的化身。和女王在一起的侍女们都目不转睛看着伊莎贝拉，不愿漏掉她身上的任何细节。她们夸赞她的那双眸子是那么炯炯有神，脸是那么俊美，身材是那么苗条，语音又是那么甜美，有的还不无嫉意地说道：

“这西班牙姑娘长得真不错，但我不喜欢这身服装。”

女王沉默片刻后便请伊莎贝拉站起来，并对她说道：

“你就和我说西班牙语吧，姑娘，我听得懂，而且我很喜欢西班牙语。”

女王转向克洛塔尔多，对他说道：

“克洛塔尔多，这么多年来你把这宝贝珍藏起来，可见它已使你变得贪婪。你必须把它还给我，因为它是属于我的。”

“陛下，”克洛塔尔多说道，“您说的完全有理，我承认我冒犯了龙威，我将这宝贝珍藏起来是为了使之更加完美，以呈现在陛下您的面前。现在我把这宝贝带来是想求得陛下的恩准，使她成为我儿子里卡雷多的妻子。现在我把他们俩都呈奉给陛下。”

“连她的名字我也很喜欢，”女王说道，“今后只要叫她‘西班牙姑娘’伊莎贝拉就可以了，这样她便完美无瑕了。克洛塔尔多，听说你在没有得到我的批准之前便将这姑娘许配给了你的儿子。”

“正是这样，陛下，”克洛塔尔多回答道，“但是我们相信我和我的祖辈对王室的忠诚足以使陛下批准甚至比这件事更困难的请求，何况小儿尚未婚娶呢。”

“他暂时还不能和伊莎贝拉结婚，”女王说道，“直到他以自己的才能证明他配得上她时才行。我的意思是，我不想你利用你和你的祖先对王室的忠诚来促成此事，令郎必须亲自来为我效力，以证明他配得上她，因为我已把她当作我的女儿。”

伊莎贝拉听到这最后一句话立即跪倒在女王面前，用西班牙语说道：

“尊敬的陛下，您赐 封我为您的女儿，您的封赠使我过去遭到的不幸都成了喜悦和幸福。有了您的厚爱我还会惧怕什么，还有什么好事不能办成？”

伊莎贝拉说以上这番话时显得又文雅又大方，女王听了更加喜欢她了，于是她让伊莎贝拉留下侍候她，并把她交给一位有教养的宫女，也就是女王的领班侍女，让她把宫廷里的规矩教给她。

里卡雷多见女王夺去了伊莎贝拉，几乎要昏了过去，他颤抖着突然跪倒在女王面前，向她请求道：

“为了让我效忠陛下，陛下其实大可不必用与我父母和祖辈效忠朝廷的不同方式来要求我，但是，既然陛下希望我以新的方式为您们效劳，我想知道我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完成陛下对我的吩咐。”

“现在有两艘船即将出发围歼海盗，”女王回答道，“我已

任命兰萨克男爵为将军，现在我要委任你为其中一条船的船长，因为你高贵的血统弥补了你的年幼。你要知道，这是我对你的赏赐，我赐予你效忠你的女王的机会，你尽可发挥你的聪明才智，并显示你的人生价值，以图得到最好的奖赏，我想你会猜到我指的是什么。我将亲自为你看管好伊莎贝拉，尽管她已表示只有你的忠贞不渝才能真正保护她。你去吧，愿上帝与你同在。我想，热恋中的你定能建立丰功伟绩。如果统治三军的国王军中有一万名热恋着的士兵，他们期望获胜后最好的奖赏就是得到他们的恋人的话，那这位国王定会十分幸运。里卡雷多，请站起来，你是否有话要对伊莎贝拉诉说，因为明天你就要动身出发了。”

里卡雷多吻了吻女王的双手，感谢她的赏赐。然后，他走到了伊莎贝拉面前跪下，想对她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仿佛喉咙被什么东西哽住了，舌头也不听使唤了，眼眶里满是泪水。他虽尽力加以掩饰，还是被女王看见了：

“里卡雷多，你不必为哭泣而感到羞愧，也不必为在此时此刻显露的儿女之情而感到不安。与敌人作战是一回事，与心爱的人告别是另外一回事。伊莎贝拉，你去拥抱里卡雷多，为他祝福吧，他是受之无愧的。”

伊莎贝拉默默地注视着里卡雷多那种令人爱怜的痛苦的神情，茫然不知所措，她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那么爱他。此时她没有听清女王的话，开始哭了起来，她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哭成了个泪人儿，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好像是一尊挂着眼泪的大理石雕像。这两个恋人之间流露出的恩爱缠绵的情意使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了热泪。里卡雷多什么话也没有对伊莎贝拉说，便与克洛塔尔多和其他来向女王请安的人一起离开了大厅，他们个个都带着激动、同情的泪花。

伊莎贝拉神情沮丧，如丧考妣，她担心女王会强迫她改

变她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但是她还是留了下来。两天后，里卡雷多扬帆起航。此时他思绪万千，两个互相矛盾的想法困扰着他，几乎使他失去了理智。一方面他想建立丰功伟绩，以便与伊莎贝拉结合；另一方面他又不愿创建任何功绩，因为他要遵循他的天主教教义，不能拔出剑来杀害天主教教徒①。但如果他不拔出剑来，便会被看作是异教徒或胆小鬼，那么，他的一切乃至生命都会受到损害，他要达到与伊莎贝拉结合的目的也就困难重重了。最后，他决定首先还是考虑爱情，把基督徒的职责放在其次。他心里暗暗祈求上帝赐予他机会，使他既能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又能履行基督徒的职责，最终能使女王满意，与伊莎贝拉结为夫妻。

两只战船鼓起风帆朝着阿索雷斯群岛航行了6天，他们不断碰到从东印度洋某些岛屿驶来的葡萄牙船只或从西印度洋一些岛屿驶来的行驶在相反方向航线上的船只，6天后，一股强劲的风从船的侧面吹来，这种风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名称各不相同，在地中海称为正午风。这种风强劲持久，吹得这两只船不能在任何岛上停留，一直把它们吹向西班牙。当它们来到濒临西班牙海岸的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发现了3只船舰：一只大船和两只小船。里卡雷多的那只船向旗舰靠拢，他想问问他的将军是否要向那3只船发起进攻。当他靠近旗舰时，只见在主桅杆的顶端悬挂着一面黑旗。等他们进一步靠近时，他听见船上吹着号角、喇叭，这明确无误地告诉人们，或是将军遭到不幸或是舰上另外一个要人去世。见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人们议论纷纷，这是他们自离开港口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这时从旗舰上传过话来让里卡雷多到旗舰上去，因为将军在前一天夜里中风死了。所有的人都很悲

---

① 这里指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

伤，只有里卡雷多感到高兴，倒不是因为他对将军的死幸灾乐祸，而是这样一来他便可以自由行事了，因为女王有令，当将军不在时由里卡雷多负责指挥。于是他迅速地登上了旗舰。一些人为将军的死在哭泣，另一些人则为里卡雷多的到来而高兴。最后，他们都一致服从他的指挥，还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宣布他为新的司令。这时，只见那 3 只船舰中两只小一点的船离开那只大船朝他们这两只船驶来。

不一会儿，他们便发现这是两只土耳其双桅船，上面挂着半月旗，里卡雷多心里十分高兴，以为这是天赐良机，为他送来了“猎物”，他可以不必担心伤害天主教徒了。这时那两艘土耳其船也认出了英国船只，尽管他们并没有悬挂英国国旗，挂的是西班牙国旗，以使别的船只认不出它们的真实身份，更不会把它们当作剿灭海盗的船舰。土耳其人以为他们是从印度洋驶来的被战败的船只，能轻易地让它们投降。双方的舰只渐渐地靠近，里卡雷多巧妙地让它们进入他的大炮的射程内，及时地下令开炮，仅用 5 发炮弹便击中了其中一条船的中部，炮弹的火力之大几乎将船拦腰截断。不一会儿船便朝一边倾斜，开始沉没。另一只小船见此情景，立即投去绳缆，让大船上的人将它拉到大船的一侧。但是，里卡雷多指挥的士兵行动敏捷，划船疾驶。他又下令将所有的大炮重新装上炮弹，炮弹雨点般地朝敌舰落去，那只受伤的双桅船到达那艘大船的旁边寻求它的保护，这使大船也暴露在大炮的射程之内。里卡雷多看见那条未受伤的大船正在救援受伤的小船，便令他的两只船向它冲击，使它无法掉头也无法使用船桨。这小船上的土耳其人只得躲到那艘大船上，他们不是去保卫那条船而是去寻求一条生路。这时，那两艘武装小船上的服苦役的西班牙人砸碎锁链，拔去角器①，和土

① 固定住苦役犯人锁链的铁环。

耳其人混在一起，也上了大船，由于他们从船的一侧往上爬，便成了里卡雷多两只船上的火枪手的活耙子，不过，他们仅向土耳其人射击，因为里卡雷多下达了谁也不许向西班牙人开枪的命令。这样，几乎所有的土耳其人都被打死了，能够登上大船的土耳其人也被和他们在一起的西班牙人用他们能够得到的武器打死了。健壮的人一旦倒下便会不敌大病初愈的虚弱的人。那些西班牙人以为这两只英国船只是西班牙的，混身增添了巨大的力量，为获得自由做出了难以想象的事情来。最后，几乎所有的土耳其人都死了，几个西班牙人来到船的一侧，高声地向他们以为是西班牙人的英国人呼喊，让他们过去接收战利品。

里卡雷多用西班牙语问他们那是艘什么船，他们回答他说那是一艘来自葡属印度装着香料的货船，船上还有价值连城的珍珠和钻石，他们遇到风暴停泊在某个地方，船上的设备和火炮都被风暴毁了，船上的人又病又渴又饿，好不容易才把船推入海中。那两只双桅船是海盗阿尔纳乌特·马密①的；它们在前一天便将这只毫无戒备的大船俘获了，他们曾听海盗们说，由于不能将如此多的财宝装到那两只船上，他们便决定将这只船用缆绳拉着，带进离那儿不远的拉腊奇河。②

里卡雷多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以为这两只船是西班牙船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是英国女王陛下的船舰。这消息使与他说话的那些人大吃一惊，因为他们立即会想到他们刚出龙潭，又入虎穴了。这时，里卡雷多让他们不要害怕，他们不会受到伤害的。他们完全可以得到自由，只要他们不反抗。

“我们根本不可能反抗，”他们回答说，“因为我们已经说

---

① 16世纪中以凶残著称的海盗，塞万提斯在回国途中就是被他劫持到阿尔及尔的。

② 摩洛哥流入大西洋的一条河。

过，这只船没有火炮，我们也没有带武器，我们不得不恳请你们的司令官饶恕我们。毫无疑问，将我们从土耳其人的不堪忍受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可以拿走这笔财宝，这不可胜数的财宝将使他远近闻名，人们会牢记这难忘的胜利和他的英名美德的，这也是我们日思夜盼的事。”

里卡雷多认为，这个西班牙人说的话很有道理，便召集全船的人开会，问他们如何才能把所有的西班牙人送回西班牙而又不会发生任何意外的事故，因为这么多人在一起很可能聚众造反。有人主张把他们一个一个带到自己的船上，在他们进底舱后将他们杀死，然后再把那艘大船带回伦敦，这样做便可万无一失了。

里卡雷多说道：

“既然上帝赐予了我们这么多的财宝，我不想用凶残不义的手段加以回报，再说，对能用妥善的方法解决的问题运用刀剑去解决也是不合适的。因此，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天主教徒被杀死，这倒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我觉得我应该自爱。我希望你们和我一起干下的这件业绩除了给我们带来勇敢者的美名外，不要再给我们冠以刽子手的恶名，因为凶残是不能与勇敢齐名的。现在必须把那条小船上的所有火器都运到那艘葡萄牙大船上去，搬走所有的武器后，只留下食品。我们将带着这只大船回英国，西班牙人则乘这只船回国。”

谁也不敢违抗里卡雷多的命令，一些人认为他勇敢豁达、通情达理，另一些人则在心里觉得他偏袒天主教徒。里卡雷多果断地率领50名火枪手登上了葡萄牙那只大船，他们个个小心翼翼，手里拿着燃着的纸捻儿随时准备开火，他们发现在那艘大船上有3百人之众，他们都是从那两艘双桅船上逃去的。里卡雷多让他们交出货物清单。不久前站在船舷

上对他喊话的那个人回答他说海盗船上的海盗已把货物清单拿走了，但他们都淹死了。这时，他们装好了滑轮，才把第二只小船拉到大船边，然后以极其熟练的动作用结实的木轮车将小船上的火炮移到了大船上。里卡雷多在对天主教徒作了一番简短的训话后，命令他们登上那只腾空了的船，船上有供给他们或更多的人食用一个多月的充足的给养。当西班牙人登上那只船的时候，他让人从他的船上拿出钱来给每个人4枚西班牙埃斯库多金币，以便让他们上岸后使用。他们的目的地已经不远了，阿比拉山和加尔佩山的高高的山峰已隐约可见。所有的人都无比感激他的恩惠。最后一个离开的是代表大家说话的那个人，他对里卡雷多说道：

“尽管我是如此幸运，尊敬的绅士，但我希望你让我随你一起去英国。我不愿回西班牙，因为那儿虽然是我的祖国，我离开它才6天，但我在那儿只会感到忧愁和孤独。你知道，先生，15年前加的斯陷落时，我失去了一个女儿，她可能被英国人带回了英国。失去了她我便失去了老年的宁静，失去了眼前的光明，她昔日的身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失去了她，又失去了我的财产，这一切给我带来的不幸使我再也不想再也不能去做生意了，而正是因为我善作买卖才成为全城公认的最富有的商人。事实也的确如此，我的财产超过数十万埃斯库多，仅家中的财产就值5万多杜卡的金币。但是，这一切我都失去了。要是我没有失去我的女儿，我也不在乎失去的这一切。在我遭受这么大的不幸之后。特别是失去女儿以后，困苦磨难接踵而至，我和妻子（就是坐在那里的那个神情忧郁的女人）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便决定去印度①洋诸岛，那是穷人们的避难所。6天前我们登上了

① 即美洲。

一艘交通艇，但我们在离开加的斯时遇见了这两只海盗船，他们将我们抓了起来，我们又遭到新的不幸，倘若海盗们没有掠夺下那一葡萄牙船，那我们就要遭到更大的不幸，因为那只大船吸引了英国人的注意力，发生了刚才发生的事情。”

里卡雷多问他，他的女儿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他说叫伊莎贝尔。这样，里卡雷多便完全证实了他的推测：和他说话的人就是他心爱的伊莎贝拉的父亲。里卡雷多没有告诉他有关伊莎贝拉的消息，只是对他说，他很乐意带他和他的妻子去伦敦，在那儿他可能会得到他们期待的消息。然后他让他们登上旗舰，并下令派足够的水手和卫兵看守那只葡萄牙船。

那天晚上，他们扯起风帆，迅速地离开了西班牙海岸。在获得了自由的那些囚徒中有20名土耳其人，里卡雷多给了他们自由，因为他想显示他的宽宏大量，这不是仅仅出于他对天主教徒的偏爱，而是出于他那豪爽豁达的本性。他希望西班牙人在到了目的地后，便给土耳其人以完全的自由，这样，他们也向他表示感谢。

一直刮着的顺风渐渐地平静下来，这在英国人中引起了巨大的恐惧。他们都责怪里卡雷多，说他太宽宏大量了。还说那些获得自由的西班牙人会把情况都告诉西班牙当局。如果港口那里停泊着武装的大帆船，那它们就会追上来找他们的麻烦，这样，他们就会完蛋。里卡雷多清楚地知道，他们说的不无道理，但他仍耐心地劝说他们，使他们平静下来。这时，那风又刮了起来，这才使他们放下心来。所有的风帆都鼓了起来，无需他们对风帆作任何调整。9天后他们就看见了伦敦。当他们凯旋的时候，船上一共少了30个人。

由于他们的司令官已去世，里卡雷多不愿在进港时露出喜悦的神情。于是他把庆功和悼唁的信号混在了一起，一会儿响起欢乐的号音，一会儿又吹起低沉的号角；一会儿敲起

快乐的鼓点，鸣起礼炮，一会儿又吹奏起忧郁哀伤的高音笛子。他们还在桅杆的背面挂上一面半月旗，而在另一侧挂上一面长条黑旗，旗子的一端一直垂到水面。就这样，在忧伤与喜庆交相辉映中里卡雷多和他的舰只驶进了伦敦河，那只大船因无法驶入，就停留在海上。

那些相互矛盾的信号和气氛使得在港口观看他们的无数百姓迷惑不解，人们从一些标记上认出了那只小船是兰萨克男爵的旗舰，但他们弄不明白，为什么另一艘船变成了那么一只停在了大海上的庞然大物。但是，当勇敢的里卡雷多全身披挂精神抖擞地跳下小船时一切疑虑便烟消云散。里卡雷多没有带随从，由无数平民百姓跟着，径直朝王宫走去，女王正在回廊内等待人们给她带来有关战舰的消息。

与女王和其他贵妇人在一起的还有伊莎贝拉，她穿着英国式的服装，和穿西班牙服装一样漂亮。在里卡雷多抵达王宫前，有人进去通报女王里卡雷多已回港。伊莎贝拉听见里卡雷多的名字心里不禁一惊，一霎时，她又惊又喜，不知他带来的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里卡雷多身材高大匀称，风度翩翩，他身着全副护身甲（包括胸甲，背甲，喉甲，臂甲，腰甲），携带着金光闪闪色彩斑斓的米兰制武器，神采奕奕地从观看他的人中间走过。他没有戴头盔，只是戴了一顶棕黄色的宽沿帽，帽沿上缀着参差不齐五颜六色的羽毛。他佩带的宽剑上饰着精致的佩带，下穿瑞士式的裤子。看着他的这身打扮和他迈着潇洒的步伐，有些人把他比作战神马耳斯，而另外一些人见他英俊的面容则把他比作维纳斯，说他正乔装着这个模样，在嘲弄马尔斯。最后，他走到女王面前，跪下对她说：

“至高无上的陛下，在兰萨克将军中风死后，遵照陛下的意旨我接任了他的职位，托陛下的洪福，两只土耳其船裹

胁着现在停泊在海上的大船落到了我的手中。我下令向它们发起进攻，陛下的战士一往无前，击沉了那两只海盗船。我以王室的名义将那些从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出来的西班牙人用我们的一只船送他们回家。我只带回了两个西班牙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想来王宫向您祝福。那只大船来自葡属印度，遭到风暴袭击后，被土耳其人劫掠，确切地说，这只船被土耳其人毫不费力便夺下了。据船上的一些葡萄牙人说，船上装着的香料和珍珠钻石与其他货物的价值超过1百万枚金币，船上所有物品都没有人碰过，连土耳其人也未敢动它一根毫毛。这是天的旨意，让我将所有财宝献给陛下。陛下只要赐给我1件珍宝，我便欠陛下另外10船珍宝。那件珍宝陛下已亲口答应给我，那就是我亲爱的伊莎贝拉。有了她我将会心满意足，尽管我这次为您效了微薄之力，我仍将尽力为您效力，以报答陛下恩赐给我这件珍宝的大恩大德。”

“请站起来，里卡雷多，”女王答道，“请你相信我，若论我把伊莎贝拉交给你该出多少价，你即使用那只船上的所有钱财甚至全印度的财富都不足以支付。我把她交给你是因为我答应过你，也是因为你们俩很般配，而且根据你的胆识也完全应该得到她。你把那船上的珍宝都留给了我，而我为你妥善保管了你的宝贝。即使你觉得我回报给你的并不比你给我的多，但我知道我给你的赏赐不菲。买到心爱之物，买主一定会很珍视，对买主来说，这就是无价之宝。伊莎贝拉属于你了，你看她就在那儿，只要你愿意，她就是完全属于你的了。我相信她会很乐意成为你的妻子，因为她聪慧机敏，懂得回报你对她的爱情。我认为这是天赐良缘，不是我给你的恩赐。只有我赐予你的东西才能称得上是恩赐。你下去休息吧，明天再来看我，我想听你说说你们的业绩。你把你说的那两位想见我的人也带来，对他们的良好愿望我表示感谢。”

里卡雷多吻了吻女王的手，感谢她给予他的许多赏赐。女王走进另一间大厅。侍女们围住了里卡雷多，其中一个与伊莎贝拉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叫坦希，是侍女中最聪明最大方最文雅的姑娘，她对里卡雷多说：

“这是怎么回事，里卡雷多先生？你干么这么全副武装的，也许您打算来这里与您的敌人决一死战吧？然而，事实上我们大家都是您的朋友，只有伊莎贝拉小姐是西班牙人，她是不会对您怀有善意的。”

“坦希小姐，请您记住，她对我怀有好感，她是不会忘记我的。”里卡雷多说道，“我知道，她生性善良，像她那么聪颖、贤慧、美貌的姑娘是不会忘恩负义的。”

伊莎贝拉听到他们的话后，说道：

“里卡雷多先生，我是属于您的，您从我这里定能得到您满意的答复，我一定会报答您对我的赞誉和您想给予我的恩惠。”

里卡雷多和伊莎贝拉及其他侍女就这么说着话。在这些侍女中有一位年龄很小的姑娘，她一直盯着站在那里的里卡雷多，她掀开腰甲想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她又摸摸剑，她天真地把他身上的铠甲当作镜子，在近处看着铠甲能照出的人影。等里卡雷多离开以后，她对那些侍女们说道：

“各位小姐，我想战争一定是件很美好的事情，因为甚至在女人们的眼里，全副武装的男人们总是显得很漂亮的。”

“岂止是显得漂亮？”坦希小姐说道，“你们瞧这位里卡雷多，他就像是太阳来到人间，穿着那身军服走在街上，多么英武！”

所有的人听了那个小姑娘和坦希逗趣的对话都笑了。这时，有些人议论说里卡雷多全副武装来到宫殿颇为不恭，而另一些人则原谅他，说他作为军人这么做是为了显示他那潇

洒的英姿。

里卡雷多回家时受到他的父母、朋友、亲戚和熟人的热情接待，那天晚上在伦敦举行了欢庆活动欢迎他胜利归来。伊莎贝拉的父母来到克洛塔尔多家里，里卡雷多把他们介绍给克洛塔尔多，但是他对伊莎贝拉的情况只字不提，他准备把这个情况亲自告诉他们。然而，他的母亲卡塔利娜夫人和家里的所有男女仆人都知道了这一消息。那天夜里驶出许多大小船只，开始为那只大船卸货。围观的人很多，卸货一直进行了 8 天，从船舱里取出了许许多多无比珍贵的财物。

第二天，里卡雷多带着伊莎贝拉的父母亲去王宫，他们都穿着英国的服饰，里卡雷多已事先告诉他们，女王想见他们。他们到达王宫时女王正在侍女们的陪伴下等待着里卡雷多的到来，想让他和伊莎贝拉一起陪伴她。伊莎贝拉穿着第一次入宫时穿的那身衣服，仍然显得那么漂亮。伊莎贝拉的父母对王宫的豪华与典雅惊讶不已。他们看到了伊莎贝拉，却没有能认出她来，尽管他们心里已预感到某种幸运的事即将来临，他们的心开始剧烈地跳动起来，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感到不安，而是因为他们怀着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某种愉快的心情。女王不让里卡雷多跪在她的面前，她让里卡雷多站起来，坐到一张没有坐垫的椅子上，那是特意放在那儿的，是高傲的女王异乎寻常的赏赐。这时，有人说：

“里卡雷多今天不是坐在人们给他坐那张 椅 子上，而是坐在他自己带来的宝物上。”

还有人说：

“现在证实了人们常说的那句俗语：‘送了礼，万事易’，里卡雷多带来的礼物连我们女王的铁石心肠也融化了。”

还有的人说：

“现在他如此受宠，别人就不敢攻击他了。”

的确，女王给予里卡雷多如此大的荣誉使许多看见这一切的人产生了嫉妒之心，因为王族给予臣属的每一恩赐无一不是刺进忌妒者心脏的匕首。女王让里卡雷多向她详细地阐述了他们和那些海盗船进行战斗的经过，他照办了。他把胜利归于上帝和他的勇敢无畏的士兵，他称赞了所有的士兵，特别提到一些士兵的英勇业绩，同时也没有忘记提一提其他士兵的英勇行为，他想让女王赏赐所有的士兵，特别奖励其中一些人。他最后谈到他以女王陛下的名义给予了那些土耳其人和天主教徒自由，他说道：

“站在那儿的那位夫人和那位先生”他指了指伊莎贝拉的父母亲，“就是我昨天对陛下说起的那两位。他们很想拜见陛下，一睹陛下的风采，所以才请我带他们来到这儿。他们是加的斯人，从他们的言谈和举止看，我发现他们是有地位有身份的人。”

女王请他们走近一些。伊莎贝拉抬起头来，看了看这些据说是西班牙人的人。由于他们来自加的斯，她想或许他们还认识她的父母亲呢。当她抬头看见她母亲的时候，不由得盯着她看了起来，在伊莎贝拉的脑海里一些模糊不清的影象开始浮现了，她仿佛觉得过去她曾见到过眼前这个女人。她的父亲也处在同样的迷惑不解中，不敢相信他眼前见到的情况是真实的。里卡雷多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这3个人犹疑不定的一举一动，和他们各自的反应。眼下他们不知如何是好，是相认还是不相认。女王看出了他们之间有某种非同一般的关系，特别发现伊莎贝拉那局促不安的神情，见她额上渗出了汗珠，多次用手梳整头发。

这时，伊莎贝拉真希望那位她以为是她母亲的人开口说话，或许那女人说话的语调会解除她眼前看到她时产生的疑虑。女王让伊莎贝拉用西班牙语对那位女子和那位男子说，

请他们告诉她，他们为什么不去享受里卡雷多给他们的自由，而自由不仅对于人类，即使对缺少它的动物来说都是最宝贵的东西。

伊莎贝拉照女王的吩咐问了她母亲。她母亲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她下意识地跌跌撞撞地走到伊莎贝拉身旁。她顾不得宫廷里的礼节和规矩，用手拨动了一下伊莎贝拉的右耳，看见了一颗黑痣，这标记证实了她的推测，她清楚地知道这就是她的女儿伊莎贝拉，她大声喊叫着，抱住了伊莎贝拉：

“啊，我心爱的女儿！啊，我心中的无价之宝！”她没有再说下去便晕倒在伊莎贝拉的怀里。

她父亲也顾不上尊严，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不声不响地流下了眼泪，泪水将他那令人尊敬的脸庞和胡须都弄湿润了。伊莎贝拉将自己的脸贴在母亲的脸上，把眼睛投向她父亲，她发现他正在那儿以又惊又喜的心情看着她。女王对这件事感到诧异，对里卡雷多说道：

“我想，里卡雷多，一定是你有意地安排好了这次见面，但是谁也不会对你说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知道，突如其来的欢愉和痛苦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的。”说到这儿，女王回头转向伊莎贝拉，并命人将她与她母亲分开，人们朝她母亲脸上泼了冷水后她便苏醒过来。后者清醒过来后，双膝跪倒在女王面前，对她说道：

“请陛下宽恕我的无礼，我因找到了我最心爱的女儿高兴得晕了过去，也许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女王回答说她说的有道理。但为了让她听得更明白些，女王让伊莎贝拉当翻译。正如已经说过的那样，伊莎贝拉认出了她的母亲，她的父母也认出了她。女王让他们留在宫中，以便和他们的女儿见面畅叙别情。里卡雷多对此十分满意，他再一次恳请女王履行她的诺言，说如果他配得上她，就请把

伊莎贝拉赐予他，如果他现在还配不上她，那么就请女王指派他去完成其他任务以显示他的才干。女王清楚地意识到里卡雷多对自己和自己的勇气颇有自信心，已经无需经受新的考验。于是，女王对他说，4 天以后她将把伊莎贝拉交给他，只要伊莎贝拉认为合适，她就成全他们俩的婚事。

里卡雷多满心喜欢地告辞了，他认为他将得到伊莎贝拉，不再担心会失去她了。这是恋人们的最大心愿。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但这一段时间过得并不像他想的那样轻快，因为对未来的承诺寄予希望的人总是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时间老人像是双脚注上了铅一般。然而那一天终将到来，那时里卡雷多将如愿以偿，他将发现伊莎贝拉更多的美德。只要可能，他会更加爱她。然而，就在他以为那幸运的航船正张开风帆飞快地驶向向往已久的港口的这段短暂的时间里，厄运的风暴正在海上兴起，正千方百计要将他吞没。

事情是这样的：女王最年长的宫女(即负责 照顾 伊莎贝拉起居的那位)有一个22岁的儿子，人 们称 他阿尔奈斯托伯爵，他那显赫的地位，高贵的血统以及他母亲深受女王的宠信这一点使他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个阿尔奈斯托伯爵疯狂地爱上了伊莎贝拉，只要一触到伊莎贝拉的目光，他的心灵都要燃烧起来。虽然在里卡雷多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曾向伊莎贝拉表示自己的愿望，但是伊莎贝拉从未答应他。尽管在恋爱初期一方的拒绝往往会使另一方打消继续恋爱的念头，然而阿尔奈斯托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尽管伊莎贝拉曾多次向他表示她不愿意，阿尔奈斯托却嫉火中烧，看到她如此纯洁，自己更受到爱的煎熬。眼见里卡雷多已得到女王恩准，在很短的时间里将娶伊莎贝拉为妻，他急得简直都想去自杀。然而，在他采取如此懦弱可耻的决定之前，他把一切都告诉了他母亲，让她请求女王把伊莎贝拉许给他为妻，如果女王

不答应，那么这就预示着他的死亡将来临。女王的宫女听了儿子的要求大吃一惊。她十分了解儿子胆大妄为的性格和感情冲动时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犟脾气，她担心这恋情会变成一件不幸的事情。为此，她只好答应儿子去恳求女王，作母亲的总是希望自己的孩子幸福，但她并不期望女王会收回自己的成命，她只想不放弃最后的机会，作一次努力。

那天早晨，遵照女王的嘱咐伊莎贝拉打扮得楚楚动人，其美貌难以用笔墨来形容。女王甚至亲自把那只船上最好的一串珍珠挂在她的脖子上，这些珍珠值两万杜卡多金币。女王还给她戴上了价值6千杜卡多金币的钻石戒指。正当侍女们对即将举行的婚礼兴奋不已的时候，那位宫女走到女王面前，跪下请求女王将伊莎贝拉的婚礼再推迟两天。她表示，女王陛下如果能答应她的这一请求，那么她将会十分感激，并觉得这比女王给她的一切赏赐都要珍贵。

女王首先想知道她为什么如此强烈地希望婚礼延期，为什么要坚决反对她曾对里卡雷多许下的诺言。然而宫女一定要女王答应她的请求才愿说出真情。女王很想知道其原因便答应了她的请求。宫女达到了她的目的后便向女王讲述了她儿子的恋情，并说她担心如果不让他娶伊莎贝拉，他或许会自杀，或许会干出丢人现眼的事情来。她要求将婚礼推迟两天为的是请陛下想出一个稳妥的办法来拯救她的儿子。

女王回答说，倘若她的话也不能使他平静下来的话，那就只好请宫女自己去解决这么棘手的问题了，但是无论如何不能让里卡雷多失望。宫女将女王的旨意转告了儿子。阿尔奈斯托听了后忌火立即燃烧起来，他全身披挂，骑上一匹强健的俊马，来到克洛塔尔多家门口。他大声地叫嚷着，让里卡雷多从窗口探出身来。这时，里卡雷多已穿好结婚礼服，正准备带着傧相们去王宫。当他听见叫喊声，并知道来人是

谁，以及如何来到这里的时候，颇为吃惊地从窗口探出身去。阿尔奈斯托一见到他便说道：

“里卡雷多，你竖起耳朵听着我想对你说的话：女王陛下当时命令你去为她效忠，让你创造出业绩，以表明你配得上举世无双的伊莎贝拉。你领命出征，回来时带回了满载金银的船只，你以为你因此就买下了伊莎贝拉，觉得自己配得上她。现在虽然女王陛下将她许配给了你（她以为宫廷里没有人能比你能更好地侍候伊莎贝拉，也没有人比你更配得上她），但是她弄错了。因此，我经过调查后确认，你的所作所为并配不上伊莎贝拉，而且你根本做不出任何把你吹捧到如此地步的事情来。我认为你根本配不上伊莎贝拉，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说法，我就要与你以死决斗。”

伯爵的话一说完，里卡雷多便这样回答道：

“我没有任何必要接受你的挑战，伯爵先生，因为坦率地说，不仅我配不上伊莎贝拉，而且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配得上她。因此，我再一次告诉你，你挑起决斗毫无道理。但是，鉴于你对我如此胆大无礼，我接受你的挑战。”

他说着便离开窗口，立即请人给他去拿武器。他的亲戚和所有要陪他去王宫的人闻讯都忙成一团。在那么多看见阿尔奈斯托全副武装来到这儿，大声嚷嚷着要进行决斗的人中间总有人跑去禀告女王。于是，女王立即命令她的侍卫长去捉拿伯爵。侍卫长急急忙忙地赶到，这时，里卡雷多正披挂着他登陆时佩带的那些武器，骑着一匹骏马从家里出来。

伯爵一见侍卫长，便立即猜到他的来意，他打定主意，决不束手就擒。他扯起嗓子朝里卡雷多嚷道：

“你瞧，里卡雷多，我们现在已无法决斗。如果你想惩罚我，那你就来找我，我想惩罚你，也会去找你的，只要两个人都想找对方算帐，就会很容易找到机会。我们就等到那时

再决斗吧。”

“我很高兴奉陪。”里卡雷多回答道。

这时，侍卫长带着他的全部卫队来到了。他对伯爵说，他以陛下的名义逮捕他。伯爵说他服从陛下的旨意，但请他们不要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将他直接送到女王那里，侍卫长同意这么办，便让卫队把他带进王宫，去见女王。女王从她的宫女那里得知了她儿子对伊莎贝拉的痴情。宫女两眼泪汪汪地请求女王宽恕伯爵，因为他年幼痴情才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过。

女王见阿尔奈斯托来到她面前，便不由分说下令摘去他的宝剑，将他关进一座塔楼。

所有这些事情都使伊莎贝拉的心里十分不安，她父母见她原来那平静的心被打乱了，十分难过。那位宫女劝女王说，为了平息她家和里卡雷多家之间可能产生的仇怨，最好清除产生仇怨的原因，把产生这一切根源的伊莎贝拉送回西班牙，这样便可以避免发生令人担心的事情了。她还补充说伊莎贝拉是天主教徒，她是那么坚信自己的宗教教义，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无法动摇她一丝一毫的信念。女王听到这话回答说，正因为如此她更加看重伊莎贝拉，因为他善于保持她父母教给她的规矩。女王不同意将伊莎贝拉送回西班牙，因为她很喜欢她那美丽的容貌，优雅的体态和许多美德。女王还表示，如果不是预定的那一天，也肯定在另一天，她一定要照她以前曾经许诺的那样把伊莎贝拉许配给里卡雷多。

见女王如此坚决，宫女十分伤心。她不再进行争辩，但她的想法依旧。她认为，倘若不除去伊莎贝拉，就不可能改变她儿子的想法，也不可能让他与里卡雷多和解。于是，她决定干一件像她这样身份的女人想也不敢想的凶残的事情：她决心毒死伊莎贝拉。由于大多数女性行动果断。一旦作出决

定便立即付诸实施，那天下午她将毒药放到水果里强迫伊莎贝拉吃下去，说是这样可以平息一下心中的烦躁。

伊莎贝拉吃了水果不久，她的舌头和喉咙就开始肿起来，嘴唇也开始变黑，声音也嘶哑了，她感到眼睛发花，胸口胀闷，所有这些都是中毒的症状。侍女们跑去禀告女王那儿发生的一切，并肯定地告诉她，是宫女下的毒。女王很快就相信了她们的话，立即去看几乎快断气的伊莎贝拉。

女王立即下令召来她的御医。与此同时，她让人给伊莎贝拉服用大量的犀牛角粉和其他多味解毒药配制成的药粉，这是王室常备的急救药物。御医们赶来后立即着手诊治，他们请女王问清宫女下的是什么毒药，因为毫无疑问是她放的毒。宫女说出了毒药的名称，医生们给伊莎贝拉服下相应的解药。药物非常有效，多亏了药力和上帝的帮助伊莎贝拉终于转危为安，至少可以说她已有希望活下去了。

女王下令将宫女抓起来，关进王宫里的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以惩罚她犯下的罪行，尽管她辩解说她杀伊莎贝拉是为了替天行道，除掉一个天主教徒，而且也能使她儿子不再行凶斗殴。

里卡雷多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几乎都要急疯了，他认为这都是他的过错。最后，伊莎贝拉终于活了下来。但是，毒药使她失去了眉毛、睫毛和全身毛发，她的面部浮胀，面颊的皮肤脱落，全身的皮肤斑斑点点，双眼也很红肿。总之，她变得很丑，成了一个丑八怪，与她以前的美貌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凡是认识她的人见到她这个模样，都说还是被毒药毒死的好。尽管如此，里卡雷多仍恳请女王将伊莎贝拉许配给他，让他把她带回家去，因为他爱的不仅是她的肉体，而是她的心灵，伊莎贝拉虽然失去了她美丽的容貌，却并没有失去她那不可胜数的美德。

“你说得很对，”女王对他说道，“里卡雷多，你把她带回去吧，你要知道你带去的是一个装在简陋木盒子里的无比珍贵的珠宝。上帝本希望我能完好无瑕地把她交还给你，但是这已不可能了。我请你原谅我，或许我对那个犯下如此罪行的罪人的惩罚能部分地满足你复仇的愿望。”

里卡雷多对女王说了许多话，请她宽恕那位宫女，因为宽恕本身就是对冒犯王威者的惩罚。最后，女王把伊莎贝拉和她的父母交给了里卡雷多，里卡雷多便将他们带回家去，也就是带回他父母的家里。女王除了珍贵的珍珠钻石外又赏赐给伊莎贝拉更多的首饰和衣服，以表示她对伊莎贝拉的厚爱。两个月过去了，伊莎贝拉仍是那么丑，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会恢复到她最初的那个容貌，但是在这之后她脱去了一层皮，面部开始变得好看起来。

这时，里卡雷多的父母认为伊莎贝拉已不可能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便决定派人去接那位苏格兰姑娘，就是那位比伊莎贝拉更早与里卡雷多订下婚约的姑娘，他们没有把这决定告诉里卡雷多，他们相信新妻子的美貌一定会使他们的儿子忘掉伊莎贝拉。他们还准备把伊莎贝拉和她父母一起送回西班牙，给他们一大笔钱财以补偿他们经受的损失。一个半月以后，在里卡雷多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他的未来的妻子在许多人的陪伴下来到他家。她长得非常漂亮，在全伦敦除了伊莎贝拉外没有人能比得上她。里卡雷多对这个姑娘出乎意料的出现大为震惊，他担心她突然到来会让伊莎贝拉痛不欲生。为了打消这个疑虑，他走到伊莎贝拉的床前，见他父母正陪着她，他走到他们面前，说道：

“伊莎贝拉，我亲爱的，我的父母还不知道我是多么爱你，他们出于对我的爱，将一位苏格兰姑娘接到家里来，她是在我认识你之前由我父母作主与我订婚的人。我以为他们

想用这姑娘的美貌把你从我心中抹去，其实，你已经牢牢地印在了我心里。伊莎贝拉，我对你的爱与那种仅仅以感官欲望为满足的爱情截然不同，你的体态美曾经令我折服，现在你那不可胜数的美德占据了我的心灵。如果说过去你貌美时我爱你，那么现在你不好看时我敬慕你，为了表明我真诚的心，请把你的手伸给我。”

伊莎贝拉将右手递过去，里卡雷多将它紧紧地握在手里，说道：

“我以我的天主教父母教我的天主教信念起誓，如果说我的信念还不够正统的话，我以罗马教皇宣讲的教义发誓（因为坦率地说，它是我心灵的主宰），我还以正在听我们说话的真正的上帝起誓，啊，伊莎贝拉，我的心啊！只要你看得上我，我一定会成为你的丈夫。”

听了里卡雷多的这番话，伊莎贝拉不知如何是好，她父母也惊得不知所措。她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不停地亲吻着里卡雷多的手，眼中流着泪，喃喃地说，她答应他的要求，并将永远侍候他。里卡雷多吻了吻那张过去无比美丽却从未敢吻过的丑陋的脸。

伊莎贝拉的父母在一旁流下了许多热泪，他们为孩子们的结合感到高兴。里卡雷多对他们说，他将设法拖延和那位苏格兰姑娘的婚事，那姑娘现在已在家中。他们将会看到她。他还告诉他们，如果他父亲要把他们三人送回西班牙的话，请他们不要反对，听从他的安排，请他们回加的斯或塞维利亚等他。两年以后他会去那儿和他们团聚的，只要老天爷还让他活那么长时间的话。如果这段时间过去后仍无他的音信，那他们便可确信是某件重大的事件，或是死亡（这是最可能发生的原因）阻止了他去他们那儿。

伊莎贝拉回答说，她将不仅仅等他两年，还要等他一辈

子，一直等到她得知他已经不要她的那一天，因为如果真有这一天，那她也就会在这一天死去。他们互诉衷情，又流下了许多热泪。里卡雷多走了出去，他告诉他父母他要去罗马加深自己的天主教信念，在回来之前无论如何也不和苏格兰姑娘结婚，不会把她当作自己的妻子，他把这个想法也对陪克利斯特尔娜(这就是那位苏格兰姑娘的名字)来的亲戚说了，由于他们都是天主教徒，便很痛快地同意了，克利斯特尔娜很高兴地留在她公公的家里，等待里卡雷多的归来。里卡雷多要求的期限是一年。

一切都这么谈妥了。克洛塔尔多对里卡雷多说，他已决定只要女王陛下恩准，他就送伊莎贝拉和她父母回西班牙，也许祖国的环境会使她已经好转的身体状况能更快地康复。里卡雷多为了不让父亲猜出自己的计划，审慎地回答说就照他说的去做吧，他只是请父亲把女王赐予伊莎贝拉的所有财产都给她带走。克洛塔尔多答应了他的要求。当天，克洛塔尔多就去请求女王批准他儿子和克利斯特尔娜结婚，并准他将伊莎贝拉和她的父母送回西班牙。女王听了克洛塔尔多的话很高兴，同意了他的决定。也就在同一天，女王没有征得智囊团的同意，便断然决定褫夺该宫女在宫内的职务，并罚她1万埃斯库多金币，把这笔钱交给伊莎贝拉。女王还因阿尔奈斯托伯爵的挑衅行为将他逐出英国6年。在4天之内，阿尔奈斯托便执行了被放逐的命令，罚金也都交齐。这时，女王将一位住在伦敦的法国富商请到宫中，把1万埃斯库多金币交给了这位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有业务的商人，请他开出汇票，然后在塞维利亚或西班牙的某个港口把钱交给伊莎贝拉的父亲。那商人扣除了他汇款所需费用外，对女王说，他将以可靠的方式把钱交给他在塞维利亚的一位法国商人。具体办法是这样的：他写信到巴黎，请他的另一位代理

人将支票签上法国的日期而不是英国的日期，因为英西两国之间没有正式的通讯贸易关系，他们只须带上他写上暗号未署明日期的支票便可让塞维利亚的那个商人把钱交给他们。因为那商人已接到了巴黎方面的通知。总之，女王得到了商人的允诺，不再对这笔钱的交付产生怀疑。但她仍不放心，便下令叫来了第二天将要出发去法国的一艘佛兰德船的船长，让他的船在法国停留后立即直驶西班牙，这样就可证明，他们是从法国而不是从英国驶进西班牙的。女王再三嘱托船长，让他带上伊莎贝拉和她父母，好生款待他们，并将他们安全地送到最近的西班牙港口。

船长很乐意为女王效劳，答应说他一定照办，定会把他们送到里斯本、加的斯或塞维利亚。女王收下商人开的支票，并派人通知克洛塔尔多，让他不要拿走她赏赐给伊莎贝拉的一切财物，包括首饰和衣物。翌日，伊莎贝拉和她父母来向女王辞行，女王亲切地接见了他们，并把那商人的委托信给了他们，她还将其他许多礼品，包括金钱和旅途用品送给了他们。伊莎贝拉向女王道谢时是那么谦恭有礼，备受女王宠爱，女王决定给她更多的赏赐。接着，伊莎贝拉与侍女们一一告别。由于她已失去了美丽的容貌，侍女们都不愿让她离去，一方面是她们不必再嫉妒她的美貌，另一方面她们又喜欢她的聪颖和贤德。女王与他们3人拥抱告别，祝他们一路顺风，并把他们托付给船长。女王还让伊莎贝拉向她报告平安到达西班牙的消息，并通过法国商人告诉她她的身体情况。他们3人在当天下午登上了船。告别时，克洛塔尔多、他妻子和他们家所有的人都流下了热泪，因为他们都很喜欢伊莎贝拉。里卡雷多没有去送行，他担心他缠绵的情意会流露出来，所以那天早上他便邀请了他的几位朋友一起出去打猎。卡塔利娜太太送给了伊莎贝拉一份丰厚的礼物。他

们不停地拥抱着，眼里含着热泪，太太一再叮咛伊莎贝拉要多给她写信。伊莎贝拉和她父母再三地感谢大家。这一切使所有的人尽管心里难过却都感到宽慰。

那天晚上，航船扯起了风帆，很顺利地到达法国。在那里作了必要的准备后，便驶往西班牙。30天以后便抵达加的斯港口，伊莎贝拉及其父母上了岸，城里所有的人都认出了他们，十分热情地欢迎他们，对重新见到伊莎贝拉感到高兴，也对她父母从劫持他们的摩尔人手中获得 自 由表示庆贺(人们还知道宽宏大度的里卡雷多给了所有被囚禁的人的自由的那件事)，也为他们被英国人送回来而感到高兴。

这时，伊莎贝拉开始恢复她原有的美貌。他们在加的斯待了一个多月后，又上船驶向塞维利亚，他们想弄清托那位法国商人转交的1万埃斯库多支票是否 已经 汇到。他们抵达塞维利亚两天之后便去寻找那位商人，他们找到他后，就将伦敦那位法国商人写的委托信交给他。他立即明白了一切，说他只有在接到巴黎方面的通知后才能付给他们钱，而他现在正在等候通知。

伊莎贝拉的父母租了圣塔 帕 乌 拉 修道院对面的一幢房子，他们的一位侄女就是那个修道院的修女，她有一副与众不同的非常漂亮的嗓音。他们选择了离她这么近的地方居住，是因为伊莎贝拉曾对里卡雷多说过，如果他来找她，一定能在塞维利亚找到她，她的一位在圣塔帕乌拉修道院当修女的堂姐会告诉他她的住处，而要找到她堂姐，只需询问修道院里声音最美的修女就行了。只要 他 能 记住 这些就能找到她了。巴黎方面的通知耽搁了40天才送到塞维利亚。接到通知两天后，法国商人将1万埃斯库多金币付给了伊 莎 贝拉，她又交给了她父母。她父亲用这笔钱和卖掉伊莎贝拉的一些珠宝所得的款项重新做起了买卖，凡是知道他遭到巨大损失的

人见到他重振旗鼓无不表示钦佩。于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他便渐渐地恢复了失去的信誉，伊莎贝拉也恢复了她以前的美貌，所有的人都赞美她那无与伦比的美貌，并冠以“英国的西班牙女郎”的美称。她的天姿国色和美德在全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伊莎贝拉和她父母通过那位法国商人给英国女王写信，告诉她他们已回到了西班牙，并向她给予他们那么多的恩赐表示感谢。他们还给克洛塔尔多和他妻子卡塔利娜写信，伊莎贝拉称他们为父母亲，她父母亲则称他们为太太、先生。女王没有给他们回信。克洛塔尔多夫妇给他们回了信，对他们平安回到祖国表示高兴，同时信中还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子里卡雷多在他们登船回去的第二天就动身去了法国和其他一些地方，以加深他的天主教信念。除此之外，他们还满怀热情地告诉了他们许多事情。收到信后伊莎贝拉他们又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

伊莎贝拉想象着里卡雷多离开英国后一定会来西班牙找她，心中充满了希望，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想，里卡雷多来到塞维利亚时，还未找到她家，便会听到人们在传颂她的美德。除了去修道院参加赦罪仪式外，她很少或根本不出家门。她只有在修道院里才感到舒畅。她从家里和礼拜堂出来总是边走边想，想着封斋节的星期五的祷告词和圣灵的七位继承人。她从未去河边① 游玩，也没到过特里亚纳②，也没有见过塔布拉达原野③上举行的庆祝活动，更没有去参加晴天在赫雷斯门广场举行的圣塞巴斯蒂安节。④ 总

---

① 指流经塞维利亚的瓜达尔吉维河。
② 位于塞维利亚西南，在该河的一侧。
③ 在该河的另一侧。
④ 纪念圣徒塞巴斯蒂安(公元288年在罗马殉难，纪念日为1月20日)的庆祝活动。

之，她既没有参加任何公众庆典，也没有参加塞维利亚的任何节日活动。她闭门不出，静心祈祷，一心盼望着里卡雷多的到来。她这样深居简出不仅使当地的纨袴子弟而且也使所有那些见过她一面的男子更加想见到她，这种愿望常常使他们激动不安。于是，在她居住的那条街道上，晚上有人弹奏乐曲，白天有人驻足瞻望。由于她避免让人见到她，而许多人又想见到她，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自称能从中牵线的媒婆，还有的人想利用巫术来进行欺骗。面对这一切伊莎贝拉毫无所动，她就像是大海里的一块礁石，任凭风吹浪打毫不动摇。

一年半过去了，离里卡雷多答应的两年时间愈来愈临近了，伊莎贝拉心里有些着急了。她常常觉得她的未婚夫正向她走来，来到她面前。她问他什么事情使他耽搁这么长时间，他便向她表示歉意，她原谅了他并将他紧紧拥抱，用整个心灵去欢迎他。正当她这么想入非非的时候，接到了卡塔利娜夫人50天前从伦敦写来的一封信。信是用英文写的，但她用西班牙语读了出来，上面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还记得里卡雷多的侍从吉拉尔特吧。他随里卡雷多一起出门，也就是说，在你离开的第二天里卡雷多就动身去法国和其他地方了，这件事我在上一封信里已经告诉了你。吉拉尔特在我们丝毫也没有获得里卡雷多的消息的16个月后，也就是昨天回到了家里，他告诉我们阿尔奈斯托伯爵在法国背信弃义地杀死了里卡雷多。孩子，你可以想象得出他父亲和我，以及他的妻子听到这个消息后是多么悲痛，我们毫不怀疑我们遭到的不幸。克洛塔尔多和我再一次请求你，我亲爱的女儿，请你为里卡雷多真诚地祈祷，以慰他的在天之灵。他是值得你为他祈祷的，因为他曾那么爱你，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也希望你为我们祈祷，

愿上帝保佑我们能忍受丧子之痛，不致于因此而一蹶不振。我们也会祈求上帝保佑你和你父母幸福长寿。”

看了那熟悉的字迹与签名，伊莎贝拉不能不相信她的未婚夫确实已经死了。她很了解吉拉尔特，知道他是个诚实的人，他不会也没有理由制造出里卡雷多已死的谎言，他母亲卡塔利娜夫人更不会编造出这么不幸的消息。总之，无论她怎么想，都不能不相信这不幸的消息是真的。

她读完了信，神情凝重安祥，既没有眼泪，也没有任何别的忧郁痛苦的表示。看起来似乎她心中十分平静。她从她坐着的客厅站起身走进祈祷室，跪在耶稣蒙难的圣像前许下要去当修女的誓言，因为她已成为遗孀，完全可以这么做。伊莎贝拉的父母尽量克制那不幸的消息给自己带来的痛苦，竭力安慰遭受如此巨大不幸的女儿。伊莎贝拉的痛苦似乎随着她作出的去当修女的决定而渐渐消失了，她反而去安慰自己的父母。他们发现了她内心的想法，便劝她再等一等，等到里卡雷多曾经答应的他将来找她的两年期限届满时再说，那时便能确知里卡雷多是否已经真的死去，而她也就可以放心地去当修女了。伊莎贝拉听从了父母的劝告。在两年期限还剩下的 6 个半月的时间里，她像修女那样修身养性，作进修道院的准备。她选中了她堂姐的圣塔帕乌拉修道院。

两年的时间过去了，伊莎贝拉穿上修女服的那一天来到了。这个消息在城里不径而走，那些见过伊莎贝拉和仅仅听见过她的美名的人把从修道院到她家的那段路围挤得水泄不通。伊莎贝拉的父亲请来了他的朋友们，那些朋友又请来了另外一些朋友，他们簇拥着伊莎贝拉，成了在这种场合塞维利亚地区从未见过的最为壮观的景象。参加这个仪式的有教会的代理主教，辅侍和教区的法官，以及城里有身份有名望的女士先生们。所有的人都想一睹伊莎贝拉那光采照人的容

貌。按照习惯，姑娘们在穿上修女服以前都想尽可能地穿上做工考究，高雅华丽的服装，因为她们将永远告别这些华服盛装了。伊莎贝拉尽可能地打扮得英姿飒爽，她穿上了那身她去见英国女王时穿的衣服。我们已经说过，那是非常华丽引人注目的服装。她佩戴上珍珠，那颗名贵的钻石和价值连城的项链、腰带。她的这身服饰和温文尔雅的神态使所有的人都赞颂上帝赐予她的这一切。由于修道院离她家很近不需要乘车，伊莎贝拉步行出了家门，围观的人数之多使他们后悔没有乘车。因为他们简直无法走到修道院去。人群中，一些人为她父母祝福，另一些人则赞扬上帝赐予了她如此美的容貌。一些人为了看她一眼踮起了脚尖，而那些见过她一次的人则为了再看她一眼挤到了她面前。人群中有一个人为了见到她，显得特别着急，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那人身穿获得自由的囚徒穿的衣服，胸口上别着一枚三位一体教团的徽章，表示他是被该团的教士遵照上帝的怜悯仁慈之心赎得自由的。正当伊莎贝拉的一只脚迈进修道院的门槛，院长嬷嬷和修女们按照惯例，手持十字架走出来迎接她的时候，这个囚徒大声地叫道：

“请你站住，伊莎贝拉，请站住，只要我还活着，你就不能当修女。”

听见喊声，伊莎贝拉和她父母回过头去，只见那个囚徒挤过人群朝他们走来，他头上戴的一顶蓝色圆顶帽滚落在地，露出一头乱糟糟的金黄色的卷发。他脸色既像胭脂一样红，又像雪一样白，白里透红，一看就是个与众不同的外国人。总之，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伊莎贝拉面前，抓住她的手，说道：

“你还认识我吗？伊莎贝拉？你好好瞧一瞧，我就是里卡雷多，是你的丈夫。”

“是的，我认识你。”伊莎贝拉回答道，“如果你不是来搅乱我宁静生活的幽灵。”

她父母拉住他，仔细地打量着他，他们终于认出了这囚徒打扮的人就是里卡雷多。里卡雷多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跪在伊莎贝拉面前，请求她不要因他这身奇怪的打扮和他的一无所有而拒绝他们俩曾经约定了的事情。尽管伊莎贝拉的头脑里仍牢牢地记着里卡雷多的母亲给她的信中告诉她里卡雷多已经死了的消息，但她更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于是她拥抱了“囚徒”，对他说：

“毫无疑问，我的夫君，只有你才能阻止我成为修女，你是我的心灵，是我真正的丈夫。我已经牢牢地把你刻在了我的记忆里，把你珍藏在我的心中。你母亲写信告诉了我你死去的消息，当时我悲痛欲绝，但我并没有去死，我决定来当修女，现在我正准备进修道院去修身养性，然而上帝及时地阻止了我，他要给我另外的安排，我们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你跟我来，先生，到我父母家去，那也是你的家。在那里我将遵照我们神圣的天主教教规把我交给你。”

在场的人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代理主教、辅侍和教区的法官听了后，不由地大吃一惊，他们中止了仪式，希望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知道那个外国人究竟是谁，以及他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婚事。这时，伊莎贝拉的父亲对他们说，要讲述这个故事还需要换个地方。于是，他请所有想知道这件事情原委的人都回到就在附近的他的家中，他将把一切都告诉他们。了解这件事的真情后，他们一定会感到高兴，同时，也会对这件异乎寻常不同凡响的婚事感到惊异的。正在这时，一个在场的人高声喊道：

“先生们，这年轻人是英国的江洋大盗，我认识他，他就是两年前从阿尔及尔海盗手中夺去从印度驶出的那艘葡萄牙

船的海盗。毫无疑问，他就是那个人，我还记得他，因为是他释放了我，并给了我回西班牙的盘缠，除我之外同时获得自由的还有其他300个囚徒。”

听了他的这些话人们骚动起来，想进一步了解并弄清这件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事情。最后，当地的名人望族、那两位神职人员和辅侍陪伴伊莎贝拉回到她的家中。修女们给弄糊涂了，她们都很难过，有的还为失去了伊莎贝拉这么美貌的伙伴而哭泣起来。伊莎贝拉回到家中，请那些先生们在一间大客厅里坐下。虽然里卡雷多很想亲口叙述他们的故事，但他还是觉得让聪明伶俐的伊莎贝拉来讲述更好，再说，他的西班牙语也讲得不够流利。

所有在场的人都静了下来，人们都怀着急于知道事情真相的心情聆听着伊莎贝拉的叙述。她就这样开始讲述她的故事，简而言之，也就是从克洛塔尔多在加的斯把她带走时说起，一直讲到她返回故里。她还讲述了里卡雷多和土耳其人进行的那场战斗，讲到他对天主教徒们的宽宏大度，最后，又说到他们俩如何互相作出承诺，说好两年后里卡雷多来与她完婚，两年的期限未到，她就听到他被杀害的消息，这消息从表面上看是那么确实无误，以至于她决定去当修女。伊莎贝拉还赞颂了女王的慷慨大度，以及里卡雷多和他父母虔诚的天主教信念。最后，她请里卡雷多讲一讲他离开伦敦后的情况，说一说他如何身着囚服佩带着被教士赎得自由的胸章，以及如何来到这儿的经过。

“好吧，”里卡雷多说道，“我就简单地叙述一下我遭到的许许多多的事情。

“为了躲避和克利斯特尔娜(也就是伊莎贝拉刚才说的那位我父母要让我和她结婚的苏格兰小姐)结婚，我带着吉拉尔特(也就是我母亲信中说的把我遇害的消息带回伦敦的那个

仆人），离开了伦敦。我们穿过法国，来到罗马，在那里我过得很愉快，增强了我对天主教的信念。我拜谒了罗马教皇，极其虔诚地忏悔了我的罪过。他宽恕了我，并给我出一证明，表明我已作虔诚的忏悔，还证明我对我们天地万物的主宰教会的忠贞不渝。以后，我又参观了那座圣城里数不胜数的圣地。我把随身携带的两千埃斯库多金币中的1千6百埃斯库多兑换成能在这座城市向一位名叫罗吉（佛罗伦萨人）兑取的银票，并准备用剩下的4百埃斯库多作为来西班牙的路费。接着，我便动身去热那亚，因为我听说有两只那个共和国的船只要驶往西班牙。我和仆人吉拉尔特来到一个名叫阿瓜彭德特的地方，这是罗马到佛罗伦萨之间教皇的最后一个辖区。在我下榻的一个旅店（或是客店）里遇到了我那不共戴天的情敌阿尔奈斯托，他乔装打扮成另外一个人，带着4个仆人。我想他一定是怀着好奇心而不是为了加深天主教信仰而去罗马的，尽管我觉得他没有认出我来，但我仍把我和仆人关在房间里。我一直怀着戒心，并准备在夜幕降临时换个客店。结果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见伯爵和他的仆人是那么漫不经心，便深信他们没有把我认出来。我在房间里吃了晚饭，关上门，拿上剑，不断祈求上帝保佑自己。我没敢躺下，我的仆人却睡着了。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着瞌睡，半夜刚过，几乎要让我永远沉睡过去的4支手枪的枪声将我惊醒。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伯爵和他的仆人向我开的枪。他们以为我死了，便骑马离开了那儿。临走前，他们嘱咐客店主，将我好好埋葬，因为我是个有身份的人。他们就这样走了。

“据客店主以后对我说，我的仆人被枪声惊醒，他惊恐地跳窗而逃，跌倒在院子里，大声呼喊道：‘我多么不幸啊，我的主人被杀了。’说着就跑出了客店。他吓得魂不附体，径直回到了伦敦，向我父母亲报告了我被杀死了的消息。此时，住

在客店的人都跑了上来，他们发现我中了4颗子弹 和 许多霰弹，但是没有一处伤是致命的。我作为天主教徒要求教堂为我做忏悔和所有的圣事，教堂答应了我的要求，还治愈了我的伤，两个月之后我便能行走自如了。康复后我到了热那亚，在那儿我仅仅遇到两只小船供我们使用。我和另外两位有钱的西班牙人租用了它们，我们坐上了一条船，用另一条船在前面开路。这样，我们便安全地上了船，我们不时地让船靠岸，目的是为了不远离海岸。后来我们来到法国海岸边一个叫特雷斯马利亚斯的地方，我们的先行船发现两只土耳其双桅船突然从一个小海湾驶出，他们兵分两路拦截我们，一只船停在海上，另一只驶向岸边。正当我们想登陆的时候，他们截住了我们的去路，将我们俘获。他们把我们押上双桅帆船，让我们脱掉衣服，赤裸着身子。他们把那两只船上的所有的东西抢劫一空后，让它们随波逐流，漂泊而去。他们说这些船还会给他们送来另一份‘贡品’(他们就是这样称 呼 从基督教徒那儿抢夺来的财物)。如果说我对自己的被俘感到难过，特别是对失去一个铁盒子里装着的罗马教皇签发的证明文书和那1千6百枚埃斯库多金币的银票感到伤心的话，你们肯定会相信我的话，然而幸运的是，那些东西落到了一个西班牙天主教囚徒的手里，他替我保存了下来。若要落到土耳其人手中，他们把我的赎金至少要提高到那张银票上写的数字，因为他们还会去了解这银票究竟是谁的。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阿尔及尔，在那儿我见到了三位一体教团的教士们，他们正在解救囚徒。我和他们说了话，告诉了他们我是谁。虽然我是外国人，但他们对我仍十分同情，他们决定支付赎金将我解救，具体办法是这样的：他们为我付出 3 百杜卡多，后来又加了1百，等教会那只救济船取钱回来的时候再用 2 百杜卡多赎回留在阿尔及尔作为抵押品而折 价 4千

杜卡多的那个教士。他们这些教士真乐施好善、慷慨大度，为了解救囚徒，他们宁可自己陷身囹圄。我除了幸运地获得了自由外，还找到了失去的装着教皇证明文书和银票的那只盒子。我把盒子拿到那位解救我的善良的教士面前，除了我的赎金外，我又给了他5百杜卡多，以帮助他交付押金。那只救济船耽搁了几乎一年才回来，我在这一年里经历的事情要是说出来又是一个新的故事。我只想告诉你们，我获得自由后，一个土耳其人认出了我，他是我当年释放的20个土耳其人和其他一些基督徒中的一个，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对我给了他自由十分感激，他没有说出我的真实身份，倘若土耳其人知道我打沉了他们的两只船，并从他们手里抢去了那条从印度返回的船，那么他们不是把我带去见土耳其大皇帝就会要我的命。若带我去见大皇帝即意味着我将永生永世失去自由。最后，那位为我赎得自由的教士带我和其他50名赎得自由的基督徒回到了西班牙。在瓦伦西亚我们举行了宗教游行，从那以后我们便带着获得自由的标志，穿着这身不体面的囚服各奔东西了。今天我来到这座城市，渴望见到我的妻子伊莎贝拉。我不敢有任何延误，直接打听这座修道院，因为这儿能告诉我伊莎贝拉的消息。在修道院发生的事情你们已经看见了，现在只有教皇的证明文书你们尚未看到，它可以使你们相信，我讲的一切全都是真的，尽管它充满了传奇色彩。”

于是，他一边说着，一边从一个铁盒子里取出了他所说的教皇的手谕，把它交到代理主教手中，代理主教和辅侍先生一起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怀疑里卡雷多叙述的一切是不真实的迹象，也是苍天相助，那位1千6百杜卡多银票的接收人佛罗伦萨商人也在场，他目睹了所有这一切，便请里卡雷多将那张银票拿给他看，里卡雷多拿出来后，他一看

便知道这是给他的，他就收下了，因为好几个月以前他就接到了银票已经发出了的通知。听了这一切，人们不禁惊喜交加。里卡雷多说他将把他曾经答应的5百杜卡多送给那位教士。辅侍先生拥抱了里卡雷多和伊莎贝拉的父母，对伊莎贝拉和所有的人，他都彬彬有礼地向他们祝福。那两位神职人员也像辅侍那样做了。他们请伊莎贝拉把她经历的一切都写下来，让主教大人一阅，她同意了。

一直在鸦雀无声地聆听着这个故事的所有在场的人都众口一词地赞美上帝创造了如此美好的事情。他们无论男女老幼都向伊莎贝拉、里卡雷多和伊莎贝拉的父母表示祝贺。然后他们相继离去。伊莎贝拉和里卡雷多请求辅侍主持他们的婚礼，他们准备8天以后结婚。辅侍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8天以后，辅侍主持了婚礼，城里的名人望族都参加了这个仪式。

经过如此众多的周折和磨难，伊莎贝拉的父母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女儿，重新拥有了他们的家产；而得到上帝恩宠的伊莎贝拉虽然遭到那么多的不幸，但靠她的美德找到了像里卡雷多这样出类拔萃的夫君。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她在里卡雷多的伴依下至今仍居住在圣塔帕乌拉修道院对面的那幢房子里，他们租用的那幢房子后来从一个名叫埃尔南多·德·西富恩特斯的布尔戈斯的绅士的继承人那里买了过来。

这个故事或许能够告诉我们，美德和美貌能有多么巨大的力量，两者合在一起更是力大无穷，它甚至能使仇恨变为爱心。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上帝会使我们摆脱最困难的逆境，并使我们得到最大的幸福。

（陈凯先译）

# 玻璃人*

两个学生骑马沿托尔梅斯河岸旅行，在一棵树下突然发现一个呼呼酣睡的少年，他大约11岁，穿着像农夫。他们叫仆人唤醒那少年后，便询问他从何而来，为什么在这荒野睡觉。那少年回答说，他已忘了他家乡的名字，只知道要去萨拉曼卡① 找一位他能服侍的主人，而唯一的条件是这位主人能允许他继续学业。于是，这两个学生便想考考他是否识字，他让他们信服了，他不仅能读而且能写。

“如果这样，”其中一名学生说，“你不可能忘记你家乡的名字。”

“正是如此，”少年答道，“可我不会说出来，也不会向谁告诉我父母的姓名，除非有一天我能光宗耀祖。”

“你准备以什么方式来光宗耀祖呢？”另外一位学生问。

“靠我的学识赢来的声望，”少年说，“因为我听说主教也是从凡人中产生的。”

---

* 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被认为是1604年或1605年。若后一个日期是正确的，那么本篇很可能是与“狗的对话”是同时期创作。

① 西班牙的一个省、省会。

听了少年的这番回答，两个旅行者决定带他上路，一旦他俩到达目的地，他们将允许他去学习；萨拉曼卡大学让仆人们学习是有案可查的。他告诉他们，他的名字叫托马斯·罗达亚① 。从他这名字的含义及他的穿着，他的主人们推断出他准是某个贫苦农民的儿子。

几天后，他们让他穿上了体面的黑袍。在不到几周的时间里，他显示出智慧超人。他忠实、勤谨，并知恩图报地伺候着他的主人。尽管他给人的印象是尽心尽责地在服侍着他的主人们，其实他一刻也没忘记他的书本。

一名好的侍从总是易于从他的主人那儿得到善报的，托马斯·罗达亚也不例外，他很快就成为两位主人的好伙伴。还是长话短说吧，在这之后他与他们共处的 8 年中，他在大学里的名气日增，他出众的智慧与能力博得不同类型的人的喜欢和尊敬。他主攻的学业是法学，然而在人文科学方面他尤其出类拔萃。他得天独厚，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再加上他所表现出的机敏，这些足以使他赢得声誉。

他的主人们终于完成了学业，开始打点行装上路回家，回到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大城市。他们再次带上托马斯，他又随他们在那里呆了数日，可是不久，他强烈地希望能回到萨拉曼卡大学的书堆中，这是一种一旦领略了城市生活所提供的乐趣后，几乎人人都会产生的一种渴望。于是他请求两位主人能允许他离开，他们友好并慷慨地同意了他的请求，还给了他许许多多的东西，使他哪怕就仅仅依靠这一些东西，也能够生活整整 3 年。

---

① 在塞万提斯的所有作品中，对于每个细节，他总是持现实主义态度。此处罗达亚被允许进入萨拉曼卡大学学习，同时又身为两名富有学生的仆人不是不可能的。正如阿隆索·科特曾指出，身无分文的年轻学者常用这种方式继续其学业。罗达亚意为小轮子。

托马斯向他们表示了感谢，随后告别了他们，离开了他主人生活的城市马拉加① 。在他上路去安提圭拉，路过赞比诺坡时，他又碰见了一位骑马的绅士，此人身着华丽的旅行服，身后有两名侍从，也都骑着马。他们相互认识后，托马斯了解到那绅士也去同一个方向，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一路上，无所不谈，托马斯表现出他那不寻常的智慧，对方则充分显示了自己的英勇和教养良好。绅士说他是供职于皇帝陛下步兵团中的一名上尉，他此行是执行命令：在萨拉曼卡附近地区征招一队兵士。往下他开始为士兵的生活大唱赞歌，生动地描叙那不勒斯② 的良辰美景，巴勒莫③ 的寻欢作乐，米兰④ 的种种趣事，伦巴第⑤ 的宴会，以及下榻旅馆里的美味佳肴。他既文雅而后细致地解释了诸如“Aconcba, patrón; Passa acá, manigololo; Venga la macarela, li Polastri e li macarronc”⑥ 等一些说法。

他口若悬河地赞美士兵在意大利所享受的自由，却只字不提站岗的呆板、进攻的危险、战斗的恐怖、被围困时的饥饿、地雷所能造成的毁灭以及诸如此类的一些事情，尽管更多的人把这些视为与军队生活密不可分的沉重负担。不管怎么说，在他长篇且动人的讲述中，托马斯·罗达亚的决心开始动摇了。这小伙子开始向往那种生活方式，虽然那样的生活方式离死亡总是近在咫尺。

堂迪埃哥·德·瓦尔迪维(上尉的姓名)对这小伙子相貌

---

① 西班牙的一个省，省会。

②③④⑤ 意大利的城市。

⑥ 纨袴子弟用语。意为“主啊，给我们备餐吧；来吧，你们这些无赖们。带着肉团、鸡，还有空心面。用意大利语来说正确的是：“Acconcia, Pa tr ovle; Passa quà, mauigololo; vengano la maccatella, li pouastri, e li maccbero。”

端正、头脑聪颖、举止文雅感到极其满意，便邀请托马斯说，若他渴望着能去意大利看一看，那么就与之同行，甘苦共享；而且还说，倘若需要，他还可以让这小伙子成为一名旗手，因为他的少尉打算要暂时离开他一段时间。托马斯勿需更多的劝说就接受了邀请，因为他脑子里很快一转念，到意大利、佛兰德斯平原以及其它别的一些地方和国家转转，不失为件美差，况且这类长途旅行总是能让人增长见识的。而这次旅行至多也就是三四年的时间，可那时他仍很年轻，并不妨碍他再回到学业上去。

尽管事事都顺其心愿，但他却显出很固执己见的样子告诉上尉说，他很乐意伴随他去意大利，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能强迫他在军旗下服役或者把他的姓名注册在兵团的名册上，因为他希望来去自由。上尉宽慰他说注册跟不注册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他随时都可以请求离开，同时还能够得到兵团其他注册成员所能领取的同样军饷和同等待遇。

“但是，”托马斯说，“这样会有悖于你我的良心，上尉先生，因为我更愿意做一个自由人，不想有任何约束。”

“多么崇高的道德啊，”堂迪埃哥评价说，“这样的心灵应该是僧侣的而不是战士的。你爱怎么就怎么吧，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他们来到了安提圭拉，几天后长途跋涉，赶上了已准备好出发去卡塔赫纳① 的一队士兵。此外，又有另外四队士兵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人路过哪个村庄就在哪个村庄宿营。托马斯如今有机会目睹兵站军官的傲慢，上尉的坏脾气，军需官们的贪婪，付饷员记帐的方式，村里人的恨，宿营地的违法买卖，招募兵的目空一切，客栈中宾主的争斗以及向上

①西班牙东南部一海港。

司索要比实际需要多得多物品的情景。他还注意到，要想避免陷入其中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行为使他产生了一种做了既错又不正当的事的感觉。

此时的托马斯穿得像只鹦鹉① ，他脱下了学生穿的长袍，披上了所谓“上帝即基督”② 的服装。他将他的书只留了两本：一本是诵祷圣母时的祷词；其二是无注释的加尔西拉索③ 诗集；他把这两本书揣在口袋里。由于军营的生活一天一个样儿，每天都有新鲜的事儿让你见识，让你兴奋，他们不知不觉就到了卡塔赫纳。接着，部队分乘四艘战舰进军那不勒斯。托马斯这时有机会体验一番在这海上之家里过的前所未闻的生活：臭虫的吮吸，老鼠的侵袭，战舰上做苦工的奴隶的抢劫，海员们的喧闹以及海浪翻滚产生的眩晕。托马斯为狂风暴雨所惊吓，尤其是在利翁湾④ 所遇到的那两次，其中一次把他们一行给抛到法国科西嘉岛的海岸上，而另一次则把他们驱赶到了法国的土伦。

最后，他们疲备不堪、浑身湿透地抵达了美丽的意大利城市热那亚。他们在被叫作门德索⑤ 的小盆湾登陆。造访过城中的一所教堂后，上尉和他的伙伴们回到了旅馆里，在那里他们很快地就忘却了过去日子所经历的狂风暴雨，欢庆起他们眼前的快乐。他们品尝了有滑润口感的特槟诺白酒，孟浓烈的菲埃斯科酒，辛辣的阿斯槟诺酒，感受到干地亚和苏玛两种希腊酒恬人的芳香，“五片葡萄园”的力度，弗纳西亚女士酒的醇甜和可口以及森托拉酒的粗犷，这些葡萄酒是

---

①西班牙士兵的衣装由自己付费，他们穿着明快的服装以引起女士们的注意。

②讽刺那些大摇大摆的镖汉。

③西班牙著名诗人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曾受塞万提斯的崇拜。

④欧洲的一个港湾。

⑤热那亚港湾的一个东南角。

如此的精美，使类似罗姆斯科① 这种低劣的酒根本就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在他们的主人让他们熟悉了多种多样的酒后，托马斯·罗达亚自告奋勇地提出当着所有人的面调酒，他手法灵巧，仿佛像在地图上绘画一样，毫不费劲儿地就在众人面前切切实实地调制出了诸如玛德高、可可、阿拉琼斯牌酒，它们是那样地出色，简直超过了笑神住地的雷阿尔② 酒。他还让他们自由地选择埃斯圭维斯，阿兰尼兹，卡日拉，瓜大坎那以及门布瑞拉酒等，同时也没忘记雷巴大圭和德斯卡加玛丽 娅③。总之，他在他们面前说出并调制出了比巴克斯④ 肚子能装下的还要多的各种酒来。

在这里，热那亚姑娘的金发、男人们的彬彬有礼与举止文雅，以及城市本身的惊人之美，都使道德高尚的托马斯赞叹不已。房屋座落在高高的山岩上，宛若金色的钻石。第二天，整支部队将离开航船去皮德蒙特⑤。托马斯 无论如何无意再去作此旅行，他决定取道罗马以及 那 不 勒 斯，打算从伟大的威尼斯城和洛雷托城到米兰去，然后从那里再去皮德蒙特。堂迪埃哥答应说他若那时还未去佛兰德斯平原的话，他将在那儿等托马斯。

两天后，托马斯挥手告别了上尉，在不到 5 天的时间里

---

①这些全是意大利葡萄酒的各种类型。特槟诺 是 产 于特槟亚河岸的 一 种甜的白酒；菲埃斯科酒源于罗马教皇统治下的领地；阿斯槟诺是卡布阿 或那 不勒斯的一种白酒；干地亚酒酒名源于其酿制葡萄的产地干地亚；“五片 葡萄 园”来源于热那亚附近的一个地名；弗纳西亚（或古纳西亚）源于圣·卢奇托；森托拉则源于那不勒斯区域附近的一个城镇名。罗姆斯科酒源于罗马领地。

②酒名，源于西班牙的一省会雷阿尔。

③这些都是西班牙的著名葡萄酒。

④希腊神话故事的酒神。

⑤法国的草原。

就到了佛罗伦萨。他首先去参观了卢卡，小城建筑非常出色，西班牙人在这里比在意大利任何地方都更受尊敬并得到更好的接待。他对佛罗伦萨感到极其满意，不只是因为它迷人的风光，而且还为着它的洁净，它辉煌的建筑，它的潺潺流水以及街道的宁静。他在那里停留了4天，然后就出发去了罗马——城中皇后、世界的霸主。他瞻仰了那里的寺庙及其遗迹，惊叹它的壮观。他看到了大理石废墟，完整或残缺的雕像，碎裂的拱门和浴场，壮丽的门廊，无与伦比的椭圆形竞技场；著名的圣河不断地冲刷并溢出河岸，许许多多殉道者的尸骨安葬于此，并守护着河岸，还有那竞相媲美的桥梁，街道的芳名为它赢来世界其它城市街道都不能拥有并获取的高贵：阿比娅、佛兰米尼娅、朱利亚等等。

他对罗马城被卡埃利安、基奎里纳尔、梵蒂冈山以及其它4个为罗马带来雄伟与庄严的山脉所分割的格局，也颇感赏心悦目。他同样注意到红衣主教团的权威，以及至高无上的教皇的权力，聚集在这里的人们和民族的巨大差异。他边看边记，并把每样事物加以归类。他访遍7大名教堂①，向一名神父忏悔自己，还吻过皇教陛下的足趾。这之后，他决心去那不勒斯；但正值酷热的暑天，进出罗马都是个恶劣和危险的时候，况且他已在陆地上经过了长途的旅行，于是他决定取道水路。如果说他在罗马的所见所闻已大开眼界的

---

①七大名教堂是圣·彼得(《新约》中人名，是耶稣12使徒中的第一名，是耶稣特别器重的3个使徒(彼得、雅各、约翰)之一)；圣·保罗(《新约》中人物，是耶稣死后的使徒)；圣·约翰(《新约》中人物，耶稣12使徒之一，西庇太之子、雅各之弟，与其兄雅各一起被耶稣称为"半尼其"(意思是性格如暴雷的)；圣·西巴(《旧约》中人)；圣·玛利娅(《新约》中人名，按《新约》说法，她从圣灵怀孕生耶稣。玛利娅是希腊名)；圣·律法(摩西的法典)以及圣·十字架(《新约》记载，耶稣是在耶路撒冷的各各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故基督徒以十字架作为怀念耶稣和信教的标志。)

话，那么，到达目的地后他却更感到奇妙无穷；恰如那不勒斯给所有观光者留下的印象一样，它使托马斯·罗达亚认为它乃是欧洲甚至世界上最好的城市。

他从这里出发去了西西里，访问过意大利的巴勒莫，又到了墨西尼亚①。前者的城市美景深深地打动了他，后者港湾的绝妙使其难以忘怀；全岛的物产丰富使之成为了奇境迭出的源泉，这顺理成章地使它被称作意大利的仓库。

返回那不勒斯后，他经过罗马去了洛雷托城，在那里的神殿里，他无法看见墙壁或是隔板之物，因为它们全都被柱子、帷幕、链条、脚镣、手铐、发束、蜡像、油画以及祭坛物品等遮盖了。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由于向圣母的祷告，使这地方从上帝手中得到了无尽的惠顾。

在意大利的安科纳，托马斯乘船去了威尼斯，倘若不是世上还有哥伦布城②，那它就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城市了；但感谢上天以及墨西哥大地的伟大征服者赫那多·科德斯，伟大的威尼斯如今总算也有一个不可小觑的对手。这两座闻名遐迩的城市都有着水街，前者乃是旧世界中的奇迹，而后者则不失为新世界中的一颗明珠。在托马斯眼中威尼斯的富足是无可比拟的；政府的贤明，无瑕的景色，奇景迭出不穷的源泉，最恬人的自然环境。一言以蔽之，一切都与它在世界上所享有的声誉相吻合，如今它的美誉又因有建造不计其数的战舰和船只的造船厂而与日俱增。

我们的学生在威尼斯找到的快事和娱乐差不多可以与在卡吕普索③那里所能得到的相媲美，他几乎要忘了他的初衷。

---

①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北部一海港。

②美国俄亥俄州首府，位于辛辛那堤东北。

③奥古癸亚岛的仙女，阿特拉斯的女儿，她把奥德修斯吸引在自己身边长达7年。

在那里滞留了一个月后，他才回程，经由费拉拉、帕尔马、皮亚琴察，到了武尔卡诺岛的“工厂”、法国皇帝的嫉妒之城米兰。关于这座城市，简言之，它与众所周知的评论相符，它的辉煌归功于教堂的宏伟，以及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所有一切都能在这里充分地获得。

托马斯从这里旅行来到阿斯蒂①，是在他的上尉朋友那支军队开拔的前一天到达的。上尉极其友好地款待他，又如最亲密的朋友和伙伴一样，带他去了佛兰德斯，并按时到达安特卫普②，这座城市的美妙与他在意大利城市所见过的一切并不逊色。他还去根特和布鲁塞尔看了看，在那里他看见整个国家都已动员起来，拿起武器，要在下个夏季作战。

希望能见到的一切都如愿以偿了，于是托马斯·罗达亚打定主意回西班牙去完成他在萨拉曼卡的学业。他言出即行，他的伙伴深感遗憾。在他离开的时刻来到时，上尉恳请年轻人送回平安到达的消息，报报身体状况好否以及他过得怎样。托马斯答应了他，然后就经过法国回西班牙了。他没去巴黎，因为那里已经开战了。到了萨拉曼卡，他受到他朋友们的热烈欢迎，在他们的帮助下他继续他的学业直到取得律师证书。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女人来到此城，她有着极其丰富的阅历，她深通女人的手腕，她的诱惑与迷人立即吸引了城里所有的“鸟儿”，可就是没有一个学生或士兵侍从。托马斯得知这个女人也曾在意大利和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呆过，他十分想知道他是否认识她，于是他去拜访了她，不料她竟

---

①意大利城市。

②比利时的一省。省会。

爱上了他。不过，他对这一感情却没有反应，而且若不是被他人强迫，他是绝不登她家门的。最后，她向他表白了她的爱情并提出把她所有的财产都给他；遗憾的是，他关心他的书本胜于这类娱乐，也未给予她任何形式的鼓励。

这位女士为此感到丢了脸面，遭人轻视，她也意识到她不可能用任何平常的手段改变他坚如磐石的心，她决心采用一种更为有效的办法来满足她的心愿。因此，在一名犹太女人的建议下，她在递给托马斯的托莱多榲桲酒中掺入了所谓的“爱情药”①，满以为这样就可以促使他抚爱她，就好比在这大千世界中，有那么一些药草、迷魂物或神奇的咒语足以让任何凡人失掉心智。那些给予这些药物的人正确的叫法应该称为施毒者，事实上，那些药物其实就是一些有毒的草药，它们的受害者们证明在各种以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如此。

托马斯饮下榲桲酒，立即就受到了药物的猛烈作用，从头到脚颤抖，像得了癫痫似的。许多时间过去了，他都回复不过来；在他回复过来时，他显得十分痴呆，舌头僵直，只能结结巴巴地说是榲桲酒把他弄成这样的，他告诉人们是谁给他的。于是法律插手了，待官员们着手去追缉罪犯时，他们发现那女士知道事情败露后已躲藏了起来，并且从此再也没有了她的消息。

托马斯卧床6个月，在此期间他消瘦了，枯萎了，变得名符其实的皮包骨，同时他的神智显现出极为混乱的迹象。他的朋友们尽其所能给他用了各种药物，虽然成功地治愈了他身体上的病症，但对他心智却无能为力。就这样，他成了一个身体健康的人，但却有着一副至今闻所未闻的奇怪头脑。

---

①在希腊和罗马人中，榲桲常被神圣为维纳斯的化身，是一件习俗的情人礼物。

可怜的小伙子想象着他整个儿是玻璃做的。因此谁要是靠近他，他就会发出恐怖的尖叫，同时用世界上最有说服力的话恳请并哀求他们同他保持距离，以免他们会碰碎了他，因为他不同于别人，他从头到脚完完全全、真真切切地是由玻璃做的。

为了治愈他这种奇异的幻觉，好多人不理会他的尖叫和哀求，上前来拥抱他，让他看看他是不会被弄碎的，但是唯一的效果是让这可怜的人蜷缩到墙角发出比先前更厉害的尖叫，之后要整整4个小时才能恢复心智。待他清醒后，他一味苦苦地哀求人们以后再也别那样做了。他恳请说，由于他是一个由玻璃而不是血肉塑的人，以后就让大伙儿离得远远的同他交流吧，这样的话，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问他问题，而他也愿意巧妙地回答所有向他提出的问题。他还宣称道，事实上由于玻璃是轻薄而精巧的物质，这使得他的灵魂比一个沉重血肉身躯的灵魂更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进行思考。

有人为了试试他说的是否真实可信，他们向他提出许多难题，谁料他全都当场以最妙的方式予以回答，表现出最敏锐的才智。看到一个疯狂到认为自己是由玻璃制造的人居然对事物有着如此深刻的了解并能对任何问题都作出恰当的回答和预见，即使是大学里的学者们，其中包括医学、哲学教授等都不禁大感惊诧。

后来托马斯求人能给他制一件宽大的衣服，以保护他那花瓶般易碎的身体，他害怕穿上太紧身的衣服会弄碎了他，于是人们应他的要求给他做了一件深色的袍子和一件极其宽大的内衣。他总是非常非常小心谨慎穿上它们，用一束绵条权作腰带，他甚至不敢穿上一双鞋。说到吃，人们只能用根棍把食物挑在尖儿上，把上市的水果装在一只小小的草编篮子里递给他。他既不吃肉也不食鱼，喝也只喝用双手从泉

水或河水中捧出的水。当他出门时，他总是走在街道的中央，始终目不转睛地盯着房屋的顶盖，因为他唯恐有哪片瓦会掉在他身上。夏日，他在露天的野地里睡觉；冬天，他则走进某家小旅店，用稻草把自己掩起来，一直掩到脖子处，并且还评价说对于一个由玻璃做的人来说乃是最安全的床铺。一旦打雷，他会像丝一般地打颤，然后冲进田野里，不到暴风雨过去绝不回城。

很长时间以来，他的朋友们都把他给禁闭起来；可当他们看见他一点儿也不见好转，于是他们依了他的愿望，让他自由自在地四处走动。他在城里一露面，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为他的遭遇感到惊愕和同情。小男孩们簇拥着他，而他一边尽力不让他们靠近，一边恳请他们说由于自己是玻璃做的，极其易碎而且脆弱，他们很可能会弄破了他。然而，小男孩们是世界上最淘气又顽皮的，他们充耳不闻玻璃人的尖叫和苦求，向他扔去石块以及别的一些东西，想试一试他是否真是像他自己所坚持说的那样是玻璃做的；接着就是玻璃人嚎啕大叫，其景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使成年人们不能不跑出来制止那帮顽童们并让他们以后别再那样干了。有一天，当这群顽童又一次超乎平常地骚扰他时，他正身对着他们。

“听着，你们这群小鬼们，”他说道，“你们就像苍蝇一样死钉不放，像臭虫一样恶臭，难道我正好就是罗马的苔达休山凹① 让你们把所有这些碎瓦片、破瓷块扔向我吗？”

不过，这些年轻人就爱听他的说话和斥责，他们继续跟着他四处走，直到他们渐渐地变得更愿意听到从他口中所说出的东西而不是那么喜欢用物体去掷他了。

---

①传说中离圣·保罗门不远处的一个山凹，是专门堆积破碎瓷瓦块儿的地方。

他的经历不一而足。比如，有一天他正好从萨拉曼卡的服装区经过，一个商贩的老婆冲他道："律师先生，我打心眼里为你遇到的麻烦感到难过，可我又不会流泪，你说我该怎么办呢？①"他转身对着她，用平稳的口吻说："耶路撒冷的女儿们：为你们自己流泪吧，为你们的孩子们哭泣。②"女人的丈夫听见这番恶毒的暗示，大声嚷道："玻璃人兄弟，人们告诉我应该叫你做疯子，可我认为你更像个流氓。"

"这并不关紧要，"他回答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绝对不是傻瓜蛋。"

又一天，路经一所妓院或通常说的窑子时，他看见门庭里正站着许多嫖客，便去告诉他们说那些人乃是撒旦的部下，现在正住在地狱的旅馆里。还有一次，有人向他讨主意，因为他的一个朋友的妻子跟另外一个男人私奔了，他朋友非常难过，该怎么办？他的回答是："告诉他，他要感谢上帝让那个男人带走了他的敌人。"

"那么他不要去寻找她吗？"

"连想都不要这么想，"玻璃人答道，"因为即使找着了她，事实上，他真正找到的是他自身耻辱永久的见证人。"

"如果是这样，"来人又问，"我应该怎么做才能与我自己的妻子和平相处下去？"

"满足她无论是什么的需要，并且让她对家里的一切事发号施令，只是除了对你。"

"玻璃人先生，"一个男孩说，"我想离开我父亲，因为他总是打我。"

---

①西班牙俗语，意为"你的麻烦与我毫不相干。"

②见《路加福音》，意思是暗示其丈夫并非孩子们的父亲。

“记住，我的孩子，儿子们从他们父亲那儿得到的鞭笞是一种光荣，只有从法律执行者那里得到的才是耻辱。”

站在教堂的一道门旁，他看见一名农夫走进去，一看便知此人是为自己是老基督徒而自豪不已的人；农夫的身后还有一个名声显然不是太好的人。于是，我们的律师先生面对农夫大声地叫起来：“等一等，让星期六过了再过星期日吧。①”对于学校的校长们，他也有他的评价，他说小学校长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总是和小天使们打交道，尤其是当那些小天使们还未流出鼻涕自己却又不管的时候。也有的人问他对妓女怎么看，他回答说那些被叫做妓女的并非妓女，而有些村妇才更胜一筹。

有关他的疯病、他的妙答以及他的说话如今已传遍了整个卡斯蒂利亚，也传到了宫廷里一名高级官员的耳朵里，他希望能把玻璃人给他送去看看，并派了萨拉曼卡的一位朋友护送。这位护送的绅士，有一天碰巧遇见了我们的律师先生，并对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玻璃人先生，宫廷里有一名要员想要见见你，并派我来护送你。”律师对此回答说：“阁下，请您告诉那位想见我的先生，我希望能得以免掉，因为我不习惯宫廷生活，而且有一种自悲感，我还不善恭维。”

尽管如此，那个萨拉曼卡人还是把他送到了宫廷里。为了把他运到此地，他们使用了一系列物品：他们把他放在一个用稻草铺好的驮篮里，两边用石头平衡好，就像搬运玻璃制品时那样，同时还在稻草堆里放了12只瓶子以示运送的是玻璃。到达巴利亚多利德② 以后，他们趁夜晚入了城，并在那位

---

①此语暗示第二个人是犹太人。

②西班牙一省的省会，在17世纪初期西班牙宫廷设在此处。1603年，塞万提斯因欠政府债款曾被召来此。

绅士家中把律师先生从驮篮里移出来。希望见到他的绅士立即给了他极其热情的接待："玻璃人先生，我们衷心地欢迎您。你旅途顺利吗？身体怎样？"

我们的律师答道："除了通向断头台的路，任何把你带到目的地的道路都绝没有什么不好的。至于我的身体，我没有什么好抱怨的，瞧，我的脉搏正和着我的大脑很好地搏动着呢。"

第二天，当玻璃人看见许许多多的栖木上栖着数不清的隼、鹰以及其它一些饲养的鸟类时，他评论说，训练鹰等这类活动只适合王孙贵族，因为为此所花费的一切与从中得到的利益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而猎兔却是项好活动，他又补充说，尤其是当猎犬是向别人借来的时候。这位绅士颇觉这"疯狂的表现"有趣，他允许他的客人在城里四处转悠，同时，还给他配了一名保镖，以保证男孩子们不会伤害他。一下子，他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宫廷里所有的人都知道了他，在他经过的每一条街，拾级上下的每一步台阶以及暂停的每一个拐角处，都有人向他提出问题。其中有一个学生，他问他是否是位诗人，因为他似乎拥有异乎寻常的头脑，能为任何事物找出最贴切的说法来。

"迄今为止，"我们的律师回答道，"我既不那样的愚蠢也没有那样的勇气。"

"我不明白你用的愚蠢和勇气这些词要表达什么意思。"学生说。于是玻璃人接着解释说："我从不愚蠢地认为我是一名拙劣的诗人，可我也没有足够的勇气以为我能够成为一位优秀诗人。"

当又一个学生问他他对诗人持何见解时，他回答说他对诗歌这门学问十分敬仰，但却不对诗人本身怀有这种情感；人们想知道他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于是他又接着说，世界上

的诗人数不胜数而优秀者却凤毛麟角，在实际上几乎忽略不计了，故而，既然没有什么诗人可言及，他也不可能去敬重他们。但他却欣赏并推崇诗歌这门学问，因为诗歌包括了其它所有的学问，诗歌运用它们，用它们来修饰，同时又升华它们，非凡的作品使这个世界大有裨益，充满欢乐和奇迹。

“我充分认识到，”他继续说，“一名优秀诗人应受到的敬重，因为我还记得奥维德的诗歌，他说：‘Cura ducum fuerunt olim regumque poetae premiaque antiqui magna tulere cbori, sanctque maiestas, et erat venerabile nomen vatibus, et largae saepe dabantur opes……①当然，我也还不至于对诗人伟大的价值视而不见，柏拉图称之为上帝的翻译，奥维德则说‘Est Dens in nobis, agitante calescimus iuo.’②他还说过，‘At sacri vates, et divum cura vocamus.’③优秀的诗人得此评价，那么那些拙劣的、伪诗人又如何呢？除了称他们是世界上一群最愚蠢、最自以为是的人以外还能说什么呢？

“不知你们是否见过拙劣诗人把自己的诗首次读给人们听时的那副模样？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们一定已经注意到了他准是以如下的话作开场白，他说，‘我希望阁下们来听一听我在一天夜晚创作的一首短小的14行诗。虽然还只是初稿，我认为还不算坏。’一边说着他一边在口袋里摸索他的稿子，这时他的嘴唇扭曲着，眉毛隆得老高。在他翻找出的一大堆

---

① 大意是：“诗人们曾经一度是国王以及领导们的关注点，是老妇人们为了获得比赛奖品而作的众口一词；神圣的，应该是献给吟唱诗人及其可敬的姓名的崇敬，巨大的财富时常会降临他们。”

② 大意是：“我们当中有位神灵，他激情迸发，我们也变得热血沸腾。”

③ 大意是：“当我们谈起诗人，他们是神圣的，是上帝的宠儿。”

污秽、半破的纸片中，他总算找到了他希望背诵给大家听的那首诗，无疑其它那些纸片还载着无数首别的14行诗。最后，他开始以一种甜得叫人腻味的口吻朗读起来。倘若他的听众们，无论是出于恶意或是因为忽略了，没能赞美他的诗，他会说，‘噢，你们阁下们准没有听见我的诗歌，否则就是我没有朗读好，那么，我想我还是再读一遍吧；同时我希望阁下们这次会更专注一些，因为它的确值得诸位一听。’然后，他再用新的手势和新的停顿又读一遍。

“然而，听着他们开始彼此指责又是一件怎样的事情！当你看见一帮现代的崽子们盗古窃墓、偷取作古之人的财富时，你作何评价呢？当有人总是对那些在诗歌方面有着杰出本领的人们万般挑剔时你又该怎样说才好呢？那些杰出的人是确有诗才在其身上灿烂闪烁的人们，他们把对诗的追求做为是一种从他们许多其它严肃职业中的解脱和放松，他们不断地展示出他们崇高的观念和一种真实存在的神圣灵感，他们一如既往，丝毫不理会那些无知的旁观者们——一群偏好对自己毫无所知的事物下定语、莫明其妙地憎恶自己不理解的东西的人们。每逢此时此刻，你该说些什么才好呢？当一个人以自己的愚蠢为荣并且能够不顾惜名誉当仁不让，或者说以无知为伟大，那么这人的自尊又何在呢？”

另外一次，人们问他为什么大多数诗人都很穷困，他回答说那是出于他们自身的选择，因为只要他们知道如何不时地利用他们笔下的财富，他们是有足够的力量成为富有之人的。譬如论及淑女吧，则是金黄的头发格外地浓密，眉光宛如擦亮的银器，眼睛好似绿色的宝石，齿如象牙，唇似珊瑚，声音好比剔透的水晶，眼泪是液体的珍珠；更有甚者，她们走过的寸寸土地，如果本来是僵硬而瘦瘠的荒土，会立即产出茉莉和玫瑰来。难道她们吃的食物不是带着最纯净的琥珀

香、麝香或香猫香?难道这一切都还不够是巨大财富的象征?他对拙劣诗人所评说的一切，与他对优秀诗人的赞美可谓秋色平分，谁也不多出一言，谁也不少出半语。

一天，他沿着圣·弗朗西斯科大街散步时，迎面看见一些粗劣的人物画像，他当即评价说，好的画家让自然再现而拙劣的画家则让人作呕。还有一次，出于安全，他小心翼翼地摸摸索索往前走着，路过一家书店时，他对店主说:“这行业如果不是与之相关的一条罪恶的话，我倒十分欣赏。”店主问他是什么罪恶时，他说:“可以说是当你们购买到某书版权时所要的花招，也可以说是当某书作者恰巧是自费出版时你们玩的滑头，比方说，某书应印1500册，而你们却印3000册，作者以为出售的全是他的书册，而事实上1500册以外的全都由你们悄悄吞掉了。”

就在这一天，有6个送去服鞭笞的罪犯在广场上示众，当报子叫道“第一个是贼——，”我们的律师提高了嗓门对他面前的人们说道:“别害怕，兄弟们，他不是在喊你们中的谁。”当报子喊到“最后一个”时，我们的律师又说:“他准是在指孩子的屁股①吧。”正说着有个男孩告诉他，“玻璃人兄弟，他们要鞭打一个妓女了呢。”他答道:“你要是告诉我他们要抽打的是一个拉皮条的人，我会懂得你的意思是说他们要打教唆犯。”

在旁观者中间有一个年纪不大的抬轿人，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这是怎么回事，律师先生，你对咱们怎么没有什么可说的呢?”

“是的，”我们的律师回答道:“我没什么可说的，除非你们每个人所知道的罪恶比忏悔神父还多，但还是有一点不

① 西班牙语中:“最后”的含义一词也有屁股的意思。

同：神父知道它们是为了保密，而你们却是为了能在所有的旅店里把它们弄得世人皆知。”

各行各业的人不断地在玻璃人周围站住，听他说话，其中有一个出租骡子的小伙子刚靠过来，碰巧听见了上面一席话。“玻璃人先生，”小伙子问道，“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一行不说点什么呢？我们也不失为好人，并且对国计民生来说也是很必要的。”玻璃人回答了他。“仆人的光荣与否，”他说，“取决于主人，因此，只需要看一看你们侍奉的是谁以及怎样侍奉的，你们就将看出你们拥有多少光荣了。但若他们是世界上随处都能找到的最肮脏的垃圾，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在我变成一个玻璃人之前，我曾经用租来的骡子作过一次陆地旅行，在此期间，我统计出他们近121条大的缺陷，对人类极不友善。你们这些小伙子所有的一切不过是拉皮条者、小偷以及江湖骗子的综合。如果你们的主人(你们还常用这两个字冠以骡子上所驮的那些人)碰巧是笨蛋，那么你们戏弄他们的把戏恐怕比此城过去许多年来目睹的还多；如果是外地的人，你们就劫光他们；如果他们是学生，你们就诅咒他们；他们要是是神职人员，你们就亵渎他们；而当他们是士兵，你们则吓得发抖。

“你们这些小伙子啊，与那些海员、车夫和搬运夫一样，过着一种完全属于你们自己的却又格外奇特的生活。车夫就在一码半的空间里度过他的日子。因为从骡轭到他的车最前方说什么也超不出这个距离。他一半时间歌唱，一半时间他诅咒或叫嚷着‘到后面去’，那一定是有谁企图超过他。有时他不巧，只得停下车来把哪个轮子从沟道中拔出来。这时一两句十足的鼓励话对他来说要胜过3头骡子。

“海员们虽不能享用城市的生活，而且除了船上使用的语言外对于其它语言别无所知，他们到底有的还是个不赖的好

运气。在晴朗的天气里，他们勤勉努力，在暴风雨中却懒惰无为。每逢气候恶劣，他们总是发出许多的号令，然而付诸实行的却几乎没有。他们的上帝是海员的薪饷和伙食，他们以观看晕船的乘客为乐。

“至于搬运夫，他们从来与衣服无缘，倒却时时与驮鞍为伴。他们勤勉节简，随时留心着是否有生意可做，为了一天的搬运能糊口为生即使累得呕血也在所不惜。他们的音乐是脚踏声，他们的调味品是饥饿，他们早祷时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他们去弥撒时却充耳不闻。”

他边走边说，已经来到一家药剂店的门边，于是，他转身对着店主言道：“阁下您有一个健康而有益 的职 业，只是对您的油灯来说不是太好。”

“我的油灯怎么啦，有什么不好？”药店主想要知道。

“我这么说，”玻璃人答道，“是因 为每当您恰 好需要油时，你总是从手边最近的油灯里取。干这一行还有一个特点是，它足以污损哪怕是世上最好的医生的名誉。”当问起是怎么回事时，他接着解释说，有那么一些药剂师，一旦他们手中没有医生药方里所写的药时，他们会拿别的一些药来替代，虽然他们以为这些替代药具有同样的药性和治愈能力，可事不总遂人愿，到头来，被归罪的还是药方没有配好，起了反作用。

于是有人问他对医生怎么看，他回答说：“医生 的 荣耀是当然的，因为是全能的上帝创造了他们，上帝治愈了所有的病疾，国王应给予医生以奖赏。医生的学问启开他的头脑，在伟人的面前他们应当受到称赞。万能的上帝让大地生长出药物，有识之士对此都不会视而不见。’基督的教义对好的医生和药物如是说，那么对庸医或劣等药物也即反之亦然，因为没有任何一种阶层的人像他们一样有关国家的安危。法官

可能滥施公正或不能及时伸张正义，律师可能为己私利为不公正的案件诉讼，商人可能让我们破产——总之，所有这些我们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都可能给我们带来损害，但其中没有谁可能与医生相提并论，后者他有着定夺生死的能力，而且还没有惩罚等候着他。

“医生杀人或要杀人只需一剂药方即可，他们不用惶恐不安，不用东逃西窜，不用与他人大动干戈，死人们被当即葬入土下，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发现他们的犯罪。我还记得当我还是血肉之躯时发生过的一件事，一位就是我以上提到的那种类型的医生把他的一个病人打发给另外一位医生求诊，三四天之后，他正好路过给另外那位医生配方的药店，于是他走进去，询问他的同事是否给开了什么泻药或其它的药，药剂师回答说，事实上他手中有的就是一剂配泻药的药方，病人将在第二天来取。第一位医生便让他把药方给自己瞧瞧，在药方的最下方他看见有一行字：‘早起时服用’。‘这个’，他说，‘在我看来不失是好方子，只是我唯一纳闷的就是最末一行字，恐怕配这剂药显得水份过多了些吧。’原来他误把‘早起时服用’当作拼写近似的一剂水药了。”

无论是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玻璃人不得不对各行各业发表看法，他身后总是尾随着一群人，虽然搅得他不得安宁，倒也没谁伤害他。不过，倘若他的保镖没有在他身边保护，他还是难敌小男孩们的侵扰。

有人问他怎样才能避免妒忌他人。他回答说：“睡觉。当你睡觉时，你同你妒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另外一个是追缉一名城外逃犯多年的人，他希望知道他应当怎么做才能成功，他得到的回答是：“骑上马，当你看见谁犯有同样罪行时，你就跟着他一直到他离开城，于是你就可以让事情随你所愿了。”

他正站在街头评说时，一位法官从他身边经过，此外，还跟随有两名侍卫官和一簇人，他们奔刑事法庭而去。“我敢打赌，”玻璃人得知是谁后说，“这个法官心怀毒蛇，笔下不乏害人子弹，手中有的是雷电尽可以摧毁他管辖的范围内的一切。我记得我曾有个朋友，身居同样的职位，他遇到案子时，总是判不下符合情理的判罚，往往要比被告者的罪状重出许多倍来。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显然有失公正，他告诉我说他希望被告对此判决进行上诉，这样就为最高法庭的先生们显露其慈悲为怀打开了大门：他们会减缓严厉的判罚同时作出一个与罪状相符合的宣判。我劝告他，也许他若能为那些先生们省去那番麻烦会更好一些，而且那时他会被奉为一名明智而正直的司法官。”

在周围不断向他靠拢的一圈听众中有一个和他相识的人，那人一身律师装束，别人都管他叫“硕士大人，”其实玻璃人清楚他的学历不过学士而已。“你最好小心点，我的朋友，”他对那人说，“否则，赎罪修道院该把你逮起来，你的头衔恐怕也得当作不义之财没收了。”

“得了吧，玻璃人先生，”他的朋友说，“话可不能这么说。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是一个有着渊博学识并品质崇高的人。”

“我知道，”玻璃人答道，“说到学识，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坦塔洛斯①，你被各种学问包围着，可就是怎么地不能潜入进去。”

当在另一家商店前停下时，他看见一个裁缝正双手交叉着站在屋外，于是他对他说道：“裁缝师傅，你无疑正处在忍饥挨饿的边缘。”

---

①希腊神话中人物，传说是宙斯之子，因泄露天机被罚永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退去，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玻璃人答道，“我从你无事可做就知道。你无事可做就没有欺骗的机会。所谓裁缝，”他继续说，“谁要是不在料上玩花样，不自吹他的服装，那他的好运就长不了。说来虽很奇怪，可在那么多干此营生的人中，你几乎就不可能找着哪个师傅恰如其分地给你裁剪衣料，总有那么多人给你虚假的尺寸。”

谈到鞋匠，他评论说，他们总是认为他们从来就没有出过一双坏鞋，因为倘若鞋子太紧有些夹脚，那是它们本来就应如此——所有时髦的人们都愿意穿跟脚的鞋，你只不过是需要多穿些时候，它们就会像拖鞋一样舒适了；相反要是鞋太宽大了呢，那对于痛风的脚来说再好不过了。

有一个头脑颇灵的小伙子，是在地方法院供职的小职员。他总是拿许多问题来刁难我们的律师先生，同时也带给他正在城里发生着的一些新闻。玻璃人擅长于对任何话题发表长篇演说，而且是有问必答。

“昨天晚上，”这个年轻人告诉他，“一个被判 绞 刑的职员在监狱中死了。”

“他死得好，特别是在执行者有机会整治他之前。”

圣弗朗西斯科的大街上有一帮热那亚人，有一天玻璃人碰巧路过时，其中有人冲他叫着说：“来这儿来，玻璃人先生，给咱们讲个故事吧？”

“不，”这是回答，“我不乐意；担心你们把我的钱财搜刮干净带回热那亚去①。”

还有一次，他碰见一个店主的妻子，她的前面走着她很

---

①西班牙语中，“故事”这一词的另解是“无数（钱财）”之意。玻璃人此处是双关。据称热那亚人又以欺侮西班牙人著名。

丑的女儿，女儿周身缀满了珍珠和其它别的饰物。“是个好主意，”玻璃人对她母亲说，“用它们来修整她，这样你走路也轻松点儿。”

说起面食大师傅们，他说，多年来他们一直玩着“翻番”的游戏，他们按自己的喜乐与快活把其制品的价码从2升到4，从4升到8，从 8 到半瑞尔，却不付出任何被罚的代价。

他还无懈可击地指责那些木偶的主人们，他说他们不过是一群流浪者，本应为猥亵描述神圣的事物感到有罪；在表演中他们使用的木偶嘲弄了虔诚，时不时把所有的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中的著名人物一古脑儿地全塞进口袋里，然后在酒店或旅店中坐在上面又吃又喝。简而言之，这不失为件奇事：那样持久的沉默没有让这些人所动，或者说，他们竟没有被驱逐出境①。”

一个衣着打扮像位王子的演员走过， 玻 璃人看着他说：“我记得曾在剧院里见过这人，他的脸上抹着白粉，里里外外都穿着牧羊人的衣服，然而，一当他离开戏台，你满可以拿你的信誉打赌说他是位绅士。”

“这很有可能，”有人提醒他说，“因为有许多 演 员出身门第高贵以及是什么人物的子女。”

“此话的确不假，”玻璃人回答说，“但舞台上多 数 演员则出身卑微。主要的演员们，当然，他们举止得当并知道如何背诵台词，而这是另外一回事。也许可以这么说吧，演员靠他们的汗水换来面包，承受难忍的辛苦，得不停地背诵长篇台词，得从一个城市走到另外一个城市，从一家旅店到另一家旅店，活像吉普赛人；为了取悦他人，他们舍去了睡眠，

---

①此处，若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有关戏剧院审查制度的观 点 相比较是很有趣味的，见《堂吉诃德》第一部，以及有关木偶主人的描写。见第二部。

谁让他们的切身利益与公众的高兴与否休戚相关呢。况且，就他们这一营生来说，他们无法欺骗谁，要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公之于众，人人都可能看见并且加以评断的。

“作家们，同样，也有着难以置信的工作 量， 并负担沉重。他们得赚足够的钱以便在年底他们不至于陷入令其濒临破产的债务中；毕竟，他们的必要性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同荫翳的园林、公共林荫大道或公园以及其它一些提供正当娱乐的场所一样。”

他接着引用他一个朋友的观点说，一个女演员的仆人其实就等于同时侍奉众多女人的仆人：皇后，修女，女神，厨娘，牧羊女，更多时候是奴仆或者说侍者，因为女演员们总是惯于把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人物的性格在自己身上具体化。

人们问玻璃人谁是有史以来最快乐的人，他的回答是，“谁都不认识上帝；谁的一生都不能不遭到冒犯；谁都不满意自己的命运；谁都没能升入天堂。”

对于诡辩专家们，他论述说，他们虽不失是科学的或艺术的大师，只是一旦真正需要时，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运用它们了。他补充说，他们在寻找到某个能立于不败之地的推理公式还击对手的思想和冲动时，还真有点专横的味道。不过，玻璃人尤其憎恶的还是那些染胡须的人。有一次，他看见两人正在吵架，其中一个是葡萄牙人，另外一个是卡斯蒂利亚人。“凭我脸上的胡须为证①！”葡萄牙人喊叫着， 一边手捻须。玻璃人此时插足了。“瞧这儿，伙计，”他说，“别说什么‘我脸上的胡须’；’你的意思该是‘我脸上染的胡须吧。’”还有一个人的胡须是染色的，于是我们的律师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的胡须就好像是蛋黄色的一泡屎堆。另外一人的胡须黑白

---

①凭胡须发誓是一种常见的起誓方式。

参半，大概是不小心让须根长出来了，玻璃人则警告他千万别固执，别与他人斗嘴吵架，否则他可能被人说是信口雌黄了，因为这半色的胡须靠不住。

玻璃人于是讲了一个年轻女人的故事，那是一个非常谨慎而且极其聪颖的姑娘，由于屈从于她父母的愿望，她只得答应嫁给一个灰白胡须的老人。婚礼的前夜新郎出了门，他不是像仆女说的那样去了约旦河①，而是自己取出了硝酸瓶，他要用瓶里的药水使他的胡须由雪白变成漆黑。待到婚礼的时刻来到时，新娘按图索骥，坚持要父母给他那个他们曾允诺给她的丈夫，而且非他不嫁。他们向她保证说眼前这个男人就是他们当初告诉给她的未婚夫。她声称说他不是，同时还以证据证实她父母允诺她的丈夫是雪白胡须的稳重男人，那么既然这位与之不符合，他一定是另外的人，她声称她受了欺骗。无论如何也不能使她改变看法，结果染须这人只好快快而去，婚约只得解除了。

玻璃人对主妇们怀有类似的怨恨。听一听他是怎样数落她们的誓言、她们的忠诚、裹尸布般的头巾、装模作样、假笑以及极端吝啬、是很有价值的。他不满她们肠胃的脆弱，她们装腔作势，她们说起话来废话简直比女帽上的装饰物还多，总之，她们大体无能无用且虚情假意。

“这是怎么回事，律师先生，”有人对他说，“我听你说遍了许多行业的不是之处，可我还没听见你针对公证人说点什

---

①《旧约》中人物乃缦(Naumun)，加兰人，加兰王的元帅，患麻疯病无法医治，听从使女的劝说，到以色列京城撒玛利雅求医。乃缦带着大量金银和加兰王的亲笔信求见以色列王约兰，请求医治；约兰发誓说不懂医术，无能为力。先知以利沙听说此事，打发人把乃缦叫去，让他在约旦河里浴7次，乃缦大怒，说要洗浴，大马色自有亚罢拿河和法珥法河，何必要到以色列来，于是拂袖而去。后他仆人劝他听从以利沙的话，在约旦河里洗浴7次，果然治愈，皮肤光洁如幼童。他非常感激以利沙，说“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上帝。”

么，应该有不少可说的吧？”

“我是玻璃之躯，”他回答说，“不过我还没有脆弱到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的地步，况且众口一词的东西大多数时候是错误的。在我看来，乐师在唱歌前先得会哼调，因此通过攻击公证人、法警以及其他一些与法律有关的官员，说他们的不是，谣言者常由此来显示出其喉舌的威力。如果不是公证人，真理将只能蒙着面纱出现在这个世界上，遭受到残害或歪曲，基督教义中说‘凡人的荣辱掌握在上帝手中，上帝根据公道给予荣誉。’

“公证人是一名公职人员，没有他的帮助，法官就不能恰如其分地履行他职位的义务。公证人必须是自由之身，既不是奴隶也不能是奴隶之子，他还必须出生合法，不能是私生子，也不能是任何匪帮的成员；他得宣誓保守秘密和忠诚可靠，并允诺没有参与过任何不法营利的活动；他还必须凭着一个善良和基督徒的良心起誓，无论是朋友或是敌人，无论是有利可图或是有好处可捞，都不能阻止他去履行他应尽的职责。要是这一岗位要求如此诸多的优秀品质，那么西班牙怎么会有两万多个公证人呢？这如何叫人想得通，难道真是罪孽终将罪有应得？我不能相信，任何人也不可能相信，可这是事实。我可以说，他们是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所最必需的一阶层人。如果说他们所施予的公正之事太多，那么他们所犯下的冤屈之事也将太多，而只有两个极端中间的中庸之道才方能使之敏于观察，慎于行动。”

至于法警，玻璃人宣称说他们树敌太多并不奇怪，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关押人，剥夺谁家的财产或者把人看管起来且自己管饭。他们在向律师和法务官收费时与医生颇为近似，医生无论病人康复与否，他们都得收费；法警也一样，无论案子的输赢他们照收不误。

有人问玻璃人哪里的风水最好，他回答说最富饶和最肥沃的地方最好。

“我不是问你这个；我的意思是，巴利 亚多利 德或马德里，哪个最佳？”

“马德里是极端之地；巴利亚多利德是中间道路。”

“我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提问的人说。

“在马德里，或是在天堂或是在地狱；在巴利亚多利德，好比在夹层楼里面。”

听见一人正在告诉另外一个人说他的妻子一到巴利亚多利德就重病不起，可能是水土不服，玻璃人立即大声说：“她死了大概更好些吧。”

谈起乐师和徒步信使，玻璃人又暗示说，二者都没有太大的前途，后者最大的希望也就是成为一名骑兵信使，而前者能指望的也只能是在皇家乐团占领一席之地。他接下来对那些被称为名妓的女士们发表已见。他说她们中的所有人或者说大多数人都不甚健康，至少逊于其所表现出来的彬彬有礼。有一天在教堂里，他看见同时进行着送一位老者入葬，给一个婴儿洗礼，赐一名女人圣洁的婚纱。他说道，宗教之地也即战场，在这里老者寿终正寝，儿童是征服者，而女人们获胜。

一个虫子落在玻璃人的脖子后面，他想摇摆身子甩掉它可又怕把自己弄碎了，他只能怨骂不已。人们问他既然他是玻璃做的，又怎能感觉出虫子呢，他回答说这虫子一定是传播谣言诽语的，它的舌头和蜇刺足以损坏钢铁之躯，何况他是玻璃人呢。

在玻璃人站的地方正好有一个非常肥胖的修道士走过。他的听众中有一个人说道：“那个好心的神父消耗太多了吧，都快迈不了步了。”此话惹恼了玻璃人。“任何人，”他警告说，

“都不要忘记圣灵有言‘神威不可犯’。”不说则罢，一说他的火气反倒上来了，他对周围的人群说，让他们仔细思忖思忖事情的因果，那么他们将不难发现在过去数年内被本区教堂宣为圣灵的众多圣人们以及被列为升天的得道者们，没有谁是某某上尉，或某某某的秘书某某，或伯爵、侯爵或这个那个公爵等；有的全是清一色的修道士迪哥，修道士杰西托，修道士雷蒙多等。他们不是僧侣就是修道士，因为宗教团体乃上天众神的果园，上帝每天餐桌上的供奉之果就是来自它们。他不停口地又说谣言的舌头就像雕鹰的利爪，它们啮咬并吃掉任何与之在一起的鸟儿们。

涉及赌徒和赌场主时，玻璃人尤其有话可说，他断言这帮人不过是一群骗子，他们迫使赢者全部注赌，同时自始至终希望他输给对方，这样他的对方就赢得这笔钱，赌场也能取其所有①。玻璃人高度赞颂身为赌徒的那份耐性，尽管他已经赌了一整夜而且总是输，并且脾气糟透顶了，但只要对方尚未下牌，他可以无论如何不开口，哪怕让又一个巴拉巴②殉难也在所不惜。

长话短说吧，如果不是玻璃人在任何人并看着他或靠近他时他所发出恐惧的尖叫，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衣着装束，他对食物的挑剔，饮水的方式，以及他除了在夏天的露天里和冬日的谷草中以外，拒绝在任何别的地方睡觉，如果不是因为以上提到的一切显然证明了他的精神不正常，任何人从他

---

①书中提到一系列的赌博玩牌规则，可据行家考证，迄今已无人知道那时人们究竟是怎样玩的。

②巴拉巴：《新约》中人物。是耶稣在耶路撒冷被捕时，监内一个出名的在押犯，曾参与杀人。罗马驻犹太巡抚彼拉多有个惯例，在逾越节随众人要求可释放一个囚犯。当巡抚问众人，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时，众人在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下要求释放巴拉巴，于是巴拉巴被释放了。

的言谈中都只能得出一种结论，即他乃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人之一。他的怪病又持续了两年还多一点的时间，于是有一个奉圣·耶罗姆之命的僧侣前来为他治病。圣·耶罗姆极其擅长教聋哑人，使之明白人们告诉他们的话，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教会他们说话，他对于治愈疯病也颇有经验。出于慈悲，圣·耶罗姆决定出手救救这位玻璃人律师。僧侣对他进行治疗，最后终于治好了他，让他恢复如初，有理智的判断和良好的感觉。

当圣·耶罗姆看见他的病人又是一名健康的人了，他便用学者的礼服把他包裹起来并让他回到首都马德里。在那里"玻璃人"充分显示出他的理智，就跟以前疯态毕露一样。不管怎么说吧，他在首都重新开始了他的职业而且变得十分出名。现在律师先生把自己称做"卢达"，而不是原来的罗达亚。他刚一入城，他就被那群小男孩给认出来了，他们瞧他的装束与其惯有的衣着截然不同也不敢朝他喊叫或提出任何问题，只是尾随着他。小男孩们相互嘀咕着说："这不可能是疯子玻璃人吧，会吗？""天哪，真是他。他又有神志了；不过也有穿着极好的疯子。让我们问他点什么就可以知道究竟了。"

律师先生把这些听在耳朵里，一言不发，找回心智后的今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窘迫和不知所措。"玻璃人又回来了"的消息从孩子们那里很快地传到成年人的耳朵里，不等卢达走到市政会议大厅，他身后尾随着的各行各业的人士已超过200多了，人群中还有不止一个的教授。人们在市府前将他团团围住；他面对眼前的一大帮人也不能视而不见，于是他提高了嗓门对大家说道：

"先生们，我的确是玻璃人律师，可不再是你们知道的那个已经成为过去的人，如今我是卢达律师。世上的恶运和

不幸曾在上帝的允诺下剥夺走了我的心智，然而仁慈的上帝又还给了我。从我疯狂时对你们所讲的话中你们也许能够推知在我神志清醒时我会如何言谈举止。我毕业于萨拉曼卡的法学院，我在穷困潦倒的逆境下学习，仍然取得了硕士学位，由此你们不难推断出是我自身的能力为我赢得了今天的头衔，而不是因为任何事物或人对我的恩惠。我来到首府这汪洋中游弋，谋一份生计，但若你们老跟着我，我将只有死路一条。看在上帝博爱的份上，别让你们的尾随折磨着我，别让我找回了理智反倒失去了生命。以前你们在公共场所问过我的问题现在仍可以毫无顾忌地提出来给我。有人告诉我说我那时能够非常出色地即席作答，尔今你们或许可以看到在经过思考后，我的答案是怎样地更加出色。”

人们全都在那儿静静地听着他的讲话，随后有一些人走开了，待他回到宿地时身后的人群稀薄了许多，然而当他第二天出门时，同样的故事又再次重演。他又一次长篇大论一番，可不起任何作用。他付出许多代价却一无所获，当他眼见自己就要濒临饿死的边缘时，他决心离开首府回到佛兰德斯去，在那里他打算靠自己的气力为生，因为他也不可能在那儿使用他的才智。于是他挥手离开了此地。”噢，再见吧，马德里，你充分满足了那些厚颜无耻的骗子们的心愿，却对有志之士刻薄吝啬，你为无耻的江湖骗子提供丰富的物质，却让有自尊的智者快要饿死！”

他一边说着一边上路回佛兰德斯。在那里，他与好友上尉瓦迪维相依为伴，以前靠学问赢得的生计如今靠力气也能获取。甚至在他死后，他留下的声誉也是从一名战士的身份中得到的，这是一名兢兢业业而又极其勇敢的战士。

（文平　苏学兰译）

# 血统的力量

夏天的一个炎热的夜晚，一位年老的贵族和他的妻子，一个年幼的儿子，还有一个16岁的女儿和一个女仆在托雷多的河边畅游一番后，准备回家。那是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时间是晚上11点钟。他们在河里、在河边尽情地玩乐后不愿在当地的客店休息，迈着疲惫的步伐行走在空无一人的道路上。

由于这个城市法制健全，又有良好的社会风尚，这位善良的绅士和他正派的一家人才敢在这个时候回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灾难会降临到他们头上。正像大多数不幸的事情都是不期而至一样，他们丝毫也没有料到一件可悲的事会扫了他们的游兴，并使他们为之痛苦了好多年。

那个城市里有一个22岁左右的绅士，家产殷富，血统高贵，但他本人品行不端，过去骄奢淫逸，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常常干一些与他的身份不相符的胆大妄为、轻浮的举动，人们给他取了个绰号，叫“花花公子”。

当时，这位绅士(我们为了给他留点面子，现在暂且隐去他的全名，只叫他为罗多

尔福)和他的 4 个朋友(他们和他一样都是无忧无虑放荡不羁的年轻人)从一个山坡往下走，而那 位贵族 一家人正沿山坡上去。

两批人(一批像羊羔，一批如恶狼)相遇了。罗多尔福和他的同伴们蒙着脸面盯视着母亲、女儿和女仆的脸，看个没完没了。老人发火了，指责他们的无礼，说他们胆大妄为。他们则对他报以鬼脸，对他冷嘲热讽。不过，他们没有施行非礼便走了过去。然而，罗多尔福见 到姑娘(她叫 莱奥卡迪娅，是那贵族的女儿)那张非 常俊美 的脸庞，印象至深，不禁神魂颠倒，产生了不顾一切要得到她的欲望。他便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他的同伴，他们便决定回去将那姑娘抢过来，以满足罗多尔福的欲望。挥金如土的有钱人就是干了坏事，也有人会来替他们说好话，把他们的丑事说成好事。罗多尔福这个邪念的产生，到将它告诉其朋友，得到朋友的赞同，并决定将莱奥卡迪娅抢走，整个过程几乎在一瞬间就完成了。

他们用手帕蒙住脸面，从剑鞘中拔出宝剑，返身而回，没走多远他们便追上了那几个刚才还在感谢上帝将他们从这些无赖手里解救出来的人。

罗多尔福朝莱奥卡迪娅扑了过去，用双臂把她抱起，回头就走，她无力进行自卫，因为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她连喊都喊不出来，两眼发黑，顿时失去了知觉，根本弄不清究竟是谁抢了她，也不知要把她带到何处。她父亲大喊大叫，母亲呼天喊地，小弟弟嚎啕大哭，女仆则捶胸顿足。然而，不论是叫喊声还是哭闹声，都没有人听到，也丝毫不能使那些人回心转意，就是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因为那儿除了这几个残忍的坏蛋外，人迹罕至，茫茫黑夜，万籁俱寂。

最后的结果是那几个无赖抢了姑娘高高兴兴地走了，而贵族一家人则痛不欲生。罗多尔福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家，莱

奥卡迪娅的父母则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他们感到绝望，仿佛双眼失去了光明，因为他们见不到女儿的那对明亮的眸子；他们感到孤苦伶仃，因为莱奥卡迪娅一直非常温柔体贴地与他们作伴；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不知应不应该将自己遭到的不幸报告司法当局，他们还担心这样会把这桩丑事传扬开去。

他们虽说是贵族出身，却无财无势，他们需要别人的帮助，却又不知向谁去诉说，只能对自己的薄命唉声叹气。与此同时，那个精明狡猾的罗多尔福早把莱奥卡迪娅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了。尽管他知道莱奥卡迪娅在被抢来的路上已昏了过去，但他还是用一块手帕蒙住她的双眼，防止她看清路上的街道，也不让她看清她进的是什么房子和什么房间。而他的房间是在他仍健在的父亲家的一个僻静处，不会被任何人发现。他有他家里所有房间的钥匙（这是想管束自己子女的父母的疏忽之处）。罗多尔福乘莱奥卡迪娅尚未苏醒过来便满足了他的欲望。这个放荡的青年干这种事虽不是头一次，但他还是显出饥不择食的样子，丧心病狂地夺去了莱奥卡迪娅最珍贵的东西。与大多数淫荡之徒在满足了他们的兽欲后就将对方抛弃掉一样，罗多尔福也想将莱奥卡迪娅抛弃，他决定把仍处于昏迷状态的姑娘扔到街上。

正当他准备这么做的时候，发觉她已恢复了知觉，她开口说起话来：

“我多么不幸！我究竟在什么地方？这里为什么这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是在无辜的净界还是在有罪的地狱？啊，上帝！谁在触摸我？难道我在床上遭到了凌辱？你在听我说话吗，我的母亲？你听见了吗，亲爱的父亲，啊，我多么不幸啊！我知道，他们听不见我说的话，我的仇人则在对我动手动脚。要是这黑暗就这么永远持续下去，我的眼睛再也见

不到世界的光明那反倒好了。现在我不管在什么地方，要是让我葬身于此，让此地成为埋葬我的坟墓，那么我还会感到庆幸，因为失去名节后不为人知总比让人说三道四要好一些。我记得(但愿我永远也不要记起这件事!）不久前我还和我父母在一起。我想起来了，你们绑架了我。我真后悔，我不该抛头露面。你现在在我身边，不管你是谁，（说着她抓住罗多尔福的双手）既然你已经毁了我的名誉，那你就索性杀了我吧，就是我对你的请求，如果你还有一点怜悯之心的话就应该答应我的请求，你现在就杀了我！失去了名誉，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你对我施行了暴虐，玷污了我的名誉，但你如出于怜悯将我杀死，将会减轻你的罪过。这样，你虽施了暴，却总算也做了一件好事。”

莱奥卡迪娅的这番话令罗多尔福手足无措。他还是个涉世不深的毛头小伙，这时真不知如何是好。他的沉默更令莱奥卡迪娅吃惊，她摇着他的双手，想要弄清在她身旁的不是个幽灵，而是个活人。但是当她触摸到他的躯体时，想起了她与她父亲在一起时被他强抢后施暴的情形，于是她对她遭到的不幸更确信无疑了。她在哭泣一阵、叹息一阵后，继续说道：

“你这胆大妄为的年轻人，年纪轻轻就干下这等事情，我暂且原谅你对我的污辱，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并向我起誓，你将对你在黑暗中干的一切永远保持沉默，不许告诉任何人。即使如此，也仅仅是你对我的严重伤害作出的很小的补偿。但这对我来说却是对你提出的最大要求，或许你还不愿照我说的去做，但你要知道，我从未见过你的脸庞，我也不想见到它，因为我不愿再因回忆起我受到的伤害而想到污辱我的人，也不愿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他的任何印记。但愿我的不幸只有上帝和我自己知道，我不想让世人获知，因为人们

评判事物并不根据事情本身的情况，却往往是根据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随意发表议论。我不知如何才能向你讲清这些道理，因为这些道理通常是要有一定阅历的人才能懂得的，而不是像我这样年方17岁的女孩子便可以明白的。我知道，遭受苦难的人有时会坦露自己的不幸，而有时又会对不幸闭口不谈；有些时候为了使别人相信自己遭到的不幸，故意夸大事情的真相，而有时候又因为说出来于事无补也就缄口不语保持沉默。无论我用哪一种方式，——是保持沉默还是去对人诉说，我以为我必须让你相信你必须照我说的去做或者补偿你对我的伤害，因为你不照我说的去做，那将是愚蠢的，而你若不补偿你对我的伤害，你的心灵就得不到安宁。我不想让自己悲观失望。对你来说，你对我的补偿用不到费多大的劲，不过，你须牢记，时间的流逝并不会减弱我对你理所当然的仇恨，往后你不要干这种灭绝人性的事了。你对我施了暴，但往后不能再让你那邪恶的欲念再次萌生。我就权当你是偶犯，是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我就当我没有降生人世或者权当我生来就是不幸的命。待会儿你就把我送到街上，或至少送到靠近大教堂的地方，因为从那儿我就能回到自己家里。但是你必须起誓，你不跟踪我，不询问我父母和我的名字，也不许打听我亲戚的名字，他们都是有钱的贵族，我不愿他们因我的遭遇而感到难过。请你回答我，对我的这一番话你是怎么看的，你是否担心我会从你说话的声音里将你辨认出来？我可以告诉你，除了我父亲和我的忏悔神父外，我一生中还从未和任何男子说过话，而且即使在我听到他们说话的为数很少的几位男子中我也没有能熟悉到能从他们说话的声音中辨认出他们的程度。”

对受伤害的莱奥卡迪娅的这番合情合理的话罗多尔福没有回答，只是将她紧紧拥抱，作出又一次要满足自己的欲望

(对她来说，是再次受辱)的样子，莱奥卡迪娅见此情形，便使出比她这么小年纪要大得多的力气拳打、脚踢、嘴咬、进行了反抗，并对她斥责道：

“你要明白，你这没人性的家伙，不管你是谁，你刚才把我抢到这儿，只是因为我失去了知觉，就像你抢夺一根树干或一根柱子一样，因它们没有知觉，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取得的这个胜利不但不是你的光荣，反使你更加可耻。你现在还想占有我，那是白日作梦，只有等我死了你才能得逞。刚才你在我昏迷之时践踏我、污辱我，现在我已振作起精神，你只有先杀了我才能达到目的，如果现在我清醒的时候毫无反抗地顺从你，满足你那兽欲，那么你就完全可以认为，刚才你对我施行暴虐时，我的昏迷是假装的了。”

眼见莱奥卡迪娅义正辞严毫不退让，罗多尔福的那股劲头和邪念不得不收敛起来，他对莱奥卡迪娅的行为完全出自淫念，这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与转瞬即逝的淫欲不同，真正的爱情是持久的。此时已精疲力尽的罗多尔福冷冷地一句话也没有说，他让莱奥卡迪娅继续待在床上，待在他的房间里，反锁上门，去找他的伙伴们，请他们给自己出个主意，看下一步该怎么办。

莱奥卡迪娅发现自己独自一人被关在房间里，便从床上站起来，双手触摸着墙壁在房间里走着，想找到可以出去的门或可以跳出去的窗。她摸到了门，但关得严严实实的，她摸到一扇可以打开的窗子，便将它打开，皎洁的月光照射进来，她看清了用来装饰房间的五颜六色的各种挂毯，还发现那张床是镀金的，床上的装饰和用品富丽堂皇，酷似王子的卧榻，而不像一般有钱人的床。她数了数室内的椅子和书桌，记住了门的位置。虽然她看见墙上挂着画，却看不清画的内容。那扇窗子很大，用粗大的铁栅栏加固着，窗外是一

个四周被高墙围起来的花园。看来她要逃到街上，是难上加难。当她看到房子内金璧辉煌的装饰和气派很大的摆设，便明白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她看见靠窗的书桌上放着一尊精巧的银铸耶稣像，便将它放到衣袖里。她这样做并非出于对基督的虔诚，也不是偷窃，而是想拿它当个凭证。之后，她将窗子关上，让房内的一切恢复到原先的样子，然后又回到床边，等待着这件不幸的事情的结局。

没有过半个小时，她便发现房门打开了，有个人朝她走来。那人一句话也没说便用一块手帕蒙住了她的双眼，架住她的胳膊将她带出了房间。她感到门在身后关上了。这个人就是罗多尔福，虽然他刚才已出门去找他的同伙，但他并不想见到他们，因为他觉得让他们知道他奸污了这姑娘并不太合适。他打算这样对他的同伙们说，他对自己做的坏事已有些后悔，同时又为那姑娘的眼泪所感动，便在半路上将她给放回去了。他便怀着这样的想法赶在天亮之前 急匆 匆地回来，照莱奥卡迪娅刚才对他要求的那样，将她送到大教堂旁边，他认为白天是不适宜将她送出去的，再说他也不愿强行将她留在自己房间里再过一宿了，因为 他 既 不 想再对她施暴，也不想让她看清自己的真实面容。

于是，他把她带到市政厅广场上。他用夹杂着葡萄牙语词汇的西班牙语(同时还改变了嗓音)告诉她，她可以放心地回家了，因为谁也不会跟踪她。在她摘下那块蒙目的手帕之前，他已经躲到了她看不见他的地方。

莱奥卡迪娅孤身一人，摘去手帕后，认出了这个地方。她环视了四周，没有看见任何人，但她担心有人会在远处跟踪她，每走一步都停下来看一看。她就这样朝家里走去。她家离那儿不算远，为了迷惑可能跟踪她的坏人，她走进了一幢敞开着门的房子，然后从那儿回到自己的家，她见父母亲

一声不吭地坐在家里，天都快亮了，他们还未脱衣就寝。

他们一见她便张开双臂朝她跑去，眼里噙满了泪水。莱奥卡迪娅惊恐不安地将父母拉到一边，他们跟着她走了过去。她简明扼要地向他们讲述了她那可怕的经历，和发生这件事的客观环境，只是说不出是谁抢走了她，是谁夺去了她的贞操。她还描述了作案那个人的居所的特征：窗子、花园、铁栏杆、书桌、床、丝绸挂毯，最后她拿出了她带来的那尊耶稣像，看着它她又禁不住哭了起来。他们对着耶稣像进行了祈祷，要求伸张正义，企望神灵惩罚那个罪人。她对父母说，她虽然不想认出污辱了她的那个人，但如果她父母觉得有这个必要的话他们可以通过那尊圣像，请教士们在城里各个教堂布道的时候让遗失这尊圣像的人到他们指定的教士那里去取。这样，他们便能知道这圣像的主人是谁，也就能找到那幢房子和污辱了她的人了。

她父亲不同意这样做。他说：

“你的想法确实不坏，孩子，不过，你想得太天真了。按照你的想法，这尊圣像今天在你说的那 间房 间里丢失了(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它的主人就一定 以为曾 和自己在一起待过的某个人将它拿走了，并把它交给了那个教士。这时主人一定会先去打听是谁把它送到教士手里的，因而，失主是谁还是不清楚，因为失主可能会让别人去替他取回那尊圣像。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我们不仅得不到有关失主的确切消息，反而会弄得更加糊涂。当然，我们也可以不暴露身份，让第三者将圣像送到教士 那里。不 过，这样 做也 不十分妥贴。孩子，你现在应该将圣像保存起来，祈求它的保佑，因为它是你的不幸的见证，它一定会 让 一 个 公正的法官来为你伸张正义的。孩子，你要知道，即使细小的失节，若让他人知晓，便会毁了自己，其危害比暗地里干更大的坏事还要

大。你的事无人知晓，完全可以体体面面地过日子，用不到暗自神伤，再说，犯了罪孽才是真正可耻的，而真正的贞操在于一个人的美德。亵渎上帝的人必有言，也有行，更有这样的想法。而你既无言，又无行，更无冒犯上帝的想法，你要把自己看作是个诚实的人，我将永远这样看待你，永远像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样对待你。”

父亲用这些合情合理的话安慰莱奥卡迪娅，母亲又再次把她搂在怀里，也竭力安慰她，但她却哇地一声又哭了起来。以后她就只好过像人们通常说的那种小心谨慎的日子了，在父母的庇护下过着衣蓄朴素，不抛头露面的生活。

罗多尔福回到家中，发现那尊圣像不见了，他想象着是谁把它拿走了，但始终想不起来。他反正有的是钱，丢失这么一尊神像并不在意，再说，他的父母也没有问起这件事。3天后罗多尔福动身去了意大利，他把房间里的一切都托付给他母亲的一个侍女照应。

很多天以前罗多尔福便决定去意大利了，因为他父亲曾在意大利呆过。他对儿子说，一个足不出国门的人算不上真正的绅士，作为一个绅士，必须周游各国，考虑到父亲的话，还有其他的原因，罗多尔福便决定遵父命去意大利。父亲给了他许多钱，让他去巴塞罗那、热那亚、罗马和那不勒斯。不久，他便和他的两个伙伴出发了，他曾听一些士兵们说过，在意大利和法国，旅馆随处可见，西班牙人能在那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对此十分向往。意大利人有一句名言：“要成为一个好的意大利人，就一定要品尝子鸡、燕雀、火腿和香肠的美味。”他很欣赏这句话。从法、意诸国回来的士兵回忆起那边的生活，便对西班牙的客栈旅店感到既狭窄又不舒适。他去意大利后，几乎完全忘了他对莱奥卡迪娅的所作所为，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件事一样。

莱奥卡迪娅住在家里，尽量避免外出，不与任何人交往，因为她担心人们会从她的表情上看出她遭到的不幸。然而，没过多久她便发觉自己原来很乐意做的事情现在做起来已非常勉强了。所以她觉得还是过安静隐匿的生活为好，因为她发觉自己怀孕了。这样，她暂时忘却了的眼泪又从眼眶涌出。叹息声，哭泣声不绝于耳，她那善良的母亲一再安慰她也无济于事。光阴似箭，分娩的日子到了。为了保守秘密，他们连接生婆也没有请，由母亲亲自接生。她生了一个男孩，模样儿漂亮极了。父母亲以同样机密的方式将他送到了一个村庄。在那儿抚养了4年。4年以后，他外祖父把他当作自己的侄子带回到自己家里。他们家尽管不富裕，却很精心地抚养了他。

这孩子(他们给他取了个名字叫路易斯，与他外公同名)长得眉清目秀，性情温和，聪颖过人。他虽小小年纪，但从他的举止言谈中完全可以看出他是受贵族家庭教养长大的。他那高雅的情趣、俊俏的面孔和聪明的才智使外祖父母很喜欢他。由于女儿给他们生了个这么好的外孙，他们把女儿的不幸看作是不幸中的大幸了。每当孩子上街，总可以听到无数赞美他的言词，有人称赞他英俊漂亮，有人夸奖生育他的母亲，有人赞誉养育他的父亲，还有人称赞对他教育有方的人。孩子就是在这些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的赞扬声中长到了7岁，这时他学会了拉丁语和西班牙语，还能写一手好字。他外祖父既然无法使他成为一个有钱的人，便一心想让他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知识和美德虽不是财富，但谁也无法将它们窃走。

一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外祖母让孩子将一封信送给她的一个亲戚。在他路过的一条街道上正进行赛马。他便停下来观看，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不断更换位置，结果，

被一匹骑手无法控制的高速奔跑的马撞倒。那孩子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像死了一般，头上流出大量的血。这件事一发生，就有一位正在观看赛马的年老绅士以罕见的轻盈的动作从马上跃下，跑到孩子身边，将孩子从一个已经抱着他的人的怀抱里接过去，自己抱上。这时他已顾不得自己年迈，也不顾自己威严的身份，抱着孩子快速回到自己家里。他吩咐仆人们快去找医生为孩子诊治，许多绅士看到这么英俊的孩子惨遭不幸都关切地跟着去看他，因为他们听见有人说被撞倒的小孩就是路易西科①，就是那位叫路易斯的绅士(他们指的是他外祖父)的侄子。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一直传到他外祖父母和隐居的母亲那里。当他们确信这消息是真的时候，便不顾一切地发疯似的跑出去找他们的心肝宝贝。由于将那孩子抱走的绅士是位名绅，他们遇到的许多人都告诉他们他家的地址。等他们赶到的时候，医生正在为孩子治伤。

那位绅士和他的妻子(也就是那幢房子的主人)请他们以为是孩子父母的那两个人不要哭泣也不要大声说话，因为那样做对孩子没有任何益处。那位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已经以极其精湛的医术给孩子进行了手术治疗。他对孩子的父母亲说孩子的伤并不像他开始时担心的那样严重。手术进行到一半时，一直昏迷不醒的路易斯醒了过来。看见他的“伯父母”也在身边，非常高兴，他们哭着询问他感觉如何，他回答说他感到好多了，只是四肢和头部都很疼。医生请他们不要和他说话，要让他好好休息，他们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外祖父感谢那位好心的先生，他救了“侄子”的性命。那位绅士说，不用感谢他，因为在孩子倒下并即将被马蹄踩踏的时候，他仿佛觉得这孩子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他是非常爱他自己的儿

---

① 路易斯的昵称。

子的，因此他就去把那孩子抱回到自己家里，让他在这里接受治疗，一直住到他痊愈为止，他们还将给他提供一切可能提供的生活必需品。绅士的妻子是位高贵的夫人，她也重申了丈夫说的话，语词显得更为恳切。

孩子的外祖父母对绅士夫妇表示出的基督教爱心甚为敬佩。而孩子的母亲则为眼前看到的一切甚为惊讶，因为她听了那位外科医生的一番话后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稍许平静了一些，便仔细地看了看她儿子所在的那个房间，根据这房子的许多特征，她认出了那就是使她失去贞操、遭到不幸的地方。虽然原来挂在那儿的丝绸壁毯已经没有了，但她仍能辨认出室内的摆设。她似乎还能认出朝着花园开的那扇装有铁栏杆的窗子，只是这时由于她受伤的儿子在那里，窗子关着，她看不清楚它的朝向，便问那扇窗子是不是朝着花园，人们告诉她是的。这儿她最熟悉的莫过于那张毁了她名誉的床了，另外，那张放着她拿走了的那个圣像的书桌也仍在原来的那个地方。

最后，她又数了数台阶，这使她对自己的推测更加确信无疑了。因为在罗多尔福蒙住她的双眼把她带出房间的时候她曾数过这些阶梯的数目，也就是说，当时她曾很留心地数过从房间一直到大街上台阶的总数。这次她离开儿子回家的时候又仔细地数了一遍，与她以前数的完全相同。她把这一件又一件事情联系起来，终于完全肯定了她的推测。于是，她把自己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母亲，她母亲又拐弯抹角地去打听搭救她外孙的那位绅士有没有儿子。结果他们打听到他有个儿子，叫罗多尔福，正在意大利。他们计算了一下人们告诉他们的那个罗多尔福离开西班牙的时间，发觉正好是7年，而他们的外孙也正好7岁。

母亲又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她丈夫。老夫妻俩和女儿一起

商定，等孩子在上帝的保佑下伤愈后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那孩子15天后就脱离了危险。30天后便能起床了。在治伤的过程中，孩子的母亲和外祖母常常看他，房子的主人夫妇俩对他也非常关心，将他看成是他们的亲生儿子一样。埃斯特伐尼娅(这就是那位绅士的妻子的名字)夫人曾几次告诉莱奥卡迪娅，说那个孩子特别像她那个在意大利的儿子，每次看到这孩子就觉得她儿子站在了她面前。一天，听了夫人的这番话后，莱奥卡迪娅便抓住时机(她和埃斯特伐尼娅夫人这时正好单独在一起)，把她和她父母商定准备对夫人说的话对她说了。她是这么说的：

“夫人，那天当我父母听说他们的侄子伤得那么厉害的时候顿时感到天崩地裂，日月无光，失去了他们的侄子就失去了光明，失去了保障，因为他们爱他胜过其他父母爱自己的儿女。然而，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上帝既降灾于民也必会救民于水火之中。孩子在这所房子里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而我却遭到了终生难忘的痛苦。夫人，我出身贵族，我的父母和我的祖辈一样都是贵族，我的家境虽不十分富裕，但我父母亲却一直时时处处注意保持着贵族的荣誉。”

埃斯特伐尼娅夫人听了莱奥卡迪娅的话，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不能相信，(尽管她已亲耳听到)，她这么小小年纪便能说出一番这么稳重的言语。在老夫人看来，她最多仅有20岁左右。不过，老夫人什么也没询问她，只是耐心地听她把想说的一切都说了出来。于是莱奥卡迪娅便将她儿子如何把她蒙上眼睛，抢回家来，带进那个房间，使她失去了贞操，她又如何拿了那尊耶稣像，又如何记住了这房间的特征，全部告诉了老夫人。为了证实她的话，她从怀里取出她随身带的那尊耶稣蒙难像。对着圣像说道：

——上帝，你是我受辱的见证人，请你为我作主，医治

我受到的伤害，我把你从书桌上拿走是为了请你永远记住我遭受到的屈辱。但我并不是要请你为报仇(我无此希图)我只是希望得到你的训谕，让我心平气和地对待我的不幸。

“夫人，你们怀着极崇高的慈善之心对他进行精心照顾的这个孩子就是你们真正的孙子。他被马撞伤原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因为这样他就来到了你们家中，我也就如我期望的那样来到了这里。如果这不是对我的不幸的最好补偿，它至少也能使我往后的日子过得平静一些。”

她说到这儿，便抱着圣像晕倒在埃斯特伐尼娅的怀里。埃斯特伐尼娅毕竟是位高贵的夫人，她的同情心与怜悯之心就像某些男人的凶残本性一样，极自然地流露出来。她见莱奥卡迪娅倒在自己怀里便把脸贴到姑娘的脸上，泪水哗哗地往下淌，那么多的泪水流淌到姑娘的脸上，以至用不到给她泼冷水，莱奥卡迪娅便苏醒过来。

正当她们俩待在一起的时候，埃斯特伐尼娅的丈夫搀着路易西科走了进来，绅士看见莱奥卡迪娅晕倒了，埃斯特伐尼娅在一旁哭泣，便急忙问她们这是怎么一回事。孩子也抱住他的那个“堂姐”(其实是他母亲)和他的救命恩人(其实是他祖母)，问她们为什么哭泣。

“这是件重要的事情，老爷，我必须告诉你。”埃斯特伐尼娅对她的丈夫说道，“这件事该让你知道了。这晕倒的姑娘是你的儿媳妇，而这个孩子是你的孙子。这件事是这位姑娘刚刚告诉我的，孩子的长相已经证明了她说的是事实，而我们俩早就发现他长得很像我们的儿子。”

“请你讲得再详细点，夫人，我还弄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绅士说道。

这时莱奥卡迪娅已苏醒过来，她仍抱着圣像，哭得像个泪人儿。见到这一切，绅士更加大惑不解，只是当他妻子把

莱奥卡迪娅对她讲的一切都告诉他时，他才恍然大悟。这也是天意吧，这种情况人们常常能想像得到。绅士上前安慰莱奥卡迪娅，并拥抱了她，他还吻了他的孙子。就在那一天，他们给那不勒斯发了封信，通知他们的儿子，让他立即回家，因为他们已决定为他娶一个无比美貌，与他十分般配的女子为妻。他们不让莱奥卡迪娅带她儿子回娘家去。莱奥卡迪娅的父母听到女儿的好消息非常高兴，他们不停地感谢上帝赐予了他们这么大的恩惠。

罗多尔福在那不勒斯接到父母亲的来信后很想见见他父亲在信中对他说的那位美貌非凡的女子，于是，他在收到信后两天便和一直跟随他的两个伙伴乘上了一艘开往西班牙的四桅帆船。经过12天一帆风顺的航行他到了巴塞罗那，从那儿又急匆匆地上路，7天后来到托莱多，回到了家里。他显得异常潇洒，英气盖世。

父母亲见他身体健康，平安而归，都非常高兴。莱奥卡迪娅遵照埃斯特伐尼娅的吩咐，没有露面，她在一旁看到他如此英俊也称奇不已。罗多尔福的伙伴们想回自己家去，但埃斯特伐尼娅不让他们走，因为她有自己的打算，还需要他们当个证人。罗多尔福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快要吃晚饭了，埃斯特伐尼娅把她儿子的朋友们叫到一旁，因为她相信他们一定是莱奥卡迪娅所说的那天晚上和罗多尔福一起将她抢去的那3个人中的两个。她殷切地请他们告诉她，他们是否还记得许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她儿子抢了一个女子的事情，因为了解那件事的真相对他们整个家族的荣誉都至关重要。她再三地请他们讲出实情，并向他们保证，他们讲出来绝对不会对他们有任何伤害。这样，他们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说那是夏天的一个夜晚，他们俩和另一个朋友同罗多尔福在夫人说的那个地方抢了一个姑娘；罗多尔福先生把那

姑娘抢走，他们留在那儿缠住了大声呼救的姑娘的亲人。第二天罗多尔福告诉他们，说他把那个姑娘送回家了。他们知道的情况就这么多。

这两个人叙述的情况澄清了与这件事有关的所有疑点。于是，母亲便决定实施她想出来的这个好主意：在大家坐下吃晚饭之前，母亲和罗多尔福单独走进一个房间，她把一张肖像放在儿子手里，说道：

“罗多尔福，我的孩子，我想在这顿丰盛的晚餐上让你见见你的妻子，这就是她的肖像，我要告诉你，她尽管不十分美，但她却具有无限的美德。她高贵，聪颖，家境也不错，她是你父亲和我为你挑选的，肯定与你很般配。”

罗多尔福仔细地看了看那张画像，说道：

“画师们在替人画肖像的时候，总是不吝笔墨，竭力美化其容貌。画师画这张画像时也不例外。我确信，这女子一定是个丑八怪。母亲大人，子女固然应该听从父母之命，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父母也应给子女选择他们喜欢的对象，这点更为重要。婚姻是至死也不能分离的结合，这就需要男女双方有同样的出身门第和相似的品德。娶一个品德高尚、典雅、聪颖的女人作妻子固然能给人带来欢乐，然而，这女人如果长得很丑，她的丈夫就不可能感到快乐。我虽然年轻，但我明白，婚姻是神圣的，婚后男女双方应感到幸福，若感觉不到幸福，这婚姻就是不完美的，是违背其本意的。请您想一想，一个人若娶了一个面目丑陋的妻子，她一天24小时就在您眼前，无论是在客厅里、饭桌前，还是在床上，您都会见到她，这会给人以快乐么？我说，这是不可能带来快乐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的母亲，请您为我找一个能给我带来乐趣，不使我烦恼的伴侣，这样我们便能遵照上帝的旨意，白头偕老。如果这位小姐如您所说的那样高贵聪颖富

有，那她不难找到与我的喜好颇为不同的丈夫；一些人喜欢出身高贵的女人，有些人喜欢才女，另一些人喜欢有钱人之女，还有些人追求美貌，我属于后一类人。至于高贵的出身，我天生就有，是从我的父母那儿继承下来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她不会因才智过人而超群，也不会因愚笨而一无是处。说到财富，我家家财万贯，我想自己不必担心将来会变成穷人。我追求美貌，我爱美人，我的妻子应该是具有诚实的品德和良好习惯的美貌女子。如果我娶了这样的妻子我就会心安理得，便能一心为上帝效力，孝敬父母，让您们俩安享晚年。”

罗多尔福的母亲听了儿子的这番表白不禁喜出望外，因为她知道既然她儿子有这样的想法她的计划一定会成功。于是她回答说，她将根据他的愿望为他娶妻，请他不必焦虑，因为解除和那位小姐订下的婚约不是一件困难的事。罗多尔福对此十分感激，由于吃晚饭的时间到了，他们朝餐室走去。

当父母亲，罗多尔福和他的两个伙伴在餐桌前坐下的时候，埃斯特伐尼娅夫人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说道：

“瞧我的记性有多坏！几乎怠慢了我的贵客！你快去告诉莱奥卡迪娅小姐，”她向一个仆人吩咐道，“请她不要计较我的疏忽，快来与我们共进晚餐。在这儿吃饭的人都是家里的人，都愿为她效劳。”

这一切都是她事先安排好的，莱奥卡迪娅对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早已心中有数。不一会儿她就走了进来，她早已作了浓妆艳裹，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人世间罕见的绝代佳人。

由于是冬天，她穿着一件黑色丝绸长袍，上面缀满了镶嵌着金子和珍珠的纽扣，她还佩戴着钻石腰带和项链。金色

长发上点缀着白蝴蝶结，发髻和闪闪发光的钻石使她更加光采照人。这时的莱奥卡迪娅看起来是如此典雅、俊俏、楚楚动人，她一手搀着儿子走进餐室，两名侍女在她前面拿着两支插在两个银烛台上的蜡烛为她照明。

所有的人都站起来向她致意，她仿佛似仙女般神奇地自天而降。他们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惊讶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莱奥卡迪娅端庄大方、彬彬有礼地向所有的人鞠躬致意。埃斯特伐尼娅拉住她的手，让她在自己身旁、面对着罗多尔福坐下。她还让孩子坐在他祖父身边。

罗多尔福那么近地瞧着莱奥卡迪娅无与伦比的美貌，心里暗想："倘若我母亲为我挑选的妻子有这女子一半的美貌'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啊，我的上帝，她长得真俊呀！难道我见到的就是人间的天使？"

莱奥卡迪娅就这样以其美色将罗多尔福弄得神魂颠倒。与此同时莱奥卡迪娅也在望着罗多尔福，当年她被他抢来时也曾偷偷地看过他，这次她好像对他有了好感。这时，她与罗多尔福那时发生的一切又都呈现在她的脑海里。她开始感到罗多尔福的母亲答应让他娶她为妻的希望变得渺茫起来，因为她担心他母亲的许诺会像她的命运那样瞬息多变。她既感到幸福已离她近在呎尺，却又感到会永远地失去它。她精神紧张，心烦意乱，心脏急促地跳动着，她开始出虚汗，一时脸色都变了，突然间她晕了过去，脑袋倒在了埃斯特伐尼娅夫人的怀里，夫人见状，吃惊地扶住了她。

在场的人都吓坏了，他们离开餐桌，围在她身边，其中特别感到不安的是罗多尔福，他因走得急，这么几步路，竟摔倒了两次。他们又是给她解开紧身衣扣，又是往她脸上洒冷水都未能使她苏醒过来。他们还将耳朵对着她隆起的胸部，听了听她的心跳，按了按她的脉搏，既听不到心跳，也摸不

到脉搏，这确切地表明，她已经死了。家中的女仆和男仆没有见过这种场面，惊慌失措地叫喊起来，都说她已经死了。这不幸的消息传到莱奥卡迪娅父母那里，他们原本是被埃斯特伐尼娅夫人悄悄地请到家中，让他们来目睹这喜庆场面的。这时，他们便和与他们待在一起的教堂的神甫一起，也顾不得埃斯特伐尼娅事先作的安排，贸然来到了餐厅。

神甫迅速走上前去，看是否还来得及让她忏悔自己的罪过以便把她从罪孽中解救出来。结果，他见到晕过去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因为罗多尔福的脸贴在了莱奥卡迪娅的胸口上。也昏厥过去了。原来，罗多尔福的母亲已把莱奥卡迪娅看作自己的儿媳妇，便让儿子到她身边去照料她。当母亲看到罗多尔福已失去知觉时，她自己也几乎快晕过去了，要不是她见到罗多尔福已醒了过来她可真的要晕过去了。罗多尔福对人们看到了他如此狼狈的样子甚为不安。

他母亲看出了他的心思，便对他说道：

“你不必为自己刚才的失态而感到不安，当你知道我要告诉你的情况后(我不想再向你隐瞒了，我本打算在最高兴的时刻告诉你)，你若无动于衷，那你倒真该感到羞愧了。你要知道，我心爱的孩子，晕倒在我怀里的这个女子就是你的妻子，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是我和你父亲为你选中的，而那张画像是假的。”

罗多尔福听了母亲的话，情炽似火，他也顾不得这种场合中应有的体面和尊严，立即扑到莱奥卡迪娅身旁。用自己的嘴对着她的嘴亲吻起来，希望用他的整个身心来唤醒她的灵魂，让她苏醒过来。正当在场的人痛哭流涕的时候，正当莱奥卡迪娅的父母扯着头发，撕着胡须嚎啕大哭的时候，他们那孩子的叫声似乎感动了苍天，莱奥卡迪娅居然苏醒过来了。她一醒来，不久前还在哭泣的所有在场的人重又高兴起来。

莱奥卡迪娅发现自己躺在罗多尔福的怀抱里，很不好意思，想极力挣脱出来，但是他对她说道：

“请你别动，小姐，你不能这样，请你别从一心一意爱着你的人的怀抱里挣脱开。”

听了这话，莱奥卡迪娅完全恢复了知觉。埃斯特伐尼娅夫人决定改变原来的计划，她请神甫为她儿子和莱奥卡迪娅主持结婚仪式，神甫就照她说的办了。按照当时的情况，仅需当事人的同意，毋需现在这样必须得到行政当局和教会的许可，便可结为夫妻。婚礼上的情景还是让那些比我更有才华的人去描述，让他们用神采之笔描写所有参加婚礼的人的喜悦和欢愉。莱奥卡迪娅的父母拥抱了罗多尔福，他们感谢上帝，感谢他的父母亲，他们为女儿准备了嫁妆。罗多尔福的两个伙伴感到惊奇万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就能看见这么壮观的婚礼。当他们听到埃斯特伐尼娅夫人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莱奥卡迪娅就是他们帮助她儿子抢过来的那个姑娘时更是惊诧不已，罗多尔福听后也大吃一惊，为了证明这是真的，罗多尔福便请莱奥卡迪娅说出一两件能使他不再怀疑的事情，尽管看来他父母亲对此事作了调查。莱奥卡迪娅说道：

“上次我晕倒后醒来时也是在你的怀里，先生，但那时我是不光彩的，今天我又昏迷过去，醒来时也在你的怀里，但是这次我感到很体面，很光彩。如果这么说还不足以使你相信的话，那么，当时我拿了你的圣像这一点，总可以作为证明了吧。只有我才会拿走你的圣像。不知你那天早晨是否已发现它已丢失，现在你是否已认出它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圣像。你是我心灵的主宰，只要上帝赐予我生命，你就永远是我心爱的人，永远属于我。”

他又拥抱了她，人们再一次向他们祝福致贺。

晚宴开始了，预先约好的艺术家们也来了，罗多尔福从儿子的脸上看到了自己的模样。孩子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都高兴得流下了眼泪。整幢房子里无处不沉浸在欢歌笑语之中。虽然夜晚像插上了黑色轻盈的翅膀那样飞快地逝去，但对罗多尔福来说时间却并没有插上翅膀，它拄着拐杖缓缓走着。罗多尔福是多么想让他和他可爱的妻子单独待在一起啊！

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因为没有不散的宴席。所有的人都去睡觉了，整幢房子寂静无声。但这个故事并没有在寂静中结束，因为这一对夫妇生下的许多子女以及他们在托莱多留下的后代将把这个故事继续下去。这一对幸福的夫妻现在还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共享了许多年天伦之乐。这一切都是上帝所赐，也是路易西科那勇敢高贵笃信天主的祖父亲眼看见的“血统的力量”造成的。

（陈凯先译）

# 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

不久前，在厄斯特雷马都拉的一个地方出了一位绅士，此人出身贵族家庭，生性浪荡，挥金如土，自己的青春年华和家中的万贯家财全都花在游山玩水上了。他不但遍游西班牙各地，还游览了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许多地方。最后家财耗尽，父母双亡，他便迁到塞维利亚这座大城市居住。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一点资财也消耗殆尽，成了个身无分文的人。此时朋友又纷纷离他而去。他没奈何，只好走塞维利亚城里许多破了产的人们经常走的这条道——去印度①。这是那些走投无路的西班牙人的藏身处和栖身地，是破产后逃债者的改过自新的地方，也是杀人犯的避难所和赌徒们的聚赌地。某些艺术专家们说，在那儿受骗的多，发财回来的少。

去那边大陆的一支船队出发的时间到了，这厄斯特雷马都拉人便和船队的指挥拉上了关系，带上行李卷和席子，在加的斯港上了船。对西班牙祝了福后，船队便起锚了。

---

① 实际上是去美洲，因为当时人们误将美洲认作印度。

一路上顺风劲吹，船队在几个小时内便见不到陆地了，展示在他面前的是宽广无垠的水面——他已进入大洋了。

这时，我们的这位旅客陷入了沉思。他想起了当年东游西荡时遭到的种种险遇，也想到自己未能很好地驾驭自己，致使大好时光白白流逝。最后，他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改弦更张，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要用另一种方法生活，要保存好上帝赐予他的钱财；在对待女性的问题上，也要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决不能放纵自己。这时，原来平静地航行于海上的船队突然遇到一阵风浪，海浪打到了费力普·德加里萨莱斯（他就是这部小说要叙述的对象）的身上。风越吹越大，帆船被吹得激烈地颠簸起来，令船上的旅客都坐立不宁。这时，德加里萨莱斯也不得不停止他的沉思。幸好这次旅行一帆风顺，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便到了卡尔塔赫纳港。这儿还有一件事需要交代一下，费力普当时去印度时的年龄大约是48岁光景。他在那儿一共待了20年。仗着自己的精明和勤快，一共积聚了15万比索的钱财，成了一个富翁。常言道，衣锦还乡，致富后回归自己的祖国是人之常情。他放弃了获取更大利益的机会，离开了秘鲁（他就在那儿挣得一大笔财富，离开那儿之前，将全部财产换成了金条和银锭），回到了西班牙。他先在圣鲁卡尔港下了船，然后，来到了塞维利亚。这时的他既上了年纪，又腰缠万贯。他无忧无虑地出门去找他的朋友，发现他们均已作古。他打算回归故里，虽说他已获悉，他的亲人也都去世了。如果说，当年他去印度时，一贫如洗，就是在航行于大海的惊涛骇浪中的船上还难以平静，还在思索着什么，那么，今天他的心情也并没有显得特别平静，尽管不平静的原因各有不同。过去心情难以平静，主要归因于贫困，今天平静不下来，却是由于太富。当年他过不惯贫困的生活，今天他又过不惯富豪的日子了。将

金银从秘鲁带到西班牙费了他不少神，将它们保存好也得动不少脑筋。德加里萨莱斯常常拿出他带来的金条银锭观看，这倒不是出于贪婪（由于他当了几年兵，他已变得慷慨大方），而是害怕这些金银成为诱饵，吸引着贪财者和窃贼前来偷盗。他已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经销商品了，因为他已上了年纪，对他来说，家中的资财已够他用一辈子的了。他很想回到自己的故乡安度晚年，并为自己的故乡捐赠一部分钱财。但另一方面，他又考虑到这样的情况：家乡非常贫穷，乡亲们更穷。他若这样回到故乡，贫穷的乡亲们都会去找他（一般的说，穷乡亲都会去找他这个富老乡），尤其像他的村子里那样只有他一个人有钱，去找他解困的人更多。他很想在自己百年之后能有人来继承自己的财富。于是，他测试了一下自己的健康，觉得自己身体还比较硬朗，还能成家生子。想到这儿，他忽然心头一惊，想成家生子的愿望像晨雾一样被风吹跑了，原因是他生性爱好争风吃醋，是世界上最嫉妒的人。即使像他这样个老光棍，从没有结过婚，但只要头脑中一想起这方面的事，他便会大发醋劲。因此，他认为像他这样爱吃醋的人，倒还是不结婚为好。

他虽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但实际上都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因为他有一天在街上行走，抬头见到一家人家的窗口站着一个姑娘，年龄才十三四岁，长得眉清目秀，非常好看。这使得这个年迈的德加里萨莱斯失去了抵抗力，使他这个上了年纪的老头儿拜倒在年纪轻轻的莱昂诺拉（这就是这位美丽姑娘的名字）的脚下。见到她后，他立即自言自语地说：

“这姑娘长得真俊！表面看来，她的家境并不十分富裕，再说，她还只是个孩子，与她这样的姑娘结婚，我就用不到担心出什么意外了。婚后，我可以将她锁在家里，让她顺着我的意愿行事，使她成为能遂我心愿的人。我现在还不太老，

我想我还有希望生儿育女，让他们来继承我的遗产。至于她家给不给她嫁妆，这无关紧要，因为苍天已给了我许多财富。再说有钱人娶亲也用不到着眼于钱财，只要人被看中就行。夫妻互爱，长命百岁，夫妻不和，会折阳寿。干吧，命运已定，这姑娘就是上帝赐与我的！”

这一番独白他不止说了一次，他说了上百次。几天后，他便找莱昂诺拉的父母交谈。从言谈中获知，他们家境虽然贫寒，但却是贵族出身。于是，他便打算向对方表明谈话的全部意图。他先对自己的为人，家财作了一番自我介绍，然后，便请求他们将他们的女儿许配他为妻。他们请他宽限一些时日，以便让他们能了解一下他说的话是不是符合实际情况，同时，他也可以在这段时间里，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贵族出身。他们就这样分手了。接着，双方便就对方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了解的结果都与对方说的完全相符。最后，莱昂诺拉便成了德加里萨莱斯的妻子。这位醋劲很大的老头儿这时激情满怀，出于大方，竟然给了妻子20万杜卡多的彩礼。

这老头儿才当上了新郎，就突然醋劲上来了。他常无缘无故地紧张得发起抖来，并对妻子的一言一行时时处处严加防范。他第一个防范措施是不让任何一个裁缝来丈量他妻子的腰身，尽管她有许许多多的衣服要做。为此，他到处寻找身材大体与莱昂诺拉相仿的女子。结果，找到了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孩，他就根据她的尺寸让裁缝给妻子做了一身衣服。他妻子一试，还相当合身。于是，他便根据此人的身材给妻子做衣服了。他给妻子做了很多漂亮的衣服。妻子的父母见了，欣喜万分，庆幸自己找到了这么好的女婿，不但使自己能安度晚年，女儿的终身也有靠了。见了这么多时髦的衣服，那女孩子也大为惊奇，因为她以往穿的衣服除了普普通通的

裙子和塔夫绸上衣外，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华贵的衣服。老头儿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单独给妻子买一幢房子。在买到房子以前，他还是让妻子住在她自己父母的家里，不想将她立即迎娶过来。

他花了12万杜卡多在城市的富人区买了一幢住宅，这住宅一边有一条小河，还有一座种了不少桔树的花园。他将房子内临街开的那扇大门(塞维利亚人称它为家门)一边造了一个关骡子的马厩，在马厩的边上造了一间茅舍，那是给侍候母骡的那个仆人住的。这是个年老的黑人，已阉去了睾丸。另外，他还在屋顶平台的四周砌起了高墙，这样，谁上了这平台，也只能见到天空，却见不到周围的事物。此外，他在大门内，在天井的一边造了一个转箱。他给家里买了一套豪华的家具，用来布置房间。墙上挂上了壁毯，门上挂了漂亮的门帷。还有女客厅。这一切都表明他是个非常有钱的富豪。他还买来4个白人女奴，分别在她们的脸上用烙铁作了印记。还买来两个女黑奴。他还雇了一名管伙食的奴仆，由他从外面购买饭菜，带来家里，供大家食用。规定此人不能住在主人的家里，除了买了饭菜，将饭菜送到大门内的那个转箱外。平时不得随意进主人家。这些事情办妥后，他又拿出一部分家产交了捐税。他的产业分散在各处，而且都在很好的地方。他又拿一部分钱财存在银行里，其余的钱留作零用。然后，他又给自己配了一把房子里的各个房间都能开的钥匙，将他采购来供全年消费的东西全都锁在房间里。这一切全都准备就绪后，他便去他的岳父母家里接他的妻子。岳父母仿佛见自己的女儿去坟墓一样，流下了不少眼泪。

雏鸡般幼嫩的莱昂诺拉还不明白结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与父母亲告别，给他们祝福，然后，在一大批女奴和女仆的簇拥下，由丈夫扶携着来到了自

己的家里。一进门，德加里萨莱斯便对所有的仆役人员训了一番话，叫她们好生看管莱昂诺拉，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外人进入房间的第二道门，就连那个阉黑人也不例外。此外，他还特别关照那个表面上为人谨慎、严肃的女管家，叫她一定要看好莱昂诺拉。这女管家是以莱昂诺拉的乳娘的身份从女方家陪嫁过来的，让她来总管家里的各种家务杂事。女管家便让那几个女奴和两个年龄与莱昂诺拉相仿的女仆常和女主人在一起，让她解解闷、消消遣。主人答应给女役们以厚赏，使她们不因被关在房子里而感到孤寂。另外，每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们还都可以去听弥撒，只是得天不亮便离家去教堂。

女奴们和女仆们都向主人保证，她们一定照他的吩咐行事，而且一定高高兴兴地自觉自愿地去做这些事。他的新娘此时也耸了耸肩膀，低下头来说，她一定听丈夫的话，唯他的意志是从。

作好了这一桩桩预防工作后，这个可笑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便成天龟缩在家里，享受着夫妇生活的乐趣。莱昂诺拉由于从未对其他男人有过交往，因而，对这方面的享受既说不上有多么舒适，也说不上有多少难过。她就是这样整天和她的管家、女仆和女奴们在一起消磨着日子。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些，她们总想办法做一些好东西吃，又是蜂蜜，又是白糖，使他们做的食品又甜又好吃。做饭食的原料家里可说是应有尽有，主人也总是竭力设法在这方面满足她们的愿望，因为他认为，只要她们有吃有喝，每天有事情做，就不会有空闲的时间去胡思乱想，不会感到自己被关在房子里。莱昂诺拉从不以女主人自居，她与女奴们一起玩耍。由于她年幼单纯、常常做布娃娃和女孩子喜欢做的其他事情，这充分表明她还是一个十分幼稚的孩子。那个爱吃醋的丈夫见到

这一切，感到非常满意。他认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好的生活道路，还认为任何狡诈之徒都无法破坏他宁静的生活。他挖空心思给他的妻子买来种种她喜欢的东西，还敦促她向他提出要求。他说，她要求得到什么，他便给她买来什么。

上面已经讲到，去教堂听弥撒的那些日子里，他们总是天未亮便离了家。这时，女方的父母亲也来到教堂里。他们当着女婿的面跟女儿说话，女婿总是给了他们很多的礼品。于是，他们虽因女儿成天关在房子里而可怜她，但见到女婿给了他们这么多的馈赠，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费力普每天起得很早。一起来他就等那个管伙食的仆人将食品送到家里来(在前一天晚上，他便将次日要购买的食品写在一份清单上，然后，将清单放在转箱里)。等他送来食品后，德加里萨莱斯就关好两道门，一道是大门，一道是中门，中间住着那个黑人。每次走出门去，他经常是步行，从事他的商务活动。因这方面的活动并不多，过不了多少时间，便回到家里，然后将自己也关在房子里。他时而给妻子送这送那，时而给女仆一点小恩小惠，由于他为人慷慨、性格活泼，女仆们都喜欢他。他就这样度过了一年的新婚岁月。他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好，便决心以同样的方式度过他的余生。

假如那个精明的捣蛋鬼不来破坏他那宁静的生活，他本来是可以如此平平安安地度过他的晚年的。

请那些自以为十分小心谨慎的人告诉我，费力普老汉为了保证安全，采取了这么多防范措施，难道还能有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吗？他甚至不允许家里饲养任何雄性动物。为此，家里的老鼠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没有公猫去逮它们；家里也听不到公狗的吠叫声。总之，家中的一切生物都是雌性的。老汉不但白天想方设法采取防范措施，夜里他也常常通宵不

眠。他是家里的哨兵，也是巡逻队员，是监视他钟爱之物的百眼巨人①。他从来不允许男人进入他家天井后面的那一扇门。平时和朋友聊天，总是站立在大街上，就连客厅和房间里作装饰用的那些图画中的人兽也是雌性的，那些花草也不例外。全家的一切言行都显得十分正经、小心谨慎。女仆们在漫漫冬夜围炉讲述的神话、传说里，绝对不能含有任何色情、淫乱方面的内容。老人头上的根根银丝在莱昂诺拉的眼里是一缕缕纯金般的头发，因为姑娘们的初恋往往在她们的心灵里刻下深深的印记，就像刻在蜡里一样。在她看来，将她幽禁在家里是一种稳重的做法。她认为，同时她也相信，所有的新婚女子都过着和她一样的日子。她从来也不想走出自己的家门，也不想干除她丈夫要她干的那些事情以外的事情。只有上教堂去听弥撒的那几天能上上街，但因为去得太早，压根儿也看不清什么，只是回家时还能看看街景。就连修道院也不会这样成天大门紧闭，修女也不会这样大门不出，更没有任何"金苹果"需要加以这么小心地保存起来。有了这一切，老汉就不用害怕会发生他疑虑中的那些事情，至少他可以认为，这样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塞维利亚城里有一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人们称这些人为花花公子。他们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他们没有职业，却打扮得衣冠楚楚，十分潇洒。有关他们的衣着，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举止和他们的生活习惯，我原本有许多话要说，但为了尊重他们，这儿就不多说了。

在这些花花公子中间，有一个年轻单身的小伙子，人们叫他浪荡公子（人们称已婚青年为"杀手"，未婚者为"浪荡公子"）。一天，他来到那个如此小心谨慎的德加里萨莱斯的

---

① 西方寓言故事中的人物，有100只眼睛睡眠时只闭上其中的一半。

家门口，见这房子成天大门紧闭，便想了解一下住在里面的人是什么人。他费了好大的劲，怀着巨大的好奇心去打听，终于达到了目的。他获悉这老汉的脾气，也知道他妻子长得很标致，还了解到他用什么方法将她关在家里。于是，他心里燃起了这样的愿望，他要通过暴力或运用计谋看看能不能攻破这个防守得很严密的堡垒。他便将他的想法告诉另外两个“浪荡公子”和一个“杀手”——他们都是他的朋友。他们都同意和他一起干。大凡干这样的事情，总有人会帮他出主意想办法的，但干这么一件大事，他们却一时想不出好办法来。他们在一起开了多次会，最后决定这么干：罗亚沙（这是那个浪荡公子的名字）离开他的朋友，先出城去待上几天。然后，穿一条干净的布裤和干净的衬衣，再在外面套上一套破破烂烂的衣服，这套衣服破烂得比任何穷人穿的衣衫还要褴褛。然后，再将他的大胡子剪短了一点，又用纱布包住一只眼睛，在一条腿上缠上了绷带，还拄一对拐杖，装成一个瘸子（他装得比真跛子还像）。他装成这个样子后，便每晚站在德加里萨莱斯家的门口念经。这家的门早已关得紧紧的，在大门和中门之间住着那个叫路易斯的黑人。罗亚沙到了他家门口后，便拿起那把油渍斑斑的有几根琴弦已断了的吉他弹了起来。由于他原本懂一点音乐，便边弹边唱起一首首欢快、轻松的歌曲。为了不让人听出他的声音，他用的是假嗓子。他疯疯癫癫地唱起了摩尔人的歌谣，显得活泼逗人，使路过那儿的人总要停下来听他唱歌。因此，每当他唱起歌来，周围便站满了年轻人。那个黑人路易斯也常常站在门里倾听他的歌声。他听得非常专心，还恨不得伸手打开大门，以便听得更加清楚一些。黑人一般都很喜欢音乐。罗亚沙唱够了，想让听他唱歌的人离开时，便停下来，收起吉他，拄上双拐走了。

就这样罗亚沙一共给那黑人唱了四五次歌（他只是给他唱的）。在罗亚沙看来，只有通过这黑人才能攻破这堡垒。这个想法的确产生了结果。一天夜里，和平时一样，他站在门口弹起了吉他。这时，他觉得那黑人已在门里专心地听他唱歌。于是，他走到门边，透过门缝，低声对黑人说：

“路易斯，能不能给点水喝？我干极了，没法唱下去了。”

“不行，”黑人说，“因为我没有这大门的钥匙，打不开门，就没法将水递给您。”

“那么，钥匙在谁的手里呢？”罗亚沙问。

“在主人那里，”黑人回答说，“他是世界上最爱吃醋的人。要是让他知道我现在跟人在说话，我就没有命了。那么，您这个向我要水喝的人是什么人呢？”

“我是个可怜的缺一条腿的残废人，”罗亚沙说，“我依靠乞讨度日，同时，我也教人弹唱莫莱罗斯舞曲，他们也是穷人。我已经教会了3个黑人，他们都会唱会弹任何舞曲，能在任何酒吧弹唱，为此，他们给了我很高的报酬。”

“我要是也能受教于您，”路易斯说，“一定付给您高额酬金。可惜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家主人早上出去便关上了大门，回来也是这样，总是将我锁在两扇门的中间。”

“路易斯，”罗亚沙已经知道这黑人的名字，“您若能设法让我走进门内，给您教几个晚上的课，那么，用不到半个月时间，便能让您学会弹吉他，您可以毫不感到难为情地在任何一条大街的拐角里弹奏。我要对您说，我非常愿意教您，尤其是当我听说您在这方面有才华时，我更愿意这样做。根据您的嗓音（您是男高音），我认为您一定能唱好歌。”

“我的嗓子的确不坏，”黑人说，“可这又有什么用呢，因为我除了《金星之歌》和那首《绿色的草原》外连一只歌也不会

唱。那《金星之歌》现在非常流行，其中有这样两句歌词：

那只惶惑的乎，
抓住了铁栏杆？”

“这几只歌都属民间小调，”罗亚沙说，“我都可以教会您。凡是有关摩尔人阿宾达拉埃斯及其夫人哈利法的歌曲我都会唱，有关颂扬伟大的苏菲① 托姆贝约的历史的歌曲和所有的萨拉班达舞曲我也会唱。我一唱起来，连那些葡萄牙人都会听得入神。这些歌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教会您。虽说您学得不快，但我想您用不到吃完三四莫约②的盐您就能成为一名过得去的吉他手了。”

听了这一番话，黑人叹了一口气，说道：

“如果我没法让您进门来，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

“我倒有个好办法，”罗亚沙说，“您得想办法将您主人的钥匙拿来，我再给您一块蜡，你将钥匙在蜡上印一下，蜡上即留有钥匙的印记。然后，您再将蜡交给我。我可以拿这块蜡请一个锁匠（他是我的朋友）替我做几把钥匙。这样，我便能在夜间进入房子里，教您唱歌。我要比教士 国王胡安③教得还要好。我认为您这么好的嗓子若不会弹吉他，便得不到很好地利用，实在非常可惜。路易斯兄弟，我希望您明白，世界上最好的嗓音若没 有 乐器（或吉他，或钢琴，或风琴，或竖琴）进行伴奏，终将失去 其 价值。不过，在上面说的这些乐器中，最合适的还是吉他，因为这是所有乐器中最容易演奏，最经济实惠的一种。”

---

① 波斯王朝统治者的称号。
② 容量单位，合285公升。
③ 神话中的人物。

“您说的虽然有道理，”黑人说，“但却办不到，因为主人的钥匙我是永远也搞不到的。再说，他也从不松手。白天他总是抓在手里，夜里则放在枕头下睡觉。”

“您若真想成个音乐家，路易斯，”罗亚沙说，“您还可以另想办法嘛。您若不想作音乐家，我也就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劝说您了。”

“我怎么会不想呢？”路易斯说，“我非常想啊。要是能成为音乐家，什么事我都肯干。”

“这就对了，”浪荡公子说，“您将门下面的土扒去一点儿，我从那儿给您递进钳子和锤子，这样，您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拔下门锁上的钉子。我进了门后，您又将钉子照原来样子钉好，这样，就不会让人发现钉子已被拔下过。我进来后，就躲在您的草棚里，或者躲在您睡觉的地方。我的动作非常迅速，我不知您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关于我们的饮食问题，您用不到担心，我会带来供我们俩食用的食物的，这些食物可以吃上8天，因为我有的是学生和朋友，他们会帮我忙的。”

“饮食的问题，”黑人说，“倒用不到发愁，因为主人每天给我一份食品，加以女奴给我她们吃剩的那些东西，就是再来两个人也够吃了。那就请您将您刚才说的锤子和钳子拿来吧，我在门轴下挖一个洞，让您将这些东西从洞里递进来，然后，我再用泥土将这洞给堵上。在拔钉子的时候，可能会发出点声音来。幸喜我主人睡觉的地方离大门很远，除非该我们倒大霉了，否则，他若听到了，就是个奇迹了。”

“那我们就请求上帝保佑我们吧，”罗亚沙说，“我在两天后，将您所需物品准备就绪。请注意，千万不要吃容易生痰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不但于健康无益，反而对嗓音有害。”

“别的东西倒不会损坏我的嗓音，”黑人说道，“就是酒不

能喝。可我这个人就是成了哑巴也不能不喝酒。”

“我不是不让您喝酒，”罗亚沙说，“上帝都不会要您这么做的。喝吧，路易斯，喝吧，喝个痛快！适度喝酒是不会有任何害处的。”

“我每次喝酒都是有个数的，”黑人说，“我有一只陶罐，其容量正好相当于一个‘阿孙勃雷’①。女奴们背着我主人每天将酒倒满这只陶罐。另外，那个负责购买食品的人还悄悄地给我送来一酒囊酒，不多不少，正好合两个‘阿孙勃雷’。这样，我一天的酒就够喝了。”

“我认为，”罗亚沙说，“喝点酒润润喉也可以。嗓门太干了，连声音也哼不出来，更不用说唱歌了。”

“愿上帝保佑您，”黑人说，“不过，请注意，在您带来锤子和钳子之前，每天晚上您还得来这儿唱歌。我实在是太爱听您弹唱了。”

“我一定来，”罗亚沙说，“我还要给您唱新的歌曲呢。”

“这正是我所要求的，”路易斯说，“现在就请您给我唱一曲吧。这样，我就可以高高兴兴地进入梦乡了。至于报酬么，请您这位穷先生明白，我会比有钱人给得更多的。”

“这您就不用操心了，”罗亚沙说，“您可以根据我的教学情况付给我报酬。眼下请听一曲小调。往后我到房子里来后，您会听到更奇妙的歌曲的。”

“太好了，”黑人说。

他们这段长时间的对话结束后，罗亚沙便唱了一支高吭的民歌，黑人听了非常高兴。

罗亚沙一离开那扇大门，便不再拄着拐杖，轻捷地来找他的那些“顾问”，向他们报告他那良好的开端，并猜想一定

---

① 容量单位，相当于2.016升。

能得到他所希望的那样良好的结果。找到他们后，他便将他和黑人商妥的事讲述给他们听。翌日，他便弄来了铁锤和钳子，那柄大铁锤一锤就可以将铁钉像木钉似地砸个粉碎。那几个晚上，浪荡公子仍然去那儿给黑人唱歌，那黑人便在门轴下挖了一个让他的音乐老师能将铁锤和钳子从中递给他的洞，然后，他准备用土将洞给盖好。他将洞上的土盖得和原来一样，这样，要不是有人有意去看，决不会发现这儿有一个洞。次日晚，罗亚沙便将工具给了他，他不用费多大的劲，便将铁钉子拔出，门打开了。他在门内迎接他的奥尔费奥①和老师。见到他身上拄着双拐，瘸着一条腿，衣杉破烂不堪，心里更钦佩了。

罗亚沙这次没有用纱布将自己的一只眼睛给蒙起来，因为他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他一进来，便紧紧地拥抱他这个学生，吻他的脸，然后，将一大瓶酒放在他的手里，还给了他一个罐头和几包甜食。

罗亚沙摔开双拐，跳起舞来，他的腿也不瘸了。黑人见了，觉得惊奇万分。罗亚沙对他说：

“路易斯兄弟，您要明白，我这条腿并没有毛病，我这是假装的。我假装跛子进行乞讨。凭这个办法，再加上我会唱歌，我的日子过得非常美好。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不会使用心计和权术的人就会饿死。关于这一点，在我们今后交往的过程中，您会领会到的。”

“是这样的，”黑人说。“现在我们把钉子照原来样子钉好，免得让人看见这儿发生的变化。”

“好的，”罗亚沙说。

他从自己的提包里取出钉子，他们将门锁照原样钉好，

---

① 古代西方最有名的乐师。

使它看起来和原来的样子一样。黑人见了，欣喜万分。接着，罗亚沙便来到黑人住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这时，路易斯点燃了一支蜡烛，罗亚沙便立即拿起吉他，轻轻地却又非常悦耳地弹奏起来。那黑人一下子就听得入了迷。他弹奏了一会儿，便从提包里取出甜食，给他的学生吃。黑人吃着甜食，喝着酒，将那一大瓶酒喝去一大半，弄得他烂醉似泥。之后，罗亚沙便叫路易斯开始学弹吉他。由于他此时已头脑昏昏，连吉他的弦也摸不准了，罗亚沙便利用这个机会让黑人相信，他已至少学会了两首歌曲，那黑人也居然相信了。总之，整个夜晚他都在拨弄这把破吉他。

他们一直折腾到天快亮才睡了一会儿。早晨 6 时许，德加里萨莱斯便先打开那道中门，又打开临街的大门，等着那个采购食品的佣人到来。不久，此人来了，递交了采购的食品后，他又走了。接着，主人叫黑人来领取他的一份食品，并叫他过来给母骡喂饲料。黑人领了自己这一份饭食后，德加里萨莱斯老人便又关上两扇门走了。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临街的那扇门发生过什么事。见此情景，那老师和学生都高兴得很。

主人一走出家门，黑人便一把夺过吉他来，使劲地弹奏起来，让那些女仆全都听到了，她们便纷纷过来问他说：

“这是怎么一回事，路易斯？你什么时候弄到这吉他的？是谁给你的？”

“还会是谁呢？”路易斯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他将在 6 天的时间里教会我唱6000多只歌曲。”

“这音乐家在哪儿？”女管家说。

“就在这儿附近，”黑人回答说，“要不是我怕主人知道，我就让他也教会您唱歌。我相信，您见到他会觉得很高兴的。”

“他会在什么地方呢？我们怎么见不到他呢？”女管家说，“这个家除了主人外，可是什么男人也进不来的呀。”

“好吧，”黑人说，“我不多说了，您们以后可以亲眼见见我了解到的情况，见见这个音乐家。就是他在我刚才说的这个短时间里把我给教会的。”

“我确实认为，”女管家说，“他要不是魔鬼，我就不相信有谁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教会您唱歌。”

“你们就等着吧，”黑人说，“您们总有一天会听到他唱歌，见到他这个人的。”

“这怕不行吧，”一个女仆说，“我们没有一个窗户是对着大街的。我们怎么看，又怎么听呢？”

“只要不怕死，”黑人说，“什么问题总有办法解决。另外，您们还得做到守口如瓶。”

“路易斯兄弟，您要让我们不说话么？”一个女奴问，“您就是要我们当哑巴都行。朋友，我实在太爱听人唱歌了。自从将我们关在这座房子里后，我们连鸟叫声都听不到了。”

罗亚沙异常兴奋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他认为，他们说的每句话都对实现他的愿望有利，这次算是他交了好运了，居然事事顺遂了他的心愿。这时，黑人答应那些女仆，他会去叫她们来听悦耳的歌声的。女仆们便告辞走了。黑人因怕主人回来发现他与她们在交谈，也就让她们这样走了，他自己回到了房间里，这时，他想复习一下功课，却又不敢在大白天弹吉他，因为他怕让主人听见。过了不久，主人就回来了。他和平时一样，关好大门，自己就待在家里不出去了。

那天一个女黑人来给路易斯送饭时，他对她说。当天夜里等主人睡着后，她们这些女仆都下楼来聆听他答应让她们听的那悦耳的歌声，还说她们一定要来。事情是这样的：黑人

在讲这话之前，就恳切地请求他的音乐老师，那天夜里在他房间给他弹唱几只歌，这是为了实现他给女奴们许下的让她们听最优美的歌声的诺言。他向老师肯定地说，这对她们来说，是最好的礼物。老师开始时没有立即答应，他故意让他请求一番。后来说，既然他这个好学生请求他这样做，他一定照办，不过，他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请求，别无其他目的。黑人拥抱了他，还在他脸蛋上亲吻了一下，表现出因对方满足了他的要求而感到的兴奋和愉快。那天他好好地请罗亚沙吃了一顿，饭食好得像在他自己的家里一样，也许还更好一点儿呢，因为在他自己家里，他有时还得挨饿。

夜幕已经拉开。到了半夜(也许还差一点儿)中门里面就响起了说话声。路易斯明白，女仆们来了。他便上楼去叫他老师。他俩一起拿着吉他（这次吉他的弦都搞好了）下楼来了。路易斯便隔着门问她们是些什么人，共有多少人。她们回答说，除了太太外，她们都想听。太太这时已和她丈夫睡着了。罗亚沙听了，心里虽有点不高兴，但他为了取悦于他的学生，还是开始干他打算干的事。他轻轻地弹奏着吉他，乐曲优美动人，令黑人敬佩不已，让这一群女奴听得都入了迷。

当女奴们听他弹奏起《此事使我伤心》，接着又听他演奏了令人陶醉的萨拉班达舞曲(这是西班牙当时最流行的乐曲)后，我将如何来描述她们愉快的心情呢？可以这么说，当时不管年迈的老婆子还是年轻的少女，都婆娑起舞，但大家都不敢发出声音来，还派人去监视主人，一俟他醒来，立即前来通报。罗亚沙接下去又唱了一曲题为《塞基达》的小调，满足了这些女听众的愿望。这时，她们便一再问黑人，这位神奇的音乐家到底是什么人。黑人回答说，他只是个可怜的乞丐，但他是塞维利亚所有穷人中最潇洒最有风度的人。她们

请黑人设法让她们见他一面，同时，请他在半个月之内不要离开这个家，她们还要好好地赏赐他，让他得到他需要的东西。她们还问他，他是怎么走进这个家里来的。对此，黑人未作任何回答，但对她们提出的其他问题，他作了如下答复：为了能让她们见他一面，他准备在房门里开一个小洞，看完便用蜡给堵死；至于将他留在家里的问题，他说一定尽力而为。

这时，罗亚沙也在房间里对她们说了几句话，意思是他愿为她们效劳。他心里明白，她们的所作所为均在他这个穷乞丐的预料之中。她们还请求他在次日夜里再来，届时她们还将设法让她们的女主人也来听听，虽说她们的主人睡眠时容易惊醒。这倒不是由于他年事已高，而是由于他太爱猜疑了。对此，罗亚沙回答说，她们若想听他唱歌，却又用不到怕惊动她们的主人，他可以给她们一些药粉。她们将药粉放进酒里，让主人喝了后，就会沉沉入睡，时间会比平时睡得长。

“上帝，这太好了！”一个女仆说。“如果这是真的话，那我们太走运了。这些药粉不光是能让人入睡，还能救人的命呢。它能救我们的命，尤其能救我家太太莱昂诺拉的命，因为主人成天看着她，一刻钟也不离开她，真把她缠苦了。我的主啊，快把这些药拿来吧，上帝会保佑您，让您应有尽有的！快拿来，别拖时间了！先生，请将药粉拿来，我自告奋勇将药粉掺和在酒里，然后，给主人斟酒。要是这老头儿能睡上 3 天 3 夜，那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玩上 3 天 3 夜了。”

“那我一定将药粉拿来，”罗亚沙说，“这种药粉不伤身体，只让人睡得昏昏沉沉。”

女仆们都请他将药粉早点拿来。于是，他们商定第二天夜里在中门里钻一个孔，将太太请来，让她见见这位音乐

家，听听他唱的歌。接着，罗亚沙就打算告辞走了。这时，天将大亮，但黑人还想复习罗亚沙教给他的功课。罗亚沙曾告诉他，在他所有的学生中数他的听觉最好。这可怜的黑人不知道（他永远也不会知道），其实他连基本的指法都不会。

罗亚沙的朋友夜里来到老汉家门口，他们想看看他们的这个朋友是否想对他们说些什么，或者需要他们帮他干些什么。他们给罗亚沙发出一个事先约定好的信号，罗亚沙便知道他们就在门外，于是，他通过门轴边的那个洞告诉他们，他的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同时，他请求他们帮他搞点能使人睡觉的药，让德加里萨莱斯服用，他还说自己曾听人说起过，有一种药粉能使人入睡。朋友们对他说，他们有个朋友，是医生，他能给他们搞到最有效的催眠药。他们还鼓舞他将他这件事干到底，还答应于次日晚再来看他。说完，他们便告辞了。

夜晚又来临了。那些女奴们便又来听他演奏吉他。这时，那个天真单纯的莱昂诺拉也跟她们来了。这个女主人人虽来了，心里却很害怕，生怕她丈夫醒过来。其实她即使不害怕这一点，也不想来的。她是听了那些女仆，尤其是那个女管家说了许多有关这位音乐家的事情才来的。她们说这音乐是多么的柔和悦耳，那贫困的音乐家又是怎么有风度。其实女管家也没有见过他的面，却将他捧上了天，说他的才能在奥尔斐奥和奥勃萨隆① 之上。她被她们说服了，做了一件她过去从来不想也不敢做的事情。她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在门上钻了一个洞，通过这个洞看那位音乐家。今天罗亚沙已不穿破衣烂衫了。他穿了一条宽大的海员式的米黄色的塔夫绸裤子，上身穿一件镶有金丝的紧身上衣，头戴米黄色的缎

---

① 《圣经》中的人物，戴维的儿子。

帽。原来他这些衣服都是放在自己的褡裢里随身带来的，他早已考虑到到一定的时候他得更换衣衫。他很年轻，模样儿长得很俊。女人们由于长时间里看惯了她们年迈的主人，这会儿见到了这个年轻人真像是见到了天使一般。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对着洞口看他的模样，每个人都尽可能仔细地端详他。那黑人手里拿着一根蜡烛，从上到下地照着罗亚沙的身躯。待她们每个人（包括几个女黑奴）都端详了他一番后，罗亚沙便拿起吉他，唱起歌来，那晚他唱得特别卖力。唱完后，惊得她们都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无论是那老女仆还是年轻的女奴都一致请求路易斯想办法让他的音乐老师到中门的里面来，这样，她们便能在近处看他，听他唱歌。让他进来后，还可以让他躲起来嘛。这样，她们就用不到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了。但女主人反对这样做，她提出许多理由。她说用不到让他进来，因为他一进来，她心里会觉得不好受，会使她的名节处于受损的危险。相反，他若在门外，她就能心安理得地看他听他演唱。

“什么名节？”女管家说，“国王有什么名节！好吧，您就跟您那个马杜萨兰① 成天关在房间里吧，让我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吧，这位先生为人这么老实，对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无礼之举的，还不是我们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女士们，”罗亚沙听到她们的谈话后说，“我来这儿别无他求，完全是真心诚意地为诸位女士效劳的，因为我非常同情您们，对您们成天被关在房子里苦熬光阴，感到惋惜。像我这样家庭（我父亲为人非常忠厚老实）出身的人，这么本分的人决不会干出任何越轨的行为来的。您们中的任何人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您们叫我到东，我不会到西；叫我打狗，

---

① 《圣经》中的人物，诺亚的祖父，相传活到969岁。

我不会骂鸡。我就像法兰西国王的那条狗一样，国王叫它跳它就跳，让它叫，它就叫。”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天真无知的莱昂诺拉说，“能让这位老师进来呢？”

“有办法，”罗亚沙说，“你们只要想办法将这门的钥匙印在一块蜡上，明晚我就可以带来一把可以开这门的钥匙。”

“只要弄到那把通用的钥匙，”一个女仆说，“所有的门就可以打开了。”

“这就更好了，”罗亚沙说。

“就这么办吧，”莱昂诺拉说，“不过，这位先生一定得起誓，首先，他进来后，不能干别的事，只能喝歌，弹吉他；其次，他不能乱跑，得关在房内，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让他待的这个地方。”

“我起誓，”罗亚沙说。

“这样起誓不管用，”莱昂诺拉说，“您得以您母亲的生命的名义起誓，要面对着十字架，要吻它，还得让我们都看见。”

“我以我父亲的生命的名义起誓，”罗亚沙说，“我对着这十字架，我以我不干净的嘴吻这十字架。”

他用两个手指交叉成十字架状。吻了它 3 次。之后，另一个女仆说：

“先生，可不能将药粉忘了带来，这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那晚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众人对结果都非常满意。罗亚沙干这件事的运气越来越好了。此时已是午夜 2 时，他的朋友来到门外的街上，按照预先约定好的信号，吹起了巴黎圆号。罗亚沙便将情况对他们进行了通报，并请他们将那药粉或其他的能使德加里萨莱斯酣然入睡的药物带来给他。还对他们说起配一把通用钥匙的事。朋友们对他说，那药粉

(或者是药膏)明天晚上给他带来。他们说这药膏很有效，只要涂一点在手腕上或在太阳穴上，便能使人沉沉入睡，能连续睡两天两夜不醒，除非在涂上这药膏的地方，拿醋来洗，才能使人醒来。他们还让他将印有钥匙的那块蜡交给他们，有了这块蜡，做钥匙非常容易。

说完后，他们便告辞走了。罗亚沙和他的这个黑人学生发现离天亮还有一会儿，便小睡了片刻。天一亮，罗亚沙便焦急地等待着翌日夜晚的到来，看他的朋友能不能配来钥匙。你越着急，时间过得越慢。总之，时间总是不急不慢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朝前流逝着。

夜晚又来临了。家里的那些女佣人，不管是年岁大的，还是年轻的，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在那个时候来到了中间那房门的门边，因为她们都焦急地想在中门内女眷住的地方见到这位音乐家先生。但这次莱昂诺拉没有来。罗亚沙问她为什么没有来，回答说，她与她丈夫睡在一起，他锁上了卧室的门，然后，又将钥匙放在他的枕头下。女仆们说，她们女主人曾对她们说过，她打算在老头儿睡着的时候偷来钥匙，印在蜡里(因为她已准备好了一块软软的蜡)再从猫洞里将这块蜡递交给她们。罗亚沙听了，对老汉办事的精细感到惊奇。这时，他听到有人在门外吹巴黎圆号。他便来到了洞边，见他的朋友们来了，他们将一瓶能使人沉沉入睡的药膏交给了他。罗亚沙接到药膏瓶后，叫他们稍等一会儿，他要将钥匙的样品交给他们。说完，他回过头来，对最希望他进入女眷内室的那个女管家说，请她将那药膏带给她的女主人莱昂诺拉，还要告诉她这药的性能，并请她设法偷偷地不知不觉地涂在她丈夫的身上，这样，她就会见到奇妙的效果。女管家便带着这瓶药膏来到那猫洞边，发现莱昂诺拉已等候在猫洞的里边了，她的身子躺在地上，脸贴着那猫洞。

女管家这时也像她那样躺在门外的地上，嘴对着女主人的耳边，非常轻声地对她说，药膏已经取到，并告诉她使用的方法。女主人拿到药膏后，对她说，她这次实在没有办法将她丈夫的钥匙偷出来，因为他这次没有像平时那样将它放在自己的枕头下，这次他将它放在两张床垫的中间，就压在他身子的下面。不过，她说请转告那位老师，要是那药膏真的这么管用，那她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出钥匙，想取多少次就取多少次，也用不到压在蜡里了。女主人请女管家把这话转告音乐家，然后，再回来看看这药效，因为她打算立即给她丈夫涂上。女管家便下楼去传话给音乐老师罗亚沙，他就打发等在那儿取钥匙样品的朋友们走了。

莱昂诺拉全身战抖着，轻手轻脚地甚至连大气也不敢喘一口地来到爱吃醋的丈夫身边，在他的手腕里涂上那药膏。然后，又在鼻孔边涂了一些，这时，他的身躯抖动了一下，她吓了个半死，就像在偷窃时被人抓住那样害怕。最后，她将药膏涂在他身躯所有应该涂的部位上，就像在给他临终时涂圣油一般。没有过多久，这种具有麻醉作用的油膏便显示出它的药效来了，因为这老头儿突然打起雷鸣般的呼噜来。声音响得在大街上也能听见。这鼾声在他妻子的耳中听起来比那黑人的老师唱的歌还更有节奏感。对此她还有些不太放心，于是，她便轻轻地摇晃他，然后，又摇得重一点，再重一点，看看他会不会被摇醒。后来，她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将他从这边推到那边，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醒来。见到这一情景后，她才来到猫洞边，还是像刚才那样轻声地叫了一声正在那儿等候的女管家的名字，对她说：

“向我祝贺吧，大姐，德加里萨莱斯睡得像死人一样了。”

“那您还不快将钥匙取来，太太，”女管家说，“那音乐家都快等了一个多小时了。”

“请等一下，大姐，我这就去取。”莱昂诺拉说。

她回到床边，将手伸进两个床垫的中间，取出钥匙，那老头丝毫也没有察觉。钥匙在手，她便高兴得跳了起来，立即打开了门，女管家便进了门，女主人兴高采烈地迎接了她。莱昂诺拉便命管家去给音乐家开门，并带他到走廊。她自己怕发生什么意外，不敢出房门。不过，她对管家说，首先要音乐家重新起誓，他绝对不能做她们叫他做的事情以外的事。他若不打算确认自己的誓言，或不打算重新起誓，那决不能让他进来。

“遵命，”女管家说，“要是他不起誓，或者说不重新起誓，不在十字架上吻7次，决不让他进门。”

“别对他规定次数，”莱昂诺拉说，“只要他吻十字架就可以了，吻多少次随他的便。不过，一定要以他父亲的生命的名义起誓，以所有的他喜欢的东西的名义起誓，有了这一点，我们就放心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天天听他唱歌，演奏吉他了。快走吧，别磨蹭了，否则，一个夜晚就这么聊过去了。”

女管家便撩起衣裙，以并不太轻捷的动作来到众人面前。家里的女仆们均在那儿等候她了。等她拿出钥匙给大家看时，大伙儿高兴得将她高高举起，并连声呼叫：

“万岁！万岁！”

当女管家告诉大家，用不到复制钥匙了，因为那老头儿涂了那药膏后，睡得很死，她们要取多少次钥匙便能取多少次时，众人更高兴了。

“喂，朋友，”一个女仆说，“那就快把门打开，让那先生进来吧，他已在外面等候许久了。让我们听听音乐，好好地乐一乐吧，用不到再让他干这干哪了。”

“这不行，”女管家说，“我们还得像那天夜里那样让他起誓。”

“他这人真好，”一个女奴说，“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起誓的。”

这时，女管家打开门，让门只开一条缝，然后叫罗亚沙来。他这时已在门洞里将她们刚才的话全都听到了。他走到门边，想一步跨进门内，但女管家的一只手在他胸口一推，说：

“我的先生，您应该明白，在我们家里的这两道门内的女人，除了女主人外，可都是未嫁女子。我本人看起来虽像40岁了，其实，我连30周岁还差2个半月呢。也许我这个人显老，这都是由于太辛苦的缘故。正因为这样，我们决不能因听了三两次歌就失去了自己的贞操，因为这儿所有的女人，连这个叫基奥玛尔的黑奴在内，都是黄花闺女啊。为此，我的先生，在您进入这个庄严的王国之前，您必须十分严肃地起誓，除了我们命令您干的那些事情外，您什么别的事都不能干。您如果认为这样做太苛求，那么，您下一步冒的险就会更大。如果您真的怀着良好的愿望来这儿，起一起誓也不会使您有多为难。舍得花钱的人，让他多花点钱，也不会觉得心痛的。”

“玛丽娅隆索小姐说的话太对了，”一个女仆说，“她是个很稳重的人。先生您如果不想起誓，您就不必进来了。”

这时，那个头脑有点不太灵的女黑奴基奥玛尔说：

“我认为起誓也没有什么用处。你再起誓，一进来，誓言全都丢在脑后了。”

罗亚莎听到那女管家玛丽娅隆索刚才说的这一大段话后，反觉得非常心定。他非常平静却又严肃地说：

“姐妹们、小姐们、朋友们，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尽一切努力让您们高兴，愉快，因此，您们要我起誓，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过，我希望您们能相信我的话，因为像我这样的

人，其实起不起誓，都无关紧要。您们应该明白，不能以衣帽取人。身穿破衣烂袄的人中，也不乏好人。不过，为了让您们能确信我的良愿，我决定以基督教徒和男子汉的名义起誓。现在我宣誓，我以所有的圣徒的名义，我以亚历山大大帝历史书的开卷中所有人物的名义，我以巨人费埃拉夫拉之死的名义起誓，我决不违背自己的誓言，也不违反这些小姐的命令，除非发生意外的情况。”

罗亚沙宣誓后，刚才专心听他宣誓的那些女仆中的一人这时大声地说：

“这确实是能使天地感动的誓言。我若再要您起誓，就不对头了。像您刚才这样起誓，连卡普拉山您都能上去。”

说完，她便抓住他的裤腿，将他拉进门内。接着，她们便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女仆便立即去禀报她的女主人。后者这时正在监视着沉沉入睡的丈夫。当她听到来报信的女仆说，那音乐家已上了楼，她既高兴，却又有些手足无措了。她问，他有没有起过誓。回答说，起过了，而且以她闻所未闻的最新的方式起的誓。

“起了誓就好，”莱昂诺拉说，“这样，我们就能将他控制住了。看来，我让他起誓这一步棋走得非常妙。”

这时，众人都来了，音乐家走在大伙儿的中间，那黑人和女黑奴基奥玛尔拿着灯照他们。罗亚沙见到莱昂诺拉，便扑倒在地，吻她的双脚。她没有说话，只是作了一个手势，让他站起来。在场的其他女人也像哑巴一样不敢开口说话，生怕会将主人吵醒。罗亚沙见到这一情景，便对她们说，她们完全可以大声地说话，因为涂在主人身上的这种药膏能使他睡得真像个死人一样。

“这点我相信。”莱昂诺拉说，“要不是这样，像他这样平时睡眠不深的人，早就醒过来20次了。我给他涂上这药后，

他睡得像猪一样。”

“情况确实如此，”女管家说，“我们就到边上的那间房间里去吧。到那儿我们可以听先生唱歌，可以好好地乐一乐。”

“我们走吧，”莱昂诺拉说，“不过，请基奥玛尔留在这儿看着。万一德加里萨莱斯醒来了，就立即告诉我们。”

对此，基奥玛尔回答说：

“我是黑人，只好留下。您们这些白人都走吧，愿上帝原谅您们。”

女黑奴留下，其他人就到那个房间里去了。那是个大客厅，她们让那先生坐在中间，其余的人在他四周坐了下来。玛丽娅隆索端起一支蜡烛，从上到下端详了一番这个音乐家。其中有一个女奴说：

“他的头发又卷曲又漂亮！”

另一个女仆说：

“啊，他的牙齿真洁白！比玉还要白。比珍珠还要光洁！”

另一个女人说：

“他的眼睛长得又大又圆！我以我母亲的名义说，他的眼珠是绿色的，活像两颗绿宝石。”

接着，她们中一个赞赏他的嘴长得好看，另一个赞扬他的两只脚长得美，总之，她们对他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评品。只有莱昂诺拉没有吭声，她瞧着他，觉得他比她丈夫要好看得多。这时，女管家从黑人手中拿过吉他，将他放在罗亚沙的手中，请他演奏，并请他唱一只当时流行于塞维利亚的小曲：

妈妈，我的妈妈，
保护我吧。

罗亚沙同意满足她们的愿望。她们便都站起身，开始跳起舞来。女管家会唱这些小曲。尽管她们的嗓音不佳，还是高兴地唱了起来：

妈妈，我的妈妈，
保护我吧……
我若不能自制
你也别管我。

听人们在议论，
由于家道贫困。
产生了贪心；
越受到压制，
爱情便更真挚，
正因为如此，
最好别将我
关锁在家里。
这些都在书里，
写得一清二楚。
倘使我难以自制。
我将冲破羁绊，
宁死我也要
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是像蝴蝶一般
情意绵绵的女人，
即使有众人阻挡，
我也要随他而去。

爱情的力量有多大，
它能使漂亮的女人，
变成一头神兽；
能从她洁白的胸脯，
喷吐出火焰。

我若不能自制，
你也别管我。

女孩子们在管家的带领下，正在兴高采烈地唱着歌，跳着舞的时候，在那儿监视主人的那个基奥玛尔这时慌慌张张地跑了过来，她一只脚还受了伤，手像得了癫痫病一样抖着，用又嘶哑又轻微的嗓音说：

“主人醒来了，太太！主人醒来了，太太！他已起床，并朝这儿来了。”

听到基奥玛尔带来的这个意想不到的消息，那些正在跳舞的女人立即惊得六神无主、目瞪口呆。谁要是见到过正在田野里无忧无虑地啄食别人种植的稻谷的一群鸽子，突然听到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猎枪声而立即四散飞开的情景，便能想象出当时她们慌乱的状况。这时，她们每个人一边想着怎样为自己进行辩护，大家在一起时又怎样进行辩护，一边分别找地方躲了起来。有人躲在上面的阁楼里。有人躲在房子里的角落里。大家全都走了，只剩下那个音乐家，还留在那儿。他放下吉他，停止唱歌，慌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莱昂诺拉急得搓着美丽的双手。女管家玛丽娅隆索则在打自己的耳光，尽管打得很轻。总之，当时呈现出一片混乱。不过，那女管家倒底比较狡黠，比较冷静，她一面让罗亚沙到她的一间房间里去，一面让太太跟自己一起留在客厅

里，等主人来这儿后，她们总能找到个理由进行解释的。等罗亚沙躲藏好后，女管家便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主人来的脚步声，结果，她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这时，她胆子又大了一点起来。于是，她便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来到了她主人睡觉的房间里，听到他还是像刚才那样在打着呼噜，便肯定他还睡着。她撩起裙子，飞跑着来到她女主人的身边，高兴地对她说，主人这时还睡着。女主人听了，也非常高兴。女管家想不失时机地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个音乐家，她想，他听了一定也会非常高兴的。她便对莱昂诺拉说，请她在客厅里等着，由她去叫那个音乐家。她走了，来到了他在的那个房间，见到他这时还是非常慌乱，等待着那个涂着药膏的老头儿来处置他。他在破口大骂这药是假药，还抱怨他的朋友不可信。最后，他也埋怨自己太冒失，在将这种药用在德加里萨莱斯身上之前，应在别人身上先试验一下。这时，那女管家来了，对他肯定地说，那老头儿还在睡着呢，而且睡得很沉。他听了，才平静下来。除告诉他这个消息外，玛丽娅隆索还对他说了不少亲热的话。从这些话里，他猜想她对他已怀有不良企图，于是，他便将计就计，打算以她为诱饵，来钓她家女主人这条大鱼。

就在女管家和音乐家他们俩在交谈的同时，躲藏在家里各个角落里的女仆们，有的从这儿有的从那儿，一个个地回来打听主人是不是真的醒过来了。她们发现家里像坟墓一样寂静后，便又回到了原来的那间客厅里。这时，女主人还在那儿，她告诉她们，主人还在梦中。她们便向她打听音乐家和管家的情况，女主人便告诉她们他俩在什么地方，于是，她们又像刚才来时那样静悄悄地来到两扇门的中间，偷听他们俩的谈话，在这些人中间有那个女黑奴基奥玛尔。不过，那个阉黑人却不在场，因为他当时一听说主人醒来了，便抱起

他的吉他，躲到他那间草屋里去了。他用自己床上的那条破毛毯蒙住脑袋，吓得大汗淋漓。即使这样，他还不时地拨动一下吉他的琴弦。他实在太喜爱音乐了！

女仆们在窃听那管家老婆子对音乐家说的绵绵情话。她们每个人都给她起了一个绰号，有的叫她老巫婆，有的叫她长了胡子的老太婆，反正在“老婆子”的前面总得给加一个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因出于对她的尊重，我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最令人发笑的还是那个女黑奴基奥玛尔给她起的绰号，她因为是葡萄牙人，人又有些傻里傻气，她给管家取绰号时，令众人忍俊不禁。管家与音乐家谈话的结果是这样的：他愿意服从她的意愿，但她必须首先自觉自愿地替他和她的女主人牵线搭桥。也就是说管家要先做好音乐家要她做的事情，作为交换，他可以满足她的欲望。这时的她早已被他弄得骨酥肉软，连魂都给他勾去了，因而，他让她干什么，她就会干什么，就是办不到的事，她也会尽力去办的。管家离开音乐家后，就去找女主人谈话。她见到门口站着许多女仆，就对她们说，请她们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去，到另一天夜里再来听音乐，因为这天夜里由于刚才闹腾了一阵，兴致早给破坏了，女仆们心里明白，管家是想单独和女主人谈谈，刚才说的只是托辞，但她们也不能不听从她的吩咐，因为她是给大伙儿下的命令。女仆们走散后，管家便来到莱昂诺拉所在的客厅里，劝说她去和罗亚沙相会。她对女主人说了一大套条理清楚的言词，看样子她是早有准备的：她说他多么的有风度，多么的英气勃勃，还提到他其他的许多迷人之处。她还绘声绘色地说，得到这么年少的情人的拥抱该富有多大的情趣，这比她那个老头儿不知要有趣多少倍。她还向她保证，这事不会往外泄漏，他们能长久地欢乐下去，诸如此类的话说了一大串，这些话仿佛是魔鬼将它们放在她舌尖上似

的，说得那么流畅，那么动人，那么富有修辞色彩，不要说莱昂诺拉那颗幼嫩的、单纯的、缺乏阅历的心早给她说动了，就是一块坚硬的顽石也会被打动的。

这些女管家仿佛生来就是要毁掉那些良家妇女似的。她们原来被主人挑来管理家务，替女主人收拾客厅的，结果，却往往干出与其职业背道而驰的事情来。女管家的话将莱昂诺拉的心完全给打动了，她终于投降了。她受了骗，毁了自己，也将德加里萨莱斯小心翼翼地筑起来的道道防线全都给摧毁了。这德加里萨莱斯此时还像死人一样睡着呢。玛丽娅隆索拉起她女主人的手，眼里噙着泪，几乎是强拉着将她弄到罗亚沙在的那个房间里。然后，脸上带着魔鬼般的假笑，给他们祝了福，出来时随手带上了房门，将他们俩关在房内。女管家便回客厅去睡觉去了，说得更确切一点，她是在等待着被报答的那个欢乐的时刻的到来。由于前几夜一直没有好好地睡觉，最后，终于睡着了。

这时，如果我们不知道德加里萨莱斯还在梦中的话，我们最好去问一问他，他的小心谨慎，他的种种猜疑，他的件件预防措施，他的信念，他建造起来的高高的围墙，这一切的一切又到哪儿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为了不让任何与男性（或雄性）有关的人或动物进入房子里，他砌起厚厚的外墙，封死了所有的窗户，使这个家成为“高级监狱”。他给莱昂诺拉以丰厚的嫁妆，不断地给她厚赏；给他的女仆和女奴优厚的待遇，给她们吃好饭，穿好衣。但这一切又有何用呢？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去问他这些事了，因为他到此时为止，还睡得不省人事。假定他能听到我们对他提出的问题，也能回答问题，那么，他也只能耸耸肩膀，皱皱眉头，说，

“这一切被彻底摧毁的原因是那个游手好闲、沾满恶习的年轻人太狡诈了，是那个虚伪的女管家太恶毒了，也由于

那女孩子在被乞求，被说服的情况下，太缺乏警惕性了，但愿上帝能帮助我们摆脱这些恶人。对这样的人的进攻，最谨慎的盾牌也难以抵御，最小心的宝剑也砍不倒他们！”

尽管如此，莱昂诺拉的本领也不小。就在她与罗亚沙在一起的这段时间里，她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本领，使这个狡猾的骗子无法战胜她。最后，他仍没有达到目的，但已疲倦极了，她终于战胜了他。最后他们俩都沉沉地睡着了。

这时，也许是天意吧，德加里萨莱斯虽然被涂上那种油膏后沉沉入睡着，却突然醒过来了。和平时一样，这时他习惯地伸手摸一摸一边的床，发现他的爱妻已不在床上。他这一惊非同小可，立即从床上跳了下来，其动作轻捷得与他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他在卧室里没有见到他妻子，又见房门大开，藏在两条床垫中的钥匙也不见了，便立即急得像疯了一般。但他竭力克制自己，来到走廊上，踮着足尖，免得让人听见他的脚步声。他来到管家在的那间客厅，见她一人在那儿，却不见莱昂诺拉。他又来到管家的卧室，轻轻地打开房门，见到了他永远也不想见到的情景！这时，他真巴不得让自己瞎了眼睛，免得见到这一幕。原来他见到莱昂诺拉睡在罗亚沙的怀里，她睡得那么深沉，仿佛那种药膏涂在了她的身上，而没有涂在他这个爱吃醋的老头儿的身上。见到了这么令他痛苦的场面，德加里萨莱斯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双臂下垂，像要昏厥过去的样子，痴痴地待在那里，活像一座大理石的雕像。他这时真难过得快没有气了。这时他要是手里有武器，他一定会因自己受到的侮辱而报仇雪耻。于是，他就想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打算拿来一柄短剑，准备拿他这两个仇人的血来洗刷他的屈辱。他不但要杀死这两个仇敌，还打算杀死全家的仆役人员。

他就怀着这样合情合理的、坚定的决心，与来时一样静

悄悄地回到他的房间。这时，他心里难过到了极点，于是，便身不由已地晕倒在床上了。

这时，天已亮了，但这对奸夫淫妇仍然睡在床上。玛丽娅隆索醒来了，她本想去享受轮到她的那一份快乐，但眼看时间已来不及了，只好等到来日的夜间了，见到天已大亮，莱昂诺拉慌了，她埋怨自己太粗心，也诅咒那女管家办事不稳重。她们俩这时慌慌张张地来到他丈夫所在的地方，边走边默默地向苍天祈求，希望能见到她丈夫这时还在打着呼噜。见到他不声不响地躺在床上，她俩都还以为药膏还在起作用呢，因为他还在睡觉。于是，她们俩便高兴得相互拥抱起来。

莱昂诺拉走到丈夫的身边，抓住他的一条胳膊，将他从一边翻到另一边，看看是不是不用醋去洗他的身躯(人们说需要这样，才能让他醒来)，就能醒过来。结果，她一摇晃，德加里萨莱斯就苏醒过来了。他一醒过来，便深深地非常可怜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太不幸了！这不幸的事到何时才有尽头！”

莱昂诺拉一时弄不清她丈夫说这话的含意。不过，她见到他醒来了，还说了话，便对这药膏的效果感到十分钦佩。她来到他的身边，将自己的脸贴着他的脸，并紧紧地拥抱着他，说道：

“您怎么了，我的先生，我刚才好像听到您在抱怨着什么。”

不幸的老人听到他的女仇敌那甜甜的嗓音，便张大着眼睛，痴呆呆地瞧着她。他就这样连眨也不眨一下地瞧了她足足有一刻钟，然后才说：

“太太，请您快以我的名义派人将您的父母亲请来，因为我觉得我心脏很累、很难过，我怕自己已不久于人世。我

想在临死前见他们一面。”

毫无疑问，莱昂诺拉已完全相信丈夫的话。她想，一定是这药的药力太大了，使他造成这样的情况，而不是他说的心脏不好。于是，她回答说，她一定照他说的去办。她便命阉黑人去叫她的父母，同时，搂抱着丈夫，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温柔抚摸着他，问他有什么不舒服，言语十分亲切动人，仿佛他是她世界上最爱的人。但对他来说，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爱抚犹如一支支利箭，穿透了他的心。

这时，管家已对家里的仆役们和罗亚沙说，她主人已得了病，不过，这病可能很快就会好的。阉黑人出门去叫太太的父母亲来家时，主人忘了叫他关临街的那扇大门了。他们对派人去叫太太的父母亲这件事觉得很奇怪，因为父母自从将女儿许配给主人后，从来没有上这儿来过。总之，众人都没有吭声，都弄不清摸不透主人为什么会身体不适。这时，主人一声紧似一声地痛苦地叹着气。他每叹一口气，仿佛是揪了一下他的心。见到他这种情况，莱昂诺拉哭了，而主人这时却在发笑(这是丧失了理智的人的笑)，笑她眼泪的虚伪。

莱昂诺拉的父母亲来了。他们见到临街的大门和中门都开着，家里像死一样寂静，便觉得十分奇怪，心里不免暗暗地吃惊。他们来到女婿的房间，发现他就和刚才说的那样死死地盯视着他的妻子，同时，又紧紧地抓住她。夫妻俩都在不断地淌着眼泪，她哭得连他丈夫在不在流泪也看不见了，而他却认为她淌的眼泪是假的。

莱昂诺拉的父母亲进入房内后，德加里萨莱斯说：

“请您们两位先坐下，其余的人请出去，只留下玛丽娅隆索小姐。”

人们照他说的做了，房间里只留下5人。德加里萨莱斯

不等别人开口，先擦干眼泪，用平静的语音说：

“岳父母，我的先生和太太，我明白，我不该叫您们俩亲自到这儿来，听我给您们讲一件事情。我想您们一定还记得（这点您们绝对不会忘记），就在一年一个月零五天九小时前，我怀着多么真诚的爱和多么热忱的心娶了令嫒作为我的合法妻子。您们也明白，我赠与她多少钱财，还给她置办嫁妆。她置办的嫁妆足足可供3位富家女子出嫁用！您们同样一定也会记得，我给她做了多少衣服，给她买了多少首饰供她打扮。可以这么说，她想要什么，我就给她买什么。先生，太太，正如您们看到的那样，我已经不年轻，我怕自己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总是设法保存好我选中的（也是您们赠赐给我的）这个宝贝，我要尽可能小心地保护好她。于是，我在家的四周造成了高墙，封死了临街的每个房间的窗户，加固了门锁，还像修道院一样造了一个转箱。另外，我永远不让男人进入房间里，连人影儿也不让，我还命令女仆和女奴好生侍候太太。无论是那些女仆，还是她本人，若有求于我，我总是有求必应。我将她完全当自己亲人看待，对她推心置腹，还将财产交给她保管。我干这一切的目的是能让自己过几年不用担惊受怕的安生日子，也希望她不给我制造麻烦，不要让我产生猜疑和恐惧。然而，神灵如要处罚那些不顺从自己意愿的人，我们凡人是无法予以预防的。我自己就是用来杀害自己的毒药的制造者。我看您们脸上都露出惊奇的神色，都想了解问题的实质，我得结束我这次谈话的冗长的开场白，将千言万语都难以说清的情况用三言两语加以说明。先生，太太，我刚才说的和做的，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今日清晨，我见到她这个投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目的就是让我得不到安宁的人（说到这里时，他指了指他妻子）躺在一个轻佻的男青年的怀里。他现在就被关锁在这个可恶的女管

家的卧室里。”

德加里萨莱斯这番话还没有说完，莱昂诺拉便用双手捂住心口，昏倒在她丈夫的膝下。玛丽娅隆索吓得面如土色，莱昂诺拉的父母亲则觉得喉咙口给什么梗住一般，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德加里萨莱斯继续说：

“我为自己这次遭到的侮辱打算采取的报复方法不同于一般。我认为，我自己办事本来就爱走极端，我的复仇方法也打算这样。我首先认为，在这次犯罪活动中，我自己责任很大，因为我本应该考虑到，一个年仅15岁的少女是难以和一个年届80岁的老翁结成伴侣的。我就像一条作茧自缚的蚕一样，造起了这座房子，让自己死在里面。对你这个受了他人欺骗的女孩子，我丝毫也不责怪你。”

说完，他便弯下身躯，吻着已晕厥过去的莱昂诺拉的脸。

“我不怪你，因为你年幼无知，狡诈的老婆子的甜言蜜语和迷恋着你的小伙子的绵绵情语很容易将你给征服的。不过，为了让人们了解我是怎样爱你的，让大家知道我对你爱的分量，我打算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将它表现出来，这虽不能给世人留下宽容的范例，却也能证明我的为人是多么的忠厚老实，为此，我打算请来一位公证人，我要重写遗嘱。在遗嘱中规定，给莱昂诺拉双份嫁妆，同时，在我去世后（我想这是不久之后的事），请她和那个小伙子结婚。对这个年轻人，我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并没有动他一根毫毛。这样，人们便能见到，在我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做过有悖于她的兴趣爱好的事，在我死后，我也要这样做。我希望她和她非常喜爱的男人在一起，能感到幸福。家中的其余财产我想用于慈善事业，至于您们，我的先生和太太，我一定要让您们能体体面面地安度晚年。公证人得等一会儿才能来。这会儿

我心里太激动，心里闷得慌。事情若办得太急，我会很快去世的。”

说完后，他突然又晕厥过去，身子正好倒在已晕倒的莱昂诺拉的一边，他们俩的脸碰在一起了。莱昂诺拉的双亲注视着自己亲爱的女儿和心爱的女婿，既觉得惊奇，又感到伤心。这时，那个坏管家生怕莱昂诺拉的父母亲这时会责备她，便悄悄地溜出房间，来找罗亚沙，把刚才听到的情况全告诉了他，并劝他立即离开这个家，以后事情的进展情况她会让黑人去告诉他的，反正以后大门也不会这么紧闭了。罗亚沙听到这个消息，觉得非常震惊，他依从了管家的主意，又穿上了破衣烂衫，去找他的朋友们，准备将这个在情场上从未听说过的稀罕的情况告诉他们。

莱昂诺拉的父亲便派人去叫公证人，不久，他就来了。这时，女儿和女婿已双双苏醒了过来。德加里萨莱斯让公证人照他刚才说的话写下了遗嘱。他没有提到莱昂诺拉的错误，相反，却请她在他死后与那个小伙子结婚。莱昂诺拉听了，便扑倒在她丈夫的脚下，心剧烈地跳动着，说道：

“愿您长命百岁，我的先生，您长命了，也是我的幸福。您也许不一定会相信我对您说的情况，但您应该明白，其实我只是在意念上犯了错误，却没有在行动上侮辱了您。”

于是，她先说了几句请求原谅的话，然后便开始详述事情的经过，但说着，说着，她便又昏了过去。这可怜的老人抱着昏厥过去的妻子，她的父母亲也抱着她，众人都悲伤地哭了起来，连在那儿写遗嘱的公证人也陪他们流了泪。在遗嘱中规定，家中的女仆全都辞退，女奴和阉黑人获得自由。对那个虚伪的女管家玛丽娅隆索则命她退还付给她的工钱。处理完了这些事后，老人心里终究还是很难过的，因此，到了第七天，他便被埋入坟墓中了。

莱昂诺拉成了遗孀，虽很富有，但成天眼泪洗面。罗亚沙这时一直等待着他早已知道的莱昂诺拉的丈夫在遗嘱中规定的事情变为现实。结果，却获知，一个星期后，莱昂诺拉到城里一个最僻静的修道院当了修女。罗亚沙非常生气，感到受了羞辱，不久也上西印度洋群岛去了。

莱昂诺拉的父母亲也很伤心，幸喜他们的女婿在遗嘱中给他们留下了不少资产，使他们略有所慰。女仆们也感到欣慰，女奴和黑奴得到了自由。那个坏管家则由于她头脑中满是肮脏的念头，变得既绝望，又贫困。

我很想将这个故事讲完，因为这是一个实例，是一面镜子，表明人们不能盲目相信锁和围墙，还有转箱，如果有人真想进房子里来的话。尤其对那些年轻幼稚的男男女女来说，应尽可能少地听信像女管家这样一些人的花言巧语。

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那就是莱昂诺拉当时为什么不为自己进行辩解，为什么不让她那嫉妒的丈夫知道，其实她还是清白的，她并没有失身；另外，我也不明白她丈夫为什么这么快就去世了，使她没有时间来为自己辩解。

（陈凯先译）

# 尊贵的洗碗女工

许多年前，在名城布尔戈斯住着两位富有的名绅，其中一人叫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另一人叫堂胡安·德·阿文达涅。堂迭哥有一个与他同名的儿子，堂胡安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

对这两个年轻的即将成为这个故事的主角的绅士，为了节省笔墨，我们就分别只称他们的姓氏：卡里亚索和阿文达涅。

卡里亚索在他13岁（或者再稍大一点）的那一年想过一过流浪汉的生活。他这样做并非由于父母亲虐待他，而是由于他自己一时心血来潮，喜欢过这样的日子，就像他自己家里的那些年轻仆人们说的那样，他非常喜欢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虽说那种日子过得很贫穷，很不舒服，但他并不眷恋自己家里的那种应有尽有的富有的生活。他虽长途跋涉，靠两条脚步行，但并不感到劳累。他既不怕冷，也不怕热。对他来说，无论是冷热寒暑，一年四季的气候都像春天一样，非常舒服。对他来说，睡在稻草堆里就像睡在家里床垫上一样愉快。他以同样欣喜的心情睡在客栈的草料堆里，仿佛躺在两条荷兰产的被

单的中间。最后，他对流浪汉的生活也很熟悉，他已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可以在大学的系里和大名鼎鼎的阿尔法拉恰①共争教席了。

3年后，他回到了家里。这时，他已在马德里学会在玩“抓子儿”，在托莱多的奔地亚斯学会了“抢分”②，还在塞维利亚教堂前的广场上学会了玩纸牌。由于卡里亚索过惯了贫穷、拮据的日子，他平时有点钱便十分慷慨，出手大方，与他的朋友们也相处得十分友好。他不太上酒店，有时虽也饮一点葡萄酒，但酒量不大，从未喝得酩酊大醉，从未变成人们说的醉鬼。总之，在卡里亚索身上，人们见到一个品行优良、没有恶习、颇有教养的流浪汉，只是有时办事不太稳健。他已通过了流浪汉的各个级别的考验，已成为撒哈拉金枪鱼渔场周围地区那些流浪汉的教师。撒哈拉是流浪汉聚集的地方。

那儿的流浪汉可真多！那些长得又肥又胖、油光满面、全身脏污不堪的帮厨伙计，那些装成穷人，装成残废者的人，还有索科多维尔和马德里广场上的守财奴，装成盲人的乞丐的塞维利亚的搬运工，以及那些为非作歹的暴徒，这些人都可以归结到“流浪汉”这一范畴内。要成为流浪汉，必须放下架子，在捕获金枪鱼的“学校”里学上两年。在这个“学校”里，各人的情况截然不同：有人忙，有人闲，有人脏，有人洁；有人红光满面、大腹便便，有人饿得像个瘪三；有人丰衣足食，有人食物匮乏；人人沾满恶习，天天有人赌博。斗殴时有发生，死神时刻降临，粗言恶语满天飞。人们时而翩翩起舞，犹如新婚喜庆，时而赋诗作歌。这儿有人唱，那儿有人

---

① 指著名流浪汉体小说《古斯曼·德·阿尔法拉恰》中的主角阿尔法拉恰。

② 一种由2人、4人、6人或8人玩的牌名。

骂，这儿有人斗，那儿有人赌。到处是偷鸡摸狗，遍地是男盗女娼。许多有钱人去那儿，或派人去那儿，寻找他们的儿子。找到他们后，要让他们回家，他们就觉得像让他们赴刑场一样难过。

在我上面描述的这种愉快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中，也有某些苦涩的成分，那就是人们难以睡个安稳觉，生怕随时会被当局从撒哈拉遣送到贝尔贝利亚去。为此，到了夜里，他们就龟缩在渔船上。船上设有瞭望哨和岗哨，凭着这一双双张大着的眼睛，他们才敢于闭上自己的眼睛。因为他们害怕发生这样的情况：无论在岗哨上的人还是在瞭望哨上的人，是流浪汉还是工头，他们今天晚上还在西班牙，明天早晨就连同渔船和渔网可能就在坦坦港① 了。

不过，我们的卡里亚索却并不因此就不上那儿去了。他接连3个夏天去那儿，最后一个夏天他走了运。在玩纸牌时，他赢了近700个雷阿尔，他便想用这笔钱为自己添几件衣服，然后，回到布尔戈斯，回到为他流了这么多眼泪的母亲的身边。他辞别了许许多多的朋友，答应在翌年夏天如不生病或死去，便再来看望他们。他给朋友们留下了良好的祝愿，也给那些干巴巴的沙滩留下了自己全部心愿。在他的眼中，这些沙滩比埃利塞奥斯的农村还要美。由于他已习惯于步行，他便穿了一双草鞋，从撒哈拉步行到巴利亚多利德，嘴里唱着《妈妈，3只鸭》这只歌曲② 。到巴利亚多利德15天后，他的皮肤就改变了颜色，他已不是姆拉托③ 了，而是佛兰德斯人了。他的服装也变了，他换去了流浪汉的破衣烂衫，穿上了洁净的绅士服。他到巴利阿多利德，还剩下500

---

①摩洛哥一城市。

②西班牙民歌，曲调欢快。

③黑白混血种人。这儿的意思是因主人公受日照太多，皮肤很黑。

个雷阿尔，他为了上面说的这一切化去了其中的400个雷阿尔，还剩下100个雷阿尔，准备雇一匹母骡和一名侍从。这样，他便能体体面面、欢欢喜喜地出现在父母亲面前。

父母亲见他回来，欣喜万分。他家的亲友都来向他们祝贺，祝贺他家儿子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先生回来。值得说明的是，堂迭哥在外面流浪时，将自己的姓氏由卡里亚索改为乌尔地亚莱斯。凡是不知他原来姓氏的人都叫他这个名字。

在前来看望这个才回到家里来的人中间，有堂胡安·德·阿文达涅和他的儿子托马斯。卡里亚索和托马斯年龄不相上下，又是邻居，因此，他俩的交情颇深。卡里亚索向自己的父母亲和所有来宾叙述了自己外出3年期间的种种遭遇（其实这都是他自己编造的）却只字未提他去过金枪鱼渔场的事，因为他曾经答应过他在那儿的朋友，他还要去那儿。回家后，父亲叫他去打猎，他提不起劲来；城里的人们高高兴兴、诚诚恳恳地请他去吃饭，他也不感兴趣。什么活动进行了几次他便很快地厌倦了。他每参加一次大的活动，便会首先想到他在金枪鱼渔场参加的活动。

他的朋友阿文达涅见他老是愁眉苦脸，沉思默想，仗着他们间的友谊，便问他原因，还说他有义务帮助对方，如果需要和可能，他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鲜血。为了不辜负他们之间的友谊，卡里亚索不打算向对方隐瞒自己的情况，他便把自己流浪汉生涯桩桩件件全告诉了他的朋友。同时，他还说他心里不高兴的原因是想回到那儿去。他将这一切讲得如此有声有色，以致阿文达涅听了，不但不责备他，反而对他赞扬了一番。经过这一番谈话，卡里亚索打动了阿文达涅的心，使他也下了决心，和卡里亚索一起去金枪鱼渔场待上一个夏天，过一过他刚才给自己描绘的这种非常有趣的生活。

听到这一点，卡里亚索非常兴奋，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知音。他们决定竭力积储一点钱财，还想到了一个搞到钱的办法：两个月后，阿文达涅要上萨拉曼卡读书，因为他在那儿已学了3年希腊文和拉丁文。他父亲想让他继续学下去，并说他愿读什么系科就读什么系科。至于钱，他需要多少，父亲就会寄去多少。

卡里亚索也想学阿文达涅的做法。他对父亲说，他想和阿文达涅一起去萨拉曼卡求学。父亲听了，非常高兴，便去和阿文达涅说，希望他和卡里亚索一起去萨拉曼卡，经济上全由他来负担。出发的时间到了，双方家长给了他们需要的学习费用，还派一个家庭教师去管教他们。此人为人忠厚老实、稳重。双方父母亲还叮嘱自己的孩子该注意些什么，应该怎样学习、生活，以便在品德和学业上均有所得益。他们认为，每个学生，尤其是出身名门的学生都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学业上有长进，在品德方面有提高。在父母亲面前，孩子们表现得非常恭顺、谦逊。孩子们的两个母亲均流了眼泪。接受了众人的祝福后，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便骑着母骡，除了那个家庭教师外，还带着两个侍从出发了。那家庭教师此时已留起了胡子，这样，似乎显得威严一些。

快到巴利亚多利德城时，他们对家庭教师说，他们想在城里待上两天，想看看市容，因为他们从未到过该城，更没有看过市容。家庭教师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对他们说，像他们这些急于要赶去上学的学生，在途中连一个小时也不能耽搁，更何况要停留两天时间呢。在这个问题上，他是说一不二的。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位家庭教师(也可以叫他总管或别的什么名称)便显示出他的能耐来了。

早已将自己的钱包装满了(因为他们在离家前偷偷地在自己家里拿了400枚埃斯库多金币)的这两个年轻人这时对总

管说，家庭教师只要允许他们去看看阿尔加莱斯泉水就行了。这泉水喷出的水通过巨大的管道，流到了全城的每个角落。

家庭教师虽说心里不愿意，但也只好同意他们这样做了。他原本打算省下那晚的住宿费，将这笔钱花在巴尔特阿斯蒂亚斯的。从巴尔特阿斯蒂亚斯到萨拉曼卡有18西班牙里路程，约合90公里，他打算花两天时间走完。换言之，两天时间内他们得走完从巴利亚多利德到萨拉曼卡的22西班牙里路程。由于这两个年轻人的想法和他的打算不同，他也就只好放弃自己的打算，顺从他们的意思了。

两个年轻人只随带一名侍从，骑着两匹漂亮的骡子，看阿尔加莱斯泉水去了。阿尔加莱斯泉是一处古泉，水流量很大，颇负盛名。其水流量连曼恰的科尔巴泉和比萨拉泉都难以与之匹敌。

他们一行来到了阿尔加莱斯泉。这时，那侍从见阿文达涅从挂在坐骑一边的布包内取出一样东西，他以为是取水喝，其实他拿出的是一封封好口的信。阿文达涅对侍从说，请他立即回到城里，将这封信交给管家。交完信后，他就上坎帕门去等候他们俩。侍从说了一声“是”，便拿起信，回到城里。阿文达涅他们俩便回转来，当天夜里就在莫哈多斯过的夜。两天后，他们到了马德里，又过了 4 天，他们便在广场上将母骡卖掉了。有人愿意出 6 个埃斯库多，甚至还有人愿付给他们 6 个埃斯库多金币，因为他们认为这两头骡子值这个价钱。接着，他们准备改换衣衫，上身披一件有两个兜的披风，下穿一条农夫穿的套裤，脚上穿的是粗线袜子。当天上午，就有人买走了他们身上原来穿的衣衫。到了晚上，他们便改换了衣衫，这么一来，就连他们的亲生母亲也认不出他们来了。他们俩穿上这一身根据阿文达涅的意愿穿的简

朴的衣服后，便上路去托莱多。他们身上没有带宝剑，因为他们的宝剑也被那个买衣服的人买走了，虽说他并不需要。

我们暂且不谈这两个高高兴兴地去托莱多的年轻人。我们来说说那个家庭教师的情况。他拆开侍从给他的那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佩德罗·阿隆索先生，有劳您了。请别着急。现在就请您回布尔戈斯去，告诉我们的双亲，他们的儿子经过深思熟虑，认为作为一个绅士，从戎更适合于习文，去佛芝德斯的布鲁塞尔比去西班牙的萨拉曼卡更加适宜。我们身带400枚金币，还打算出售母骡。我们此行出于高尚的目的，旅途遥远，为此，我们虽有悖父母之命，定能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们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读书，虽说也不会有人这样认为。何时回家，自有天定。愿上帝保佑阁下，作为您的学生，我们也祝您万事如意。此信由阿尔加装斯泉发出。发信后，我们即登鞍去佛兰德斯了。

卡里亚索和阿文达涅

读了这封短信后，佩德罗·阿隆索惊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很快地过去看了看他的手提箱，发现箱内的东西全拿走了。他这才相信信里说的情况是真的。他迅即骑上阁下给他的那头骡子，快马兼程，回到布尔戈斯给他的主人报告情况去了。他是想快一点到布尔戈斯，能使主人想办法将他们的孩子们给追回来。不过，这部小说的作者没有再费笔墨来叙述这方面的情况，因为他说到佩德罗·阿隆索骑骡子走了以后，便回过头来讲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的情况了。他们俩来到依耶斯卡的时候，见到这个小镇的城门口有两个专门出租骡子的年轻人相遇了。看来他们俩都是安达露西亚人，他们下身穿肥大的棉布裤子，上身穿一件麻布紧身上衣，外面穿一件水牛皮茄克，各人身带一柄短剑和一柄没有佩带的宝

剑。看情况，他们之中的一人是从塞维利亚来的，另一人则上那儿去的。

那个准备去塞维利亚的人对另一个人说：

“要不是我这两个顾客早已远远地走到前面去了，我可能还会在这儿待一会儿的，因为我有许许多多事情要问你呢。你过去跟我讲的有关那个公爵在未准许阿隆索·吉纳斯和里维拉这两个人上诉的情况下，就将他们俩绞死了的故事我非常感兴趣。”

“啊，我这个人真糊涂！”那个从塞维利亚来的人说，“我没有把事情说清楚。事情是这样的：那公爵耍了一个花招，说这两个人属自己管辖，因为他们是他自己手下的两个士兵。他说他们犯了走私罪，法庭也无法去掉他们这个罪名了。你要知道，朋友，布涅罗斯特罗的这位公爵可是个混世魔王。他手段毒辣，曾夸下海口，在塞维利亚10西班牙里方圆不会有任何“盗匪”。人们像怕火一样害怕他。不过，听说他不久要让位给他的助手了，因为他成天得与法庭里的那些法官先生吵吵嚷嚷，实在也受不了。”

“但愿这些法官先生能长命百岁！”去塞维利亚的这个人说，“他们可是穷人的父母官，是苦命人的保护人。有多少穷人仅仅是由于触怒了某一位专横的法官和市长，或者由于法官不明事实真相，草率断案而葬身黄土。偏听则暗，兼听则明。一个人断案往往会不公正，许多人在一起断案便不会这样。”

“你现在倒成了个传教士了，”那个从塞维利亚来的人说。“看来你还有许多话要说，一时半刻也说不完，我现在也没法在这儿听你说了。今天晚上你就不要到你平时住的那个客栈投宿了，你就到塞维亚诺旅店去住吧，那儿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洗碗女工，德哈达客栈的那个叫玛尔尼娅的姑娘和她

比，就小巫见大巫了。关于她的名声，我只要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就够了：连法官的儿子都在追求她呢。在我前面走的两个顾客中的一个发誓说，他回来时，一定要上安达露西亚去，在托莱多待上两个月，就住在那个客店里，好将她看个够。我曾掐了她一下，作为对我的报偿，她狠狠地打了我一记耳光。这个姑娘硬得像大理石，苦涩得像荨麻，还像索亚戈的村妇那样不好接近。可她长着一张天使般的脸蛋。她一边的脸颊像太阳，另一边像月亮；一边的面颊似玫瑰，另一边似康乃馨，整个脸蛋却又像百合花和茉莉花。我不想往下说了，你还是自己去看吧。你看了后，就会发现，我对她的描述尚不及她美色的万一。你知道，我有两头浅灰色的母骡，我愿以此作为彩礼，娶她为妻。我知道，他们是不会将她给我的，她是一个宝贝，是要给大祭司或留给某个伯爵的。我再说一遍。你一定要上那儿去看看。再见，我走了。”

说完，这两个出租骡子的年轻人就辞别走了。听了他们的这一番交谈，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这朋友俩不禁被惊呆了，尤其是前者，听了那出租骡子的年轻小伙子有关那位标致的洗碗女工的谈话后，产生了强烈的要一睹她的风采的欲望。

卡里亚索虽也有这样的愿望，但他还是想先去金枪鱼渔场，而不是去看这个像埃及的金字塔（或者像世界七大奇观中的任何一个，或者像整个七大奇观）一般的奇妙的美女。

他们一路上议论着那两个出租骡子的年轻人说的事，有时还模仿他们说话时的腔调和手势。他们就这样说说笑笑来到了托莱多。由于卡里亚索已经来过一次这座城市，便由他作向导，他们走过“基督之血”旅店，便找到了那家塞维亚诺旅店。但由于他们衣衫褴褛，不敢去住这家比较豪华的旅店。

这时天色已晚，尽管卡里亚索不识时务地硬要叫阿文达涅到别的地方去找一家小客栈过夜，后者却一直待在塞维亚诺客店的门口，心里想他或许能在这儿见到那位美貌绝伦的洗碗女工。

天已经完全黑了，但那洗碗女工仍没有出来。卡里亚索已等得不耐烦了，但阿文达涅却还是平心静气地等候着，后来，他耍了个花招，谎称他要打听一下去塞维利亚的几个布尔戈斯籍绅士，便进入旅店的大门，来到旅店的天井里。他一到那儿，便从天井边的一间房间里出来一个姑娘，年龄大约在15岁上下，一副农家女的打扮，手拿一副烛台，上面点燃着一支蜡烛。

阿文达涅没有将目光投到这女孩子的衣著上，他只是注视着她的面庞，他只觉得她的面孔与绘画上的天使的面庞没有两样，他不禁被她的美貌惊呆了，连话也说不出来，更没有去向她打听什么了。

那姑娘见到此人木然站立在自己的面前，便问他道：

“您找谁，兄弟？您是哪家客栈的伙计么？”

“我不是哪家客栈的伙计，我是您的仆人。”

那姑娘听到他这样回答，便说道：

“别这么说，兄弟，我们也是侍候人的，还要什么仆人？”

接着，她便叫店主出来，对店主说道：

“先生，您来问问这小伙子究竟想找谁。”

店主出来了，问来人找谁。他说找几位去塞维利亚的布尔戈斯籍绅士，其中的一人是他的老爷。继而，阿文达涅又灵机一动，编造出谎言，声称这位老爷派他到阿尔卡拉—德埃纳莱斯去做一笔重要的生意。做完这笔买卖，就让他来托莱多，老爷就在塞维亚诺旅店等候他。于是，他就在这儿下了马，心想他老爷至迟在明天上午或明天晚上就会来了。

阿文达涅说这番话时，神态自若，店主便信以为真，对他说：

"朋友，那您就在旅店里住下吧，您在这儿可以住到您主人来这儿。"

"太感谢了，店主先生，"阿文达涅说，"那您就给我和同我一起来的一个朋友安排一个客房吧，我的朋友就在门外。我们身上带有钱款，房钱我们会如数付清的。"

"那好，"店主说。然后，他回过头来，对那姑娘说：

"康斯坦西卡，请你告诉阿尔桂约，让她将这两个小伙子领到那边角落里的一间客房里，给他们换一块干净的床单。"

"那好，先生，"这个叫康斯坦莎①的姑娘答应道。

她给店主行了一个礼后，便走开了。她这一走，对阿文达涅来说，犹如行路人遇到日落西山，阴沉的黑夜已降临了一般。

他走出店门，向卡里亚索通报了他的所见所闻，还告诉他，住宿的问题已谈妥了。卡里亚索虽认为他朋友这样做不值得，但当时他没有说什么，再说，他也想进去看看，人们对康斯坦莎的美貌的极度吹捧是不是名实相符。

他们走进旅店。阿尔桂约是个45岁左右的中年妇女，是负责安排床位的。她把他们领到一间客房里。这间客房既不是给绅士住的，也不是给侍从住的，而是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那些人住的。

阿文达涅他俩说要吃晚饭。阿尔桂约对他们说，这旅店不供应饭菜。不过，旅客若在外面买了食物，旅店可代为加工烹煮。同时，她还对他们说，旅店附近有的是饭馆酒肆，

---

① 上面说的"康斯坦西卡"是"康斯坦莎"的昵称。

他们可以去那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他们俩便听从阿尔桂约的劝告，进了一家酒馆。卡里亚索将侍者送来的饭食全吃完了，可是，阿文达涅吃得不多，像有什么心事。这使卡里亚索十分惊奇。

为了弄清他朋友此时在想些什么，在回旅店的路上，卡里亚索便故意这样对他说：

“明天我们得起个大早了。这样，我们就可以趁早晨天凉，赶到奥尔加斯。”

“我不想这么做，”阿文达涅说，“我想在离开这座城市前，一定要看看这儿的名胜古迹，了解这儿的风土人情，还要看看这儿的土特产，如这儿的礼拜堂，胡安内罗的工艺品，圣奥古斯丁的瞭望台，国王的御花园和河滩。”

“这没有什么，”卡里亚索说，“这些地方用不了两天就可以跑遍了。”

“说真的，我还想细细地看看呢。反正也不急，我们又不是上罗马谋职去的。”

“好啊，”卡里亚索说，“我知道您的心思了。朋友，我可以打赌，您是不想往前走了，您是想留在托莱多了。”

“您说对了，”阿文达涅说，“要让我离开这里，不再看到那姑娘的脸蛋儿，就像不行善事想进入天堂那样困难。”

“了不起的决定，”卡里亚索说，“这个决定与您那高贵的身份完全相符！您这个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著名的绅士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的贵公子此时居然如醉似痴般地爱上了塞维亚诺旅店内的一名洗碗女工了！”

“您的情况我认为也差不多，”阿文达涅说，“您这个堂迭哥·德·卡里亚索，与他同名同姓的阿尔坎塔拉的著名绅士的贵公子，虽然血液里流着高贵的血，但他也爱上了。爱上了谁？是日内瓦女王？不，绝对不，他居然爱上了撒哈拉金枪

鱼渔场。在我看来，这渔场可不会那么美吧。”

“朋友，我们别唇枪舌战了，”卡里亚索说，“我刺了您一刀，您扎了我一枪，我们和解吧。现在先回去睡觉，明天再说吧。”

“听我说，卡里亚索，您还没有见到过康斯坦莎吧，等您见到她后，您爱怎么骂我，责备我，都随您的便。”

“我已经知道我们俩此行的结局了，”卡里亚索说。

“是什么样的结局？”阿文达涅说。

“我上我的金枪鱼渔场，您就留在这儿和您的洗碗女工在一起，”卡里亚索说。

“我可没有这么好的福气，”阿文达涅说。

“我也不会这么傻，”卡里亚索说，“我可不会为了顺从您的低级趣味而放弃了我高雅的情趣。”

他俩就这样边谈边走，回到了旅店。进了房间后，又继续谈着，一直谈到半夜。然后，两人睡了一会儿，他们自己认为只睡了一个多小时。这时，突然街上响起了笛子声。

他们从床上坐起，仔细地听着。卡里亚索说：

“我可以打赌，天已经亮了。这儿附近有个卡门圣母修道院，那儿一定有庆典，才会吹笛子。”

“不会吧，”阿文达涅说，“我们才睡了一会儿，天不会亮吧。”

这时，他们听到有人敲他们的房门。他们便问谁在敲门，外面的人说：

“小伙子们，您们如果想听好听的音乐，就请您们起来，到那边房子的铁栅栏边去看。”

他们便立即起了床，打开门一看，却未见门外有任何人，也不知刚才对他们说话的人是谁。这时，他们听到竖琴的声音，便相信外面真的有人在演奏乐器。于是，他们便穿

着内衣，来到那间房子里，那儿已有三四个旅客站立在铁栅栏边上了。他们也找了个地方站着。在离他们还远的地方，在竖琴和比韦拉琴伴奏下，他们听到有人以美妙的歌喉演唱了下面的一首14行诗。阿文达涅至今还记得它：

天赐你生就美貌绝伦，
大自然显得无比娇美，
它使你更加楚楚动人。

不管你在谈笑还是歌吟，
都显得如此尔雅温文，
你就是生起气来，
也是那么娇美，
如此感人心灵。

为了让你无与伦比的美貌，
还有你那高雅的情操，
让更多的人知晓，
你应走出店堂，
投身豪门，头戴桂冠，
让人们都拜倒在你脚跟。

谁也用不到告诉他们，他们已明白，这歌是唱给康斯坦莎听的，因为这14行诗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阿文达涅听到这歌曲后，心里像被猫抓一样十分难受。他像是在吃醋，却又不知道在吃谁的醋，也不知因谁而吃醋。他真恨不得让自己听不到这乐曲，巴不得自己生下来就是个聋子，或者以后的大半辈子成为聋子。

他正在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听到站在铁栅栏边上的一个旅客说道：

“这个法官的儿子也够天真的了，居然在这儿唱歌给一个洗碗女工听！不过，说句实在话，我这辈子也见到过许多美貌女子，这姑娘是其中最俊的一个。即使如此，也不能因此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她求爱么。”

这时，站立在铁栅栏边上的另一个人说：

“我的确也听说过这个消息，而且还相当确实；这姑娘压根儿就没有理睬他。我可以打赌，这个时候她可能在老板娘的那张床后面的床上呼呼大睡呢。她根本不会去听音乐，也不会去理会这歌声的。”

“是这样的，”另一个人说，“因为她是最本分的姑娘。说来也怪，这旅店每天迎来送往，每天有这么多人来来去去，她又得在每个客房里忙这忙那，却就是没有听说过她有任何细小的越规行为。”

听到这儿，阿文达涅才松了一口气，他这才有心思继续听下去。他听到在各种乐器的伴奏下，有好几个歌手在唱歌。这些歌都是唱给康斯坦莎听的。而她呢，正如刚才那位旅客说的那样，这时还在无忧无虑地睡大觉呢。

天大亮了。歌手们拿着自己的乐器互相告别后走了。阿文达涅和卡里亚索回到了自己的客房。小睡片刻，天已不早，他们就起了床。这时，他们俩都想见一见康斯坦莎，其中的一个是出于好奇心，另一个则出于爱情。

对他俩的这个愿望康斯坦莎予以满足了，因为她已从店主的房间里走了出来。她长得实在太俊俏了，以致让阿文达涅他们俩见了，不但不将前面的那个出租毋骡的小伙子对她的那一番溢美之辞认为是言过其实，反而认为是夸奖得还不够呢。她此时上身穿一件绿呢紧身镶边小袄，小袄很短，但

衬衣相当长，衬衣领子是黑缎子制成的，扣在白色大理石一般洁白的脖子上。她的喉部也异常洁白，上面系一根圣弗朗西斯科饰带。在她右边的腰带上，挂着一大串钥匙。她没有穿拖鞋，穿一双打过鞋掌的粉红色的鞋子。她穿的那双袜子，正面看不是红色的，但从侧面看，也呈粉红色。她的头发扎成一条辫子，上面系一条白色丝带，辫子长得从背部一直垂到腰部。头发的颜色呈浅栗色，说得确切一点，呈淡黄色，犹如根根金丝，显得洁净、明亮，梳理得十分得体。耳垂下悬挂着两颗明珠般的玻璃球。她既没有带头巾，也没有带发网。

她走出主人的房间，在胸口上划了划十字，还显得异常虔诚地对着悬挂在院子一边的墙上的圣母像深深地行了一个礼。然后，她抬起头来，对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她的那两个人看了一眼，旋即迅速回转身子，又走进原来的房间，大声地呼唤着阿尔桂约的名字，叫她从床上起来。

现在我们还得说一说卡里亚索对康斯坦莎的看法，他是不是认为她长得很好看，因为阿文达涅的看法在他首次见到她时，我们早已交代过了。

关于卡里亚索对康斯坦莎面貌的看法，其实毋庸赘言，他和他的同学一样，认为她确实美丽无比，只是他并没有迷恋上她，他甚至想当天就离开这旅店，立即到他钟情的金枪鱼渔场去。

听到康斯坦莎的呼唤后，阿尔桂约便来到过道上。过道上有两个女仆，据说她们都是加利西亚人。塞维亚诺旅店有这么多女仆的原因是，它是托莱多一家最好，旅客最多的旅店。这时，住在店里的旅客雇来的几个养骡子的仆人向店主要喂牲口的大麦。店主给他们送去了大麦，口中却大骂那些女仆，说都是因为她们爱吵嘴，将一个男仆给气走了。店主认

为此人帐管得很好，能精打细算，从来不会给自己浪费一分钱物。

阿文达涅听了，说道：

“店主先生，请别埋怨了，请您把帐本交给我吧，我在这里反正还得待上几天。在这几天里，该用多少草料，该用多少粮食喂牲口，我会给您算得一清二楚的。这样，您就不会怀念那个男仆了。”

“我真太感谢您了，年轻人，”店主回答说，“外面的事情太多，我实在没有时间照顾草料方面的事情。请您下楼来吧，我把帐本交给您。不过，您得当心点，这些喂养骡子的仆人都坏得很，他们将大麦当草料一样，随意浪费掉。”

阿文达涅便来到院子里，接过帐本，仔细地看了一遍后，便开始有条不紊地分发起饲料来。那店主在一旁见了，欣喜万分，说道：

“祈求上帝，让您家主人别来这儿，好让您留在敝店里。您若留在这里，您的日子过得就和过去不一样了。上次从这儿走的这个男仆，8个月前来这儿时衣衫褴褛，脸黄肌瘦，但走时却肥得像只水獭，还带走两套漂亮的衣衫。孩子，您应该明白，在这儿干活，除了工薪外，还有很多油水呢。”

“我若留下来，”阿文达涅说，“倒不在乎钱赚得多不多。听人说，这个城市是西班牙最美丽的城市，只要能留在这个城市里，叫我干什么我都会觉得高兴的。”

“这座城市至少是西班牙最美好最富足的城市中的一座，”店主说，“不过，敝店眼下还有美中不足之处，那就是我们还得找个人到河里去驮水，因为那个驮水的仆人也离开了这儿。当初他牵着一匹有名的毛驴，将店里的水缸全都灌得满满的，还弄得旅店里到处都是水。那些出租骡子的年轻人将旅客带到这儿的原因之一是这儿有充足的饮水，用不到将他们

的牲口牵到河里去饮水，在旅店里就可以让他们的坐骑吃饱喝足了。”

他们的这一番谈话都让卡里亚索给听到了。他眼看阿文达涅已打算留在这儿了，还在旅店里找到了一份活儿干，他原本不打算在这儿过夜的，但一想到他若能顺从阿文达涅的意愿，他一定会觉得非常愉快的，于是便对店主说：

“将那头毛驴牵来吧，店主先生，我会让这头毛驴好好地给您驮水的，就像我的伙伴会给您管好帐目一样。”

“对，”阿文达涅说，“我的伙伴罗贝·阿斯图利亚诺可是个驮水的能手，我可以为他作担保。”

那个一直站立在过道上听他们说话的阿尔桂约这时又听到阿文达涅说，他能为他的伙伴作担保，便说：

“请告诉我，绅士，那么，又有谁能给您自己进行担保呢。说实在的，我以为，您需要的不是去给人进行担保，您是需要有人来给您进行担保。”

“住口，阿尔桂约，”店主说，“不该你管的事你别管。他俩我都很相信。往后你们这几个娘们再也别跟小伙子们拌嘴了，否则，他们会全都给你们气走的。”

“怎么？”另一个女仆说，“这两个小伙子就这么留下来了？我以我的信仰起誓，我若在路上见到他们，就给他们狠狠地踢一脚。”

“别出言不逊了，您这位加利西亚小姐，”店主说，“快干活儿去。小伙子们的事儿用不到你来操心，他们不好好干，我会拿棍子去揍他们的。”

“是该好好地揍他们！”加利西亚女仆说，“他们可让老板给惯坏了！说实在的，老板对我从来没有像对旅店内外的男仆那样随和，老板对我的意见可大呢。其实那些男仆都是油头滑脑之徒，他们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我们根本没有惹了他

们。这些人可好呢，他们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给你捅个漏子，弄得店主手忙脚乱的。”

“您话说得太多了吧，我的加利西亚大姐，”店主说，“现在请您闭上嘴，干您该干的事情去。”

这时，卡里亚索已备好毛驴，一跃骑上了驴背，朝河边走去。见到他作出了如此洒脱的决定，阿文达涅感到十分欣慰。

说到这里，我们得交代一下：阿文达涅已变成旅店的伙计，改名为托马斯·佩德罗；卡里亚索则成为旅店的驮水工，改名为罗贝·阿斯图利亚诺，他们这次移名换姓堪与那个大鼻子诗人① 的改名换姓相比美。

这两个年轻人留在旅店里这件事终于得到了阿尔桂约的谅解。她给阿斯图利亚诺委派了活儿，还将他当自己的亲人看待，不时地对他问寒问暖。她这个性情暴躁、脾气古怪的女人，这时变得十分体贴十分温柔了。那个平时爱矫揉造作的加利西亚女仆，这时对阿文达涅也产生了同样的感情。她与阿尔桂约平时比较接近，夜里又同舍共眠，关系非常密切。这时，她俩便互相倾吐自己的衷肠，说她们已经爱上了这两个小伙子，还表示从那时起要将这两个情郎争取到手。然而，她们首先发现一个问题，由于她们常和旅店外的小伙子有交往，她们得请求这两个年轻人别由此产生任何嫉妒。“兄弟们，请别吵吵嚷嚷的，”她们仿佛已见到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而且已成了自己的情郎，于是便说，“请别这样，还请您们闭上自己的眼睛，别理他们，他们爱干什么，就让他们干什么吧。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您们应该做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管怎样，到头来得到好处的还是您们。”

---

① 指拉丁诗人普勃里奥·奥维蒂奥·纳桑(公元前43—公元17年)。

阿尔桂约和那个加利西亚女工就如此这般地自言自语着。

在这当儿，我们的罗贝·阿斯图利亚诺正从河边驮水回旅店。来到卡门坡，头脑里一门心思在想着他的金枪鱼渔场，还想着他目前突然改变的处境。也许由于他走了神，也许是命该如此，在他下坡的这个时候，正好与满驮着水的另一个上坡的驮水工的毛驴“狭路相逢”。由于他是往坡下走，他那膘肥肉壮的毛驴步子迈得又轻松又快捷，而那头上坡的瘦驴却早已累得气喘吁吁。结果，被他的毛驴轻轻一撞，就被撞翻在地，装水的几只大瓦罐全打碎了，水洒了一地。那个老驮水工见此情景，不禁怒火中烧，便向这位新驮水工猛扑过来。后者此时还骑在驴背上，没有等他从驴上下来，棍棒便雨点般从他头上落了下来，一连挨了十几下，一直打得他晕头转向。

他终于从驴背上跳了下来，怀着一腔怒火，向他的敌人进行了还击。他用双手卡住对方的脖子，一脚将他绊倒在地，将他的脑袋狠狠地朝石头上撞，一直撞得他的脑袋两处开了花，血流满地，他以为他被撞死了。

其他的几个驮水工一见自己的伙伴被打成这个模样，便一起向罗贝扑来，使劲扭住他的双手，大声地说：

“这个驮水工打死人了，我们要为死者报仇，伸张正义！”

说完，拳头、棍棒便劈头盖脸地向他打来。还有几个驮水工朝那个倒在地上的人走去，发现他的脑袋已被砸破，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了。于是，他们便大声地呼喊起来。呼叫声由此及彼，一直传到了上坡，传到了卡门广场上那个警官的耳中。警官便立即带着两名捕快飞也似地赶到了斗殴的现场。他发现那个被打得脑袋开了花的人已被人扶起，让他横卧在他自己的那头毛驴和罗贝的那头毛驴的驴背上。罗贝被

20来个人围得连身子也转不开了。他的肋骨疼得厉害，因为他刚才挨了这一帮替别人报仇的人的拳棒，肋骨都快被打断了。人们害怕给打死的不是那个伤者，而是他本人。

警官来到现场后，便分开众人，将阿斯图利亚诺交给两名捕快看管，他自己牵着阿斯图利亚诺的那头毛驴，又让那个受伤的人坐在他自己的毛驴上，将他们俩一起送进监狱。一路上围观的人很多，几乎弄得他们寸步难行。

听到外面鼎沸的人声，托马斯·佩德罗和店主便走出旅店，想看看人们在叫嚷些什么。他们发现罗贝被两名捕快挟持着，满脸满嘴都是鲜血。店主一眼就见到了他的毛驴，被后来赶到那儿的那名捕快牵着。于是，他便问为什么要逮捕罗贝他们俩。人们将实情告诉了他。他听了，便为自己即将失去这头毛驴深感惋惜。他想，即使不会失去它，他也得付出比毛驴本身的价值还要大的代价。

托马斯·佩德罗则一直紧随着他的同伴。由于围观的人太多，那两名捕快和法警又紧紧地看守着罗贝，他一直没有机会和他说上一句话。最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同伴被押进狱中，带上脚镣，关在一间牢房里。那伤者被送进一家诊所，内科医生对他作了检查，发现他的伤势很重。外科医生也说他非常危险。

警官将那两头毛驴牵到自己家里，那两名捕快则从罗贝那儿分别索取了五六个雷阿尔。

阿文达涅忧心忡忡、茫无所措地回到了旅店，发现那个他已将他看成是自己主人的店主心里也很难过。他向店主述说了自己同伴已入狱的情况，并说那个受伤的人有生命危险，还告诉他那头毛驴已落入警官的手中。接着，他又告诉店主一个不好的消息，说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了自己主人的一位挚友，这位挚友对他说，他的主人因为走得急，想少走两

西班牙里路程，他便从马德里坐船到了阿塞格，那天夜里他就在奥尔加斯过夜了。他的主人带给他12枚金币，叫他立即去塞维利亚，主人在那儿等他。

“我当然不能这样做，”托马斯接着说，“眼下我的朋友和伙伴还在狱中，处境非常危险，我绝对不能离他而去。我的主人一定会谅解我的，因为他待人和气、诚恳，我若做了对不起他的事，他总会原谅我的。眼下我可不能作出对不起我伙伴的事来，店主先生，我请您拿这笔钱给我朋友的这场官司疏通疏通。这些钱用完后，我会写信给我的主人，将这儿的情况禀报给他，他会再给我寄钱来的，一直到让我们脱离危险为止。”

店主听了，高兴得瞪大了眼睛，因为他发现他已有办法部分地补偿他失去毛驴遭到的损失了。他一面接过金币，一面宽慰托马斯说，他在托莱多有不少熟人，这些熟人和司法机关都有关系，尤其他认识一个修女小姐，她是法官的亲戚。这法官的权可大得很呢。他先认识这修女的修道院中的一个洗衣妇，她有一个女儿，和一个修士的妹妹非常要好。这位修士又是上面说的这个修女的忏悔牧师的朋友。那个洗衣妇同时又在旅店里洗衣服。

“我可以让这洗衣女人去请她女儿和这位修士的妹妹谈谈，后者又去找她兄长谈谈，他又去找那位忏悔牧师说说，那牧师又去跟那个修女谈谈，让修女给那个法官塞点儿钱（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让他好好地照应一下罗贝的这个案子。这样一来，您就等待佳音吧。不过，这只有在那个受伤的驮水工没有死的情况下才能这样做。另外，还得想办法给法院的其他人堵上嘴，否则，他们会像拉牛的母牛那样哞哞乱叫的。”

听了店主的这番话，知道他愿意替自己帮忙(尽管这个

忙得拐这么几道弯)，托马斯心里非常高兴。虽说他早就听人说，店主为人狡黠，但他还是感谢他的好意。将钱款交给店主后，托马斯还答应他，以后还会给他钱的，因为就像他刚才说的那样，他相信他主人会帮助他的。

阿尔桂约听说她的新情人身陷囹圄，便立即带着食物前去探牢，但遭到了狱方的拒绝，只好快快而回，但她并不因此而放弃她再次去探视的打算。

长话短说。15天后，那伤者已脱离危险。又过了20天，外科医生已宣称他完全康复。在此期间，托马斯又编了一套谎言，说他已从塞维利亚收到了50枚埃斯库多金币(其实，这些金币都是他从自己钱袋里取出来的)，他将这些金币连同他自己伪造的他主人写给他的信件全都交给了店主。后者对信件的真伪并不在意，没有在这方面多加询问，便接过钱币。由于都是金币，他显得特别高兴。

他化了6枚金币，将那个前来纠缠的伤者给打发走了。他又化了10枚金币，将那头毛驴给赎了回来。他还化钱对罗贝的案子进行了疏通，让法庭对他进行从轻发落。

阿斯图利亚诺出狱后，不想再回到他伙伴所在的那个旅店里去了。他的理由是，他在狱中的这段时间里，阿尔桂约常去看他，并对他流露出自己的情意，这使他非常反感，非常生气，他宁可被绞死，也不会和这样的女人结婚。既然他仍决心继续过流浪汉的日子，他打算自己买一头毛驴，在托莱多卖水。有这个职业作掩护，当局便不会将他作为流浪汉关进监狱，他就可以用毛驴驮着水，在全城到处叫卖。这样，他就可以尽情地领略这个城市的风光，还可以结交三教九流人士。

“我看您倒可以在这儿见到许许多多的美人儿呢。这座城市以拥有西班牙最美丽端庄的女人而名闻全国。这些姑娘

又俊俏，又稳重。您若不信，就请您看一看康斯坦莎吧，光她一个人的美貌，就抵得上全城的美女，甚至抵得上全球的美女。”

“别急，托马斯先生，”罗贝说，“我们还是不要急于赞扬这个洗碗女工小姐吧，否则，我就是不把您看成疯子，也会把您看成是个厚脸皮的人。”

“您叫康斯坦莎为洗碗女工，罗贝兄弟？”托马斯说，“愿上帝宽恕您，让您自己认识自己的错误吧。”

“怎么？难道她不是洗碗女工么？”阿斯图利亚诺反问道。

“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见到她洗过第一只盆子呢。”

“您没有见到她洗过第一只盆子，”罗贝说，“这不要紧，您只要见到她洗第二只，甚至洗第一百只盆子就行了。”

“我的意思是说，兄弟，”托马斯说，“她并不洗碗，也不干别的事情。她只负责替旅店保管数额巨大的钱财。”

“那全城的人们为什么叫她‘尊贵的洗碗女工’呢？毫无疑问，她一定是只洗银盆，不洗瓷盆的女工，因此，人们才给她冠以‘尊贵的’这个形容词。这件事情我们暂且不谈吧。托马斯，现在请您告诉我，您的事情到底有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了，”托马斯说，“因为您在狱中的这些日子里，我连一句话也没法跟她说。旅客们也对她说了许多话，但她一句也不作答，只是低着脑袋、紧闭着嘴。她这个姑娘实在太老实，太腼腆了。不说她长得有多俊，就凭她这么老实、正派，也会使你觉得可爱的。那法官的儿子可是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他都快想死她了，老是对她唱歌、奏乐（几乎很少有几个夜晚不对她这么干的），而只是赤裸裸地干，在歌词中指名道姓地称赞她，吹捧她，可她根本不予答理。从夜里到次日早晨，她一直待在老板娘的房间里，从不出

门。想到这些，我心里稍为平静了一些。这仿佛是一块盾牌，它挡住了向我心口射来的嫉妒的毒箭。”

“既然这件事压根儿就没有希望，您又如何能得到这位由波尔西娅① 、米纳尔娃② 和佩涅洛佩③ 化成的如此使您似醉如痴的洗碗姑娘的青睐呢？”

“您爱对我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吧，罗贝朋友。我知道，我确实是爱上了大自然产生的那张最俊俏的脸蛋了，我也确确实实看中了这个现今世界上无与伦比地诚实的姑娘了。不过，她叫康斯坦莎，她可不叫什么波尔西娅，也不叫米纳尔娃或佩涅洛佩。不错，她是在一个客店里干活，这我并不否认。可命运既然以其隐蔽的力量迫使我向她低头，抉择又以其明确的语言迫使我对她进行崇拜，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朋友！”托马斯继续说道，“我真不知怎样才能对您说清楚，爱情——您说的这个洗碗女工不屑一顾之物——是如何在我的眼中抬高了她的身份，使她变得无比高大，以致使我虽见到了他，却难以见到她的整个面目，虽认识了她，却难以认识她的全貌，哪怕我有意去设想她原是个地位卑微的姑娘，但这种想法也难以久久地停留在我的脑海里，因为当我一想到她这么俊美，这么端庄，这么诚实，这么稳重，那种想法便立即烟消云散了。上面说到的这种种品行使我看到，在她那朴实外衣下，隐藏着价值连城的瑰宝。不管怎么说，反正我爱她。这并不是我以往有过的那种庸俗的爱情。这是纯洁的情意，是通过自己的诚意去换取她的诚意，争取她也能喜爱我的纯正的爱情。”

---

① 古罗马户籍官卡东之女，其夫死去后，自尽。
② 古罗马女神。
③ 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奥德修斯之妻。

这时，阿斯图利亚斯大声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好一个柏拉图式的爱情！好一个尊贵的洗碗女工！我们的这个时代实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美人儿真诚无邪地爱着您，人人都以坦诚相待，个个显得愉快、潇洒，就是地位卑微的人也不会去抱财神爷的粗腿。啊，我可怜的金枪鱼啊，到今年已有整整一年我这个如此喜爱你们的人没有来看望你们了。不过，明年我一定加以补偿，免得我如此向往的金枪鱼渔场的总管们对我进行抱怨。”

托马斯说：

“阿斯图利亚诺，我认为您是在对我进行毫不掩饰的讽刺、揶揄。现在您还是趁早上您的金枪鱼渔场去吧，我就留在这儿追求这个姑娘。您下次回家时，就上这儿来找我。您若想带走属于您的这份钱财，我马上就给您。您就安安稳稳地走吧，让我们俩各自走命运让我们走的道路吧。”

“我以为您比我原来认为的还要明智，”罗贝说，“您这会儿可不会认为我是在嘲弄您了吧？我知道您这会儿说的是正经话。既是正经的，我就只好依您的意思行事了。只是我有一个请求（作为我打算对您效劳的报答）：阿尔桂约想与我相好，您千万不要答应她。我宁可与您断交，也不想与她相好。朋友，这个女人说起话来，像个法庭的律师。在一西班牙里之外，你就会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酒味，上排的牙齿全都是假的。在我看来，她的头发也是假的。为了弥补她的这些缺陷，打从她向我吐露她的那个丑恶想法后，她便常常拿铅白粉涂脸，把这张脸涂得像上了一层石膏。”

“您说的这些都是真的，”托马斯说，“那个加利西亚女仆也庸俗得让我受不了。我看您今天晚上就在旅店里过一夜，明天我就给您买一头毛驴，然后，您就找个落脚点，这样，您就可以不再见到阿尔桂约了。我可不行，我还得常常

与那个加利西亚女仆见面。当然，我也得接受康斯坦莎投来的难以补偿的闪电般的一瞥。”

两个朋友这样说定后，便一起来到旅店。阿尔桂约见他们来了，十分亲热地迎接阿斯图利亚诺。当晚，在旅店的门口举行了舞会。许多出租母骡的年轻人都参加了舞会。附近几家旅店的人也来跳舞了。阿斯图利亚诺演奏着吉他，在舞会上翩翩起舞的除了两位加利西亚女仆和阿尔桂约外，还有另一家旅店的三名女仆。参加舞会的还有不少戴着面罩的男子，他们与其说是来跳舞的，倒不如说是来看康斯坦莎的。然而，康斯坦莎既没有出来跳舞，也没有出来看看，这使众多的想见她一面的人大失所望。罗贝的吉他弹得很好，人们说他把吉他弹得都快会说话了。姑娘们请他唱一首民歌，尤其是阿尔桂约，非要他唱不可。他说，如果她们能像喜剧里那样随着他的歌声跳起舞来，而且要有正确的舞步，就像他要求她们做到的那样，那么，他就唱。否则，他就不唱。

在出租母骡的年轻人中有几个人舞跳得不错，女工中间也有同等数量的人能够跳舞。于是，罗贝便咳了两声，清了清嗓子，同时，脑子里在思考着该唱些什么。由于他生性聪颖，反应极快，未经细细思索，便即兴唱了起来。

俊俏的阿尔桂约出了场，
她已不是年轻的姑娘。
她先向人们深施一礼，
继而又向后倒退两行。
小伙子名叫巴拉巴斯，
安达露西亚是他故乡，
出租母骡是他的本行。
他一把拉过阿尔桂约，

和着节拍，翩翩起舞。
旅店里有两个女仆
说起她们的老家，
都在加利西亚。
出来跳舞的这姑娘，
长着一张胖胖的脸蛋。
脱去围裙，
身穿节日盛装，
恩卡拉弗拉·托莱脱
就是她的大名。
四人在一起同时起舞，
摇晃着脑袋，
摆动着双腿，
跳起了康脱拉巴斯舞。

参加舞会的男男女女都一字不差地跟着阿斯图利亚诺唱了起来。但当人们唱到了“跳起了康脱拉巴斯舞”时，那个叫巴拉巴斯的正在跳舞的出租母骡的小伙子说道：

“乐师兄弟，请注意一下您编的唱词。请不要说别人身穿破衣。这儿可没有衣衫褴褛的人，每个人都是衣冠楚楚的。”

店主听到这个出租母骡的年轻人说出这一番无知的言论，便对他说：

“小兄弟，康脱拉巴斯是外国舞名，他说的是这个舞，不是说有人衣衫褴褛①。”

---

① 西班牙语里，Contrapàs（康脱拉巴斯舞）与Con trapos（衣衫褴褛）谐音。

“如果真的如此，”小伙子说，“那他就不要把情况弄得这么复杂嘛。他只要说大伙儿都熟悉的萨拉班达舞、恰科纳舞和佛里亚斯舞不就得了呗。算了，他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吧，反正大伙儿都会跟他唱的。”

阿斯图利亚斯一句话也没有反驳，继续唱道：

进来吧，
所有的少男少女，
这恰科纳舞舞厅，
犹如海洋一般宽阔，
请大家把响板敲响，
请人们下来，
用双手扫去
肮脏的泥沙和灰尘，
人人都扫得十分干净，
用不到我去修整。
请您们手划十字，
给魔鬼送去
无花果两只。
应该啐一口那个娼妇，
她使我们无所事事。
请永远不要离开，
这恰科纳舞舞厅。
曲调已经变更，
神圣的阿尔桂约，
变得更加美娇，
你是我新的灵感，
你愿助我一臂。

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在这儿活动一下肢体，
对身体大有裨益；
在这儿晃动一下四肢，
能消除人们的惰性。
跳舞的人笑逐颜开，
弹奏的人喜气洋洋，
观舞的人兴高采烈，
听音乐的人纵声大笑。
脚下倾泻着水银，
人们倾注着恋情。
母骡也举杯庆贺，
令它们的主人非常高兴。
轻捷明快的舞姿，
使老人恢复青春，
使那些美男倩女，
更增添了一份友情。
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那一位高贵的夫人，
曾多次跃跃欲试，
想跳欢快的萨拉班达舞，
还有贝萨梅舞和贝拉莫拉舞。
歌声通过教堂的门缝，
进入了每间禅房，

使那些虔诚的教徒，
心里难以平静，
那些爱跳舞的人，
遭到了教会的痛恨，
因为在教士们的眼中，
这是一种淫乱的行为。
这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那个混血种女人，
在美洲发了横财，
尽管有了某些名声，
却大肆亵渎了神灵，
比阿罗瓦还要起劲。
是她，引起了洗碗女工的嫉妒，
是她，引起了男仆们的痴情，
虽说那跳桑巴洛舞的人
长得异常英俊，
却难以般配她
这一朵出水芙蓉。

这恰科纳舞舞会，
能增加生活的情爱。

就在罗贝唱歌的同时，那些参加舞会的出租母骡的年轻人和女仆们尽情地跳着舞。他们的人数已达12人。就在罗贝唱着歌（他在歌中越来越多地谈到在歌词中被点到名的那些姑娘的事情）在这些跳舞的每个人的面前走过时，戴着面

罩站在一边看跳舞的许多人中间有一人说（他没有摘下面罩）：

“别唱了，你这个醉鬼！别唱了，你已烂醉如泥！快闭嘴吧，你这个脓包，你这个蹩脚诗人，你这个假乐师！”

接着，另一些人也接二连三地对他泼口大骂，对他大做鬼脸，罗贝没奈，只好停止演唱。就是这样，那些出租母骡的人还不肯饶过他。要不是店主出来打圆场，对他们用好言相劝，他们一定会吵个不休的。即使这样，那些小伙子还是在摇晃着拳头。这时，亏得来了几个衙门里的人，才算没有闹出事来。

舞会才散场，在人们的耳中传来一阵歌声。唱歌的人坐在塞维亚诺旅店对面的一块石头上。他唱得如此娓娓动听，音律又如此和谐，使人们不得不将他唱的歌从头听到尾。在这些听唱歌的人中，有一人听得特别仔细，他就是托马斯·佩德罗。他不但在专心地听歌曲，而且在仔细地听歌词，领会它的含意。这歌对他来说，犹如一道将他革除教籍的逐教令，震憾着他的心灵。这歌手唱的这首谣曲的内容是这样的：

你在何地？
你为什么不露脸，
你这个下了凡的天仙，
绝代的美姣娘？
你已上了九重天，
来到了情深义重的地方，
你携带了人间的全部美德，
第一个进入天堂，
来到了神圣的地方。

纯洁而透明的圣水，
让爱情之火冷却，
尔后又增热，
使之变得更为纯净。
你来到美丽的新苍穹，
在那里，两星合抚，
不用借助日光，
照亮了天空，
也照亮了大地。
你给人们带来了欢愉，
驱除了父亲的悲哀，
因其子胎死母腹。
你虽出身低微，
却比傲慢之辈，
显得更为高贵。
你如一张无形的细网，
将在战场建立赫赫战功
却又难免堕入情网的武士。
紧紧地圈在其中。
你如第四重天，
如第二个太阳，
在第一个烈日下山之际，
大地陷入黑暗之时，
你又放射出一片亮光。
你是庄严的使者，
言谈极富理智，
你就是不言不语，
也具有极大的说服力。

你从第二重天那儿，
取得了绝色美貌，
从第一重天这儿，
获得了明月般的光亮。
康斯坦莎，
你就是太阳，
你就是明月，
只是由于家境贫寒，
才处于不应有的境地。
你必将时来运转，
改变你不济的命运。
前程该由你自己定，
你应该改变自己
孤芳自赏的本性。
切莫落落寡欢，
应该随和合群。
小姐，你若能如此，
无论是高傲的贵族之女，
还是美丽的贫妇村姑，
都将对你羡慕不已。
我怀着对你一片诚意，
我的爱情忠贞不渝，
你若不愿离开家门，
我将前来迎娶你。

最后的几行歌词一唱完，便有两块半块砖头朝歌手飞来。幸好它们都落在歌手的脚边，若击中了他的脑袋，它恐怕就要分成两半了。

这可怜虫大吃一惊，立即朝山坡上狂奔而去，速度快得连狼犬也撵不上他。

歌手们和蝙蝠、猫头鹰一样，常常会遇到上面说到的那种厄运。所有听到那个遭砖头砸的歌手的歌声的人都认为他唱得很好，尤其是托马斯·佩德罗，他认为歌手的嗓音很好，谣曲也编得不错。不过，他希望使歌手唱这么多歌的姑娘不是康斯坦莎，而是另一个姑娘。然而，他还没有听到过一首这样的歌曲。

那个绰号叫巴拉巴斯的出租母骡的小伙子的看法则与托马斯·佩德罗大相径庭，他当时也在专心地倾听那歌手唱的歌。然而，他见到那歌手逃走后，便说：

“你就这么跑了，蠢才！你这个蹩脚诗人，让跳蚤吃掉你的眼睛吧！是哪个魔鬼让你对这个洗碗女工唱什么天呀地的，还叫她什么火星、月亮的？滚你的蛋吧，也让那些认为你唱得好的人滚蛋吧！对这个洗碗女工唱的歌应该僵硬得像芦笋，轻飘得像羽毛，苍白得像牛奶，却又像新教士那样刻板，像一头出租的母骡那样矫揉造作、桀骜不训，同时，又硬得像一团灰泥。只有这样，她才能听得懂，才会感到高兴。可这歌手却称她什么使者呀，什么网呀，又说什么高雅卑贱的，这压根儿不是在和洗碗女工说话，倒像是在给孩子说大道理。世界上确实有些诗人写的诗连魔鬼也看不懂。这个歌手唱的这首歌曲至少我是听不懂。如果连我巴拉巴斯也听不懂，那康斯坦莎还能听懂吗！她做得对。此时她还躺在床上呢。就连阿比西尼亚国王对她唱歌她也不会予以理会的。这个歌手不是法官儿子雇来的那些歌手。他们的人数不少，他们唱歌有时还能听得懂，可这个歌手，妈的，唱得真叫人心烦！”

听了巴拉巴斯这番话，人们都感到他骂得好，骂得对，

骂得心里痛快。

之后，人们就各自回房休息去了。人们刚刚睡下，罗贝就听到有人在急急地敲他们的房门。他们问是谁在敲门，对方轻声地回答说：

“我们是阿尔桂约和那个加利西亚女仆，快给我们开开门，我们都快给冻死了。”

“可现在还是大伏天呢。”

“别开玩笑了，罗贝，”加利西亚女仆说，“快起来给我们开门吧，我们俩都成了大公爵夫人了。”

“成了大公爵夫人还在这个时候来这儿？”罗贝说，“我不信。恰恰相反，我认为你们是巫婆，是两个女流氓，快滚开，否则，我就要……我起誓，你们若不走，我就起来拿我的腰刀捅你们的屁股，让你们变成虞美人花！”

她们发现对方情绪非常激动，说出来的话太出她们所料，便害怕再纠缠下去会触怒阿斯图利亚诺，这样会使她们的打算全部落空的。于是，她们只好伤心地自认倒霉地回到自己的床上。在离开房门前，阿尔桂约将嘴巴对着门上的锁孔说道：

“驴嘴品尝不出蜂蜜的甜味来！”

说完，她仿佛已说了一句名言，也好像替自己报了仇、雪了耻一般地却又有些伤心地回到她自己的床上，就如刚才已经说的那样。

罗贝听到她们已经走了，便对此时还醒着的托马斯·佩德罗说：

“喂，托马斯，您如让我和两个巨人格斗，或者同半打（或一打）狮子决一雌雄，我会比喝一杯葡萄酒还容易地战而胜之。可现在您要我和这个阿尔桂约真刀真枪地干……我可不允许自己堕入她的情网。您瞧这两个‘丹麦女郎’今晚想干

什么啊。天快亮了，天亮就好了。”

“朋友，我早对您说过，”托马斯说，“您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您既可以去朝您的‘圣’，也可以买一只毛驴当您的驮水工，就像您决定干的那样。”

“我决定去卖水，”罗贝说，“现在离天明还有一点儿时间，我们再睡一会儿吧。我的脑袋发胀，实在不想和您说下去了。”

他们睡了一会儿，天就亮了，他俩便起了床。托马斯去给喂牲口的人分发大麦去了，罗贝则到牲口市场上(市场离旅店不远)买了一头很好的毛驴。

午休的时候，托马斯突然心血来潮，利用人们在睡午觉的这一宁静的时刻，写了几首情诗。这些诗就写在记帐本上，他打算以后在别的纸上加以誊清，然后，再将写上这几首诗的几页帐本撕去。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做，便离开了旅店，将帐本放在大麦仓库一张书桌的抽屉里。店主来到大麦仓库，拿起帐本，打算看看帐目，结果，发现了托马斯写的情诗。他读了后，感到又惊奇，又纳闷。他拿了这几首诗去找他的妻子。她还没有来得及看这几首诗，店主便又叫来了康斯坦莎。他非常诚恳地但同时也带有某种威胁性的语气问她，那个叫托马斯·佩德罗的管大麦的伙计是不是对她说了一些奉承话，有没有说过一些出格的言论，有没有对她表示过好感。康斯坦莎起誓说，他不仅没有对她说过出格的言论，甚至连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过呢，就连眼神也没有对她表露过。店主和老板娘都相信她说的话，因为平时有什么话问她，她总是说的真话。

康斯坦莎走后，店主对他妻子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来看待这件事。不过，太太，你应该明白，托马斯在大麦帐本上写了这几首小诗，我总觉得他

好像爱上了康斯坦莎了。”

“让我来看看这几首诗吧，”店主妻子说，“我能看出点名堂来。”

“你一定能看出点名堂来，”丈夫说，“因为你是诗人，你能领会诗中的含意。”

“我可不是诗人，”妻子说，“不过，你知道，我理解力很强，我还能用拉丁文背诵经文呢。”

“你背诵经文还是用西班牙文好。我已对你说过，你伯父是个神父，用拉丁文念起经文来错误百出，听起来毫无意义。”

“这是你侄女对我射出的一支利箭。她见我每天手拿拉丁经文进行背诵，便嫉妒得很。”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店主说。“你仔细听着，我来念念这几首小诗：

谁能赢得幸福的爱情？
　　是沉默寡言的人。
怎样才能在爱的崎岖小道上攀登？
　　需要沉着和坚定。
如何才能获得爱的欢愉？
　　要执著，要顽强。
只有这样，
　　幸福才能光临。
我的心灵既执著又坚定，
尽管我未用言语阐明。

如何才能增进情意？
　　多帮助，多关切。

为什么爱情会遭到伤害？
　　辱骂和指责。
蔑视对方能使感情加深？
　　反会葬送爱情。
我的爱情会得到永生，
　　因为我从不辱骂，
　　更不轻视他人，
　　我是出于一片深情。

一个绝望的人在等待什么？
　　永久的死亡。
死去能不再感到绝望？
　　只能减轻一半。
那么，死亡是件好事？
　　倒不如活着受罪。
因为人们常常这样说，
　　暴风雨过去后，
　　接踵而来的
　　是风平浪静。
这完全符合真情。

我将坦露自己的情爱？
　　这要看有无机会。
如果永无时机，
　　我也要坦露心迹，
　　但死亡将同时降临。

康斯坦莎，

当你怀着纯洁的信念和愿望
了解了这一情况，
但愿你将眼泪
变成微笑。

“还有吗？”老板娘问道。

“没有了，”丈夫回答说，“你觉得这几首诗怎么样？”

“我以为，”她说，“先得查清楚这是不是托马斯写的诗。”

“这点不必有什么疑问了，”丈夫说，“因为大麦帐单上的字迹和这几首诗的笔迹完全相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请注意，丈夫，”老板娘说，“在我看来，既然诗中提到了康斯坦莎，因而，可以认为这诗是写给她的，但我们不应该仿佛亲眼看到他写的那样一口咬定这诗是他写的。再说，除了我们家的这个康斯坦莎外，这世界上还有不少康斯坦莎呢。另外，即使这诗是写给她的，也没有任何诋毁她的意思，更没有对她提出任何非分的要求。我们还是观察观察吧，同时，再提醒一下这姑娘。他若真的爱上了她，一定还会继续写诗的，而且还会设法将诗交给她。”

“我们这就将他赶走，可免去这些麻烦事儿，”丈夫说，“这样不更好么？”

“这还不是你一句话么，”老板娘说，“不过，根据你过去说的情况，这小伙子办事挺麻利的，为这么一件事将他辞退，也于心不忍啊。”

“那好，”丈夫说，“我们都留点神，就像你说的那样，时间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的。”

夫妇俩就这样决定了。之后，店主又将那帐本放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

托马斯一回来便赶紧找他的那个帐本。找到后，他心里

才平静下来。他找来一张白纸将那几首诗誊清后，便撕下了帐本上那几页纸，并准备一有机会，就向康斯坦莎表述自己的心愿。由于她平时非常谨小慎微，非常稳重，根本不让他有机会和她交谈，连看上她一眼的机会也不多。还由于旅店里人多，耳目多，更难找到机会与她进行接触。为此，这个可怜的情郎急得不得了。

一天，康斯坦莎从房间里出来，头巾裹住了她的双颊。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将脸颊给遮起来。她说牙齿痛得厉害。这时，站在一边的托马斯突然灵机一动，心生一计。他说：

“康斯坦莎小姐，我给您一个咒语，准备写在纸上，您只要念上两遍，便可以立即消除牙痛。”

“那快给我吧，”康斯坦莎说，“我马上念，因为我认识字。”

“不过，有一个条件，”托马斯说，“您不能给任何人看。我非常尊敬您，此事如让别人知道，大伙儿会瞧不起您的。”

“我保证不让别人看，托马斯，”康斯坦莎说，“请快把咒语交给我吧，我都快疼死了。”

“我还得先把它给写下来，”托马斯说，“写好后再交给您。”

这是托马斯在旅店里整整过了24天时间后与康斯坦莎进行的第一次交谈。

托马斯回到房间里，写好了“咒语”，放在一个不会让任何人看见却又能让康斯坦莎见到的地方。这时，她颇感兴趣地非常虔诚地走进了客房，房内只有她一人。她拿起那张纸片，摊开一看，上面写着：

“我心爱的小姐，我原本是布尔戈斯的一个绅士。待家父百年后，我将获得年收益6000杜卡多金币的遗产。仰慕小姐的大名——小姐的美貌早已传遍四方，为一睹芳容，我离开

故乡，乔装打扮，身穿目前您见到的衣衫，受雇于我们的店主。小姐为人一向谨慎、诚实。若不相信我的真实身份，可以对我进行考验。一俟您相信我说的话都是实情，您会喜欢我的，我愿作您的丈夫。那时，我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只是眼下我请求您不要将我对您的纯洁的情意告诉他人。此事如让店主知晓，必会将我逐出店门，迫使我离您而去，这将无异于将我判处死刑。请您让我像现在这样，能天天见到您，一直到您相信我的真实身份，到您认为，像我这样仅仅犯了一个崇拜您的'错误'的人是不应该受到不能再见您的面这样的严厉处分时为止。您可以背着许许多多盯着您的人，用您的目光来回答我向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若见到您怒目而视，便会痛不欲生；若见到您眼露喜色，我便会得到新生了。”

托马斯估计康斯坦莎已进客房内看那张纸上写的信了，不禁紧张得心怦怦地直跳，他像个犯人一样在等候着判决：是死刑还是将获得新生。

康斯坦莎走出客房，她的模样是如此俊俏，这时虽用头巾裹着脸，仍显得无比的美。如果说，一个人遇到了某种意外的喜事更能增添美色的话，那么，康斯坦莎这次读到了托马斯的这封她压根儿也想不到会写给她的信，吃了一惊，同时却显得更娇美动人了。她手上拿着已撕成碎片的那封信，对紧张得几乎连站也站不住的托马斯说：

“托马斯兄弟，您这个咒语不像是经文，倒像是巫术和谎言，因此，我既不信它，也不打算念它，我已将它给撕了，免得让别人见了，也像我这样轻信它。我请您再学点儿更有效的咒语吧，这个咒语不管用。”

说完，她便走到女主人的房间里去了。托马斯一时给惊呆了。不过，这时他总算得到一点儿安慰，因为康斯坦莎没

有将他的秘密给泄漏出去，也就是说，看样子她是不会去报告店主的，因而，他至少还没有处于被逐出店门的危险。他认为，万事开头难，要干一件大事，开始时遇到许多挫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这时，阿斯图里亚诺正在牲口市场上买毛驴。那儿毛驴倒是不少，就是没有一头能看得上的。这时，一个吉卜赛男人态度十分殷勤地过来对他说，他有一头毛驴，奔跑起来十分轻捷。但他仍未看中，因为此驴腿脚虽利索，但身子骨却十分单薄，并不像罗贝想买的那种体大膘肥的驴子。

这时，又有一个小伙子来到他身边，对他说：

“漂亮的小伙子，您如果想买一头用来卖水的牲口，我在这儿附近的牧场上有一头毛驴，这是全城最好最大的驴子。我劝您别买吉卜赛人的驴子，他们的毛驴表面看，又好又壮实，其实都是假的，全身都是病。您若想买一头对您合适的毛驴，请随我来，但请别声张。”

阿斯图利亚诺相信了他的话，对他说，请他带自己去看看那头他如此称道的毛驴。于是，他俩便并肩来到了御果园边。在一口水塘边的背阴处，他见到了许多卖水的人在那儿休息，他们的毛驴在旁边的草地上吃草。那个卖毛驴的人便将那头毛驴指给他看。阿斯图利亚诺一见这毛驴，惊得眼都瞪大了。原来这头被卖主如此夸奖的毛驴的确长得十分强壮，比起那儿所有的毛驴都跑得快，吃得多。

买卖双方达成了协议，由在场的几个卖水的人作中间人，阿斯图利亚诺同意给对方16个杜卡多，作为购买毛驴的费用和其他的附加费用。他取出16枚金币，付了款。在场的人都祝贺他买到了一头好驴，并祝贺他当上了卖水工。他们还让他确信，他确实买到了一头好毛驴，因为毛驴原来的那个主人用这头毛驴平平安安地(既未受伤，更没有跌死)卖了一年

的水，不但养活了自己和这头毛驴，还替自己买了两套衣服，最后还获得了十几枚金币的卖驴钱。他打算拿这笔钱回到自己的故乡成亲，因为他已与自己的一家远房亲戚的女儿订了婚。

当时在场的除了替出售毛驴作中间人的那几个人外，还有4个卖水的人在玩牌赌钱。他们都席地而坐，脱下自己的斗篷作牌桌。阿斯图利亚诺便站在那儿看他们玩牌。看他们的样子，不像是卖水的，倒像是些老赌徒，因为他们每个人的面前都放着一堆钱币，有铜钱、也有银币，每人足足有100多个雷阿尔。其中一人如拿到好牌，便将这100多个雷阿尔全都押上了。如没有人敢与他比牌，他就将“牌桌”上的钱全都席卷而去。最后，其中的 2 人输个精光，站起身来走了。那个刚才卖了毛驴的人见了，便说，若换个方式玩牌，他就参加，因为他不喜欢用这种方式玩牌。

阿斯图利亚诺原是制糖作坊老板的儿子。见到这个场面，他也不想作个旁观者，说他也参加。于是，他俩便坐了下来。没有玩多久，他身上仅有的这 6 枚金币全都输光了。他发现自己已身无分文，但还想赌。他问他能不能拿他的这条毛驴作赌注，赌徒们同意他这样做，他便押上四分之一头毛驴。他的手气实在太糟了，一连输了4次，就把整头毛驴给输掉了。赢了他的就是那个卖毛驴给他的人。那人站起身来，就要去牵毛驴。这时，阿斯图利亚诺便说，他刚才只输了毛驴的四个四分之一，还剩下驴子的一条尾巴。这驴尾巴可得给他留下。

他这个要求引起了在场人们的哄堂大笑。在场的有个律师，他说阿斯图利亚诺的这个要求没有道理，因为人们不管是卖羊羔还是卖别的什么牲口，总是连尾巴一起出售的，谁也不会割下尾巴留给自己的。

罗贝反驳说，贝尔贝利亚屠宰场的羊羔一般就有五个四分之一，这第五个四分之一就是尾巴。每当这种羊羔被切割出售时，其尾巴的价值与羊的胴体的任何四分之一部分的价值相仿。至于人们平时卖活羊时没有将尾巴割下，那是人们有意相让，但他那只毛驴可不是卖掉的，是输掉的，而他从来没有想把尾巴也给输掉。因此，他希望对方取走从毛驴的脑袋起，沿着脊梁骨直到臀部这整个属于他的那一部分后，将尾巴留给他。

“如果照您这么说，将毛驴的尾巴给了你，”有人说，“那毛驴就不成毛驴了。”

“我就是要这样，”罗贝说，“快把尾巴交给我，否则，休想牵走我的毛驴，即使世界上所有卖水的人都来这儿，我也不怕。你们别以为人多势众可以欺侮我。我虽然只有孤身一人，但动起武来，我就会判若两人。我可以在转眼间将一柄利刃插进你的肚子里，你还不知是谁干的，刀是从哪儿插进来的，也不明白是怎么插进肚里的。另外，我还要告诉你，我可不能赊欠，也不能分期付款，我要一次付清，要从这头毛驴上割下的尾巴。”

无论是那个赢了钱的人还是在场的人都认为，若动起武来，可是件要不得的事，因为从外表看：阿斯图利亚诺可是个武艺高强的人，他不会让他们占便宜的。阿斯图利亚诺这个人在金枪鱼渔场混惯了，平常就喜欢打打闹闹的，此时将帽子往地上一扔，从披风里抽出一柄短刀，摆出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令所有在场的卖水工都望而生畏。最后，还是其中的一个卖水工出来打圆场。在他的调停下，双方同意再玩一次牌，将驴尾巴抵作四分之一只毛驴，谁得了四张同花牌，谁就赢了。这次罗贝赢了。又玩了一次，他又赢了，接连玩了三次，那卖驴人就把毛驴输还给罗贝了。他还想赌钱

罗贝不干了，但禁不住对方死死地纠缠。罗贝没奈，只好又赌上了。这会儿他运气好得很，三下五除二将这个准备回去作新郎的人的钱连一个子儿也不剩地全都赢过来了，急得此人趴在地上，用脑袋撞着地面，痛哭不已。

罗贝原本是个生性豪爽慷慨大方的人。见到这种情景，他便觉得可怜，一手将那人从地上扶起，并把从他那儿赢来的16枚金币的驴钱如数退还给他，还将自己身上带的那几枚金币散发给在场的人。见到他如此大方，大家都愣住了。他要是处在蒂莫兰① 的那个时代，他们一定会推举他当卖水工的国王了。

罗贝便在众多的卖水工的簇拥下，回到城里，对托马斯述说了事情的经过，托马斯也向他通报了他自己新近的情况。不久，无论是在饭庄酒楼，还是在地痞流氓聚集的地方，人们都在谈论赌毛驴的这件事情。大伙儿都知道罗贝如何不让卖驴人将驴尾巴带走，都知道他如何勇武，如何慷慨大方。然而，这些地痞流氓生来就喜欢说人家的坏话。罗贝的勇武，他的慷慨大方，他的种种好的方面很快被人们弃诸脑后，只记得有关驴尾巴的事情了。因而，罗贝回城才两天，出去驮水时，便有许多人指着他说："他是个驴尾巴卖水工。"这件事情传到了孩子们的耳中，他们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没有等他走进某一条街，便有许多孩子从四面八方对他大声地嚷道："阿斯图利亚诺，给我一根驴尾巴！给我一根驴尾巴，阿斯图利亚诺！"

听到这么多人在他周围狂呼滥叫，开始时，罗贝只保持沉默，认为只要他对他们置之不理，这些孩子就不会对他无礼了。谁知效果适得其反，他越是不吭声，这些小家伙叫得

---

① 鞑靼国王。出身贫寒，因作战勇敢，被推举为王。

越凶。于是，他决定改变策略，开始对他们发起火来。他从毛驴上跳下来，拿着棍子在后面追打他们。谁知这样做也不行，反而是火上浇油——他赶走了一批孩子，立即在另外的地方出来两批、四批，甚至几十批、几百批。一句话，孩子们向他要尾巴要得更起劲了。

最后，他决定离开现在住着的这个旅店，住到另一个旅店去。这样做，他还可以躲开阿尔桂约的纠缠。他打算在那儿一直待到孩子们忘记了向他要驴尾巴时为止。

他在新搬进的这家旅店里一直整整待了 6 天。白天一直是足不出户，只有在晚上到托马斯那儿去看看，询问他目前的情况。托马斯告诉他，自从上次他将那封信让康斯坦莎看了后，他一直未能和她交谈片言只语。他认为，她比过去更加谨小慎微了。每当他想上去和她攀谈几句，她便来个先发制人，未等他走近她的身边，便说："托马斯，我现在什么也不疼，不需要听您的言语，也不需要您的咒语。别开口了，否则，我会去宗教法庭控告您。"然而，她说这番话时，脸上并没有怒容，也没有任何不高兴的表示。罗贝也向托马斯叙述了自己为什么急于搬家的原因：是那些孩子们成天向他要驴尾巴，迫得他这样做。托马斯便劝他不要离开旅店，至少是不应该骑着毛驴出门。万一要出门，也得走行人不多的街道，或者是偏僻一些的小路。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他就只好改变他的职业了。这是促使他们不再向他提出这种无礼要求的最后一步棋了。罗贝问他，那个加利西亚女仆是不是还来纠缠他？托马斯说，没有，不过，她常常从旅店的餐室里偷点好吃的送给他，企图以此博得他的好感。和托马斯说完话，罗贝就回到了他自己的旅店里。他决心至少在未来的 6 天时间里，不骑毛驴出门去。

大约在夜里11时许，旅店里出其不意地进来一些法院里

的人。接着，法官也进来了。主人见了，大吃一惊，旅客们也十分慌乱，因为衙门里的人一来，就像出现了扫帚星一样，不是给人们带来恐惧，就是带来不幸。这次法警们的突然出现，就是平时不干亏心事的人也会感到心惊肉跳的。那法官一进会客室，就叫来了店主。后者抖抖索索地来到法官的面前，心里不知他这次来想干什么。法官见他来了，便板着面孔，问道：

“您是店主么？”

“是的，老爷，”店主回答说，“听候您的吩咐。”

法官叫在场的所有其他人离开会客室，让他单独与店主谈谈。在场的其他人出去后，法官便对店主说：

“店主，这旅店有多少勤杂人员？”

“老爷，”店主回答说，“敝店有两名加利西亚籍女仆，还有女主人。另外，还有一个专管分发大麦和草料的伙计。”

“就只有这么几个？”法官问道。

“是的，老爷。”

“那么，请您告诉我，店主，”法官说，“那个人们称为‘尊贵的洗碗女工’现在在哪里？人们说，她就在这儿干活，她长得非常好看。我还听说，我儿子堂佩里基托爱上了她，几乎每天夜里都来这儿唱歌。有这回事么？”

“老爷，”店主回答说，“人们说的这个尊贵的洗碗女工确实是在敝店。但她不是我雇的女仆，却又不能不说是我的女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您怎么说，这个洗碗女工不是您的女仆，却又说她不能不说是您的女仆？”

“是我没有把话说清楚，”店主说，“老爷您若允许我把话说明白，我将告诉您这个中的原因。这件事我从未对别人说过。”

“我先不想听您讲这‘个中的原因’，我想先见见这个洗碗女工，您将她叫来这儿，”法官说。

店主将脑袋伸出门外，大声地说：

“你听到了吗，太太？快叫康斯坦莎到这儿来一下。”

老板娘听说法官叫康斯坦莎去，心里慌了，手也发起抖来，说道：

“啊，真倒霉，法官叫康斯坦莎去，想单独见她！事情真糟糕，这女孩子长得太漂亮了，把这些男人都给迷住了。”

康斯坦莎听了她的话，说道：

“太太，别担心，我这就去看看这法官想干些什么。若发生了什么事，您可以肯定，我不会给您丢脸的。”

说完，她没有等法官再次派人来叫，便手拿一柄点燃着蜡烛的银烛台，羞羞答答地来到法官所在的地方。

法官见她来了，便命店主关上客厅的门。关上门后，法官便站起身来，拿过康斯坦莎手上拿的烛台，将灯光先对着她的脸照着，然后，又自上而下地照着。由于康斯坦莎心里有点害怕、羞惭，脸上泛起了红晕，这使她显得更加端庄、秀丽、妩媚动人，法官觉得她仿佛是仙女下了凡一般。细细地端详了一番后，法官说：

“店主，这姑娘可是粒明珠啊，不能让她埋没在这个旅店里。我儿子堂佩里基托真有头脑，他做得对。我说，姑娘，您不但是‘尊贵的’，而且应该说‘非常尊贵的’。然而，这个形容词不应该冠于‘洗碗女工’之前，应该放在公爵夫人前面才对。”

“其实她并不是‘洗碗女工’，老爷，”店主说，“她在敝店里负责保管钱柜(多亏上帝保佑，也多亏旅客的光顾，敝店赚了一些钱财)的钥匙。”

“尽管这样，”法官说，“我还是认为，店主，让这姑娘待在

这小小的客栈里是不合适的。她是您的亲戚么?”

“她既不是我的亲戚，也不是我的女仆。老爷您若想了解她究竟是什么人，让她走后，我来告诉您。您听了后，不但会觉得高兴，还会觉得敬佩。”

“那好，我愿洗耳恭听，”法官说，“请康斯坦莎离开这儿。同时，我像她的生身父亲那样向她保证，像她这样美貌、诚实的姑娘，定能使见到她的任何男人自愿为她效劳的。”

康斯坦莎没有答言，只是小心翼翼地向法官深深地施了一礼，便退出客厅。见到女主人焦急地等候着她，急于想从她口中了解这法官想从她身上打什么主意。她便将刚才发生的情况述说了一遍，并说店主还留在客厅里，打算跟法官讲一桩什么事情，连她也不让听。老板娘这时又紧张起来，她一直在进行祈祷，直到法官走出旅店，她丈夫来到了她身边，她才停止。我们再回过头来说说这店主，他这时正在和法官说话，他说：

“老爷，据我算来，距今15年零1个月又4天的一天，有一位身穿朝圣者苦行衣的夫人，坐着一顶驼轿①，跟随着4名骑着马的仆从和两名女管家，还有一名使女(她们均坐在马车里)，来到敝店。另外，还有两匹骡子，驮着各种床上用品和食品。从其豪华的行装看，这个女朝圣者一定是位大户人家的夫人。尽管她的年龄已40开外，但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照人。她身染疾病，脸无血色。到这儿后，已精疲力尽，她便命人立即给自己安排房间就寝。当时她的仆人就住在这间客房里。她问我，城里有没有名医。我说，德拉富恩特大夫是个名医，她立即派人去请这位大夫。不久，大夫就来了。她单独地和大夫说了说自己病情。大夫听了后，便命

---

① 与我国的轿子相仿，只是抬轿的不是轿夫，是两匹马。

人找了一个安静的没有任何声音的房间，给这位夫人安息，她就睡在这楼上靠边的那间房间里，我们尽可能给她创造医生要求的舒适的条件。4个仆人都不进夫人的卧室，只留下两个女管家和那个使女服侍夫人。我和妻子问这几个仆人，这位夫人到底是什么人，叫什么姓名，从哪儿来，到何处去，她是不是已结了婚，还是遗孀，还是老姑娘。我还问他们，她为什么要穿这身朝圣者的苦行衣。经过我们反复的询问，仆人才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说这位夫人是旧卡斯蒂利亚地区一户大户人家的太太，是个寡妇，家中没有子嗣。几个月前她得了病，得的是水肿病。她早就说要去朝拜瓜德罗普圣母的，因此，穿了这身苦行衣来到这儿。说起她的姓名，仆人说，夫人早有吩咐，他们只叫她朝圣者夫人。当时我们就仅知道这些情况。这位朝圣者夫人在敝店住了3天后，两名女管家中的一个来叫我太太。我们去了，房门关得紧紧的。这位夫人当着女仆们的面，眼泪汪汪地对我们说了下面一番话：

“‘先生、太太，苍天可以作证，我原本是无辜的。我自己也不知为什么会落到这个境地。我已有身孕，而且，孩子即将临盆，因为我只觉得肚痛一阵紧似一阵。跟我来此地的这些男仆没有一人知道我目前的窘境。对这几个女仆我既不可能也不想向她们隐瞒实情。为了逃避本地某些用心险恶的人，我离开了故乡，想去朝拜瓜德罗普圣母。也许是圣母的旨意，要我在贵店分娩，现在务请您们帮我这个忙，而且还要请你们严守秘密，因为我的名誉就操在您们的手里了。您们给我的大恩（我认为这是大恩）如果得不到我期望给予您们的优厚的报偿，至少也能得到我对您们的衷心的感谢。眼下我想先给您们这个袋子里的200枚金币，权表谢意。’

“说完，她便从枕头下取出一个绿色的镶金针线包，将

它放在我妻子的手中。她为人单纯，未经细细思考(因为她当时已愣住了)便接过那个包，既没有说一声谢谢，也没有说任何客气话。我记得我当时说，没有必要给我们什么报偿，我们可不是为图好处才行好事的人。她又接着说下去：

“‘朋友们，还得请您们尽快设法将孩子送到一个地方去，同时，还要对接受孩子的那户人家编个理由，说明情况。眼下先在城里找一户人家，过一些时候，再将孩子带到乡下去。至于以后该怎么办，就听我主上帝明示了。我想待我去瓜德罗普朝圣回来，我会知道该怎么办的，因为我还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考虑，选择最合适的做法。我不需要也不想要接生婆，因为我已生过几胎。以往分娩，有这几个女仆帮忙就可以了。这样，也可以少让一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这位可怜的女朝圣者说到这儿，便泪流满面。我妻子这时头脑已清醒一些了，便百般对她进行安慰。我这时就出门去找一家能接受孩子的人家。大约在当天夜里12时到1时许，正当全旅店的人沉沉入梦的时候，这位夫人分娩了，生了个女孩。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漂亮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老爷您刚才见到的这个姑娘。母亲在分娩时没有喊一声痛，孩子临盆时也没有啼哭。总之，周围寂静得出奇，这有利于为这件事情保守机密。产妇在床上躺了6天，在这期间，医生天天来给她‘看病’，这当然不是由于她当初已对医生说自己有了病。另外，医生开的药也只是做做样子，从不服用。这一切都只是为了瞒骗那几个男仆。

“这些情况都是在她康复后亲口对我说的，8天后，她便从床上起来，还是装扮成那个大肚子，只是这次是假的了。

“她去朝了圣，20天后，她回来了，完全变了样，因为她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将那大肚子去掉了。她回来时，那女孩子已以我侄女的名义，寄养在离此地两西班牙里的乡下了。

在行洗礼时，给她取名叫康斯坦莎(这是她母亲吩咐过的)。她母亲对我的安排很满意，临行时她赠我一根金链，这根金链至今我仍收藏着。她从这根金链上取下一小截，说将来有人来凭这一小截项链领孩子。另外，她还给我割下一截羊皮纸。在这张羊皮纸的正反两面都写了字，现在割下了一截，纸上写的话就被分成两部分，读起来就没有意义了，只有将两片羊皮纸合成一起，才能读出意思来。因此，这种羊皮纸常常用来传达隐情。我身藏那条金项链，一直等待着有人拿那一小截项链来认领这女孩子，因为那位夫人走时曾答应两年后派人来领孩子的。同时还嘱托我，不要娇惯这孩子，要从小就让她干活，就像个农村孩子一样。另外，她还说，万一她无法很快派人来要孩子，孩子长大懂事后，我也不能将她当年出生的情况告诉她。最后，这位夫人还请我原谅她，她未能告诉我她的姓名，她的身份，她说这些情况以后有机会再告诉我。她又给了我400枚金 币，并眼噙 热泪，对我妻子拥抱了一下就走了。她稳重的为人，她的勇气和她的美貌都让我们敬佩不已。康斯坦莎在乡下寄养了两年后，我便将她抱回家来，由我家自己抚养，平时我总是遵照她母亲的嘱咐，让她穿粗布衣服。迄今我已等候了15年零1个月又4天了，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人来认领。我已失去了信心。如果今年仍没有人来认领她，我就认她为自己的女儿，让她继承我的遗产了。感谢上帝，我有6000枚金币的财产。

“法官老爷，我该说的都说了，现 在就 差一点没有对您说，——我不知有没有可能再跟您谈谈康斯坦莎的仁慈的性格和优良的品德。首先，她对圣母一片虔诚，她每月进行一次忏悔，领授一次圣餐；她能读能写，还织一手好花边，是托莱多最优秀的织花边女工；她能歌善舞，宛若天使；她还非常诚实，在这方面谁也比不上她。至于她的相貌，您已亲

眼见到过了。贵公子堂佩德罗①还 从来没有和她交谈过呢。虽说他常常在门外对她唱歌，她从来也没有仔细听过。许多公子、少爷，有的还属名门贵族，来到敝店后，都很想见她一面。有的在这儿住了许多时日。但我很清楚，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单独或在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和她谈上只言片语的。老爷，这就是这个'尊贵的洗碗女工'(其实她并不洗碗)的全部经历，我说的句句都是真话。”

店主说完后，法官过了好长时间，还没有说话，因为刚才店主说的这件事太使他吃惊了。后来，他开口了，他叫店主将那根项链和那半张羊皮纸拿来给他看。店主拿来后，他见到这项链的确只有大半截，那羊皮纸上写了几行字，但并不完整，只有将另外半张羊皮纸拿来拼上，才能读出其意思来，法官觉得这个办法非常稳妥可靠。从这位夫人将这么贵重的项链交给店主的情况看来，他认为这位朝圣的夫人一定十分富有。这时，他突然想到要让这位漂亮的姑娘离开旅店，给她找一个恰当的修道院，让她住进去。不过，眼下他没有说出这个打算，他只是带走了那半张羊皮纸，同时，对店主说，万一有人来认领康斯坦莎，请店主暂时不要拿出项链给对方看，请他将这个消息先告诉法官，并告诉他来人的情况。说完这些，法官便告辞走了，心里觉得，这无与伦比美丽的“尊贵的洗碗女工”的经历太奇特了。

托马斯听说法官来了，后来，又听说他叫去了康斯坦莎，接着，店主又与法官谈了好一会儿话，这使他十分忐忑不安，头脑里开始胡思乱想，思绪万千，却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见到法官走了，康斯坦莎还留在旅店里，他终于松了一口气，情绪也开始稳定下来。他不敢去向店主打听法官这次来访的

---

①即堂佩里基托，这是堂佩德罗的昵称。

用意，店主除了自己的妻子外，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有关法官这次来访的情况，他妻子听了，也终于放下心来，感谢上帝，使他们摆脱了这场灾难。

翌日下午一时许，有两位年迈的颇有身份的绅士带着4个骑马的随从来到旅店，走在前面的那位绅士问一个伙计，这旅店是不是塞维亚诺旅店，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们就一起走了进去。那4个仆从先跳下马来，然后，又扶那两位老者下马。由此可见，这两位老者是这6人中的主人。和平时一样，康斯坦莎大大方方地出来接待客人。其中的一个老者一见到她，便对另一个老人说：

“堂胡安先生，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要找的人。”

准备给这几匹新来的马匹送草料的托马斯立即认出了他父亲的两个仆从，接着又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和卡里亚索的父亲这两位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们的到来，他觉得异常惊奇，原先他总以为他们会去金枪鱼渔场寻找他和卡里亚索的，因为总会有人告诉他们，他俩就在那儿，然而，他眼下穿着这身衣服不敢过去相认。他只好横下一条心，以手掩面，很快地从他们面前走过。他去找康斯坦莎，这次他交了好运，见到她一个人待在那儿。他生怕对方不让自己把话说完，便急速地结结巴巴地说了下面一番话。

“康斯坦莎，在刚到这儿的两位老年绅士中，有一个是家父，就是人们叫他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的那一位，你可以去问问他的仆人，这位老先生是不是有一个叫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的儿子，这就是我本人。由此，您可以弄清，我有关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话完全是真的。现在我暂时要告辞走了，等他们走了后我再回来。”。

康斯坦莎没有答话，托马斯也没有让她来得及答话，就回过头去，就像进来时那样，以手掩面出门去了。他去向卡

里亚索报告他们父亲来这儿这个消息去了。这时，有个旅客大声呼唤托马斯，向他要大麦喂牲口，由于他不在，便自己拿了些大麦给马吃。就在这同时，那两个老者中的一个将两个加利西亚女仆中的一人叫到一边，问她那位他们见到的俊俏姑娘叫什么名字，她是店主的女儿，还是他的亲戚，还是老板娘。

那加利西亚女仆回答说：

“这姑娘叫康斯坦莎，她既不是店主的亲戚，也不是老板娘，连我也弄不清她到底是他的什么人，我真恨不得她得瘟病死掉，我总觉得她压得我们两个女工连话也说得不多了。说真的，我们的面孔是长得不怎么好看，可这儿每次来客人，总要问这漂亮的姑娘是谁？一见到她，都说，‘真漂亮，长得真够俊的’；‘我确信她长得不赖，也算是我有眼福，’但一见到我们，就说，‘瞧你这副模样，长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这么说，”绅士说，“一定有许多旅客对她大献殷勤喽。”

“可多着呢，”加利西亚女仆说，“这姑娘长得也太俊了。可她连看一眼也不让别人看似的，像只刺猬一样，成天缩着身子，躲在房间里念圣母经。总之，她每天不是干活，就是作祈祷。我女主人说，她从来不多嘴，老实极了。”

绅士听了加利西亚女仆的话，高兴极了。还没有来得及让人给他摘下马刺，他便叫来了店主，与他走到旁边的那间房子里，说道：

“店主先生，我来此地，想向您要一件我的‘珍宝’，这是若干年前寄存在您这儿的。为此，我带来了1000枚金币，还有这一截项链和这半张羊皮纸。”

说完，他便拿出了刚才说的这几样东西。

店主立即认出了这半张羊皮纸。他异常愉快地接过这

1000枚金币，说道：

“先生，您要的这件‘珍宝’就在敝店，只是那另一半张羊皮纸和那大半截项链不在我身边，我想您一定希望我拿出来作证吧。那我得请求您耐心地等待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店主立即去法官家，对法官说他家来了两个绅士，要领回康斯坦莎。

法官才用完饭。他很想了解这故事的结局，便立即带着那另外半张羊皮纸，骑马来到塞维亚诺旅店。他一见到这两个绅士，便张开双臂，拥抱了其中的一人，说道：

“我的天哪，您们来得正是时候，堂胡安·阿文达涅先生，我的表兄！”

那绅士也拥抱了他，说道：

“毫无疑问，我们是不虚此行了。表弟，见到您身体康健，非常愉快。表弟，快拥抱这位先生吧，他就是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先生，是一位名绅，也是我的挚友。”

“我认识堂迭哥先生，”法官说，“我愿为他效劳。”

说完，两人拥抱了一下，并说了许多客气话。然后，众人走进旅店的客厅。店主已独自一人在那里等候他们了。他已拿来了那大半截项链，说道：

“法官老爷已经知道您们此行的目的，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先生，请您取出另一小截项链，请法官先生取出那半截羊皮纸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对得上号。多少年来，我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如此说来，”堂迭哥说，“我们就没有必要向法官先生讲明我们此行的目的了。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店主先生可能已对您说了吧。”

“跟我说了一点儿，不过，我还有许多情况不明白。羊

皮纸就在这里。”

这时，堂迭哥取出了另一截羊皮纸，两半截羊皮纸合拢，珠联璧合，天衣无缝。上面写的文字的意思是：这就是真正的证据。继而，他们又将两截项链合在一起，结果表明确实是原来的两半截。

“证据已核对无误，”法官 说，“现在 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这美貌绝伦的姑娘的父母究竟是谁。”

“这孩子的父亲就是我，”堂迭哥 说，“她的母 亲已不在人世。她生前是个非常富有的女人，我只配给她当个仆人。当年她虽隐名埋姓，但她的名声很大，人们没有因她犯了这样的过错而责怪她。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这姑娘的母亲原本是一位巨绅的遗孀。丈夫死后，她就隐居在乡下，和她的仆役们一起平平静静地过日子。她为人十分稳重、诚实。也活该是命运如此吧，有一天我去打猎，走到她隐居的那个村庄的村边，我就想进村去见见她。这时，正是午休时间，我来到了那座‘城堡’(她家的房子很大，堪称城堡)，将坐骑交付仆人照看，自己便走上楼去，未遇见任何人，就进入她的卧室，发现她正在一张上了黑漆的卧榻上睡午觉。她的模样太美了。此时周围一片寂静，房间内又只有她一人，这激起了我大胆地占有她的欲望。我便未加任何思索地关上了房门，来到她身边，将她叫醒后，便对 她说：‘尊敬 的夫人，请别声张。您若呼叫，便会让人们获悉您的不贞。我这次进来没有任何人看见。也许是我走运，您的仆役竟然个个都已进入梦乡，您若呼叫，仆役们定会赶来。他们的到来不但会使我的性命不保，而且您的名声也会成问题，因为我若被他们杀死，也是死在您的怀抱里的。’她虽进行反抗、挣扎，但还是被我强制占有。此时她已精疲力尽，茫茫然不知何措、嘴里一句话也不想说，只是痴痴呆呆地躺在床

上。我顺着进来时走过的路走出村庄，来到离该村两西班牙里远的我一个朋友的村里。那位夫人后来搬出那个地方，住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的面，也没有打算去见她。两年后，我获悉她已去世。20天前，她家的一位管家派人送来一封信，恳切地对我说，希望我去他那儿一趟，他有要事告诉我。我到他家后，意外地发现他已行将就木。这位不久于人世的管家便言简意赅地对我说，他家夫人临死前已将当年发生的那件事情对他说了。她说自从我占有她后，她便怀了孕。接着，她又对管家述说她如何去朝拜瓜德罗普圣母，后来，又如何在这家旅店生下一个叫康斯坦莎的女孩。他还将认领孩子的标记交给我，这标记就是您们见到的这半张羊皮纸和小半截项链。另外，管家还给了我3000枚金币，这是夫人留给她女儿作嫁妆用的。最后管家还对我说，由于他生性贪梦，想占有那笔巨资，他在那夫人去世这么久一直没有将这些东西交给我，也未将夫人告诉他的秘密转告我。现在他即将去见上帝，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他终于把钱交给了我，还告诉我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办法能认领我女儿。我接过金币和标记后，回去将这个情况告诉了堂胡安·德·阿文达涅先生。不久，我们就到这儿来了。”

堂迭哥说到这里，忽听门外有人大声地说：

“请您们告诉托马斯·佩德罗，就是那个管大麦的伙计，他的朋友阿斯图利亚诺已被捕，请他快到狱中去看他。”

法官听了，便叫人去把犯人带来。人们跑去通知了那个法警，法警就将犯人带来了。

阿斯图利亚诺嘴里都是血，身上被打得遍体鳞伤，在法警的押解下走了进来。他一进房间，便认出了自己的父亲和阿文达涅的父亲。他愣住了，但他自己没有被认出来，因为他用一块用来擦血迹的手帕捂住了自己的脸。法官问，这小

伙子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会打成这样。法警说，这年轻人叫阿斯图利亚诺，是个卖水的。孩子们在街上见到他，就大叫“给我一条尾巴，阿斯图利亚诺，给我一条尾巴！”接着，这法警又简述了孩子们为什么向他要尾巴的原因，还说那天阿斯图利亚诺走下阿尔堪塔拉桥后，孩子们在后面赶上了他，又向他要起尾巴来。他跳下毛驴，拿起棍子，去追打这些孩子。赶上了其中的一个，将他打了个半死，由于他拒捕，因而被打成这个样子。

法官便命他不要把脸掩住，但他不肯取下捂脸的手帕。法官走到他身边，取下了手帕。他父亲认出了他，立即变了脸色，对他说：“堂迭哥，我的孩子，你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瞧你这身打扮，还在当流浪汉吗？”

卡里亚索跪倒在父亲的面前，后者眼含热泪，拥抱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知道堂迭哥和他儿子堂托马斯一起离家来这儿的，便跟他打听儿子的情况。对方回答说，这旅店那个管大麦和草料的伙计就是堂托马斯·德·阿文达涅。堂迭哥这么一说，在座的人均感到十分惊讶。法官便叫店主把那个管大麦的伙计叫来。

“我看他眼下不在旅店里，不过，我会设法找到他的，”店主说。

说完，他就去寻找他了。

堂迭哥便问卡里亚索，他们为什么要变成眼前的这副模样，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当上了卖水工，促使堂托马斯当上了旅店的伙计。卡里亚索回答说，他不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愿意与他单独交谈时作出回答。其实，这时托马斯·佩德罗正躲藏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在那里可以看到自己父亲和卡里亚索父亲的所作所为，自己却不会被发现。后来，他听说那法官来了，旅店里人声嘈杂，他慌乱了。有

人去告诉店主，说托马斯就躲在自己卧室里。店主上楼去叫他，他就是不肯下来，要不是法官在楼下叫他，他还不会下来呢。法官对他说：

“快下来吧，表侄，怕什么呢，下面又没有老虎、狮子，把您给吃了。”

托马斯下来了。他低着脑袋，毕恭毕敬地跪在他父亲的面前，父亲非常高兴地拥抱了他。

这时，法官的马车驶来了，他准备用马车接客人回去，因为今天是大喜日子，骑马回去不合适。

法官派人叫来了康斯坦莎，将她介绍给她的生父说：

“堂迭哥先生，这就是您的宝贝女儿，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而您，漂亮的姑娘，快吻您父亲的手吧，您应该感谢上帝，使您由下等人变成了高贵的上等人。”

康斯坦莎这时摸不着头脑，她不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只是微微地颤抖着在她父亲面前跪下，握住他的双手，亲热地吻了起来，断珠般的眼泪不停地从她无比美丽的双目中流淌出来，落在她父亲的手上。

与此同时，法官邀请他表兄堂胡安到他家里去。开始时，堂胡安婉言谢绝了，但法官一再邀请，他便只好同意了。于是众人一起坐上了马车。法官请康斯坦莎也坐上马车，她感到有些依依不舍，抱住了女店主，她俩便嚎啕大哭起来。在场的人听到她们的哭声，都感到有些心酸。

女店主说：

“我的孩子，你难道就这么走了吗？我辛辛苦苦地养大了你，你就这样离开你娘走了么？”

康斯坦莎也不停地痛哭着，也说了不少依依惜别的言语。于是，法官便请女店主也上马车，让她们母女俩能在一起多聚一会。女店主和众人一起上了马车，来到了法官的家里，受

到了法官夫人（她是一位很有身份的夫人）的热烈欢迎。法官举办盛宴款待他们。饭毕，卡里亚索对他父亲讲述了托马斯如何为了赢得康斯坦莎的爱情而留在旅店里当了伙计的情况。还说，他实在是太爱她了，当初即使在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她是有钱人家的女儿，他还以为她是个洗碗女工的情况下也非常爱她。法官夫人便拿出自己那个与康斯坦莎同龄、身材也相似的女儿穿的衣服给康斯坦莎穿。当初她穿着粗布衣衫还这么光彩照人，这会儿穿上了这么漂亮的衣衫，真像是仙女下凡了。穿上了这身这么得体的服装，人们都认为，这姑娘生来就该穿世界上最美丽的服装。

在这么多兴高采烈的人们中间，也有一人非常伤心，那就是法官的儿子堂佩德罗，因为他已感到，康斯坦莎不可能属于他的了。事实也是如此，因为法官和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和堂胡安·德·阿文达涅之间已达成默契：堂托马斯将与康斯坦莎结婚，她父亲将她母亲留给她的3000枚金币作为陪嫁；“卖水工”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将与法官的女儿结婚，法官的儿子堂佩德罗与堂胡安·德·阿文达涅的一个女儿结婚，姑娘的父亲想来个亲上加亲。

这样一来，人人都皆大欢喜，个个都心满意足，这几对男女联了姻和那“尊贵的洗碗女工”交了好运的消息很快地在全城传开，许多人都去观看衣著华丽的康斯坦莎，她俨然是一副富家小姐的模样。人们也见到了那个管大麦的伙计托马斯·佩德罗，此时已变成了公子少爷打扮的托马斯·德·阿文达涅了。人们还发现那个罗贝·阿斯图利亚诺改换了衣衫，不再当卖水工后，显得风度翩翩。但即使这样，他走到街上后，还有些人向他要驴尾巴。

他们在托莱多待了一个月。一个月后，堂迭哥·德·卡里亚索和他的妻子、他的父亲，还有康斯坦莎和他的丈夫堂托

马斯以及想去见见他的未婚妻的法官的儿子一行数人回到了布尔戈斯。塞维亚诺旅店店主夫妇俩从康斯坦莎那儿得到1000枚金币和许多珠宝，以酬谢他们的养育之恩，因此，日子过得更富裕了。

“尊贵的洗碗女工”这个故事常常为金色的塔霍河边的诗人们提供了素材，他们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来歌颂康斯坦莎的无比美貌。她和她那个在旅店里当过伙计的丈夫至今还健在。卡里亚索有3个儿子。他们没有学父亲的样子去当流浪汉，也不记得世界上还有什么金枪鱼渔场，他们全都在萨拉曼卡求学。他们的父亲直到今天一见到用来驮水的毛驴，就会回想起托莱多的那一头毛驴，心里突然会害怕起来，生怕有人还会对着他大声地说：“给我驴尾巴，阿斯图利亚诺，给我驴尾巴！”

（陈凯先译）

# 两个少女

在离塞维利亚城5西班牙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卡斯提布兰科的村庄，村子里有不少客店。一天傍晚时分，一位行人骑着一匹外国种的骏马，来到了其中的一家客店的门口。他没有带亲随，还没有等人给他搬来脚踏，便轻轻一跃，从马鞍上跳了下来。店主为人细心，待人殷勤，他迅即迎了上去，但他行动慢了一点儿，因为这位旅客早已一屁股坐在大门边的一条石凳上了。他随即解开胸口的一排扣子，两手很快便往身躯的两边垂下，显然是要昏厥过去了。老板娘是个好心人，她立即来到旅客的身边，在他脸上泼了一点儿水，让他苏醒过来，他露出一副让人见到他这个模样有些不好意思的神态，立即扣好扣子，并请求店主给他安排一个他可以安寝的房间，还说如有可能，最好给他一个单间。老板娘说整个客店只有一个单间，里面有两张床，他若占有一张，另一张如来旅客，还得占用。旅客回答说，他愿付两张床的租金，这样，不管来不来旅客，他便能一人住这单间了。说完，他便给了老板娘一枚金币，免得别人再来占用那张空床。一见这

枚金币，老板娘立即心花怒放，一口答应旅客的要求，还说就是塞维利亚的教长那天夜里去宿店，也不让他住到那张床上。老板娘问旅客要不要用晚餐，回答说不用了，只是希望她能好好地照料他的那匹坐骑。他向店主要来了房门钥匙，随身带了几只皮袋，便走进客房。一进房间，随即插上了房门，上了锁。他觉得这样还不够，又拿了两把椅子顶着房门。

旅客一进房间，店主和老板娘，还有那个喂马的伙计和当时正在客店里的两个村民便议论开了。他们众口一词地称赞这位旅客长得十分俊美，风度翩翩，一表非俗，还说这样的美男子他们从来也没有见到过。接着，他们猜他的年龄，认为他大约是16、7岁光景。继而又挖空心思地猜测他昏厥过去的原因。猜来猜去猜不中，只好怀着对这位旅客的风度的一片钦佩之情分开了。村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家里，店主去给牲口喂草料去了，老板娘则上厨房里张罗晚饭去了，因为她估计还会来旅客。不久，又进来一位旅客，年龄比前面一位稍大一点儿，模样与风度比他毫无逊色。

老板娘还未等这位旅客开口，便说：

“上帝保佑，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该是小店走运了，一夜之间怎么来了两位天使呢？”

“老板娘，你为什么说这样的话？”这位绅士模样的旅客问道。

“我没有说什么，”女店主说，“我只是想告诉您，您不必下马了，小店已客满了。原来有两个床位，已给住在那间客房的绅士占用了。他一定是爱清静，为了不让别人占用他房间里的另一张床，虽说他一人只需一张，却付了两张床的租金。像他长得这么体面的人本应让大伙儿瞧瞧，给他祝福才是，用不到这么躲藏起来嘛，这个中原因，我实在猜不透

了。”

“他真的有这么漂亮么，老板娘?”绅士问道。

“岂止是漂亮!”她说，“应该说是美貌绝伦。”

“我们就在这儿住下吧，”这时这位绅士说，“哪怕睡地铺，我也要一睹这位如此受人称赞之人的风采。”

说完，他便将缰绳交给随自己而来的侍童，跳下马来，请店家给他准备晚餐。店家准备好了晚饭。

正在用饭的时候，进来一名村 里 的警官(在小村镇里一般都有这样的警官)。他一进来，便坐下来和正在进膳的那位绅士交谈起来。边谈边饮起酒来，一共 饮 了3大杯，还啃吃了一块那位绅士给他的石鸡胸脯肉和一条鸡腿。作为对这一切的报答，警官向绅士打听了朝廷的情况和佛兰 德斯战争①的情况以及土耳其人的情况，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打听特兰西瓦尼亚②人的情况。那位绅士只是在一心用 餐，没有说什么话，原因是他无法回答警官给他提出的问题。这时，那位已经给牲口喂好草料的店主也走了进来，坐在桌边，一边品饮葡萄酒，一边与他们聊天。他饮的酒不比那个警官少，每喝一口酒，他总要摇晃一下脑袋，称赞一下这酒有多好。几杯酒下肚，他已有些飘飘然了。不过，他没有让自己完全失态，免得扫了酒兴。在谈话中他总忘不了对那位独自一人关在客房中的旅客称赞几句，还述说他来时如何昏厥过去，后来又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连晚饭也没有吃一口。店主还说他带来了几只漂亮的旅行袋，又说他的坐骑怎么好，旅途穿的衣衫怎么奢华。所有这一切只有一点不协调：他这次出门没有带侍童。店主的这一番赞词更激起这位绅士要目睹一下那

---

① 16世纪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侵占了佛兰德斯大公国，引起了长时间的战争。

② 罗马尼亚一行省。

位旅客仪表的欲望。于是，他便请求店主给他行个方便，好让他能进那个房间，睡到另外一张床上。他给了店主一枚金币。这店主贪财，有了这枚金币，他便改变了主意，答应绅士的要求。只是那房门给插上了，进不去；他又不敢叫醒那位已进入梦乡的旅客，因为这两张床的床钱他都付给他了。

正在两难之际，倒是这位警官给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

“由我来叫门吧。我可以告诉他，我是执法机关的。我奉了村长先生之命，带了这位绅士前来住店，因客店已无空余床位，只好让他睡在这张空床上了。他听了这番话，一定会反驳说，这样做实在太捉弄人了，因为这张床他已付了租金，现在又从他手中夺回，太没有道理了。只管让他说去好了……这样一来，店主可以脱了干系，这位绅士也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大伙儿都认为警官的这个主意很不错，那位绅士为此给了警官4个雷阿尔。接着，他们便将此计付诸行动。先来的那位旅客果然很不高兴地给警官开了房门。那位后来的旅客则因自己打扰了对方，向他表示了歉意，接着，便睡到了那张空床上。可是，他并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那个旅客既没有回答他向他提出的问题，甚至连脸也没有让他看清，因为他一打开门，便又躺回到床上，脸朝着墙壁。为了不回答对方向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假装自己睡着了。后来的那个旅客也只好躺下，心想等次日天明大家起床后，再实现自己的愿望。冬日长夜漫漫，正是人们睡觉的好时光。天气寒冷，旅途劳顿，原本会使人沉沉入睡，度过一个良好的夜晚。但那位先来的旅客似乎并没有进入梦乡。半夜时分一过。他便开始沉痛地叹起气来。每叹一口气，仿佛他的灵魂也出窍一

次。虽说那个后来的旅客早已睡着，此时也被他的叹息声吵醒。听到他伴随叹息声的阵阵哭泣，后来的旅客不禁为之动情，开始专心地倾听他仿佛是在自言自语般地说的话。此时房间内漆黑一团，两张床相隔一段距离，但这并不妨碍那个后来的旅客听到那个自怨自艾的旅客用轻微而细腻的声音说出下面的一段言词：

“哦，我真不幸！命运那种难以挽回的力量要将我带向何方？我走的什么道路？我现在已处于纷繁的迷宫中，还能找到什么出路吗？啊，我年幼无知，缺乏经验，不能很好地思考问题，像我这样盲目地长途跋涉究竟能达到什么目的？啊，名节遭到了玷污，父母之恩得不到报答，诚实的双亲和亲友的尊严遭到了践踏！啊，我这个人真是可耻可悲，竟然这样放纵自己，真该千百次地诅咒自己！啊，我竟然将那些虚情假意信以为真，使自己以实际行动相报！可是，我这个可怜虫，到底在怨恨谁呢？难道不是我自己受骗上当的吗？难道不是我用自己的双手拿起刀子，毁掉自己的名誉，使自己的名誉扫地，辜负了双亲的信任吗？马尔科·安东尼奥，你这个负心汉！在你那些甜言蜜语中怎么还会隐藏着你那苦得像胆汁一样的无礼和蔑视呢？你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现在在什么地方呢？你这个捉摸不透的人，现在究竟在何方？快回答我，我现在在跟你说话呢，等等我，我在追赶你呢，扶我一把吧，我要跌到了，你快偿还欠我的东西吧，帮助帮助我吧，因为你有这个义务。”

说到这儿，他突然停止了。从他不断的“唉唉”叹息声中可以知道他此时一定是泪流满面。后来的这位旅客一直默默地聆听着他说的这一番话。从他的言论中，完全可以推断出在自怨自艾的这个人是个女子。这样一来，他更加渴望能了解她。他曾多次下决心要来到他认为是个女人的那个人的床

上。要不是他此时听到那个旅客已起了床，打开了房门，呼唤店主给他备好马(因为他想离开那儿)，他一定会这样做的。

店主听到有人呼唤他，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道，请他别这么急，因为此时还才半夜过一点儿，天还黑得很，此时上路必然十分危险。听了这话，那旅客又平静下来，关好房门，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又一下子躺倒了床上。

听他说话的这个旅客这时认为应该和他攀谈一下，并趁机向他表示他能给他提供帮助，这样，可以使他说出自己的身份，让他述说自己那段令人伤心的遭遇。于是，他就说：

“绅士先生，您刚才那一阵阵叹息声和说的那一番话若不使我对您的不幸遭遇产生同情心，那么，我就是个缺乏正常情感的人了，或者说，我就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人了。倘使我对您的这种同情心和我愿意冒自己生命的危险为您寻找补救的办法(如果您遭到的不幸还有补救办法的话)能得到某种感谢的话，那么，作为对我的一种报答，我只是请求您能向我毫无隐瞒地说明您为什么会这样伤心。”

“要不是他的行动使我失去了理智，”那个自怨自艾的人回答说：“我本来是会记起这房间内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我就不会信口开河，也就不会这么一个劲儿地长吁短叹了。不过，为了惩罚我在需要自己有理智的时候，丧失了理智，我愿意做您要求我做的事情，因为重新讲述我那段伤心的历史必然会使我肝肠寸断。然而，您若想要我做您要我做的事，必　以您刚才向我表示愿意帮助我的那种真诚之心向我作出保证(您在刚才的言谈中已作过不少保证)：您听到我即将对您说出的言语后，绝对不能离开您的床铺，更不能到我的床上来，也不能再询问我已跟您讲述到的那些事情之外的事情。倘若您干出与此相反的事情，我只要一听到您在床上起

来，我便拿起放在床头上的这把宝剑，将它插入自己的胸膛。”

那个急于了解她的情况的旅客便回答说，他绝对不会超越对方给自己提出的要求，为此，他还发了不止一次的誓。

“这样我心里就有底了，”另一个旅客说，“我就会做迄今从未做过的事。也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述过我的身世，现在就请您听着我说吧。

“先生，您必须明白，我这个人进客店时穿的是男装(无疑，这点一定有人对您说起过了)。实际上，我却是个不幸的姑娘，至少是在8天前，我是个姑娘，但后来由于自己缺乏理智，如醉若痴般地误信了负心男子的一番虚假言辞，已经不是姑娘了。我名叫脱奥多西娅，我的故乡是在安达露西亚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它的名称我不想告诉您，因为对您来说，没有必要了解它，就像我没有必要对您说出来一样)。我的父母都是贵族出身，家境相当殷富。他们膝下有一对儿女。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他们完全不用操心，他为他们争了光；女儿的行为却完全相反。他们送儿子去萨拉曼卡求学，让我留在家里，用贵族的道德标准教育我，要我为人小心谨慎，不要抛头露面。我总是对他们十分驯顺，竭力让自己的意愿与他们的愿望相符，在任何问题上不与他们唱反调，不给他们增加任何烦恼。这样的日子一直过到有一天，我那不好的命运给我带来了一个家境比我父母还要富有，其父母和他们一样是贵族的同一村的年轻人。我初次见到此人，感觉便非同一般，除了见到他获得的那种快意外，似有另一种感受，这不是别的原因引起，而是由于他那华丽的衣饰、优雅的气质，还有他的面庞和行为都非同凡庸，加上他那温文的谈吐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此人实属村镇中的佼佼者。不过，我在这个时候称赞我的仇敌又有什么用呢？像我这样冗长地述说我的不幸的遭遇(说得更确切一

些是我疯狂行为的开端)这又有何益？总而言之，从那时起，他就对着与我的窗户毗邻的那个窗户一次又一次地瞧着我。我认为就从那儿通过他的眼神送来了他的情意。我的双眼也喜欢对着他看，用另一种形式给他送去了欢愉的心情。这一切均使我深信，无论是从他的举止还是从他的脸部表情上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无误的。他先是用眼神来传情达意，继而用语言表达了他的意愿，他的意愿唤起了我的激情，从而使我更加对他的情意深信无疑。接踵而来的便是许诺，誓言，眼泪和叹息。一句话，在我看来，凡是一个情人能够用来表示自己的深情炽爱的方式他全都用上了。对我这个不幸的女孩子(我这一辈子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来说，他的每句话无异是一发发炮弹，摧毁了我的名节这座堡垒；他的每一滴眼泪，犹似一把把火，烧毁了我的诚实；他的每一次叹息，像是一阵狂风，煽起烈焰，终将我到那时为止尚未触动过的贞节完全焚毁。最后，他不顾自己双亲(他们已准备给他迎娶另一姑娘)的反对，答应成为我的丈夫。于是，我便一反过去的拘拘束束，瞒着我的父母，不知不觉地投到了他的怀中，为他所占有。我干的这件傻事的唯一见证人就是马尔科·安东尼奥(这就是使我寝食不安的这个人的名字)的一个侍从。马尔科·安东尼奥占有了我才两天，他便从村庄里消失，无论是他的父母亲还是别的什么人均不知他的下落。

“当时我的处境说有多糟就有多糟。我拼命拔自己的头发，仿佛是它使我犯了这个错误；我又打自己的耳光，因为正是由于自己脸蛋长得好看，才会使我发生这样的不幸。我也诅咒自己的命运，谴责自己轻率地作出了决定。我真不知流淌了多少眼泪，我都快成了个泪人儿了。从我那颗受到伤害的心里也发出阵阵叹息，我也默默地抱怨苍天。这时，我还沉思默想过，想替我的问题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我终

于找到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女扮男装，离家出走，前来寻找这个骗人的艾纳亚斯① 第二，寻找这个不守信义的残忍的比雷诺，寻找辜负我良好愿望和一片痴心的负心汉。我当时还没有进一步思考我的行动方案，却遇到了一个机会，弄到了我兄长出门穿的一套衣衫和我父亲的一匹良驹。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我备好马，准备离家，打算到萨拉曼卡去，因为有人说，马尔科·安东尼奥可能上那儿去了。原因是他也是个大学生，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兄长的同学。我随手在家里抓了几把金币，以备旅途上的开销。当时我最担心的是父母亲发现我穿走了衣衫和骑走了马匹，一定会来追赶我。此外，我还害怕我兄长，他现在在萨拉曼卡。他当然是认识我的。您现在已能理解我处境的危险了吧。纵然我兄长他能理解我的做法，但他的名誉却已受到了损害。即使是这样，我也已下了决心，哪怕失去了生命，我也要来寻找我丈夫这个没良心的人。我想他也没法否定他是我的丈夫，因为他在我手中的这些首饰便能加以证明。其中有一只钻石戒，上面写着'马尔科·安东尼奥是脱奥多西娅的丈夫'这样的字样。我要是找到了他，便会明白，他到底在我身上发现了什么，促使他这么快地抛弃我。我还要他实现自己的诺言，否则，我就要他的命，我要向他表明，我过去这么容易地受了他的凌辱，今天也这么容易地为自己报了仇。我父母亲遗传给我的贵族血统使我产生了勇气，使我能找到办法解决我的问题，否则，我就要报仇雪耻。

"绅士先生，上面说的就是您想了解的有关我的真正的不幸的遭遇。正因为有了这样的遭遇，我刚才才会这样长吁短叹，自言自语，竟将您给吵醒了。现在我请求您，您若不

---

① 特洛伊王子，特洛伊城被希腊人攻占后，迁居意大利。

能帮助我解决问题，那至少得给我出点主意，让我能摆脱目前危险的处境，减轻我害怕被发现的恐惧。帮我想点办法，好让我得到我如此希望得到的东西。”

听到热恋着的脱奥多西娅刚才说的她的遭遇，对方有好长时间没有开口。这么长时间不说话，她还以为他早已睡着了呢，压根儿也没有听到她刚才说的话。为了证实这一点，她问道：

“您睡着了吧，先生……睡一觉倒不坏，痴情人说了一番痴话，别人听了却无动于衷，不但不会引起同情，反倒起了催眠作用了。”

“我并没有睡着，”那位绅士说话了，“恰恰相反，我清醒得很呢。对您的不幸我深表遗憾。我不知能不能这样说，对您的不幸我就像您本人一样感到难过，感到痛心。正因为这样，您要求我给您出个主意，我不但要对您提出忠告，而且我还要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您。在您刚才述说事情的经过中您表现出了罕见的对问题的理解能力，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当时您所以会受骗，恐怕还是由于您意志不坚，而不是马尔科·安东尼奥的甜言蜜语促成的。当然，您年轻，缺乏识别男人们制造的种种骗局的经验，因此，应该原谅您。请冷静一点，小姐，可能的话，请睡一觉，等明天天一亮，我们就进行磋商，看看能不能找出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脱奥多西娅对他表示了最深刻的谢意，同时，也试图合一合眼，以便让那位绅士也能睡一会儿。但他好像一会儿也安静不下来，他不但睡不着，相反，却开始在床上辗转反侧，长吁短叹起来。这使脱奥多西娅不得不询问他，他在想些什么，他是不是也有感情上的问题在折磨他。如需要她的帮助，她一定会像他答应帮助她那样帮助他的。

对此，绅士作了如下回答：

“小姐，既然是您引起了我内心的不安，我想您也无法解决我的问题。要是能这样，我心里也就不难受了。”

这一番模棱两可的言词，脱奥多西娅真不明白有什么含意。不过，她猜想总是爱情方面的问题在折磨他，她甚至还想这是由她引起的。这确实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同在一个房间里，天又黑，房内别无他人，知道她是女人后，他会不会生出什么坏念头呢。想到这儿，她害怕了，立即穿好衣服，佩带好宝剑和短剑，坐在床上，等候白昼的到来。过了一会儿，天就发亮了，客店里的各个客房都被黎明的曙光照亮了。

那位绅士也和脱奥多西娅一样，天一亮就从床上起来，说：

“起来吧，脱奥多西娅小姐，今天我愿意陪着您，不让您离开我的身边，一直到马尔科·安东尼奥成为您合法的丈夫。否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这就是您的不幸使我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说完，他便打开了客房的窗户和大门。

此时脱奥多西娅也希望房间里亮一点，这样，她便能看清她跟他谈了一夜话的人的身形和面貌。然而，一见到他，一认清他的脸，她却又希望房间里永远也不要天明，希望那里永远处在黑夜中，因为那位绅士一回头(他已想看一看她)看她，她立即认出，他就是她那如此害怕的兄长。此时，她不禁瞠目结舌，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脸上像白纸一样毫无血色。但是，她竭力镇定自己，克服恐惧心，伸手拔出短剑，拿住剑的一端，然后，跪在她兄长面前，用又惶惑又害怕的语音说：

“给，先生，我亲爱的兄长，请你拿这柄剑惩罚我的过失，以平息你的怒气。对我这样犯了这么大错误的人是不能

讲仁慈的。我承认我犯了罪孽，我不想通过悔恨来求得你的宽恕，我只是请求你，你只惩办我的身躯，却不要触及我的名节。我既离开了父母外出，将名节处于危险之中，眼下我还是希望你在惩罚我的同时，不要将这件事张扬开去。”

她兄长目不转睛地注视她。虽然她的胆大妄为使他生气，想惩罚她，但刚才她那一番言词恳切，满含柔情的言语又使他的心软了下来。于是，他便和颜悦色地将她从地上扶起，并尽可能地对她予以安慰。他还对她说，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办法来惩办她的疯狂的行为，他这次就不处罚她了。他还说，在他看来，解决她的问题的门路还没有完全堵死，他愿意为她尽一切努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他不主张她由于自己过分的轻率而遭到对方的欺侮后，现在就采用报复的办法。

听到她兄长的这一番言语，脱奥多西娅从一蹶不振的情绪中恢复了过来，脸色也红润起来，她原来早已丧失了的信心此时也得到了恢复。堂拉发埃尔(这是她兄长的名字)没有再和她详谈她的事情，他只是叫她由脱奥多西娅改名为脱奥多罗，然后，他俩一起上萨拉曼卡去转一下，他估计马尔科·安东尼奥不会在那里，因为他们是同学，安东尼奥如去那儿，一定会事先告诉他的。当然，也可能由于出现了与他妹妹的问题，安东尼奥不想告诉他有关自己的行程了，也可能不想见他的面了。

这时，客店老板进来了。他们便命老板给他们准备早餐，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赶路。

就在那个管骡子的侍者在替骡子备鞍，另一侍者送来了早餐的时候，客店里又来了一位绅士，也是从外地来的。堂拉发埃尔认识此人。脱奥多罗也认识他，她怕给他认出来，不敢走出自己的客房。堂拉发埃尔和来人拥抱了一下，然后，

问他老家有什么新的情况。来人回答说，他是从圣马利亚港来的，他在那儿有4艘船只，准备驶往那不勒斯，他见到莱昂纳多·阿多尔诺的儿子马尔科·安东尼奥·阿多尔诺在船上。听到这个消息，堂拉发埃尔非常愉快，想不到这么容易便获得了如此重要的消息，这是一个征兆，表明这件事的结局是良好的。堂拉发埃尔只是请他的朋友将他的骡子换他的那匹良马，这马是他父亲的。同时，他还告诉他的朋友，他要上萨拉曼卡去，他不打算让这匹好马走这么长的路程。那朋友乐意地接受了交换，还答应负责将这匹良马交还给堂拉发埃尔的父亲。他们俩一起用了早餐(脱奥多罗是单独进的餐)。他朋友先告辞走了，他要上卡萨亚去，因为他在那儿有一笔很大的遗产要继承。堂拉发埃尔没有和朋友一起上路。他为了不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行程，只说他打算当天就去塞维利亚。见朋友已走了，马匹也备好了，他便算清了帐目，付了房钱，和店主说了声再见，兄妹俩便离开了客店，使客店里的人们发出了一片赞叹声。他们盛赞他们的美貌和非俗的仪表，说堂拉发埃尔是最英俊，最威武的男子。他妹妹的美貌和风度也是举世无双的。

走出店门，堂拉发埃尔便对他的妹妹讲了他刚才听到的有关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消息，还说在他看来，他们此时应该赶快去巴塞罗那，因为一般说来，去意大利的船只或回西班牙的船只总要在那儿逗留上几天的，因此，他们可先到巴塞罗那。若安东尼奥的船只还未到，可在那儿等几天，这样，他们就一定能遇到他了。他妹妹说，她一切都听他的，他认为怎么做好，就怎么做。于是，堂拉发埃尔便对照料骡子的侍从说，请他跟自己一起上巴塞罗那去，工钱从优。这侍从是个生性活泼的人，他知道堂拉发埃尔为人慷慨大方，便回答说，他就是上天涯海角去，他也会跟随着他并为他效劳

的。堂拉发埃尔问他妹妹，身上带了多少钱币。她回答说，她也没有数过，当时她只是一手伸进她父亲的写字台的抽屉里，一共抓了七八把。根据这一情况，堂拉发埃尔估计，她身上大约带有500枚金币，再加上他本人随身带的200枚，还有一根金项链，路上的盘缠还是十分宽裕的。这样，他们便更有信心要在巴塞罗那找到马尔科·安东尼奥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一路上非常顺利，他们终于来到一个离开依瓜拉达两西班牙里的地方。依瓜拉达离巴塞罗那还有9西班牙里路程。

在路上他们打听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位准备出使罗马的绅士，这时正在巴塞罗那等船，因为去意大利的船还没有到。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他们便怀着这种愉快的心情走进了路边一座小森林。这时，他们见到从森林里出来一个男人，此人边跑边回头观看，脸露惊色。堂拉发埃尔站在他面前，说道：

“您为什么要逃跑，好人？发生什么事了，使你露出这么惊慌失措的样子？”

“您认为我不急急忙忙地跑行吗？”那男人说，“我这次从一帮在森林中拦路抢劫的盗匪手中逃出来，还真是个奇迹呢。”

“不好了！”侍候骡子的侍从说，“不好了！真是活见鬼了，怎么大白天也有拦路抢劫的贼呢？苍天啊，他们把我们看成是新来的人，好欺侮！”

“兄弟们，您们不必难过，”从森林中出来的那个人说，“盗匪们这会儿都走了，他们将30名客商脱光衣服，只让穿一件内衣，都捆绑在这森林里的树上。他们只放走一人，让这个人等他们翻过那座山岭就替捆绑的人松绑。”

“如果真的这样，”加尔维特（这是侍候骡子的那个仆人的

名字）说，“那我们一定可以平安地过去了，因为匪盗们抢劫了一个地方后，在一般情况下，几天之内是不会回头的，这点我非常清楚。”

“是这样的，”从森林中出来的那个人说。

堂拉发埃尔听了这个情况后，便决定往前走。没有走多久，便见到那些被绑在树上的客商，总数超过40人，那个没有被捆绑的人此时正在给他们一一解开绳索。眼前这一幕实属罕见：他们中间有的脱得根丝不挂，有的穿着匪徒的褴褛衣衫，有的因遭抢劫失声痛哭，有的见到别人穿着“奇装异服”哑然失笑。这一个正在细细地算着被抢走了多少钱物，那一个说他从罗马带来几箱子衣料和别的无数货物均被拿走了。总之，这时听到的是被洗劫一空的那些可怜的行人发出的一片哭声和哀怨声。

兄妹俩见到这一切，心里也感到难过。他们感谢上苍，自己总算逃脱了这场浩劫。此时脱奥多罗见到一位少年被捆绑在一棵橡树上，产生了特殊的怜悯心。他年龄大约16岁左右，身上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棉布短裤，面孔长得十分秀美，谁见到了他均得为之动情。脱奥多罗下马亲自为他松绑。那少年说了许多对她表示感恩的话。她这时又叫加尔维特，也就是那个侍候骡子的仆人将她的披风借给他用，等会儿到城里，再给这位英俊少年买一件新的斗篷。加尔维特拿来了披风，脱奥多罗亲自披在他的肩上，同时问他是哪儿人氏，从何处来，又准备上哪儿去。干这一切的时候，堂拉发埃尔也在场。这少年回答说，他是安达露西亚人，家在一个小村庄。他一说出这个村庄的名字，兄妹发现离开他们的村庄才2西班牙里。少年还说，他这次是从塞维利亚来的，本想上意大利去碰碰运气，能不能在军队里找个差使，就像许许多多西班牙人常常做的那样。这次运气不佳，竟然遇上

了这伙盗贼，不但从他身上抢去了大量钱财，还抢走了他几套质地颇佳的衣服，这些衣服没有300个埃斯库多是买不来的。尽管遭此劫难，他还想继续朝前走，因为他生来性格坚强，这一盆冷水是浇不灭他的满腔热火的。

听了少年的这一番激昂慷慨的言词，再加上听到他说，他家离脱奥多罗他们家很近，另外，又见他长得这么英俊，常言道，亲帮亲，邻帮邻，兄妹俩便决定尽力帮他的忙。他们让那少年骑上加尔维特待候的那匹骡子，不停地朝前赶路，没有多久，便来到依瓜拉达。到了那儿，他们便获悉那些船早在一天前已到达巴塞罗那，如果气候不反常的话，两天后，这些船只便要启程驶往意大利。

听到这一消息，他们便在次日晨起了个大早。那天夜里他们几乎都没有怎么睡觉，原因是在吃晚饭的时候，脱奥多罗的两只眼睛老是盯着那少年的脸。她越看越觉得奇怪，她总觉得那少年的两只耳朵是穿过洞的，她怀疑这少年是个女孩子。她想在晚饭后，单独找她谈谈，亲自验证一下，以消除疑问。在晚饭期间，堂拉发埃尔问他是谁家的孩子，因为少年刚才说的那个地方的大户人家他都熟悉，如果他就是那儿的人的话。于是，这少年说，他是堂恩列盖·卡尔德纳斯的儿子，这是一位颇有名望的绅士。堂拉发埃尔说，他很熟悉这位堂恩列盖·卡尔德纳斯。不过，据他了解，这位先生可是没有子嗣的。不过，他说这不要紧，如果少年不愿说出自己父母的真名实姓来，他以后再也不会问他了。

“堂恩列盖的确没有子女，”少年说，“但他弟弟有，他叫堂桑乔。”

“这位也没有儿子，”堂拉发埃尔说，他只有一个姑娘，据说是安达露西亚最漂亮的女孩子。不过，我也是只闻其名，虽说多次到过那儿，也没能见她一面。”

"先生刚才说的话都是与事实相符的，"少年说，"堂桑乔确实只有一个女儿，不过，她并没有如您说的那么好看。至于我刚才说我是堂恩列盖的儿子，是因为这儿有一个情况请两位先生注意。其实我并不是他的儿子，我是堂桑乔的一个在他家效力多年的管家的儿子。我惹家父生了气，因为我拿了他不少钱。我想去意大利，就像刚才对两位说的那样，想到那儿从军，我知道，有许多出身低微的人都走上了这条道，后来都扬了名。"

少年的这一番话，脱奥多罗都全神贯注地听着，还十分注意他说话的方式。这使她更加确信自己的怀疑是正确的。吃完晚饭，收拾好桌布，堂拉发埃尔准备就寝了。这时，脱奥多罗来到她兄长身边，对他说出了她对那位少年的怀疑，并在他的允许下，她与那少年来到一扇临街的宽阔的窗户边的阳台上，两人面对面地站着。脱奥多罗便对那少年说：

"弗朗西斯科先生(少年刚才说他叫这个名字)我真想给您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样，可使您不会拒绝我对您提出的任何要求。只是我认识您的时间实在太短，未能达到这一目的。我想以后还会有时间做到这一点的。眼下尽管您难以满足我这方面的要求，但这并不妨害我为您效劳出力。另外，我希望您明白，我和您一样，非常年轻，但我的阅历比我的年龄要丰富。正因为这样，我一直怀疑您并非男儿，就像您的服装表明的那样。您是女子，而且您出身名门，就像您的美色显示的那样。也许您身遭不幸，您女扮男装就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像您这样的人一般是不会女扮男装的。如果我的怀疑是真的话，那就请您对我说出实情，我以绅士的名义向您发誓，我一定尽一切力量帮助您，为您效劳。您是个女子这一点您是否认不了的，因为从您的耳垂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在这方面您大概是疏忽了，您没有用肉桂色的蜡将耳环

孔给堵起来。这样做是很危险的，万一让某一个并没有像我这样诚实的男子给看出来了，后果就不堪设想。我希望您不要犹豫了，爽爽快快地告诉我，您是什么人，我一定会帮助您的，同时，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为您严守秘密。”

那少年聚精会神地听着脱奥多罗讲话。见她讲完后，在答话前，这少年拿起她的双手，将它们放在自己嘴边，使劲地吻着，在她的手中流满了他美丽的眼睛中流出的眼泪。这一奇特的感情的流露立即在脱奥多罗身上引起了共鸣，她也情不自禁地和对方一起流起泪来，因为与他人情感上的共鸣本是女子的秉性。接着，她费了好大的劲才从对方的嘴边抽回自己的双手。这时，她准备专心地听取对方的陈述。那少年不停地在叹着气，接着，又沉重地呻吟了一下才说：

“先生，我不想也不可能否认您对我的怀疑，您的怀疑是对的，我确实是女子，我是世界上所有女人中最不幸的女人。您刚才给我做的这么些好事和您对我提出的种种允诺迫使我要做到您让我做的一切事情。现在请您听着，我要告诉您我的情况，如果您听取他人的不幸不感到烦腻的话。”

“我自己也是一直身遭不幸啊，”脱奥多罗说，“您的不幸虽然还不能说就完全是我的不幸，但我确实是打算将您的不幸看成是我的不幸的。”

说完她又一次地拥抱了那少年，同时，又作了一些新的承诺。这时，那少年已经平静下来了，便开始说了下面一番话：

“关于我的故乡，我刚才说的是真话。关于我的父母，我没有说出真情，因为堂愚列盖不是我父亲，他是我的伯父，他的弟弟堂桑乔才是我的生父。我就是令兄刚才说的堂桑乔那个以美貌著称的女儿。其实在这方面人们都受了骗，因为我并无美色可言。我名叫莱奥卡地娅。我为什么要女

扮男装，请听我说明原因。

“离我故乡两西班牙里的地方有一个村庄，这村子里的人是安达露西亚最富裕最高贵的，其中有一名绅士，他的祖先是热那亚阿多尔诺家族人。此人有一个儿子，要是他不像我这样徒有虚名的话，那么，他是个最理想的绅士。这年轻人一方面由于他家离我家不远，另一方面由于他和家父一样，爱好狩猎，常来我家，一住就是五六天。在这期间每天白天和一部分夜晚他和家父在农村度过。这样一来，也许由于命运，也许由于爱情，也许由于我缺少警惕，我居然从思想高雅的境界跌落到了我目前所处的卑贱的境地，居然置姑娘家的稳重、小心于不顾，只注意到马尔科·安东尼奥那高雅的风度和稳健凝重的举止，只想到他家高贵的门第和他父亲拥有的巨额的财富。当时我竟认为，我若能嫁给他那样的丈夫，那我这一辈子终身便有靠了。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我便开始仔细地对他进行观察（在这过程中，我必然有疏漏之处），而他也发现我在看他。于是，这个负心汉便不费吹灰之力获取了我内心的秘密，得到了我心灵中最珍贵的东西。先生，我也弄不清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将我们相爱的过程的每一个细节都原原本本地讲给您听，因为这些东西终究是无关紧要的。我想还是单刀直入地告诉您，他对我十分殷勤，常常对我说些甜言蜜语。在我看来，在这些动听的言词下面，隐含着他要作我的丈夫的坚定的基督徒的誓言。于是，我答应他可以做他愿对我做的任何事情。不过，他光是在口头上发出誓言我还感不够（因为口说无凭），于是，我让他将口头上说的话又写在纸上，还让他签了字，画了押。有了这书面的东西我才感到心里有了底。我得到他签了字的这张保证书后，便给他出主意，让他在某一个夜晚来我村子里，越过花园的围墙，进入我的卧室。这样，他就用不到担惊受怕，便

能摘取已经只属于他的果实。我日夜盼望的这个夜晚终于来临……”

到这儿为止脱奥多罗一直全神贯注地聆听对方的叙述，莱奥卡地娅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她的心灵引起震动，尤其当她听到了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名字和见到莱奥卡地娅那非同一般的美色后，觉得这姑娘确实了不起，对方讲述自己身世时那沉着稳健的态度也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当莱奥卡地娅说到“我日夜盼望的这个夜晚终于来临”时，她有点儿沉不住气了，于是，她情不自禁地打断对方的话，说道：

“啊，这么幸福的夜晚终于来到了！那么，他干了些什么呢？他高高兴兴地进来了？您也高兴吗？保证书上说的话都兑现了？他得到了您说的已属于他的东西后感到愉快吗？后来令尊知道这件事了吗？这件体体面面的事情最后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

“结局就像您现在见到我的情况这样。”莱奥卡地娅说，“因为他既没有从我这儿获得什么愉快，我也没有从他那儿得到欢乐，他压根儿就没有赴约。”

听到这儿，脱奥多西娅才松了一口气，原来由于醋意而绷紧了的神经此时才松了下来。但当她听到了莱奥卡地娅下面说的话，她不禁又紧张起来：

“那天夜里他不但没有赴约，而且，8天后，我获得确切的消息，说他早已外出，随身带着一个同村姑娘，是颇有名望的乡绅的女儿，名叫脱奥多西娅。这是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文化素养也很高。由于她是名门之女，她出走的消息便不胫而走，很快就在本村传开。不久，也传入我的耳中。这仿佛是一支冷冰冰的利箭，穿透了我的胸膛；也好像是一团烈火，在心中燃烧，将我的名节顷刻化为灰烬。我已失去了对他的信念，也失去了耐心，我已丧失了自己的理智。啊，

我真是可怜，真是不幸！随后我又想那脱奥多西娅一定是比太阳还美丽的姑娘，也一定是个很有教养的女子，尤其是她的运气比我这个不幸的女孩子要好得多。之后，我又拿出他的保证书来看，看来说得倒还十分肯定，并非一纸空文，保证书里说的好像不会随意翻悔。然而，我即使将保证书中的言语看成是神圣的誓言，心里一想起马尔科·安东尼奥带着那个形迹可疑的姑娘，这些誓言便一文不值了。我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拔自己的头发，诅咒自己的命运。当时最感到遗憾的是我还不能当着自己父母的面进行这样的自我折磨。于是，为了能尽情地发泄内心的怨气，甚至为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完全有可能)，我决定离家出走。一个人凡是想将头脑中的不健康的念头化为行动，总能找到机会加以实现的。我当时就大胆地偷取了我父亲的侍童的一套衣服，从我父亲那儿又偷了许多钱财。一天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便离开家门，徒步走了好几西班牙里，来到了一个叫奥苏娜的地方。在那儿我雇了一辆马车，两天后，来到了塞维利亚。这时，我心里这块石头才落了地，心想不会再被家里人发现了，尽管他们这时一直在找我。在塞维亚利我又买了几套衣服，还买了一头母骡，便和几个上巴塞罗那来赶那趟去意大利的船的先生一起来到这儿。到了昨天便出现了您们刚才见到了的情景。那些盗贼不仅抢走了我随身带的一切，还拿走了我最珍贵的东西(它是我不至于垮下来的精神支持)，那就是马尔科·安东尼奥的那份保证书。我原打算带着它去意大利，找到马尔科·安东尼奥，将这保证书给他看，以证明他言而无信，同时，也表明我那矢志不移的坚定性。这样，或许还会使他回心转意，实现他对我的承诺。但与此同时，我也想到，他既然会否认应该牢记在心的义务，也会轻而易举地否认写在纸上的承诺。显然，他身边有这个举世无双的脱

奥多西娅与他作伴，他更不会瞧得上我这个可怜的莱奥卡地娅了。想到这儿，我真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又想使自己出现在他俩的面前，不让他们过安生日子，我不想让那个搅得我过不上安生日子的情敌不费吹灰之力便享受到了原本属于我的东西。我一定要找到她！一定要找到她！我要结果她的生命，如果我能做到的话。”

“那么，脱奥多西娅究竟有什么过错呢，”脱奥多罗说，“如果她也像您莱奥卡地娅小姐那样受了骗？您不是受骗了吗？”

“他不是将她随身带走了吗？”莱奥卡地娅说，“她怎么会受骗呢？他们俩在一起亲亲热热的，这怎么能谈得上欺骗呢？这完全是不可能的。他俩在一起可高兴呢。他们此时也许就在人们常说的遥远而酷热的利比亚沙漠地带，也可能就在荒漠的埃斯西蒂亚冻土地带。她这时毫无疑问在与他寻欢作乐。不管怎么说，我一旦发现她，一定要她单独为我遭到的痛苦付出代价。”

“您可能搞错了，”脱奥多西娅说。“我非常了解您刚才说的这个情敌，了解她的为人，也知道她向来拘谨，从来不会冒险离家出走，更不会顺着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意愿跟他走。纵使她这样做了，她也不了解您的情况，不知道您与他有这样一段经历。她没有欺侮您，您也就谈不上对她进行报复了。”

“要说为人拘谨，”莱奥卡地娅说，“我想我这个人应该说够拘谨够老实的了。但即使像我这样的人，还做出了您刚才听到的这些事。更何况他又将她带走，对这点不应该有什么疑问。至于说到她并没有欺侮我的问题，我若冷静地思考一下，我承认她没有欺侮我。然而，我一想到她，便产生醋意，就觉得像万箭穿心一样，我就想将她这支利箭从心口拔

出，并将它折成千百段。凡是对我们有害的事情，我们应该将它们推到一边。憎恨那些给我们造成危害的事，和妨碍我们取得好的结果的事情，这也是顺理成章，合乎情理的。”

“根据您刚才说的这番话，”脱奥多西娅说，“再加以您目前又这么激动，我知道您难以冷静地思考问题，也很难听得进人们对您的忠告。我刚才已对您说过，我一定要帮助您。凡是对您有利而我又能做得到的事，我一定帮助您做。我也可以代表我兄长对您作同样的承诺，因为作为一名贵族，他只能这样做。我们的目的地是意大利。您若愿意和我们同行，我们将成为您很好的旅伴。我现在对您提出一个要求，请您允许我将您是女性这一点告诉我兄长，这样，可以使他正确地对待您。不过，我认为您目前不必改换衣著。如这个村镇上有您合适的衣服，明天我给您买几套最好对您最合身的衣服。至于您其他方面的问题，请耐心等待，时间是最好的老师。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定会给您最急切地希望解决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的。”

莱奥卡地娅对脱奥多西娅(她自己还想称自己为脱奥多罗)表示了感谢，感谢她对自己的种种承诺，还同意对方将自己的情况告诉脱奥多西娅的哥哥，同时，还请求她多多保护她，因为她若暴露女子的身份，将会遇到许许多多危险。

说完，她俩便分手去安寝了。脱奥多西娅回到她兄长住的客房，莱奥卡地娅则来到隔壁的那个房间。

这时，堂拉发埃尔还未就寝，他一直在等他的妹妹，想了解她与那个她认为是女子的人谈话的结果。他妹妹一进客房，没有等她就寝，就问她谈话的情况。于是，她便将莱奥卡地娅刚才对她说的情况，诸如她是谁家之女，她的恋爱过程和马尔科·安东尼奥的保证书以及她此行的目的，全都告

诉了她兄长。

堂拉发埃尔听了，深为震惊。他说：

“如果她真如她自己说的那个姑娘，妹妹，那她就是她村子里最好的女孩子，也是整个安达露西亚地区最典雅的小姐之一。她父亲和我们父亲是至交，她的美貌与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名实相符的。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我们不要让她抢先与马尔科·安东尼奥交谈，因为她说他给她写了保证书，这点使我感到关切，幸好她已遗失了。不过，请你暂时别操心这些事情，妹妹，还是先睡觉吧，这些问题以后总有办法解决的。”

脱奥多西娅如她兄长吩咐的那样做了。她躺在床上，但就是平静不下来，因为她这时得了严重的吃醋“病”了。想起莱奥卡地娅的绝世美貌，想起马尔科·安东尼奥的背信弃义，她心里怎能安静得下来！这时，她无数次地设想着他给莱奥卡地娅的那份保证书，保证书中的话像无数只猫一样在抓着她的心。她多次设想，莱奥卡地娅并没有失去这份保证书，她也多次设想，没有这份保证书，马尔科·安东尼奥也不会不实现自己的诺言，不会忘记自己对她应承担的义务。那天夜里的大部分时间她就这样度过的，她根本没有合眼。其实堂拉发埃尔那晚也没有睡好，因为当他听到那姑娘就是莱奥卡地娅，心里便燃起爱的火焰，仿佛他早已就爱上她似的。她的美貌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促使他总想见见她，认识她。当他找到某种能得到她，从她那儿能得到欢乐的途径时，心灵的激情就像干燥的火药遇上火星一般迅速燃烧起来。在他想象中的她并不是早些时候被捆绑在树上的那个样子，也不是那个衣衫褴褛的少年。他想象中的她身穿女装，住在她自己的家里，父母亲门第显赫，家财万贯。他这时并没有去仔细考虑使他认识她的那个原因。他只盼白昼早点来

临，他便能去寻找马尔科·安东尼奥。他不但要使他成为自己的妹夫，还要阻止他成为莱奥卡地娅的丈夫。这时，爱情和妒忌已使他自然地和他妹妹站在一起。他认为，马尔科·安东尼奥如不放弃他要得到莱奥卡地娅的希望，他就会要他的命。上面说的这种希望会导至多种结果：或者他能如愿以偿；或者会诉诸暴力；或者能善始善终。这一切均需要时间和机会。想到这儿，他平静了一些。过了一会儿，天已亮了，他们便都起了床，堂拉发埃尔叫来了店主，问他村镇里有没有服装店，因为他想替被匪盗剥光衣服的那名侍童买一套衣服。店主说，他有一套相当不错的衣服，愿意出售。他拿来了衣服，莱奥卡地娅穿上相当合身。堂拉发埃尔便付了款。莱奥卡地娅穿上这套衣服，又佩上一把宝剑和一柄短剑，显得英姿勃勃，仪态非凡。见到这个模样，堂拉发埃尔惊得瞠目结舌，脱奥多西娅则更妒忌了。这时，加尔维特已备好马鞍。上午8时，他们连当地有名的蒙塞拉特修道院也没有去参观一下(他们打算下次回来时去看看)，便向巴塞罗那进发。

要想说清兄妹俩此时的思绪，并非易事。就对莱奥卡地娅的态度而言，哥哥和妹妹就截然不同。脱奥多西娅巴不得她死在路上，堂拉发埃尔则希望她能活得好好的。只有一点相同：兄妹俩都爱着，也都在吃醋。脱奥多西娅出于对莱奥卡地娅的妒忌，竭力找她的毛病否定她，这样，可实现自己的愿望；堂拉发埃尔则在千方百计发现她的优点，将她看得完美无缺，致使自己更加爱慕她。尽管这样，他们并没有在旅途上作任何耽搁。他们在太阳还未西沉时，来到了巴塞罗那。这个城市之美使他们赞叹不已。他们认为这是世界上美丽城市中的佼佼者，是西班牙的光荣和骄傲。他们也认为这个城市使远近的敌人感到恐惧。市民们喜爱这个城市，外

国人在这儿得到保护、庇佑。这个城市也像一所学习礼仪的学校。总之，这座城市具有一座伟大的名城所应该具有的一切，是名城的范例。

一进城内，他们便听到一阵骚乱声，见到大批市民朝前面奔来，边跑边叫喊着什么。一问原因，他们才知道从几艘船上来的旅客等船靠岸后发生了暴乱，与城里人发生了冲突。听到这一情况，堂拉发埃尔想去看个究竟，但加尔维特却叫他别去，因为这样冒冒失失地去那儿很危险。他说，他知道，每当有船到达这个城市后，常常会发生这种骚乱。随意卷进这种骚乱，不会有好结果。加尔维特的劝告未能阻止堂拉发埃尔去海边，于是，众人只好跟随着他。一到海边，他们便见到许多人已拔剑出鞘，在海滩上展开无情的厮杀。见到这一情景，他们连马也没有下，便来到近处。这时，他们连参加厮杀的那些人的脸面也看得一清二楚，因为此时太阳还未下山。从城里赶去那儿的人数很多，从几艘船上下来的人也不少，因为负责管理这几艘船只的是个巴伦西亚的绅士，名叫堂佩德罗·比克。他正在一艘指挥船船尾上吓唬那些想坐小船逃走的旅客，要他们去声援自己人。眼见他的威胁和大声吆喝均未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便让几只船的船首对着城市，对城市开了一炮。这发炮弹没有装弹头，意思是说，城里人若再不后退，他便要射出带弹头的炮弹了。

堂拉发埃尔在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这场残酷的难解难分的激战的时候，他忽然见到在船上下来的那些人中间，在人数最多的地方有一个年龄在22岁上下的年轻人。此人英气勃勃，全身穿绿，连帽子也是绿色的。帽子上有一条辫带，看样子上面镶了钻石。这年轻人的武艺和他华贵的衣衫促使参加械斗的人都朝他看了一眼。脱奥多西娅和莱奥卡地娅的四只眼睛更不停地瞧着他，直到后来她们都异口同声地说：

"上帝保佑，除非我的眼睛看花了，否则，那穿绿衣的就是马尔科·安东尼奥！"

说完，她俩便轻捷地从骡背上跳下来，拔出宝剑和短剑，毫不畏惧地冲进混战中的人群，一人站立在马尔科·安东尼奥的一边。原来那位刚才说的穿绿衣的小伙子正是他。

"别害怕，"莱奥卡地娅一到他身边便说，"马尔科·安东尼奥先生，在你的一边有一个愿拿自己的生命作盾牌保护你的人。"

"说得对，"脱奥多西娅也说，"有我在这儿呢。"

堂拉发埃尔见此情景，也跟她们过去，与她们并肩作战。

正在忙于左冲右突的马尔科·安东尼奥根本没有听清刚才这两个姑娘说的话。他这时正越杀越有劲，力气大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此时由于城里来的人越来越多，船上下来的人被迫只好退到水里进行抵抗。马尔科·安东尼奥也无可奈何地这样做了。在他身边的这两位英勇的当代的布拉达曼特和马莉菲莎，或者是依波莉塔和潘塔西莱娅① 都也紧随着他退到水上。这时，从城里来了一位卡塔卢尼亚绅士，属赫赫有名的卡尔多纳家族。他骑一匹高头大马，站立在两派人中间。他让城里的人朝后退。城里的人一见是他，便照办了，因为他们对他怀有几分敬意。但还有几个城里人却在远处向退到水里的人扔石头。倒霉的是，其中一块石头正好击中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太阳穴，将他打倒在水里。莱奥卡地娅一见到他即将倒下，便一把抱住了他。脱奥多西娅也抱住了他。

这时，堂拉发埃尔因躲着如雨点般朝他身上落下的石

---

① 以上4个人物或为历史上的女英雄，或为神话中的女性，这里均指莱奥卡地娅和脱奥多西娅她们俩。

块，没有注意到这一情景。当他正要过去帮助他理想中的姑娘，帮助他妹妹和他妹夫的时候，那个卡塔卢尼亚绅士此时出现在他面前，对他说：

“别急，先生，关于这位受伤的先生的事，就请交给我来办好了。这些无知的民众太无礼了，我一定让您们摆脱他们这种无耻的纠缠。”

“啊，先生，”堂拉发埃尔说，“请您让我过去吧，我最亲爱的兄弟的生命现在正处于危险中。”

那位绅士给他让了路。但是，等他赶到那儿时，已晚了一步，因为人们已将马尔科·安东尼奥抬到指挥船边的那艘小船上了。一直扶着他的莱奥卡地娅也上船去了。脱奥多西娅也想和他们一起上船，但或许由于太累了，或许由于见到马尔科·安东尼奥受了伤，心里太难过了，也或许由于见到自己的情敌跟他一起走了，此时她已没有力气走上小船。要是此时他的哥哥没有及时赶到她身边，她已昏厥过去，跌倒在水里了。堂拉发埃尔这时见马尔科·安东尼奥和莱奥卡地娅一起走了，心里和他妹妹一样难过。

那位卡塔卢尼亚绅士很喜欢堂拉发埃尔兄妹那翩翩的风度，便在岸上叫唤他们，请他们上他那儿去。他们出于礼貌，也害怕城里人会向他们发起袭击，只好接受这位绅士对他们的邀请。那绅士下了马，和他们走在一起。他拔出宝剑，走进混乱的人群，请他们朝后退。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这时，堂拉发埃尔朝四面看了一眼，他想看看加尔维特和母骡在不在旁边。没有瞧见他，因为他刚才等主人们跳下母骡后，便牵着它们上他经常住的那家客店里去了。那位绅士来到自己家里，这是全城的几家大户之一。他问堂拉发埃尔，他是坐哪一条船来的。回答说，他不是坐船来的。他一进城，便见到人们在斗殴。由于他们认识那位被石块击伤的绅士（这时

他已在小船上，生命垂危），请求这位卡塔卢尼亚的绅士将那位伤者弄到岸上来。

“我一定很高兴地去做这件事，”那位绅士说，“我知道，那位将军一定会把人交给我的。他也是个头面人物，是我的亲戚。”

于是，他立即来到大船上，发现外科医生正在给马尔科·安东尼奥治伤。伤势很重，伤在左边太阳穴，医生说，非常危险。绅士对将军说，请他将伤者交给他，由他带到岸上去治疗。他们小心翼翼地将伤者安置在小船上，莱奥卡地娅不肯离开他，（因为她将他看成自己的希望）也随他一起上了船。船靠岸后，那绅士便派人到自己家里取来一副担架，将马尔科·安东尼奥抬走。与此同时，堂拉发埃尔派人去寻找加尔维特。他这时正在客店里，心里惦记着那几个主人，不知吉凶如何。听说他们均平安无事，便高高兴兴地来到堂拉发埃尔的身边。

这时，那位卡塔卢尼亚的绅士也带着马尔科·安东尼奥和莱奥卡地娅回来了。他亲热地将所有的人都安顿在自己的家里。之后，他便派人去请一位全城有名的外科大夫，请他对马尔科·安东尼奥进行治疗。外科大夫来了，但说要到次日才给予治疗，说军队里的外科大夫由于治过许多伤员，颇有经验，根据伤情，次日给予治疗为宜。医生只吩咐要给伤者安顿在一间能保暖的房间，让他安静地休息。这时，船上的那个外科大夫也来了，他向城里的那个大夫通报了伤者的伤情，还说在他看来，他的生命还处在危险中。城里的那位大夫了解了伤情后，更夸大了伤情，说确很危险。莱奥卡地娅和脱奥多西娅听了，像是听到死刑判决般难过。但她们表面上强忍住心里的悲伤，没有说些什么。

这时，莱奥卡地娅决定做一件对维护她的名节应该做的

事情。她等两位外科医生走后，便进入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房间。她当着那家主人，堂拉发埃尔、脱奥多西娅和其他人的面，来到伤者的床前，抓住他的一只手，对他说：

“马尔科·安东尼奥·阿多尔诺先生，现在还不可能跟您讲很多话，因此，我只希望您能听我说几句话。这些话如对您身体的健康并不合适的话，对您心灵的健康必然是合适的，为了能说这几句话，我需要得到您的允许。请告诉我，您能不能听我说。打从我认识您的这个时候起，我就竭力设法不做使你不愉快的事。这次使您不高兴，这虽然不好，但我认为这是最后一次了。”

听到这一番话后，马尔科·安东尼奥张开双眼，紧紧地盯视着莱奥卡地娅。从她的声音里他几乎辨认出她是谁了。这时，他用微弱的痛苦的声音说道：

“先生，请说吧，我的情况还没有糟到连听您说话也不能的地步。再说您的声音也并不难听，听它并不使我感到讨厌。”

这时，脱奥多西娅在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话，莱奥卡地娅说出的每一个词就像一支利箭穿透了她的心，同时，也穿透了同样在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他们谈话的堂拉发埃尔。

莱奥卡地娅继续说下去：

“马尔科·安东尼奥先生，如果石块击中您的脑门（说得确切一些，是击中了我的心）后并没有使您丧失记忆力，没有使您忘记了不久前您还说是您的光荣、您的苍天的那个人的形象的话，那么，您应该很好地回忆起莱奥卡地娅是谁，回忆起在您亲笔签字画押的那份保证书上说的话，您大概也不会忘怀她家父母亲的身份和她本人的诚实和纯洁，您也更不会因自己有了新欢而忘却了您自己应尽的义务。如果这一

切您还没有弃诸脑后的话，那么，您应该很容易地认出，我就是莱奥卡地娅。我生怕新近发生的种种情况会从我手中夺去原属于我的东西，同时，我也获悉您已来到这个地方，于是，我便克服种种困难，跟着您的足迹前来寻找您。我的意愿是，哪怕您到了海角天涯，我也要将您找到。如果您能体会到真正爱情的力量，能了解一个被欺骗的女人会暴怒到什么程度，我想您是不会对我刚才讲的话感到惊奇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我遇到了许多困难。今天能见到了您，这些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目前您既已伤成了这个样子，倘若上帝让您离开人世，到达更美好的来生，那在您离开此生前，我觉得应该向您作出承诺（就像我现在向您 承诺的 这样）：在您去世后，我也要献出自己的生命（我认为这样做是幸福的）。我将在您离开后不久就紧跟着您走。为此，我首先祈求上帝（我向上帝提出自己的愿望）其次也请求您，最后也请求我自己（您对我比对世界上任何人都负有更大的义务）同意，使我自己成为您的合法妻子。”

房间里的人在莱奥卡地娅说话时，全都陷入令人感到奇怪的沉默。他们以同样的沉默等待着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回答。他说：

“小姐，我认识您，这 点我无 法否认。您的声音和您的面容不允许我加以否认。我同样也无法否认，我确实有负于您，也无法否认您父母亲的身份以及您那无与伦比的诚实、谨慎和稳重，您女扮男装前来寻我，对此，我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加以低估。恰恰相反，今天我为此而尊敬您，将来还会更加尊敬您。不过，由于我命运不济，终于如您说的这样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另外，这眼前发生的种种事情，也有助于澄清事实。我想告诉您一个事实。您若眼下听到后会不高兴，我想今后对您还是有裨益的。美丽的莱奥卡地娅，

我坦白地对您说，我是喜欢过您，您也喜欢我。正因为这样、我承认，当时我给您写的这份保证书，只是为了满足您的愿望，非出于我的本意，原因是在写这份保证书前的好多天，我已将自己的这颗爱心交给了我同村的另一个姑娘。您一定认识她，她叫脱奥多西娅，和我们一样，也是名门的后代。若是说，我给您的是一份签了字的保证书，那么，我给她的是一颗真心。这颗真心已有事实得到了证明。这事实使我失去了和这个世界上另一个姑娘相好的自由。我和您当时的爱情只能说是一时性的，仅仅是您知道的那样开了花，却没有给您造成，也不可能给您造成其他方面的损害。我和脱奥多西娅的关系就不一样了。我已摘取了她给我的果实，是我愿意这样做的。我是怀着要做她丈夫（就像现在我就是她丈夫一样）的确实的信念才这样做的。我后来离开了她，也离开了您，使您受了蒙骗，使她感到受了侮辱，失去了贞操。我当时这样做，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怪我年轻幼稚，压根儿也没有想到那样做造成的严重后果。当时我毫不迟疑地这样做了，因为我突然产生了这样的想法：我趁年轻去意大利待上几年，然后再回来看看您们俩中间上帝将安排谁成为我的妻子。也许上帝在惩罚我，让我处于目前您见到的境地，在您面前坦白自己过去犯的过失，并为此付出自己的代价。现在您已经明白了事情的真相，您可以干您自己认为合适的事情。要是有一天脱奥多西娅知道我已死去，她可以从您这儿和有今天在场的人这儿了解到，我在临死之前已经实现了当时我给她许下的诺言。在我临死之前的这一短暂的时刻里，莱奥卡地娅小姐，我若还能为您效一点劳，请您坦率地告诉我，需要办什么事。除了认您为妻外（这点我办不到）其他方面的事，只要我能办到的，一定满足您的要求。”

在说这番话的时候，马尔科·安东尼奥的脑袋靠在胳膊

肘上。讲完话后，胳膊垂了下来，显然他已昏厥了过去。

堂拉发埃尔赶快过去，紧紧地抱住他，说：

“快醒醒，我的先生，拥抱一下您的朋友和兄弟吧，因为您喜欢这样做的。您张开眼睛看一看堂拉发埃尔吧，看一看您的同学吧，他是您的意愿和您认他的妹妹为妻子的恩情的见证人。”

马尔科·安东尼奥醒过来了，他立即认出了堂拉发埃尔，紧紧地拥抱他，并吻他的脸，说：

“兄弟，我的先生，我见到您真高兴，您的到来大大减轻了我的巨大的悲痛。常言道，乐极生悲，可是我不管会产生什么样的悲伤，见到您我是非常高兴的。”

“我现在还要使您更高兴，”堂拉发埃尔说，“我现在将您的宝贝——您的妻子介绍给您。”

他回过头来看脱奥多西娅，发现她站在人们的后面哭泣着。她听到刚才马尔科·安东尼奥说的话，见到刚才的一番情景，真是又高兴又难过。她哥哥抓住她的手。她顺着他，被他拉到马尔科·安东尼奥的面前。他认出了她，将她紧紧地拥抱着。他们俩流出了深情的眼泪。

见到这样的奇事，在场的人都觉得异常惊讶，但只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谁也没有说什么，等待着事情的结局。然而，那已经知道了事实真相的不幸的莱奥卡地娅亲眼见到了马尔科·安东尼奥的所作所为，见到她原来以为是堂拉发埃尔的弟弟的那个人倒在她一向认为是自己丈夫的那个人的怀里，感到自己的希望已经破灭，愿望已经落空，便偷偷地离开众人（这时他们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这病人抱着那侍从打扮的年轻人），走出房间，来到大街上。她这时的想法是离开这儿，到人们见不到她的地方去。在她走出房间不久，堂拉发埃尔便想起了她，发现她不在场，便丧魂落魄似地打听她

的去处，谁也不知她此时上哪儿去了。于是，他便急急忙忙地走出房间找她。他先到加尔维特住的客店里去，因为他认为她会去要一头牲口当坐骑。在那儿扑了个空后，便发了疯一样在街上到处找她。他以为她也许会到船上去的，便来到码头上。这时，他听到有人在大声呼唤那条属指挥船的小船的船主。他立即发现呼唤的人就是那美貌的莱奥卡地娅。她这时也发现了某些动静，听到背后有人赶来，便抽出宝剑，等待着此人来临。她认出他就是堂拉发埃尔，被他发现自己在那儿，心里很不高兴。但当时堂拉发埃尔只要做一个动作，她便能明白他的来意，更何况他作了不止一个动作，她完全明白，他对她并无恶意，他也是要她好，他或许也希望马尔科·安东尼奥和她要好呢。

这时，我真不知怎样才能表述堂拉发埃尔对莱奥卡地娅说的这番言词，如何向她坦露自己的衷肠，倾诉对她无限的思念与爱慕的。我真无法加以描述。然而，不说也不行，我只好将其中的一部分叙述如下：

“如果我这个人缺少良好的机遇的话，美丽的莱奥卡地娅，这时我更缺乏勇气，来向您揭示我内心的秘密。也许我这个深深地爱着的人的这颗爱心会永远地埋葬在自己的胸间。可我觉得这样做太不公平，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小姐，我希望您能明白，当时您是出于一时的迷恋，认为马尔科·安东尼奥各方面虽不比我强，但他却是您所钟情的人。其实，我的出身门第也和他一样好，他家的资产也不比我家多多少。说到我的人品，我当然不能自夸，但您的眼睛自然能看清。小姐，我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您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在您目前处于如此不幸的境遇的情况下，更得这样做。您已明白，马尔科·安东尼奥已经不可能属于您的了，因为上苍已将他给我妹妹了。将马尔科·安东尼奥

从您手中夺走的上苍这时又想给您作一补偿，上苍将我给予您。我此生没有别的更大的愿望，我只希望作您的丈夫。请注意，您的事情(原本是好事)发展到现在并不顺利，您不要以为自己大胆离家出走，寻找马尔科·安东尼奥这件事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就在我决定与您喜结良缘的时候，请您也作出决定，作我的白头到老的妻子，至于过去的往事，我将予以忘却，事实上，我已将我了解到的一切早已弃诸脑后。我明白存在着一种使我不顾一切、肆无忌惮地向您表示爱慕之情的力量(您也曾有过这种力量，它使您处于目前的境地)。因此您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过去感到遗憾，因为您本身没有任何错误。”

在堂拉发埃尔坦露自己的全部心声的过程中，莱奥卡地娅一直未发一言，她只是不时地叹几口发自她内心的闷气。这时，堂拉发埃尔壮起胆子，捏住她的一只手(她没有将手抽回)，对它吻了无数次，又接着说：

“我心爱的小姐，您就痛痛快快地作我的夫人吧，就在这满天星斗的苍天之下，在倾听着我们言谈的平静的大海之滨，踩在我们脚下的潮湿的沙滩之上，您说一个‘行’字吧，这无疑既有利于您的名节，也会使我高兴的。我再对您说一遍，我是个如您了解的那样的正人君子，家境殷富，也非常喜爱您。我想这一切您都是喜欢的。眼下您虽然穿着这一身与您的身份不相符的衣衫，远离家乡，远离亲人，难以得到您希望得到的东西。但您很快就能穿上您平时穿的体面的衣衫，还有一个您自己选上的好丈夫与您作伴，您就可以富富足足地、高高兴兴地、堂堂正正地回去，那些听到您的经历的人还会赞扬您呢。如果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您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我再次地对您说，请作出决定吧，将我从目前的可怜的境地中拉出来，来到能配作您丈夫的幸福的天地中。这

样，您也可以体体面面、堂堂正正地过日子了。”

“唉”，直到这时那犹豫不定的莱奥卡地娅才开了口，“既然上苍已作了这样的安排，既然是苍天(而不是我自己，也不是任何他人)反对自己原来作出的安排，那就只好按上苍的意思，也就是您的意思办吧，我的先生，苍天明白，我这次答应您的要求，心里实在很感羞愧，这倒不是因为我不明白，我顺从您我是有许多得益的，而是怕答应了您以后，您也许会用和现在的目光(您用现在的目光见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不同的目光来看待我。不过，不管怎样，作堂拉发埃尔·德比亚比森西奥的合法妻子，这个名声也是响当当的。光有了这个名称，我就能高高兴兴地过日子了。要是作了您妻子后，您觉得我的言行、习惯更能使您对我表示尊重，那我就要感谢上苍了，走过这么奇妙而曲折的道路后，遇到这么多坏事和好事后，最后成了您的妻子。堂拉发埃尔先生，请您伸出手来，表明您是我的。我的手在这儿，我也是您的。愿您刚才说的苍天、大海、沙滩还有仅被我的叹息声和您的请求声打破的寂静作我们的证婚人吧。”

说完，她伸出手去，扑到他的怀里，堂拉发埃尔也伸出手，将她搂住。他们单独的默默地在庆祝这次夜间的结合。尽管经过了不少悲伤的时刻，此时却流下了幸福的眼泪。

接着，他们便回到了那位绅士的家里，这时，家里的人们都由于找不到他们俩而很难过。马尔科·安东尼奥和脱奥多西娅也是这样。他们俩已当着一名神父的面举行了婚礼。原来脱奥多西娅怕这时会发生什么意外，便请求那位绅士派人请来了神父给他们举行了婚礼。堂拉发埃尔和莱奥卡地娅进来后，前者便向大家叙述了他与莱奥卡地娅已同意成亲的事，大家听了更为高兴。卡塔露尼亚的贵族有一个特点，他们很愿意帮助外国人，愿意成为他们的朋友。因此，他们也像是

自己亲人那样对这两对年轻人的结合感到高兴。

在场的那个神父请莱奥卡地娅换上女装。这时，那位绅士赶紧给这两个姑娘拿来他自己妻子穿的最好的衣服。他妻子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夫人，出身于那个王国很有名望的古老的克拉诺耶盖家族。那绅士又请来了那个外科医生。医生发现病人说话太多，得不到休息，生怕病情加重，一进来便首先要求让病人保持安静，别让他说话。然而，这时上帝想在我们的眼前创造一个奇迹，大自然办不到的事，上帝办成了。让马尔科·安东尼奥休息一会儿后，竟然在翌日医生给他看病时，医生发现他已脱离了危险期。再过了14天后，他便康复了，不让人担惊受怕地启程回去了。

在马尔科·安东尼奥卧病期间，他曾给上帝许愿，若能使他康复，他定去加里西亚的圣地亚哥城朝圣。随他去还愿的还有堂拉发埃尔、莱奥卡地娅和脱奥多西娅，还有那个侍候母骡的侍从加尔维特。一般说来，干加尔维特这一行的人是不愿陪他们步行去的。但由于堂拉发埃尔为人仁慈、谦和、平易近人，他一直陪他们回到了故乡。眼见作为朝圣者，他们只能步行去圣地亚哥，于是，加尔维特便托人将几头母骡(其中也有堂拉发埃尔的那一头)送到萨拉曼卡。

启程的时日来临。堂拉发埃尔他们一行身穿披肩，随身带着旅途需要的物品和那位慷慨大方的绅士告别。这位对他们帮了这么多忙，给予他们如此盛情款待的绅士的大名叫堂桑乔·德科尔多纳，是一位血统高雅、品行高尚的名士。他们向他表示，他给他们的恩情已无法报答，他们只有永生永世地记着他的大恩大德，同时，还要让自己的后代也要记着他的恩泽。堂桑乔拥抱了他们每一个人，还对他们说，他对他们干了这些好事，以及他对其他的他认识的或他认为是卡斯蒂利亚的贵族绅士的人们干的好事都出于他的本性。他们

又拥抱了两次，然后，难分难舍地告别了。他们以两位新的女朝圣者可能做到的速度步行着。3天后，来到蒙塞拉特修道院。在那儿待了3天，做了一个好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又开始上路。一路上非常顺利，终于到了圣地亚哥。他们怀着极其虔诚的心情还了愿，但还不肯脱去朝圣者的法衣，一直穿到了自己的家中。在回家的路上，他们感到十分轻松愉快。在到家之前，当莱奥卡地娅的故乡（上面已经讲到，它离脱奥多西娅的老家只有1西班牙里）已在眼前时，他们站立在一座小山坡上，见到两家的故乡近在咫尺。此时，他们禁不住流下了兴奋的眼泪，特别是那两位已成了婚的女孩子，见到了故乡，又使她们回忆起了往事。

他们发现，就在两个村庄中间的一大片橄榄树旁，在一个广阔的山谷地里，有一位英姿勃勃的贵族老爷，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左手持一个白色的皮盾，右手执一根又粗又长的长矛。他们再仔细地看了看，又在橄榄树中间发现另外两位绅士老爷，他们也拿着同样的武器，同样的打扮，同样的姿态。不久，便见到他们会合在一起，3人之间只相隔一个很小的距离。会合后，又见他们很快就分开了。那个到得最晚的绅士此时和首先见到的这位老爷拉开了一点距离，然后，两人都刺了刺马，发起了进攻，看样子像是一对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死敌。他们刺杀有力，武艺精通，左躲右闪，技法高超。一眼看来，便是两名训练有素的高手。那第三个绅士此时正在观战，没有离开他所在的位置。这时，堂拉发埃尔不想在这么远处观看这一场罕见的厮杀，他便迅速走下山坡，他的妹妹和他的妻子也随他走了下来。转眼间他们便来到了这两位老爷交战的地方。这时，他们俩均已受了轻伤，其中一人的帽子被打落在地，头盔也掉了下来。当此人回过头来，堂拉发埃尔认出他就是自己的父亲；马尔科·安东尼奥也认出另一人是他的父

亲，此时莱奥卡地娅在仔细地瞧着那个尚未参加格斗的人，发现他正是她的生身父亲。见到他们后，这四个人都惊得瞠目结舌，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这时，他们也顾不得去弄清事实的真相了，那妹夫和大舅子立即站立在交战双方的中间，大声地说：

“别打了，老爷们，别打了！向您们俩提出请求的人就是您们的儿子！”

“我是马尔科·安东尼奥呀，我的父亲和老爷！”马尔科·安东尼奥说，“我想，您们两位两鬓如霜的老人此时在拼个你死我活的原因都是为的我吧。请父亲息怒，放下武器，或者是用武器去对付另外的敌人。从今以后，站在您前面的这一位老爷要成为您的亲家了。”

堂拉发埃尔几乎也和自己的父亲说了类似的话，听了这番话，两位绅士停止厮杀，仔细地瞧着跟他们说话的这两个人，继而又回过头，发现莱奥卡地娅的父亲堂恩列盖也已下了马，正在跟那个原来以为是个朝圣者的人拥抱着，原来她就是莱奥卡地娅。她来到父亲身边，对他说，请他进行调停，叫他们不要再拼杀了，还三言两语地叙述了堂拉发埃尔如何成了她的丈夫，马尔科·安东尼奥如何成了脱奥多西娅的丈夫的经过。父亲听了，便下马拥抱她，就如刚才说的那样。接着，又放开她，赶到格斗的两个人那儿劝他们停止厮杀，虽说已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这两个格斗者已认出了各自的儿子，这时也已下了马，正在互相拥抱着，流下了幸福的眼泪。他们都聚在一起了，各自看着自己的孩子，真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摸了摸自己孩子的身躯，因为他们这么突然见到自己孩子的来临，真怀疑自己还在梦里呢。他们终于相信这是事实，于是，又落下了眼泪，又是一阵拥抱。

这时，在这山谷附近又出现了大批手执兵器的人，他们

有的步行，有的骑着马。他们是来保护本村的绅士老爷的。一到了这儿，却发现他们在拥抱几个朝圣的人，眼中淌着眼泪，于是便都下了马。这时他们被眼前的场面弄糊涂了。堂恩列盖对他们简要地述说了刚才他女儿莱奥卡地娅对他讲的情况。于是，人们都去拥抱那些朝圣者，高兴得难以自制。堂拉发埃尔又对他们简要地讲了一下他的恋爱经过，讲到他已与莱奥卡地娅结了婚，他妹妹脱奥多西娅也和马尔科·安东尼奥成了亲。这些消息又使人们高兴了一阵。接着，前来救援的那些人让出了自己的马，让这几位朝圣者骑。同时，他们一致同意去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家里，因为他父亲邀请他们到那儿去举行婚礼，他们就怀着这个主意各自回了家，其中有几个在场的人到新郎新娘亲友家里去报喜去了。

在回家的路上，堂拉发埃尔和马尔科·安东尼奥获悉了他们这次拼杀的原因。原来脱奥多西娅和莱奥卡地娅的父亲分别向马尔科·安东尼奥的父亲提出进行决斗的要求，理由是他明明知道他儿子的骗局，却不加以制止。前面说的两个父亲一起来到决斗的地方，发现对方只有一人，他们不想两个对付一个，想一对一进行厮杀，这样，才是君子的行为。这场厮杀要不是堂拉发埃尔他们及时赶到，必然会有伤亡，于是，他们对上帝表示了谢意。翌日，他们都来到了马尔科·安东尼奥的家里，他父亲便将他和脱奥多西娅以及堂拉发埃尔跟莱奥卡地娅的婚礼安排得富丽堂皇，十分豪华。婚后，两对夫妻双双生活得十分幸福，留下了满堂儿孙，他们的香火至今仍在安达露西亚两个最好的村庄里代代相传。这里没有提到这两个村庄的名字，主要是怕有些多嘴的人会在背后说村里人的坏话，说他们太轻浮，尤其是这两个当初女扮男装的女孩子。其实，我请求诸位不要这样轻易地责备她们。也许您们自己有一天也会被丘比特的箭射中。丘比特的箭确

实有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难以抵御的。

那个侍候母骡的仆从加尔维特跟着堂拉发埃尔命他送到萨拉曼卡的母骡来到该城，他得到了这两对夫妇优厚的赏赐。

当时的诗人利用这个机会作诗盛赞这两个既胆大又诚实的少女的美貌并歌颂了这个奇妙故事的所有主人公。

（陈凯先译）

# 科尔纳莉娅小姐

堂安东尼奥·德依苏萨和堂胡安·德康波亚是年龄相仿的两个有名望的青年绅士，他们为人稳重，是一对挚友。他俩在萨拉曼卡求学。年轻人血气方刚，为了见见世面，闯闯天下，他俩决定停止学业，去佛兰德斯从军。在他们看来，像他们这些出身名门血统高贵的人应该去习武才是正道。

到了佛兰德斯，他们发现当地的战事已经停止，或者说，交战双方正在进行谈判，准备缔结和约。他们在安特卫普收到了各自父母的来信，信中表示，由于他们未征得父母的同意而擅自中辍学业，父母亲大为恼火。眼见自己的双亲在生气，他们在佛兰德斯又无所事事，于是便决定返回西班牙。不过，在回西班牙之前，他们决定去游览一下意大利的每一座名城。在遍游了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后，他们在波洛尼亚① 停留下来。他们仰慕波洛尼亚大学和这座名牌大学的学术水平，决定在那里继续他们的学业。他们将自己的打算写信告诉各自的父母亲。父母亲

---

①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名城。

非常高兴，给他们寄来了丰厚的学习费用，这使他们过上了阔绰的生活，俨然显出一副富家子弟的模样。

打从他们去学校的第一天起，他们便出了名，人们都将他们看成名儒；漂亮潇洒，彬彬有礼，很有教养。堂安东尼奥年约24岁光景，堂胡安的年龄不超过26岁。他们年少英武，才气横溢，既懂音乐，也会赋诗，还会使枪舞剑。正因为这样，凡是与他们有交往的人均很喜欢他们。因此，他们便拥有众多的友人，其中有不少是在那个大学求学的西班牙留学生，也有本地的学生，还有许多外国留学生。他们对朋友们非常慷慨大方，非常谦逊，从未流露人们通常认为西班牙人具有的那种傲慢态度。由于他们年轻、活泼，自然也喜欢打听城里美人的消息。虽说城里有许许多多美貌女子（她们有的还是姑娘，有的已经结了婚），她们中有的也很有点名气，但总比不上科尔纳莉娅·贝尔蒂波利小姐。她出生于古老的、高贵的贝尔蒂波利家族。这个家族的人过去曾主宰过波洛尼亚这个城市。

科尔纳莉娅美貌绝伦。她由于父母早亡，受到他兄长罗伦索·贝尔蒂波利的监护。罗伦索是一个异常诚恳、勇武的绅士。父母去世后，给他们留下一笔巨大的遗产。虽有钱财，但他们孤独的童年过得不算顺利。科尔纳莉娅行为谨慎、举止端庄，他兄长又对她管教甚严，因此，她几乎从不抛头露面，她兄长也不允许她这样做。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久闻她的大名，很想见她一面，那怕就在教堂里，但他们虽作了种种努力，收效微乎其微；后来，发现已难以如愿，见她一面的愿望也渐渐减弱了。他们除了认真学习外，有时和几个诚实的女孩子玩玩，日子过得既愉快又体面。他俩晚间不常外出，有时偶尔出去，总是两人结伴同行，而且身带武器。

一天夜里，他们原本打算出门，但堂安东尼奥对堂胡安

说，他先留在家里作一会儿祈祷，让堂胡安先走，他随后就去。

“我不必先走，”堂胡安说，“我等您吧，今天我们不走也不要紧。”

“您不必等我了，”堂安东尼奥说，“您先出去透透空气。如果您去我们常去的那个地方，我随后就来找您。”

“您放心吧，”堂胡安说，“今夜我还是去平常去的那些地方。”堂胡安出门走了，堂安东尼奥还留在家里。

那晚天很黑，这时已是夜里11时。堂胡安走过了两三条街，觉得一个人走路，没有人可以交谈，有些无聊，便决定往回走。在回家的路上，来到一条街，这条街上有几家人家的大门是用大理石砌成的，在其中的一扇门里，他听到有人对他说些什么，此人说话的口音带有丝丝的声音。这时天很黑，门廊里更黑，他听不清里面的人在说些什么。他停下脚步，仔细地听了一会儿。这时，他见到这扇门打开了一点儿。于是，他走到门边，听到门里有人轻声地说：

“您是法维奥吧？”

堂胡安这时糊里糊涂地回答说：“是的。”

“那就请您接住这个东西吧‘”里面的人说，“请予以妥善处理，然后，请您来回话，可一定得来。”

堂胡安伸出手去，接住一包东西。他原本想一手接住，谁知一只手抓不住，非用两手捧住不可。他一捧住那包东西，里面的门就关上了。他只好捧着这包东西，站在街上，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就在这时候，他听到婴儿的哭声，原来这包里包着个才生下来的婴儿。这孩子一哭，倒把堂胡安给弄糊涂了，他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该怎么办。他想回去叫门，将孩子交还给那家人家，但又觉得这样做不妥，说不定这孩子的安全会得不到保证。他若将孩子抱回家去，

家里又无人会抚养他，他自己也不知城里有谁会收养他。不过，刚才那个人对他说过，叫他“妥善处理，”并叫他再去回话。想到这里，他决定先将孩子抱回自己家里，将他交给替他们料理家务事的那个女管家去照看，然后，他自己再去那家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将孩子交给他的那个人一定是将他当成是另一个人了，那个人这样做，显然是搞错了。他没有再想些什么，便抱着孩子回到家里。这时，堂安东尼奥已不在家里。他走进自己房间，叫来了管家，打开包裹，一看这孩子长得非常秀气。从包孩子的这块毛毯看来，这孩子的父母亲一定是非常富有的。女管家再解开孩子的裤子，发现这是个男孩。

“得找个人给孩子喂奶，”堂胡安说，“这件事得这么办：管家，请您取下这块裹孩子的质地优良的毛毯，换上一块质地差一点的毯子。然后，将这孩子抱到一个接生婆的家里，可不要说这孩子是我抱到家里来的。这些接生婆一般都有办法处理这方面的问题的。您得多带点钱去，得让接生婆感到满意才是。若问起谁是这孩子的父母，您就随便杜撰两个名字吧，免得让别人知道是我将这孩抱回来的。”

管家答应照办。堂胡安于是便迅速地回到原来的那家人家那里，想听听那个人还会对他说些什么。他还未来到那户人家的门口时，却已听见旁边一家人家里面发出一阵乒乒的击剑声，仿佛里面有许多人在械斗。他再细细一听，没有听到有人在说话，原来里面的人都在一声不吭地格斗，宝剑砍在石块上发出阵阵火星。他终于看清，有好几个人在与一个人拼杀。这时，他听到有人说了下面的话，这更使他确信他的看法是真实的：

“啊，你们这些背信弃义之徒，这么多人对付我一个人，可你们还是占不了什么便宜！”

听到这句话，又见到了眼前的这番情景，具有侠义心肠的堂胡安便三脚两步跃到刚才说话的那个人的身边，一手拔出宝剑，一手举着他随身带的盾牌。为了不让他们知道他是西班牙人，他用意大利语说：

“请别害怕，我来帮您的忙，至死也不离开您的身边。用劲砍杀！这些背信弃义之辈，即使人多也没有什么用处！”

这时，对方有一人听了这话，回答说：

“你说得不对，这里没有背信弃义的人。我们这样做只是为了恢复已经失去的名誉，仅此而已。

此人没有再说下去，因为他很快就负了伤。堂胡安估计，他们的对手一共有6人。与此同时，他的同伴在胸部也中了两剑，并被击倒在地。堂胡安以为他已被杀死，便以罕见的勇气，迅即向对手猛扑过去，一柄宝剑似蛟龙出水，银蛇飞舞，杀得他们纷纷朝后退去。然而，他虽勇猛非凡，终是寡不敌众。要不是这时街坊们闻声在窗口亮起灯笼火把，大声呼叫他们住手，他是会吃亏的。他的对手们见此情景，便离开那条街，逃之夭夭。

这时，那位跌倒在地的人站了起来，因为刚才的两剑只砍在他镶有金刚石的护心甲上。刚才殴斗时堂胡安的那顶帽子被击落。他在地上找了找，找到了另一顶，他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帽子，便将他戴在头上。

那位倒地的人这时走到堂胡安的身边，对他说：

“绅士先生，不管您是谁，我坦率地说，亏了您我才有这条命。往后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一定要为您效劳。现在请恩公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以便日后可以报答。”

堂胡安回答说：

“我做这件事并不是为了图个报答，因为我不谋私利。不过，先生，您既然提出这样的要求，为了满足您的愿望，

我只告诉您，我是个西班牙绅士，是这儿的留学生。本不想告诉您我的姓名，但往后万一您仍需要我帮什么忙，我还是对您说吧，我叫堂胡安·德康波亚。”

“您的大恩我没齿不忘，”刚才倒下的那个人说，“但是，堂胡安·德康波亚先生，我不打算告诉您我的姓名和我的身份，因为我想让您先了解另一个人的姓名，我想让您了解这个人的情况。”

这时，堂胡安先生关切地询问他有没有负伤，因为他见到他刚才中了两剑。那个人回答说，由于他身上带了块十分有名的护心甲，没有受伤。尽管这样，当时他若不来相助，他的敌人定会要了他的命的。

这时，他们见到有一群人朝他们走来。堂胡安说：

这些人若是那些回来的敌人，请作好准备，先生，我们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我认为这些人不是敌人，是我的朋友。”

情况果然如此。这次来的共计8人，他们围着刚才倒下的那个人，对他说了几句话。由于声音很轻，又是背着他说的，堂胡安没有听清楚。

那个被保护过的人这时回过头来，对堂胡安说：

“要不是这些朋友来，堂胡安先生，我一定不 会让 您走的，一直要请您待到我平安脱险为止。但现在我非常恳切地请求您，请您离开这儿，我还有事与他们交谈。”

他说完，便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发现自己的帽子掉了。于是，他回过头来对刚才来的那几个人说，请他们给他一顶帽子。因为他的帽子已掉了。这话还未说完，堂胡安便将刚才他在街上找到的那顶帽子给了他。这时，那个人又对堂胡安说：

“这顶帽子不是我的。就请堂胡安先生将它作 为战 利品拿走吧，并请予以妥为保存，因为这顶帽子很有名气。”

来人给了他另外一顶帽子。堂胡安为了做到那个人对他提出的请求，便简要地说了几句客气话，连那个人是谁也没有弄清楚，就回家走了。此时他也不想上刚才将婴儿交给他的那一家人家那儿去了，因为他认为由于发生了刚才的斗殴，整个地段的人都被吵醒了，此时去那儿多有不便。

就在他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他的同学堂安东尼奥·德依苏萨。他俩认出来后，堂安东尼奥便对他说：

“堂胡安，快跟我回头走吧，上那边去看看，在路上我要告诉您刚才发生的一桩奇事，这件事 您也 许从 来没 有听说过。

“我也可以跟您讲一桩奇事，”堂胡安说，“不过，我们还是去您要去的地方，同时，请将您的故事讲给我听。”

堂安东尼奥在前面边带路，边说道：

“您要知道，您离家一小时后，我即前去寻找您。离这儿不到30步路的地方，我看见有个黑黑的人影朝我走来。此人走得很急，走到我跟前时，我才知道是个身穿长袍的女人。她一面不停地溅泣着，一面问我：

“先生，您是外国人还是本地人？’

“‘我是外国人，我是西班牙人’。我回答说。

“‘感谢苍天，它不想我未作临终圣事 便死去。’她 说。

“‘您受伤了，小姐？’我问道，‘还是身患不治 之 症？’

“‘我身上患的病如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要我的性命的。您们西班牙人向来慷慨大方，因此，我请求您，西班牙先生，帮我离开这个地方，尽快带我到您目前住的公寓里。到了那儿后，您若想了解我身上得的什么病，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将对您进行详述，即使会影响我的声 誉，我 也 将在 所不惜。’

“听到她这一 番 话后，我觉得急需满足她对我提出的要

求。于是，我拉住她的一只手，穿过几条空无一人的街道，来到公寓里。侍仆桑蒂斯脱瓦给我开了门。我请他随即回到他自己的房间里。然后，我又偷偷地将那个女人带到我的房间。她一进入房内，便倒在我的床上，昏死过去了。我来到她身边，揭去她随身带来的面纱，发现她是个绝世美人。我估计她的年龄大约为18岁，只会少不会多。见到这么漂亮的女人，我真惊呆了。我在她的脸上泼了一点儿冷水，她苏醒过来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先生，您认识我么？’

“‘不认识，’”我回答说，‘我可没有福分 认识 这么漂亮的女孩子。’

“‘生得漂亮反而倒了霉，’她说，‘上帝给了我这张脸蛋，反使我遭到极大的不幸。不过，先生，现在可不是赞扬我的美貌的时候，现在需要帮我解脱危难。您为人慷慨，请您将我关在这间房子里，不让任何人见到我。然后，您再到您刚才遇见我的那个地方去，看看有没有人在斗殴。若有人在格斗，请不要帮助任何一方，只是设法进行调解，因为格斗的任何一方若遭到危害，都会增加我的不幸。’

“我将她关在房间里后，便到这儿来调停这场斗殴了。”

“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堂安东尼奥？”堂胡安问。

“您还不认为我已说得太多了吗，”堂安东尼奥说，“我已经说过，在我的房间里锁着一个绝代佳人。”

“毫无疑问，您说的情况确实非常离奇，”堂胡安说，“现在就请您听听我的这个故事……”

于是，他便向对方讲述了他遇到的一件件事情，说他抱来的这个婴儿现在已经在他那女管家的手中，还说他请女管家给孩子换一块裹身的毛毯，用一块质地差一点的换去那块好毛毯，还请她将孩子送到能抚养他的地方，或者至少能让

孩子吃饱奶的地方。接着，他又告诉堂安东尼奥，他刚才讲到的那场斗殴现在已经平息下来，他本人就参与了这场斗殴。他想，参加这场斗殴的人可能都不是等闲之辈。

两人听了对方的叙述，均感到十分惊奇。于是，他们迅即回到公寓，想看看那个被关锁在房间里的姑娘的情况。路上堂安东尼奥对堂胡安说，"他曾经答应那个姑娘，除了他自己外，谁也不能见到她，也不能走进他的房间，除非她改变了主意。

"没有关系，"堂胡安说，"总有机会见到她的。刚才您说她长得这么好看，我倒真想见见她。"

他们回到了公寓。他们雇用的3个仆人中的1人拿着灯，给他们照明。借着灯光，堂安东尼奥抬头看了一眼堂胡安头上戴的这顶帽子，见到它光彩夺目，里面镶了许多钻石。后者拿下帽子，发现帽子上有一条闪闪发亮的缎带。他们细细地瞧了瞧缎带上的这些钻石，认为这些钻石如果都是真的话，它们起码价值12000枚金币。由此可知，参加斗殴的这些人都是些名人，尤其是被堂胡安救助过的这个人。他还记得此人当时曾经对他说过，叫他保存好这顶帽子，因为它很有名气。于是，他们请仆人回避后，堂安东尼奥便打开房门，见到那姑娘此时坐在床上，一手捂着面颊，在淌眼泪。堂胡安非常想见见她，便站在门口，脑袋往门里伸，想尽可能多伸进去一点。这时，那姑娘见到了他帽子上的钻石发出的闪光，便抬起头来，说道：

"快进来吧，公爵先生，进来吧！今天您为什么会屈尊前来看我？"

听了她的话，堂安东尼奥说：

"小姐，这儿可没有来看望您的任何公爵啊。"

"怎么没有呢？"她说，"现在在门口的这一位就是费拉拉

的公爵。他那顶富丽堂皇的帽子就表明是他来了。”

“小姐，您刚才见到的这顶帽子确实不是什么公爵戴的。您如果想看看他是什么人，请允许他进来吧。”

“那就请他进来，”她说，“尽管他要不是公爵，我就更加不幸了。”

堂胡安听了这几句话，知道她已允许他进去了，便一手提着那顶帽子，走进了房间。他站到她面前后，她便认出他并不是她刚才说的那顶帽子的主人。于是，她以惶惑不安的语调说：

“唉，我真不幸！先生，请告诉我，免得我产生更多的疑虑，您认识这顶帽子的主人么？这主人现在在哪儿？或者请告诉我，这帽子怎么会来到您的手中的？他还活着么？或者说，这就是他的死讯？……啊，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在这儿见到了你的帽子，而我又被关锁在这间房间里，却没有你在场。我现在已落到了这些西班牙人的手中，真不知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吓都快吓死了，我真怕因此会丧失自己的名节！”

“请冷静一下，小姐，”堂胡安说，“这顶帽子的主人并没有死，您也没有落在会凌辱您的那些人的手中。我们一定会尽我们的一切力量帮助您，会置自己的生命于不顾地保护您。如果说，凡是西班牙人都很仁慈，那是不切合实际的，但我们是仁慈的西班牙人，是有名望的人。这样说，似乎有些自夸了，但请您放心，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去自己的尊严。”

“我相信这一点，”她回答说。“不过，还得请先生告诉我，这顶富丽堂皇的帽子怎么会落到您的手中的？它的主人又在什么地方？它的主人是阿方索·德埃斯特，是费拉拉的公爵。”

为了尽快消除她的疑虑，堂胡安便对她述说了他是如何

遇到人们在进行斗殴的，他又如何去帮助一位绅士的。根据她刚才说的情况，这位绅士无疑就是费拉拉的公爵了。他还说自己在格斗中丢了帽子，后来，找到了这一顶。那位绅士便对他说，请他保存好这顶帽子，因为这顶帽子是有名的。格斗结束后，那位绅士没有负伤，他本人也没有。这时，来了一批人，看样子是这位绅士的部下，也可能是他的友人。这个他认为是公爵的人后来请他离去，同时，又对他给自己提供的帮助表示极大的感谢。

“小姐，这帽子就这样落到了我的手中。如果说，它的主人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公爵，那么，一小时前他还是好端端的，平安无事。这是真情实况，请您放心好了，如果您真的这么关心公爵的安危的话。”

“为了让您们明白，先生们，我刚才说的话是有道理的，让您们明白我为什么要打听他的情况，请您们仔细地听我陈述我不幸的经历。”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那位女管家却乐滋滋地在给婴儿喂蜂蜜吃，还替他那块华丽的毛毯换了一块普普通通的毛毯。这一切都弄停当后，她就打算将这孩子抱到一个接生婆的家里，就像刚才堂胡安让她做的这样。当她抱着孩子路过那位正在准备讲述自己身世的姑娘所在的那个房间时，这孩子突然哭了起来。那位小姐听到孩子的哭声，便站起身来，专心地听着。后来，听说这是初生婴儿的哭声，便说：

“先生们，这孩子是怎么一回事？好像是才生下来的。”

“这个孩子是今天夜里有一户人家交给我们的，女管家想去找个人给他喂奶，”堂胡安回答说。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将孩子抱到这儿来，”小姐说，“既然苍天不让我给自己的孩子喂奶，我就给别人家的孩子喂吧。”

堂胡安便叫住女管家，从她手中接过孩子。然后，进门

将孩子放在那位小姐的怀里，说道：

“小姐，这就是今天晚上人们送给我们的礼物。这也不是第一次了。几个月前，我们在门口还发现过好几个这样的孩子呢。”

她将孩子抱在怀里，仔细地看了看他。这孩子的小脸蛋裹在一块质地虽差却很干净的毛毯里。她禁不住淌下了眼泪。这时，她摘下自己的头巾，将它铺在自己的胸口，以便喂奶。她让孩子的嘴对着自己的乳房，将自己的脸紧贴着孩子的脸。她想用自己的奶汁喂饱孩子的肚子，用自己的泪水洗刷孩子的脸蛋。在孩子吃奶的这段时间里，她一直这样低着头。在这段时间里，在场的这4个人都没有说话，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此时孩子正在吮吸着，但没有吃到奶，因为才分娩的产妇是没有乳汁的。她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便回过头来，对堂胡安说：

“我想给孩子做点好事也做不成了。显然，我在这方面毫无经验。先生，请给孩子喂点蜂蜜吧。别在这个时候将孩子弄到外面去，等到天亮再说吧。在将这孩子送走之前，请抱到这里来让我再看一眼，见到他，我也得到一点安慰。”

堂胡安将孩子交还给女管家，请她暂时别将孩子送出，同时，请她再用孩子原先带来的那块华丽的毯子将孩子包裹起来，并叫她在没有事先禀告他们的情况下，不要将孩子抱走。

堂胡安又走进房内。当房内只有3个人时，美丽的科尔纳莉娅说：

“您们如想我给您们谈谈自己的身世，请给我点吃的，我都饿昏了，很想吃点东西。”

堂安东尼奥立即走到他的书桌前，取出许多罐头来。小姐吃了点罐头食品，喝了一玻璃杯冷水后，体力恢复了，心

情也平静了一些。她说：

“先生们，请坐下来听我说话。”

他们坐下来后，她便将身躯斜靠在床上，拉了拉衣服的下摆，取下带在面孔上的面纱，将它披在两肩上，露出满月一样的面孔(说得确切一些，露出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一样美丽的面庞)。她的眼中流出珍珠般晶莹的泪珠。她拿出一块异常洁白的丝绸手绢给自己擦眼泪。她那双手的皮肤是如此的洁白，以致谁也说不清是手绢白，还是她的两只手白。接着，她叹了几口气，并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后，说道：

“先生们，我这个人的名字您们一定是听到过的，因为这里几十里方圆的人都知道我长得很好看。我叫科尔纳莉娅·贝尔蒂波利，是罗伦索·贝尔蒂波利的妹妹。告诉您们这一点，也就等于告诉您们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我出身贵族，二是我面目俊秀。我自幼失去了双亲，受我兄长的监护，他从小教育我要为人稳重。他相信我为人正派、诚实，尽管他并未放松对我的管教。我自幼身处闺房，只与我的女仆为伴。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原因是我家的那些仆人和某些私下与我有交往的人们经常在外面宣扬我的美貌和我的为人。另外，我兄长还请了一位名画师为我画了一幅肖像画，目的是(正如他常说的那样)将来有朝一日上帝请我去另一个更好的世界时，给这个世界留下我的形象。

“如果仅仅发生了上面说的这些情况的话，如果费拉拉的公爵那天不以证婚人的身份参加我表姐的婚礼的话，我是不会堕落到目下的境地的。那天我兄长带我去参加了表姐的婚礼，这原本是正常的事情。到了那儿，我认识了一些人，人们也见到了我的面。我认为当时就有不少人为我的美貌所倾倒，因为我亲耳听到有不少人称赞我长得好看，当然，这

都是一些恭维话而已。后来，我又见到了公爵。与他相见产生的结果今天您们都已看到了。打从那次在婚礼上相见后，我们便想尽各种办法争取再见一面。这期间想了什么办法，借助什么手段，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总而言之，在婚礼时我们产生的那种愿望在两年后变成了现实。当时，我一变平时养成的谨小慎微的个性，将兄长的谆谆教诲和日常的行为准则均弃诸脑后。我们终于相会了。当然，这一切是在他保证作我的丈夫的情况下发生的。要是没有这个保证，我这个一向诚实、孤芳自赏的人是不会轻易就范的。我无数次地对公爵说，请他公开向我兄长求婚。我想我兄长是不会拒绝的，因为我们两家通婚，也是门第相当，我们贝尔蒂波利是贵族世家，与他们埃斯特贵族家庭完全是门当户对。但他一直没有这样做，还作了一大通解释。我当时已似醉若痴般地爱上了他，也就相信了他的解释，完全屈从于他的意志。公爵还通过优厚的馈赠，买通了我的一个女仆，使她不再忠于我的兄长了。

“过了一些日子后，我发现自己怀了孕。我趁着穿着平时的衣服还能掩盖事情真相的时候装起病来，露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以便让我的兄长将我送到我表姐的家里去住一些时日，因为公爵是我表姐当年的证婚人。到了表姐家里，我就向公爵说明我危险的处境，说万一让我兄长发现我已怀了孕，就难保全自己的生命了。最后，我们取得一致意见：等我到了临产的时候，他会带几个朋友来见我，将我接到费拉拉城，然后，他宣布与我正式结婚。

“今天夜里就是他事先约定要来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等候他，我听说我兄长到来了，他带着好几个人，看样子都带着武器，因为我听到了兵器的撞击声。我心里一害怕，孩子就突然临盆了，生下一个非常漂亮的男孩。我那个知道我们全

部实情并从中为我们俩撮合的女仆原本已作好了这方面的准备。她便将婴儿裹在一块毛毯(它不是刚才女管家包孩子的那一块)里，走到临街的那扇门的门边。然后，将孩子交给了公爵的仆人(她当时是这么说的)。过了一会儿，我自己也也穿好了衣服，离开了家，因为我当时认为公爵在门外等我，我不用出门，他便会将我接走，但没有见到公爵的面。想到我兄长已带了一批身带武器的人来了，我就吓得仿佛觉得他们的利剑已架在我的脖子上了。于是，我便什么也来不及思考了，只是像疯了一样跑出门来，跑到了您刚才见到我的这个地方。眼下我虽没有了丈夫，没有了孩子，心里还害怕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但因为有了您们这两位慷慨仗义的西班牙人相助，答应在各方面帮助我，我心里也就踏实了一些。这一切都应该感谢上帝，也应该感谢您们两位高贵的先生。”

说完后，她又一头倒在了床上。他俩生怕她又晕厥过去，立即过去看她。这次她倒没有晕过去，只是在一个劲儿地痛哭。

这时，堂胡安对她说：

“美丽的夫人，如果到现在为止我和我的同学堂安东尼奥只是对您作为一个女人表示了同情和怜悯，那么，从现在起我们就有义务要为您效劳了。请振作起精神来，别这样垂头丧气了。虽说您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但您越是振作精神，便越有可能挺下去。夫人，您应该有信心，我想这一桩桩奇奇怪怪的事，最后都会有好结果的，因为像您这样美貌的女子，苍天决不会让您落个不好的下场的，也不会让您这样有教养的人身遭厄运的。夫人，请躺下休息一会儿，恢复一下自己的体力。我们这儿有个女仆，您对她可以完全放心，就像对我们一样。她对您遭到的不幸会守口如瓶的。”

“我正需要这样的女仆，”她说，“先生，就请她进来吧。

既然您们认为她这么好，我想她一定是个好人。现在就请您们两位暂时离开这里，让您们的女仆和我单独待一会儿。”

“好的，”堂胡安说。

他俩便走出了房间。堂胡安对女管家说，请她抱着那个婴儿，还请她再裹上原来那块华丽的毯子，到那个房间里去。女管家答应了一声，并说这孩子早就裹上了原来那块毯子了。

女管家事先已想好该怎样回答那位夫人提出的有关这孩子的问题。她走进了房间。科尔纳莉娅夫人见到她后，便说：

“您来得正是时候，夫人，请将孩子交给我。还请将蜡烛拿到我这儿来。”

女管家照办了。科尔纳莉娅将孩子抱在自己的怀里，细细地看了一眼后，吃惊地对女管家说：

“请您告诉我，这孩子和您刚才抱来的孩子是同一个人么？”

“是的，夫人，”女管家回答说。

“那为什么上次抱来的孩子和这孩子包的毛毯会不同呢？”科尔纳莉娅问道。“我认为要么是同一个孩子包了两块不同的毛毯，要么是两个不同的婴儿。”

“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女管家回答说。

“这我倒是糊涂了！”科尔纳莉娅说：“怎么会是两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呢，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的夫人？我现在真想马上了解这个中的原因。朋友，请您快点告诉我吧。我先请您告诉我，这块如此华丽的毛毯您是从哪儿得到的？如果我没有记错也没有看错的话，这毛毯本来是我的。我就是将自己的那个心肝宝贝裹上这块毛毯交给那个女仆的。是谁将这块毛毯从我孩子身上取走的？……啊，我真不幸！这块毯子

又是谁拿到这儿来的呢？……唉，真倒霉！”

这时，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在门外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那位夫人的哀叹声，他们不忍心再让她这么叹息下去了，也不想再让她因不了解这变换毛毯之事的原委而痛苦下去了，便双双进入房间。堂胡安对她说：

“这毛毯和这孩子都是您的，科尔纳莉娅夫人。”

接着，他便将往事一五一十全都告诉了她，说他就是那个女仆将孩子给他的人。继而又说他如何将孩子抱了回来，并叫女管家换了一块毛毯……还说刚才听说她生了孩子，他们就知道，这孩子一定是她的，只是当时他们没有将实情告诉她，原因是怕她刚才情绪太激动，他们是想在她平静下来以后，再来享受这个喜讯。

这时，科尔纳莉娅流下了一长串喜悦的眼泪。接着，又给孩子一阵狂吻。最后，又向这两位恩公表示了无限的谢意，她称他们是保护她的人间天使。他们对女管家嘱咐了一番，叫她好生照看这位夫人，因为女管家是女人，这种事只有女人才能办好。说完，他们便走出房间，回到自己房间里睡觉去了，因为此时离天明还有一段时间，他们打算除非科尔纳莉娅有事叫唤他们，否则，他们就不随意走进她所在的这个房间里。天亮了。这时，女管家叫来一名乳娘，让她偷偷地给孩子喂奶。堂胡安他们便向女管家打听科尔纳莉娅的情况。女管家说，她在后半夜休息了一会儿。于是，他们俩便去学校上课。他们路过昨晚斗殴的那条街和科尔纳莉娅出来的那座房子时，想打听一下昨晚发生的事，想了解一下此事是不是已经传开。结果发现无论是关于斗殴的事还是科尔纳莉娅出走的事，均没有听到有人谈起。于是，他们听完课后，又回到了公寓里。这时，科尔纳莉娅正好让女管家来叫他们。他们便对女管家说，他们已决定无事不进她的房间，

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持她的名节。但科尔纳莉娅流着眼泪请他们进去看看她，她认为这样做就是对她的尊重。还说这样做虽不能解决她的问题，但对她是一个安慰。于是，他们就进去了。她笑容满面十分礼貌地迎接他们。她请求他们再出去打听一下，有没有关于她出走一事的消息。他们说，他们早已去打听过了，但没有听到这方面的任何传闻。

这时，他们雇用的3个男仆中的一个来到房门外，对他们说：

“门外有一位带着两个仆人的绅士求见，他自称名叫罗伦索·贝尔蒂波利。他是来找堂胡安·德康波亚先生的。”

听到这个消息，科尔纳莉娅便捏紧两只拳头，将它们放在嘴边，从拳头缝里传出她轻微的惊恐的声音。她说：

“先生们，他是我兄长！他就是我兄长！毫无疑问，他已获悉我在这里了，他是来杀我的！请救我一命，先生们，请您们保护我！”

“请您平静一点，夫人，”堂安东尼奥说，“您现在在我们家里，谁也不敢来欺侮您的。堂胡安先生，您出去看看，了解一下这位绅士到底想干什么。我在这里保护科尔纳莉娅，如果有这个必要的话。”

堂胡安便平静地下楼去了。堂安东尼奥则命人取来两支上了弹药的手枪，还叫仆人拿起宝剑，作战斗的准备。女管家见到这个样子，害怕得发起抖来。科尔纳莉娅生怕出现不良的后果，这时也非常害怕。只有堂安东尼奥和已下楼的堂胡安此时镇定自若，他们已作好了准备，该怎么干就怎么干。

在临街的大门口堂胡安见到了堂罗伦索，后者对前者说：

“我请求阁下（意大利人一般这样称呼对方）屈尊跟我到对面的那座教堂里去一下，我有一件事想跟阁下商议，这是

件有关生命和名誉的事情。”

“我非常乐意从命，”堂胡安回答说，“我们这就上先生您要我去的那个地方。”

说完，他们便肩并肩地来到教堂里，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在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

罗伦索先开口，他说：

“西班牙先生，我叫罗伦索·贝尔蒂波利。我的家境如说不上是这儿的首富，也属本城的大户人家。这是事实，不是我自夸。我的父母早已过世，留下我的妹妹由我进行监护。她长得非常漂亮，这点用不到我多讲，阁下也看得非常清楚。论她的美貌，恐怕谁也比不上她。我为人正派、诚实，她年轻貌美，因此，我对她管教甚严。然而，由于我妹妹科尔纳莉娅(这是她的名字)生性轻浮，我的一切努力和所有的预防措施都化为乌有了。

“为了把话说得简洁一些，免得让您听厌了，我还是长话短说吧(因为细说起来这个故事可长着呢)。费拉拉的公爵阿方索·德埃斯特以他犀利的目光看透了她内心的隐秘，也击溃了我设置的道道防线，将我妹妹给征服了。昨天夜里他准备将我妹妹从一亲戚家带走。听说她昨夜才分娩。这时，我找到了公爵，并与他格斗起来，后来被一位天使搭救了，因为这位天使不允许拿他的鲜血来消除我内心的积怨。上面说的一部分情况都是我那位亲戚告诉我的。她还对我说，那公爵说要娶我妹妹为妻，以此欺骗了她。我压根儿就不相信他会这样做，因为这门婚事门第和财富都不相当。我认为他和所有的有权有势的人一样，只是想欺侮我妹妹这个胆小不懂世事的女孩子。他口头上说得十分动听，说要作她的丈夫，实际上是骗局，是别有企图。目前，我的情况是既失去了我的妹妹，又丧失了我的名誉。所有这些情况我都从来没有对人

讲起过，我也不愿意对别人讲这样的事，除非是为了替这件不光彩的事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再说，对这种事情人们也喜欢胡乱猜测。他们往往不了解实情，便随意说这说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后来，我决定去费拉拉城，向公爵当面提出要求，他若是拒绝我的要求，我便提出与他决斗。当然，我不可能与他进行大规模的械斗，因为我雇不起这么多人参加械斗，我主张一个对一个进行决斗。为此，我想取得您的帮助，请您陪我前去那儿。我请您去的原因是，我知道您是西班牙人，是一位绅士。我没有请我的任何亲友这样做。因为他们一个个都劝我不要这样做。我想您是一个慷慨体面的人，请您务必帮我这个忙，跟我去走一趟。我身边若有一个西班牙人与我为伴，我就会觉得我好像得到千军万马的保护一般。我对您的要求实在太过份了，但贵国的人一向好仗义助人，我想您是不会拒绝的吧。”

“不会的，先生，”一直在听对方讲话的堂胡安说，“我答应您，先生，从现在起，我就作您的保护人和顾问。您的要求，或者说您要为自己的受辱报仇雪耻的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这样做不光是因为我是西班牙人，而且也由于自己是个绅士，另外，也由于您也是个绅士，而且如您说的(我也清楚，人们都清楚)是本城有名望的绅士。您看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为好？我的意思是早一点出发为上，因为铁要趁热打，仇要及时报，盛怒生勇气，产生复仇心。”

罗伦索站起身来，紧紧地拥抱着堂胡安说：

“堂胡安先生，对于您的侠胆义肠，我实在无以为报，我想，我若能赢得自己的荣誉，必以荣誉相报。另外，我还将给您我能给您的一切。关于行期，我想定在明天，这样，我们还可以作些必要的准备。”

“我认为很好，”堂胡安说，“现在请您允许我将这个情况告诉我的一个同学。关于他的为人，他对这件事一定会守口如瓶这一点，您完全可以像对我一样予以信赖。”

“堂胡安先生，刚才您已经说过，有关我名誉的事都包在您身上了。既然这样，您就看着办吧，您想对谁说就对谁说，再说，您的同学肯定都是好人嘛。”

说到这儿，他们便拥抱了一下，告别走了。走前约定，次日晨罗伦索派人去叫堂胡安，然后骑马去费拉拉城。

堂胡安回到公寓，对堂安东尼奥和科尔纳莉娅叙述了他与罗伦索会面的经过和他们俩所作的约定。

“上帝啊！”科尔纳莉娅说，“您真是一副侠义心肠啊，您怎么会将这么危险的事这么快地承担下来呢？您知道我兄长会将您带到费拉拉城，还是会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呢？不过，您不管到什么地方去，我想您是会一帆风顺的。我因为是只惊弓之鸟，一点小事就感到害怕。然而，您要我不害怕已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的生命和我别的一切都取决于公爵这次如何答复了。他如果拒绝呢，我兄长在暴怒之下会克制自己吗？另外如果干起来，您认为对方是软弱可欺的吗？您想，往后的这些日子我不是要提心吊胆了吗？我一定会心惊肉跳地等候着这件事的结果(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无论是公爵，还是我兄长我都非常爱他们。万一他们中间有一人出了事，我会不肝肠寸断么？”

“别想得这么多了，也不要这么害怕，科尔纳莉娅夫人。”堂胡安说，“希望您树立信心，相信上帝，也相信我的能耐和良好的愿望。您应该相信您的愿望是能实现的。费拉拉城之行势在必然，对令兄的忙我也一定要帮。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明白公爵的打算，他甚至还不知道您已离家出走。关于他的态度，只有从他的口中才能了解到，而只有我才能

从他那里打听到这方面的情况。请您明白，科尔纳莉娅夫人，令兄和公爵的生命和安全，我会像珍惜自己的眼珠一样珍惜它们的。”

“堂胡安先生，”科尔纳莉娅说，“如果苍天赐予您解决我的问题的能力，那我当然是非常幸运的，不过，我还是十分担心，十分害怕，我希望您早去早归。”

堂安东尼奥也同意堂胡安的决定，还对他取得了罗伦索·贝尔蒂波利的信任这一点表示赞赏。同时他还说，他愿意陪他们俩同往，以防发生意外。

“这可不行，”堂胡安说，“您这样一走，科尔纳莉娅夫人就一个人待在这儿了，这样不太好。再说，罗伦索先生会认为我一个人不行，还得找个帮手。”

“您我俩不是一回事么，”堂安东尼奥回答说，“我一定得跟您去，那怕装作互不相识或在远处观看也行。我想科尔纳莉娅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她这儿自然有人会陪伴她的，不会让她一个人待在这儿的。

这时，科尔纳莉娅说：

“先生们，您们若能一起同去，或者至少能做到互相帮助，我就放心不少。您们谁上哪儿去，都得承担风险，为此，我想让您们带几件纪念品去。”

说完，她从怀中取出一个价值连城的钻石十字架和一只其价值不亚于这个十字架的金羊。堂胡安他们俩看了看这两件珍品，认为其价值可能会超过那帽子上的那条镶有钻石的缎带。他们说什么也不想带走，说这是文物，他们不能随身带去。见他们不想拿走，她心里很难过，但也不好去勉强他们这样做。女管家对科尔纳莉娅很关心。她知道这两个主人要走(因为他们告诉了她这个消息)，但不知他们将去哪儿，也不知去干什么。主人们一走，她就负责照看这位夫人(她

还不知这位夫人的姓名），让她应有尽有，什么也不缺少。

翌日天方亮，罗伦索便来到家门口，堂胡安便准备启程。他头上戴着有那条缎带的帽子，上面还插上黄黑两色的羽毛，并用一条黑带子盖住了那条缎带。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便向科尔纳莉娅告别。她想这时她兄长一定在附近，便害怕得连话也说不出来。堂胡安首先走出门去，他和罗伦索一起走出城来。在一处比较偏僻的果园里，有两匹好马，还有两个精明的侍从在等候他们。他们上了马，两名侍从在前面领路。他们抄着人们平时不常走的小道朝费拉拉城走去。堂安东尼奥则骑着他自己的一匹良驹，换了一套衣衫，暗暗地在后面尾随着他们。后来，他觉得他们已经发现他了，尤其是罗伦索已觉察到他跟在后面，便决定走大道去费拉拉城。他想，到了那儿，他肯定能遇到他们的。

他们这几位离城去费拉拉后，科尔纳莉娅便将自己的经历毫无隐瞒地一五一十地对女管家说了，还说这孩子是她和费拉拉的公爵生的。就连那两位西班牙先生去费拉拉城的事也对她说了，她说他们是陪她兄长去找公爵进行决斗的。

听了这一番言词，那女管家像是魔鬼附身一般地显得十分惊慌失措。她对科尔纳莉娅说：

“啊，我亲爱的夫人，您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现在还若无其事地待在这儿呢！看来您不是个没有心眼的人，就一定是个粗心大意的人。您怎么会让令兄去费拉拉城呢？这件事您一定得好好想一想。您要知道，您兄长将我的两位主人从这儿弄走后，他回来时一定会来要您的命的。对他来说，结果您的性命就容易得在瓦罐里喝水一样。您想想，我们眼下的处境该有多危险，真是危若累卵啊。我可以这么说，我可不敢静候事态的发展，眼巴巴地看着这个家遭到威胁。罗伦索先生是意大利人，他居然会相信西班牙人，请他们帮忙

为自己复仇！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她露出了一副轻蔑的神态，继续说，“孩子，您若愿意听我的忠告，我一定给您想个好的办法。”

听了这女管家用如此认真的语气如此惊慌失措的神态说出来的这番话后，科尔纳莉娅惊得瞠目结舌，半晌说不出话来。她认为女管家说的话很有道理，此时或许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已经死了，她兄长一进公爵的门，也被砍成肉泥了。于是，她对女管家说：

“朋友，那么，您有什么好办法能帮我逃脱这场劫难呢？”

“我要告诉您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女管家说。“夫人，我曾经在一个神父家做过事，是在一个离费拉拉城两英里的村庄里。此人非常好，他对我真是有求必应，因为他除了是我的主人外，还欠我的情。我们一起上那儿去吧，我会找一个人带我们走的。另外，给孩子喂奶的这个乳娘是个穷女人，那怕到海角天涯她也会跟我们一起走的。这样一来，夫人，假定您以后被公爵找到了，您在一个年迈而诚实的神父家中被发现总比在两个年轻的西班牙人的家中要好一些。他们俩的情况，我了解得最清楚。夫人，眼下您才分过娩，他们自然会对您比较尊重。但要是您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待您满月身体复原后，谁知道他们会对您怎样呢？说句实在话，他们对我这样的人是瞧不起的，如果不是这样，我的名节和贞操可能早就完蛋了，因为所有发亮的东西并非都是金子。他们可能会这样说，那样想，但他们休想欺骗我，我这个人是不会受人骗的，因为什么事我都心里有底。我也是名门之后，是米亚城克里贝洛家族出身。后来，我的名声由于人们对我的污蔑而遭到了损害。这样，我就只好到这儿来当西班牙人的媒姆（他们叫管家）。虽说对我的这两位主人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因为他们只要不生气，平时待人不错。在这方面

他们像比斯开人，正如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但就他们对您的态度来看，他们又像加利西亚人。加利西亚是另一个地区，这儿的人办事比较拖拉，但比起比斯开人来比较稳重。”

女管家说了这一番话后，这可怜的科尔纳莉娅便准备照她的意思办了。于是，在不到4小时的时间里，女管家便在科尔纳莉娅的同意下，作好了出门的准备。她们雇着那几个男佣人，上了一辆马车。女管家怀中抱着孩子，她们径自朝那个神父所在的村庄驶去。这次出门完全是听了女管家的话才这么干的，因此，旅途费用全由女管家负责。幸好两位西班牙先生已付给了她一年的工薪，她也用不到典当科尔纳莉娅送给她的那件首饰了。由于她们事先已听说堂胡安和科尔纳莉娅的哥哥这次去费拉拉城不准备走大道，走的是小路，她们就走上了大路，而且，走得很慢，免得与他们碰面。这马车夫完全顺从了她们的意愿，因为她们付了丰厚的车资。

她们俩正在放心大胆地坐着马车朝前驶去，以后会发生什么情况暂且按下不表。我们再来看看堂胡安·德康波亚和罗伦索·贝尔蒂波利他们俩的情况吧。

他们俩在半路上获悉那公爵此时不在费拉拉城，而是在波洛尼亚，于是便决定不抄小路，改走大道（或者说是官道，就像此地人说的那样）。因为他们想，公爵若从波洛尼亚回来，一定会走这条大路的。进入官道没有过多久，他们纵目朝前看去（想看看前面有没有人来）但见有几个骑马的人急急朝前奔来。这时，堂胡安便对罗伦索说，他应该在路旁躲避一下，万一公爵也在这些人中间，堂胡安便可以在这儿找他谈谈，免得到费拉拉城去，因为这儿离城也不太远。罗伦索同意他的意见，便依他的话办了。

罗伦索一离开大道，堂胡安便扯掉原来遮盖那条镶有钻石的缎带的黑布条。这一行动本身就如他下面说的那样，是

他发出的一个信号。就在这个时候，那批人赶到了。在这些人中有一名妇女，一身行路人打扮，骑一匹白马，她的面部带着面罩，这也许是为了不让人见到自己的真实面目，也或许是为了挡风，防太阳晒。堂胡安勒马站立在路中间，等待着那一行人的到来。那些行人走到堂胡安的跟前，见到他堂堂的仪表，翩翩的风度，还有那匹高头大马以及他穿的豪华衣著，便都停下马来；朝他细细地观看起来。尤其是那费拉拉的公爵(他是这一行人中的一个)一见到对方帽子上的那条缎带，心里就明白此人就是堂胡安·德康波亚了，就是那次斗殴中将他搭救出来的那个人。

他弄清楚了这一点后，便不加思索地催马朝堂胡安走去，说道：

“我想我是不会记错的，绅士先生，您就是堂胡安·德康波亚吧，您的风度和您头上戴的这顶帽子就说明这一点。”

“您说得对，”堂胡安说，“我向来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先生，也请您告诉我您是什么人，免得我作出无礼的举动。”

“您不会作出无礼的举动来的，”公爵说，“因为对我而言，您从来没有作出过这样的举动。我说这话的原因是，堂胡安先生，我就是费拉拉的公爵，欠您的情我这辈子也还不完，因为4天前的那个夜晚您救了我的命。”

公爵的话还没有说完，堂胡安便异常轻捷地从马上跳下来，准备伏在地上吻公爵的双脚。但公爵的动作比他还快，他迅即离鞍，结果，他一下马，堂胡安便抱住了他。

罗伦索在远处见到他们这个样子，并没有想到到他们是出于客气，还以为双方因生气而打起来了。于是，他催马奔驰过来，但跑到一半他就停下来了，因为他看见堂胡安和公爵这时已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了。原来他早已认出了公爵。后者在拥抱堂胡安的同时，见到了罗伦索，也一眼认出了他来，

这使他吃了一惊。这时，公爵便问堂胡安，在那边的那个罗伦索·贝尔蒂波利是不是冲他而来的。

对此，堂胡安作了如下回答：

“我们离开这儿一点吧，我有要事告诉阁下。”

公爵照他说的做了。堂胡安便对他说：

“先生，您见到的现在在那儿的那个罗伦索·贝尔蒂波利对您有个小小的意见。他说大约 4 天前的一个夜晚，您将他的妹妹科尔纳莉娅小姐从他表姐家带走了，因为您过去欺骗了她，使她失去了名节。我现在想了解一下，您打算做哪些使他感到满意的事，以平息他的怒气。从那次斗殴的情况看，您就是这帽子上的这条缎带的主人。当时承蒙您的慷慨大度，将它赐赠与我。由于在我看来，只有我才能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为此，我主动提出愿意帮他这个忙。先生，现在我想请您告诉我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并告诉我，罗伦索说的是否符合实情。”

“啊，朋友！”公爵回答说，“这完全是真的，我就是想加以否认，也否认不了。不过，我并没有欺骗科尔纳莉娅，也没有将她带走，尽管我知道她已不在她亲戚家里了。我并没有欺骗她，因为我已将她看成是自己的妻子了。我没有带走她，是因为我不知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没有公开举行婚礼，这是因为我想等我母亲（她已不久于人世）离世以后再举行婚礼，因为她老人家很想我娶马杜亚的公爵的女儿莉维娅小姐为妻。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这些原因或许比刚才说的这个原因还要重要一些）使我当时不能举行婚礼，这些原因目前说出来还不太合适。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就在您营救我的那个夜晚，我原本是打算将科尔纳莉娅接来费拉拉城的，因为她已行将分娩。也许由于发生了斗殴，也许由于我粗心大意，那晚我到她表姐家后，我见到了那个负责给我们互通

情况的女仆，她正从家里出来。她说科尔纳莉娅已离家出门，还说，那天夜里她生下了孩子，这是个世界上最漂亮的男孩，她已将这孩子交给我的仆人法维奥了。那女仆就是这一位，法维奥也在这儿。之后，既不见孩子，也不见科尔纳莉娅了。这两天我一直在波洛尼亚，等待着科尔纳莉娅的到来，并到处打听有关她的消息，却一无所获。”

“这么说来，先生，”堂胡安说，“要是科尔纳莉娅和那孩子找到了，您一定不会拒绝认她为妻，认他为子吧？”

“一定不会拒绝的，因为我不但是个正人君子，我更是个基督教教徒。再说，科尔纳莉娅是个连王后都配得上当的姑娘。只要找到她，不管我母亲是不是还在世上，我一定很好地爱她，并公开举行婚礼娶她。”

“您对我说的这番话，”堂胡安说，“能对您的妻舅罗伦索先生再说一遍吗？”

“我不但愿意，”公爵说，“而且，因罗伦索先生有这样的愿望，而我却知道得这么晚而感到内疚呢。”

于是，堂胡安立即给罗伦索作了个手势，叫他即刻下马，上他们所在的地方来。罗伦索这样做了。但心里压根儿也不知道有这么好的消息在等候着他。

公爵走前一步，张开双臂迎接他，开口便叫他兄长。罗伦索因没有思想准备，对公爵这么亲热的称呼，对自己这么热情的欢迎反倒一时手足无措了。

正当罗伦索急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的时候，堂胡安抢先一步说：

“罗伦索先生，公爵已将他与令妹科尔纳莉娅小姐私下约定的事对我说了。他说，她就是他的合法妻子，而且，正像他刚才在这儿对我说的那样，有机会他要公开加以宣布。他又说，4天前的那个夜晚，他已上您表姐的家里去带令妹

上费拉拉城，他打算等待机会举行由于非常合情合理的原因（他已对我说了）而延误了的婚礼。他还说到与您进行的那场械斗。械斗后，他去找科尔纳莉娅，结果遇见了她的女仆苏尔比西娅（就是站在那边的那个女子）。从她口中他获知在不到1小时前科尔纳莉娅分了娩，而她则将这个婴儿交给了公爵的一个男仆。这时，科尔纳莉娅以为公爵就在门外，便急急忙忙走出家门，因为她当时以为您罗伦索先生已了解了她的底细。其实苏尔比西娅当时并没有将那婴儿给了公爵的男仆，她给了另一个人了。眼下公爵还没有找到科尔纳莉娅，他自己已承认这一切都是他的不对，还说一旦科尔纳莉娅找到了，他便将她作为自己正式妻子娶回家里。现在就看您罗伦索先生还有什么意见，若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就只要找到这又可爱又不幸的母子俩，便万事大吉了。”

听了这一切，罗伦索先生便伏倒在公爵的双脚前，后者赶紧将他扶起。罗伦索说：

“先生，我的兄弟，您真是个了不起的基督教徒。您给我和我妹妹都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对她而言，您屈尊娶她为妻，对我本人而言，则在贵府的仆役中多了一名奴仆①。”

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中流出热泪，公爵也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公爵的眼泪中含着伤心的成分，因为他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妻子，罗伦索则感到兴奋，因为他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妹夫。他们认为男子汉流泪是软弱的表示，于是，便各自擦干了眼泪。堂胡安这时觉得非常高兴，他都几乎想把科尔纳莉娅和孩子就在他的家里这个喜讯告诉他们了。

正在这个当儿，堂胡安见到堂安东尼奥·德依苏萨来了，他骑着那匹良驹从稍远的那个地方过来了。走到近处，

---

① 这是一种谦词，意即他愿为公爵效劳。

他便停下马来，见到了堂胡安和罗伦索的那两匹马和他们的两个侍从。他认出了堂胡安和罗伦索，但他不认识公爵。这时，他不知自己该干些什么，自己该不该到堂胡安的身边去。他先到公爵的几个仆人的身边，指了指公爵，问他们认不认识和另外两人在一起的那位绅士。那几个仆人回答他说，他就是费拉拉的公爵。听了这话，他更觉得糊涂了，更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时，还是堂胡安使他摆脱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叫着他的名字，叫他过去。见到他们都站在地上，堂安东尼奥也下了马，走到了他们的身边。公爵彬彬有礼地迎接他，因为堂胡安对他说，堂安东尼奥是自己的同学。接着，堂胡安便将刚才的情况全都讲给堂安东尼奥听了。

堂安东尼奥听了非常喜悦，他对堂胡安说：

“堂胡安先生，那您为什么不将我们已发现了科尔纳莉娅和她的孩子的喜讯告诉他们，让他们喜上加喜呢。”

“堂安东尼奥先生，您要是刚才不来这儿，我就将这喜讯告诉他们了。现在就请您来告诉他们吧。”

公爵和罗伦索听他们在一边说，他们已发现了科尔纳莉娅，并打算给他们报什么喜讯，便问他们这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堂安东尼奥说，“我想在这一出悲喜剧中扮演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将向您们报一个喜讯：科尔纳莉娅夫人和她的儿子就在我家。”

于是，他便原原本本地将事情的经过全都讲给他们听了。公爵和罗伦索先生听了，心里非常高兴。罗伦索拥抱了堂胡安，公爵拥抱了堂安东尼奥，他认为这是一个特大的喜讯。他们这时叫那个曾将婴儿交给堂胡安的女仆过来，那女仆一见罗伦索，便吓得全身发抖。他们问她还认不认识将孩子交给他的那个男人，回答说，她不认识，她只是问他是不

是法维奥，对方回答说是的。于是，她便相信他了，将孩子交给他了。

“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小姐，”堂胡安说。“后来您就关上了门，还叫我好生照料这孩子，然后，再到您那里去一趟。”

“一点也不错，先生，”那女仆哭着说。

公爵说：

“我们现在用不着流眼泪了，现在需要的是喜庆和欢乐。现在我不想去费拉拉了。我想回波洛尼亚去。因为我没有见到科尔纳莉娅之前，这所有的欢乐也只是空中楼阁而已。”

他们没有再说些什么，便一致同意回到波洛尼亚去。

堂安东尼奥走在他们的前面　准备向科尔纳莉娅通报这一消息，免得她突然见到了公爵和她兄长而感到惊慌。回到家里，发现她已不在家，问那几个男仆，也不知她的去向，他不禁感到非常难过，非常惶惑不安。他发现那女管家也不在家，便认为一定是她出了什么鬼点子，让科尔纳莉娅出走了。男仆们告诉他，就在他和堂胡安离家的那一天，那女管家也不见了。向他们问起科尔纳莉娅的情况时，他们都说从未见到过她。面对这一意料不到的情况，堂安东尼奥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真怕公爵会说他们在撒谎，甚至会说他们是骗子，或许还会出现更糟的情况，这必然会损害他与堂胡安和科尔纳莉娅的声誉。他正在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公爵、堂胡安和罗伦索抄着小路来到了。他们让自己的随行人员在城外等候，径直来到了堂胡安他们住的公寓里。他们见到堂安东尼奥坐在一把椅子上，一手托着腮帮，脸色难看得像死人一样。堂胡安问他什么地方不舒服，还问他科尔纳莉娅在什么地方。

堂安东尼奥回答说：

“还有比这件事更叫人难过的吗？科尔纳莉娅不见了。当初我们让女管家与她为伴，就在我们离开这儿的那一天，女管家也不见了！”

听到这个消息，公爵都差一点要晕过去了，罗伦索也急得不得了。他们一时都不知该怎么办，都一声不吭地陷入了沉思。这时，一名男仆来到了堂安东尼奥的身边，并对着他的耳朵说：

“先生，堂胡安先生的那个叫桑蒂斯脱瓦的男仆，打从您们俩离开这儿后，在他的房间里关着一个很漂亮的女子。我认为她的名字叫科尔纳莉娅，我是这样听他称呼她的。”

堂安东尼奥听了更着急了。他这时倒不想让科尔纳莉娅出现了，因为他想那男仆藏起来的那个女人一定是科尔纳莉娅，他不想让他们在那儿发现她。因而，他不声不响地来到了那仆人的房间，发现房门紧闭着，那个男仆此时不在家。他走到门口，轻声地说：

“请开一开门，科尔纳莉娅夫人，快出来迎接您的兄长和您的丈夫公爵，他们来这儿找您了。”

房门里有人回答说：

“您们不是在戏弄我吧？说实在的，我也没有长得这么俊，也没有这么倒霉，我既无公爵，也无伯爵前来找我，这都是那些有钱人的事儿。”

根据这一番言语，堂安东尼奥明白，里面答话的那个女子不是科尔纳莉娅。这时，那个叫桑蒂斯脱瓦的仆人来了。他走近自己的房门，见到堂安东尼奥在场，便慌了。后者叫他拿钥匙来开门，看看里面有没有女人。这时，那仆人手拿钥匙，双膝跪地，对堂安东尼奥说：

“在老爷们不在这儿的时候，我真无耻，竟然弄来了一个女人，在这儿和我共宿3天。我请求阁下，堂安东尼奥·德

依苏萨先生(祝您交好运)，如果我的主人堂胡安·德康波亚还不知此事的话，请别告诉他，我一会儿就让这女人离开此地。”

“这女人叫什么名字?”堂安东尼奥问。

“她叫科尔纳莉娅。”

刚才那个发现房间里有一个女人的仆人本来与桑蒂斯脱瓦的关系就不好，这时不知出于一时粗心，还是别有用心，他竟然下楼来到公爵、堂胡安和罗伦索所在的地方，对他们说：

“快将那个仆人给抓起来吧，他居然将科尔纳莉娅夫人藏在他的房间里了。可以肯定他是不喜欢老爷们这时候回来的，这样他还可以再寻欢作乐三四天呢。”

罗伦索听了这话后，便急忙问：

“你说些什么，小伙子？科尔纳莉娅在什么地方?”

“就在楼上，”仆人说。

公爵一听到这话，便像闪电一般走上楼去看科尔纳莉娅。他想她一定在那儿。他走进房间，见到堂安东尼奥已经在房间里，便问道：

“科尔纳莉娅呢？我的心肝宝贝在哪儿?”

“科尔纳莉娅在这儿，”一个女人回答说。她这时躺在床上，用被单裹着身躯，蒙着脸。公爵接下去说：

“天哪，这是怎么一回事！她居然和仆人睡在一起，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这时罗伦索也在场。他怒不可遏地一下子拉开被单，发现里面躲着一个年轻女子，模样儿长得倒不怎么难看。这时，她羞惭满面地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部，立即起身，拿起原来作枕头用的衣服穿了起来(因为床上没有枕头)。他们一看她的这个模样，猜想她定然是个不正经的女人。

公爵便问她，是不是真的叫科尔纳莉娅，她回答说是

的，还说她在城里有诚实可靠的亲戚，希望大家不要认为她是个不正经的女人。这时，公爵感到自己受到了巨大的屈辱，他都快认为自己受到了这两个西班牙人的嘲弄了。他为了不让自己心头的怒火发泄出来，便一声不吭地走下楼来，罗伦索也跟他一起下了楼，两人骑上马走了。他们这一走，使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显得异常尴尬。他们无奈，只好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科尔纳莉娅，以满足公爵的正当要求。他们将胆大妄为的桑蒂斯脱瓦辞退了，还将那个女流氓科尔纳莉娅赶出家门。这时，他们突然想起刚才忘了告诉公爵一件事，那就是科尔纳莉娅曾经送给他们两件金饰品，一件是一枚镶有钻石的十字架，另一件是一只金羊。这可以表明，当初科尔纳莉娅确实在他们那儿待过，现在不在这儿，她一定是出走了。他们便出门去找公爵，想将此情况告诉他，到了罗伦索的家里，发现公爵不在，罗伦索这时在家里。他告诉他们俩，公爵已马不停蹄地赶回费拉拉城去了，走时命罗伦索寻找他妹妹。他俩便将那个情况告诉了罗伦索。罗伦索说，公爵走时对他们俩的所作所为还是很满意的，公爵和罗伦索都认为，科尔纳莉娅可能由于害怕，躲起来了。反正大地也不会将她、将孩子和女管家吞进肚里去的，总有一天会找到他们的。听了这话，他们心里宽慰了许多，便不打算大张旗鼓地进行寻找了，打算进行明察暗访，尤其是想通过科尔纳莉娅的表姐了解她的行踪。因为若将此事张扬开了，很可能会毁了科尔纳莉娅的名声，往后要消除这样做产生的不良影响和猜疑，将会费更多口舌。

其实公爵没有回费拉拉城。也该是他时来运转了，他来到了那位神父所在的村庄里。这时，科尔纳莉娅和她的孩子，还有那个给她出主意的女管家早已来到了这个村庄。她们向神父述说了科尔纳莉娅的种种遭遇，请神父给她们出出

主意，该怎么办。

神父原是公爵的挚友。公爵曾经多次从费拉拉城来到这个富有的学识渊博的宗教人士家中，有时是来狩猎的(因为公爵非常喜欢打猎)，有时则来讨教学问的，而神父对他总是有求必应，有问必答。这次见公爵来到自己家里，神父并不感到惊奇，因为刚才已说过，他来自己家里，已非第一次。不过这次见到公爵愁眉苦脸的样子，他便知道他心里一定很苦恼。科尔纳莉娅也听到费拉拉的公爵来到了此地，不禁惶惶然起来，因为她还不明白公爵此行的目的。她一面搓着双手，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仿佛灵魂出窍一般显得很不安宁。她很想去找神父谈谈，但此时神父正在款待公爵，没有机会与他交谈。

公爵对神父说：

“神父，我这次来这儿心情不佳，我不想回费拉拉城，却来您这儿作客。请您告诉我的随行人员，让他们回费拉拉城去，只留下法维奥一人。”

神父便照公爵的吩咐做了，然后又吩咐家里的仆役好生服侍公爵。忙完了这些事后，科尔纳莉娅才找到了与神父交谈的机会。她握住了神父的手，对他说：

“啊，神父先生，公爵这次来这儿到底怀有什么目的？看在上帝的份上，先生，请帮我打听一下，尽可能弄清他此行的意图。至于用什么方式，希望您能见机行事，务必多加小心才是。”

对此，神父回答说：

“公爵此次来这儿心事重重，到现在还没有对我说明原因。这件事是否这么办：过一会儿请您将孩子打扮得整整齐齐，让他戴上您身上的所有首饰，特别是公爵赠送给您的那一些一定得让他戴上。然后，让我来见机行事。苍天保佑，

我们今天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科尔纳莉娅拥抱了神父，还吻了吻他的手，然后出去打扮孩子去了。神父便出去陪公爵聊天。这时，已到吃晚饭的时候。在聊天的过程中，神父问公爵，能不能了解一下他心里不痛快的原因，因为看他的样子，心里有些惆怅。

“神父，”公爵说，“一个人心里不痛快，在脸上表露出来，这是顺理成章的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里在想些什么，在眼睛里看得一清二楚。糟糕的是，我眼下无法将内心的痛苦告诉任何人。”

“既然这样，先生，”神父说，“那我们就不谈不愉快的事情。您若想看一样能使您高兴的东西，我就给您看，您看了一定会非常兴奋的。”

“只要能减轻一点我内心的痛苦，”公爵说，“就很不错了。神父，现在就请您将您说的那样东西给我看一看吧。这样东西一定是您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的一种，我一定会非常喜欢的。”

神父便站起身来，来到科尔纳莉娅所在的地方。她已将孩子打扮停当，让孩子戴上了那个钻石十字架和那只金羊，还有三件非常精致的首饰。这些首饰都是公爵赠送给科尔纳莉娅的。神父抱着孩子，来见公爵。他请公爵站起身来，走到光线亮一点的窗口，然后，将孩子交给公爵抱。公爵一看这孩子，认出了孩子身上的首饰，正是他过去赠送给科尔纳莉娅的那几件，他不禁愣住了。之后，他又细细地看了一下这孩子的脸，发现这孩子长得跟自己一模一样。于是，他异常惊奇地问神父，这孩子是谁的，根据他的衣著打扮，颇像亲王的孩子。

“我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神父回答说，“我只知道几天前波洛尼亚有一位绅士将这孩子带到了这儿，请我代他照料

抚养这孩子。他还说这孩子的父亲是一位名人，母亲非常美丽，跟这位绅士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乳娘，是给孩子喂奶的。我也曾向她问起过这孩子的父母的情况，她也是一无所知。说实在的，如果这孩子的母亲有这位乳娘这么漂亮，那她该是全意大利最美丽的女人了。”

“我能不能见一见她？”公爵问。

“可以，当然可以，”神父回答说，“跟我来吧，公爵。假如孩子的这一身装束使您惊得目瞪口呆的话，那么，见到那个乳娘后，您一定会更加惊讶的。”

神父想从公爵手中接过孩子，但后者不但不愿交给他，反而更紧紧地抱着他，还对他吻了无数次。这时，神父领先走了，来到科尔纳莉娅这儿，叫她放心地出来见公爵。科尔纳莉娅照办了。由于心情紧张，脸上出现了红晕，反而使她更加好看了。公爵一见她，惊呆了。她便扑倒在他的脚下，想吻他的双脚。公爵赶紧将孩子交给神父，自己一声不吭地回过身子，快步走出房间。

见到这一情景，科尔纳莉娅对神父说：

“啊，神父先生！公爵让我给吓跑了！他一定非常讨厌我吧？在他看来，我一定非常的丑吧？他已忘了当年对我许下的承诺了！他连一句话也不对我讲！难道他这么讨厌他的孩子，竟将他摔在您的怀里了？”

神父对她说的这一番话没有作任何回答。他对公爵这次不告而别也觉得十分不解，他认为内中必有原因。于是，他走出门去，叫来了法维奥，对他说：

“法维奥朋友，请您快去波洛尼亚，立即告诉罗伦索·贝尔蒂波利和那两位西班牙绅士，请他们务必到这个村庄里来一下。朋友，您一定要把他们叫来，叫不来就别回来，我非常想见一见他们。”

法维奥是个脚力勤快的人，他很快地完成了神父交给他的使命。

公爵出去不一会儿便来到科尔纳莉娅这儿。她这时正在流泪。公爵一把将她搂在怀里，自己也流起泪来。他无数次地吻着她的嘴，两人虽然默默无言，心里却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一对幸福的恋人和真正的夫妻这时就这样含情脉脉地沉默着。给孩子喂奶的乳娘(她叫克里维拉)这时在另一间房间，她透过门缝瞧着公爵和科尔纳莉娅他们俩，见到他们高兴得像疯了一般地对着墙互相挤撞着。神父对抱在自己怀里的孩子吻了千百次。他腾出右手来，不停地为这两位拥抱着的先生、夫人祝福。神父家的那位女管家因忙着在厨房准备饭菜没有见到刚才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这时进来请他们去就席。听了女管家的邀请，夫妇俩才不再拥抱。公爵从神父那儿接过孩子来，抱在自己的怀里。在整个豪华的晚宴期间他一直抱着这孩子。席间，科尔纳莉娅向他们述说了来神父家的经过。她说，她是听从两位西班牙先生的女管家的意见来这儿的。那两位西班牙先生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诚实的态度保护了她，为她效劳。公爵也对她阐述了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事情。这时，那两位女管家也来了，公爵答应要好好地赏赐她们。人们都为这件事有这样好的结局而高兴。这时，大家只等着罗伦索、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的到来，这样就更热闹了。上面说的这3个人过了3天才到这儿。由于法维奥去叫他们时，没有对他们讲发生在这儿的情况，他们来时，心里非常着急，都想尽快地了解有关科尔纳莉娅的情况和公爵是不是已打听到有关她的下落。

公爵在一间客厅里迎候他们，脸上没有露出喜悦的表情，这使才来的这3个人心里很难过。公爵先请他们就座，然后，他自己也坐了下来。公爵对罗伦索说：

“您很清楚，罗伦索·贝尔蒂波利，我可从来没有欺骗过令妹，苍天可为此作证，我的良心也可以为此作证。同时，您也明白，我为找到她作了多大的努力，我又如何希望能找到她，以便如我对她承诺的那样与她成婚。她一直没有露面，我的话也不可能永远不变。我很年轻，缺乏处世的经验，因此常常会随心所欲地行事。当年使我答应作科尔纳莉娅的丈夫的那种爱情，这次又使我答应与这个村子里的一位农家姑娘成亲。由于我已爱上了她(虽说还没有达到使我作出失常的举动的地步)，若不与她结婚，她便会感到自己受到了戏弄。

“您们知道，谁也无法和失踪了的女人结婚。因此，罗伦索先生，我希望您不要由于我这样做而感到屈辱，因为我无意羞辱您。其次，我希望您能允许我实现自己的第一次诺言，与在这个房间里的这位农家姑娘成亲。”

公爵说这番话的时候，罗伦索的脸一会儿红，一会儿白，同时，他好像屁股上长着刺一样老是在椅子上坐不住。显然，他内心已愤怒万分。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的情况也是这样。他们已作好准备，决不让公爵的打算得逞，必要时，他们打算杀了他。

看到他们脸上的这一副表情，便知他们心里在想些什么了。于是，他又说：

“请别这么激动，罗伦索先生。在回答我的问题之前，我希望您们能见一见我将娶为妻室的这个姑娘的美貌，这一定会使您同意我的请求，她是如此的美丽，以致我即使犯了最大的错误，也会得到您的谅解。

说完，他便来到科尔纳莉娅的房间。此时她已打扮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将孩子身上的那些首饰全都戴在自己的身上。此外，还加戴了别的许多首饰。

公爵转过身躯，走出房门时，堂胡安已站起身来，双手扶着罗伦索的那把椅子上的扶手，对着他的耳朵说：

“看在上帝份上，罗伦索先生，我以基督教徒和绅士的名义向您宣告，我就是当了摩尔人也不会让公爵得逞的。我一定要实现对令妹许下的诺言，否则，就让公爵死在这儿，死在我的手下。若不是如此，也至少得让他给我们规定一个期限，让我们去寻找科尔纳莉娅小姐。只有了解到她已死去时，公爵才能另找女人结婚。”

“我同意您的看法，”罗伦索说。

“我的同学堂安东尼奥也是这个意见，”堂胡安说。

这时，在神父和公爵(他一手牵着科尔纳莉娅)的陪伴下，科尔纳莉娅走了进来，后面跟随着科尔纳莉娅的女仆苏尔比西娅，还有两名女侍，其中一人是孩子的乳娘，另一人是那两位西班牙绅士的管家。

罗伦索见到了自己的妹妹后，开始时真不相信这是真的。细细观看，认出真是她后，他便急急地扑倒在公爵的脚跟前。公爵急忙将他扶起。于是，他又扑到了他妹妹的怀里，妹妹也兴高采烈地拥抱了他。堂胡安和堂安东尼奥对公爵说，刚才他对他们开了一次最令人愉快的玩笑。

公爵从苏尔比西娅的手中接过孩子，将他交给罗伦索，说道：

“兄长，这就是您的外甥，是我的孩子。现在您看能不能允许我和这个农家姑娘结婚。她是我答应与她成亲的第一个姑娘。”

现在我不想评述罗伦索是怎样回答公爵的，堂胡安又对公爵提出了什么问题，堂安东尼奥又有什么样的感想，神父又是怎么愉快，苏尔比西亚又是怎样的高兴，女管家又是怎样兴奋，还有法维奥又怎样感到惊奇的。若加以细述，这个

故事就不知会拖得有多长了。总之，众人都非常欢悦。

接着，神父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堂胡安·德康波亚作了他们的证婚人。接着，众人又同意将举行婚礼这件事暂不往外宣扬，将这个秘密一直保到目前已病重的公爵的母亲去死为止。在这期间，科尔纳莉娅夫人暂回波洛尼亚与她兄长住在一起。

公爵的母亲去世了。科尔纳莉娅来到了费拉拉，人们见到她长得这么美，都很欢愉。办完丧事后，家里又为欢庆科尔纳莉娅的到来举行了庆祝活动。女管家和乳娘获得了厚赏，苏尔比西娅成了法维奥的妻子。堂安东尼奥和堂胡安因能为公爵效劳，心里非常高兴。公爵准备将自已的两位堂姐妹赐与他们为妻。还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嫁妆。但他们却说，比斯开地区的绅士大多数是在本国完婚的，因此，他们并非出于轻视，而是为了尊重这个值得称道的习惯，为了顺从父母的意愿，他们没有接受公爵的赐婚。公爵同意他们的解释。于是，他便通过正常的途径，寻找合法的机会，给他们送去了许许多多的礼物。这些送到波洛尼亚的礼物，有的具有很高的价值，送得也很及时。虽说这两个西班牙人是向来做了好事不图报答的，这次也只好接受下来了，有些礼物是他们俩准备回西班牙的这个时候赠送他人的。在回西班牙前，他们去费拉拉城向公爵进行告别，并去看望了科尔纳莉娅。她这时已换了两个贴身的女仆，公爵比过去更爱她了。公爵夫人将那枚钻石十字架给了堂胡安，将那只金羊给了堂安东尼奥。他们俩盛情难却，也只好收下了。

他们回到了西班牙，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与当地很有名望的、美丽而富有的姑娘结了婚。他们与公爵和公爵夫人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和罗伦索·贝尔蒂波利也常通信。大家的日子都过得非常愉快。（陈凯先译）

# 骗婚记

一个军官走出位于巴利阿多利德城坎坡门外的康复医院大门。从他将手中拿的这柄宝剑当拐杖使的情况看，从他那两条瘦弱的大腿和发黄的面庞看，显然他已在医院里发了许多汗。当时天气并不太热，但他 1 小时流的汗跟常人20天出的汗一样多。他是个大病初愈的人，迈着碎步，还时时地打着趔趄。进入城门时，他见到一个朋友正向他迎面走来。他已有 6 个多月没有见到过这个朋友了。后者见到他后，像是见到什么恶魔一般一面在胸口划着十字，一面走到他身边，说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坎布萨诺少尉先生？您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我想您这个时候应该在佛兰德斯种地，怎么会在这儿拖着宝剑呢？瞧您的脸色多难看，您怎么瘦成这个样子呢？”

对此，坡布萨诺作了如下回答：

“关于我为什么会来到此地的问题，比拉尔塔硕士先生，您在这儿见到了我便是最好的回答。对于您提出的其他几个问题，我只要这样告诉您就可以了：我才出院，在医院里流了许许多多的汗，这都是那个女人造

成的。是我选中她为妻，这样做实在太不应该。”

“这么说，您已结过婚了？”比拉尔塔问道。

“是的，先生，”坎布萨诺回答说。

“想必是您们相爱后才结的婚吧，”比拉尔塔说，“不过，有的婚姻也常常会使人感到后悔。”

“我很难告诉您，我这次结婚是否出于爱情，”少尉回答说，“尽管我可以肯定地对您说，这次结婚给我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因为婚后我无论在肉体上还是在心灵方面都付出了代价。从肉体上说，我可以说是受尽了折磨；从心灵上说，我这次受到的创伤已找不到什么办法来加以弥补了。可是，眼下站在街上不宜作长谈，请您原谅，我们还是改日找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我将跟您谈谈我这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对您来说一定十分新鲜，也许您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实在太奇妙了。”

“用不到等到改日了，”硕士说。“我希望您这就跟我到寒舍一叙，到那里我们再一起反省往事。家里还煮着一点杂烩，虽说数量有限，只供两人食用，但我那仆人还可以给您送来糕点。倘若处在康复期的您还不够吃，家里还有几块路特产的火腿，定会使我们垂涎欲滴。我这是诚心诚意地邀请您去。不但这次请您去，以后您喜欢什么时候去，就请您什么时候去。”

坎布萨诺对此表示感谢，并接受了邀请。他们先上圣约伦特教堂去听了弥撒。随后，比拉尔塔便带他到自己家里去，将答应给他吃的饭食让他吃了，还说请他以后再来。饭毕，便想请坎布萨诺谈谈他刚才如此强调过的往事。

坎布萨诺没有等对方提出请求，便开始叙述起来：

“比拉尔塔硕士先生，您一定还能记起我当年与佩德罗·德爱莱拉上尉（眼下他在佛兰德）有过交情这一点吧。”

“这我记得很清楚，”比拉尔塔回答说。

“一天，”坎布萨诺继续说，“我们在拉索拉纳一家客店（当时我们住在那儿）刚刚用完餐，就走进两个模样儿相当体面的女士，还带来了两个使女。其中的一位女士站着与上尉搭上了话，他们就站在窗边谈了起来。另一位就在我边上的那把椅子上就了座，一坐下便将面罩一直拉到了下巴边。这样一来，我就只能见到她脸庞没有被面罩盖住的那一部分。虽然我彬彬有礼地对她说，请她摘下面罩，仍然未能使她做到这一点。这更使我增强了想看清她真面目的欲望。这时，那位女士又伸出一只戴了好几只漂亮戒指的洁白的手。她这样做，也许为了燃起我更大的欲望，也许还有别的什么目的。

“当时我的模样十分英武，脖子上挂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当年您一定见到过），头戴一顶插着羽毛带着饰带的帽子，身穿色彩斑斓的军装，那副雄赳赳、气昂昂的神态真有些不可一世的样子。当时我便以这副打扮向她提出请求，请她摘下面罩。对此，她作了如下的回答：‘请您别在这儿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这儿有家，请您派一侍从跟我到我家里去。虽说我的为人非常真诚，但我还弄不清楚您的为人是不是像您的外表那样体面，那样稳健。为此，我希望您改日再来看望我。’

“为了感谢她的这份厚意，我吻了吻她的双手，还答应给她丰厚的馈赠。上尉与另一位女士谈完话后，她俩便走了，我的一名侍从跟随她们走了。这时上尉对我说，刚才那另一位女士和他说话的用意是要他替她带几封信给佛兰德的另一个上尉。她自己说这上尉是她的表兄，虽说他明白，这是她的情人。我急于想再吻一吻那一双白雪般的玉手，渴望一睹那女士的风采，便在翌日跟随我那侍从来到那女士的家

里。不用通报，我就走了进去。

“这座房子装饰得十分精美。我见到一个30岁光景的女人，她就是昨日我只见到她的一双手的那位女士。她的容貌虽非天姿国色，倒也楚楚动人，尤其她的语音和悦入耳，听她说话，不禁令人怦然心动。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密交谈。我时而夸耀自己，时而对她发起进攻，对她作出种种许诺，作出种种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表示，以得到她的青睐。谁知她早已听惯了这样的承诺和表示。因此，从表面上看，她在专心地听我的言谈，实际上她并不相信。我们这次交谈，加上我接下去 4 天连续地登门造访，结果只是‘开了花’，却未能摘取我希望能采摘到的‘果实’。

“我每次登门造访，总觉得这房子里十分冷清，既未见到她的亲戚，也没有见到她的任何朋友。家中只有一名女仆侍候她，这个女仆看起来相当狡诈。最后一次访问时，我不得不快刀斩乱麻，迫使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德卡塞多(这就是我太太的名字)在婚姻问题上表示态度。对此，她作了如下回答：

“‘坎布萨诺少尉先生，倘若我将自己说成是圣徒出卖给您，这未免太轻浮了。我原本是个有罪过的女人，过去如此，目前仍是如此。不过，我也并没有坏到让街坊们在私下议论我，让法庭来传讯我的程度。我没有从我父母那儿或亲友中继承任何产业，我只有这套家具，至多值2500埃斯库多罢了。这些器具若进行拍卖，早晚可以变成钱财。我就是拥有这么一点财产，凭这点寻找丈夫，以求终身有靠。我将自己终身托付给他的同时，我将会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殷勤态度来侍候他、关怀他。我烧得一手好菜，就连王宫里的名厨恐怕也烧不出我烹饪的美味佳肴。将来等我成了家庭主妇后，我一定要露一手。在家里，我是一个好管家；下厨房，我是

一名好厨娘；待客迎宾，我又是一名好主妇。我确实能够很好地指挥家里的佣人，让他们都变得服服贴贴的。我善于理财，不会滥用一分一厘，相反，却能增聚财富。若照我的办法化钱，一个雷阿尔可以当好几个雷阿尔化。我身上穿的这套白色衣裤(这样的衣服我有好多套，而且质地很好)并非从商店里购来的，也不是服装厂里生产的，这都是我和我的女仆们用自己的双手纺出线织出来的。若在家里能织布，我们也会织布。这番话我是到不得不说时才说出来的，这或许是在王婆卖瓜，但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让人耻笑。最后，我还想说，我要找这样的丈夫：他应该保护我，指挥我，为我争光，我不需要那种对我献殷勤的花花公子，也不要只会对我谩骂的人。您若愿意接受我这个普普通通的女人的一颗真心，您这就可以支配我，用不到再去找什么媒人来说媒了，因为没有一个媒人能成全好事的。'

"当时我已有些六神无主，忘乎所以，头脑中只想到那件最使人感兴趣的事，具体地说，就是她拥有的那一份产业，在我看来，它已转换成金钱了。于是，我口中不停地说娓娓动听的言词，由于内心的喜悦，我似乎已丧失了理智。我说，我真是红运当头，吉星高照，天赐我这样的一位伴侣，这几乎是个奇迹。我自己的产业也不算太少，除了我颈上带的这只项链外，家里还有不少珠宝。若再卖掉我那几套漂亮的军服，总计也有2000多埃斯库多，若加上她拥有的2500埃斯库多，这笔钱足够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故乡过一辈子安生日子。在那里我还有一点产业，若将果园里的水果及时出售，加上这一笔款项，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了。

"总之，那次交谈后，我们的亲事就定下来了。继而，我们便商量怎样发布订婚启事。接着是3天节假日，因为

复活节到了。到了第4天，在教堂里发布了我们结婚的通告后，我们便正式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有我两个朋友，还有一个小伙子，她说是她的表弟。我对他说了一大套客气话，认他为自己的亲戚。这些好听的话对我的那位新娘我也都讲过，至于说这些话时怀有什么样阴险的目的，我就不想告诉您了。因为我眼下对您说的这些事情，虽说都是真情实况，但终究还不是在进行忏悔。在进行忏悔时应该做到无话不说。

“我的仆人将我的那只箱子从客店搬到了我妻子的家里。我当着她的面将我身上带的那根精美的项链装进箱子里，还让她看了看三四条虽没有那根那样粗，做工却十分精细的项链，还让她看了三四只式样各异的宝石戒指。同时，我还让她看了看我那些漂亮的军服和羽饰。我给了她400雷阿尔作家庭开支用。我就像一个贫寒的女婿在富有的岳父家中过日子那样，舒舒服服地度过了婚礼后的6天时间，脚下踩着豪华的地毯，睡的是荷兰产的床单，照明用的是银制的烛台。早餐我都是在床上用的，每天一直睡到11时才起床，到12时就吃午饭，下午两点在客厅里睡一个午觉，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和使女给我端茶端水。我那个男仆原本十分懒散，干起活来笨手笨脚，此时却变得勤快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如不在我的身边，人们一定能发现她在厨房里忙这忙那，一心一意为我安排可口的能引起我的食欲的饭菜。我的衬衣、衣服的领口和手帕都洒上香水，像阿兰胡斯产的鲜花那样芳香。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6天时间很快过去了，这在6天期间，我由于受到了如此殷勤的款待，原来怀有的那个不良企图发生了变化，向好的方面转变。6天后的一个上午，我和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还没有从床上起来，便听到有人在使劲地敲临街的大门，女仆朝外一看，便大声地说：

“‘啊，是她回来了，您们看，她比那天来信说的日期提前回来了。’

“‘是谁来了？’我问她。

“‘还会是谁呢？’她反问道，‘是我家女主人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呗。和她同来的有堂罗贝·梅莱德斯·德阿尔梅达莱斯，还有两个男仆以及女主人随身带的女管家奥尔蒂戈莎’

“‘姑娘，快去给他们开门！’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说，‘先生你呢，我亲爱的，请你届时别大惊小怪，一切由我来安排，请不要和我唱反调。’

“‘我怎么会当着生人的面和你过不去呢？不过，请你告诉我，他们是些什么人？我觉得他们一来，你就惊慌失措。’

“‘我这会儿没有时间来回答你的问题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说，‘只是请你明白，这儿的一切全都是假的，这样做是另有所图的，这你以后会知道的。’

“虽说我还想同她争辩几句，却没有时间了，因为这时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夫人已经走进门来，她身穿镶着许多金丝的绿缎子上衣，外面披一件同样镶满金丝的披风，帽子上插着一根根绿色的白色的和肉桂色的羽毛，手上戴一只十分名贵的钻石戒，脸上戴一个薄沙面罩，遮着她一半面庞。和她一起进来的是堂罗贝·梅莱德斯·德阿尔梅达莱斯，他的衣着也十分豪华，显出勃勃英姿。

女管家奥尔蒂戈莎首先开口说话，她说：

“‘上帝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家女主人堂娜·克雷门塔的床怎么有人睡了，而且还睡了一个男人！今天这个家里怎么见到奇迹了，我相信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太太这次利用我家女主人的友情，这阵子日子过得可红光啦！’

“‘我认为事情确实是这样，奥尔蒂戈莎，’堂娜·克雷门

塔说。‘不过，这一切都怪我自己，是我错认了那些表面上是朋友，到了紧要关头便不是朋友的人作朋友了，这教训真不小！’

“对这一切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作了如下回答：

“‘我的堂娜·克雷门塔·布埃索夫人，请别见怪。请您明白，您在自己家中见到的这些情况，内中含有隐情，将来您一旦了解它，我知道我就会得到您的谅解，您也不会再怨恨我了。’

“这当儿我已穿好了长裤和衬衣。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便拉住我的手，将我领到另一个房间，对我说，她的这个女友想戏弄一下这个跟她一起来的名叫堂罗贝的男子，她是想和他结婚，戏弄他的目的是想让他相信，这座房子和房子内的一切陈设均是她的，以此作为她的嫁妆。一旦成亲，木已成舟，即使骗局被发现也于事无碍，因为堂罗贝到那时已深深地爱上她了。

“‘一旦她成了亲，就会将属于我的房产全归还给我的。她这样做也是想找个诚实体面的丈夫，虽然是搞了一个骗局，恐怕也不能过于责怪她吧。’

“我当时回答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说，出借房子，也是出于十分深厚的友情。不过，她应三思而后行，因为这件事弄得不好，她会不得不通过打官司才能要还自己的房产的。于是，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便对我说出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种种理由，正因为这样，她有义务帮她女友的忙，即使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她也得这样做。虽然我很不高兴，也只好顺着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的意愿同意她这样做了。她向我保证，只需要8天时间，这场骗局就可以告终。在这8天时间里，我们得住在她另一个女友的家中。

“我俩穿好外衣，她便去另一房间告别了堂娜·克雷门

塔·布埃索夫人和堂罗贝·梅莱德斯·德阿尔梅达莱斯先生。然后命我的仆人扛起我的那只箱子跟她走，我则没有对任何人进行告别便和他们一起走了。

“到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一个女友家门口，她先让我们在门口等着，自己先进去和她女友说明情况。过了好一会儿，出来一名女仆，说请我和我的仆人进去。那女仆将我们领到一间狭小的房间里，房间里有两张小床，紧靠在一起，仿佛成了张大床，原因是这房间实在太小了。两张床上铺的床单也是紧紧地连在一起，我们真的在这房间里住了6天，在这6天时间里，我们无时无刻都不在争吵。我总是责怪她太傻，就是她的亲娘，也不该将自己的房产让给她女友用。

“由于我一个劲儿地责怪着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这事想不到让房子的女主人知道了。一天，乘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出门去看看她的‘买卖’进行得怎样了之机，女主人便来看我，说她想了解一下我为什么老是和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争吵，为什么要责怪她，说她那么傻，而不认为她那样做是完全出于友谊。于是我把事情的经过全都给她说了。我说我是如何跟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结婚的，她又带来了什么样的嫁妆。当我说到她办事如何轻率，竟然将自己的家和家中的陈设全都借给堂娜·克雷门塔使用(虽说她是为了猎取像堂罗贝这样体面的丈夫)时，那女主人便开始在胸口划着十字。她一面迅速地划着，一面口中不停地说着：‘耶稣，耶稣，这个坏女人！’这倒使我坠入云里雾中了。

“末了，她对我说：

“‘少尉先生，我不知道我若将事情的原委告诉您，会不会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尽管我知道，我若保持沉默，也会感到内疚的。不过，不管是在上帝的眼中，还是在命运之神的眼里，说真话者生，说谎言者死。事实上，堂娜·克雷门

塔·布埃索才是那座给您作嫁妆的房子和屋内产业的真正主人。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对您说的话完全是一派谎言：她既无房屋，也无产业，除了她身上穿的那套衣服外，她一无所有。她搞这个骗局的起因是这样的：堂娜·克雷门塔上普拉森西亚城看望她的几个亲戚，顺便在那儿给瓜德罗普圣母举办9日祷。在这期间，她委托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照看她的家，因为她们确实是一对好朋友，不过，仔细想想，也不应该去责怪这位可怜的太太，因为她终究获得了少尉先生这样的人作了自己的丈夫。'

"说到这里，女主人便停止了谈话。我立即感到满腔怒火。当时要不是保佑我的那位天使在我的心里对我说，请我注意，自己是个基督教徒，人类最大的罪孽是发火，因为这是魔鬼的罪孽，那我定然会大发雷霆的。正因为考虑到自己是个基督教徒，心里就平静了一点，但我还是披上斗篷，拿起宝剑，走出房门，去寻找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准备狠狠地教训她一下。然而，命运(我不知这对我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却让我认为能找到堂娜·埃斯特发尼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找到她。我来到圣约伦特教堂，对着圣母说了自己的心里话，然后就心情沉重地坐在一条凳子上，不禁沉沉入梦。要不是人们将我叫醒，我还一时不会醒来。之后，我又心事重重地来到了堂娜·克雷门塔的家里，发现她的神态十分安详，俨然就是这家的女主人。当时由于堂罗贝先生在场，我不敢对她说出任何真情。我又回到了那女主人的家里，女主人对我说，她已将我已知道堂娜·埃斯特发尼娅设下了骗局这件事告诉她本人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问她，我听到了这个情况，后，神色如何。女主人回答说，我的神色很不好。她认为，我一定出门去找她算帐了。女主人最后还对我说，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将我那只箱子里的东西全都席卷而去，只留下一

套我出门时穿的衣服。

“事情就是这样，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我立即去看我的那只箱子，发现它已被打开，就像一口棺材一样开着，等待着盛殓遗体。当时我要是对这样大的不幸缺乏承受能力，一时想不开，那这具遗体一定就是属于我的了。”

“您这次遭到的不幸确实不小，”比拉尔塔说，“堂娜·埃斯特发尼娅一下子就拿走了您这么多的项链和宝石戒指，实在太令人痛心了。”

“失去这些东西我倒并不心痛，”少尉说，“因为我可以这样说，她若是挂了羊头，在卖狗肉，那么，我是挂了猪头，在卖驴肉。”

“我不明白，您说这话有什么用意。”比拉尔塔说。

“我的意思是说，”少尉回答说，“我的这些项链，戒子还有其他的小玩意儿加在一起也至多值10到12个埃斯库多。”

“这不可能吧，”硕士说，“因为光是少尉先生您脖子上挂的这条金项链恐怕就值200埃斯库多。”

“可能是这样，”少尉说，“如果这条项链是名实相符的话。常言道，凡是发亮的东西并非都是金子，不管是项链，还是戒指，还是其他的首饰，人们只要会一点炼金术，便能蒙人耳目。不过，我这些玩意儿干得十分巧妙，只有用试金石和烈火才能使它们露出原形。”

“如此说来，”硕士说，“您和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太太是半斤对八两了。”

“完全是这样，”少尉说，“就是我们俩再合伙干一次也互不吃亏。不过，硕士先生，坏就坏在她倒可以将我那些破烂货一丢了事，我却不能这样受她的骗，不管怎么说，她也是我的女人。”

“您应该感谢上帝，坎布萨诺先生，”比拉尔塔说，“她不

过是一件长了脚的物品，既然走了，您也没有必要去找她了。”

“是这样的，”少尉回答说，“不过，她这个人我就是不去找她，也会出现于我的头脑中，我无论去什么地方，都不会忘记这次羞辱。”

“我也不知怎样对您说才好，”比拉尔塔说，“这时，我倒想起了彼特拉克① 的两句诗，是这样说的：

Che chi prende diletto di far frode

Non si de'lamentar s'altri l'inganna

这两行诗译成西班牙语，就是“惯于欺骗他人之徒，一旦遭骗，不必怨天尤人。”

“我没有怨天尤人，”少尉说，“我只是自怨自艾。犯了过错的人，并不由于他认识了错误就不感到惩罚的痛苦了。我很清楚，我想骗人，结果自己遭了骗，是我自己拿刀砍伤了自己，但这并不能完全排除自己恨自己的那种情感。最后，为了使我这个故事（我的这一系列的遭遇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故事）变得更为完整，我说我当时就知道，前面我说过的她那个曾参加我们婚礼的表弟将堂娜·埃斯特发尼娅带走了。此人早就是她的好朋友了。我为了不自寻烦恼。没有再去寻找她。后来，我换了一个客店，几天后，又改变了自己的发型，因为我的眉毛和睫毛都开始脱落，后来，头发也慢慢地掉了，年纪轻轻的倒成了一个秃头了。我是得了一种秃发症，或者叫做斑秃。这时，我倒真的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穷光蛋了。穷得不仅身无分文，连毛发也没有一根。这时，我真是贫病交加。贫困会使人失去自尊，会使一部分人走上绞刑架，另一些人则进了医院，还有一些人则更惨，他们得低三

---

① 14世纪意大利诗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

下四地走进自己敌人的家里，这是最惨的了。我的情况便是这样。我总不能将平时穿的几件衣服变卖掉用来治病吧。这时，正好康复医院开展发汗疗法，我便住进医院，发了许许多多的汗。医生说，我会康复的，如果我能好好保重自己的话。我身上还有一把宝剑，以后的事就听上帝安排了。”

听到少尉这一番叙述，硕士感到十分新奇，便再次请他来吃饭。

“其实，我跟您说的这些还不算新奇，比拉尔塔先生，”少尉说，“下面我要对您讲一些令人难以想象的怪事，这些事情完全超越了大自然的常态了。听了这些，您就不想再听别的新鲜事了。也许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我这回住上了院，才见到了我即将对您讲的这些事情。这事儿您可能不会相信，世界上也不会有人会相信的。”

少尉在讲述他的见闻之前的这一番开场白激起了比拉尔塔的欲望，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少尉将他见到的奇事立即讲给自己听。

“您一定听到过有关夜里打着灯笼给正在行乞的卡巴恰兄弟照明的两只狗的故事吧，”少尉说。

“听说过，”比拉尔塔说。

“您一定也听到过或见到过有关这两只狗的其他情况吧，”少尉说。“比如说，有人从窗口投下施舍的东西，这两只狗便会打着灯笼去寻找落在地上的东西。有时，它们还会等在窗口下，因为它们知道，人们常常有从窗口投下施舍物的习惯。它们到了窗口下，显得像羊羔一样十分驯服，而在医院里的那些狗则凶得像猛狮，它们在那里看家护门。”

“这些我都听见过了，”比拉尔塔说，“狗都是这样的，这并没有什么新奇的地方。”

“我下面讲的这件事一定会使您感到新奇的，”少尉说，

“同时，您也会毫无困难地相信它是真的，因为我这是亲耳听到的，几乎也是亲眼看到那两只狗，一只名叫西皮恩，另一只叫贝冈扎。一天夜里，也就是我结束发汗疗法的倒数第二个夜晚，这两只狗躺在我床后的几条草垫上。半夜时分，天漆黑一团，我因在想着过去发生的事情和眼下那不幸的处境，一直未能合眼。这时，我听到谈话的声音。于是，我便侧耳细听，看看能不能听清是谁在谈话，在谈些什么。很快我便听清了，原来是西皮恩和贝冈扎这两只狗在交谈。”

坎布萨诺话还没有说完，硕士便站起身来，说道：

“坎布萨诺先生，请您自重点吧。刚才听到了有关您婚事的叙述，我都还有些半信半疑。眼下您又说听到两只狗在交谈，这不得不使我向您声明，您说的话一点儿也不可信。少尉先生，看在上帝分上，除了像我这样的好朋友外，请您不要对其他任何人这么胡言乱语了。”

“请您不要以为我是这样无知的人，”坎布萨诺说，“连两只狗在讲话是一种奇迹也不明白。动物是不会说话的，这点我很清楚。比如，鸹，鼬和鹦鹉，这些动物虽也能说话，但它们说的不是自己的话，而是从人们那儿学来的，因为这些动物有较好的发音器官，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真能表情达意，真能回答问题，就像这两只狗那样。其实，我虽听到它们多次交谈，但我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总以为自己在梦中，其实我是完全清醒的，上帝赐予我的五官都是处于清醒状态的。我不但听到了，而且还记了下来，最后，一字不漏地将这两只狗的谈话写成文字。它们的谈话显得有条不紊，而这点一定会使您相信我说的话全是真的。它们在谈话中涉及到的那些事情并非日常琐事，而且内容各不相同。这些话原本应出自文人学士之口，现在却让两只狗给说出来了。反正我也不会杜撰，虽说我自己也不相信，但我还是得相信，我并

没有在作梦，确实是两只狗在对话。”

“这事太奇怪了，”硕士说，“要是我们回到了马利卡斯塔涅的那个时代，那么南瓜也会说话；或者回到了伊索的那时代，那么公鸡能和狐狸对话，这些动物能和那些动物交谈呢。”

“如果您认为那个时代又回来了，”少尉说，“或者您不相信我的所见所闻，不相信我敢发誓完全是千真万确的那些事情，那么，我说现在就是那个时代了，而我就是那些会讲话的动物之一，而且是最大的动物了。假定我弄错了，我的所见所闻只是南柯一梦，只是胡说八道，比拉尔塔先生，难道您也不想读一读根据这两只狗(或是别的什么动物)的谈话而写成的谈话录吗？”

“由于您一个劲儿地使我确信，”硕士说，“您是听到过两只狗的对话的，那我倒非常想听听这两只狗在谈些什么，因为这个对话已被少尉先生的这枝神笔纪录下来了。”

“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少尉说，“当时我是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两只狗的对话，然后，又将它牢记在心里。由于我吃了许多葡萄干和巴旦杏，记忆力很好，我全都记住了，次日便逐字逐句地将它追记下来。为了让这对话读来更富原意，我既未增一词，也未删一词，也没有在修辞方面加以润色。对话的时间不只一个夜晚，而是连续两个夜晚，尽管我记下的是一个夜晚的谈话。这是有关贝冈扎的一次谈话录。有关它的伙伴西皮恩的谈话我也打算将它写下来，那次谈话是在第二个夜晚进行的。这要在这次谈话录得到人们的确认，或者至少不为人们嗤之以鼻时才能进行。这个谈话录我随身带着，我用对话体写成。为了节省篇幅，我略去了‘西皮恩说，’‘贝冈扎’回答说这样的形式。”

说完，他从怀中取出一个记事本，放在硕士的手中。后者微笑着，怀着像听了某种荒诞不经的故事那样的嘲笑的态

度接过了本子。

“我就在这椅子上靠一靠，休息片刻，”少尉说，“您就读一读这些无稽之谈，或者说是梦呓之言吧，如果您愿意的话。我想除了消消闲，解解闷之外，恐怕也不会有别的什么好处。”

“那就请便吧，”比拉尔塔说，“我很快就将它读完。”

于是，少尉就斜靠在椅子上休息，硕士便打开记事本，一开头便见到这样的标题：

西皮恩和贝冈扎间的对话

（陈凯先译）

# 狗的对话

这是座落在坎普斯港外的巴利亚多利德城中的康复医院的两只狗——西皮恩和贝冈扎——之间的对话。

西皮恩：贝冈扎朋友，让我们今夜都别再在医院站岗了，到这个僻静的地方，在这儿的草垫子上憩休，不用担心有谁会来偷听我们的谈话，我们受用一下上帝同时赐予我们两个的礼物吧。

贝冈扎：西皮恩兄，我正听着你的话呢，也知道我正在对你说话，可我仍然不敢相信这都是真的，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超乎寻常的事情。

西皮恩：这是真的，贝冈扎。最大的奇迹还不在于我们正在说话，而在于我们正在有逻辑地谈吐着，仿佛我们有思维的能力，殊不知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区别就是在于人是理性的，而动物是非理性的。

贝冈扎：你说的一切我都懂，西皮恩，你说的都是事实，我知道这的确是令人

诧异的新鲜事。在我一生中，我多次并在不同的场合都听说过我们狗有着极大的天赋，事实上，有些狗身上蕴有一种自然的本性，而且既敏锐又活跃，简直让人不能不相信我们有一些理解力，同时能够思维。这一切看来不假。

西皮恩：我所听到的，不管是赞扬我们的还是为人们所强调的，是说我们有非凡的记忆、忠诚不渝并知恩图报，它们使我们被视为友谊的象征。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你准见过那些石墓吧，墓石上面雕刻着埋葬者的像，那夫妇像下一定有一只狗的形像表示这对夫妇终生相亲相爱，忠贞不渝。

贝冈扎：我清楚地知道有些狗，他们是那样地有情有意，当其主人死后遗体下葬时，他们会跃入同一个墓穴陪葬，或拒绝离开，不吃不喝直到自己生命结束。我还知道，就表面上所表现出的智力而论，除了大象，接下去就是狗了，当然，这以下是马，最后是猴。

西皮恩：这一点不假。但你不得不承认，你从未看到过或听说过有哪头大象、哪只狗、哪匹马或哪只猴开口说话的事，这让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突然被赋予了说话的能力是一个人们所说的“预兆”，预示着有什么威胁人类的灾难即将降临吧，这正如从前的经历所表明的那样。

贝冈扎：这样说来，我也几乎能够相信我从一个学生那里听来的一个预兆了。那时我正好从阿尔卡拉——德埃纳雷斯① 经过。

西皮恩：你听见什么啦？

---

① 西班牙地名，塞万提斯的出生地。

贝冈扎：我听他说那一年大学里有5千多学生，其中2千名都是学医的。

西皮恩：哦，不过你由此推断出什么呢？

贝冈扎：我想两千名医生必然要有病人让他们治疗，那么不是将有瘟疫就是有一场极大的不幸会降临，否则这些人都会饿死。管它会怎样呢，我们反正正在彼此交谈呢。至于这是否是不祥之兆或者也许是上帝注定的什么，那都是为人类智慧或努力不可能预见或防范的，因此我们讨论这是怎么回事以及我们为什么会突然有了语言的能力都无济于事。对于我们来说，最好还是趁这明媚的夜晚，舒舒服服地在这些软和的草垫上谈上一整夜，既然我们都不知道这种天赐良机能持续多久，那么就让我们好好利用一下这难得的运气。谁都不许睡着了，那就太煞风景了，我企盼这机会已经好久好久了。

西皮恩：我也是——从我开始有力气啃骨头起，我就想找谁说说话，谈一谈那些在我记忆中保存了好久的事情，不然我都快把它们忘了。

贝冈扎：一当我发现自己意外地拥有了语言能力这一神圣的天赋，我就渴望着能尽情地享受并利用它，盼着赶紧把我记得的一切都说出来。由于不知道何时我也许就得像还款一样被要求归还这一礼物，我要尽量地把要说的都说出来，且不管它们是不是条理不清或杂乱无章。

西皮恩：贝冈扎朋友，那让我们这样安排吧：今天晚上你来告诉我你一生的经历以及你迄今为止所遇到的一切麻烦；明天呢，如果我们还能说话的话，我就来讲我的。我觉得这样度过时间比苦苦地去了解他人的

生活更好。

贝冈扎：西皮恩，我一直把你视为聪明的朋友，在此刻，这种感觉真是前所未有地强烈。我发现你作为我的朋友，愿意告诉我你一生的经历并且倾听我的讲述，我真是既高兴，又感动；你安排时的方式充分显示出你的才智。不过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瞧瞧是否有人在偷听。

西皮恩：我想没人，虽然附近有个士兵，可在这个时候，他对睡觉的兴趣要比偷听谁的讲话感兴趣得多。

贝冈扎：这样一来，我就既能自由自在地讲话，又能听到我想听的一切。不过，若是我使你生厌了，你斥责我也行，或叫我住嘴也行。

西皮恩：往下说吧，直到天亮为止，或直到我们有被人偷听的危险为止，我将高兴地聆听你的讲述，不到万不得已绝不打断你。

贝冈扎：如果我的记忆不错的话，我第一次睁开眼是在塞维利亚的一家屠宰场，它就在牛市的外面，要不是因为我马上要告诉你的事，我会因此认为我的父母一定是这些谓之屠夫的滋事者们豢养的猛犬。我的第一个主人是塌鼻子尼古拉斯，他是一个矮壮而脾气暴躁的年轻人；干屠夫这行的人都这样。他训练我们以及其它一些狗崽，同那些上了年纪的恶犬一道，去追赶公牛而且咬住它们的耳朵。我很快就成了干这事的能手。

西皮恩：我对此毫不怀疑，贝冈扎，因为罪恶的东西往往来自于一种自然的倾向，而且学起来也容易。

贝冈扎：西皮恩兄，叫我怎么向你描述，我在屠宰场所见到的一切以及在那里发生的不同寻常的事情才好呢？

首先，你必须知道在那里工作的所有人们，从最小的到最长的，都是没有灵魂或良心可言的人们，他们不害怕国王也不怕他的法律，他们大多非法同居。其实应该说是一窝食肉的禽兽，用偷窃来的东西养活自己和他们的女人。除了斋戒日，天还没亮，屠宰场门口就有了一大群年轻的小伙子和他们的情妇，他们所有的人都空着篮子而来，可等他们离开时，篮子里都装满了各取所需的肉块，女仆们甚至带走整条羊腿或牛腰。

事实上，若不是人们以拿走最好的和最有滋味的部位来当他们征收的什么税的话，连一个被宰的牛头也不会留下。在塞维利亚没有专门管肉食供应的官员，各人随其所好取走不同部位的肉：最先被杀的动物或是最好的或是能卖最低售价的；在这种安排下，人人的要求都能得到满足。人们只能相信这些人——当然，他们不会去偷窃，但他们可能在割肉时做些手脚，大概是在他们修剪柳树或葡萄藤时养成的习惯。

但是，让我吃惊的或者说留下极其恶劣印象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些屠夫们本身，他们会像杀头牛一般迅速地杀掉一个人；他们不声不响地把黄柄牛刀捅进一个人的腹部就好像捅在一头公牛的肚子上。若是哪天没有争吵、伤口以及突如其来的谋杀，那可真是奇迹，他们全都为自己身为屠夫和流氓而深感自豪；他们人人在弗朗西斯科广场上都有一个守候点，而在此之前他们还在上帝像前祭上牛腰和牛舌。我曾听一位智慧的长者评论说，在塞维利亚有3块地盘国王还没有纳入他的司法范围内：狩猪街，

康斯坦尼拉以及马塔德诺。①

西皮恩：如果你总是像这样使用时间的话，贝冈扎兄，像这样逐个个地描述你有过的不同主子的罪恶以及他们行业的不是，我们只能祈求上天赐给我们说话能力的时间至少得要1年，否则，按你目前的速度，我担心你连一半的经历都说不完。有一件事我想奉劝你，这也是当我叙述我自个儿生活时你将看到的事实，有的故事本身就充满了吸引力，而有的却取决于讲述它们的方式。我说这个目的是想要指明，有的事不需要加开场白或言辞的修饰就能给我们乐趣；当然，其他的则需要加以修饰的外衣，凭借面部的表情、手势以及声音或情感等，只有靠这一切，叙述者才可能使平淡、琐碎、结构松散的事讲得有声有色，同时也带来乐趣。请别忘记这条劝告，并且看看你，从现在起是否能很好地实行它。

贝冈扎：只要我可能抵制我想要说话的强烈欲望，我一定会做到的，可我几乎是情不自禁。

西皮恩：小心你的舌头，人类最大的罪恶就是由此而来。

贝冈扎：好吧，让我来接着说。我的主人训练我用嘴衔着一只篮子，并且不让任何人企图从我这儿把它拿走。他还指给我他情妇的住处，这样她的女仆就犯不着每天早晨都到屠宰场来一次，我就可以把主人前一天夜里偷到的东西给她送去了。一天，还在清晨很早的时候我正带着给她的那份东西去她的住处，突然听见有人从窗户上叫我，我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

---

①狩猎街是赌场主开铺的地方；康斯坦尼拉是鱼市所在地，马塔德诺是一家主要的屠宰场。

非常漂亮的女孩，我停下来，她便跑到临街的门口，又叫我，我走上前去看她想要什么；她呢，取过我的篮子，把一只破鞋扔了进去。“快去吧，贝冈扎，谁管你叫什么名呢，”她说，“告诉你主人，那个塌鼻子尼古拉斯，别把信任错给了动物，要记住，俗话说得好‘狗嘴吐不出象牙’，狗叼的篮子也一样。”

我要把肉从她手里拿走轻而易举，但我不想用我那肮脏的屠夫嘴弄脏那双白皙的双手。

西皮恩：你做的对，美貌总是优先受到尊重。

贝冈扎：如此这般，我回到主人那里，肉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破鞋。主人吃惊我为什么这么快就回来了，一见木屐，他立刻明白有人戏弄了他。他当即拔出刀来，一刀子冲我捅过来，要不是我跃到一边去，他的劲儿那么猛，你恐怕今天就不会听到我讲故事了，更甭提其它那些我想要给你说的事儿了。于是我抬腿飞奔上路，穿过圣伯尔纳乌后面的野地，不知道命运将把我带向何方。

那天夜里我露宿野外，第二天，命运让我遇上了一群羊。我一见它们，就感觉到我的悲剧来了，因为在我看来，守护羊群对狗来说是一份合适而自然的差事，算得上一个英勇的职业，堪与保护凌弱的英雄相提并论，既感到自豪又感到英勇。那里有了个牧羊人，其中一个看见了我，冲我唤道，“来，来，来。”正中下怀，我立即走过去，低着头摇着尾。他用手拂着我的背，一边辩开我的嘴，审视着，看看我的牙齿，以辨明我的岁数，尔后他对他的同伴说我的每一处都显示出良好的饲养。正说着，这3人的雇主来了，他骑着一头骡子，鞍是那种宽沿儿短

镫的。他手里提着一杆长矛和一柄圆柄，这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海岸缉私兵而不是一个畜场主。

“谁家的狗？”他问，“看上去不赖嘛。”

“先生说得极对，”那牧羊人答道，

“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它，它所有的地方都表明它是只极好的狗，它就这么跑来了，我也说不出它属于谁，但可以肯定不是附近哪家的。”

“那太好了。”雇主说，“把那只死狗里昂西欧的标牌给它挂上，同时按你们给别的狗的份量给它饲料，对它好点，这样它会爱上咱的这儿就不会走了。”

雇主说着走开了，于是牧羊人把一块铁的标牌给我挂上，又拿过一小盆来喂我，盆里装着好多用牛奶浸泡着的面包屑。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叫巴西诺①我对我的新主人和差事颇感满意，我极其细致和勤勉地守护着羊群，除了到树荫下、岸堤或山岩的阴影下午睡外寸步都不离开它们，有时我也到溪边的树林边小憩。其实这些休息的时间我也没闲着。我把它们用来回忆许多事情，尤其是那些与我在屠宰场生活有关的事；我想起我们的主人以及与他一类的人们，他们对其情妇的奇想怪念使得他们是那样地俯首贴耳噢，我从屠夫婆——我主人的老婆，那里学到的东西真太多了，我该对你说哪些呢！然而我应该什么都不说，免得你以为我是长舌妇。

西皮恩，我曾听说在古代的俊杰中有一个伟大的诗人，他曾

---

① 公牛名或狗名——指白色的皮毛上有棕色或红色的斑点。

经指出要让人不写讥讽文章是多么地艰难。我不会介意你略有微辞的，因为你已经表明你算起来应该属“光亮团”而不是“血肉团。”①我的意思是当你谈论他人是非时，你不应该伤害或耻笑任何人，哪怕它原本是可以让众人发笑的，说长道短若当真起来，可不是件好事，而如果你能既不流于背后嚼舌头，又给人带来乐趣，我则尊重你是位极其睿智的狗。

贝冈扎：我想接受你的建议，可此时此刻我是那样地盼着能听听你所发生的一切；看着你不仅能够准确地发现我的错误，而且还有能力切中要害地纠正它们，我期望着能在你给我的讲叙中受到教益并得到享受，不过还是接着我未说完的故事往下说——在午休时间的静谧与独处中，我意识到我曾经听到的有关牧羊人生活的事情都不是真实的，特别是要是从我以前主人的女人所看的书本出发来判断的话。那些关于牧羊人和牧羊女的书中总是说他们的一生都在歌唱和竖笛声中度过，伴着他们的是乡间的口琴、芦笛和其它一些古怪的乐器，

我常停下来听主人的情妇念书，讲叙阿弗丽索②的牧羊人如何虔诚地颂扬无与伦比的伯力萨达③，阿卡迪亚树林的每棵树下都有他们的歌声，他们会从太阳离开朝霞女神奥罗拉的怀抱起一直唱到阿波罗投向海神女儿的双臂中，哪怕是夜幕

---

① 有关宗教团体。“光亮团”携蜡烛列队行进；“血肉团”恶语伤人。
② 地名。
③ 暗指洛佩平原的阿卡迪亚。

降临，黑暗笼罩大地，人们仍能够听见牧羊人婉转而哀伤的歌唱。于是就有了多愁善感于勇敢的牧羊人。

同时也有了弗丽达杰作“牧羊人”——一幅独一无二的肖像画。画中人的凝重超过了愉悦之情。我还记得我曾知道的类似的书籍。可在此，它们不值一提。

西皮恩：听我的话，贝冈扎，说长道短适可而止，别盯在一处就不放，往下说吧，你的用意也许总是纯洁，可你的舌口却不然。

贝冈扎：只有在用意首先堕落后，在这种情形下，舌头才会跟着犯罪。然而无论怎样，如果我由于疏忽大意或居心不良，背后嚼人是非应受到谴责的话，我的回答将与愚蠢诗人马伦的回答一样——身为“模仿学会①的一员，有人问他“上帝的上帝”怎么讲，他回答“该怎么讲就怎么讲。”

西皮恩：那是无知者的回答；你要是明智或希望成为智者的话，你永不该说任何你不得不为之道歉的话。继续说吧。

贝冈扎：现在我想说的是：所有这些回忆使我注意到牧羊人以及相类似的其他人，他们的习性和行为与我从书里听来的有着多么的不同。我的主人们即使有唱歌的时候，他们的歌儿也不会是婉转动人或词语优美的，不过是一些“小心狼来了”之类的句子；伴奏的乐音既不是芦笛也非口琴，而是靠大履相互击打发出的敲击声或用小片的瓦块在指间碰撞发出的

① 模仿学会确有其事，成立于马德里，目的是模仿意大利的作家创作。

"叮哨"声；他们的嗓音不优美、不嘹亮，也不让人倾心，而是沙哑粗糙，无论是独唱还是合声，他们听上去都跟尖叫或嚎哭一样，哪里是在歌唱！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这些牧羊人不是用来捉跳蚤就是用来补鞋子；我从未听见他们有谈起文学、艺术的时候，同时也没有哪位牧羊人叫利卡多、拉索或杰西托或雷斯罗①他们的名字全是什么安东尼，多明戈，巴希罗或劳伦特斯。我由此确信不疑，并坚信他人也应有同感：所有那些小说，即使写得不坏，却都是由一些编造幻想出来的事构成的，专门为无事可做的人消遣娱乐，其中无一鳞半爪是真实的。如果所写的那些事是确实的话，那么无论如何在我相处的牧羊人中间多多少少也应当有着一些书中描叙过的快乐生活的影子，随处可见的芳草地，宽阔的小树林，神圣的山头，可爱的花园，清澈的涓涓小溪，晶莹的喷泉，以及那些美妙而诗意盎然的爱情故事——牧羊郎在这头欢喜若狂，牧羊女在那头儿销魂歌唱，时而是芦笛声声，时而传来竖笛阵阵。

西皮恩：打住吧，贝冈扎，言归正传，往下说，

贝冈扎：谢谢你的提醒，西皮恩朋友；我在这个话题上也大谈特谈了太多，要不是你警告我，我恐怕得就那些骗子作家们说够一本书也停不下来。现在好了，我将从现在开始以便更好和更连贯的方式讲叙。

西皮恩：实事求是吧，贝冈扎，不要忘乎所以，我的意思是，你应当记住你毕竟是动物，缺少思维的能力。

---

① 有关牧羊人小说中常见的姓名。

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显得有思维的能力，那是因为，正如我们都一致认为的那样，是超自然的力量，是谁都不曾听说过的。

贝冈扎：如果我还仍处于刚才那种无知的状态，你的话是千真万确的；而我突然记起了有件事，本来在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应该告诉你的事，现在让我心悸的倒不是我正在说着话的事实，我担心我马上就得停止说话了。

西皮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究竟想起了什么事？

贝冈扎：那是当我与一名女巫师在一起时所发生的事，那个巫师是蒙蒂拉的卡门卡①的弟子。

西皮恩：我希望你能在继续你生平故事之前告诉我。

贝冈扎：不，我更愿意在时机到来之际再说。耐心点，让我还是按合适的次序叙述所发生的一切吧，因为这样会给你带去更大的乐趣，除非你听故事喜欢在听到开头之前先听中间部分。

西皮恩：简短点儿，按你的主意讲吧。

贝冈扎：好吧，我非常喜爱这份守护羊群的工作，这让我感觉到我是凭自己劳动的汗水换来面包，并且由此让我远离游手好闲——一切罪恶的根源。我白天要是睡了觉，那夜晚则不能休息了，因为群狼极可能在夜间袭击羊群，这时得报警，不待牧羊人大叫“有狼，巴西诺！”我就已经飞一般地朝着他们手指的方向奔过去，遥遥领先在其它几只狗之前。我跑过田野，在山坡上搜寻，穿过树林，越过沟壑，奔驰在

---

① 据资料判断，在16世纪中叶时期，西班牙确有一些女人被统称为蒙蒂拉的卡门卡们，她们被人们认为是巫术师，她们的师傅卡门卡曾受到在科尔乌瓦宗教法庭的审判。

道路上，第二天早晨等我汗流夹背、精疲力竭地回到羊群时，我的双腿已经让树枝或草叶划得血淋淋，然而却连狼的影子也不曾看到，我能够找到的只是已经被杀死或吃掉了一半的壮羊或羊羔。我近乎绝望地目睹着这一切，我十分留心和勤勉换来的却是徒劳。

羊群的雇主来到时，牧羊人们会带着被屠杀了的羊的羊皮去见他，于是雇主准会为此责难后者的疏忽并且命令他们严惩狗的懒惰。牧羊人们当然依言而行，我们得到的则是棍棒相加，恶言恶语铺天盖地而来。有一天，没有任何过错的我亦遭到那样的惩罚，我意识到我的小心机警、腿脚的灵便以及英勇无畏对捕狼来说都是白搭，由此我决心采取一种不同的方法：我依然如故出发去寻找狼，远远地离开羊群，静静地侯在狼寻找猎物的必经之路上。

每周都会有狼的警报，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我终于看到了那些你根本就不可能防范的狼。我偷偷地蜷缩在树丛中，让别的狗(我的同伴们)跑过去。不多久，我看见有两个牧羊人抓过羊群中最好的一只把它杀死，并且使其第二天一早看上去仿佛是狼的杰作。我突然清醒过来，原来是牧羊人他们自己——本来是羊群的保护者——杀害了羊，与狼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吓坏了，不知如何是好。那些人依旧向他们的雇主报告说受到了狼的侵袭，并且把羊皮和其中一片肉给他作为佐证，同时把羊身上最好的一部分留给了他们自己。

雇主再次责骂他们，而护羊狗则又一次遭到惩

罚。事实上并没有狼，而羊群却在不断地减少，虽然我想要把真相揭穿，可却没有说话的能力。这一切让我既惊异又愤怒。“上帝帮帮我！”我对自己说，“对这样的罪恶谁能有什么办法吗？谁能够让大家都知晓保卫者即是进犯者，正如警卫睡觉，看守抢劫，监护人杀人。”

西皮恩：你对此的看法非常正确，真是明枪易躲，家贼难防啊。那些太轻信的人往往要比疑心重的人更容易栽跟斗。在这个世界上，缺乏相互信任和忠诚的人们很难相处在一起，这是件让人苦恼的事，不过，让这话题就到这里吧，因为我们不想布道做弥撒，是吗？往下说。

贝冈扎：我下决心离开这里，尽管它看上去还不错。我想另找一个地方，那里也许不会因为我的好品行而奖赏我，可至少他们不会为此惩罚我。于是我又回到塞维利亚，为一个极其富有的商人服务。

西皮恩：你采取什么方法找到主人的？就当今的世道来说，要找一个好主人是极其困难的。地主与天主有着天壤之别：前者在接纳一个仆从之前必须调查他的信誉，考验他的能力，目测他的仪表甚至窥探他的隐私；相反，轮到信奉上帝，最贫穷的即最富有的，最卑微的即最高贵的，只要他诚心诚意地侍奉上帝——如此他就能立即进入上帝的功绩簿，他得到的回报将是在人间看来极其伟大的东西，甚至是在他最狂热的梦里也不敢奢求的。

贝冈扎：这全是说教，西皮恩朋友。

西皮恩：你是对的，我不再说什么了。

贝冈扎：你问我我是如何找到新主人的，正如你所知道的，

谦卑乃是所有善行的基础，任何德行都不可能离开它而存在，它能扫除障碍，克服困难，总是引导人们通向光辉的尽头；它让敌人成为朋友，平息愤怒者的怒火，减少傲慢者的狂妄；它是谦虚的母亲，忍耐的姊妹。简单地说吧，面对它，罪恶将一愁莫展，温和和柔顺挡住了邪恶的盾牌。

当我想要入某家时，我就利用这个。首先，我得先在宅第的四周好好看看，以确保这家能够养得起一只大狗。然后我就守候在门口，当我看见陌生人进门时我就冲他吠叫，可等主人回来时我就低着头，朝他跑去，一边摇着尾巴，一边用舌头舔他的靴子。他们要是打我，我就忍受着，而且以同样的柔顺向打我的人讨好，直到他们在我的毅力和良好的感染下最后接受我为止。我以这种方法使他们让我进入他们的房子，我很好地侍奉他们，使他们很喜欢我，不再赶我走——到头来赶我走的可谁料到是我自己，或者说是我自己跑走了，要不是那恶运附着我，也许能在这找到的主人篱下继续呆下去。

西皮恩：我对我的主人也有同感，谁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认为我们是知音。

贝冈扎：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俩在这个方面颇为相似，但我还是打算在拥有的时间内再就此题目多说几句，眼下呢，还是听听由于那些邪恶的牧羊人害我不得不离开了羊群以后的事吧。正如我所告诉你的，我回到了塞维利亚。塞维利亚是穷人以及被放逐之辈或难民的“避风港”，在它博大的胸怀中既有低贱之人，也有身居要职的高官。我来到一个商人居住的大宅前，故伎重演，没有多会儿功夫，那家

人就接受了我。一开始他们白天还用绳子把我拴上，只在夜里松开。我非常警惕和勤勉，冲陌生人狂吠，冲不熟悉的人呲牙咧嘴。夜里，我彻夜不眠，绕着庭院转悠，并跑到平台屋顶上去，表现得如同一名警卫一样，不仅守护自己主人的宅第还关照周围邻居的房屋。

我的主人对我的服务感到极其满意，他下令手下的人要善待我，所以他们除了把厨房的残羹剩饭给我以外，还连同饭桌上一部分的面包和骨头一道儿给我；我呢，则通过每次一看见主人，尤其是当他出门归来时，就以欢快蹦跳来表达我的不尽感谢。在我欢快的表演下，以及我所有的舔舌和磨蹭，主人终于下令允许我无论白天还是夜晚都免系绳子。我一旦获得了自由，就立即向他跑过去，在他的周围绕着圈儿，但无论如何我也不敢冒然地把爪子搭在他身上，因为我记得在伊索寓言中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某头驴愚昧地像叭儿狗一样去与主人亲热，换来的只能是一顿鞭笞。

我是这样认为，这则寓言想要教诲我们——一部分人的幽默或智慧不是都能成为另一部分的所有。就让玩笑者去讽刺讥笑，就让江湖骗子去杂耍戏人，就让流浪者粗鲁地说话，模仿鸟叫也好，模仿人类或其它动物的行为也罢——所有这些对于下层的人们来说都是很好的，而对于高贵的人士来说则于之不耻，不管他有多聪明，模仿能力有多强，他也不会来沾染与之声望和崇高名誉不相称的行为。

西皮恩：你已经说够了，贝冈扎，我能理解这一切。继续你

的故事吧。

贝冈扎：我真但愿我们所说的那些人们也能像你一样地理解我。你知道在我的身上潜有着某种道德的本能，这一本能给我带来巨大的痛苦，它使我每看见哪位绅士把自己沦为粗俗的小丑或听见哪位绅士夸口他知道如何玩骰子骗局而且跳"卡可那"① 比谁都能耐就痛苦不堪。我知道的绅士中就有这么一位，他应一名教堂司事的邀请剪裁了32朵纸花，用在复活节祭坛上罩墓台上的黑布上。他把所有的朋友都请来参观他的手工活儿，那种大惊小怪的样子就好像是在让众人观看敌国的战旗，或者说是观看他祖坟的葬品。

言归正传吧，这位商人有两个儿子，一个12岁，另一个有14岁左右，他俩同上耶稣会办的中学②。他们每天浩浩荡荡地出发，侍候他俩的有他们的导师以及提书的书僮。我每每看见他们出发的方式——晴天是坐轿，雨天是马车——就不能不想起他们的父亲去交易所做生意时行装是如何地简单，只有一个黑人仆从，有时骑的骡子也装饰得并不堂皇。

西皮恩：你应该知道，贝冈扎，这既是塞维利亚城以及其它一些城市里商人们的一种习俗，也是一种倾向，他们并不在其自己身上炫耀他们的富有和社会地位，而是在其后代身上一掷千金，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可以使其在儿孙面前的形象更高大些，胜于对自己

---

① 来自拉美的一种舞蹈，一般为三拍子。

② 这种学校一般以教拉丁语为主。

铺张所能造成的效果。假如他们在千载难逢的时候想到生意和合同以外的什么事的话，他们对自己的花销考虑也是甚少的。既然富有和雄心渴望着能显示于众人之前，于是他们在儿孙身上找到了出路——父亲们在儿女身上花钱不计多少，仿佛他们是某个皇族的子孙后代——而且，这些父亲们有时也确实为他们的儿孙，用钱买来头衔，使他们的胸肩佩带上如此分明的标志，以显示出与常人不同的重要性来。

贝冈扎：这是一种雄心，是的，但只要这个寻觅的人在改善他们的命运时并不伤害他人。

西皮恩：若不伤害他人，雄心难以实现，或者说永不会得以实现。

贝冈扎：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要流于任何非善意的谈话。

西皮恩：是的，可我正在说的一切并不伤害任何人。

贝冈扎：你这么说只让我更肯定我曾听说过的一种观点。有些恶劣的闲话分明伤害了许多有身份的人并中伤了不少值得尊敬的人，但倘若有人为此而责备这个说长道短之人，他一定会回答说什么都没有说过，或者是，如果他的确说了什么伤害人的话，那也并非他原话的真正意图，或者是，他若是知道有人会为此而遭到冒犯，那他根本就不会说了。哎呀，西皮恩，要是你想把谈话继续下去，如此连续几小时地说这说那而不诽谤任何人，除非你聪明透顶而且极其小心谨慎。我自己不过是一只不开化的动物，我每说上三、四句话时就会感到有些充满了诽谤和恶意的词句朝我的舌头涌来，它们就好比一杯美酒中的几只苍蝇。

因此我只能重复我已经说过的——我们从祖先那儿就继承了做错事和说坏话的本性，这种本性似乎被酿在了我们母亲的奶汁中。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可以说明：一个还未从襁褓中出来的婴儿就懂得举起他的手向着他认为要伤害他的人示威，好像要报复的样子。

西皮恩：这是事实，我承认我的不是，并请求你原谅我，就像你多次原谅我的那样，让我们，正如小男孩们常说的，把这些小小的事情全抛进大海中，同时尽量克制不再发生类似的谈话。继续你的故事——你正说着商人的儿子们出发去耶稣会办的学校时是如何地显赫。

贝冈扎：虽然对我来说克制着不说那些非善意的闲话有些艰难，但我仍感谢上帝，哪怕这种本性也可能就是他赋予的。为此我想到采用一种别人告诉我的药方，可以用来治愈对恶言或咒诅上瘾的癖好病：据说有一个人憎恨他的恶习，于是他只要诅咒一次他就用针在他的胳膊上刺一下或者用嘴去亲吻一次泥土以示惩罚；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恶言恶语。轮到我，每当我不能遵守你给我的箴言以及我自己的本意，我就咬一下自己的舌头，直到它让我痛疼得能记住我的冒失，并且禁止自己再重复它。

西皮恩：若是你使用这样一服药方，你可能会把舌头咬得都不能再发声了。

贝冈扎：至少我要尽力而为，也许上帝会纠正我的缺点。不过还是接着说吧。有一天，我主人的两个儿子把一个笔记本掉在我正巧在那儿的庭院里了，由于以前屠夫主人曾教过我们如何叼住篮子，我立即把笔

记衔在嘴里追着他们而去，一面下着决心绝不在到达教室之前让本子掉下来，一切如我所料，当年轻的主人们看见我嘴里衔着本子来了，而且是颇技巧地只轻轻地咬住拴着本儿的线上，他们就让书僮过来把本子取走，可我不到教室里就不把嘴松开，课堂上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于是年长的那个小主人向我走来；而且我则以我认为极其有礼仪的样子把本子放进他的手掌中，尔后就在门口候着，蹲坐着两眼死死地盯住讲台前在向学生朗读着什么的老师。

好的德行能够感染哪怕是浅薄如我者；我情不自禁地从虔诚的教父对孩子们的爱心和孜孜以求的态度中得到极大的快乐，他们就像对待柔弱的幼枝一样，既不能让它们长成弯枝，又不能矫枉过正；他们以文字为导师引导孩子们朝着有道德的品行前行。我看见他们在责备孩子们时是多么地柔和，惩罚他们时是多么地充满了怜惜；他们用优秀的范例激励孩子们，用奖品激发他们，同时审慎地满足他们。我还看见他们在为孩子们画邪恶的面孔时画得有多丑陋，而画良知时又是多么美丽——为的是让这些幼稚的青年们远离前者，热爱后者，最后到达他们被上帝创造出来所能得到的最高境界。

**西皮恩：** 你说得极好，贝冈扎。我也曾听说过，就深谋远虑而论，这个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能与这些神职人士相提并论的人们，无论是作为引路人还是指导者，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几乎没有人能与其并行。他们是人类腐败的一面镜子，上帝创造的教义，充满了绝伦的智慧，归根结底乃是一种具有极其深意的谦卑，

在它的基础上才萌发出一个神圣生命的完整大厦。

贝冈扎：你所说的这一切都对极了。我仍往下讲述我的故事吧，年青的主人们对我把他们的本子送到学校这件事非常高兴，并且希望我能天天如此。我乐意地顺从了，这使我一下子过上了帝王般的生活，甚至还要好些。我整天除了跟那些学生玩以外不再干别的任何事情，我温顺地让他们把手伸进我的嘴里，让小个儿的学生爬在我的背上。他们会把他们的帽子扔到院子的那一端去，我就一边表现出巨大的快乐，一边去替他们拾回来。他们尽力地喂我好吃的，同时愉快地看着我像猴子似地把核桃或榛子弄碎，把壳扔在地上，吃掉中间的果仁。为了试一试我，他们甚至用手绢包来色拉喂我，我像人一般地把色拉吞进肚里。冬季到了，塞维利亚的卷饼和黄油格外丰富，为了让我吃好，有不少的学生不惜典当或卖掉了他们的语法书。

简言之，我过着一个学生式的生活，没有饥饿，也没有挨打——我怎么赞美都不觉得过份。如果忍饥挨揍不是学生们经常的伙伴，那世界上就没有比学生生活更愉快和更有乐趣的生活了，因为在这里良知与乐趣并行，年青的人们一边学习一边寻找到乐趣。是一位女士把我从这宁静且让人羡慕的生活中夺走，她是一名所谓的“产业主”①，她认为学生们的半小时休息时间应当用在复习功课上而不是与我同玩上；于是年青的主人们被告知以后不许再

① 这里的产业主暗指耶稣会创办学校时募捐集了巨款的人士，他们对学校事务有着相当的发言权。

把我带到学校里去了。

两主人依言而行，把我带回家里，我又回到门边的老岗位上；他们的绅士父亲心不在焉，忘了他已许诺给我的恩惠：无论白日黑夜都不用绳子拴我。相反，他立即让人在我的脖子上套上一根铁链，我身体的活动范围也就只有门后他们为我准备的一张小棕垫。噢，西皮恩兄，要是你能够理解一个遭到不幸的可怜虫在回忆起其过去的幸福时光时是多么地痛苦不堪，那该多好！你瞧，打个比方讲：当你的生活总是充满了险恶与不幸，你要么很快地就被推上了死路，否则，你会逐渐变得适应下来，甚至在你处于最窘困的时候，你也能在已经习惯了的压力中找到某种解脱；但是若碰上灾难性的命运，你富足而快乐的境地不料突然被剥夺了去，你被迫忍耐着眼下悲惨的状况，此时此刻你一定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创痛感，虽不致于逼你死命，可你会觉得是在活受罪。

不管怎么说，我只能回到领受我那份狗的口粮的境况中去，每天由他们家中的一个指定的黑奴把骨头扔给我，那即使是骨头也有被那只耳有虎斑纹的猫偷去的危险，它自由自在，举止轻巧，非常容易地就能取走在铁链允许我活动之外的任何东西。西皮恩兄，愿上帝赐予你你所有的愿望，如果不是让你太生厌的话，请让我说说理吧，因为我要不把这时涌进我心中的话都说出来，我的故事将是不完整的而且不能产生任何后果。

西皮恩：小心点，贝冈扎。你说你希望能说说理，这也许是魔鬼对你发出的诱惑；闲言碎语没有更好的面纱或

借口遮盖它罪恶的本性，于是这个喜好说长道短的人只好给听众留下一个印象，即他只不过是在引叙一些哲理，由此诽谤被标上理论的标签，闲说他人的是非也被称为应得到称赞的热心。如果你留意观察一下任何诽谤者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生活中充满了罪恶和傲慢的伪装。只要你明白这些，你爱怎么说理就怎么说吧。

贝冈扎：你也许以为，西皮恩兄，在背后谈论是非这件事上我会因你的话而受到冒犯，这可以理解，然而还是言归正传吧，由于整日百无聊赖，而无聊往往会产生无尽的联想，我开始回想我伴年轻主人们在学校时听到的一两句拉丁文；我的头脑看来似乎得到了提高，我决心（自以为能够说话了）在有机会的时候用一用这些词句，当然不像某些无知者那样使用。有一些母语为西班牙语的人，在他们的谈话中总要时不时地飞出一两个拉丁文，以此想给其听者造成他们是伟大的拉丁学者的印象，而实事是他们几乎不能给一个名词变性或给一个动词变格。

西皮恩：在我看来，有一些的的确确懂拉丁文的人，他们无论对鞋匠还是对裁缝也大肆炫耀拉丁文，这种人的道德不亚于你所说的那些人。

贝冈扎：我们或许可以由此推断说，在不懂拉丁文的人前说拉丁文者与不懂拉丁文者装懂拉丁文的人同样都应受到谴责。

西皮恩：还有一点我想提醒你，即有拉丁文知识的人并不排除他是个蠢人的可能性。

贝冈扎：毫无疑问，想起罗马时代，拉丁文乃是每个人的母语。可在那些笨瓜脑袋中不仍有愚蠢到极点的人

吗？

西皮恩：何时该用西班牙语交谈，何时该用拉丁文需要区别清楚，贝冈扎兄。

贝冈扎：你说得对，用拉丁文或西班牙文说起废话来彼此没有什么两样。我曾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一些精通法律的律师和迂腐的语言家们，他们凭借着装门面的拉丁文知识俨然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西皮恩：让我们不再谈这些，还是听听你的理论吧。

贝冈扎：你已经听到了。

西皮恩：怎么可能呢？

贝冈扎：我要说的就是有关使用拉丁文和西班牙文字的道理。我开了个头儿，你来结尾吧。

西皮恩：你把这样的谈话称为说理吗？去它的！不过，往下说，贝冈扎，往下说并且把令人不耻的背后说闲话神圣化为任何你高兴选择的名称，即使你那样也没有什么，只不过给咱们带来玩世不恭的名声罢了，即抱怨者或不满者。至此为止吧。噢！别说了，继续你的故事吧。

贝冈扎：我怎么可能在住嘴的同时又继续我的故事呢？

西皮恩：我的意思是你应该以直截了当的方式进行叙述，不要触及太多的附带事物，使整个讲述看起来像只章鱼。

贝冈扎：说“附带事物”在此不太妥当。为什么你不说是触须呢？

西皮恩：你同许多人一样都在犯着同样的错误，以为按事物应有的名字称呼它们就万无一失，好像它们就不会有比之更好的名字了，同时也自以为很有必要那样称呼，使用委婉的遁词来减弱它们直截了当地说出

来可能给听者造成的邪恶印象。一副一本正经的说法方式似乎就表明说话人或作者严谨正派的一面。

贝冈扎：我相信你。好吧，正如我正讲到的，命运把我从学校的学习和宁静而快乐的生活中带走，又一次使我被系在门后的角落里，迫使我忍受黑仆的吝啬，而从前我是怎样享受用着学生们的慷慨。如今，这个黑女仆注定要剥夺走我最后剩下的一点平静和闲暇。你完全可以相信我的话，西皮恩，灾祸从来不单行，哪怕你躲到天涯海角，它们也会把你找出来。

主人家的那个黑女奴和另一个仆人相爱了，那也是个黑人。他们睡在街门和我被拴的内屋门之间的过厅里。他们只能在夜里相会，为此他们一定是偷了或复制了主人的钥匙。几乎每天夜里，黑女奴都会来这里，先用一块肉或奶酪堵住我的嘴，然后打开门迎接她的情人，于是他俩在我沉默的帮助下共度良宵，就这样，女人用她小偷小摸得来的许多东西换取我每夜的沉默。

她的贿赂时不时地让我的良知感到不安，然而我又想到没有这些东西我很快就会变得瘦骨嶙峋，会从一只猛犬沦为一只癞皮老狗。无论如何，还是我的高尚情操占了上风，我决意向主人履行我的义务，既然我从他那里开支，吃他家的面包；这一点不仅是有自尊的狗应当做的，有道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且也是所有身为仆从的人应当做到的。

西皮恩：说到这里，贝冈扎，我希望能绕过你的宏篇大论，因为你所说的都基于事实并且听上去也合情合理，所以你继续往下讲吧，用不着由此生出什么尾巴。

贝冈扎：非常好。不过首先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是否能够说明究竟什么是哲理，因为我虽然使用这个词，可并不知道它的含义，我只知道它是一个褒义词。

西皮恩：我可以简单地给你解释解释，哲理或哲学这个单词是由两个希腊文构成的，“philos”和“sophia”，前者的意思是“爱”，后者表示“智慧”；因此哲学或哲理的含义就是“热爱智慧”，

贝冈扎：你知道的真多，西皮恩，到底是谁来教会你这些希腊文字的？

西皮恩：说真的，贝冈扎，你这样大惊小怪，说明你头脑真太简单了。这些东西是每个小学学生都知道的，对了，我也许还应补充一点——有些人假装懂希腊文，就像他们对待拉丁文一样，其实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贝冈扎：在这一点上，我赞同你的观点，同时我很愿意看见有人把这帮人组成一队，像葡萄牙人对待非洲几内亚的黑奴一样，让他们去周游世界，用装门面的希腊文本领和错误的拉丁文去欺骗人，把他们知之不多的东西全都挤出来。

西皮恩：现在是时候了，贝冈扎，你咬一下你的舌头吧，我也一样，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找碴儿。

贝冈扎：非常好，可我没有义务去追随瑟雷姆的卡隆塔斯。他曾定下一条法律，任何人不得持武器到市政议会厅，否则处死。但是有一天他忘了这条法规，佩剑进了市政议会厅，当人们给他指出来并提醒他他所规定的处罚时，他立即抽出剑刺向腹部，成为第一个制定法律、第一个背叛法律、同时第一个受到处罚的人。

不管怎么说，我没有定下任何法规。我只不过

是允诺说，倘若我说了谁的坏话我就自己咬自己的舌头。然而我们不像前人那样严格。如今，法律今天制定，明天就遭到破坏，也许本来就该如此，一个人答应改正他的缺点，可接着他就犯下更大的错误。颂扬严以律己是一回事，对自己执行起来又是另一回事，“由言到行有千里之遥”，此话不假，让自己咬舌头见鬼去吧，我不想咬我的舌头，也不愿意在这里的棕垫上有任何顾忌，反正也没人会看见我或表扬我崇高的情操。

西皮恩：由此看来，贝冈扎，你要是个人，一定是个伪君子。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显然都是虚伪的，用道德的大氅掩盖你彻头彻尾的伪装以便他人会称道你，凡是伪君子都是这么干的。

贝冈扎：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形下我该怎么办，我只知道现在我想做的，即不去咬我的舌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况且我还不知道我如何才能够说完。我担心太阳升起来时，照出我们黑暗之中，我们已经不再能谈话了。

西皮恩：上帝对我们会比你说的更仁慈些。继续你的故事，别醉心那些与眼下题目无关的细枝末节。照我说的做，无论可能会有多长，你都能很快地告一段落。

贝冈扎：那好吧。发现这两个黑奴轻薄、鬼祟，而且不光彩的行为后，我下决心要像一名好仆人一样用我所有的能力去制止它的发生，不料我的能力远远超出我的期望，我能够实现我的愿望了。我已经告诉了你女黑奴每天夜晚都习惯性地下来与她的情人共度良宵，自以为她用猪肉、面包或奶酪换来的沉默万无一失。贿赂不可小觑，西皮恩！

西皮恩：的确如此，不过别让你自己又偏题了，继续往下说。

贝冈扎：我记得当我做学生时，曾听见老师引用一句拉丁谚语，也是被人叫着格言的句子。它是这么说的“他的嘴里有头牛”。①

西皮恩：噢，你和你的拉丁文！难道你已经忘了片刻之前我你才谈论过的有些人在其谈话中混杂不伦不类的拉丁文？

贝冈扎：不过这句拉丁文切中要点。雅典人曾使用印有一头公牛图案的钱币；一旦哪个法官由于受贿的原因未能做到正直和公正，人们就会说“他的嘴里有头牛”。

西皮恩：此话在这里文不对题。

贝冈扎：怎么不呢？不是很明显吗？女黑仆贿赂我保持沉默，以便在她去迎候她的黑人情夫时我不去出声？因此我说贿赂不可小觑。

西皮恩：我同意你的观点，但若不是时间有限，我可以引证上千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如果上帝不仅赐予我时间、良机，而且给予我语言的能力述说我的生平故事，我或许也会这么做。

贝冈扎：愿上帝满足你的愿望——不过听我说。我善良的心灵终于克服了女奴邪恶的贿赂，一天晚上，待她又来候她的情人共度良宵时，我一声不吭地向她扑过去，尽量不去惊动家里其他人。只见她的衣衫瞬间就成了碎片破布，我还在她的大腿上咬了一口。在我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恶作剧而已，而对她则足够为之在床上躺一周的了。一点不夸张地说，她只得向

①意为“吃人家嘴短”。

她的男主人和女主人伪装患了这样或那样的疾病。不过，等她恢复后，有一个晚上她不甘心又来了，我再次扑向这只母狗①，这一次我没有咬她，只是像攀爬一根木头似地在她周身挠抓。我们的战斗是无声的，而且我总是以胜利者告终；黑女仆遭到了不善的对待，与此同时，她的感情倍受伤害。无论如何，她有她的报复方式，那就是通过克扣我每餐的定量来摧残我的身体，慢慢地，我的骨头从皮毛下清楚地凸了出来，那时你完全能够数清我脊柱上的关节。然而，他们可以拿走我的食物却不能制止我的吠叫。为了一次性地把我结果了，这个黑女奴给我带来一块用猪油煎炸的酵粉，好在我看穿了这个把戏，意识到晚上它会比吞下掺和着玻璃渣的毒药还厉害，因为这会造成吞食者的胃发生肿胀，除非自己先把命除掉了，否则是无法清除干净的。由于看到我几乎不可能抵抗如此为人所不齿的敌人的卑鄙行径，我决心逃出他们的视野，跑得远远的。有一天，我发现自己没有被锁上链条，真是机不可失，我猛冲到街上去，来不及对上帝或屋里的任何人话别。在离主人家不到数百步距离的地方，命运让我撞见了一个人，他是我在故事开头儿就告诉了你的那个警察，我以前主人塌鼻子尼古拉斯的一个好朋友，他一下子认出了我并唤我的名字，我也认出了他，一边以我一惯的礼貌和亲热向他跑去。

“这只狗”，他一面对他的同行者说，一面拉过我的脖子，“过去是我朋友的一只上等看家狗，让我

①在西班牙，有时把奴隶习惯性地称作“狗”。

们带着它吧。”这主意立即受到他朋友们的欢迎，他们说我要是只看家狗，那我会对他们有用的。几个人想用武力来带我走，可我的新主人告诉他们没有这种必要，因为我认识他，自己会随着他去的。我还忘告诉你了，我从牧羊人那里逃走时身上还带着的铆钉小牌被一家酒店里的一个吉卜赛人偷走了，所以在塞维利亚我没有任何标记。如今警察给了我另一块用铜制的牌子。打住话头想一想，西皮恩，命运的车轮是怎样多变，昨天我是名学生，而今天，瞧，我成了警察的助手。

西皮恩：世界就是这样轮转的。你也没有任何理由在命运的起伏曲折上大作文章，好像侍从一名屠夫和侍从一名警察有多大区别似的。我极不耐烦听人抱怨命运对其不公——因为他们敢于从生活中奢望的不过是做名马夫而已。他们拼命地诅咒谩骂，只不过为了让听见的人们以为他们是从某种高尚、富裕而快乐境地里掉入目前劣等的状况罢了。

贝冈扎：你说得好。这个警察，我该介绍一下，他有几个伴他巡视的公证人朋友。其中有两人同两妓女住在一起。对于这些妓女呢，还是免谈廉耻的多寡为好，因为在这行中有过之无不及者比比皆是。她们的确有着相当漂亮的脸蛋，然而却是一些不正经的东西，满身淫荡的奸计，她们就像鱼网或者说是诱饵，候着地上各式各样的“鱼儿”。她们的穿着打扮能让你一眼就看出来她们是干什么的，哪怕是隔有火枪射程之遥的距离你也可以辨出她们是过着放荡不羁且自由自在生活的女人。

她们总是捕获外地人，每逢有加的斯或塞维

利亚的赶集时间，她们通常都能丰收一番，可以说，没有那个外地人没有受她们之害。当那些不知门道儿的外地小伙子们截着了这帮干净漂亮的娘儿们，后者会立即通知我的警察主人和公证人，要他们准备去宅子。于是警察与公证人就能适时地当场抓获他们并以通奸的名义逮捕他们。不过他们从不真的送被俘者去监狱，因为外地人总是用钱财来赎己之身。于是，有一天，卡利苔丝(警察女朋友的名字)钓到了一个很有油水可捞的外国人，她安排好与之共进晚餐，然后在她的房间里共枕。与此同时，她又告发了她的露水情人。等她与他刚脱下衣服时，我们一行人就到了：警察及其随从、公证人和我。那外国人被吓得直咋舌，还是公证人被其可怜样儿打动了，同意把处罚降到仅1百瑞尔。

外国人让人把床头椅上搭着的那条宽大的皮制马裤递给他，他想用里面揣着的钱来为自己的不羁支付讨价，可是裤子却找不到了。原来是我一进门鼻子就被猪肉那宜人的芳香所吸引，顺着香味，我在那条马裤的裤兜里发现了一条极好的火腿肉，为了能得到手而且不露声色地享用它，我把裤子拖到大街上，在那里我以极佳的心情吃掉了喷香的火腿肉。等我回到屋里时，外国人正在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满嘴脏话，我几乎都听不明白，只知道大概意思是，有人拿走了他的裤子，他想要找回来，因为其中放着他的50枚金币。公证人的印象是卡利苔丝或警察的随从们偷走了，警察本人也是这个意见。他把随从们叫到一边审问，但无人承认，结果都给自己惹来不少麻烦。

我一看发生的事情就立即回到我把裤子丢在的街上，想要物归原主，因为钱财对我来说毫无意义；然而裤子早已不在了，大概是哪个幸运的过路人拾走了。警察看见眼前的外国人没有钱来贿赂他，他十分丧气并决定要从房东太太那里得到补偿。他叫来她，不一会儿，房东太太就半衣半裸地来了。她一眼就望见全裸着的卡利苔丝正在泣不成声地流着泪，同时警察的随从们正在肆虐地破坏着房间里的物品——她明白警察与公证人一定愤怒之极——她自己也绝没有什么高兴可言。警察瞧她来了，又吩咐她去把衣服穿上，然后随他去监狱，理由是她被指控为男女淫荡提供场所。话音未落，屋里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混乱，每个人都以自己最高的嗓门喊叫着。简直是个疯人院。

“警察先生，”房东太太说，“还有你，公证人先生，你们用不着同我玩你们的那套把戏，我可明白得很。你们也用不着用什么大话来吓唬我，看在上帝的名义上，闭上嘴，离开这里。否则，我可要把你们的事儿抖出去，让你们这帮无赖亮亮相！我非常了解卡利苔丝小姐，我还知道好多个月以来，这位警察先生是她的男人。不要逼我再说什么了，把这个绅士的钱还给他，我们仍然是好朋友。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一名受人尊重的妇人，我以及我丈夫有高贵身份的证明、封印以及一切的一切，上帝保佑！我经营一幢规规矩矩的住宅，我自己公正并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人，我的价码表挂在人人都能看见的墙上。不要想给我找什么碴儿，否则凭上帝起誓，我饶不了他！我难道还要对旅客是否带进女人

负责！他们有房门的钥匙，而我又不是猞猁眼能望穿7层墙壁。”

听了房东太太的这番言论以及对主人们生活方式的揭发，主人这方的一行人们不由得目瞪口呆。但是，倘若不从房东太太这里挤钱出来，这趟就徒劳了，因此他们坚持要带她去监狱。后者呼天抢地，让上帝作证他们在趁 丈夫不 在时对 她的不公和伤害，她说她丈夫可是有高贵身份的绅士。外国人为了他的50枚金币磨拳擦掌，而警察的随从则竭力使之确信——上帝饶恕——他们真的没有看见他的裤子。与此同时，公证人正同警察咬耳朵，建议让人搜一搜卡利苔丝，他怀疑是她拿了那笔钱，正如警察也知道的一样，卡利苔丝有搜人口袋的习惯，还爱把搜出来的东西藏到与之有关系的人那里去。另一方面卡利苔丝一口咬定外国人喝醉了撒谎，总而言之，每个人同时尖叫着、诅咒着，一片混乱不堪。显然没人有办法收拾这件事，倘若不是警察总署的上尉驾到还不知要闹腾到何时方休。上尉是碰巧来访这所房子，听见了声音，于是进来看看。等上尉开口询问这些喊叫是怎么回事时，房东太太立即详详细细地报告了他。她告 诉他卡 利苔丝 是何许人（此时年轻的女人已经穿上了衣服），并报告了警察与之存在的肮脏关系；由于老太太提高嗓门的大肆宣传，连街上都能听见她在说什么。接着，她还汇报了这群人所玩的把戏以及是如何掠夺人的，同时为自己开脱说她家门坎从来没有进过任何坏名声的女人。她把她自己及其丈夫描叙得如同圣人一般，说着说着她还吩咐一名女仆跑出去把一口笨重的盒子搬

来，其中装有她丈夫高贵身份的证明。她一面让上尉先生过目，一面标榜说如此有身份的丈夫的妻子绝对不会有什么不轨之罪。如果是由于她保留了一间宿房，那也不能归罪于她，上帝知道她并不喜欢这一行业，只不过是为了保证她有一小笔收入满足她每天的面包和过日子之用。

“太太，”上尉说道，他对她这一番关于高贵的长篇大论已经生厌了，“我很愿意相信你的丈夫是名绅士，可你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绅士、小旅店老板。”

“但是是一位极有身份的旅店老板。”房东太太回答，“世界上哪 家没有一 点不可张扬之事呢？”“我想劝告你的是，太太，收拾一些衣服吧，因为你马上要去监狱。”

房东太太一听顿时晕倒在地；人们在她身上泼水，她才慢慢醒过来；一当醒过来，她便开始了喊叫。无论怎样，上尉先生都毫不动摇，坚持把所有当事人运到监狱去。这些人是：外国人、卡利苔丝以及房东太太。后来我得知，那个倒霉的外国人不仅损失了他的50枚金币，而且还不得不支付额外的10枚金币，房东太太受到同样数目的罚金处罚，而卡利苔丝则无罪释放，就在人们释放她的当天，她钓到了一名海员，这次骗局成功了，于是海员为她补偿了她该在那个外国人身上得到的好处。从这一切可以看到，西皮恩，我的贪嘴造成了多么大的危害。

西皮恩：你最好还是说，出于你主人的无赖。

贝冈扎：随你怎么说吧。不过听着，还有许多事情，

虽然说起警察和公证人的坏话来，我自己也很难过。

西皮恩：诚然，但是说其中一、二位的坏话并不等于闲论其中所有人的不是，因为还是有许多非常优秀和忠诚的公证人，他们在法律的准绳内行使权力，在不损害第三方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宽以待人；他们既不用法律的外衣来唬人，也不从当事人各方收取钱财，他们绝不插手份外之事；他们之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爱窥探他人生活中的隐私以便能在法网中讹诈他们；并不是他们中所有的人都与法官共同采取“以牙还牙”的策略，不是所有的法警都与无赖和骗子沆瀣一气，同时，也非所有的人都让女朋友去干你主人玩的那套把戏。还是有许多人，他们生来高贵，有着崇高的本性；许多人——他们不莽撞、不轻浮、不缺乏教养，亦不背后搞小动作；他们不会像有些人那样，整日出入在各个酒馆中东挑西剔找碴儿，甚至丈量外地人身上所携带的刀剑，一旦发现刀剑稍长于法律允许的范围，那么这把刀剑的主人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中的人也不是都那样随心所欲地逮捕或释放人，同时既充法官又当律师。

贝冈扎：我主人的目标才不限于此呢，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为了能以自己的英勇为荣，为了能让自己的“猎物”使众人咋舌，他设计了一个既不给本人带来危险又能使他在这行中声誉不减的办法，只是要以他钱包中的一些货币为代价。一天，在赫雷兹门处，他碰上了6名臭名昭著的恶棍，由于我的嘴带着口套——我白天一般都被带上口套，只在晚上主人才替

我解下来——我不能够给他任何帮助。我当时都被他的骁勇吓呆了：他冲进由6个对手挥舞着剑的群围中，那满不在乎的神情就好像挥舞的不过是许多柳条罢了。真是太绝妙了，他是那样轻盈地向6个对手发起进攻，左冲右杀，而同时还得留一只眼防范身后不受攻击。简言之，我以及其它围观这场战斗的人都认为主人是世界上最英勇的剑客之一。只见主人逐渐地把6个恶棍从赫雷兹门逼退到罗德雷果大学前的塑像前面，这二者之间的距离不下数百步，等6个对手逃窜后，我主人这才回身来收拾战场的残局，总共收了恶棍们落荒丢弃的3只剑鞘。事后，他把这些战果递交给了警察总署，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萨米恩托·德·瓦拉达瑞领受的，这人因剿匪绍兹达① 而家喻户晓。

从那以后，每逢主人走上街头，人们总会仰望着他并指着说："走来的就是那个英勇的小伙子，他赤手空拳地斗败了安达卢西亚最坏的恶棍。主人呢，则把一天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满街溜达上，来炫耀自己的辉煌功绩。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来到特里安区的一所房屋② 前；大概离波得山丘不远。只见主人先四周环顾一番，保证周围没有任何人瞧见了他，然后才进了屋。我跟着他来到一个庭院里。所

---

① 绍兹达是一块牧地，面积约16里格(在英美约三哩或三浬)多。位于杳无人的朗德高原中心。从1570年的某个时间起，一些从军队里出来的不法份子在这里纠集以期复仇，他们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几次剿匪的努力都未成功，直到20年之后，皇家颁布了一道敕令，这群人才解散了，事实上，表明了政府这方面的投降。因此这次暗示绍兹达事件是"胜利之举"实则是讥讽。

② 实际上就是墨里波迪的老窝。(在《林科内达和科达迪略》中有详细的叙述)

有参加那次殴斗的人都结集在此。他们宽衣解带，也没有佩带刀剑，还解开衣服扣子，敞胸露怀，图个舒服。其中有一人，看来准是其间的主人，他一手端着一只旅店里的那种大酒杯；一手提着一瓶白酒。一杯又一杯地把白酒注入酒杯又倒进他的嘴里，为当时在座各位的健康，他干了一杯又一杯。

他们一看见我主人去了，全都立即张开臂膀跑来向我们致意。他们为主人的健康干杯，我主人当然也还以祝福答谢。看来主人永远保持健康不难，长着一副温和的面孔，他不愿与任何人在琐碎事上发生不快。我多么希望我能够告诉你那里发生的一切：他们的晚餐，从他们的口中道出的斗殴和偷窃，他们或赞颂或责难其妻子的方式以及他们彼此的恭维；他们还提到不在场的伙伴们；谈论剑术，甚至从酒饭席间突然站起身来充分发挥其滑稽喜剧的天才或演示其如何完了某件事儿的。对了，他们还使用好多奇怪的字眼，末了我仍想向你描述他们头领的模样，这里所有的人视他为主子和父亲。不过，如果我真的试图要把这一切全向你叙述的话，那我肯定是自讨麻烦。把自己置入了难解的迷宫中去。

简而言之，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这所房屋的主人名叫墨里波迪，他是盗贼们的保护神，是恶棍们的护身符。我主人参加的那场恶斗原来全是预先安排好的，难怪他的对手们全撤退了，弃剑而逃。现在是支付讨价的时候了，另外，总数中还得再加上墨里波迪说的那顿晚饭的费用。晚宴一直进行到拂晓，在场的人各自尽兴而归。

第二天的晚些时候，有人报告我的警察主人，说有一无赖自国外而来，是一个颇勇敢的小伙子，这人刚刚入城——一定是小伙子比所有那天集结在那里的人都更勇猛，不然他们是不会报告警察的，当天夜晚，我主人就捕获了那人，当时初到者正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呢，不过从他的体魄看来，我敢断言要不是因为没穿衣服，他决不会那样轻易就范的。

紧跟在鏖战恶棍后不久，又出这次战绩，我主人英勇无畏的声誉与日俱增，其实，他比兔子还怯懦。他之所以能保持前者的声誉还不是因为其中有诈和花钱请吃。事实上，他的薪金和他要两面派得来的钱都花在这上面了。耐心听吧，我会告诉你后来发生的事情，告诉你事情的真相，保证不添油加醋也不随意减少。

安特克尔的几个强盗洗劫了一家大户，然后把财物带到塞维利亚来，为了把东西能卖成钱，而又不冒任何风险，他们制订了一个策略，反正在我看来这个计划机智又聪明。两个人先分别找到一间不同的处所下榻，尔后由其中一个人上法庭去要求公正，声称彼特·德·罗萨达欠他400瑞尔的债款，作为证据他还告示了有罗萨达签字的借据，法官下令把借据发送罗萨达看他是否承认，这个暂时化名叫罗萨达的另外那个强盗当然承认是其本人签名，于是被责令偿还借款或去坐牢。

执行这一命令的任务落在我主人及其公证人朋友的身上。在他们的率领下，一个贼去了另一个贼的住所，待签字和债务都得到应有的承认后，为保险起见，他们扣押了一匹马。我主人还没等到看见

这匹马就喜欢上了它，并暗自下决心如果拍卖的话他得为自己买下来，法律规定的偿债期很快过去了而债务仍未得以清偿，于是马被推上了拍卖所，一锤定音，出售价为1千5百瑞尔；不过，等转手再卖给我主人的代理人时，价钱又减了一半。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个贼子获得了原不属于他的财产，而另外一个贼子得到一张他毫无用处的收据，我主人则得到了一匹给他带来不尽霉运的座骑。强盗得逞后立即撤离了城里；两天之后，我主人给马修理好了马鞍，同时还给它配上了相当的马备及饰物等，他就骑着这匹马到圣弗朗西斯科广场露面去了。那份虚荣、那份显耀比起赶集的村民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那里 他为这 笔好 买卖 得到数不尽的恭维，每个人都向他保证，如果一个鸡蛋值一马拉维迪的话，这马将值整整150都克的金币；主人不断地走上走下，走来走去，就好像他正在演出一幕剧，这里的市场就是舞台。可就在他神采飞扬地溜马之时，两个仪表不凡且穿着上乘的人向他走来。

“凭上帝的名义起誓，”其中一个叫道，“这不是我前不久在安特克尔被盗走的‘铁蹄’坐骑吗？”4个随他一道的侍从也一起证明这是事实，的的确确是“铁蹄”，他们主人被盗的座骑。我主人大吃一惊，然而真正的主人去了法庭并提交了证据，由于他所出示的证据与事实情况是那样地丝丝入扣，此案他诉胜了。消息很快传播开来，人人都知道强盗如何出售了其盗来的财物，戏耍了法律，几乎所有知道的人都为我主人贪婪反被破财的结果而欢快。然而祸不单行，主人的麻烦并不就此了结，警察总署

接到消息说在圣本利安方圆附近有强人出入；恰逢一个漆黑的夜晚，总署署长正好路过一个十字路口，他突然看见有一个男人正在奔跑，他一把抓过我脖子上挂的铜牌，嗾使我上前去咬住那人："抓住那贼人，贝冈扎！抓住他，贝冈扎！抓住他！"我对主人的罪恶行径早已厌倦，于是我领了署长的命令，怀着一颗善良而正直的心扑向那逃窜之人，那实则是我的主人，我把他摁倒在地，使他只有招架全无半点还手之力！事实上，若不是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我从他身上拉开，我会 3 倍或4倍地报复了回来。警察手下的人想惩罚我，把我乱棍打死，但署长阻止了他们。"任何人不得动他，"他发话说，"这狗不过是在做我命令他去干的事情。"无论如何，我知道那帮人肯定对我怀恨在心，于是我没有对任何人道声再见，就悄悄地从墙里的一个破洞口溜出来，飞奔过野地，到傍晚时分已来到迈里那，这是一座距离塞维利亚约有4里格左右的一个小城。

我的好运气没有辜负我，我在那里遇见了一行士兵，我还听说他们是上卡塔赫纳去赶船的，其中有 4 个痞子是我警察主人的朋友，那名打鼓手一度还是主人的助手；正如大多数鼓手一样，他不是一般的小丑人物。他们全认出了我，并同我说话，询问有关我主人的情况，好像我能够回答他们似的；不过最喜欢我的还是那个鼓手，因此我决定只要他愿意，我就跟随着他，无论这行人们去那里都跟随着，不管是去意大利还是比利时的佛兰德斯平原，在我看来，我相信你也会同意我的看法，老话

说得的确不假，“见多者识广”，到异地去旅行，结交不同的人们，不管如何都能使人聪颖、明智。

西皮恩：我曾有过一位极其有知识的主人，他说过一句话，其中也表达了这一真谛。他说，为什么要把被希腊人称作尤利希斯的人①视为智者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走得远，见得广，于是了解了各地不同的事物和人们。我当然赞同你的决定，随他们带你去哪儿。

贝冈扎：那好吧，我再给你说说这个鼓手。他想要用我来为他增加滑稽剧目，于是开始教授我伴着鼓声跳舞，同时还教我干其它一些与我们本性截然不符的恶作剧，我相信没有别的狗能够学会它们。我一告诉你你就会看出来。我们行程缓慢，也没有兵站负责人员在头上，队长是一个年轻人，但绝对不是位好的绅士或善良的基督徒，他前不久才让法庭的上尉给他在法院备过案；军士是一个机灵鬼，擅长教唆新入伙者。这伙人在路途的村庄里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笨拙投机事件或冒险故事。他们干下激愤民众、遭人唾骂的事，却让与之不相干的人去承担罪名。真是不幸，一个好端端的君主因为一点儿也不是自己的过错而遭至众城郡主的责骂，这些郡主相互攻击拼打，哪怕这位好君主就是想要竭力去弥补都无可奈何，余下的是战争留下的艰难、不便和严重损失。

---

①这里暗示着一个讥刺。希腊神话中称奥德修斯，罗马神话中才称尤利希斯。（这对“有知识”的主人是个嘲弄）。尤利希斯是神话中伊大卡岛的国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他以其勇敢、阅历丰富、诡诈和智慧而闻名遐迩。

总之，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由于我良好的记忆力以及新主人所花费的一番苦心，我终于学会了跳舞一曲“为了法兰西的国王和不为低贱的老板娘”①，他教我像那不勒斯马那样前跃后跳，像磨坊的骡子一样绕圈儿，以及别的一些动作。我若不是遵循原则，在显示我成功时应有一个谦逊的限度，我完成的这些动作其让我禁不住猜想是否在我们狗的形体内有表演这些杂技的精灵。他们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智慧狗”，我们每逢来到一处准备下榻的地方，我的主人就会急不可待地穿街走巷邀请当地所有的人都来观看我神奇的能力和表演，地点在某所房屋前或某座院前或随便哪儿，参看券从4马拉维迪到8马拉维迪不等，基本取决于村庄的大小。

在主人如此这般的宣告和所有那些奖给我的赞语之后，当地没有人会不出来一睹我的精彩表演，而且他们离开时没有谁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感到惊奇和满意。我主人因此赚了不少钱，以致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像供奉皇帝一样养着他其余的16个伙伴。不过，这并不能满足那几个痞子的贪婪与嫉妒，他们萌生了偷走我的念头并开始寻找下手的机会。要知道不少人都非常爱好这种轻而易举的谋生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在西班牙有那么多木偶表演者或露天表演团的原因吧，还有许多人四处游走或卖诗文，或兜售廉价首饰，而他们的全部家当，若都给出售了的

---

①盲人和驼背常惯于教其狗“为法兰西的国王”而跳跃，或为了“善良的老板娘”，但决不为“土耳其”或“低贱的女地主”。这一切不过是当时的幽默习语，原因已难以考证或解释。

话，还不足以支撑他们糊口一日的；然而你却可以在一年四季的任何时候在酒店或旅馆里找到他们。这种现象使我坚信他们在所干的行业之外一定有其他的挣钱手段，否则，他们是无以满足其酒量的。他们一无所长、毫无用处，不过是些吸酒的海绵和吞食面包的蛀虫罢了。

西皮恩：不要我再翻来覆去地说了，贝冈扎！往下讲，黑夜很快就要过去了，我可不愿意等太阳升起来时我们就只剩下沉默的能力了。

贝冈扎：别说了，听着吧。你知道在你发明了一件物品后，对之进行补充、加工是何等轻易的事情。主人见我能极好地模仿那不勒斯的马，于是他又用有凹凸图案的毯子给我做了件外套，同时还设计了一把小椅子，背在我身后，在椅子上他再放上一个手持长矛好像即将投入战斗的小人。尔后，他教给我如何穿越两个竖杆之间夹着的大圆圈。在我将要表演这个项目的那一天，主人走遍城里的每个角落宣告我的这一伟绩，以及其他前所未见的新鲜技艺——后者使我不得不自个儿独出新裁，为了不让我的主人到头来被人骂成骗子。

我们边演边行来到蒙满拉，伟大而著名的基督徒皮瑞戈侯爵的家乡，此人是安提圭拉和蒙满拉一带的房产主人。根据主人自己的要求，我们下榻在一所医院里，刚刚安顿下来，主人又在通城里开始他一贯的宣告。由于“智慧狗”及其表演的名声先我们而至，不到一小时的功夫，庭院里就挤满了人群。我主人想象着将到手的好收获欣喜万分，在这一天亲自充当吆喝人。

杂耍娱乐由我的跳圈表演开场，我将跳过由一个大筛子做成的圆圈，它在这里就好比是马戏团的大铁圈。主人用一贯的手法向我发出要求，我则表演我的那一套本领。他若把手中的柳枝向下低垂着，那就是要我跳跃的信号；如果他举起来，我就一动不动。那一天他对我发出的第一个命令是如下一段话——一段在我生活中的那些日子不可忘说的说词："来吧，贝冈扎，我的朋友，为那个染胡须的年轻小老头而跳吧，或者，……你要不愿意为他而跳，那么就为我尊敬的女士斐玛皮耐尔，瓦尔迪斯提拉斯① 丰满而华丽的侍女而跳吧。你难道不高兴这种要求吗？贝冈扎，我的好孩子，为帕西拉斯学士②而跳，你知道，他没有文凭却标榜自己是硕士。噢，你太懒了！为什么不跳？我还不知道你的把戏，现在来吧，为埃斯圭维兹的美酒而跳，它们与雷阿尔、圣·马丁尼以及里瓦达维③ 的酒一样名扬四海。"

意识到主人的幽默与他的不良动机，我在他一垂下柳枝的同时就蹦了起来。于是他转向围观的人们，拉着嗓门对他们说。"千万别以为这只狗出色的表演是什么可笑的事儿"，他说道，"我教会它的杂技加起来起码有两打，天上的老鹰为了能看见一点，哪怕是枝节末梢的表演都会不远万里而来，我的意思是，多跑点路来一睹为快不会冤枉的。他会

---

① 瓦尔迪斯提拉斯：西班牙地名，以当地的旅馆、酒店而著名。

② 帕西拉斯是塞万提斯另一小说中的人物。

③ 三者均为地名。

跳萨拉邦德舞①，也会跳三拍子的舞厅舞，甚至比发明这些舞的人还跳得好。他可以把一满杯酒一饮而尽，并且滴酒不漏；他能够像教堂司事一样高唱多拉咪——所有的这些，以及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的一切，尊敬的诸位都将在这里的此时此刻亲眼目睹。现在就让我们智慧的狗朋友再跳一下，进入杂耍表演吧。”

在场被他尊称的观众们一下子安静下来，都急切地希望看到我会的所有本领。“来吧，贝冈扎，我的小东西，”主人对我说，“带着 你 惯有的灵巧和聪明把所有的跳跃都重复一遍，不过，这次是看在此城中居住着的女巫份上，人们告诉我，她可是个有名人物。”话音未落，医院的护士长，即一个看上去70多岁的老妇人就高声尖叫起来：“恶棍，骗子，无赖，狗娘养的；这里可没有什么女巫！如果你是在指我的话，小鬼，让我来告诉你，我不是，从来也没有作过女巫，倘若说我有这样一个名声，得归咎于假证，以及法官这方面的无视法律，说明法官的自以为是和信息不灵。人人都知道我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倒不是因为我不曾施弄过的巫术而是为着我别的一些罪孽。所以说，你这个无赖的鼓手，滚出这个医院吧，否则，我发誓我要把你扔出去，到时候你想走都来不及了。”说着说着她便开始尖声喊叫，嗓门大且不说，而且持续不断，同时还夹带着对我主人暴风骤雨般的咒骂，主人简直惊呆住了。总之，看来演出继续进行是不可能的了。

---

① 一种庄严的西班牙舞。

主人对这番喧闹并不真的在意，反正他钱已到手了，况且换个时候、换个地点，他又将把在此地损失掉的一切找回来。人群散去，人们诅咒着那老妇人，骂她是女巫、妖怪和老怪物。尽管事情闹得这样，我们当晚仍下榻在此处，我也正是在这里的院子里单独遇见了那老巫婆。

“是你吗？蒙迪尔，我的孩子，”她对我说，“是你吗，那么凑巧？”

我抬起头，紧紧地盯着她看；她见此情景眼中渐渐充满了泪水，她上前来用双手搂住我的脖子，要是我允许的话，她准会吻我的嘴；可我对此念头感到恶心，于是没有答应。

西皮恩：你做得对，让自己被一个老妇人亲吻不是件乐事，相反，是一种折磨。

贝冈扎：现在我希望告诉你的是在故事一开头我就应该说出来的——那样的话，我们就不会为发现自己有语言能力而震惊了。

“蒙迪尔，我的孩子，”老女人接着说，“跟我来，你就知道我住哪儿，然后今天晚上来找我，那时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我会把门为你留着的。”她最后又补充说，“我有许多事情要告诉你，都是与你生活有关的，知道它们会对你有益的。”

我俯下头以示顺从，后来她告诉我，这一举动越发使她确信我确实是她要找的那条狗即蒙迪尔。我一边等候着夜幕降临，一边既诧异又茫然，我急不可待地想知道这个老妇人将要道破什么神秘的事或奇迹。听着有人叫她是巫婆，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与她会面肯定不同寻常，她会告诉我些什么呢。

终于，我来到了她的房间里，这是一间狭小、阴暗、低矮的屋子，只有一只陶制的小灯发着微光。老妇人摆弄灯，徒劳地希望能稍稍亮一些，然后，在一口小箱子上坐下来，把我牵到她面前，一言不发就再一次地要拥抱我，而我却注意着不让她吻我。

“我一直祈求上苍，”她说道，“我这双眼睛在最后一觉中闭上不再能睁开之前能见你一面。我的孩子，现在我已经看见了你，让死亡到来吧，把我从这让人厌倦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你必须知道，我的孩子，在这个城市里曾居住过一位举世闻名的女巫。她被人称作蒙蒂娜的卡门卡；她对巫术的出众施变，哪怕埃丽奇戍① 、齐自采亚② 、美狄娅③ 再生，都赶不上她。只要她愿意，她能使云朵结集，遮住太阳的脸；她若高兴，她可以让最阴郁的天空变得宁静而详和。她还能把人从遥远的地方瞬间带到眼前；她对那些保守贞节的姑娘们自有妙方。

“她让寡妇们随心所欲地干那些不光彩的事情却仍然受到尊敬，她破坏婚姻，同时又成全她满意的人们。寒冬腊月里她采摘花园中的玫瑰；一月份时，她收割小麦，至于在碗里种水芹菜，那简直小事一桩，不仅如此，她还可以应邀在镜子里或新生婴儿的手指甲上出现生者或死者的图像。

---

① 泰珊丽安·埃丽奇戍：诗人卢侃笔下人物，以其对医药和毒药的丰富知识而著名。

② 齐自采亚：希腊神话中人物，埃伊阿岛上美丽的仙女，她曾把奥德修斯的随行人员都变成了猪，而且把他本人扣押在埃伊阿岛上有一年之久。

③ 美狄娅：希腊神话中本领最高强的女魔法家。

“她以把人变成动物而出名，据说她用6年的时间把一名神父变成了一头骡子，这事的的确确、真真切切发生过。我怎么也想不出她是如何施法的，可那些有悟性的人说过去老故事中讲的关于女巫把男人变成畜牲的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其实很简单，女巫们用自身的美貌与温情去抓住那些男人的心，使他们爱上她们并顺从于她们的意志，尔后再利用他们去干其中意的事，就好比他们是牲畜一般。

“然而在你身上，我的孩子，我发现发生了相反的现象。虽然你是一个有理性的生物，可我如今看上去你却是以狗的形式存在的，难道是人们所谓的奇迹——科学造成的结果吗，让一种事物以另一种事物的形态存在？这一点还不算什么，最让我感到伤心的是无论是你母亲或我都不曾知道得比卡门卡还多。原因并非由于我们缺乏悟性、能力或勇气，倒也不是因为我们对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游刃有余，而是在于卡门卡的居心不良，从来不把更重要的东西教授给我们，为自己留着一手。

“你母亲，我的孩子，人们叫她蒙蒂娜，在我们中间，知名度只逊于卡门卡。我的名字是卡尼热赫，如果说我不及前二者睿智的话，但至少在雄心上我与之不相上下。事实也是，当要进入某个圈层里去，把自己与一大群魔鬼关在一起时，你母亲能够同卡门卡一决雌雄；我却总是有些胆怯，往往满足于是她们一半人数的魔鬼就行了。在制造我们女巫常用的药膏术数上，她们二人不分高下，我在这方面也不逊于其中哪个，更不比其他那些干这一行

道的人差了。

“眼看我的生命随着光阴的翅膀就要飞逝而去，我的孩子，我想让你知道，我多么渴望能把我多年千方百计积累下来的险恶巫术彻底清除掉，我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做一个简朴而清白的女术士,这是一个难以割舍的行业。你母亲就是这样做的，她抛弃了许多罪恶的邪门歪道，在一生之中干了不少好事，然而到头来却被巫术所害死，这倒不是因为任何这样或那样的罪恶，而是由于她的先师卡门卡施于她的悲伤；卡门卡看着自己的学生知道的东西快赶上她了，或者也许是为了别的什么原因，妒忌你母亲 。

“你母亲当时正怀着孕，等生产时分到来时，是卡门卡用她的双手接下幼婴——一对小狗！她看见后立即说道：‘其中必有什么罪恶，什么不光彩的事，好在我是你的朋友，蒙蒂娜妹妹，我将保密不说出你生产的是什么。你只需要想着怎么样让身体复原就行了。你完全可以放心这件不名誉的事从此将销声匿迹。不要让它使你自己心厌意乱，你知道，我也知道，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你除了与情人罗杰古兹农夫以外同任何人都没有什么瓜葛，不过这种产出小狗的生育一定有什么别的姻缘，真有些神秘啊！’

“你母亲和我(我自始至终都在场)对眼前奇异的变化惊呆了。卡门卡带着一对小狗离去，我则留下照顾蒙蒂娜，她怎么也不能够相信这事情是真的。后来，卡门卡死了，当她最后时刻即将到来时，她把你母亲和我一同叫去，她坦白了她自己出

于妒嫉把儿子变成了狗，然后又补充说让蒙蒂娜不要着急，只要她的后代有所期望，哪怕是一点点，他们都可以恢复原形，不过，转变的前提是，他们亲眼目睹以下预言的实现：

‘他们将还其真身
当那些高高在上的
突然之间摔落在地
而那些卑贱的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扶持起来。’

这就是卡门卡临终时对你母亲和我说的一席话。你母亲用笔把它们全写下来并牢记在心，我也照着做了，为的是有一天我可能会有机会向你们其中哪个讲叙这篇老话。为了能找到你，每逢我看见与你毛色相同的狗，我就用你母亲的名字去唤它们，倒不是我指望着他们能知道这个名字，而是为了能看看以这种异乎寻常的称呼去唤它们，它们是否有反应。今天晚上，当我看见你表演那么多各式各样的把戏，又听见人们叫你‘智慧狗’，而且当我在花园里高声叫你时，你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开始相信你就是蒙蒂娜的儿子。你不知道，我在告诉你这些事情以及你必须怎样做才能显现真身时，我是多么地快活呀！我但求能简单如阿匹路易斯在其《金色的驴子》中所说的那样，你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吃下一朵玫瑰。

“你恢复原形不取决于你自己的努力，而在于他人的行动。你应该做的，我的孩子，就是在你的心中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同时等待着这则预言，或者说好听一点，这则谜语，能够尽快圆满地实现。既然预言是从令人尊敬的卡门卡嘴里说出来的，那么

毫无疑问是会得以实现的，你和你的兄弟，要是他们还活着的话，有一天将发现你们终于恢复到了你们渴望的身躯。很遗憾的是我生命即将殆尽，不能亲眼看到那一天了，我曾多次想问一问我的公山羊，你们显现原形后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不敢这么冒失，因为它从来就不会直截了当地回答我的问话，而是用绕着弯儿的话，包含着多种意义的句子来答我。

“对于我们的主和主人也是亦然。问他任何事情都是徒劳，因为在一句真话里他掺和着一千句谎言。根据我从他那里能够得到的回答来看，总的来说，他对即将到来的是什么并没有确定性，只不过是某种猜测罢了。虽然如此——他对我们巫术师们开过数不清的玩笑或恶作剧——我们还是离不开他，他把我们牢牢地控制在他的符咒中。我们到离此地很远的旷地里去与之会面，在那里我们会看到由巫婆和术士组成的一大群人。我们在那里傻吃傻胀，当然也发生别的一些事，我虽然没有半句假话，但以上帝和我灵魂的名义起誓，我还是不敢告诉你，因为这些事是那么地肮脏和恶心，对你圣洁的耳朵来说简直是一种冒犯。

“人们普遍地认为我们只有在自己的想象中参加这样的集会，魔鬼只用圈画向我们显示日后将要发生的事，还有一些人持相反的观点，他们坚持认为我们实实在在地去了，精神和躯体都去了。在我本人看来，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对，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何时属于前者的情形，何时算是后者的景况，因为在我们想象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发生得是那样的真

切，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区分哪是虚幻哪是真实。那些关押并拷问过我们当中一些人的宗教法庭上的绅士老爷们能够告诉你一些有关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听了我以上的这番话，如果我被押起来了，一定会把我保释出来的。①

“无论如何，我的孩子，我已经尽了全力去摆脱我的罪恶。正是鉴于这个目的，我成了医院的护士长。我照料穷人，当其中一些人去世时，有时也能给我留下点什么，让我活下去；或者是我自己在死者的褴褛衣衫中搜到的，我习惯于极其细心地搜人衣服，我只在少数情形下向上苍祷告，而且仅仅在公众面前；私下里，我仍在背后大肆嚼舌头。对我来说，做一名伪君子胜于做一个公开的罪人，这样一来，我目前表面上的好行为也许能够消除人们记忆中我以前所干的那些坏事。反正一位假圣人除了于已不利不会于他人有害。

“听好了，我的孩子，蒙迪尔，这是我给你的忠告：永远尽量地伪善，一旦你不能干某件事时，尽量别显露在表面上。我是个巫婆——对此没有必要否认；你母亲也是，不仅是女巫还是魔术师；然而我们姊妹所拥有的良好形象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树立了令人尊重的声誉。在你母亲去世的三天前，我们去比利牛斯山的一个谷地参加了一次盛大的魔鬼野餐，尽管如此，当她躺在她的临终床上时，她是那样平静和安宁，若不是在最后交出灵魂的15分钟

---

① 塞万提斯在此又找到一个良机大谈他热衷的主题：虚幻与现实。注意到这点，令人饶有趣味。

之前她表现出来的痛苦状，你会认为她宛如睡在花床上一般。

“她的两个儿子是她心灵上的负荷，哪怕就是在临终前她也不肯原谅卡门卡，在这件事情上她坚定而且不可动摇。是我阖上她的双眼并伴她走到墓地。我把她留在那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不过我并没有丧失希望：在死之前，我一定还能再见她一面。据说，在这个村里，有人曾看见过她着不同的伪装在墓地和叉道口徘徊，或许我应该见见她，那样的话，我就可以问一问她，她要我怎么去做才能减轻她良心的负荷。”

老女人口口声声地说那人就是我母亲，可在我听来，她以赞美的口吻叙述的一切，尤其是关于我母亲的事情，对我来说犹如万箭穿心，我只想猛扑上去把这个老巫婆撕成碎片，我之所以克制着没有那样去做，完全是因为我不愿意让她带着如此罪孽的身躯就去享受死亡的宁静。结束时，她说她当晚还准备着全身涂油后去参加一个例行会议。等那个时候，她想问问她的主人是否我会发生什么事。我正要想问她所说的油是何物品时，她立即回答了我，好像她能读懂我的心思。

“我们女巫使用的油膏”，她告诉我说，“是由凉性草药榨出的汁儿制成的，而不是像通常以为的那样是源于我们杀死的幼儿的鲜血。说到这里，你可能想问我，为什么我们要杀害那些幼小的生灵们，魔鬼能从中得到什么乐趣或利益呢？因为魔鬼知道，受过洗礼的幼小生灵们洁白无罪，他们将直接升入天堂，他对这种每一个逃过其掌心的圣餐灵魂

都格外痛恨。我对此能够给予你的唯一答案还是那句老话，‘有的人，为了能抠出敌人的眼睛，宁愿损失掉自己的双目。’

“他通过杀死幼儿让其父母感到创 痛来 报复避开他就升进天堂的灵魂们，因为没有比丧子更让人悲哀了。魔鬼最在意的事情，即让我们习惯于去干那些既残忍又反常的恶事——这一切又乃是上帝允诺给我们这些罪人的惩罚，因为我从亲身经历知道，没有上帝的同意，魔鬼连一只蚂蚁也伤害不了。为了能向你表明这都是事实，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我曾经要求魔鬼去捣毁我仇人的一个葡萄园，可他回答说他甚至不能够去动一下园子里的一片树叶，因为上帝不允许。

“从我所说的一切中，你应该清楚了吧，当你是一个人时，所有那些降临在皇室、城市、各族人们以及我们身上的灾难，如像死亡，毁灭，水火之灾等通通是上帝的行为——全都来自于上帝、万能之主的掌握，受着他意志的支配；而此外要受到责难的罪孽和灾祸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是我们本身所造成的。上帝是无罪的，由此可以推知在思想、言辞和行为上有罪的是我们这些人，难怪上帝，正如我已经说过的，竟全然允许了我们保留反复无常的心态，让矛盾的心态作为对我们的惩罚。

“现在，我的孩子，要是你理解我说的话，你一定会纳闷是谁教给我神学的，你准要自言自语地说：‘老婆子见鬼去吧！瞧你知道的东西不少，既然知道上帝比允诺犯罪更易于宽恕罪恶，你为什么不抛弃巫婆的行业，回归上帝的怀抱呢？，不管你是否真的

问我了，对此我只能回答说，邪恶已经成为我的第二天性，巫术宛如什么东西深入到我们的骨髓和血液之中。它们带着极大的热情袭击我的心智同时又像冰霜一样使我们信仰僵化，使我的灵魂忘却善良的一面，最后我便不再有荣与辱的记忆，哪管它什么是上帝发威将要带来的恐惧，也不论什么是上帝借天堂展示的荣耀。

“简而言之，目睹了与屠杀相联系着的罪恶，看到竟然有以杀人为快的堕落行为，身体的其它感官变得僵滞、愚钝和退化都是必然的，于是它们将不再能够完成它们应有的职能；而心灵由此受到冷落和抛弃，只落得无依无助，不堪一击，不可能再产生或保持什么崇高的思想，它们郁郁寡欢在自身悲惨的深渊里，甚至没有想到接过上帝出于仁慈伸出的扶助之手。在我以上向你描叙的灵魂中就有我的这一份儿。我明白并理解一切，然而杀人的快感就像锁链一样来缚着我，使我一直罪孽深重，甚至到永远。

“不谈这个了，我们回到开始说的油膏吧。我说了，它们是凉性草药制成的，当用它们在身上揉搓时，它们冰凉得足以让我们所有的感官麻木，结果是我们一丝不挂地平躺在地上；接着便是人们所说的，我们开始想象那些在我们自己看来以为真正发生了事情。有些时候，等我们全身涂抹完油膏之后，我们变形了（至少在自己印象中是如此），变成小野鸡、老鹰、田鼠等，并以此形象去到等候着我们的主人那里。在那里我们又重新演变回真身，同时尽情地享受我不能说出来的乐趣，一想起这些乐趣，

我的记忆就震惊紊乱，舌头也拒不听使唤。无论怎样，我是一名巫师，有虚伪的大氅遮盖起我所有的缺陷。真实的情况是：要是有一些人尊重我，敬仰我是一个好女人，那儿则有更多的人责难我，在我身边唠叨我的不是，无休止地纠缠过去一名愤怒的法官追加在你母亲和我身上的罪名①，那法官通过下令执法官鞭笞我们以泄私愤，而不受贿赂的执法官就真的在我们的背部充分且严厉地履行给他的指令。

“不过这一切都成昨日之事了。任何事情都有个结局，记忆会不复存在，一生不可能再活一遍，口舌倦怠了，发生的新鲜事物使我们忘却那些已经过去了的。现在我身为医院的护士长，我小心谨慎地保持自己的形象，我的油膏时不时地也给我带来不小的乐趣，我虽未老态龙钟，可也许只能再活一年。已75岁了，由于年龄的关系，我不再斋戒，不再祈祷，因为它们会让我头脑犯晕，支持不住；我的腿虚弱得如今不能再去朝圣。我贫困潦倒，便不给施舍；我不可能做出任何高尚的行为，因为那得首先有美好的思想，而我却太喜欢背后说人和诽谤，所以说我的爱好是罪恶，但是我知道上帝是好的，慈悲的，他知道我会怎样。还是让我们结束这种谈话吧，因为它使我打心眼里感到难受。跟我来吧，我的孩子，你会看到我把油膏涂满全身的情景！哪怕魔鬼给予我们的乐趣是虚假而表面的，可在我们眼

①这里指一种习俗，每逢复活节以及其它的节日，牧师们都要向该区的教民们指出后者所犯下的罪恶。

里，不管怎么说，它们确实是乐趣，性欲的快乐在想象中远远胜于真正地投入，或许真实的感受却给人相反的感受。”

等她结束了这长篇大论后，她拿起灯进了另一间比这间还要狭小的房间。我尾随着她，心被矛盾的感情撕扯着，对刚刚听到的一切心悸不已，又对即将看到的怀着惊惧。只见卡尼执赫把灯往墙上一挂，然后匆匆忙忙地把衣服剥个精光，接着一把抓过角落里立着的一只光亮亮的水罐并把一只手伸进去，嘴里还念念有词着什么。她从头到脚地在身上涂上油（她没戴任何头饰），在快要涂抹完之前，她告诉我无论她的躯体是毫无知觉地留在房间里还是从这里消失了，我都不要害怕，只须静静地等到第二天一早，那时她将带回听来的消息：我在变成人之前还会发生些什么。我同意地点点头。见此情景，她停止了涂抹，四肢摊开躺在地板上活像一具死去老妇的尸体。我用嘴去嗅她的嘴，感觉不到一点气息。

有一件事我必须向你坦白，西皮恩兄，当我意识到自己被关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面前还躺着那样一个老东西，我恐慌极了，我要尽力把她向你描叙清楚。老东西有7英尺多高，一架白骨外裹着一层暗黑色、多毛、枯萎的皮；她的腹部像羊皮纸一样，而且还往下搭拉着直到半个屁股处，正好遮住她那见不得人的部位；干瘪而多褶的乳房好似两只公牛的膀胱；她的嘴唇发黑，牙齿咬得紧紧的；鼻子鹰钩状，全是骨头；两眼向外鼓起，头发散披着，两颊空空内凹，喉部骨节嶙峋，胸脯往内塌。总之，她就是一具幽灵。

我长时间地死死盯着她看，想着她灵魂仍然从事和投入其间的罪恶行道、罪恶的想象和罪恶的念头。我突然想去咬她几口，看看我是否能把她从痴迷状态中唤醒，但却发现她身上没有哪块部位是不让我恶心的。尽管如此，我还是一口咬住她的一只脚踝，把她拖到庭院里，可她仍没有任何有知觉的迹象。我抬起头看看天空，才发现我们在一片空地里，此时，恐惧似乎已离开了我，或者至少减弱了，使我有勇气等待下去看一看这个邪恶老女人的“旅行”结果，关于我的事，她会告诉我些什么。

在等待的同时，我不断地思忖，怎么可能呢，一个老巫婆在如此邪恶的同时还那样明理？她怎么能够分辨得清楚哪些是上帝的行为，哪些灾难是人类自己造成的，该人类自身受到谴责？她怎能如此多地了解上帝并谈论起他自己却为魔鬼效力？为什么她的犯罪就是出自于邪恶的心灵，而不借口说是无知？

随着这些念头的不停转动，黑夜过去，白昼来临，我们仍在庭院中央。她还是不省人事；我则紧挨着她，保持后坐的态势，同时两眼专注地看着她那令人恐惧、丑陋的五官。医院里的人们这时开始出来了，他们看见这景象，有人喊叫道：“圣洁的卡尼热赫死了！快来看看她是多么瘦弱，都不成形了，全是苦苦修行的结果！”也有一些头脑镇定的人去试她的脉搏，发现她并没有死，最后只好总结说她一定是到某个神圣的境地里周游去了，或者说正处于某种入定状态。还有一些人说：“那老婆子毫无疑问是个巫婆；她肯定涂抹油膏了，因为真正的圣人在其入

化状态中时从不如此不顾廉耻，反正我们中了解她的人没有谁是视她为圣者的，都把她看成女巫。”

两三个好奇的人走上前来，用钉子从头至脚在她身上戳，然而仍未能弄醒她，直至7点已过，她才缓缓醒来，当她看到自己的身体被戳满了小窟窿，活像筛子一般，脚踝被咬坏，身体也由于被拖拉出房屋而青一块紫一团的，并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她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知道我就是使她丢人现眼的罪魁。于是，她向我猛扑过来，双手扼住我的喉咙。一边喊叫着一边想掐死我。“噢，忘恩负义的东西，笨蛋，恶棍！你就是这样来报答我对你母亲和你的恩情的吗？”为了不丧身在恶妇人狠毒的双爪之下，我一面甩开她，一面用嘴叼住她腹部的下部份，使劲往庭子的那头拖；她尖叫着向旁观者求助，希望谁人能把她从我“罪恶的牙齿”间解救出来。

老妇的话使大多数人都相信我是恶魔的化身，总是对善良的基督徒怀恨在心。跟着就有人跑上来用圣水向我喷洒；有的人想上前来把我从她身上拉开，可又不敢；还有一些人冲我喊叫符咒。老巫婆越是不断地尖叫，我的牙齿就越用劲，往下发展，喧闹声更大了。我的主人也前来围观发生了什么事，当听见人们说我是魔鬼时，他失望极了。另外有些对驱妖逐魔其实一窍不通的人居然还举着三四根棍子向我跑过来，在我的腰部上方画十字。时至此刻，我已厌倦了这场恶作剧，于是松开了老女人，跟着一个三步跳，我来到了大街上，再跳了几跳我已出了城，后面跟着一群小男孩，他们叫着：“滚出去！

滚出去！‘智慧狗’疯了！“还有人喊：“他没有病！他是魔鬼附体的狗。”

败北以后，我以最快速度离开了那座城镇，后面跟着许多要想逮我的人。他们一方面根据其亲眼目睹到的我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听信老巫婆从邪恶的沉睡中醒来后的胡言乱语，认定我是魔鬼。我仓惶逃窜，转眼之间便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殊不知这又使他们觉得我的失踪也都有鬼怪作祟。不到6个小时，我已跑了12里格的距离，接着在格林纳达附近的田野里撞见了一队吉卜赛人。由于其中有些人认出了我即“智慧狗”，并且高兴地要接纳我，于有我就在那里休息了一会儿。他们把我藏进一个洞里，以防有人来把我寻了去，后来我才知道他们的用意是想把我留下来，然后像我的鼓手主人那样利用我去赚钱。我跟他们在一起呆了20天，这为我研究他们的习俗以及生活方式提供了机会，由于他们是那样不同寻常，我感到有必要向你说一说。

西皮恩：在你继续往下讲之前，贝冈扎，让我们暂时停下来想一想是不无益处的，想一想女巫告诉你的话，看一看你相信的是否是真实情况或者原本是一场大骗局。瞧，认为卡门卡能够把人变成畜牲是毫无意义的，同样相信她能够如有人所说把教堂司事变成一头骡子的形象并使之侍奉好多年也是没有根据的。诸如此类的这些或那些事只不过是欺诈、谎言或魔鬼制造的幻觉罢了，虽然现在看来我们似乎有一些理解和思维能力，但事实上我们仍属于狗类或者至少看上去是狗。我们都同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是怪异的和前所未闻的，但哪怕对我们来说是实实在

在的存在，我们也不应该真的就信以为真，除非真相大白。

你渴望能更清楚地看穿事物的本质吗？那么思考一下根据卡门卡之说我们恢复原形须具备的愚蠢条件吧。她的那些被你视为预言的话其实不过是老妇们常讲的故事——长夜漫漫的冬季，在火炉旁说一说无头马的传说或讲一讲贞女的神棍。倘若它们有什么真实可言的话，那么她的预言早就该实现了，除非她的话里包含着我所谓的寓意在其中，也就是说，她的话除了表面的文字意义同时还有什么象征意义。让我们再来看看那些文字：

“他们将还其真身
当那些高高在上的
突然之间摔落在地
而那些卑贱的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扶持起来。”

若按我以上提到的意思来理解，我认为这段文字说的是，我们如果要恢复应有的形态，除非我们能亲眼看到昨日还高居于命运之轮极处的那些人今天被掼在地上，听凭曾经崇敬他们的人现在视其为粪土；而另外一些人，也许不到两小时前其生存的作用不过是徒增地球上的人口罢了，可现在被捧得那样高以致我们尽管仰视均不能见——一度渺小和萎缩的人今天已非我们可及。

倘若我们的复原真的是基于以上所述的现象，那么可以说我们已经目睹过了并且总是在目睹着这样的事实。不过，我认为卡门卡的话应该按字面的含义而不是寓意去理解，同时我们的解药并非依赖于它们，因为我们眼见其所谓前提的实现已

非一次两次了，而我们仍然是狗，想必你也注意到了。这便意味着卡门卡玩了一个骗局，卡尼热赫是恶作剧的精灵，而蒙蒂娜则一度愚蠢，一度狡猾，一度居心不良——原谅我如此谈论我们的母亲，或者说是你的母亲更好，我可以不愿她就是我的母亲。照我的观点看来，这些文字的含义只不过是“九柱戏”的游戏，其中竖立着的柱子说倒就倒，而倒下的却很可能被有力的手掌扶起来。停下来仔细想一想：在我们一生中曾经见过“九柱戏”的游戏吗？要是见过的话，又假设卡门卡的预言不假，那么我们该由此变成人了。

贝冈扎：我承认你是对的，西皮恩兄，你比我想的还要聪明。从你所说的话中，我认识到我们所经历过的以及正在经历的一切都是一场梦，毕竟我们是狗；但是别让我们为此原因就不去盛情享受咱们拥有的语言财富，以及像人类一样进行交谈的不可多得的能力。所以，我以为你对于听我述说我在与吉卜赛人一块儿时所发生的事情是不会感到厌倦的。

西皮恩：我很高兴倾听你的讲述，并且深信当我向你讲叙我的生平故事时你也将专心地听，当然，如果上帝愿意让我叙述的话。

贝冈扎：在跟吉卜赛人同行期间，我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注意观察他们数不清的骗术、欺诈、谎言和偷盗。在他们中间不分男女，不论老少，从刚走出襁褓还在摇摇摆摆学步走路的小孩起就开始了不诚实的生涯。你难道没有注意在西班牙各地都分布着他们的人吗？这些人彼此认识，互通消息而且把偷盗来的赃物在他们自己人之间传来递去让人不可捉摸，他们

顺从于一个他们自己所谓的伯爵的号令，你也许难以想象，那种顺从是国王的御旨无法做到的。伯爵及其继承者都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马尔多拉多，之所以称呼为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它来自于高贵的血统，而是来源于一个古老的故事：某个绅士的侍从爱上了一位吉卜赛姑娘，姑娘要求他首先成为一名吉卜赛人并娶她为妻，否则，便不可能给予他同样的爱；侍从照姑娘的话去做了，于是他博得了所有吉卜赛人的喜爱，他们推举他成为他们愿意臣服的首领，这位侍从的名字正是马尔多拉多。作为下属对首领的表示，无论他们干了什么重大的或微不足道的盗窃，他们都要分一份儿给头目。

为了打发其百无聊赖的生活，他们从事铁匠的活儿并且还设计出一些有助于偷盗的工具，你总该看到男的吉卜赛人走街串巷叫卖夹子、手钻和锤子，女的则兜售三脚架和铁铲。所有的吉卜赛妇人都是接生婆，因此她们要比我们富有优势，她们不需要助产士或破费钱财就可以顺利生产。吉卜赛人用冷水给新生的婴儿沐浴——只要身为吉卜赛人就必须从出生到死亡学会忍耐最恶劣的气候。结果，他们全都成为壮实的跳高者、跑步者和舞蹈者。吉卜赛人总是在他们自己人之间通婚的，以免其罪恶的生活方式被外界知道。在他们中间，女人对丈夫毕恭毕敬，并且极少出现与非本种族的男人发生瓜葛的事件。当轮到乞讨施舍时，他们更多地是使用骗术和逗乐对方，绝少采取扮出可怜相以求慈悲；不过，这样也导致了无人相信他们，他们也不信任任何外人，同时对自己闲荡和流浪的生活感到自

豪。

我几乎不曾见过——如果这不是说从不曾见过的话，任何一个吉卜赛女人在神坛下面对神进行交流，尽管我在教堂里的次数不算少。他们所思所想的不外乎是如何去欺骗或者下一次偷盗地点在哪里；他们夸耀盗窃来的战果并为自己的偷盗术感到骄傲。有一天，我听到一个吉卜赛人正在向他人讲叙他戏弄一名农夫的骗局。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吉卜赛人有一头短尾巴骡子，于是他给骡子接上一条可以以假乱真的假尾巴；他牵着它去市场出售，在那里，一名农夫花10都克买下了骡子。吉卜赛人收好钱后又对农夫说他家里还有一头骡子要出售，那一头和出售了的这头是兄弟，他说他愿意以更优惠的价格卖给农夫。农夫当然叫他回家去牵来并表示乐意购买，还补充说他将趁这个空子把已经买下的这头骡子带回家去。

农夫转身离去；这个吉卜赛人则随尾其后，也不知用何方法，反正他又把卖了的骡子盗到了手，接着他扯下骡子的假尾巴，让这头畜牲亮着短粗尾，同时又换驮鞍又换脚蹬，然后他前去寻找那个农夫，要趁后者发现他带回家的骡子丢失之前再次卖给他。转眼间，这个年轻人就做了两笔买卖；而当农夫牵这“第二头”骡子回家时却发现“第一头”不见了。虽然农夫绝非绝顶聪明之人，但他还是怀疑是那吉卜赛人偷了去，相应地，他要追回第二次付款。殊不知，吉卜赛人把第一次交易时的收税人叫来作目证，后者发誓说卖给农夫的第一头骡子有一条很长很长的尾巴，与这第二头极不相像。自始至

终在场的还有一名警察官，他也坚决地支持吉卜赛人，到头来受害者无路可走，只好为二次付钱自认倒霉。

他们犯下的偷盗案如若说起来真是举不胜举，大多与载重的动物有关；他们的确不失为这种欺诈术的大师里手，有过为数不少的实践。简单地说，他们是一个罪恶透顶的团体，尽管有极其睿智的法官严厉地对待他们，可仍对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事无补。

20天快结束时，他们带我去穆尔西卡①，途径格拉纳达，想不到我的鼓手主人及其同伴也驻扎在那里。吉卜赛人一旦知道后立即把我锁进一家他们留宿旅店的客房里，我偷听到他们有关我的谈话，虽然我并不在意他们将把我带向何方，但我仍决心让自己获得自由。我这样做了，离开了格拉纳达，来到一个摩尔人的花园里寻求庇护。这个摩尔人非常高兴地接纳了我；想到他希望我干的事仅仅是照看他的花园，我快活极了，这比守护羊群可轻松多了。照我们这种情况谁也没有必要为工钱讨价还价，因此对摩尔人而言，他轻易地找到了一名仆从，对我则是找到一位主人。

我跟这次这位主人呆了一个多月，并不是我喜欢那种生活，更大程度上是因为我觉得观察我主人的生活方式颇有乐趣。他的生活方式可以说是西班牙所有摩尔人的一个代表。噢，我怎样才能够向你

① 西班牙一省省会名。

说明白呢，西皮恩兄？摩尔人是过的无赖们的那种生活！恐怕两个星期也不够说。要是我再细说的话，我可能会说上至少两个月以上。不过我会从总体上把我的见闻对你进行描述。你若能够在所有的摩尔人中找出一个真正信仰基督神圣教义的人堪称奇迹。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赚钱和存钱，为此，他们努力地工作、省吃俭用。瑞尔要是落入在他们的财产中，那便犹如被判处了无期徒刑，永不得再见天日。由于摩尔人总是这样赚钱又从不花销，他们在西班牙的全国各地都积累了巨大数目的财产。他们是西班牙的保险箱、蛀虫、鹊、鼬鼠，任何东西只要落在他们手中，他们不是拿来用了，就是藏起来了。想一想他们的人数你会觉得心惊——他们每天都把一些东西束之高阁，我们尚且不论东西的多少；正如持续的低烧也能像突发高烧一样致人性命，西班牙会被这帮人蛀空了。最后，再仔细思忖一下，这些守财奴的数目还在与日俱增，而且经验告诉我们，他们的人数只会继续增加以至无穷。

在他们中间可没有任何崇高可言。无论男人或女人从来没有当修女或做僧侣的，他们全都结婚生育，其正规而严肃的生活方式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繁衍能力。战争或过度操劳都不会使他们数目减少。他们不露痕迹地从我们身上榨取利益，通过出售我们传统的物品他们发了财。他们都自己照顾自己，从来也不需要任何仆人，他们从不把钱花费在教育其子女上，因为他们所有的学问就是榨取。我曾听

说当雅各① 当年进 入埃及 时只 有12 个儿子，等摩西② 把他们从奴役中解救出来时，他们的男人人数已增加到60万，还不算妇女和儿童。由此可知摩尔人繁衍后代是何等的迅速，此后的数目与开始时已非同日而语。

西皮恩：对于你指出或模糊暗示的罪恶都得有一服对症下药的医治药方——同时我清楚地认识到还有许多更邪的罪恶你只字未提——然而，尽管我们这个国度里不乏能人智者以及热情的捍卫者，但是迄今为止仍没有出现任何适当的措施可供采取。明智之士都注意到在西班牙的怀抱中正泛滥着种种罪恶，但愿上帝能助以一臂之力尽快找到一服立竿见影的药方。你还是继续说你想要说的吧。

贝冈扎：我主人是个吝啬鬼，不过像他这类的人都这样。他仅仅给我少许面包渣儿和一点点稀水汤，没想到他的吝啬却给我带来一段十分独特而愉快的经历，你听了就明白了。每天清晨的黎明时分，总有一个年轻人到园子里来，在一片石榴树中的一棵树下坐下。小伙子穿着一身黑色台面呢做的制服，衣服已经被磨得发亮，显出破旧的痕迹来，看样子是个学生。他忙着在一本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时不时地用手掌猛

---

① 雅各：圣经中人物，犹太人的祖 先之一，其 名意为“抓 住”。他曾与天使摔交，打败了天使，神赐名以色列以记其 胜，此后他 便称 以色列，他一共有12个儿子，以后这些儿子的后代成为以色列的12个部族，分布在各地。

② 摩西：圣经中人物，古代犹太人的首 领、先知。那时犹太人 在埃及相当多，埃及王法老要把他们驱逐出境，他害怕 犹太人，下令凡 犹太人在埃及生下的儿子都要投进河里。摩西生下被装进一只箱子，藏 在芦 苇丛中。法老的女儿下河洗澡时发现了他，看他很可爱就留下他，并取名摩西，意思 是“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摩西长大后回到自己的兄弟那里。后来他率领 在埃及为奴的犹太人出征埃及，仅步行的男丁就有60万之众，在经历种种苦难后，回到了迦南。

拍一下自己的脑门儿，或咬手指甲，或凝望天空，其他时候他是那样痴迷在他的沉思冥想中，别说手脚就连眼睑甚至都不动一下——是什么东西那样摄魂勾魄以致他完全被吸引住了。

有一次，趁他没看见我时我匍匐着向他靠近，听见他正在自言自语地嘀咕什么，过了一会儿，只听他大声地喊叫道："上帝作证，这是我迄今为止创作出的最佳诗篇！"说着他便开始在笔记本上疯狂地写画，并且表现出十分快乐的样子。我立即意识到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是名诗人。于是我故伎重演，把我惯用的能表示亲热的手段都施展一遍，使他放心我是一只温文有礼的狗。他看着依偎在他脚下的我，感到我并没有任何恶意，便还是继续他的思维，接着抓挠他的头，出神发呆，以及记下其头脑里思索出的成果。

正在这个时候，另外一个仪态潇洒、穿着讲究的年轻人来到园子里。他手里拿着一些文稿，嘴里不时地念出声来。"你的第一幕弄完了吗？"他一边向第一位年轻人走来一边问道。

"我刚刚给了它加上一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结尾。"诗人回答说。

"你是怎么结尾的？"另外一个想知道。

"是这样的：神圣的教皇走出来，身袭庄严的主教法衣，后面跟着一打身穿紫色教袍的红衣主教，故事发生的时间正值教会教袍换季时节，① 因此红衣主教衣着紫色而不是红色的；所以，为了符

① 这是基督教的一个习俗。

合生活实际，让这些人真正如此装扮是完全必要的。这一点对于剧本创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不遵循这个原则的话，那么就会有许多人挑毛病。至于我，我是决不会出错的，为了保证服装上不出漏子，我把一整本《罗马礼仪》都读完了。”

“然而，”另外一个问道，“你想想我的导演该上哪儿去才能为一打红衣主教弄到紫颜色的教袍呢？”

“倘若他非要我去掉其中哪怕是一个，”诗人宣称说，“那再想我把我的剧本给他就好比我想登天一样难。上帝啊，难道我们将放弃这样一个壮观的场面吗？只需要想一想，那该是怎样的情景！最高教皇本人站在台上，后面跟着一打庄重的红衣主教以及教皇的礼仪列队里所必要的参加人物！上帝啊！为什么不呢，那将是一场最雄伟、最辉煌的场面，是任何有史以来的剧目都难以比拟的。”

我由此明白了他们的关系；其中一个是诗人，而另外一个是演员。后者正在劝告作者或多或少地削减红衣主教的数目，否则导演将不可能排出这幕剧来，诗人对此回答说，他们已经应该感谢他了，因为他本来还想在这本传世剧作中加入所有高级教士聚集一堂的场面。演员哈哈大笑，接着就去干他的事去了——琢磨他在一部即将上演的喜剧中要扮演的角色。至于诗人，等他匆匆记下其伟大作品中需要的诗句后，他缓慢而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一些面包屑和大约20粒葡萄干，我几乎可以数得清楚，其实我对究竟有没有这么多数目深表怀疑，要知道葡萄干与面包渣儿掺在一起要比实际上的看上去更多

些。吹去面包渣儿，诗人把葡萄干连茎带肉全吃了，因为我没有看见他剔出任何东西。为了再补充点面包块，他把口袋翻了个底朝天，连紫色的衬里都露出来了，谁料面包块发了霉，硬得他嚼了一遍又一遍也没能使它们柔软得足以下咽。这却成了我的便宜所在：他把它们全扔给我，并说道："喏，拿去吧，他们也许对你更有用。"

"瞧，"我对自己说，"这位诗人给予我的这些美味佳肴是天堂里的阿波罗和众神受用的物品啊，反正诗人们都这样说。"事实上，虽然诗人大多数都穷困潦倒得可怜，然而我更悲惨，只能别人扔给我什么吃什么。只要诗人仍然继续写他的剧本，他准会到园子里来，我也就不缺面包屑了，因为他总是极其慷慨地与我共享。然后我们一同到一口井边去，我用舌头舔着喝，他则用一只罐舀着吃，我们宛如两个皇帝尽兴地畅饮解渴。

不过后来诗人不再来了，我难以忍耐的饥饿使我决心离开摩尔人去城里碰碰运气。我一入城便看见我的诗人朋友正好从著名的圣詹若尼摩修道院里出来。在他看见我的那一刹那立即张开了臂膀向我走来，与此同时，我换了一种新鲜的表示向他示意我为再次见到他感到十分快活。他当即搜空他口袋里所有的面包块给我吃，这次的要比他带到园子里去的松软多了，而且他直接就给我了，没有事先自己咀嚼一遍。这些面包块已足以让我饥饿的肚子感到满意。但是，这些面包块以及我看到他从修道院里出来的事实使我猜疑他是否与众多其他与之相仿的诗人一样是个寡廉鲜耻的乞丐。

他上路进城，我尾随其后，心里想着他若愿意我便认他作主人。我想他的残渣剩饭是足以供给我的，而且还能让我过得舒舒服服，好比皇帝般的日子——没有比乞求慈善来钱更多或更佳的了，他们的手里从来不会空空如也。在这一点上，我不能同意俗话所说的“心肠冷酷的富人胜于一文不名的穷人。”这听上去好像心肠冷酷的富人无论如何总能给你点什么东西，其实不然，贫穷然而慨慷的人要是没有任何东西可给的话，他至少会把他最美好的祝愿给你。

片刻，我们在一个戏剧导演的住宅前停下来。我记得那人叫巴德·安古罗，可别与另外一个安古罗① 混淆了，后者不是戏剧导演而是舞台上迄今所出现的最佳男演员之一。我主人时值(此刻我已如此看待他了)在此向集中在那里的一组人朗读他所写的剧本。可刚到第一幕的中场就有人开始离开了，每次一两个，最后就只剩下戏剧导演和我这两个唯一的听众，尽管我对与诗作有关的事物一窍不通，但也能从作者完全的堕落和毁灭中看出，这段篇章一定是撒旦本人创作的。而真正的作者，看见自己受到如此的冷落，会难过地哽咽起来，同时还渴望着这份儿丢人能够得以换回。正在这时，所有的演员，数目不在一打以下，回来了，他们一言不发就对我的诗人朋友动手。要不是因为戏剧导演的喊叫和恳求，以及他操纵着的绝对权威，这些人肯定已经把可怜的小伙子给扔出来了。

---

① 这些名字看上去都是真实人名，可对他们的情况已无从考查了。

我目瞪口呆，导演仓皇失措，演员们欢呼雀跃，诗人垂头丧气，脸带着些许苦笑，拾起他的喜剧剧本，揣在胸间，然后表情丰富地走出大门，嘴里嘟囔着“最好不要对牛弹琴。”我羞愧难当，再无一点想跟随着他的欲望，哪怕我有能力跟随着他。当我们在那里时，戏剧导演给予我许多亲热的抚摸使我深感应当同他在一起。这样在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在众多的剧间插戏和哑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给我安上口套并教我扑向他们在剧里希望我发起攻击的人物。大多数的剧间插剧，你知道，都以大团圆的结局告终，可在我主人的这个团里，他们的结尾总是由我去咬演员，把他们扑倒在地并让他们在地上翻来滚去。这种表演给愚昧的人们带去乐趣，给我的主人带来利润。

噢，西皮恩，谁能够向你讲叙我在这个剧团与演员们共处时所看到的一切呢！既然不可能来个简明扼要的述说，我只好把这段故事留给明天再说了，当然，假设明天我们仍能够彼此交流。你看见了，时至那时我已经花去了多少时间，在我身上发生了多少不同的事情，走过了多少道路，有过多少主人，难道不是吗？罢了，你所听到的一切比起我在这群人中间所观察和注意到的事情来说，简直不算什么。让我来告诉你，他们的生活和行为，他们的习惯和职业，他们的作用，他们的百无聊赖，他们的无知以及他们的聪颖；在当时发生的众多情景中，有的只能说给你听，有的则应该到社会上去广为宣传，由此让许多把虚构人物偶像化的人们从幻景中醒过来，看清演员们所有的高雅都是虚假与施

展的手段。

西皮恩：我可以看出你在此时，需要很充裕的时间，贝冈扎，我的意见是最好把它们独立成一个单独的故事，然后改天从从容容地讲给我听，不必着急。

贝冈扎：非常正确，不过还是听我说。我随刚才提到的那剧团中一人来到巴利亚多利德城。殊不知在这里上演的一部剧中我受了伤，差点要了我的命，由于带着口套，我不能防御自己；事后我又不想再进行报复，因为复仇心理体现出一颗残酷的心和不善的念头。演员的生涯让我厌烦，原因不在于这份工作如何，而是与之有关的陋习和弊病，那些都是应该受到纠正的和遭受惩罚的。可是，我的能力仅限于发现它们，而对其根治却无可奈何，所以我决定眼不见为净，去某个神圣的处所寻求庇护，正如许多人当其不再能从事罪恶时便弃恶从事：好在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大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有一天晚上我看见你衔着灯笼跟那个好心的麦塞德斯基督徒走在一起，我看出你有许多满足，这是多么正经而合适的工作。我怀着羡慕之心决定尾随在你们身后，于是我跟着麦塞德斯上了道儿，心里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主意。他一看见我就选择了我给你作伴并把我带到这所医院。有关从我到这儿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似乎还颇需要一段时间来讲叙。我特别愿意告诉你的是我偷听到的一段对话，那是由恶运以及穷困带到一起来并互为邻里的4位求医者。请不要对我不耐烦，这故事不长而且简明扼要。因此，你若允许的话——

西皮恩：我允许，但要赶紧说并尽快结束，我想天快亮了。

贝冈扎：我必须介绍一下那 4 张床的情况，在病房尽头的床上躺着一个炼金术士，紧挨着的是一位诗人，接着是一名数学家，第四位是人所说的“谋士”。

西皮恩：没错，我记得曾见过这伙人。

贝冈扎：那是夏末的一个午休时分，病房的窗户紧闭着，我正在其中一张床下偷享那不多的新鲜空气。突然，只听得第二床上的诗人大声述说起他的不幸来。那是数学家问他有何怨气，他的回答如下：

“难道我没有很好的理由进行抱怨吗？我总是遵循贺拉斯在其《诗艺》一书中提出的原则，即在一部作品完成后10年才可言发表①，我为一部作品辛苦工作了20年，自完成之日起迄今又过了12年的时间；作品的主题是崇高的，情节妙不可言，具有高度的独创性，语言庄重无华，段落安排无懈可击，从开始到中间至结尾都以完美的节奏贯穿；还有给人以享受的插曲穿插其间——就整篇诗词而言，它是高尚的，明亮的，史诗般的，让人愉快的，而且充满了实实在在的内容。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可以献与的王子呢？我的意思是指一位智慧、慷慨和宽宏大量之人。噢，我们的时代是多么的邪恶和堕落？”

“你书的主题是什么？”炼金术士问道。

“是关于英国亚瑟王的故事”，诗人答道，“所有的诗句都用英雄诗体写成，有的是八行体，有的是十四行体，但全都抑扬顿挫。”

---

① 贺拉斯说的是9年而不是10年（见《诗艺》386～380页）

“我对诗歌所知不多，”炼金术士说，“因此不能够评估阁下不幸的程度；可哪怕是倒霉不轻，也不可与我的恶运相提并论。我的难题在于找不到哪个王子愿意支持我并给我提供炼金术所需要的专门工具。若不是这样，我现在该身置黄金屋，富比弥达斯①。”

此刻数学家说话了。“炼金师先生，”他说，“阁下尝试过从别的金属中提炼银子吗？”

“迄今为止还没有，”炼金术士对他答道，“但我知道是有可能的。就我而言，不要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找到一种点金石，通过它，在同样的岩石上能够炼出金银来。”

“你们这些先生们，”数学家说道，“对自己的麻烦太言过其实了吧！一个是有本书想找资助者，一个是在寻找点金石，正处快要接近的境地，可对于我的不幸我该说什么呢？它是那样地独一无二，无可比拟。22年来我一直在寻找着一个定点②。我总是在这里失去目标又在那里找到，而每逢我觉得我已经找到了它同时它也不可能再从我手中失去时，我又猛然发现我根本就和它越离越远，我真正惊呆了！在作面积等于一个圆的正方形③问题上我遇到同样的事情。唉，我为什么没把它带在口袋里哩，要知道，我已经离目标很近了。因此，我的痛苦就好比坦塔洛斯④的一样，果子与他近在咫尺，他却

---

① 弥达斯，希腊神话中人物，富甲天下。

② 航海的经度点，一个困扰着16世纪海员们的难题。

③ 即做异想天开的事。

④ 见《玻璃人》。

饥饿得要死；人在水边却焦渴难忍。有时候，我认为我已经得到了真理，可它又从我手中跑掉了，于是我只得再一次向上攀登，结果呢，好比又一个西西弗斯①，被石头撵下山来。”

说到这儿，一直沉默的谋士发话了。“贫困，”他评论式地说，“把4名抱怨者聚集到这所医院里来，实在不易。私下说，我的作用在于能为一些芸芸众生提供支撑的行业或职业。我，先生们，身为一名谋士，多次向国王陛下提出许多不同的计划，全都是于他有利而于国家无害的建议。这次是我提出了一个已经成文的申请，恳请他能够指定一个人来同我交流一项新计划的方案，我的这个方案可以为他了结所有的债务。但是，根据我以往申请的命运看来，我肯定这次又将以被扔进废纸篓告终。

“为了不至让诸位阁下以为我神智不清，我想把我的计划向你们说一说，哪怕由此它便被公开了。方案的要点是：由议会要求皇室所有仆从年龄在14至60岁期间每月戒斋一次，具体哪一天戒斋自由选择，目的是为了把那一天本来要花费在水果、鱼肉、酒、蛋和蔬菜上的钱全都上交给国王陛下，并且发誓不隐瞒任何一枚银币。这样一来，国王陛下将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摆脱所有的债务。

“如果你像我一样算算数，你会发现在西班牙处于这个年龄段的，除去老弱病残，人数不下3百万。其中哪怕是最低阶层的贫民每日开销的也不少

---

① 西西弗斯：希腊神话中人物，希腊古时候的暴君，死后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石在近山顶时又滚下，于是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止。

于一个半瑞尔。无论如何，我要把数目定在一个瑞尔以上，因为既使照顾到那些以胡芦巴①为生的人也不可能低于这个数目。诸位阁下认为怎么样？难道3百万瑞尔微不足道？况且这一切对戒斋者有利无害，他们可以同时既让上帝高兴又侍奉了国王；其中有些人可能还会发现这样有利于他们的健康。我的计划就是如此，简单明白。搜集钱的工作可以按教区进行，不会产生任何派遣人员所引出的开支，那些被派遣人员通常就是我们共和国的蛀虫。”

他们对设计师及其计划大笑不已，连他自己都不能不对自己的愚昧发出微笑。我听了所有这些只惊得目瞪口呆，想着到这所医院里来死亡的大多数都是这一类人。

西皮恩：你很对，贝冈扎。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贝冈扎：还有两、三件事吧，再没有了，况且我也只能不讲了，因为黎明每时每刻即将到来。一天晚上，主人到城里市长家的门前去乞求施舍物。市长是个高雅的绅士，一位极其善良的基督徒。当只有我们同他在一起时，我认为不失为一个良机，告诉他我在医院里听见一名老年人所说的话。事情是关于如何治愈由那些无家可归的女孩所造成的危害，正如人人皆知的，贫穷使她们从别的职业中堕入罪恶的生存方式——以至于在夏季所有的医院中都装满了她们的受害者。她们导致了一种无可忍耐的瘟疫，这种瘟疫务必得到迅速而有效的治疗。

是的，像我说的一样，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

---

① 一年生豆科植物。

他。于是，我自以为有语言能力，提高了嗓门按着想法去实践，可吐出嘴的完全不是连贯的句子而是持续的高声吠叫。市长恼怒不已，叫来他的仆人们把我痛打一顿然后撵走。在那帮走狗中有一人，听见他主人的嗓门后立即跑过来，并顺手操起离手最近的一件东西——碰巧是只铜铸的制冷壶——狠狠地朝我肋骨击来，直到今天他在我身上留下的击痕还在。

西皮恩：你对此有什么要抱怨吗，贝冈扎？

贝冈扎：为什么没有呢？正如我告诉你的，我对当时的感受至今记忆犹新，我不能不抱怨，尤其是看到好心反遭如此恶报的事实。

西皮恩：瞧你，贝冈扎，没有谁会去管与己无关的事儿。你只是太爱管闲事了。你应当记得：穷人的建议，无论它可能有多么地好，从来都不被接受；同样，卑贱而贫困的人就不应该自视太高而去给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提建议，因为那些人们自以为无所不知。穷人总是智慧过人，但是穷困和吝啬掩盖了他们的光芒；倘若一旦透出一点光芒来，便被认为是蠢笨的，并且受到轻视。

贝冈扎：从痛苦的经历中我感到你是正确的，以后我一定要听取你的建议。在一个夜晚，我与主人来到一位显赫的女人家里，她怀里抱着一只被称为叭儿狗的小狗——它小得几乎可以藏进女主人的心窝。那狗一看见我便从它主人的怀里跳出来，冲着我直嚷嚷，并带着无所畏惧的神色向我发起进攻，直到咬着了我的腿它才打住。我掉过头，用厌恶和憎恨的目光盯着它，自言自语地说："你这个小东西，要是你

在外面的街上，我要么根本就不理睬你，要么就用牙把你撕成几块！”接着我情不自禁地想到，一些怯懦的小东西由于有了诸如像这只叭儿狗这样的庇护，一下子就变得何等的勇敢和傲慢，同时还故意地去冒犯胜于他们的优秀者。

西皮恩：一些怯懦的小人物就是例子：他们一旦有了主人的保护就敢于藐视他人，要是死亡或命运的转折不巧摧毁了他们所依靠的大树，他们缺乏真正勇气的事实立即就会显露出来，因为真实的情况是，这些人唯一的价值均赖于其恩主的赐予，而道德又总是与智力程度同时存在，裸露的或穿衣的，单独的或群体的——是的，他们也许在社会地位上遭受损失，然而其真正的价值并不由此而削弱。

好吧，让我们结束这次谈话吧，阳光正穿过云层透出隐隐约约的光来，白昼就快到了，明天晚上，除非我们失去伟大的语言天赋，否则就该轮到我讲我的生平故事了。

贝冈扎：十分正确，可一定来这儿啊。

（文平译）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塞万提斯训诫小说集
作者＝（西班牙）塞万提斯著　　陈凯先　　屠孟超等译
页数＝５４５
ＳＳ号＝１１４３０７０９
出版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中译本序
吉卜赛姑娘
慷慨的情人
林科内达和科达迪略
英格兰的西班牙姑娘
玻璃人
血统的力量
嫉妒的厄斯特雷马都拉人
尊贵的洗碗女工
两个少女
科尔纳莉娅小姐
骗婚记
狗的对话